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七三冊目次

御製文初集三十卷目錄二卷二集四十四卷目錄二卷三集十六卷餘集二卷
（清）高宗弘曆撰　清乾隆二十九年至嘉慶五年武英殿刻本　〇〇一

御製文初集三十卷目錄二卷二集四十四卷目錄二卷三集十六卷餘集二卷

（清）高宗弘曆撰

清乾隆二十九年至嘉慶五年武英殿刻本

御製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

謹案

御製文初集三十卷、凡五百七十餘篇、爲十九門。二集四十四卷、凡四百一十餘篇、爲二十三門。門各以歲月爲次、皆

萬幾餘暇、

親御丹素所成。其

誥敕碑記之屬、詞臣恭擬代言者不與焉。伏考三古以來、

帝王著作散見諸子百家者、大抵有韻之語爲多。如黃帝巾机銘、唐堯神人暢、虞舜南風詩、卿雲歌、禹玉牒詞、湯鑄鼎繇、以及武王丹書之戒、成王紫庭之操、古籍所傳、不可縷舉、皆詩之類也。其以文傳者、則殊不多見。呂覽記神農之教、賈子記顓頊以下修政之語、（案諸篇今本賈子不載見賈誼新書所引）或出追記、或出依託、未必親所撰錄也。兩漢以後、諸帝王惟梁武帝有詩賦集、又有文集、其餘亦無有專以文傳者。然武帝文集不過十卷、未爲甚富。且六朝駢體之詞、亦未能闡聖賢之奧、媲典謨之體也。惟我

皇上心契道源、學蒐文海、題詠繁富、亙古所無、而古體散文亦迥超藝苑。凡闡明義理之作、多濂洛關閩所未窺。考證辨訂之篇、多馬鄭孔賈所未及。明政體之得失、則義深乎訓誥。示世教之勸懲、則理準乎春秋。至於體裁盡善、華實酌中、則賈董崔蔡以還、韓柳歐曾以上、號爲作者、無不包羅。豈特列朝帝王之所無。臣等上下千年、編摩四庫、所謂詞壇巨擘者、屈指而計、亦孰能希

聖製之萬一哉。

御製文初集序

予敍中排次數年来所為御製文初集成而以序為請夫序者所以敘陳經旨故孔子作書序子夏作詩序未聞自序其文也自序其文蓋漢唐

以後之事乎為天子者所以脩己治人必當以三代以上自勖豈可以漢唐以後自畫此正務也至於文乃其餘事耳然亦豈可以漢唐以後為法哉如是則敘中之請序可

以不允既而思之向之樂善堂全集及御製詩初集不既有序乎於凡惕己敬天本身徵民憫農桑驗今昔蓋已言之悉矣例以向不可以不序而以向之言之悉則

又可以不必序矣雖然不欲與文人學士爭長亦向之本意也則今之裒然成集者與向之言為合乎為否乎以之自問抑又不能措一辭云

乾隆甲申嘉平御製

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臣于敏中謹
奏為
聖文日富
鉅製宜宣恭請編刻以昭化成事欽惟我
皇上濬哲天成緝熙時懋每當
勑幾勤政之暇尤著立言載道之功經緯為章積盈卷
冊臣伏見
御製詩篇前裒
俞付剞劂
初集二集爍若珠聯凡溥海操觚之士得共仰瞻
光華詠歌抃舞惟是
御製文集未經宣示書林喁望積久彌殷臣愚竊念
鴻篇美富自
臨御以迄於今多至五百餘首貫括古今包涵鈞軸賅
六籍之奧旨集羣言之大成上而揚
謨訓以欽燕貽奉
慈寧以申祝嘏大而策勳紀績以慶武成導河觀海以勤
民事

誠格
天而應禱而告風之版
德孚遠而訂同文輿地之編紬繹
聖言則跋為君難而書屏扆揭制
國家則記傳寶譜而慎典司闡治要而衡創業守成備
制作而釐鍾懸禮器溯
盛京賦所以述鴻美晰撻伐之事理
肇造之規模
開惑論所以迪凡裒
提躬而箴銘勒諸
宮殿牖世而經史頒在學官
講筵闡道蘊之精
臨軒發策科之問以至會心體物考古訂譌紀勝錫瑛
弁詞選要或因器以形道或程藝以喻言或識緣
素而寓鑑甄或贊圖像而通微妙莫不元元本本
炳炳麟麟理實兼乎內聖外王言有裨於人心世
道文成而規矩準繩斯立氣盛而短長高下皆宜
散行則漢唐諸家所不能窺韻語則卿雲流輩所

不能違臣日侍
禁近先覩為榮謂宜並壽棗梨垂光宇宙臣愚悃
蓄有歲年為此繕摺瀆陳仰懇
皇上俯允臣請俾臣以次盥錄排類成編上呈
乙覽恭俟
訓定仍乞
賜製序文敬謹刊刻裝縹函緗帙與
詩集同布藝林以式楷模而垂悠久臣曷勝顒企踴躍
之至謹
奏於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奏奉
旨如所請行欽此

一恭按
樂善堂全集十有四門以論為首誠以闡發精微彰明
道法不獨賅六藝之大成實可垂萬古之經訓茲
編次
御製文集恭載
經筵御論為冠以見
君師統合文德光華為從來藝林集部未有之盛自論
以下復依次排類為十有八門先散行次韻語並
按歲月前後敬謹編列
一恭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內有
勅諭一門伏見我
皇上御極以來
絲綸渙汗記載浩富自應另俟
宣付史館專刻成編頒示天下若於
文集節錄轉虞掛漏未敢一體編載
一
聖祖御製文集內又有

奏書一門仰惟
皇上孝思誠篤流為至文每逢
聖母萬壽大慶
親製賦頌諸體
鴻篇美盛備登
集内至每次恭上
皇太后徽號奏書及慶賀
令節箋表例由閣臣撰擬不敢贅錄
一恭繹

御製樂善堂全集序文有云自今以後雖有所著述或
出詞臣之手真贗各半此蓋
謙尊之德因時立言臣忝列
禁近伏見我
皇上典學興餘研朱濡翰刻晷成文數百千言不加點
乙皆在
廷諸臣管蠡所不能窺涓壤所莫能贊若前
序所云或指尋常碑文序記循例撰擬者而言茲集編
載並

親御丹素所成向登
文本者其臣下代言諸作概未敢附列以紀徵實
一敬編
御製文集計自
臨御以來至今積五百餘篇輝煌灝瀚足煥縹緗謹擬
列為初集自後日益歲增積盈卷帙俟與現在排
類篇冊相埒即續請恭刊以次分集傳示無窮

御製文初集目錄一

卷之一

經筵御論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德唯善政政在養民

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天地之大德曰生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脩辭立其誠

卷之二

經筵御論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咸速也恒久也

卷之三

論

黃鍾為萬事根本論

漢光武論

開惑論

說

創業守成難易說

古長城說

穿楊說

祝文

告風神文

社稷壇禱雨祝文

大雩祝文

卷之四

記

皇考世宗憲皇帝恩賜御書記

圓明園後記

遊盤山記

三希堂記

國朝傳寶記

靜宜園記

靜寄山莊十六景記

麥莊橋記

南薰殿奉藏圖像記

卷之五

記

登開化寺六和塔記

恭奉

皇太后駕臨金山記

萬壽山昆明湖記

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

虎神鎗記

盤山千尺雪記

玉泉山竹鑪山房記

玉盃記

永安寺古井記

石舫記

鐵章記

卷之六

記

萬壽山五百羅漢堂記

卷之七

記

春耦齋記

討源書屋記

小有天園記

寶月樓記

韻古堂記

鹿角記

閱海塘記

卷之八

序

執中成憲序

日知薈說序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太祖高皇帝實錄序

太宗文皇帝聖訓序

太宗文皇帝實錄序

世祖章皇帝聖訓序

世祖章皇帝實錄序

卷之九

序

聖祖仁皇帝聖訓序

聖祖仁皇帝實錄序

世宗憲皇帝聖訓序

世宗憲皇帝實錄序

日講春秋解義序

樂善堂全集序

栢梁體詩序

授時通考序

卷之十

序

大清律例序

御選唐宋文醇序

協紀辨方書序

大清一統志序

八旗姓氏通譜序
明史綱目序
律呂正義後編序
新刻稽古齋文集序
惇敘殿栢梁體聯句詩序
瀛臺賜宴聯句詩序
卷之十一
序
重刻十三經序

重刻二十一史序
日講禮記解義序
欽定三禮義疏序
皇清文頴序
重刻通典序
詞林典故序
重刻文獻通考序
初集詩小序
毛詩全圖小序
重刻通志序
叶韻彙輯序
御選唐宋詩醇序
沈德潛歸愚集序
卷之十二
序
盤山誌序
儀象考成序
印譜序

春秋直解序
皇朝禮器圖式序
大清通禮序
沈德潛選國朝詩別裁集序
皇輿西域圖志序
西域同文志序
翻譯四體楞嚴經序
卷之十三
後序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後序
跋
恭跋
世宗憲皇帝御書法帖
為君難跋
書後
毛詩圖題後
書唐太宗懷鷂事後
題趙孟頫十札後
書漢文帝除肉刑詔後
卷之十四
問
經解問
史論問
乾隆四年三月廷試貢士策問
乾隆七年三月廷試貢士策問
乾隆十年四月廷試貢士策問
考辨

黄子久富春山居圖真偽辨
西域地名考證敘概
茅山正譌
古泮池證疑

御製文初集目錄二

卷之十五

碑文

聖德神功碑

卷之十六

碑文

文廟碑文

重建泰山神廟碑文

安佑宮碑文

雍和宮碑文

闡福寺碑文

重脩大覺寺碑文

卷之十七

碑文

重建鐘樓碑記

闕里

孔廟碑文

菩薩頂碑文

殊像寺碑文

演教寺碑文

望海寺碑文

普濟寺碑文

法雷寺碑文

靈應寺碑文

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卷之十八

碑文

寶勝寺碑記

重建

壽皇殿碑記

碧雲寺碑文

金剛寶座塔碑文

香界寺碑文

梵香寺碑文

重脩惠濟祠碑

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碑記

卷之十九

碑文

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

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

普寧寺碑文

玉泉山東嶽廟碑文

浙海神廟碑文

卷之二十

碑文

中州治河碑

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

重修柏林寺碑文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之碑

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兒之

卷之二十一

碑

文

重修弘仁寺碑文

重脩涿州石橋記

重脩涿州佑濟龍神祠碑文

實勝寺後記

重脩朝陽門石道碑文

重脩廣寧門石道碑文

重脩萬壽寺碑文

楊橋河神祠碑記

卷之二十二

雜著

擬九歌十二首題莊子故事圖

讀宋史徐積傳

漢玉斧款識

讀公羊

讀荀彧傳

讀唐太宗集

讀邶風匏有苦葉第二章

記載
準噶爾全部紀略
卷之二十三
賦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恭祝
聖母皇太后萬壽無疆賦有序
建福宮賦
盛京賦有序

卷之二十四
賦
氷嬉賦有序
述悲賦有序
哨鹿賦有序
靈珀賦
夜亮木賦
南苑雙柳樹賦
後哨鹿賦
神樹賦有序
樹根山子賦
歎夷齊松賦有序
卷之二十五
連珠
恭祝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連珠
卷之二十六
頌

老人星頌
慈聖萬壽九如頌有序
擬
肇紀慶頌有序
箴
七情箴
五事箴
養心殿四箴有序
卷之二十七

銘
多福硯銘
硯銘
座右銘
負扆銘
嘉量銘
刻漏銘
帶銘
未央宮瓦硯銘
銅雀臺瓦硯銘
座右銘
漢玉秘閣銘
漢玉璧銘
古研銘有序
養心殿銘
漢玉墨牀銘
董其昌硯銘
吳鎮硯銘

竹根筆筒銘
黃楊木界尺銘
金牛銘
宮殿四銘有序
鏄鐘銘
特磬銘
壽安宮銘
和闐玉龍馬負書銘
漢玉半截觚銘效梁邱遲體
卷之二十八
贊
列代賢明妃后垂稱奕世者取繪十二繫以贊
闕里十贊有序
漢柏贊
慈竹贊
十六羅漢贊
釋迦牟尼文佛贊

趙修祿羅漢贊
丁觀鵬摹丁雲鵬羅漢贊
丁觀鵬摹丁雲鵬十八羅漢贊
福祿壽三星贊
丁觀鵬畫不二圖贊
姚文瀚掃象圖贊
卷之二十九
贊
貫休畫十六應真像贊

唐貫休羅漢贊
趙孟頫畫第一祖贊
蘇漢臣古佛贊
趙孟頫羅漢贊
丁觀鵬摹貫休十六應真像贊
唐貫休十八羅漢贊
丁觀鵬畫初祖贊
趙孟頫羅漢像贊
姚文瀚畫羅漢贊

丁觀鵬畫大士贊
金廷標羅漢贊
趙孟頫達摩贊
李公麟十四羅漢贊
趙孟頫達摩像贊
盧楞伽阿羅漢像贊
卷之三十
贊
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有序

趙孟頫浴象圖贊
趙孟頫畫達摩像贊
玉鏤達摩面壁贊
元人寒山拾得像贊
木刻文殊像贊
木刻觀音像贊
仿蘇漢臣古佛贊
寫五臺殊像寺文殊像成並贊
南極壽星贊

宋人觀音大士像贊
丁雲鵬裝嚴大士相贊
鄭重裝嚴釋迦牟尼佛贊
玉觀音贊
唐人羅漢贊
黃龍古佛贊
仿蘇漢臣古佛像贊
宋人維摩授經圖贊
徐揚伏獅羅漢像贊

丁觀鵬降龍羅漢像贊
貫休羅漢像贊
盧楞伽無量壽佛贊
仿趙孟頫古羅漢贊
丁觀鵬畫釋迦牟尼佛贊
丁觀鵬畫十六應眞贊
金廷標畫古佛贊
貫休臨吳道子古佛像贊

御製文初集卷之一

經筵御論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政刑者德禮之先聲德禮者政刑之大本舍德禮而求政刑必成雜霸之治即政刑而寓德禮乃見純王之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云德禮之外別有所謂政刑則非聖人垂教之本意矣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自昔聖帝明王以堯舜為極則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時舜之咨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時其重民天而厚民生之心若合符節而探本究原則莫切於時之一字知其時則恒雨恒暘動關深宮之慮祁寒暑雨時切蔀屋之憂夫其川澤山林非時有禁宮功鼛鼓非時不使猶其後焉者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夫子歷論堯舜禹湯武王授受之旨而統之曰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寛信敏公乃聖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寛居首者蓋寛者仁之用仁者元之德元者善之長故惟寛然後能兼容並育而羣生之衆有所托命焉左傳記夫子之言曰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蓋因一時爲鄭而發此補偏救弊之說若夫聖王出治舍寛其何以爲敷政寧人之本哉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是言人君主敬之學也蔡傳以爲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猶在事爲邊說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是知人主一心一日二日之間萬幾伏乎此若不以戒謹危懼持之則敗度敗禮之事因是而起雖有瞽史之諫瞽御之箴而幾微之間理欲之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非兢兢業業愼之又愼則天命民碞有所弗保矣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民爲邦本食乃民天菽粟如水火斯民敦禮讓之習户有盈寧之象仁風於是乎興矣然菽粟全賴天時而天時則不可保其必然聖人之使有菽粟如水火亦惟盡人事以贊天功耳恐無所出也教民耕種恐無所餘也教民積貯凡所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者何一

非使菽粟如水火之道哉今天下幅員日廣生齒日繁一有水旱饑荒立告此皆不能使菽粟如水火之故也吾君臣宜共留意焉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天行健行所無事而自健也君子以自彊不息猶有勉强之功焉然至於不息則與天行之健同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是故天行之健天不自知其爲健也而四時行百物生天何容心哉君子自彊不息則必存理遏欲克己

復禮而操持省察之功不容少間矣大抵理乃固有何用其存理本無欲何用其遏本無可克之己亦無可復之禮故不息即健自彊斯不息君子以自彊不息者亦示人以下學上達階耳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者之能好人夫人而知之矣至於仁者之能惡人則人或未之知也是以聖人以之訓人焉夫有情之人孰無好惡然率好惡之良雖愚夫愚婦亦有得其正而極好惡之量即大賢大智鮮能復其初故好人而非掄於徇物之私惡人而非同於嫉世之偏是之謂能好能惡子夏之歎夫子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可見仁者之能好能惡雖樊遲之賢尚有未窺其領要者世之人但以得衆容物為盡仁之量者其見豈不淺哉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二典三謨皆言政之經而提其要則莫過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二語蓋視德與政為二者莫不謂德為體而政為用有內外之分焉惟其分而為二是物我之念生而其愛物之政究非體天之德也夫聖人視德與政皆一體之事本天良而脩德而不見其脩之為我也率天德而施政而不見其施之及民也德即政政即德而天下豈尚有不養之民哉故府脩事和黎民於變胥天下養民之政皆聖帝明王惟精惟一執兩用中之德所流出也豈後世崇尚功利敷揚聲教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中之理無定在而中之用甚廣博一物有一物之中一事有一事之中若不擇之審而行之至則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大舜之執兩用中非大舜自用其中也彼兩端之間

自有其一定不移之中而舜適用之會衆善於一心而無已推一心於天下而無人廓然大公物来順應若大舜先立一中以衡其兩端則是大舜之中非兩端之中矣又何能用之於民而時措咸宜哉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先儒謂動而以義制事靜而以禮制心斯言也其殆未知成湯建中之道乎夫建中謂何義禮是也事有萬端而總不出一義心操萬

化而總不出一禮心者事之體事者心之用然未有體立而用不隨亦未有用彰而體不附者若分動靜内外而言則義禮判爲兩途又何能制事制心哉故義非特制事亦以制心禮非特制心亦以制事何言之義主化裁事制而心益得其不偏不倚之體禮持損益心制而事益彰其無過不及之用此則成湯之大德所由懋昭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者則一所謂一乃貫始終徹上下無一則九者不行無九則一者不現故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所以爲九之本形而下者謂之器九所以爲一之用蓋有天下之責者皆不可不知九經之必不可離而尤不可不知一之爲至要也知其爲要則所爲基命宥密主一無適必有以立乎大本大源而燕好之私不形乎動靜情欲之感無介

乎容儀於以措行九經蓋易易耳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舜之戒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而必其精一之至人心盡泯道心常存然後措之施行而無一之非中益所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其亦承帝之訓而反覆乎中之難執耳夫不可咈百姓以從己欲中人以上皆知之

至於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非執中之大聖則或不免矣蓋道者何中之謂也不及者無論矣若違道以邀百姓之譽此其心先不以誠待百姓其流必入於雜霸之治而過之失將與不及等故誠能動物違道則不誠不誠則不中此虞廷交儆之詞所以爲千古治統之源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蓋言君子於民相關之切亦猶父母之愛其子耳設云民有所好不能自遂君子從而遂其好焉民有所惡不能自去君子從而去其惡焉是猶視乎民之好惡以爲則父母之謂何細味詩云民之父母大學以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其相關之切有不待民之好民之惡而君子已同其好惡者此之謂民之父母也盍亦觀乎父母之於嬰孩乎啼而知其飢焉笑而知其愉焉其飢也亦憂之其愉也亦咊之豈必待嬰孩之自言乎君子之於民亦猶是而已矣故父母之於子雖竭盡劬勞初不自謂能盡君子之道而責報於其子君子之於民雖惠鮮懷保初不自謂能盡君子之職而責報於其民夫萬民之心一大君之心也董子曰君心正而天下莫不歸於正蓋得絜矩之本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天具四德而爲春夏秋冬人體四德而爲仁義禮智然夏秋冬咸統於春而義禮智實歸於仁故曰元者善之長也惟其善之長故亨亦元之亨利亦元之利貞亦元之貞天道一人道故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苟失其仁則不可以爲人於義

禮智乎何有故氣成形而理成性苟無其氣不可以成形苟無其理不可以成性而其氣其理總一元為之樞紐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子蓋明示之矣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天地至廣也民物至衆也而一人一日之間苟能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斯語也聖人豈欺我哉蓋天地民物總不外我之一心仁人心也惟不能存仁其心已亡矣是以視天地民物自天地民物而我自我於歸仁乎何有然其本性之善固在也一日克己復禮其仁即在是而天下之歸仁亦在是故顔子三月不違斯三月之間即是天下歸仁而其餘之日月至其至之時天下之歸仁亦猶顔子之三月不違而已矣至於聖人位天地育萬物何一非此心之流行於宇宙間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乎是非以仁為感通之具也亦非舉為仁之效而蘄人之求仁也人苟未能克

己復禮則必卜度人之能感通天下而以天下歸仁為為仁之效是心也即己也持此己而冀天下之歸仁是猶北轅而適越吾知其無至之日必矣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是惟無恒所以恒久而不已也夫四時代謝二氣遞嬗何嘗久春而久夏乎然惟其不恒是以春恒去而夏恒來運而不窮豈非天地之以正而能久耶所謂正者何其不已之謂乎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久於其道也而大生廣生萬物芸芸孰非易知簡能所悠久以無疆者乎是故天地以正而恒而天地初不自見其可恒於正使天地自見其可恒於正是有恒矣有恒斯無恒必恒生而恒滅恒屈而恒伸無是理也故觀天地之恒久不若觀天地之不已惟其不已是以恒久穆穆文王純亦不已是誠希天之聖乎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貢之贊孔子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是乎夫子之言性誠不可得而聞乎我乃夫子之言性則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以性對習而近之與遠亦不過百步五十步之分耳何其視性之卑耶蓋嘗讀中庸而知其說矣天命之謂性性相近也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習相遠也此猶未指夫知誘物化之私而言而其視性之近乎天命為已遠矣故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即脩道率性之謂也詩曰穆穆文王純亦不已此即性即天命之謂也而程子動箴亦曰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誠能過人心即所以存道心不遠復毋祗悔又何遠近之殊耶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天地養萬物而不能不藉后之裁成輔相聖人養萬民而不能不賴賢之時亮天工是以

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圜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寰區至廣也生民至衆也以一人之心智耳目御之其敝精勞神而迄無成功亦不待燭照數計而龜卜矣自古聖王勞於求賢逸於得人然得人始逸而求賢則勞毋論求之不以道得之不以實所得非其人所求非其賢而天下之萬民不可以一日而不養為君難蓋誠乎其難矣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此聖人歎世道之衰微而慨想古之人也夫學者何明明德以新民而止於至善惟行其心之所安而盡其分之當為耳豈有人己之分哉自精一之學不傳而人己乃判分於是不知而慍者有之蓋不能克己也故孔子矯之曰汝以此為為己乎古之學者不蘄人知而人無不知此乃所以為己也今之學者惟蘄人知心逐於外而日衰是為人耳豈為己耶究之古之學者何曾有為己之心哉夫有

己必有人人己之見介於中天理之公於是泯矣故古之學者無人己之分又豈有為己為人之別聖人慨今之學者之不古若於是有古之學者為己之歎耳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盖亦微見聖人本意也耳

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與生不可析而二之若謂職覆職載德莫大大始成物生莫盛是德

與生為兩事而非易簡矣德即生而無聲無臭之理於是乎昭生即德而成形成象之用於是乎溥故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見以天地之大德見天地之大德不可見以天地之生物見然而生即德德即心大生廣生孰非易簡之至德哉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者存誠之體行之以忠者致誠之事此夫子因子張之問政而告之以內聖外王之學也盖內聖外王之學原無居與行之分而遑有心與事之歧一誠而已夫何間焉自夫知誘物蔽而二其正誠斯泯矣故居之心者不能不怠而行之事者不能不僞非特為政者作此而失恒即為學者因此而喪良者多矣故夫子因子張之問政而發明之苟其居之心者一朝乾夕惕之肫行之事者一不欲勿施之孚誠斯立矣政斯行矣何嘗分誠與政為二事又安用其以政而存諸心以

政而達諸事乎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天地無心以萬物為心聖人無情以萬民為情試觀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而飛潛動植之倫各形其形而色其色孰非天地之心哉放勲之時平章百姓而黎民於變時雍孰非聖人之情哉故萬物之化生不待天地之感而即見天地之感天下之和平亦不待聖人之

感而亦即見聖人之感使天地有心而感萬物則自混茫以来至於今日不知其漏者有幾而斷者凡幾矣惟其以萬物為心是以萬物如是化生終古不窮人不能名强名之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至於熙皡之世首推唐虞自此以降雖有小康之時均非華胥之世也毋亦以有情之感感人之有情此亦一情也彼亦一情也聖人方且惴惴焉而云天下和平是自欺耳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聖時憲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昔敬姜之言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此正夫子勞之之意夫教養二事本是一事既教之則不能不勞之無論木鐸之徇庠序黨遂之設飭其性以六禮興其德以七教而彼蚩蚩之民方且視以為扞格而難行即教之樹藝課以耕桑雨淋日炙中老農執杖而督其子曰力為之其子以為是苦我勞我者有之矣而況官乎此為政者勞民之難也然而亦易者則有先之之誠在夫老農勞其子而其子終不怨者無他以為其愛我教我為我謀而勞我而彼亦與我共此勞也使為政者以惻怛之心行忠厚之政以身先之則雖勞其民而民不以為勞如子之從父焉若云以身勞之則自有以身先之之事在此不可以不辯

修辭立其誠

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此正可與文言脩辭立誠之意相發明蓋一言一行無不以立誠為要而非獨指文辭之宜去其偽也且道之在天地間無人而不具即無人而不可行顓蒙庸愚者不能無言行即無不可立之誠若徒以文辭為事攻乎此而脩治之去枝葉絶浮夸以為吾

將立其誠焉則此心已非誠矣所謂北轅而適越耳故程子云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盖深有體驗之學也

御製文初集卷之二

經筵御論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天地萬物本一體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其理自然不待勉強夫所謂大本不可不立達道不可不行豈非教人以戒懼謹獨之意乎然究而言之有不可則有可者在是尚出於勉強也出於勉強則不能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矣盖天地本無不位也萬物本無不育也元黄分而清濁奠形色章而動植殊歷混茫以來有不位不育之時乎其不位不育皆自人心不能致中和而然初非天地萬物之過也孟子得子思之正傳故其言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致中之道也強恕而行致和之道也信矣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也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從来釋書者率云闢四方之門以来賢俊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以去壅蔽夫明目達聰以去壅蔽似矣而所云闢四方之門使賢者由此而入則是門當設於何所乎舜制九州幅員不爲不廣四岳十二牧之徒內外弼亮豈必設之闔闢以限量之哉盖目爲視之門耳爲聽之門闢門者闢此耳明達者明達此耳苟其視聽無所壅蔽則賢材亦由是而升民隱亦由是而達使不能兼聽並觀則所

謂賢者未必賢矣故闢門明目達聰本爲一事不可岐而二之且兼聽並觀尤以得賢爲要設不能得賢則兼聽並觀適滋叢脞又何民隱之能周知乎故爲君者以天下人之聰明爲聰明則公以一二人之聰明爲聰明則私言之易而行之難此吾所以望勳華之世而興歎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天子庶人其分雖殊而脩身則無二致脩身者天子之所以爲天子庶人之所以爲庶人也故中庸曰修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此以見身爲心之所託而家國天下之本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而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亦云有其本則末不求而自至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焉非云我之脩身所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如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修身非爲己矣庶人無治平之責者亦

可不脩身矣不知人也身也心也三而一者也心不可見於身而見人亦形名以身而名脩身要矣明德新民其皆以是爲宗乎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盖嘗觀於造化自然之流行而知天地之大矣天地之大未嘗自言其益而其益乃无方焉一陰一陽之謂道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往者屈而来者伸息復消而消復息天地何容心哉而惟是日進無疆之體健行不息化育

萬物各正性命何其益之大也彼惠心而或問者固不足稱即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而尚其內無健順藏用之功則不足以建知始作成之本外無丕冒顯仁之量則不足以贊覆幬化育之權然而天地無心於萬物而萬物亦無心於天地故其益无方焉聖人有心於萬物而萬物亦有心於聖人故其益有量焉此裁成輔相者所以倍難於資始資生之無為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問仁而曰愛人問知而曰知人此非啻示仁知之用而且括仁知之體嘗謂聖人之言大小畢該有如海焉以瓶取之盈瓶以罍取之盈罍無不滿其量故聖門問仁者雖多夫子各告之殊而無非為仁之極則也乃樊遲以仁知兼問夫子亦惟是直指其要曰愛人知人似乎隨所問而揭指歸於以明仁知有相成之用而已然仁知之全體大用無有過於此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地以生物為心也聖人得乾之元以為仁聖人之愛人即天地生物之心也舍生物之心不可見乾元之資始舍愛人又何能見聖人之仁哉愛人之為仁明則知人之為知可類推矣余故曰非啻示仁知之用而且括仁知之體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易道廣大無不備體以示其象徳以寓其理闡天地自然之蘊者其惟極深研幾之聖人

乎試觀澤上有地臨之象也悅以強教順以含容臨之理也具其象而理或弗玩辭者其何所從焉澤上有地人咸知其為臨之象矣而因悅之教與順之容更識臨之理教而不養操切之政也養而不教姑息之為也從古盡臨之義者舍是其何以為治民之急務哉且也教與養亦相資而不可離者是故無包荒之量則振徳之心究不能至誠無斁也鮮納汙之徳則虛受之懷究不能廣大無限也

人徒知教養之宜並行而不知教正所以為養養正所以為教也有臨民之責者所宜視為一事而日勉焉弗違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貫不外於忠恕而實則忠恕即一貫而已蓋一貫即所云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其道無端倪之可見而非不可見也於忠恕見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不可見也於四時之行百物之生見

之謂四時百物非天地可乎謂天地將借四時百物以見可乎忠恕之於一貫亦如是而已矣形而上者謂之道天地是也一貫是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四時百物是也忠恕是也夫聖人又何嘗有告曾子之別傳而曾子乃假借是語以泛應門人之問哉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此語當與君子和而不同句並觀蓋所云同者非同其私也同其志也其志維何敬天勤民而已夫惟同其志則都俞同也吁咈亦同也使以其私則都俞乃阿諛之風而吁咈亦後言之漸安得謂之其志同乎故天地有高卑之經而上下有氣機之應君子法乎此是以志氣相孚疇咨交儆無非欽若亮采之心也此所謂和而不同也而適成其為上下交而其志同也魏徵之面折廷諍韓范之上殿相爭胥是道而已爾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

與比

聖人勉人以順應天下之理故先示人以大公無我之心蓋人必有所不為而後足以有為然此以言其立志而非謂其於制天下之事也於制天下之事而預存一必為必不為之心則非大公無我之道失義之宜矣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鑒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鑑者妍媸畢露内聖外王之學莫不以是為要而有臨民之責者

舍此更無以為出治之本此執中之傳所以為千古帝王之師範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人君亦孰不欲知人而安民哉然知人固不易人固不易知天下之人衆矣人君則惟一人以衆人之心欲蘄一人之知而一人持此一心以應天下衆人之心且欲知之無遺焉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難矣然禹必曰惟帝其難之者何哉蓋自是者見人之非而不見

己之非自易者見人之難而不見己之難惟帝欽若之衷常見己之非常見己之難是以知人本難而堯能官人則不難矣能官人斯能安民若夫黎民之懷必其深仁厚澤實有淪肌浹髓使百姓尊親於自不容已有非驩虞之政所能勉強而致之者矣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所以所由所安雖在人曰視曰觀曰察則在己必也如衡如石而物之懸者自呈其輕重如水如鏡而物之照者自露其妍媸故聖人教人無非自盡其力而更要在不存成見不然萬理紛前一指或蔽其為以為由為安且不能辨又焉能致視致觀致察以期人之不廋哉雖然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是以聖人再三丁寧而不厭其詳者抑亦有懼於聽言觀行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元足以包四德而仁亦足以貫四端體仁即所以體元體元即所以體乾也然四端無非仁而仁之本則在於博愛四德無非元而元之本則在於大生試觀四時之春而可知天地之心矣體仁長人又何待著占而龜卜哉雖然無亨利貞不能成其為元而無義禮智亦不能成其為仁故聖人義制事禮制心不妨並用而其為全體大用之本者必於仁焉是存肫然而無不愛廓然而無不容己飢己

溺闕切深衷曰敎曰養籌之無窮此聖人之所以體仁也此其所以能長民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

德無不實而所明皆善性而有之聖人也先明乎善而後實其德敎而入之賢人也誠者理之當然明者明其所以然性即理也敎即所以明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故誠之外無性明之外無敎聖人渾然天理無所用其明而明無不照謂之所性而有尚屬强名則

何藉乎敎賢人日月至焉必待先明乎善而後實之乃復其性然明即明此理實亦實此理而已夫豈別有所謂敎哉朱子謂與天命謂性脩道謂敎二字不同予以為政無不同耳

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天高聽卑一念之克罔聖狂分焉而天之眷顧與否亦捷於響應故求天於天不若求天於己人事盡而天理見幾者事之微天理存而人事脩時者理之運無時無事而不戒勑則不覩不聞之戒愼恐懼厲朝乾夕惕而無間以是而對越顧諟庶幾乎私欲潛消克己復禮以之脩身則履中而蹈和以之施政則形端而表正即皐陶之賡言亦豈外夫大舜庸作之意哉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非四事盖兩事耳博學而不篤志則或涉為荒唐切問而不近思則或入於無稽然志

也思也一心之事耳仁人心也安見篤志近思而心常馳騖於外者哉故曰仁在其中朱註以為未及乎力行而為仁此或為下學者言夫篤志近思而不力行則又安得謂之篤志近思乎子夏雖文學之科此言實見道之論故博學切問仍文學之事繳而篤志近思則心存矣心存而仁存是知學問思辨智之事而智亦仁之事不然元何以貫四端而長萬善哉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夏不能不雨冬不能不寒於其常也而民猶有怨咨者非怨雨寒也力耕桑而不得飽食煖衣斯其艱也斯民之宜其無時而不怨咨也治人者豈可不思其艱乎思其艱則當圖其易而易正不易圖也必也生衆食寡為疾用舒三物五典以教以安庶其菽粟如水火而民免罹於艱得少寧乎然民有可免艱獲寧之理而上終不可得有覺易不艱之日蓋

以為易則其艱立至矣治民乃一節若夫守先王之業綜萬幾之理其難其慎惟日孜孜又何嘗一息一刻有不艱覺易之時也耶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至誠如神斯已物一貫無所用其成而無不成辟之天地化四時育萬物而四時萬物無非天地故天地不自見為天地而誠者不自見為誠也誠之者則不然見有所謂誠則有所謂已既有所謂已即有所謂物雖然已與物又豈有二致哉反身而誠斯盡已之性誠精故明斯盡物之性然而脩身脩道當盡克己復禮之功欲立欲達當推胞與為懷之量所為人欲盡而天理存外內合而時措宜仁也智也皆一誠之實理而已但人道無不當勉而有位與無位者其成己成物措施參贊之功所殊自覺霄壤是又予所抱歎而刻不能已於懷者夫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乾坤之撰至健至順確然隤然示人易簡而人或不知即有知之者亦云乾坤始能如是而人豈能惟聖人體天地之心以為心斯參天地之化以為化然而乾坤運終古而無窮者則以得易簡之理也聖人雖百世而罕遇者則以失易簡之理也失易簡之理何以其有人己之分也一有人己之分則物來而不能順應憧憧往来朋從爾思又何能崇德廣業成參贊之功哉故人欲效乾坤之易簡當

法聖人之無私無私則理存理存則守者約而應不窮久大之規胥於是乎在矣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斯言也蓋孔子知命耳順以後所以示學者眞實至當之理非因子貢以言語觀聖人徒為是不待言而可見之語而別有所謂妙道精義也且四時行百物生之中何一非天乎而四時行百物生之外又何别有可以見天者乎聖人視聽言動晝作夜息之中何一非

妙道精義乎而聖人視聽言動晝作夜息之外又何别有所謂妙道精義者乎天即聖人聖人即天四時行百物生即聖人之視聽言動晝作夜息吾故曰此孔子知命耳順以後所以示學者眞實至當之理非因子貢以言語觀聖人徒為是不待言而可見之語而别有所謂妙道精義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學者由躬行實踐深造而自得之可矣

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諸家解此者大約以其難其愼屬之君惟和惟一屬之臣如是則是伊尹泛訓之辭而非訓太甲之辭矣蓋難於任用愼於聽察此固君職不待言矣即惟和惟一何莫非君職乎哉且也不惠於阿衡是不和也庸罔念聞是不一也以致遹訓允德是既和且一然後能為商令主而謂是為訓人臣之語可乎然欲和一於後必當難愼於先周而不比愼終惟始用是道也則君子進而小人退相需殷而

相得彰蔡傳引而未發予故申而論之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明以識事物之理察以盡人倫之詳察雖若精於明然事物原不出人倫之外也處人倫之間而能盡仁義之詳者莫過於舜故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蓋由仁義行則仁義與己為一行仁義則己與仁義為二仁者安仁無所勉強而所行無非仁能仁而安有

不能義者乎知者利仁則是知其為利而行之者其視從容中道由仁義而行渾然無間不待用力者則有别矣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不察於人倫之間而盡仁義之詳者烏足與言内聖外王之道也耶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脩己治人之道莫善於日新莫不善於自畫動而巽不惟學者作聖之功實王者體乾之德蓋不震動則不能奮發有為不巽入則不能遜志涵養遜志則雖有為而亦不鄰於蹶奮發則雖涵養而亦不入於弛以之脩己則德崇以之治人則業廣文王之於穆不已周公之無逸作所胥是道也豈徒學問之益云乎哉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赤子之在母菊形日近而情日接然猶待心誠求之而後不中不遠若夫居九重之上臨兆民之衆勢分相隔委曲莫達其能洞悉民

艱呼吸相關使無向隅之歎而皆得養育之資蓋亦難矣故禹稷己飢己溺文王視民如傷用是道也接屋連閣非不麗然民有掘穴狭廬者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然民有藜粟不接者弗甘也蓋不樂為脩飾豐亨之說則牧民者或可祛其匿災之心不肯存惜帑省費之見則持籌者或可杜其節用之口如是而猶懼有或遺焉庶乎民隱得通不中不遠曾子舉武王訓康叔之言明立教之不假强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吾因推廣益識其艱蓋齊一家治一國者其分小其事易而平天下者其分大其事難雖日孜孜朝乾夕惕猶慮弗克勝任欲不勉强勤求其可得乎

咸速也恒久也

易分上下二經上經首乾坤此天地之大經大法固不待言下經首咸恒解之者泥於夫婦之一語於是有少男少女感之深長男長女倫之正之說是皆以世俗夫婦之情窺聖

人序卦之義並且曲為損益不首下經之論
其去聖人之意蓋已遠矣夫何不觀於雜卦
咸速恒久之說哉且易雖有六十四卦何一
非乾坤乎乾坤者天地之象咸恒者蓋天地
之象之所以示人寔深切而著明者也夫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天一日而一周日月五行
所不能及是寔速者莫如天而咸象之華嶽
有時而損益河海無日而不流而載之振之
者終古無遷是寔久者莫如地而恒象之且

彖傳於咸則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於恒則
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一再舉之語焉而
詳實於雜卦之義互相發明所謂聖人之情
見乎辭矣蓋咸恒非不備夫婦之道而徒舉
夫婦之道以闡咸恒之義則不足以盡之若
夫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乃君子所以法乾坤
即君子所以法咸恒不息感之速也厚德常
之久也虛受無我立不易方內聖外王之道
於是乎在如是則咸恒一乾坤之具體其首

下經不亦宜哉

御製文初集卷之三

論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

史記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蔡沈書傳又曰黃鍾爲萬事根本夫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莫善於律然雄鳴有六雌鳴有六三分損益而次第相生者其數並起於黃鍾黃鍾正則十二律正而天下之聲無不正漢志所

以有律本之說也昔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班固曰黃中色也色尙黃五色莫盛焉鍾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其長得九寸其圍得九分其積數得八百一十分在氣爲中氣在聲爲中聲豈非太極元氣函三統爲一而立天施地化人事之紀者哉且夫萬事之大端有五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而要莫不本於黃鍾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而五數備矣黃鍾之律九寸爲宮緣此以定商角徵羽起十二律之周徑而五聲和矣黃鍾之長以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積而爲尺爲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黃鍾之龠容秬黍千有二百十龠爲合積而爲升爲斗爲斛而五量嘉矣黃鍾之龠重十二銖兩之爲兩積而爲斤爲鈞爲石而五權謹矣虞書所謂協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其以此也夫蓋天下數必從其朔理必原其始乾之初九一陽始生天地之心而理數之權輿也黃鍾者於時爲子其卦爲復在人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則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得乎此以盡錯綜之數定變化之宗直一以貫之耳宜其爲純粹中之純粹所由與天地同和者歟若夫定黃鍾之管者京房以準荀勗以笛蔡邕則以銅籥和峴則以景表以至或求之於度或求

之於尺或求之於黍與鐸甚至執指節以尋黃鍾絲絃雜究莫得其指歸惟蔡季通所云多截管而吹之以候律元者其庶幾乎夫憑器考聲者形迹之論也審聲知音者神聖之蘊也善乎馬氏之言曰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惟人心自得其中和聲為律身為度然後究極理數博考典章以合天地之元聲此則萃萬事於一心而探本窮原有存於律象之先者矣

漢光武論

世之論光武者率無間言而多不足其尚圖讖一事者此亦責賢惟備之意乎然猶有未盡之旨焉余故敘而論之

蓋世治聽於人世亂聽於神惡治而喜亂豈人之情也哉苟繫桑之不謹將復隍之可虞起伏循環一消一息至於人厭流離天思反德必挺生睿哲為人神主然而颷迴霧塞之秋草創蓼擾之際一辰未居衆志不齊非有神道設教其何以服天下哉且光武之興也宛人倡復起之謠西門有當為之讖既因集事難廢半塗是以身歷艱險手定太平大業爰濟明慎綜攬三大政之措施雖高祖亦將遜其精到焉而顧以信讖一節吹求慊德不亦失善善之意耶夫盤庚成王殷周之令主也其遷殷而誥衆則曰卜稽東征而誓師則曰龜命龜卜雖較圖讖為正矣然使衆志一而奉命謹則亦曷藉之哉是則光武之為其

亦如斯而已矣若夫稱聖經而罪桓譚則又不無過甚云爾

開惑論

夫人情有所弗槩於懷者則不能無惑況西師之役決機於午夜之密勿馳檄於絕域之阻闕語言泮不相同風俗夐然各別是安能人人而告之以祛其疑故事以問明理以答晰因倣四子講德之遺意作開惑論其辭曰

有春秋碩儒者是古畀今循規蹈矩喜寬衣

博帶如魯諸生厭突梯脂韋若楚公子聞信天主人欲有所締構撻伐雖不敢面折其非而每退有後語也既而定伊犁俘名王成舊志闢新疆兵不血刃而歸馬於華山之陽西陲一役自乙亥春兩路大兵進發所過迎降恐後逆擒達瓦齊定伊犁綏屬諸部及狄已告成事無頓強遺鏃之費乃造於臻成大夫之席曰唉有是哉有是哉走懷杞人之憂有日矣夫守在四夷其德莫恢佳兵不祥其理莫賅今所見者迥異乎所聞則是秦皇不必築長城而

漢武不必悔輪臺也曷以啓予蒙乎大夫曰子不聞長卿之言乎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疑也無何阿逆叛羣兇應如蜩如螗曰梟曰獍斷驛擄牧奮辟以逞一二使行野宿者或致戕其身命阿睦爾撒納潛蓄異志乘我師既平準夷覬為四部大台吉未遂中途叛逃而一時逆黨如伊犁之巴錫克什木西路之阿巴噶斯哈丹北路之巴沁等先後煽附斷臺肆掠道路為梗於是碩儒復過大夫之閭曰如何如何果不出吾所討宜亟罷是役禍庶少輯大夫曰子姑俟之於時師重進渠遠跳順者撫逆者勦丙子春我師整旅討逆阿睦爾撒納竄去其黨並就勦撫伊犁復定先是喀爾喀有青滾襍卜者獷狡僉回之驛犹也以牧都爾伯特四部時曾賈其牛羊用賜新撫乃藉以煽惑衆喀爾喀且欲私通阿逆之醜虜青滾襍卜本喀爾喀台吉恩封郡王從征密寄令將軍等計擒阿逆時青滾襍卜實洩其信復自軍營逃回遂故蠱衆撤卡甘心從賊為我參贊大臣納木扎爾執送京師得正顯戮阿逆既竄罪人斯得喀爾喀衆以休以息然彼時將師之臣追阿逆於哈薩克為其所賣同時準噶爾宰桑之在殺者

皆習為盜而慣軍詐者也見而輕之時阿逆竄跡哈薩克方以彌計綴師而將軍達爾黨阿不審先機竟弛按兵待敵坐失事會既罷役則相率為亂欲復其舊制而恥為我臣是和起被欺於闢展兆惠戰出於濟爾哈朗之所因也厄魯特宰桑等從征哈薩克者既心輕將帥所為思逞亂階將軍和起方往追巴雅爾至闢展為逆狗莽噶里克厄魯特兇酋等誘計遣散駝馬倉卒被害而將軍兆惠自濟爾哈朗力戰得出賊勢復熾碩儒曰吁是蓋禍結兵連吾不知何日之息肩矣爾其重整四甄夾攻兩路阿逆復自哈薩克竄歸適遇我師又

倉黃而遁去蓋自是哈薩克亦面內歸化欲助我以擒阿逆而阿逆乃隻身入俄羅斯境窮極伏冥誅之故也哈薩克以素稔阿逆反覆且畏懷中朝威德奉表來歸請以擒賊自効逆勢益蹙僅以殘喙投俄羅斯覺爲遣侍郎三泰驗實以聞豺狼不可以犬豕畜鴟鴞不可以雞鶩育是反覆喜亂之徒再存之再不知感且殘賊爲奸焉是惟翦刈灰滅之而已更不可以仁義化遷乃欲姑息了事者又以爲不殺降人夫不殺降人可留降人之馬而與之足力以受其

愚則大不可滿福之遇難以及助二狪酋與我抗衡皆此沙拉斯瑪唬斯二鄂拓之所構禍也丁丑春復命將軍成袞扎卜參贊舒赫德等由朱爾都斯路進伊犁將軍兆惠參贊富德等由額林哈必爾罕路進塔本集賽而成袞扎卜等遇克勒特烏魯特沙拉斯瑪唬斯等鄂拓克皆撫降其眾不取其馬駝大軍過而賊皆反去乃遣都統滿福領偏師逆勦沙拉斯瑪唬斯二鄂拓賊人詭持軍門稱自將已就降撫逆云前驅除道以待滿福行次谷拉和落竟以陸討捐軀至庫車之稽勳實僨轅於道遂更將申律旗鼓一新遂長驅直入而功垂成於崇朝之先是大和卓木既還故部乃阿逆之叛小和卓木孤恩助惡及與師

問罪圍庫車城而小和卓木來援身竄入城自投羅網雅爾哈善縱賊失機遂致潛遁貽患黑水之守主客衆寡之勢雖愚者亦知其漂搖以三千餘人敵數萬衆而搜穴得米掘井得泉賊銃著木取鉛丸數無萬反以擊賊無不中賊之酋豪於是兩軍相合賊乃遁逃及窮追異域駐旅馳檄獻馘稱臣遂成耆定之功高戊寅冬將軍兆惠直薄葉爾奇木道遠馬疲被賊圍固守恃經三月深溝高壘賊不敢侵且屢獲神庇而夏前調兵在道副將軍富德得以檄促赴援又參贊大臣阿里袞解馬遠至內外夾擊軍威大振至己卯夏酋懼大師繼進棄城遠遁入拔達山界尋

以追兵壓境其汗素爾坦沙聞風歸化縛賊函首以獻回部悉平西陲永定臻成大夫乃進春秋碩儒而詔之曰兩大部落不爲不強周二萬餘里不爲不廣五年成功不爲不速前歌後舞不爲不祥子徒見始事之秋選愞畏葸者之騰口是所謂人然亦然人否亦否者也且師旅征伐之於國猶雷霆霜雪之於

天非霜雪則萬彙煩囂之氣不盪滌非雷霆則四時湮鬱之氣不鬯宣非師旅征伐則梗

我王化者無以讋伏懲創不敢抗干是以詰戎揚烈益當壓於重熙累洽之年也子獨不見達瓦齊之懵懵乎（達瓦齊獻俘後赦不誅且優賜王爵以善終）設云事慎首禍禮不納叛是儼然以外夷弒君者為敵國豈不辱我君哉碩儒曰豈謂是哉陽舒陰慘生民大情離憂合懽品物同性絕者不可復屬死者不可復生損兵折將無補功成大夫曰吁子所謂執迷而不悟者矣成大事者不顧小謀圖大全者寧辭小害示

應於近者遠有可察託驗於顯者微或可槩且子亦知損兵折將之由乎彼或內怯於心外受人詒決機不審遲疑摘埴而自貽伊悔豈主人之辜哉若夫虎臣羆士折衝宣力馬超囊足姚期攝幘渴賞捐軀實不乏人而一聞如是者午夜為之酸心舉案為之忘食雖刻木結蒲無以加茲而且賞延後昆太常紀績如子所云則漢祖唐宗撥亂草創之初寧無一人結纓死綏者哉禮記聽磬聲則思又

何以云乎故非沉幾不足以圖功非果斷不足以定業彼其狼狽相顧潛包禍謀者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轍不自竿量何異葦苕之鷦鷯是以王師屢入霆奮席捲如舉炎火而焫飛蓬覆湯泉而沃白雪子何不度以全局待以歲月而為是無稽之說哉碩儒曰若僕者乃隙中觀鬥井裏窺天以今日應機底績論之何妨再遲數年愧矣服矣豁然悚然大夫曰未也子姑聽之夫食椹懷音非納叛臣

獎蹴優遇欲集其勳（阿逆初降時備陳賊中情形請兵甚力即推誠獎任令副北路將軍以行時故有以厚遇新附竊議者）容勅周防先示戚親（時命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與阿睦爾撒納偕行審諭察其動定雖非豫存逆億而逆賊狡獪故智未嘗不在意計中也）操刀必割所戒逡巡（阿逆既以未遂所望在伊犂時居常不衣賜服及用私印行軍撤蹤跡頗露不遲量動將軍班第參贊鄂容安相機擒勦因循寡斷阿逆得以入覲為詞乘隙生變）子云應機亦非至論三隙可乘未興大軍（或又以為病人之累不知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年幼昏暴此一隙也喇嘛達爾扎篡奪又一隙也達瓦齊復篡奪之又一隙也彼時皆未興兵討見西師詩）加征增筭何曾於

民凡有水旱無不恤賑運輸給價防其蝕侵甘肅歲賦豫免庚辰兩部永靖並及其鄰哈薩布露梟矙文身無不內屬慕義歸仁鴻庸爰建千古未聞若予者所謂菽麥未辨安足以知我信

天主人哉信

天主人乃名大夫碩儒而告之曰若二子者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夫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身宛猶不逆時氣而奉若者豈可恃力而誇張且屢危而屢夷愈變而愈康鉦鼓一動遂定二方鑿空二萬餘里蔵事五載已央使畏難而中輟未必不致禍而受殃浮議者方且謂老成之言減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復之上六曰迷復有眚今得以利用禦寇由頤有慶是不亦大幸乎夫獲此幸者宜思何以獲此幸耶

昊蒼方將矜矜惴惴凜凜皇皇隕越是懼奚暇計之二子之短長也哉

說

創業守成難易說

唐太宗與廷臣較創業守成孰難時房喬魏徵各以所見對太宗皆見其難獨岑文本則曰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蹟其論者率無軒輕於其間盖以難即不易不易即難也而余則以為不然夫難與不易豈可同日而語哉今有二人焉甲則飢

乙則不飽不飽者纔不果腹堪遲待焉而飢者一再不食將餒而僵矣以是喻難與不易其輕重不可立見耶或曰難亦不易也不易亦難也今必強為低昂是視死與不生為二也其可乎余曰是正所以為二也盖不生者雖不得生而其實尚未至死其死者又安可復生乎以是喻難與不易其輕重不又可立見耶難與不易之說明則岑文本所云撥亂難守成不易之說余又以為不然盖創業固

難矣然以守成較之但可謂之不易而守成則實難耳何則創業之主救焚拯溺危然後安其難可謂至矣然於制度紀綱時有未暇留俟後人未為不可守成者遺大投艱單心繼序苟無以光前烈啓後圖斯懍然有不終畝之憂是創業者未竟之難亦守成者分內之難也所繫不愈重乎我世之治產者或致億或致萬或致千百無不可也子若孫持其業者增之可耳少有所損於其間人將訾之

然則嗣先王之基者不待失道失衆始為慙負前人但使式廓之版圖或有侵削垂裕之成憲或有廢弛是即無以覲耿光而揚大烈昔舜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君天下者勤儉尚已顧創業者櫛風沐雨不期勤而自無不勤篳路藍縷不期儉而自無不儉至於守成之主席豐履厚易至於驕驕則怠生焉故陳宵旰於太平之時言茅茨於玉陛之世輙厭而不納是非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鮮有不盛滿中之者以此思難則所以持難者可知矣況乎守成之責固開國之主與繼體之君所同一仔肩者也夏之王也以禹為創業以啓為守成殷之王也以湯為創業以太甲三宗為守成周之王也以文武為創業以成康為守成然禹湯文武未聞不自守其所創者以貽後昆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我不可不監于有商我不可不監于有周繄使為子孫者咸知守成之難雖三代至

今存可也惟世少守成之主而後有創業之君出焉故予之獨以難責夫守成者非敢忘創業者之難正以慰創業者之初心耳尚書五十八篇其涉創業者惟湯誓湯誥泰誓武成諸篇其自二典三謨以至太甲說命立政周官罔不於制治保邦為兢兢無逸一篇恭傳謂周公所舉三宗皆繼世之君一篇中凡七更端深嗟永歎其意深遠周禮為致太平之書所言體國經野皆守成之事古人惟深

見其難故言之不厭其詳也如文本之說將以繼世而有天下者坐享成功視開創為有間則古來守文令辟與蒙業而安者幾可等量而齊觀且使中才之主得所藉口謂昔之人既為其難我僅居其不易稍自暇逸亦無不可何用是汲汲為甚者溺於宴安弗克負荷棄厥基焉夫孰階之厲也故闡明其說如此既申儆於後且藉以自勗焉

古長城說

木蘭自東至西延袤數百里中橫亘若城壍之狀依山連谷每四五十里輒有斥堠屯戍舊跡問之蒙古及索倫皆云此古長城也東始黑龍江西至於流沙類然夫蒙恬起臨洮而屬之遼東者今其城猶存乃去此數百里而南且東西又不若是其遼也則古長城者豈循蜚蹏佗時所為者耶山海括地所未載於無意中得之荒略口傳而借余以垂其名豈非造物者之靈蹟久晦而必彰耶嘗苦載籍傳記浮夸多偽固不若芒蒙無文者世代相沿指實以道之無褒貶予奪於其間也則秦之所築為擴邊乎為讓地乎於古無聞而今傳焉吾安知天下之似此未傳者當復幾何乎又安知今經予傳而必保其後此之不又失傳乎或曰此非城也蓋天地自然生此所以限南北也夫天地既生此以限南北則秦之為長城益可笑矣

臣汪由敦伏讀

御製古長城說以化工之筆行自然之文深入顯出宇宙在手尋繹再四心目曠然在昔山經地志類出文人承傳沿襲掇拾諏採輒矜為創獲其經目覩記可覆按者百不一二數也況絕塞僻遠游躅所不至之地我茲以六御所經名王部長旃裘之衆親履而指數之其核實為何如者且謂天地自然所生以限南北尤不易之論蓋嘗

觀之百家之聚千室之邑率有岡巒川阜縈迴環抱之勢至通都郡國則其阨塞阻要顯然為之疆域屏翰皆非人力所能為聖人者為之相其陰陽建城郭宮室規重門禦暴之制無非因其自然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物此志也蒙恬之為長城後人專罪其長惡勤民其垂死所嘆為絕地脈者一若設詞以自文而不知其拂天地之經而不因其自然彼固未嘗不自知之而深悔之也然非親歷而得其實其孰從而證之或疑塞外蕃部聯屬雖遂水草亦各有分地且此故元上都興州近境安知非昔之居是者殘壁故壘荒略失傳者耶是或未可知然西北之瀚海流沙東北之窩集是非天地所限耶不寧惟是凡大川之達江海

其入處必有砂橫亘若戶閾然濬輙復淤是乃在水中又豈昔人所為耶觀此則天地所生自然者益信

穿楊說

國策稱楚養由基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夫由基固善射者也觀其飲羽貫札實有出衆之能然稱人者當於事物情理之內苟其軼類絕倫而不至詭奇衒異令人可信斯足矣若穿楊云者第以文晦遂致義乖徒令後世疑由基未始有此匪曰褒之乃以貶之矣且楊葉寬以分計長以寸計於衆葉中指其一必將朱墨誌之然後可夫此衆葉中之一葉立於二十步之外雖離婁之明不能辨也由基無離婁之明令其立於百步之外尚不能辨其誰何安能百發百中哉然則穿楊之說為偽乎曰何必偽嘗集善射之人而較之三十步命中者不能五十步五十步命中者不能百步百步命中者不能百五

十步蓋物愈遠則視之愈小百步外之楊雖
輪囷方丈視如三十步之樹侏耳況弓之彀
也地遠則力微至指(謂所指之處)以為難何況中
乎是則穿楊云者剌言一樹之葉而非一葉
明矣我國家以弓矢雄中外支左屈右之技
人盡能之然令立百步之外而穿楊百人中
不能得一必其技果超羣者始能之而亦難
保其百發百中也由基以荊楚三戶之流能
百步以穿楊斯已奇矣若必過為怪奇謬悠

之談詫以貫其一葉則是世間情理必無之
事愚者或驚為希有智者將信其必無夫表
德紀實將以俟天下後世之智者乎抑其愚
者乎或曰策士縱橫之論多屬乎虛藉厲之
告白起亦取以相譬耳厲之言其誠其偽吾
不知吾惟度之以理而幷以己所能目所見
者證之

祝文

告風神文

維
神大元中精輔翊生成以吹以嘘百昌勾萌
昔我
皇考作是靈宇在紫禁巽方維歷有年所側
聞曩時旱魃為灾彭怒漲天繼日以霾我
考竭誠爰命宗枝曰帛曰牲祝史致詞遂蒙
神庥駭飆為收禾黍沐澤乃亦有秋茲者雪
旱於冬雨旱於春自春徂夏霢雷無聞山川
出雲廢散於風不惟其景乃惟其終曰予不

德小民何辜無麥無禾渺渺愁予曰惟百神
各有攸職功在蒼生乃廟而食用是陳詞祈
神之佑致是咎徵皆予之咎願勑飛廉速收
其暴油雲以作雨師前導曰予不誠
明神之欺降罪於予予其敢辭屛息以待惟
神之思

社稷壇禱雨祝文

臣聞人事失於下
天變應於上茲亢暘之示警洵贊化之無能

言念昨年秋霖缺而冬雪乏逮至今歲春望
霈而夏未霑歷四時之久矣嗟三農其如何
常雩步禱弗蒙矜不敢再三之瀆羣祀親薦
徒致竊益增宵旰之憂敬念
右壇為祈報之所載稽
祭義司土穀之精蠲吉虔齋攄忱躬懇為民
請命願代萬姓之灾責己惟誠奚啻六事之
舛重舉咨陰之典冀施甘雨之滂雲作雷隨
毋俾箕伯侵軼犧成粢潔尚歆帝里休和殷

佇
神歆立沛祥霽
大雩祝文
臣承
命嗣服今廿四年無歲不憂旱今歲甚焉曩
雖失麥可望大田茲尚未種赤地里千嗚呼
其恵雨乎
常雩步禱未蒙
靈祐

方社
方澤均漠弗佑為期益迫嗟萬民誰救敢辭
再瀆之罪用舉
大雩以申前奏嗚呼其恵雨乎
上天仁愛生物為心下民有罪定宥林林百
辟卿士供職惟欽此罪不在官不在民實臣
罪日深然
上天豈以臣一身之故而令萬民受灾害之
侵嗚呼其恵雨乎謹以臣躬代民請

命昭昭在上言敢虛佞計窮力竭詞殫誠罄
油雲沛雨
居歆賜應嗚呼其恵雨乎

記

皇考世宗憲皇帝恩賜御書記

乾隆元年丙辰恭送

皇考梓宮自

泰陵迴忽忽若有失也廼開琳笥啟錦囊展

向日所賜

手蹟敬觀之慰與悲俱來瞻與否罔措爰拜

手稽首而為之記曰惟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本天亶資懋日新學養潛

朱邸三十餘年朝夕書史自娱每當明窓淨几輒弄翰作書凡晉唐宋元諸名家蹟罔不心摹手追實集古今書法之大成較之漢帝

唐宗逕庭過之遠

臨御區宇勵精圖治自朝至于日中昃不暇時親筆墨然間一臨池而翔鸞翥鳳之奇印泥畫沙之妙薈萃行間宏壁天球無足為重也臣承顏侍膝猥被

寵光迄今霜露屢易

龍髯莫挽墨瀋猶新每一啓緘肅容仰閱輒嗚咽流涕而不能自已記有之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矧我

皇考拂素飛毫駕顏凌柳俾予小子獲瞻

天藻之光華蕪誦

宸章之美富興思

手澤視古人所不能讀者有加焉其能弗愴然於懷而翹然思屢覲耶

圓明園後記

昔我

皇考因

皇祖之賜園脩而葺之略具朝署之規以乘時行令布政親賢而軒墀亭榭凸山凹池之紛列於後者不尚其華尚其樸不稱其富稱其幽樂蕃植則有灌木叢花怒生笑迎也驗農桑則有田廬蔬圃量雨較晴也松風水月入襟懷而妙道自生也細旃廣廈時接儒臣

研經史以淵情也或怡悅於斯或歌詠於斯
或惕息於斯我
皇考之先憂後樂一
皇祖之先憂後樂周宇物而
圓明也圓明之義蓋君子之時中也
皇祖以是名賜
皇考
皇考敬受之而身心以勗戶牖以銘也不求
自安而期萬方之寧謐不圖自逸而冀百族

之恬熙則又我
皇考綏履垂裕於無窮也予小子敬奉
先帝宮室苑囿常恐貽羞敢有所增益是以
踐阼後所司以建園請卻之既釋服爰仍
皇考之舊園而居焉夫帝王臨朝視政之暇
必有遊觀曠覽之地然得其宜適以養性而
陶情失其宜適以玩物而喪志宮室服御奇
技玩好之念切則親賢納諫勤政愛民之念
疏矣其害可勝言哉我

皇考未就
暢春園而居者以有此
圓明園也而不斲不雕一
皇祖淳樸之心然規模之宏敞邱壑之幽深
風土草木之清佳高樓邃室之具備亦可稱
觀止實天寶地靈之區帝王豫遊之地無以
踰此後世子孫必不舍此而重費民力以創
建苑囿斯則深契朕法
皇考勤儉之心以為心矣籍曰

祖考所居不忍居也則
宮禁又當何如晉張老之善頌甚可味也若
夫建園之始末
聖人對時育物修文崇武煦萬彙保太和期
躋斯世於春臺遊斯人於樂國之意則已具
皇考之前記予小子何能贅一辭焉

遊盤山記

連太行拱神京放碣石距滄溟走薊野枕長
城是為盤山蓋冀州之天作俯臨衆壑如星

拱北而莫敢與爭者也昔魏田疇隱居於此故名田盤或曰古有田盤先生自齊來棲止焉地僻而山秀樹密而谷深韓昌黎文所稱太行之陽有盤谷者無從考其非是而其為隱者之所盤旋則一也山亦有盤谷寺自唐寶積開堂代有名宿憨山拙菴後先輝暎為是山佳話然吾儒木石居而鹿豕遊者田疇之後無聞焉四顧梵宇精藍依山隱谷鏤峰磨石刻畫天真而乏柳州西山之文杜陵北

征之作嗚呼是亦可慨也已乾隆七年秋因
謁
陵迴鑾便往遊之斥警蹕减儀從輕輿朝陟搴蘿扳磴曉嵐豁開泉白山青颯然林空鬱然松翠於是停蓋駐鑾怡情縱目者久之既而行漏催吟興盡夕陽在山金吾整駕雖命省騶從而近御執事者汗雨揮而塵烟騰向誚隱者之絶少翻疑隱者之避而遠去耳乃知千乘萬騎不可以遊山偶一過之山靈將毋笑其不韻也耶

三希堂記

内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獻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遠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養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夫人生千載之下而考古論世於千載之上嘉言善行之觸於目而會於心者未嘗不慨然增慕思與其人揖讓進退於其間羲之清風峻節固足尚即獻之亦右軍之令子也而王珣史稱

其整頹振靡以廉耻自許彼三人者同族同時為江左風流冠冕今其墨蹟經數千百年治亂興衰存亡離合之餘適然薈萃於一堂雖豐城之劍合浦之珠無以踰此子墨有靈能不暢然蹈抃而愉快也耶然吾之以三希名堂者亦非盡為藏帖也昔聞之蔡先生名其堂曰二希其言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或者謂余不敢希天余之意非若是也常慕希文希元之為人故曰二希余嘗為之記矣

但先生所云非不敢希天之意則引而未發予惟周子所云固一貫之道夫人之所當勉者也若必士且希賢既賢而後希聖已聖而後希天則是教人自畫終無可至聖賢之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人人有盡心知性之責則人人有希聖希天之道此或先生所云非不敢希天之意乎希文希元而命之曰二希古人託興名物以識弗忘之意也則吾今日之名此堂謂

之為希賢希聖希天之意可慕聞之先生之二希而欲希聞之之希亦可即謂之王氏之帖識三希也亦可若夫王氏之書法吾又何能贊一辭哉

國朝傳寶記

國朝受
天命采古制為璽掌以宮殿監正襲以重盝承以髹几設交泰殿中以次左右列當用則內閣請而用之其質有玉有金有栴檀香木玉之品有白有青有碧紐有交龍有蟠龍蹲龍其文自
太宗文皇帝以前專用國書既乃兼用古篆其大小自方六寸至二寸一分不一嘗考大清會典載御寶二十有九今交泰殿所貯三十有九會典又云宮內收貯者六內庫收貯者二十有三今則皆貯交泰殿數與地皆失實至謂皇帝奉天之寶即傳國璽兩郊大祀及聖節宮中告天青詞用之此語尤誕謬大

祀遵古禮用祝版署名而不用寶聖節宮中未嘗有告天事或道籙祝釐時一行之亦不過偶存其教耳未嘗命文臣為青詞亦未嘗用寶且此璽孰非世世傳守而專以一寶為傳國璽亦不經蓋緣脩會典諸臣無宿學卓識復未曾請
旨取裁只沿明時內監所書冊檔承譌襲謬遂至於此甚矣紀載之難也且會典所不載者復有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一璽不知何時

附藏殿內反置之正中按其詞雖類古所傳秦璽而篆法拙俗非李斯蟲鳥之舊明甚獨玉質瑩潔如截肪方得桼尺四寸四分厚得方之三以為良玉不易得則信矣若論寶無問非秦璽即真秦璽亦何足貴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時奏進屬員濬寶應河所得玉璽古澤可愛文與輟耕錄載蔡仲平本頗合朕謂此好事者仿刻所為貯之別殿視為玩好舊器而已夫秦璽煨燼古人論之詳矣即使尚

存政斯之物何得與本朝傳寶同貯於義未當又雍正年故大學士高其位進未刻碧玉寶一文未刻則未成為寶而與諸寶同貯亦未當朕嘗論之君人者在德不在寶寶雖重一器耳明等威徵信守與車旗章服何異德之不足則山河之險土宇之富拱手而授之他人未有徒恃此區區尺璧足以自固者誠能勤脩令德繫屬人心則言傳號渙萬里奔走琛非和璧制不龍螭篆不斯籀孰敢不敬信承奉尊為神明故寶器非寶寶於有德古有得前代符寶君臣動色矜耀侈為瑞貺者

我

太宗文皇帝時獲蒙古所傳元帝國寶容而納之初不藉以為受命之符由今思之

文皇帝之臣服函夏垂統萬世在德耶在寶耶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善夫唐梁肅之言曰鼎之輕重璽之去來視德之高下位之安危然則人君承

祖宗付畀思以永膺斯寶引而勿替其非什襲固守之謂謂夫日新厥德居安慮危凝受

皇天大寶命則德足重寶而寶以愈重璽玉自古無定數今交泰殿所貯歷年既久紀載失真且有重複者爰加考正排次定為二十有五以符天數并著成譜而敘其大指如此

靜宜園記

乾隆乙丑秋七月始廓香山之郛薙榛莽剔瓦礫即舊行宮之基葺垣築室佛殿琳宮參

錯相望而峯頭嶺腹凡可以占山川之秀供攬結之奇者為亭為軒為廬為广為舫室為蝸寮自四柱以至數楹添置若干區越明年丙寅春三月而園成非創也蓋因也昔我
皇祖於西山名勝古刹無不曠覽遊觀興至則吟賞託懷草木為之含輝巖谷因而增色恐僕役侍從之臣或有所勞也率建行宮數宇於佛殿側無丹雘之飾質明而往信宿而歸牧圉不煩如岫雲皇姑香山者皆是而惟

香山去圓明園十餘里而近乾隆癸亥余始往遊而樂之自是之後或值幾暇輒命駕焉蓋山水之樂不能忘於懷而左右侍御者之揮雨汗而冒風塵亦可釐也於是乎就
皇祖之行宮式葺式營肯堂肯構樸儉是崇
志則
先也動靜有養體智仁也名曰靜宜本周子之意或有合於先天也殿曰勤政朝夕是臨與羣臣咨政要而籌民瘼如圓明園也有憩息之樂省往來之勞以恤下人也山居望遠村平疇耕者耘者饁者穫者斂者歷歷在目杏花菖葉足以驗時令而備農經也若夫巖壑之怪特林薄之華滋足天成而鮮人力信乎造物靈奧而有待於靜者之自得耶凡為景二十有八各見於小記而系之詩

靜寄山莊十六景記

塞外之山岡巒渾噩堂莽連延以雄峻勝塞內之山峯巖峭拔嶜巆崱屴以奇秀勝造物

之靈有獨鍾南北之分鮮兼美也而惟田盤自太行而來塞垣依此以築故介在南北之間兼收雄秀之粹卓為造物奧區焉乾隆壬戌夤緣巡一遊自是山川之美不能恝置然朝往暮歸僕從侍御之臣不免於勞乃發內帑建山莊於山之陽買地繚垣據景搆舍高因迴有僻以幽探藻繢不施亭臺間出園之內得景八園之外標舊蹟與諸寺復得景八合為山莊十六景而名之曰靜寄夫靜者山

之體其寄於天地也恒得常焉人生而靜則靜亦人之體也而恒不得其常者則其寄蓋不如山也余之以是取名其亦所以自警也若夫山莊之號則法

皇祖避暑山莊之例第其去京師較避暑近十之五為幅員較避暑僅十之三尚樸素屏文繡適可而止容膝亦安守舊規而勉欽承讀是記者尚知吾繩

武之意而所重固不在卷阿之遊歌也歟

麥莊橋記

水之有伏脈者其流必長亦如人之有蘊藉者其德業必廣濟水三伏三見黃河亦三伏三見此其大者矣如京師之玉泉滙而為西湖引而為通惠由是達直沽而放渤海人但知其源出玉泉山如誌所云巨穴歕沸隨地皆泉而已而不知其會西山諸泉之伏流蓄極溢涌至是始見故其源不竭而流愈長元史所載通惠河引白浮甕山諸泉者今不可考以今運河論之東雖西勾如俗所稱萬泉莊其地者其水皆不可資所資者惟玉泉一流耳蓋西山碧雲香山諸寺皆有名泉其源甚壯以數十計然惟曲注於招提精藍之內一出山則伏流而不見矣玉泉地就夷曠乃騰迸而出瀦為一湖康熙年間依金章宗之舊地建園於山之陽名曰靜明園之西乳竇淙淙如趵突者為玉泉總脈其餘沇然而泛濫於湖者不可勝數詩人比之垂虹之瀑及

所云蹴龍首而出之者皆妄也東流而為西湖則以居京師之西又明時有西湖景之稱乃假借夫餘杭而倡說於璫豎耳折而南徑長春麥莊二橋夾岸梵宇頗麗其大者為廣仁昌運萬壽萬壽之左即為廣源閘於是水有高下之分矣自閘東南行經白石高梁二橋遂至城之西北隅分為二一由西直門外繞而南東又東北以會於大通橋一由德勝門外繞而東南又東行以會於大通橋其自

德勝門西分流以入太平橋者為積水潭為太液池分合有數道並環繞紫禁由東南御河橋穿內城以出以會西來之水自大通橋以下至通州為閘五為橋三夫東南轉漕國家之大計也使由通而車載背負以達於都門將不勝其勞則玉泉之利豈非天地鍾靈神京發皇之禎符哉青龍閘非盛漲不啟奉宸苑司其事蓋如尾閭之洩云爾麥莊橋為城外適中之地故為之記而勒碑於是

南薰殿奉藏圖像記

內府藏列代帝后圖像傳自勝國典在有司歲以盛夏曝而度之扃鐍惟謹朕於幾暇省閱內庫積儲敬得展覲則裝池之以歲久渝脫者已多矣因思我朝崇禮前代建廟京師春秋禋享且為之護陵寢禁樵蘇聖賢名臣咸秩典祀凡以篤高山景行之思抒望古興懷之慕而況流傳有自縑素猶新日角珠庭冕旒秀發德容可挹英表如生其奚忍輿諸繪事供几席珍鑒者比爰命工重加裝潢自太皞伏羲氏而下帝后圖像為軸者六十有八為冊者七為卷者三先聖名賢圖冊五舉韞以綈錦尊藏於紫禁西南之南薰殿大學士會同領內務府王大臣等詳定位置謹其籍識次第甲乙秩然有章明諸帝玉冊廟中所陳當時寶為宗器者也今貯工部外庫慮不免散軼附藏殿之西室俾庋視焉既竣事因備紀之勒石前榮以示帝統相承道脈斯在朕之隨在盡其誠敬不敢苟且褻越有如此圖像自唐宋以下缺十之二三溯而上之存者僅矣時久而易晦幸其存也可弗保持使可及久歟缺者弗復追補遠無徵也懼失真也以致慎也

御製文初集卷之五

記

登開化寺六和塔記

杭州月輪峯六和塔宋開寶中創建以鎮江潮開化寺其塔院也自宋以来屢燬屢復燬則有驚浪之虞復則有安瀾之慶是以雍正十三年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特發帑金命有司鳩工庀材是輪是奐越二年而告成又十有四年而

朕以南巡之便親陟其頂且為之記焉蓋浙之潮人所共知為雄鉅浙之塘人所共知為要害然非目擊終為耳食且沿江而来亦不辨其曲折之形也造塔巔而後審其所以稱浙江者溯流東睎又悉其疊龕赭迓濵渤頓挫渟蓄迭蕩掀激斯所以為廣陵之潮者我
皇考居九重之穆清運萬寓於几席留意海塘福彼蒼赤葺新穹塔資茲佑相予小子景仰
前烈深惟愛民之心既誠故為民之慮無所不至而必中其緊夫必待身悉而始圖之斯不已遲乎是
皇考之聖神而予小子瞠乎其後者也故勒貞珉以識之

恭奉
皇太后駕臨金山記

朕惟省方觀民先王所重時巡之典虞夏以来尚已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撫御九有匪居匪康以江浙地遠京畿其民文而慧文則知禮義導之善可以為天下倡慧則鮮堅持入於惡亦可以為天下倡而且財賦所出國家藏富之地也是以涉河渡江不憚數勤清蹕問風俗咨疾苦湛恩汪濊江鄉父老至於今謳思弗諼
朕臨御以来十有六年於茲蚤作寤思宵衣旰食兢兢懼一夫之不獲罔敢稍自暇逸謁
盛京幸三晉巡齊魯游河雒所在周察民隱

廣敷解澤而東南士民尚未得邀清問而布
愷惠良用殷然歲辛未恭遇
皇太后六袠萬壽朕将合億兆望幸之拱心
以祝無疆爰敬循
皇祖舊典躬奉
慈輿屆春南幸上元前二日發自京師渡濟
漯汶沂至黃河周覽堤工遂汎舟踰淮以達
於江採民謠詢土俗祗承
慈訓屢沛殊恩維時遠邇欣愉殊音同聲秀

眉黃髮扶杖而觀者耄期之叟也摳衣束帶
望清塵而抃舞者官吏迎而搢紳謁也挾筆
摛藻陳詩而獻頌者士鵠吉而民秀良也攜
童稚挈壺飧駢肩接踵於輦路之旁者田夫
野老村嫗里媼之襁遝而笑語也蓋江國之
望朕來已久而懽欣鼓舞顧為
聖母稱萬年之觴者其積忱非一日矣二月
之望舟過大江顧瞻金山上凌太虛下瞰洪
流為江南諸勝之最遂奉

皇太后一登覽焉迨巡浙迴舟以及江寧旋
蹕先後凡三登焉侍
輦周歷敬仰
聖祖宸翰榜署詩篇貞珉相映其豐碑屹立
於中泠之右者則康熙三十六年奉
寧壽皇太后駐蹕茲山所為
御製記也瞻誦之餘穆然見當日忭喜之情
慈愛之意與夫士民慶豫之忱髣髴長在江
聲山色間以今日觀之雖不敢云後先一轍

傳有之曰豐水有芑數世之仁也洪惟我
聖祖詒謀至深且遠與斯民休養生息涵育
喣嘔於無窮者如膏之沃決而彌融如水之
潤濡而彌廣醞釀醲厚蒸為太和用使奕禩
子孫臣民藹然親愛於山川清晏之餘即金
山一行宮而繞屬車環宮扇者數十年以前
於
皇祖見之數十年以後又於朕奉
聖母皇太后見之豈非重熙累洽純佑命於

日引月長有以得此歟
皇太后聖慈覃被福德並茂
母儀天下享尊養之隆與
寧壽前後輝耀仰見我朝
聖母嗣徽篤祜其爲宮庭之盛美寰宇之鴻
庥槩皇古以來所未有則是舉也實有足紹
美於
前徽者焉若夫江天之浩蕩風煙雲樹之鬱
蒼與夫鱗昆甲族之神奇而變化雖遇目賞
心偶一寄興然朕之所以俯仰而忻愜者固
不在此也

萬壽山昆明湖記

歲己巳考通惠河之源而勒碑於麥莊橋元
史所載引白浮甕山諸泉云者時皆湮沒不
可詳夫河渠國家之大事也浮漕利涉灌田
使漲有受而旱無虞其在導洩有方而瀦蓄
不匱乎是不宜聽其淤閼汎濫而不治因命
就甕山前芟葦茭之叢穢浚沙泥之隘塞匯

西湖之水都爲一區經始之時司事者咸以
爲新湖之廓與深兩倍於舊踟蹰慮水之不
足及湖成而水通則汪洋漭沆較舊倍盛於
是又慮夏秋汎漲或有疎虞甚哉集事之難
可與樂成者以因循爲得計而古人良法美
意利足及民而中止不究者皆是也今之爲
閘爲壩爲涵洞非所以待汎漲乎非所以濟
溝塍乎非所以啓閉以時使東南順軌以浮
漕而利涉乎昔之城河水不盈尺今則三尺
矣昔之海甸無水田今則水田日闢矣顧予
不以此矜其能而滋以懼葢天下事必待一
人積思勞慮親細務有弗辭致衆議有弗恤
而爲之以僥倖有成焉則其所得者必少而
所失者亦多矣此予所重慨夫集事之難也
湖既成因賜名萬壽山昆明湖景仰放勲之
蹟兼寓習武之意得泉甕山而易之曰萬壽
云者則以今年恭逢
皇太后六旬大慶建延壽寺於山之陽故爾

寺別有記茲特記湖之成並元史所載泉源始末廢興所由云

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

水之德在養人其味貴甘其質貴輕然三者正相資質輕者味必甘飲之而蠲痾益壽故辨水者恒於其質之輕重分泉之高下焉嘗製銀斗較之京師玉泉之水斗重一兩塞上伊遜之水亦斗重一兩濟南珍珠泉斗重一兩二釐揚子金山泉斗重一兩三釐則較玉

泉重二釐或三釐矣至惠山虎跑則各重玉泉四釐平山重六釐清涼山白沙虎邱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玉泉一分是皆巡蹕所至命內侍精量而得者然則無更輕於玉泉之水者乎曰有為何泉曰非泉乃雪水也常收積素而烹之較玉泉斗輕三釐雪水不可恒得則凡出山下而有冽者誠無過京師之玉泉昔陸羽劉伯芻之倫或以廬山谷簾為第一或以揚子為第一惠山為第二雖南人享帚之論也然以輕重較之惠山固應讓揚子具見古人非臆說而惜其不但未至塞上伊遜並且未至燕京若至此則定以玉泉為天下第一矣近歲疏西海為昆明湖萬壽山一帶率有名泉溯源會極則玉泉實靈脈之發皇德水之樞紐且質輕而味甘廬山雖未到信有過於揚子之金山者故定名為天下第一泉命將作崇煥神祠以資惠濟而為記以勒石夫玉泉固趵突山根蕩漾而成一湖者

詩人乃比之飛瀑之垂虹即予向日題燕山八景亦何嘗不隨聲云云足見公論在世間誣辭亦在世間藉甚既成雌黃難易泉之於人有德而無怨猶不能免訛議焉則挾德怨以應天下者可以知懼抑亦可以不必懼矣

虎神鎗記

虎神鎗者我
皇祖所貽武功良具用以殪猛獸者也國家肇興東土累洽重熙惟是詰戎揚烈之則守

而弗失

皇祖歲幸木蘭行圍諸蒙古部落雲集景從予小子雖不敏纘承之志其敢弗䕶故數年以來巡狩塞上一如曩時蒙業藉

靈四十九旗及青海喀爾喀之仰流而來者亦較前無異焉若輩皆善射重武使無以示之非所以繼

先志也圍中有虎未嘗不親往射之弓矢所不及則未嘗不用此鎗用之未嘗不中壬申

秋於岳樂圍場中獵人以有虎告而未之見也一蒙古云虎匿隅谷山洞間彼親見之相去蓋三百餘步朕約畧向山洞施鎗意以驚使出耳乃正中虎虎咆哮而出負嵎跳躍者久之復入復施一鎗則復中之遂以斃焉蓋向之發無不中乃於谿谷叢薄目所能見之地斯已奇矣而茲岳樂所中則隅谷幽洞並未見眈眈闞如之形於揣度無意間殪焉深入不移時而殪猛獸則奇之㝡奇其稱為神良有以也夫萬乘之尊詎宜如孟克特庫之流誇一夫之勇哉（孟克喀爾沁蒙古人特庫滿洲今為內大臣皆能獨搏猛獸如馮婦者）而習武示度必資神器以效奇而愉快則是鎗也與殳戈和弓同為宗社法守不亦宜乎

盤山千尺雪記

昨歲巡幸江南觀民問俗之暇流覽江山勝槩尋古蹟之奇文物秀麗區也其悅性靈而發藻思者所在多有而獨愛吳之寒山千尺

雪創於明隱士趙宧光今范氏構園其地者境野以幽泉鳴而冷題其閣曰聽雪為之流連為之倚吟歸而肖其處於西苑之淅清院蓋就液池尾閭有明時所築假山喬木峭蒨噴薄之形似之矣而乏天然及秋駐避暑山莊乃得飛流漱峽盈科不已者作室其側天然之趣足矣而尚未得松石古意今春來盤山遊文皇所為晾甲石者滙萬山之水而歸於一壑淙淙之湍奏石面謖謖之籟響松顛

時而陰雨忽晴衆谿怒勃則暴漲砰訇砉焉直下抉石以奔觸石以停豁然鏗然激揚濤然雖千夫撞洪鐘有不足比其壯者爰相面勢結廬三間茲重遊而其屋適成開扉窗俯流泉覺松濤石籟問荅覩人乃歎寒山千尺雪固在是間而勞勞往返營營規寫者不幾為流水寒潭笑未能免俗哉率筆記之亦以存高風之慕也

玉泉山竹鑪山房記

古之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無所謂茗飲也茗飲其權輿於漢而盛於李唐之季乎然物必有其本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未為善鑒也茗飲之本其必資於水乎不於水之甲乙定茗之高下雖擷焙㸃烹精其製雨前雷後辨其時北苑荊溪龍井天目別其地踵事增華議論滋繁解渴悅性之道逝其遠矣若惠山之竹鑪茶舍可謂知茗飲之本焉其地蓋始於明僧性海就惠泉製竹鑪以供煎瀹茶舍之名因以是傳前歲偶至其地對功德注冰雪高僧出塵之槩彷彿於行雲流水間也歸而品玉泉則較惠山為尤佳因搆精舍二間於泉之側屏攢峯之嶕嶢俯迴溪之瀠瀠天風拂林衆樂迭奏瀏莅卉歙若絲者若竹者若宮商角徵羽者與漣漪綺縠相上下觀難為狀聽復不窮而仿惠山之竹鑪適陳砥几蟹眼魚眼之間亦泠泠颯颯作聲不止無事習靜之人樂此經年不出可也而余豈

其人哉時而偶來藉以滌慮澄神亦不可少也夫精舍竹鑪皆可倣而惠泉則不可倣今不必倣而且有非惠泉之所能倣者焉是不既握茗飲之本而我竹鑪山房之作庸可少乎

玉盃記

玉盃有龍其采紺其色而璘璘其文者驟視之若土華剝蝕炎劉以上物也撫之留手饕餮非內出以視玉工姚宗仁曰嘻小人之祖

所爲也世其業故識之然則今之偽爲漢玉者多矣胡不與此同曰安能同哉昔者小人之父授淳煉之法曰鍾氏染羽尚以三月而況玉哉染玉之法取器之紕纇且窳者時以夏取熱潤也熾以夜陰沉而陽淳也無貴無瑕謂其堅完難致入也乃取金剛鑽如鍾乳者密施如蜂蠆而以琥珀滋塗而漬之其於火也勿烈勿熄夜以繼日必經年而後業成今之偽爲者知此法已鮮矣其知此法既以

欲速而不能待人之亟購者又以欲速而毋容待則與圬者圬墻又何以殊哉故不此若也宗仁雖玉工常以藝事諮之輒有近理之談夫圬者梓人雖賤役其事有足稱其言有足警不妨爲立傳而況執藝以諫者古典所不廢茲故檃括其言而記之

永安寺古井記

白塔永安寺蓋就瓊華島故地而建所謂廣寒殿玉虹金露之亭皆湮沒不可考適有所營葺工人於山之西麓掘地得廢井一甃木盤層累鱗裓尋丈以深汋汋有水不竭以眢巽下坎上合羲經義轆轤綆汲可致山巔乃知輟耕錄所稱引金水河於山後轉機運㪺至山頂者舍近求遠妄也明矣不寧惟是所云島土取自塞外者更妄也當時縱爲獻勝或少取塞山之土置此則有之矣豈有鑿掘輦致於數千里外以成是山之理意者疏浚液池不能移土於遠即就近成此島耳夫

顯而易見者尚淆訛至此史氏之耳食影談任好惡而顛倒是非吁可詫哉井不可幕而杜牧闕之顧謂廢井之無水者或致傷人今得此於堙埋土封中不浚可汲導流助景事半功倍故樂從司工之請而存之瓊華島始於金至元時改稱萬壽山或訛爲萬歲山茲不具論惟是甎瓴盤榦半千年物而人視之與今之木若甎無以異若夫宣德成化之瓷則人寶之其初豈離土哉物之託質失尺寸

而貴賤殊別與夫人之好惡遂目役高下鮮
定衡者吾以慨古澄照息其是非焉

石舫記

自茅茨土階以来為室者必有階為階者率以石所以去湫濕就高明棟宇以安固其基址陛九級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古人所以為喻也至乃步櫚鉏砌左磩右平設切厓隳山堨水礎雖華質殊製高下異施其所以限柱礎而承屋基則一耳余之

石舫蓋築之昆明湖中不依汀傍岸雖無九成之規而有一帆之縣彌近烟雲之賞迥遠風浪之驚鷗鷺新波菰蒲容渚湧金漪而月潔凝玉鏡而氷寒四時之景不同朝暮之觀屢易彼之青雀黄龍雖貲濟川亦虞穿綫則何如一肖形而浮坎止艮義兩存焉非徒歐米之興慕也且田盤之浮石奇則奇矣而或需乎雲香山之縁雲似則似矣而或乏乎水若夫凛載舟之戒奠磐石之安虚明洞達職

思其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鐵章記

鐵章一錯以金方得寸有十分寸之五博得十分寸之二柄以木方如之博得十分寸之五稍豐其上刻若井藻又楯以窮刻若華表柱之首其長二寸通章之博高二寸有十分寸之七藻上穿好綬約之綬之窮為蕃錦囊覆垂章上不可離藏以篋盝其文曰厄爾德尼卓里克圖洪台吉之章華語所謂寶權大

慶王也蓋自策妄阿拉布坦時乞自達賴喇嘛用梵書刻印錫予以為準噶爾傳世之器今年夏既平準夷遂獲此章驛致典屬予既訝鑲鍚君長亦有世守法物也而又憫達瓦齊不得辭毀櫝之從若夫戒盈知懼固不在區區抑埴之物矣作鐵章記

記

萬壽山五百羅漢堂記

調御丈夫作天人師世出世間示權變法以度衆生得其門而入其室者自小乘進至四果方得謂之羅漢故楞嚴經富樓那言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羅漢十六應真之號諸經皆有而大論則云五千羅漢其力最大金剛經須菩提言世尊我若作是念

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是知五千不為多十六不為少五百羅漢堂之作抑亦繫於是乎昔蘇東坡有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其言曰僧應言將造五百羅漢於錢塘而載以歸夫羅漢何處不可造而必錢塘乎及辛未南巡至浙若雲林若淨慈無不有五百羅漢之堂乃知五百之名始自錢塘其來久矣歸而萬壽山之大報恩延壽寺適成寺之西有隙地因命築堂以肖錢塘弟雲林淨慈皆五百列坐斯乃置山林溪澗宮殿其中俾步以入者後先左右與袈裟鉢錫之侶相周旋若夫行住坐卧不拘一律又非盡跏趺之宛尻槁木已也於諸境界各取梵經所載以標其名而五百人者不復一一為之安名立字所為不即不離如是如是而已

甲

祇樹園者金剛經所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與大比邱等說法之所也以杖錫擔毯毛坐具者一執如意者一執卷軸者一肩杖履若達摩者一執經冊者一矮而攜笻竹以行者一皆若欲入園門而往聽法然者門之内步崖側者一踞石坐者一立峯頂而向下窺者一峯迴路轉而為獅子窟所為善獅子吼施無畏聲者是以手指雲逕似示人以路者一合十隻手而執靈壽杖者一拂而左鉢而右立於兩傍者二崖之巔抱膝而坐者

一以手指地若諮啓者一搖手者一憩樹下者一澗旁嵌穴而露半身者捻數珠者廻首顧者將前却者閉雙目者嗒然笑者倚杖坐者竪一指者手擎卷者坐撫膝者披經示者瞪目觀者手揮拂者俯流泉者顧而問者凡十五澗之彼岸倚禪杖飛行爲撒手懸崖者一徐而步者負囊者走且顧者二人持一杖者嗅天花者振錫者爲思想者凡八而獅子窟之事略畢

乙

過獅子窟則爲須夜摩澗須夜摩者此云善時分也澗之內坐而手持桃者立而合掌者袖手者問訊者凡四見於巖之穴者三或捧腹或槃陀或撫石狀各別引雙手者一拄木杖者一瓏瓏峯之內或見半身或見其首者二垂膝坐而磕瞌者指經冊若叅究者捧香鑪者笠而執拂者持經函者側而攄石坐者攑窣堵波者凡七河之中立而摟雙手者一立擎雙手於胸者一河之裔端坐持斫訖羅此云輪於胷前者一擲杖爲龍飛去者一前而行後而附其臂者凡二又前而却視者一坐石窟者立其側者揶揄者凝目視者凡四舞鐃鈸者二坐而觀空者二洞之右爲阿伽橋阿伽此云水也橋之北閉目而坐於蘊岫間者一拱雙手而立者一執如意行者一揞隙棄羅此云錫杖行者一隱現而見於峯隙石旁若笑若戚若語若默者凡四抱膝坐而迴睇者

一雙拳手者一挈杖且扶及所扶者二合掌立者一按手仰視山胥者一俯而若荅者二度橋而南扶智杖偏袒兩肩者一合掌者一托鍵鎔者一坐嶺上挺右臂摘星者一振德杖者一持應器對語者二怒者喜者欠伸者垂膝者垂頭者凡五提鉢塞莫此云數珠者一步緣磵道者一傴僂者一振鐸者一轉而右坐阿樓那崖阿樓那者香華如日出前紅赤色云鉢中生青蓮花者一立其側者二崖之畔舉一指出乾闥城

者一若指人以正路者一袒裼雙臂若擲拂子者一撫膝不語者一立而問者疑者對者是者非者服者不服者自思者凡八過此而爲摩偷地矣

丙

經云三天有摩偷地在須彌四陲住於是而證四果曰須陀洹曰斯陀含曰阿那含曰阿羅漢者凡四叅六波羅蜜曰布施曰精進曰持戒曰忍辱曰禪定曰智慧而各執一義者

凡六叅六種性曰習種曰長養曰性種曰不可壞曰道種曰正法而各執一義者凡六於六波羅蜜而不住者一於六種性而善離者一竅然而深處於摩訶窩者三摩訶有三義謂太多勝各持一義而究之出石洞立而若有遅者一坐而竪天龍指者一並肩行者二接武行者三揎拳作相撲者二立而觀者二背而弗觀者一共語者二以屈眴(此云大細布)拭背者一轉而爲徙多橋西域記所云冷河者

也立此岸而振九連環杖者一著僧伽梨而乘馬於河中者一牽者一向而頂禮於此岸者一右膝著地擧一手啓請者一彼岸卓立翠微者一趺而攤鉢多羅(此云應器)者一搖扇者戲獅子者揮麈尾者握蓮花者數阿唎吒迦(此云數珠)者支頤者凡六立水中壺盧上者一橋之右立水中石砥者一浴者二將浴者三浴罷者二持淨瓶者一雙手抖擻數珠者一見於叢樾間或肥或瘠或肥瘠適中者三羌峯

拔起而立於最高處者一歆仄以下得稍平可立二人一老者一壯年者又緣而下地遂廣把花籃者戴箬笠者承貝葉者騎白象者凡四綿谷沿緣以進趨步徐步連步展步者亦四卻望而俟之者二將爲五體投地頂禮者一合掌爲恭敬者三此則彌樓前或至或未至者彌樓者此云光明七金山法華談經之所因以天竺紫金光如來像供之樓之背峭壁千尋不可上下一石撐澗底而亘立千

雲霄是則砥柱也巳柱之旁一鬚者一不鬚者鬚者拍不鬚者肩而不鬚者杖月牙杖云

丁

岈然窪然尺寸千里迴不可窮宏不可概者曰兜率陀兜率陀者妙足之謂也宴坐而談四大者四曰地曰水曰火曰風遙向望而瞻禮者二促膝坐而談二白法者二曰慚曰愧獨坐而究無生者一以拂拂之者一展瞿脩羅（此云圖像）而視之者二為食施五福相者五曰

富曰壽曰顏澤曰多力曰身安叅楞伽三種波羅蜜者三曰世間曰出世間曰世出世間叅圓覺三無礙法界者三曰靜曰幻曰寂

戊

兜率陀之南則功德池八功德水出佛攝受經往而浴者凡十三執珊瑚者徒步者曳杖者走而却者挈壺盧中出蜃氣者疾足躡足蹀足舉足行者攤膝盤膝側膝捫膝㩳者池彼岸為坻為嶼高下相錯坐而撫雄獅者一促膝觀者一獨坐止觀者一立而證三種羅漢果者三曰慧解脫曰俱解脫曰無礙解脫飈子母虎者一揚拳欲摶之者一拒而止之者一坐池邊叅華嚴六相者六若揔相若別相若同相若異相若成相若壞相杖而將至溪邊者一伸左臂其長不可量而入水捉月者一坐其側觀者一横溪則為信度橋所為菩薩化為龍王流出信度河者是橋之西坐而隻手持輪者一橋之東坐穹洞劈腹見佛

相者一向而作禮者六讚之歎之悲之欣之敬之慕之情不一背而立者一洞之陰藉草坐石者四振衣者舉扇者閉目入定者擊擊于聒之者狀不一轉而南則為香巖步巖洞將出者一旃檀功德佛相在焉合掌作禮者一執經者執法供者執七寶如意者凡三嶔嵜旁出坐深穴中者二若不知有佛者然其知之乎其不知之乎吾安得而知之

己

樹之名不可窮也有菩提有娑羅有尼拘律陀有多羅而贅之曰栴檀林輪囷蒙絡槎枒搖綴日照之為空色風拂之為空音偃息其間者則有皙者黑者赤者黃者白者面之色各殊嚬者顰者吁者听者哂者呿者噂者面之狀各殊若是者凡十二自頂門出嬰兒者一入三摩提毒蟲魑魅擾之而不動者一將出洞門手持拂子絲飀飀下垂者一出林洞則須彌頂此云妙高也未至頂而徘徊於翠巘間者五若獰貌若嬉貌若善貌若不善貌若美貌立於頂之上者八若長身若短身若癯身若細身若壯身若弱身若偉身若孱身步蜿蜒石徑將往法華所謂善現城者六跉而行者𧿹而行者跡而行者踦而行者蹻而行者𨀉而行者立善現城當門而咍者一若曰此不易入云爾

庚

振衣千仞之岡若跣足者婆娑大樹之下若鈎膝者若深目者若痒耳者若哆口者獨立詭石之側若方面者侶武羊腸之逕若踈眉者若曲碌膂者若彈指者若碧眼者徘徊谿谷之幽若挺脾者若台背者若拳攣手者跐蹦碧岫之旁若隆阜者結伴峭蒨之叢若剖胷者若露肘者若露齒者若宣舌者是皆得於金田及陀羅峯之間凡十八金田者布金之田而陀羅者即所云能持集種種善法云

辛

極神通之變而莫可究範者莫過於阿羅漢矣則有若自手劈面而復露一面者以手捧膝踔立而旋轉無窮者以手按膝作胎息導引法者噀鉢而興雲者揮手而生風者擎一樹而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子如西池蟠桃者怡而為春舒者笑而為夏長者怒而為秋落者戚而為冬藏者說如不說者不說如說者示如不示者不示如示者劈胷見佛端坐者躽軆而不覺其長者侏儒而不覺其短者

臃腫而不覺其肥者端坐琢齒漱舌爲化身坐忘法者四肢距地伸縮引氣爲鹿戲法者頹形雕容而相好具足者伸一指而具空色二諦者伸二指而具非空非色一諦者微笑不言而具空色非空非色皆非諦者凡二十四皆聚於雞園得見如來寂初成道如楞嚴憍陳那五比丘所云者

壬

仙人鹿野苑者辟支佛所住世尊亦於此成

道遙向室羅筏而頂禮者一旅而進將受教者二騎鸞鳳行空而來受教者二室羅筏者世尊談華嚴之所林曰逝多園曰給孤獨大莊嚴重閣在焉梵天紫金光如來據七寶座而爲說法一切菩薩天人八部之所圍繞不可量數自重閣夤緣而下繚而曲窈而深者曰耆闍崛山形如鷲亦名鷲嶺撞鐘者一鳴鼓者一擊木魚者一由山逕降而復升招手者一搖手者一搯手者一斂手者一展手者

一揚手者一披蒙茸躋巑岏則見所謂舍利塔者扶攜行者二握手行者二拾級登者一欲登且止而悟眼之見色耳之聽聲鼻之嗅香舌之辨味身之知觸意之思法者六及登塔院繞塔而悟四種性智者四曰大圓鏡智曰平等性智曰妙觀察智曰成所作智塔之下峯益峭樹益密逕益險坐雲竇雙手拖眉至地者一著鬱多羅繒(此云七條衣)者一瘦骨立者一磬折者一盤曲出幽可達蜂臺

癸

佛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而謂有所說法耶所說法不可得而謂有聽法及於法得度者耶而謂有西天震旦種種世界國土之分別耶蜂臺者吾知其爲天竺世尊誦經之處乎吾知其爲樊忱詩中所云者乎則有若叅禪耶者有若持戒律者有若演大論者有若譯經論者有若搖扇思者有若扶刺竭節(此云杖)思者有若默坐思者有若倚樹思者有

若掇籃思者有若捧冊思者有若擕石思者凡十一大溪横其前野彴可步過頫類其面者繖襶其身者呞嘘其口者凡三皆若有所佇雅妟閑砢裛窕沖融之間若有路若無路若可見若不可見而吚爾呞爾卓爾提爾擕爾介爾崒爾茺爾啞爾騷騷爾灑灑爾猙猙爾涼涼爾悠悠爾若是者凡十四溪流益濶橋益長其名曰毘訶羅此云遊行處也橋之南叅眼受色者耳受聲者鼻受香者舌受味

者身受觸者意受法者凡六是受者非受者凡二能受者所受者凡二非能受者非所受者凡二絶嶺之上各露半身遠而魁而衎而者凡三石室之中攅簇而立彝然肅然漠然怡然凛然隤然者凡六極下牝宂窅臨以深寂若邈若者凡二隔岫顒若者一緣磴而上躍如坦如招如昂如迨如仙如軒如泊如侃如皤如如如者凡十一磴側峭辟之下圬其頂而凹凸其面者凡二一按雙手於腹若運

氣然其一挺一臂向空而握一拳當胸前坐其旁而持結夏具者三一以淨瓶植珊瑚一以玻璃盤貯修陀（此云天食）其一展畫卷華嚴所云露山者在馬穿洞而出亦可達香巖洞之左立而持鐼子者一坐而結手印者一洞之右展雙手若取物者一執朵蓮者一杖頭繫壺盧畫卷雜物而執之者一執舍羅（此云籌也）者一據洞頂一手持摩尼珠而戲天龍者一飛流直下自龍口出即信度河源也其菩薩所

化為龍王者乎盤桓嶕嶫之嵕若坐若立者八則究涅槃八味者也若常住若寂滅若不老若不死若清淨若靈通若不動若快樂紓繞而下得稍平立者四則諾賢首四事者也為理為事為事理為事事轉而又下立平石者二則思楞嚴二殊勝者也曰上合聖曰下合凡翹立澗邊以軍持（此云澡瓶）接懸泉者一以二鐵鉢接者一既接水而滙漱盥者一嗅優鉢曇花者一彈指者一持七寶輪者一跏坐

者一別為一旅騎麒麟而行者一前後擁護供養者凡八持淨水者澡水者香者花者燈者塗香者食者樂器者復有六曰執鏡者曰執琵琶者曰執炷香者曰執蒲闍尼（此云正食）者曰執震越（此云衣）者曰執如意寶者復有二曰供養作供養觀者曰供養不作供養觀者五百羅漢之蹟于是乎畢闡

御製文初集卷之七

記

春耦齋記

語云周過其歷秦不及期班固美其親親賢固本衆建至鄙秦以子弟為匹夫骨肉失藩衛其然豈其然哉夫秦之失賈誼論之詳矣闢封建之議則莫過於柳宗元而周之所以過其歷後世鮮有發厥旨者蓋自后稷公劉世以重農為務惟土物愛知稼穡艱至於

文武成康猶是道也立我烝民祈天永命詩書所數略同一軌國家龍興東海較之周家藝荏菽迺場疆者固有不同而天下初定禮樂未遑即舉

祈穀之祭下力田之詔我

皇祖建此豐澤園於西苑以劭樹藝而較晴雨至於

皇考歲舉耕耤之典必先演耕於園北弄田以視周家世業肯穫者有過無弗及予小子

聰聽
祖
考之彝訓亦惟是無逸作所民本食天之念拳拳毋懈不敢以一己之貴而忽萬姓之窮不敢以四方之豐而忘一隅之歉二十一年以來此物此志也園之內有齋茲以春耦名之而闡其說如右石渠寶笈中舊藏唐韓滉五牛圖農部尚書蔣溥因進其父故大學士蔣廷錫倣項聖謨摹本繼又得項聖謨卷古

今名蹟一時會合良稱藝苑勝事夫服疇力穡牛之資用冣鉅並貯齋中每一展觀如見洪縻縹軛馴擾膏壤閒然予知依務本之意所爲在此不在彼耳

討源書屋記

暢春園之西有屋數楹臨清溪面層山樹木蓊蔚既靜以深溪之藻匪蘋伊荇山之禽匪嘵伊歌額之楣曰討源則我
皇祖摛天文而垂學案也昔予小子日侍
清宴之所今以問
安視膳之暇亦每憩此咨政掄材肯構繼志之衷久而弗敢懈蓋嘗深維討源之義豈以其據渾渾之泉府似竅竅之洞天騷人寓意所爲武陵花源之比也哉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朱子解之曰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斯言也引而未發然內聖外王之學實槩括而無遺夫水則有源人何獨無是故堯舜

政治之源也孔孟道德之源也非特此也頡之書羿之射輪之巧曠之音鵲之醫僚之丸秋之奕無不各得其源或曰如是則其源已紛而流益莫可同矣顧嘗論之聖人人倫之至而武周夷齊相反是得謂之同乎然其心之自安各行其至是則無不同故百越適京師則北轅朔漠適京師則南首南首北轅大不同矣及其既至則同故堯舜政治之源在心而孔孟道德之源亦在心頡之書羿之射

輸之巧曠之音鵲之醫僚之丸秋之奕何一不在心哉且夫天下之水其源多矣而海則無源無源正衆水之源則水之源亦在心昭昭明矣如是則
聖人討源之旨直上接十六字之心傳而非怡情山水之爲益可知矣

小有天園記

左淨慈面明聖兼挹湖山之秀爲南屏嵗佳處者莫過於汪氏之小有天園蓋辛未南巡

所命名也去嵗丁丑復至其地爲之流連爲之倚吟歸而思畫家所爲收千里於咫尺者適得思永齋東林屋一區室則十笏窗乃半之窗之外隙地方廣亦十笏命匠氏疊石成峯則居然慧日也範錫爲字又依然壑庵也汪氏別業舊名激水作瀑泠泠琤琤不殊幽居洞之所聞而黃山松樹子雖盈尺有凌雲之概夭矯盤拏高下離出於石罅峭蒨間復與琴臺之古木蒼巖瓏瓏秀削不可言同何況云異

吾於是知天地間之景無窮而人之心亦無窮境有異而人之心無有異夫此爲軒爲亭爲磴爲池爲林泉爲崖壑固不可歷歷手攀而足陟之者使目擊道存會心不遠則此爲軒爲亭爲磴爲池爲林泉爲崖壑又何不可歷歷手攀而足陟之乎昔新豐雞犬各識其户固已侈矣李德裕平泉之像巴峽寫洞庭則又務窮遠盡態極妍而不必師所可師者其意而已然吾之意不在千里外之湖光山

色應接目前而在兩浙間之吏治民依來往胸中矣是爲記

寶月樓記

文有神會落筆可以千言興有時來待機不妨數嵗寶月樓記之作遲速蓋有如是寶月樓者介於瀛臺南岸適中北對迎薰亭亭與臺皆勝國遺址嵗時脩葺增減無大營造顧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長以二百丈計濶以四丈計地既狹前朝未置宮室每臨臺南望嫌

其直長鮮屏蔽則命奉宸既景既相約之椽
之鳩工戊寅之春落成是歲之秋久欲為記
輒以片時來往率即成詠罷輟茲始敘而記
之蓋是樓之經始也擬以三層既覺太侈則
減其一延不過七間袤不過二丈椽岸者十
之四椽池者百之一池不覺其窄峿不覺其
長拾級而登布席而坐則雲閣瓊臺詭峰古
槐峭蒨巉巗聳翠流丹若三壺之隱現於鏡
海雲天者北眺之勝槩也憑窗下視迴出皇

城三市五都隱賑縱橫賈貿墆鬻列隧百重
華蓋珂馬劍珮簪纓撫茲繁庶益切保泰與
持盈此則南臨之所會也於東則紫禁紫微
左廟右社規天矩地因上因下授時順鄉玉
堂金馬斲茅茨於有虞法卑室乎大夏奉此
宮室每同漢文恐羞之誠也而其西則西山
起伏連延朝嵐夕靄氣象萬千春雨霽而農
興秋霜落而林般是又神皋繡壤下視三都
與兩京也樓之義無窮而獨名之曰寶月者

池與月適當其前抑亦有肖乎廣寒之庭也
夫人之為記者或欣然於所得而予之為記
常若自訟是宜已而不已予亦不知其何情
也系以辭曰

樓之聳惕居高以悚樓之廓坦吾心以樂樂
與民同悚勵已恭樂不忘悚樂斯益永謂悚
匪樂悚不可樂擒詞辟閒因識意之所存

韻古堂記

韻古堂因何而作也曰用舊堂而易以新名

是易也非作也然則因何而易也曰以獲古
鎛鐘貯之斯堂易其名亦可云作也鐘之出
以臨江牧者物色坡陀間掘地而得古鐘十
一地方大吏以聞傳至闕下辨其銘知為周
時所鑄是宜釐廊其事而為之記也堂在淵
清院南臨液池可望瀛臺故舊名曰蓬瀛在
望而今易之為韻古也蓋自黃帝命伶倫與
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是鐘之於樂為最
古黃鐘而下三分損益上下遞生黃鐘定而

八音六律無不定以立均出度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以為萬事根本故帝王制禮作樂莫不以是為棘或曰鎛鐘大小殊編鐘大小同其說如何律鐘之說又如何曰八音無非律磬亦律磬琴亦律琴其他諸樂無不皆然獨鐘云乎哉然金聲而玉振之金為始故曰律鐘非編鎛之外別有所謂律鐘也云有律鐘者篤古泥而不知音者也鎛鐘大小殊而厚薄同編鐘大小同而厚薄殊其不

同者正所為同也且如排簫長短殊而一孔長簫一器而六孔長簫編鐘之說也排簫鎛鐘之說也故鎛鐘排簫先出而編鐘長簫後出此首創質朴椎輪大輅之義也律應十二鐘缺其一為補成之以全厥初也聆其聲頗不合於今律則以古器經久而移其本音古人論之詳也我
聖祖心天之心政古之政親考律呂正齊量無不大當而獨未及鎛鐘者豈以時將有待故引而未發耶今既得古鎛鐘於西師奏凱之時則闡
前聞後備八音之正撰垂一代之鴻規在此時乎在此時乎故因記韻古堂而申其義如此也

鹿角記

鹿陽類也夏至感陰生而角解然解者自其委蛻而新茸即漸長以歲角則六陽之義益明蛻其舊而新生必較舊加長且豐兩叉四

叉六叉以至八叉歷數十年而後成或踰八叉者不可辨其年歲盖千萬中一遇而其鹿亦必數百千年之壽矣嘗閱武庫所藏
皇祖時鹿角一記曰康熙四十八年九月五日
上於巴顏陀羅海所獲其長自掛骨至尖各三尺九寸有十分寸之五兩尖抵直得七尺有九寸兩末徑距凡四尺叉之數十有六寘末者不尖而博狀如魚尾又如芝朶近掛者

其圍八寸有十分寸之二既堅且澤不紾而
昔景鑠哉是蓋我
皇祖神威所攝山靈不敢閟其珍用出瑞獸
以燕
聖人而什襲天府示我後昆俾無忘
前烈詰戎益勤也予小子敬仰之下不訝鹿
角之奇而思鹿角所由來者奇庸可不表章
厥蹟勒冊府以永垂乎月令仲夏鹿角解仲
冬麋角解今木蘭之鹿與夫吉林之麋無不

解於夏豈古之麋非今之麋乎是又不可得
而知矣汲冢周書至謂麋鹿之角不解為兵
戈不藏不息之兆荒誕更甚毋容闢譌因為
鹿角之記遂並識之

閱海塘記

隆古以來治水者必應以神禹為準神禹乘
四載隨山濬川其大者導河導江胥入於海
禹之蹟至於會稽會稽者即今浙海之區所
謂南北互為坍漲遷徙靡常地神禹親歷其

間何以未治豈古今異勢爾時可以不治治
之乎抑海之為物最巨不可與江河同人力
有所難施乎河之患既以隄防海之患亦以
塘埧然既有之莫能已之已之而其患更烈
仁人君子所弗忍為也故每補偏救弊亦云
盡人事而已施隄防於河已難而況措塘埧
於海乎海之有塘埧李唐以前不可考可考
者蓋自太宗貞觀間始歷宋元明屢脩而屢
壞南岸紹興有山為之禦故其患常輕北岸

海寧無山為之禦故其患常重乾隆乙丑以
後丁丑以前海趨中亹浙人所謂最吉而最
難獲者幸未丁丑兩度臨觀為之慶幸而不
敢必其久如是也無何而戊寅之秋雷山北
首有漲沙痕己卯之春遂全趨北大亹而北
岸護沙以漸被刷是柴塘石塘之保護於斯
時為刻不可緩者易柴以石費雖巨而經久
去害為民者所弗惜也然有云柴塘之下皆
活沙不能易石者有云移內數十丈則可施

工者曾撫以斯事體大不敢定議夫朕之巡方問俗非為展義制宜措斯民於衽席之安乎數郡民生休戚之關孰有大於此者可以沮洳海濱地險辭而不為之悉心相度以期乂安吾赤子乎故於至杭之翼日即減從趨程策馬隄上一一履視測度然後深悉夫柴塘之下不可施工以其實繫活沙樁橛弗牢訖不可以磬石也柴塘之内可施工而倉卒不可為以其折人廬墓桑麻填坑塹未受害

而先驚吾民也即云成大利者不顧小害然使石塘成而廢柴塘是棄石塘以外之人矣如仍保柴塘則徒費帑項為此無益而有害之舉滋弗當也於是定議脩柴塘增坦水加柴價一經指示而海塘大端已具守土之臣有所遵循即隨時入告亦以成竹素具便於進止也議者或曰所損者少而全者衆柴固不如石堅何為是姑息之論然吾聞古人云井田善政行於亂之後是求治行於治之時

是求亂吾將以是為折中而不肯冒昧以舉者此也踏勘尖山之日守塘者以漲沙聞後數日沙漲又增命御前大臣誌石簍以驗之果然（自初三日親臨閱塘後即命都統努三額駙福隆安立標於石簍之上以驗增長今復遣往視回奏云十日以來沙漲至三尺餘土人以為神佑）斯誠海神之佑耶但丁丑以前已趨中亹者尚不可保而況今數尺之漲沙乎然此誠轉旋之機是吾所以默識靈貺益勵敬天勤民之心也是吾所以望神禹而怵然以

懼懇無奠定之良策也至海寧日即虔謁海神廟

皇考御製文在焉因書此記於碑陰以識吾閱塘咨度者如是固不敢以己見為必當也

御製文初集卷之八

序

執中成憲序

惟我
皇考法天行健一日萬幾宵旰不遑猶以其
間
簡命儒臣採錄經史子集所載自古帝王元德顯功訏謨大訓以及名臣奏章先儒語類深切治道者次第進呈

皇考親為刪定命曰執中成憲始於雍正六年仲春成於十三年仲夏未及刊布而我
皇考遽遐棄臣民予小子煢煢在疚未之前見也嗣統既月勉從諸臣請躬涖庶政始發而讀之既卒業然後知
聖心聖學實與堯舜孔子同揆而汲汲於是編則專以啓廸我後人示之標準也間嘗殫思大學一書竊見仲尼祖述堯舜之實義焉其所謂明德者即虞書所謂道心也所謂明明德者懼其為人心所蔽也所謂格物致知者嚴辨人心道心之界以盡萬事萬物之理即書所謂惟精也所謂正心誠意者力祛人心之雜以致道心之純即書所謂惟一也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止於至善者即書所謂允執厥中也然極乎執中之量則惟堯舜為無歉而中之散見於萬事萬物者則不惟三代聖王即秦漢以後仁厚英哲之君下及中主亦必有一事二事之合焉不獨皐

夔益契伊傅周召孔曾思孟即近代羣儒文士亦必有一話一言之合焉故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中之理無事無物而不具亦無人而不知是即明德之根於性而不息者而惟舜能察之惟舜能執之惟舜能用之故善與人同合德於天地我
皇考編定是書自二帝三王之事古聖賢之言下逮羣儒文士之可節取者兼收而不遺

用是道也
皇考之治天下無一事不審其則無一物能
匿其情即書所謂惟精大學所謂物格而知
至無一時之不敬無一念之不誠即書所謂
惟一大學所謂心正而意誠故凡施於政教
者或予或奪或寬或嚴或抑揚遲速之稍有
不同而無不立乎大中可為民極即書所謂
執中大學所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明
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也而所以立綱陳紀更

化善治其大者皆斷自
聖心而細者亦博採於衆議有其人不能皆
入於善而一言之中必不廢焉即中庸所謂
好問好察執兩用中也然我
皇考聰明睿智夙具於
聖性而養成於
聖學者已數十年故
皇考之惟精乃不思而得
皇考之惟一乃不勉而中

皇考之執中而化成天下乃從容中道無為
而成豈復有資於是書所以
親為删定者正恐在後之侗懵然無見於執
中立極之道爰示之以成憲也豈惟予小子
奉以終身惟日兢兢無敢踰越哉世世子孫
茍能服膺勿失而溯其淵源則於堯舜孔子
之道一以貫之矣豈惟君人者舍是無以建
其有極以消天下之偏陂反側哉凡百有位
果能是訓是行則上之可輔理成化以著勳

猷而下亦可以謹身而寡過於以謨明弼諧
共臻喜起明良之盛無難矣

日知薈說序

日知薈說者取予爾日日課所為文删擇編
次合而錄之爰定之以名也予稟承
庭訓懋學書齋留連往復於六經四子之書
求其義藴精微旁搜諸史通鑑考定得失區
明法戒以至儒先緒論詞苑菁華莫不遍覽
雖究心探索饜飫其中然考之古聖賢躬行

實踐之學蓋亟焉而未逮自十有四歲學厲
文至於今又一紀矣其間日課詩論雜文未
嘗少輟積成卷帙瑕瑜各半踐阼以來萬幾
待理豈復得如曩時專志篤學日與良師友
敬業樂羣於翰墨之場哉紬繹舊聞念玆弗
釋因取其精去其疵錄其正棄其偏合二百
六十則釐為四卷而舉凡道德性命之旨學
問政治之要經傳之淵源古今之事迹莫不
略見梗槩夫日知之說出自子夏繼以無忘

所能必所知者日新不失而賡續以極於高
明乃為學問竅要若予嚮日所得尚非空言
而無濟實用則今班朝蒞政之間豈不足自
考其知行合一與否以發抒聞見遜敏敎脩
乎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朕惟神聖首出濟世覺民立德立功立言三
者統而有之蓋仁義中正之極定於厥躬布
諸紀綱為巍巍之帝業須諸誥令成洋洋之
聖謨文教彰明覃被海宇炳乎如日月之照
臨窮天地亘古今而莫不仰焉於戲盛哉洪
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
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體肖二儀量
包六合應期受命肇建丕基叶雲雷以展經
綸法四時而宣教化六師順動九有輸誠拯
生民於塗炭之中轉宇宙為平成之運當是
時締造維新規模盡善武緯文經萬物咸覩

亦既布在方策傳信億年矣乃若心通造化
道綜百王吐辭成經發聲為律闡貞一之旨
明至善之宗論聖學則以正心脩身為先辨
君道則以求賢聽言為要昭晰乎
上天降監之原無念不將之以敬畏申儆乎
君臣契合之誼每事必體之以公誠以至班
朝治軍明刑制用靡不敷陳至理約而該複
而不厭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我
聖祖嘗命儒臣編緝

聖訓四卷類聚條分燦然明備朕紹膺統緒追契徽猷口誦心維匪伊朝夕仰見義蘊之淵閎典章之畫一庶政之周詳直與帝典周官同其廣大顧金匱石室之藏廷臣無由得見是用敬加剞劂宣示萬方俾我子孫臣庶率而循之世世罔斁奉之莅政可以致治保邦準以淑躬可以徹心寡過盖一時之制作而萬古之世道人心胥賴焉非甚盛德其孰能及此乎謹序

太祖高皇帝實録序

粤稽自古帝王乘時建極膺天命而佑下民豐功駿烈垂諸史乘炳炳麟麟是以紀言紀事必詳且核焉况於聖人首出開物成務經緯天地奠麗河山智勇沉深謨猷訏遠布為法則著為章程將使後世子孫繼繼承承遵循罔軼詎不重歟洪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姿受

天眷命誕興東土爰總義旅適求厥寧九國連兵相向一怒而討平之明人四路來攻亦剋日盡殲於境外師出有名光明俊偉威愛並立近服遠懷當是時羣部來歸英豪響附奮迹遼瀋之間而號令行於萬里帝業之興何其神也由是天人協應建國紀元修明庶政教育羣倫創國書分旗制申軍令定禮儀經營締造之際旰食宵衣不遑暇逸故乃綱

舉目張傳之億萬年而不可易心法治法與二帝三王有同揆也

太宗文皇帝繼天登阼命儒臣敬輯

實録規摸略備

聖祖仁皇帝復加蒐考脩纂成書尊藏內府並貯史宬惟是山川疆土以及臣僚名氏前後間有異同清漢之文或簡或繁未經畫一

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懼有舛訛特開史館重加

校訂按日進呈
親爲閱定朕纘承丕緒仰體
前徽用復潔誠披覽卷帙如舊繕錄一新祇
祇乎覘開國之鴻模昭垂統之大業書曰監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昭兹來許繩其
祖武於以率攸行而保
天祜其敢忘紹庭上下之思哉謹序

太宗文皇帝聖訓序

聖人之情因辭以見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蓋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本
乎至誠施諸命令無意於辭而理臻其極歷
觀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典謨訓誥犂然具存
後人奉之爲經列在學宮爲載籍首矧夫運
際開天功存繼志制作侔造化教澤被生民
天下之文章孰有大於此者乎欽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
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英姿挺出聖武布
昭大智如神淵衷若谷及登寶位軀宇日增
厚祿以養賢勤身而率下恩威所及大畏小
懷政教所孚遠來近說皇哉何化理之神也
至若敷陳治道誨諭臣民不尚虛文惟崇大
體謂行善所以事天而遠利始能服衆闡伊
尹一德之訓稱曾參三省之言以勸農講武
爲立國之大經以考古讀書爲服官之要務
自立綱陳紀以逮服飾器物之間或即事以
宣猷或因時而定制洪纖咸備張弛攸宜蓋
察理精故見之也遠更事久故慮之也詳用

能承藉丕基佑啓
聖哲是誠億萬年繼往開來之極軌也順治
中嘗因記注舊文纂脩
聖訓一書未竟厥緒
聖祖仁皇帝特命儒臣詳加編輯事以類分
凡二十有八言以條舉凡一百一十有一彙
爲六卷體要著明朕在宮中蒙
皇考恩勤教育定省之時備聞
祖訓嗣膺大統志切纘承晨夕披陳尋繹仰

見心符道要語中機宜旨蘊閎深函蓋天地
文辭昭晰彪炳日星垂裕後昆永昭法守用
是勒為成書敬授剞劂頒示中外書曰聖謨
洋洋嘉言孔彰又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我
子孫臣庶其誦習遵循永敬承於世世哉謹
序

太宗文皇帝實錄序

洪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

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徇齊敦敏廣大寬
仁早從
太祖贊襄大業才德冠世中外歸忱迨乎嗣
統之年敦宗睦族戢衆安民御將行師開疆
拓土軍威震疊而以不嗜殺為心武功赫濯
而以善養人為務存朝鮮故土字蒙古遺氓
明政不綱天人共憤且舊與我國有隙於是
應天順人率師直抵燕京聲罪致討猶念彼
為中國功垂成而弗取天性仁厚大度豁如
固已超越百王包涵六合矣至若建官分職
推賢舉能愷澤龐鴻刑章平允設制科以崇
文教開言路以重忠良隆規鉅典巍乎煥乎
皆一統之大猷百世之良矩也
世祖章皇帝輯為
實錄六十有五卷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蒐討訂正繕錄成編尊
藏惟慎
皇考世宗憲皇帝孝切崇

先敬加披覽以前後字句之未盡畫一也復
令臣工校對而
躬為閱定焉朕仰承遺志莊誦繹思用竣厥
事緬惟帝典商盤前王之懿範也天球琬琰
宗廟之重器也昔之君珍為世寶奉以無墜
矧夫典章所紀謨烈所垂造邦制治之圖啓
泰貽安之要煌煌簡冊世昭法守何止帝典
商盤天球琬琰之寶重也耶謹序

世祖章皇帝聖訓序

古昔帝王應運而興開物成務有君天下之規模凝命勅幾有師天下之典則故言出而成經教思所被率土歸仁歷觀往代紀載肇乎二典彝倫叙於九疇罔不播為成憲炳若日星簡籍具存可考而知也欽惟我
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秉岐嶷首出之資建永清大定之業沖齡踐阼統一車書義問達乎梯航仁聲徧於塗巷盛德大業富有日

新自唐虞三代以来史冊所傳罕有及者至若洋洋聖謨包涵萬有大之關倫教綱常之重而閭閻之日用飲食所弗遺精之在身心性命之微而宮府之制度典章所必飭巨細畢該綱維盡善要惟本精一執中之奧蘊以成經世服物之鴻謨誕告多方嚴明愷摯訓勅有位深切周詳意皆出乎至誠理尤協於克一用以光大前徽開萬年有道之長貫乎與天地為昭矣我
聖祖仁皇帝躬承
先訓命儒臣分類編輯計一百一十有三條彙成
聖訓六卷以傳久遠我
皇考念切紹衣宮庭宵旰追述
先猷朕從溫凊之時聞知維謹嗣膺大統志在覲揚朝夕披陳具見開國經綸超越前古詒謀燕翼垂裕無窮是用敬為剞劂昭示臣民俾海隅出日之遠咸覩光華寶之如圖球

信之如蓍蔡是訓是行欽承勿替庶幾道德一而風俗同唐之政要宋之寶訓夫豈可同年而語者哉謹序

世祖章皇帝實錄序

我國家受
天眷命統一萬邦日月所照血氣之屬咸切
尊親亦惟是小心翼翼之忱有以通
帝載而昭來許故乃朝廷宮府之政罔不恭稽古訓溥協人心制定於一時而慮周乎萬

世重熙累洽至於今茲海隅蒼生穆然想見
盛德信乎開國之規模詒謀遠而流澤長也
洪惟
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
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神靈天亶沖齡踐
阼紹我
太祖
太宗丕緒懋建大猷勤思上理當是時流賊
已入京師明祚已成板蕩遂因明將吳三桂

之請命將士入關定燕京殄羣寇挈斯民於
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爰主
郊禋式頒正朔自古得天下之正未之有比
也政令彰施百度具舉滌前代之煩苛沛興
朝之膏澤治化翔洽達乎四表由是制禮作
樂敷教明刑虛己以尚賢推誠以納誨斟酌
損益秉至中而時措之著為謨訓載在簡編
皇哉唐哉子孫世世守之以成久安長治之
業於是乎在康熙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特開史館纂輯
實錄凡一百四十六卷雍正十二年
皇考世宗憲皇帝恭閱全書復令儒臣重加
校訂事未竣而
龍馭上賓朕哀戚之餘飭令陸續進呈敬加
披覽嗚呼覩
世祖
聖祖經綸之鉅典則知創業之甚難念
世宗繼述之深衷則知守成之不易方策可

傳者紀綱之成軌夙夜罔間者兢業之一心
敢弗繹思而敬承之以迓
上天無疆之休則是書也誠致治之權輿萬
年之鴻寶矣謹序

御製文初集卷之九

序

聖祖仁皇帝聖訓序

自古聖人誕受天命為下民君師必亶聰明
睿智之資首出乘乾以綏猷而立極凡其經
緯萬端敷之彝訓者罔不深切著明炳日星
而章雲漢典謨所載雅頌所陳唐虞三代之
隆有如一轍欽惟
皇祖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

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德廣運久
道化成文治光昭武功赫濯薄海內外深山
窮谷之衆揔淪浹於仁心仁政之中教思無
窮訓詞深厚歷考熙明之運未有躋此崇隆
者也肆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
聖繼
聖用人行政一一仰法
前徽既纂脩
實錄成書復分類恭輯
聖訓六十卷俾
皇祖六十餘年敬
天尊
祖經國保民農田學校禮樂兵刑之盛蹟見
之都俞吁咈閒者粲然常新釐然備具永貽
我後嗣子孫億萬年昇平綦範葢
皇祖性本生安道兼創守實集千古聖帝明
王之大成是以

聖謨洋洋明徵定保宏綱鉅目有要有倫精
一之心傳蕩平之王路胥不外乎此也予小
子昔在齠齡早荷
聖慈賜育宮庭祗聆
訓廸茲膺基緒紹聞衣德之志兢兢業業不
懈益虔昕夕尋繹惟期懋遵
祖訓以無負
皇考善繼善述之貽謀顧金匱石室之藏中
外無得見者爰命儒臣敬謹繕寫授之剞劂

庶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表正牖民覺世之言
昭垂寰宇羣工士庶咸得漸摩於
聖訓之崇閎而率由無斁也不亦庥歟謹序

聖祖仁皇帝實錄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耿光大烈
融爍古今積惠襃恩淪浹寰寓功德之盛具
載
實錄垂千萬禩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推本
上天孚佑下民
列祖垂裕後嗣篤生
至聖開邃古以來未有之盛業煌煌乎言之
廣大精密至矣蔑以加矣予小子寅承丕緒
紹聞衣德兢兢業業仰思繼述
皇祖
皇考成憲日於治事之先展誦
列祖實錄周而復始
皇祖實錄卷帙浩繁排日敬覽寒暑靡間至
自今凡數閱矣緬惟尚書史記所載古帝王
治化之隆各極其至而孔子於堯曰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於舜曰無
為而治孟子則曰王者之民皥皥如也予嘗
推繹其旨想見唐虞中天之盛乃今思
皇祖之世之民有以知孔孟之言信乎其能
知聖人也
皇祖自親政之始即手鉏三孽蕩定南疆滇

黔閩粵之奧揭日月而掃氛霧海內赤子喁
喁向風由是亭之毒之煦以淳風沃以甘澍
浸以醲化甄以大鈞數十年之間南奠臺澨
北犁沙漠命將肆征而閭左無徵發之警
親臨淮河指授方畧歷吳會陟會稽登岱宗
謁闕里西廵關隴抵雲中三覲
祖陵覲於東海歲出塞外獮狩上都
天行之健古無以加而庠序詠仁毗庶樂業
市廛殷阜卒伍服習熙熙然相忘於無所事

事於焉正晷緯考律度定元聲煥為
宸章灑為
奎翰集古帝王文治之大成而
穆清宥密凝然不見經營之迹簡任公卿百
執事器使而責其成俊壽魁碩布列有位外
自節鉞連帥以至守令賢否清濁立判剔侵
蠹勵廉平吏治蒸蒸無綜核之煩而德意宣
究蠲逋賑卹肆赦緩刑措揮
深宮之中風馳萬里匹夫匹婦無不浸潯涵

育鼓舞德化而不能自已當其時識所謂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者耶歷今二十餘年遺澤
餘烈深入人心固結而不可解迴溯
鼎成之初謳思如一日夫乃恍然曰是所謂
至仁如天民無能名者也無為而治恭己南
面者也孟子所謂王民皥皥者也於戲四海
九州之民無得而名予小子又烏能名之憶
自幼沖蒙
皇祖撫愛日侍

左右用人行政皆覩記所及簡冊紀載政如
杓衡規天躔次測日可見者迹象而已於穆
之運重離之明終無能言其所以然者盥誦
之次稽首敬為之序以志紹庭繼序之忱於
罔斁云

世宗憲皇帝聖訓序

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規畫周詳而詒
謀悠遠則必敷之彝訓以明定保之徽紀之
簡編以著經綸之蹟非徒為一時事功計也

亦將以示後嗣昭法守焉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亶聰明睿智之資建中立
極茂登上理
御極十有三年體
聖祖之心以為心法
聖祖之政以為政祗承
郊
廟惇睦宗親整飭官方脩明法度正人心厚
風俗文經武緯禮序樂和凡宏綱鉅目罔不

默運於
深宮乾健之精神以圖其乂安而計其久遠
聖謨洋洋有典有則或因人以立教或隨事
以數言存之淵然而有條理發之渙然而無
凝滯其與二帝三王都俞吁咈咨警誥誡之
旨曷以異焉允矣彪炳之
綸音治平之模範也可不謂至盛者歟既命
大學士等詳慎纂輯恭成
世宗憲皇帝實錄一百五十九卷復於編年

繫日之中分類備錄恭成
聖訓三十六卷仰惟
皇考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序參四時躬荷
聖祖仁皇帝積厚之貽善繼善述故乃保泰
持盈誠民阜物寓惇大於明作劑整肅以寬
仁致治規條炳如星日豈弟予小子朝乾夕
惕之衷期於謹凛率由嗣守
丕緒繼自今億萬斯年子孫臣庶沾被熙洽
之澤者庶咸有以遵
聖訓之光昭而頌
鴻猷之允塞也謹序

世宗憲皇帝實錄序

國家受
天眷命集慶垂光承承繼繼肆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荷
三聖之洪庥祗紹
聖祖仁皇帝丕緒宵衣旰食底匡宇於和恒
以茂衍億萬年無疆之祉厚德隆功溢於簡

牒巍乎煥乎治平之盛軼未有逾茲者也
皇考徇齊敦敏仁孝性成蚤歲承歡
聖祖友愛同氣追膺大統一切禮儀隆備
廟號尊崇莫不定自
宸衷符乎典則仰惟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濊澤洽人心醇
化流方外豐亨豫大之福極盛無加
皇考承郅治之餘因時制宜以善繼而善述
惟是本之以誠持之以敬行之以中正要之

以寬仁用能杜玩愒於熙時躋昇平之泰運
大經大法粲然為後嗣子孫法焉薦馨
郊
廟必躬必親旁秩祀典懷柔百神間遇水旱
微愆祈禱
深宮罔弗潛孚立應
聖學高深探性命之精操治平之要天德王
道一以貫之隆禮
先師孔子增祀先儒右文重道之典超越常

制猶復表章經術廣勵士風籲俊興賢蔚有
德造辟雝鐘鼓後先蹌附之風殆無以過念
用人為愛民之本自公孫卿尹下至庶司百
執事登明選公咸稱任使而守令之親民暨
封疆大吏之司董率者尤厪
聖心重撫字之方嚴貪墨之罰明四目達四
聰賜復蠲租農桑被野遂躋斯民於衽席之
安刑罰者所以佐政教之不逮也
皇考如天好生既已刊布律令俾愚氓重於
犯法復詳定貴賤服色兵民婚喪禮制更闡
明
聖祖諭旨十六條細加訓注家喻戶曉翕然
從風河防之關於運道民生也萬里黃流滙
以百川之水兗徐而下歲苦沮洳
皇考默運神謀指示經畫加長淮之石堰閘
三省之引河溪發帑金㢋有成績又吳越海
塘南北水利凡可以惠此蒸黎者悉因時而
脩舉之先是

聖祖親統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扎
什巴圖兒等震讋承令因沛殊恩畀以爵秩
垂三十年而羅卜藏丹津與吹拉克諾木齊
等誕敢首造逆謀擾犯邊域
皇考聲罪致討密授方略於閫師戈鋋所指
電掃風驅振旅獻俘勒成功於太學準噶爾
蠢動西陲數肆患於喀爾喀部落南方苗蠻
曼延行旅居民苦其侵掠
皇考為藩服計久遠為遐陬圖寧謐或命將

興師或諭文武諸臣隨宜揀勦至逆夷悔禍輸誠傾心納土則皆宥其前愆而曲賜包容焉德威並耀無遠弗屆賜安南之地減朝鮮之貢俄羅斯南掌等國阻昧幽深胥漸被於聲教他若警怠荒矯浮薄求言納諫教孝褒忠宗室天潢之胄多方造就八旗根本之地備予綢繆須訓諭於臣工飭官常也錫侯封於明裔示殊典也豐盈遍萬國而服御有經見

聖躬之儉焉嘉應在庶徵而憂勤益懋昭

聖德之謙焉蓋我

皇考誠敬之心中正之道寬仁之恩悉同符乎

聖祖以綏猷而立極十三年中有如一日宜其治功之盛綱舉目張蕩蕩平平樂樂利利傳之愈遠而可法可守也臾予小子繼序之初即命監脩總裁大學士等董率儒臣稽歷年之紀載敬謹纂脩次第進呈齋肅披閱迄今五載恭成

世宗憲皇帝實錄一百五十九卷在昔唐虞三代制治保邦之道備載於書惟我

皇考際重熙累洽之盛勵精圖治良法美意歷久彌新玉簡瑯函實與典謨訓誥相輝映用是裝繕尊藏朝夕循誦以志繹思衣德之義垂裕後昆永永無極焉謹序

日講春秋解義序

嘗考春秋經文不過萬有六千三百餘言自

三傳以後羣儒義疏累數千萬言而微辭隱義之難明者猶十有六七蓋是經乃孔子所手定也辭約而義深聖心之所運用每舉一事其義必貫於全經非若他經一章一節各指一事雖有不通而不害其可通者故程朱二子深探力索久之皆見為難明而止至明初胡氏安國之說遂獨列於學官以朱子深病是經之難通而教門人姑從胡氏之說也然謂其以義理穿鑿則非義理之真而於聖

人筆削之旨未能脗合明矣故自明以來雖
著功令科舉之士稟為程式而終不足以服
學者之心我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自少時即篤好經書
及
躬攬大政辨色出視朝裁決萬幾甫畢即
名儒臣講論經義務抉其根源參伍羣言以
求至當經筵所進日講四書及尚書周易解
義皆裁自

聖心以為無憾者故即時刊布及晚年以明
初五經大全收採討論尚未精詳口授指畫
成周易折衷一書詩書春秋則
命重臣開館編次而
親釐定之惟三禮體大未議纂脩蓋有待也
周易折衷成於康熙五十四年春秋傳說彙
纂成於六十年已經頒布餘二經則至我
皇考繼序之後始次第告成
皇考大孝尊親凡
皇祖一言一動莫不敬述以昭示來茲念
欽定春秋於胡氏之說既多駁正則廷臣當
日所進講義一遵胡氏之舊者於
聖心自多未洽是以遲之又久未嘗宣布必
將俟諸經備成而後重加討論也故再降
諭旨命果親王允禮大學士張廷玉內閣學
士方苞詳細校訂始事於雍正七年恭呈
御覽者再而後告成凡六十四卷乾隆二年
鋟板既訖諸臣請製序文頒示海內朕反覆

循覽於胡氏穿鑿之說曠若發蒙筆削之旨
闡明者亦過半焉夫解義之成蓋數十年於
茲矣觀
皇祖之久不宣布可以徵望道未見之心觀
皇考之再三考訂而後
命刊可以知善繼善述之義豈惟是經之奧
窔將由是以開通哉即
兩朝聖人之心法治法亦於斯可覩矣

樂善堂全集序

朕少讀尚書見二帝三王以及繼世之哲后君臣咨儆惟是身心性命之本原其敷政命官亦惟根柢道德而不規規於事為之末及考詩易四子之言凡論政者皆與書所稱同其指歸互為表裏其後博涉諸史則雖明盛之世所殫心竭慮者大槩詳於事功而畧於本原敎化之升降治象之崇卑其分岐實判於此用是日有孜孜求所以取道入德之門蒙

皇考示以明理立誠之大訓而畧得其統貫又念脩辭必本乎誠故凡見於古文詩辭者咸以是為宗而不敢有貳焉往者歲庚戌曾錄數年中所作序論書記雜文詩賦次為十有四卷置諸几案時就所言以自檢其行嗣是所作蓋四倍前繼序以來躬理萬幾兢兢業業惟恐一事失宜負

皇考付屬之重思如曩時從容文墨之娛不可復得然少有餘閒未嘗不考鏡經史以自觀省爰取庚戌文鈔所載存十之三續作未訂入者存十之七總為一編共若干卷非欲以文辭自表著盖是集乃朕夙昔稽古典學所心得實不忍棄置自今以後雖有所著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贋各半且朕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巧以轉貽後世之譏則是集之輯有不得已者記曰本諸身徵諸庶民曩予自檢所行以勉副所言者乃日用酬酢之常今玆所行事無大小莫非政敎之平陂生民之

苦樂相倚不可以中立者也因此益自儆惕而克艱天位顧畏民嵒庶幾明理立誠之學參前倚衡永永勿替也夫

栢梁體詩序

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

皇考世宗憲皇帝嘗集在廷諸臣於乾清宮肆筵設席授以筆札

御製首唱羣臣以次遞成倣漢代栢梁之體

續虞廷賡歌之義光垂奕世猗歟盛矣朕敬
承丕緒惟日孜孜期與百爾羣工共圖治理
言念股肱之佐卿尹之班何一非我
祖考所貽以與朕寅亮天功者若宗室屏藩
之寄則又派衍天潢分所宜親也宜有以篤
親親之情叙堂廉之誼乃者臘雪盈疇已兆
二麥之稔光風應律初迴大地之春爰集王
公卿貳授几賦詩一如舊制朕非欲誇詞藻
以耀羣臣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也思

祖考遺朕以昇平之業吾君臣何幸得優游
以享之夫享昇平匪艱而保昇平爲難羣臣
其體朕意焉一宴會之樂尚思繼
祖考之庥
祖考之良法善政布在方策吾君臣其何以
立綱陳紀熙績寧人以覲揚
祖考之光烈乎羣臣其體朕意焉

授時通考序

孟子言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蓋民之大事
在農農之所重惟時敬授人時載於堯典周
公七月一篇於日星霜露之候昆蟲草木之
化詳哉其言之故先王之民莫不震動恪恭
於農以脩其事者懼失時也我
聖祖仁皇帝勤咨民隱首重農桑率育烝黎
涵濡德澤六十餘載户慶盈寧
皇考世宗憲皇帝歲舉耕耤之儀率先天下
興水利廣儲蓄爲萬世規凡茲薄海蒼生得
荷鋤饁餉優游隴畝之間樂生遂性衣食滋

豐者何莫非我
祖宗宵旰勤勞以貽樂利於無疆耶朕纘承
基緒鑒前代生深宮之中長阿保之手誠知
稼穡艱難日與中外臣工爲斯民籌食用至
計胼胝襪襫之作苦日廑於懷因檢前人農
桑通訣農政全書諸編嘉其用意勤而於民
事切也命内廷詞臣廣加蒐輯舉物候早晚
之宜南北土壤之異耕耘之節備儲之方蠶
織畜牧之利自經史子集以及農家者流凡

言之關於農者彙萃成編命之曰授時通考夫天道廣運於上而四時行萬彙生地道發育於下而庶品蕃百昌遂人事參贊其中而六府修三農殖輔相裁成固國家之大政也趨事赴功亦閭閻之本業也貴穀劭農服田力穡上下交勉弗懈於時以副朕阜成海宇之至願覽斯編者尚有取焉

御製文初集卷之十

序

大清律例序

象刑有典肇見虞書其用之之道則曰欽曰恤曰明曰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武王誥康叔以用其義刑義殺而呂刑則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先哲王所為設法飭刑布之象魏縣之門閭自朝廷達於邦國共知遵守者惟是適於義協於中弼成教化以洽其好生之德非徒示之禁令使知所畏懼而已我
列祖受
天明命撫綏萬邦頒行大清律例仁育義正各得其宜
聖祖仁皇帝至仁如天化成久道德洋恩溥涵泱羣生
皇考世宗憲皇帝際重熙累洽之運振起而作新之

親定大清律集解刊示中外甄陶訓廸刑期
無刑法外之仁垂為
明訓有曰寬嚴之用必因乎其時洋洋
聖謨洵用法之權衡制刑之準則也朕寅紹
丕基恭承
德意深念因時之義期以建中於民簡命大
臣取律文及遞年奏定成例詳悉參定重加
編輯揆諸天理準諸人情一本於至公而歸
於至當折衷損益為四百三十六門千有餘
條凡四十七卷條分縷析倫敘秩然頒布宇
內用昭畫一之守於戲五刑五用以彰天討
而嚴天威予一人恭
天成命監
成憲以布於下民敢有弗欽雖然有定者律
令無窮者情偽也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
不留獄書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忠信
之長慈惠之師尚其慎厥用敬厥由體欽恤
明允之意率乂於民棐彝克協於中以弼予

祈
天永命允升于大猷從事於斯者胥懋敬哉
是為序

御選唐宋文醇序

不朽有三立言其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若
是乎言之文者乃能立於後世也文之體不
一矣語文者說亦多矣羣言淆亂衷諸聖當
必以周孔之語為歸周公曰言有序孔子曰
辭達而已矣無序固不可以達欲達其辭而
失其序則其為言奚能雲爛波折而與天地
之文相似也然使義則戔戔而言有枝葉妃
青媲白雕琢曼辭則所謂八代之衰已其咎
同歸於無序而不達抑又有進焉文所以足
言而言固以足志其志已荒文將奚附是以
孔子又曰言有物夫序而達達而有物斯固
天下之至文也已昌黎韓愈生周漢之後幾
五百年遠紹古人立言之軌則其文可謂有
序而能達者然必其言之又能有物如布帛

之可以煖人菽粟之可以飽人則李漢所編七百篇中猶且十未三四況昌黎而下乎甚矣文之至者不易得也明茅坤舉唐宋兩朝中昌黎柳州廬陵三蘇曾王八大家薈萃其文各若干首行世迄今操觚者膾炙之本朝儲欣謂茅坤之選便於舉業而弊即在是乃復增損之附以李習之孫可之為十大家欲俾讀者興起於古毋祇為發策決科之用意良美已顧其識之未衷而見之未當則所去

取與茅坤亦未始逕庭朕讀其書嘉其意而亦未嘗不懲其失也夫十家者謂其非八代駢體云爾駢句固屬文體之病然若唐之魏鄭公陸宣公其文亦多駢句而辭達理詣足為世用則駢又奚病日月麗乎天天之文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地之文也化工之所為有定形乎哉化工形形而不形於形而謂文可有定形乎哉顧其言之所立者何如耳勅幾之暇偶取儲欣所選十家之文錄其言之尤雅者若干首合而編之以便觀覽夫唐宋以來名儒碩士有序有物之嘉言固不第十人已也雖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道腴之可味況已尌其雉膏哉

協紀辨方書序

粤昔帝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厥民知析因夷隩之節後聖有作推而彌廣至於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此皆載之經典百王不易者也厥後濫觴日以訛謬術士以吉凶禍福之

說震驚朕師不可方物如褚少孫補史記所稱彼家云吉此家云凶彼家云小吉此家云大凶茫乎不知其畔岸漢武以來已如聚訟而荀悅王充輩斥為理之所無棄而勿論者也雖然天以日月行四時人奉天而時若嚮明而治嚮晦而息后王君公所以奉若天道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羣黎百姓所以奉若天道也否則不能晨夜不夙則暮詩人譏焉人人所知也然則舉大事動大衆協乎五紀

辨乎五方以順天地之性豈無寸分節解以推極其至精至微之理者歟其支離蒙昧拘牽謬悠之説乃術士之過而非可因噎而廢食者也欽天監舊有選擇通書刻於康熙二十二年其書成於星官之手因訛襲謬見之施行往往舉矛刺盾

皇祖聖祖仁皇帝知其荒率不可以訓曾纂為星歷考原一書刊刻頒行而未將監本改正蓋以待夫後人

聖人之心慎而又慎如此也以諭監臣監臣曰通書之謬允宜改正朕因其請謂及今猶有莊親王等數人曾經

皇祖指授稍明此理使此時不加訂正恐後此益復無可任使爰命編輯成書頒布天下較之舊本謬説少除然俗所久沿則亦不能盡去便民用也命名曰協紀辨方書夫協紀辨方者敬天之紀敬地之方也一作止一語默天地實式臨之況其大乎如日如是則吉如是則凶如是則福如是則禍則明者所弗道也雖然敬不敬之間吉凶禍福隨之矣是為序

大清一統志序

惟

上天眷顧我大清全付所覆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列祖

列宗德豐澤溥威鑠惠滂禹跡所奄蕃息殷

阜瀛壖炎島大漠蠻陬咸隸版圖置郡築邑聲教風馳藩服星拱票朔內附六合一家遠至開闢之所未賓梯航重譯歷歲而始達者慕義獻琛圖於王會幅隕袤廣古未有過焉

聖祖仁皇帝特命纂輯全書以昭大一統之盛卷帙繁重久而未成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重加編纂閱今十有餘載次第告竣自京畿達於四裔為省十有八統府州縣千六百有奇外藩屬國五十有

七朝貢之國三十有一星野所占坤輿所載方策所紀憲古證今眉列掌示圖以臚之表以識之書成凡三百五十餘卷夫肇十有二州見於虞典禹貢一篇備列九州疆域山川土田貢賦物產實為方志之權輿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

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漢郡國地志與計書俱上太史厥後寰宇志記列於正史者代數十家蓋將以觀民設教體國經野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匪徒備掌故徵博洽已也撫疆宇則念肇造之艱稽制置則念經畫之要采謠俗則念化導之方考循良人物而知治理之效念所以振興而長育之核戶口田賦而察登耗之故念所以懷保而蕃殖之書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我

祖宗克明峻德以有九有之師傳緒在予敢不惟德之勤篤

前人成烈其在我內外百執事慎固封守阜成兆民懋相予修和有夏亦越我後嗣子孫咸敬厥德以昭受丕基萬年惟無斁覽斯編也其善體諸

八旗姓氏通譜序

我

祖

宗誕膺

天命勃興東土德綏威讋奄甸萬姓維時龍從鳳附之衆雲合響應輻輳鱗集强者率屬歸誠弱者舉族內附我

祖宗建師設長以莅之分旗隸屬以別之厥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効命疆場建謀帷幄親以肺腑重以婚姻酬以爵命迨入關定

鼎或聚居邇左或散處燕畿錫之土田爰及
苗裔至於今百五六十年生聚蕃衍時萬時
億
累朝休養煦植鞠保胥勤越我嘉師咸能永
世以滋大朕惟
祖宗德澤之深不可不繼侑令緒益綿延惇
固於無疆重慮物阜且博代序日遠族姓日
繁不為之明章統系俾知世德所自將罔克
念先人之勤無以光昭前烈爰詳金匱石室

之藏徵載籍稽圖譜考其入我朝來得姓所
始表之以地系之以名官階勳績綴為小傳
勳舊戚畹以及庶姓釐然備具秩然有條與
國史相為表裏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左
氏內外傳言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
而司商吹律以定姓名蓋萬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木有根而枝附焉水有源而流出焉譜
牒者所以聯人情之渙而維舊俗之漓不可
忽也相昔先民遺風敦樸不徒以俗望相高
是書之作非如魏晉隋唐譜牒之學炫博聞
而廣附會以膏粱閥閱為尚也書曰古我先
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又曰惟乃祖乃父
世篤忠貞服勞王家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前
之人既以忠實勤勞覆幬其後嗣凡茲食舊
德而服先疇者其何以無隳厥緒書亦曰率
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是則朕所厚
望也夫

明史綱目序

編年之書奚啻數十百家而必以朱子通鑑
綱目為準通鑑綱目蓋祖述春秋之義雖取
裁於司馬氏之書而明天統正人紀昭監戒
著幾微得春秋大居正之意雖司馬氏有不
能窺其藩籬者其他蓋不必指數矣嘗謂讀
書立言之士論世為難非如朱子具格致誠
正之功明治亂興衰之故其於筆削鮮有不
任予奪之私失褒貶之公者自綱目成而義
指正大條理精密後儒有所依據踵而成之

由宋迄元釐然方策至明代君臣事蹟編輯
之難更倍於諸書蓋明史已成於百年之後
而世變風漓記載失實若復遲待將何以繼
續編而示來許爰命儒臣法朱子通鑑綱目
義例增損編摩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每
一卷成呈覽朕於幾暇亦時御丹鉛為之參
定雖於天人一貫之精微未之能盡而惟是
謹嚴之義守而弗失簡正之旨志而必勉書
既成羣臣舉唐太宗之事為言勉從其請而

為之序云

律呂正義後編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和之極通聲氣之元
欽定律歷淵源一書審推步以明象緯研數
理以備成法至律呂正義凡所以定尺考度
制器審音與夫五聲二變應和之原析其精
微區其訛幷古樂之大義明而千古有定論
今樂之至理具而千古有正聲識所謂惟
聖人能之者顧七政授時九章布算至今遵
循罔斁而律呂尚未暇施行太常之司和聲
之署習其器而不能究其所以然遂并其所
習者而失之襲謬承譌不協不度篇章音節
非重為釐正不可和碩莊親王親承
皇祖指授貫徹樂義尚書張照研窮律本博
習往訓因命協同考正朕親加釐定為器為
音為宮為調聲之高下節奏之短長分刌而
節比之合則仍其故不合則易其辭更其調
或出自臣工撰述或出自幾暇親裁必考義

理之原究制作之本夫而後
郊
廟所陳朝會燕饗所奏律呂各得其宜歌奏
不淆其序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矣爰詮次成
編俾垂永久更叅稽前代因革損益之異為
樂器考樂制考樂章考度量權衡考以備律
呂之條貫復推闡為樂問三十五篇以申明
其旨趣於是而
聖祖之所為審音定樂制器協均者一一施

諸實用自漢魏以迄元明是非得失之故瞭然可述名之曰後編者實以徵
皇祖天縱聖神通極造化千古作者無能出其範圍亦無能窺其涯涘至於繼述
先緒則在我後人益亹焉而弗敢忘

新刻稽古齋文集序

吾弟和碩和親王所著序論詩賦雜文曰稽古齋文集者凡若干卷編次於雍正八年秋越今年夏將以授梓來請予書舊所為序弁

諸卷首蓋去作序時忽忽十有七年矣予與王幼同學同課習為詩古文詞當是時侍奉
皇考膝下優游書府日寢饋於經史文字中世網塵務毫髮不以嬰其心吾兩人者相覲以善交相勉相得無間如是者垂二十年天倫之樂無過於是集中所載大都至性所呈流溢豪素之表讀其辭可想見其為人也顧予與王同時訂定詩文予以乾隆元年勉從內廷諸臣之請刊布樂善堂文集迄今十有一年王始出是編命梓其遲回慎重不自滿假謙德雅懷足為師法是則予之所深愧而嘉歎為不可及者夫抑予重有感者予自踐阼以來萬幾在御惟日兢兢馭朽臨淵未足為喻雖結習未忘時亦寄懷翰墨求如曩時之暢情專意上下古今流連陶泳其為樂既不可復得而王亦典旗務領內府亮采有邦非復書齋稽古之舊娛意斯文者蓋亦希矣予每循覽舊作俯仰疇昔未嘗不為之撫卷

三歎故於王之來請非僅僅重錄原序所可盡其意輒復為序之如此王之年日增德日進文日多異時有二集三集者出予當以是為例一一為王序之

惇敘殿栢梁體聯句詩序

乾隆丙寅秋八月式宴王公宗室於瀛臺之惇敘殿法
皇祖也惟時朕諸叔父列王爵者四人皇弟封王者二人皇子三人宗室王公有爵者三

十二人念我羣從子姪孫姓之同出自
皇祖者或侯封或爵不至與宴之列十年以
来未舉和會之典親親之誼疎焉則亦命入
今日之座凡六十有二人其以事故是日未
至者復五十餘人於戲自黃虞以来有大德
者之得其位得其祿得其名壽如我
皇祖者其誰耶即子姓之繁衍雖文王不得
尚之使目前之振振揖揖我
皇祖

皇考式臨式憑子與諸弟兄子姪孫姓稱觴
獻壽於其間其愉悅鼓舞又當何如歡極而
感固情之所必至也然今日之宴會我
皇祖
皇考實式臨之實式憑之諸伯叔父自當以
予言為不謬也則又洒然以怡焉昔漢武帝
柏梁之宴同姓者惟梁王武及宗正安國而
已其餘皆羣臣然尚以此留詩唐明皇改集
仙殿為集賢顯俊之義尚矣而周親未與亦
闕典也朕今易崇雅為惇叙以紀今日之事
復倡為首句以俟衆作之成凡今茲之摛藻
得句者皆我
皇祖
皇考遺教之所垂也又何必舉金谷之例乎

瀛臺賜宴聯句詩序

稽古虞廷卿雲有什亦越周廟湛露升歌股
肱之義斯明上下之情攸暢胥任亮采惠疇
之寄應同先憂後樂之心故以式宴陳詩必

有取爾颺言拜手豈徒然哉歲在攝提月維
夷則披雄風於閶闔揚皜日於蓬萊慶叶西
成感
圜穹之厚賜筵開上苑仰
聖祖之徽猷蘭沼澄而鏡影開楓林疎而黛
光叠蘆葳迴雁無煩寄塞上之書藻樂遊魚
更致想渭濱之釣名儒雅而布席匪為賞花
對景物以開樽多因登穀桂馥涵元殿甫度
中秋之晨菊芳待月軒預借重陽之會園臨

豐澤麟鳳紛来院賞淵清魚龍曼衍於是庖
人設宜凉之饌常侍頒授衣之緋藻思構而
艷吐筆花繪景呈而香霏墨雨三爵無限尚
餘恭儉之儀一日追歡敢忘惕乾之警千言
成序自愧無文七字尊吟共成全首

御製文初集卷之十一

序

重刻十三經序

班固氏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
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漢代以来儒
者傳授或言五經或言七經暨唐分三禮三
傳則稱九經已又益孝經論語爾雅刻石國
子學宋儒復進孟子前明因之而十三經之
名始立自宋易漢唐石刻之舊五經始有板

本及明南北監板行而箋疏傳義臚列具備
學士家有其書傳習彌廣顧訓詁繁則踳駁
互見卷帙重則豕亥易訛或意晦於一言之
舛或理乖於一字之謬校讐踈略疑誤滋多
承學之士無所取正我朝
列祖相承右文稽古
皇祖聖祖仁皇帝研精至道尊崇聖學五經
具有成書頒布海内朕披覽十三經注疏念
其歲月經久梨棗日就漫漶爰勅詞臣重加

校正其於經文誤字以及傳注箋疏之未協者參互以求其是各為考證附於卷後不紊舊觀刋成善本匪徒備金匱石室之藏而已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傳曰經籍者聖哲之能事其教有適其用無窮朕咨采勅幾實無審定之暇亦無鑒古之識而惟是緝熙遜志日就月將則有志焉而不敢不勉繼自今津逮既正於以窮道德之閫奧嘉與海內學者篤志研經敦崇實學庶幾經義明而儒術正

儒術正而人才昌恢先王之道以贊治化而宏遠猷有厚望焉

重刻二十一史序

七錄之目首列經史四庫因之史者輔經以垂訓者也尚書春秋內外傳尚矣司馬遷創為紀表書傳之體以成史記班固以下因之累朝載筆之人類皆嫻掌故貫舊聞旁羅博采以成信史後之述事考文者咸取徵焉朕既命校刋十三經注疏定本復念史為經翼監本亦日漸殘闕併勅校讐以廣刋布其辨譌別異是正為多卷末考證一視諸經之例明史先經告竣合之為二十二史煥乎冊府之大觀矣夫史以示勸懲昭法戒上下數千年治亂安危之故忠賢奸佞之實是非得失具可考見居今而知古鑒往以察來揚子雲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豈不在善讀者之能自得師也哉

日講禮記解義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稽古右文命儒臣日值講筵五經通鑑以次進講薈萃羣言發明旨要臚為解義積有成編譯以國書頒示中外各製序言弁其端而授諸梓易書詩三經先竣春秋若干卷刻於雍正年間惟禮記卷帙浩繁藁本存繙書房久之未竟厥業朕御極之初允儒臣請纂脩三禮義疏因取日講禮記解義原本恭校異同歸於一是并命繙譯授梓以備五經之全敬列

皇祖御製原文於前而略述大槩以誌成書歲月惟禮記出自漢儒然多本於七十子之所傳習如大學中庸二篇既經有宋大儒定為孔氏遺書訓釋而列於學官其他精言奥義往往與易詩書春秋相發明非董仲舒揚雄輩所及蓋其来有自去聖人之教固未遠也雖月令王制附益其間有以啟後人疑議而先王之制所傳各異事之不可考而說之不可強同者亦已多矣依文立訓以存舊觀說經之通例也抑班固有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豈惟其文而已蓋將以章志貞教大其坊與天下臣民共之仰惟

聖祖序言所謂體諸躬脩措之邦國者禮之實而明經之大用也因言以求其義因義以達其用夫豈章句訓詁之足云敢申言之以

闡

至訓

欽定三禮義疏序

三禮之傳逺矣周禮六官河間獻王上之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高堂生戴聖傳之漢唐以来箋疏訓釋無慮數十家考其義或相牴牾先儒嘗譏其聚訟要其掇拾灰燼之餘傳先王制作之舊得什一於千百好古者所為鄭重而愛惜之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表章羣經既

御纂周易折衷而詩書春秋則以分授儒臣纂輯義疏頒布海内惟三禮未就朕御極之初儒臣上言今當經學昌明禮備樂和之會宜纂輯三禮以蔵五經之全爰允其請開館編校越十有一年冬告竣夫禮之所為本於天殽於地達之人倫日用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斯須不可去者天不變道亦不變此其本也其制度品節服物采章隨時損益屢變以適其宜者禮之文也三代去今數千年矣脩其教而教明循其道而道行

謂三代至今存可也何則其本得也若其用之朝廷邦國名物器數之具周旋進退之儀雖先王處此必將變通以適其宜而不泥於其迹故言禮者惟求其修道設教之由以得夫禮之意而已顧其教之不泯道之所由傳未嘗不賴於經好學深思之士讀其書有惜不能俯仰揖讓於其間者先王制作之精意尚可想見於抱殘守闕之餘則經傳之為功也大矣鼎彝鈎劍之遺篆籀之蹟流傳有自

尚摩挲而寶護之况制作之精意所賴以傳者歟獨其貿於衆說無所取衷爰命校纂諸臣芟煩截浮約文申義敷暢厥旨至其說之不可强同者稍為辨正而仍其舊蓋其承傳各異必牽合附會比而同之則其惑也滋甚故無取焉刻既成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俾隆禮者有所考云

皇清文穎序

我大清受
命百有餘年
列祖德教涵濡光被海宇右文之盛炳焉與
三代同風朕紹聞遜志以是為學亦以是為治矢其文德一紀於兹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自有天地而人經緯乎其間士君子之一言一行國家之制度文為禮樂刑政布之為教化措之為事功無非文也乃其菁英所萃蔚為國華詞以發之聲以永之律以和之諧協六同彰施五色典謨作焉雅頌興

焉詩不云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之盛也而賡之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則所謂其風自上也曩我
皇祖命大學士陳廷敬選輯皇清文穎儲之
延閣未及刊布
皇考復允廷臣之請開館編輯隨時附益久之未竣朕因命自乾隆甲子以前先為編次凡
御製詩文廿四卷臣工賦頌及諸體詩文一

百卷録成序其首簡昔之論文以代為次者於漢則有西漢文類唐則有文苑英華唐文粹宋則有文海文鑑元則有文類明則有文衡皆博綜一代著作之林無體不備今是編惟取經進之作朝廷館閣之篇與諸書小異然以觀斯文風尚當有取焉在易渙之象曰風行水上善立言者以為天地自然之文而序卦受之以節言文之不可過也繼之以中孚言有實也節而不流徵之以信有典有則

可久之道其在斯乎朕孜孜典學求所以善持之者因以為摛文者鵠俾共勉云

重刻通典序

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損益之詳紛綸浩博散見典籍未有統貫唐宰相杜佑於為淮南節度書記時始出己意搜討類次勒成一書名曰通典為類八為書二百卷自唐肅代間上溯唐虞雖亦稍据劉秩政典及開元新禮諸書要其網羅百代兼綜而條貫之斯已勤矣厥後鄭樵廣之作通志馬端臨續之作通考三書並行於世朕以其歷年久遠頗有殘缺特命重為校正刊刻以廣其傳通典實先告竣朕惟三書各有意義鄭樵主於考訂故旁及細微馬端臨意在精詳故間出論斷此書則佑自言徵於人事將施有政故簡而有要核而不文觀其分門起例由食貨以迄邊防先養而後教先禮而後刑設官以治民安內以馭外

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為國家者立綱陳紀斟酌古今將期與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則是書實考鏡所必資豈以供博覽而已哉爰揭之以告讀是書者

詞林典故序

詞林典故書成大學士張廷玉等以序請朕惟六經之士豈易言哉而況躋玉堂而列芸署者盡六經之彦也木天故事歷代沿革具

見於斯則又何言惟是國家重館閣之選極優遇之隆詎祇蜚其英聲將以華國而已哉如濂溪所謂文以載道者舍是無他求夫布衣韋帶之士由立言以期不朽足矣若夫國家右文重道將以淑世熈績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胥是賴焉名之盛者實難副任之大者責彌重譽之来者毁亦隨其尚思春華秋實之喻而凛虛車麟楦之譏哉

重刻文獻通考序

朕允儒臣之請校刊三通通典既竣即以文獻通考付之剞劂是書曾蒙
皇祖聖祖仁皇帝命禮臣補訂殘缺
御製序文梓行宇内顧簡帙繁重年久不無漫漶今悉仿十三經二十二史成式刊訂盖於是家有其書矣朕惟會通古今該洽載籍薈萃源流綜統同異莫善於通考之書其致數精審持論平正上下數千年貫穿二十五代於制度張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燦然具備矣夫帝王之治天下也有不敝之道無不敝之法綱常倫理萬世相因者也忠敬質文隨時損益者也法久則必變所以通之者必監於前代以為之折衷大哉我
聖祖之序曰有治人無治法師古者師其意不師其跡誠體此意而因其可因損益其所當革因時以制宜理得而事舉則是編也誠考據之資可以羽翼經史裨益治道豈淺鮮也哉是為序

初集詩小序

向叙樂善堂集云夙昔典學所心得不忍棄置後雖有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贋各半且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長故十數年来臣工以編次詩文集為請者槩弗許然幾務之暇無他可娱往往作為詩古文賦文賦不數十篇詩則托興寄情朝吟夕諷其間天時農事之宜涖朝將祀之典以及時巡所至山川名勝風土淳漓罔不形諸詠歌紀其梗槩積至今

以數千百首計矣而較晴量雨憫農疾苦之作為多覩其詩可以知憂勞而驗今昔使閱歲逾時或致殘缺失次其不忍棄置較先為甚因取丙辰以迄丁卯所作略加編定都為四十四卷古今體計四千一百五十首有奇命翰林中字畫端楷者分卷抄錄裝為一集不付剞劂猶初志也時乾隆己巳夏六月望日

毛詩全圖小序

己未春乘萬幾之暇補宋馬和之舊蹟為毛詩全圖閒亦指稿涉筆並錄全詩於右越數年始成帙帙成序其事於後因念詩義深遠尤切於尋繹宣聖以詩設教與書禮並雅言之昔人蒐書猶備數本況玆圖本不徒以文翰重乎爰命畫院諸臣設色為之詞臣裒曰修錄詩別為一部庶政稍閒棐几時展覽三代朝章民俗一一具存淳龐忠厚之風猶去人不遠也夫詩以言志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是圖也錄至於再其亦長言永歎之旨乎

重刻通志序

宋鄭樵氏以閎通之學思欲極古今之變會通於一仿歷代史例采正史及百家雜錄為紀傳為譜為略所撰二十略者包羅天人錯綜政典該括名物上下數千年首尾相屬用功亦良勤矣覩其詆訶司馬遷班固之失高

自稱許謂足以盡學者之能事豈不卓然雄視著作之林而後人復歷舉其踈漏如馬端臨通考之所議者則亦不能為之諱也夫博物洽聞之士殫畢生之精力從容几研囊括貫串勒為成書宜其援据精而條理密顧紀事纂言尚不免於紕繆若此豈非所謂多而不能無失者歟而況設局分曹成於衆手動淹歲序舉後忘前亥豕魯魚觸目而是任操觚者其可不知所懼也乎甚矣夫著述之難

也好古者類矜三通既重刻通典通考工竣爰出內府通志善本校而付之剞劂以廣考索之助而序之如此

叶韻彙輯序

叶韻非古也而即古也有今韻而後有叶韻叶韻者以古韻而協之於今故曰非古然以今視之則用叶以合異以古視之則非叶而本同故曰即古朕幼習易詩諸經考其音多與今韻不合長而汎覽百家其用韻亦往往

異於今讀蓋韻書之行權輿江左至唐以聲律取士部分較嚴而今所備用則出於宋元人之分併宜其與古不相契也三代而上言律呂言諧聲言書名其於音韻當必審清濁別脣齒喉舌有一定之部分勒之簡策與律度量衡象魏之法同為當世所遵守而惜其世遠而不傳也好古之士欲付而求之其道無由宋吳棫本易詩史漢諸書為韻補子朱子嘗取以釋毛詩楚詞明楊慎廣之為古音號稱淵博及證之羣籍其疏略不備者則已多矣因於幾暇指授儒臣博考經史諸子以及唐宋大家之文所用古韻舉而列之疏其所出次於今韻之後臨文索句就考焉可以恢見聞可以益思致獨是四庫之編浩如淵海學士畢生不能窮其讀區區掇拾而覼縷之何異稽躔次而溯有虞氏之敬授汎江淮河漢而追禹功之疏鑿其可指而數者幾何然方之嘗鼎之一臠則未始非汲古之助云

爾爰授之梓而行之

御選唐宋詩醇序

文有唐宋大家之目而詩無稱焉者宋之文足可以匹唐而詩則實不足以匹唐也既不足以匹而必為是選者則以唐宋文醇之例有文醇不可無詩醇且以見二代盛衰之大凡示千秋風雅之正則也文醇之選就向日書窗校閱所未畢付張照所足成者茲詩醇之選則以二代風華此六家為冣時於幾暇

偶一涉獵而去取評品皆出於梁詩正等數儒臣之手夫詩與文豈異道哉昌黎有言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然五三六經之所傳其以言訓後世者不以文而以詩豈不以文尚有鋪張揚厲之跡而詩則優游饜飫入人者深是則有文醇尤不可無詩醇也六家品格與時會所遭各見於本集小序是編彙成梁詩正等請示其梗槩故為之總序如此

沈德潛歸愚集序

沈德潛將鋟其歸愚集前稽首而請序且曰人臣私集自古無御序例第受特達之知敢恃寵以請不即望序或訓示數語可乎德潛老矣憐其晚達而受知者惟是詩余雖不欲以詩鳴然於詩也好之習之悅性情以寄之與德潛相商搉者有年矣茲觀其集故樂俞所請而序之夫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之云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夫子之訓小子曰何莫學夫詩使如後世雕龍祭獺之為者聖人將斥而禁之顧反疏其源而導其流乎亦惟是名教之樂必有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者舍是其何以哉昌黎因文見道始有是語固不必執風骨體裁與李杜較甲乙而歸愚叟乃能深契於此識夷守約斂藻就澹於向日所為壯浪渾涵崚嶒矯變人驚以為莫及者自視若不足且有悔心焉是則李

杜高王所未到而有合於夫子教人學詩之義也夫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異日者江國行春靈巖駐蹕思欲清問民艱暇洛新什將訪歸愚叟於愚公溪谷之間矣

詩古文書窓所夙嗜踐阼以來萬幾鮮暇雖或寄與吟詠而古文不數數為之是序搆思染翰至四刻始就非復有曩日弓燥

手柔之樂況能津逮古人耶歸愚叟於近代詩家視青邱漁洋殆有過之無不及者故樂為之序不復計其工拙遲速書卷以
賜歲云暮矣封事稍稀更償文債亦足為藝林增一勝事也乾隆辛未小除夜書於
坤寧宮

御製文初集卷之十二

序

盤山誌序

向於雍正年間奉
命敬謁
景陵往來薊野田盤山色宜人蓋蓄於目且沃於心矣而以程期惟謹訖未登臨因索智朴誌書讀之嘆其意求博而辭失冗夫耕問僕織問婢山經地志文士之事彼方外流拘名象而濫碔砆者何為哉踐阼以後勑幾勤政日不暇給閱七年而後一往遊焉及一遊則峯之秀泉之清松之蒼石之詭日往來於吾懷是猶未見君子惄如調飢亦既見止我心則夷矣嗣是規地建園施金葺寺蹟之廢者日以舉境之幽者日以出上
陵迴鑾每憩止焉夫山川顯晦時有定數而必待人以彰不數年之間使田盤改觀者余也而顧茲寰宇風未臻乎唐虞歲未餘乎三

九恧焉抱愧者亦余也誌盤山而請序者其
亦同余與心也耶

儀象考成序

上古占天之事詳於虞典書稱在璿璣玉衡
以齊七政後世渾天諸儀所為權輿也歷代
以來遞推迭究益就精密所傳六合三辰四
遊儀之制本朝初年猶用之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奉若天道研極理數嘗用
監臣南懷仁言改造六儀輯靈臺儀象志所

司奉以測驗其用法簡當如定周天度數為
三百六十周日刻數為九十有六分黃赤道
以備儀制減地平環以清儀象創制精密尤
有非前代所及者顧星辰循黃道行每七十
年差一度黃赤二道之相距亦數十年差一
分所當隨時釐訂以期脗合而六儀之改創
也占候雖精體制究未協於古赤道一儀又
無遊環以應合天度志載星象亦間有漏略
躔次者我
皇祖精明步天定時之道使用六儀度至今
必早有以隨時更正矣予小子法
祖敬
天雖切於衷而推測協紀之方實未夙習茲
因監臣之請按六儀新法參渾儀舊式製為
璣衡撫辰儀繪圖著說以裨測候并考天官
家諸星紀數之闕者補之序之紊者正之勒
為一書名曰儀象考成緣予斯之未信期允
當之可循由是儀器正天象著而推算之法

大備夫制器尚象以前民用莫不當求其至
精至密矧其為授時所本熙績所關尤不容
有杪忽差者折衷損益彰往察來以要諸盡
善奉時脩紀之道敢弗慎諸至乃基命宥密
所為夙夜孜孜監于成憲者又自有在是為
序

印譜序

國家膺圖御寓
神聖代興赫濯撻伐光啓

鴻業時則有推轂命將之典及功成奏凱還
上元戎佩印載在册府藏之史宬蓋法物留
貽不啻如曩籍所稱玉節牙璋尚方齊斧者
比乾隆十七年釐考國書篆字成因詳加酌
定交泰殿所遵奉
世傳御寶仍依本文不敢更易其常行誥勅
所鈐用以及部院司寺已下外而督撫提鎮
已下咸改鑄篆文以崇典章昭法守而大將
軍經畧及諸將軍之印或存舊或兼篆一依
交泰殿諸寶之例各以時代為次茲西陲武
功將竣爰譜圖系說如左書曰其克詰爾戎
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
服信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披斯
譜也必將曰是印也是我朝某年殄某寇定
某地所用也又將曰是印也鑄自某年某官
既奉以集事傳至某年某官復奉以策勳者
也想見一時受成
廟筭元老壯猷豐紐重臺焜燿耳目繼自今

覲揚
光烈思所以宏此遠謨弼我億萬世丕丕基
將於是乎在以視銘績鼎鐘而圖形臺閣者
不尤深切著明也歟然則觀於寶譜而一人
守器之重可知觀於印譜而羣才翊運之殷
又可知詩曰王之藎臣無念爾祖記曰君子
聽鼓鞞則思將帥之臣一再披閱其何能置
大風猛士之懷哉裒漢藏事並令守者什襲
尊藏為部凡四一
皇史宬一大內一內閣一盛京也

春秋直解序

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屬辭
比事而原夫成書之始即游夏不能贊一辭
蓋辭不待贊也彼南史董狐世稱古之遺直
矧以大聖人就魯史之舊用筆削以正褒貶
不過據事直書而義自為比屬其辭本非得
已贊且奚為乎厥後依經作傳如左氏身非
私淑號為素臣猶或詳於事而失之誣至公

羊穀梁去聖逾遠乃有發墨守而起廢疾鍼
然操入室之戈者下此齦齦聚訟人自為師
經生家大抵以胡氏安國張氏洽為最著及
張氏廢而胡氏直與三傳並行其間傅會臆
斷往往不免承學之士宜何所考衷也哉我
皇祖欽定傳說彚纂一書鎔范羣言去取精
當麟經之微言大義炳若日星朕服習有年
紹
聞志切近因輯易詩二書竣事命在館諸臣

條系是經具解以進一以彚纂為指南意在
息諸說之紛岐以翼傳融諸傳之同異以尊
經庶幾辭簡而事明於范甯去其所滯擇善
而從之論深有取焉夫儒者猥云五經如法
律春秋如斷例故啖助趙匡陸淳輩悉取經
文書法纂而為例一一引徵切墨以求之動
如鑿枘之不相入譬諸叔孫通蕭何增置傍
章已後例轉多而律轉晦蓋曲說之離經甚
於曲學之泥經也審矣書既成命之曰直解
匪不求甚解之謂謂夫索解而過不直則義
不見爾而豈獨春秋一經為然哉是所望乎
天下之善讀經者

皇朝禮器圖式序

五禮五器之文始著虞書若璣衡若作繪絺
繡若笙鏞柷敔粲乎具列迨成周攷工記乃
詳載廣圍尺度與夫方色鈞鋝圜匡縝疏侈
弇之差說者謂器之有圖實權輿是漢儒言
禮圖者首推鄭康成自阮諶梁正夏侯伏朗

輩均莫之逮宋聶崇義彚輯禮圖而陸佃禮
象陳祥道禮書復踵而穿究之其書幾汗牛
充棟然嘗念前之作者本精意以制器則器
傳後之述者執器而不求精意則器敝要其
歸不出臆說傅會二者而已我朝
聖聖相承法物備明折衷大備維是敬
天尊
祖禋朝詰戎之典弗懈益虔第所司展事具
儀間沿前代舊式方名象數時有未協爰諏

禮官自
郊壇祭器及鹵簿儀仗輦輅以次釐正至冠
服以彰物采樂器以備聲容宜準彝章允符
定則而觀象臺儀器自
皇祖親定閱數紀於今度次不免歲差又武
備器什有舊會典未經臚載者皆是範是程
進御審定於以崇飭
祀饗朝會軍旅諸大政顧弗薈萃成帙慮無
以垂光策府於是按器譜圖系說左方區為

八部用付剞劂俾永其傳夫籩豆簠簋所以
事
神明也前代以盌盤充數朕則依古改之至
於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襲朕
則依我朝之舊而不敢改焉恐後之人執朕
此舉而議及衣冠則朕為得罪
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遼金以及有
元凡改漢衣冠者無不一再世而亡後之子
孫能以朕志為志者必不惑於流言於以綿

國祚承
天祐於萬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
乎是為序

大清通禮序

伊古承天之道治人之情莫善乎禮顧其為
用往往詳於朝廟略於緜閭及攷儀禮十七
篇所紀獨多士禮自后蒼有推而達之之說
儒者奉為本經其等差節度互見於周官戴
記然時有牴牾朱子嘗建議請脩通解而未

既厥業信乎完書之難而行典禮觀會通章
志貞教經世者所宜重也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會典蓋經禮之遺矩而通禮亦曲禮之濫
觴朕臨御之初勑儒臣蒐討前聞折中令甲
準時會之宜衡質文之紀釐為全帙用詔方
來越歲己卯排纂裁就寧詎謂副在有司執
以莅事而已哉蓋嘗深維大順大同之化初
不越納身軌物與天下共之焉耳三代以下
漢稱近古觀叔孫通之朝儀公玉帶之明堂

不過椎輪犆具後此如唐開元禮宋太常因革禮元通禮明集禮取足徵一朝掌故迨承用日久俗尚駸尋精意遠而敝弊隨之既苟簡偒易而無以稱其情甚且攺錯偭規敢於侈汰而冒其上故禮之通也於是乎始難六經之士雖欲闡教正俗然居下不獲若考亭家禮涑水書儀黨塾閭以為兎園陳筞其事不闗功令故禮之通也於是乎尤難是編也約而賅詳而不縟圭臬羣經羽翼會典使家

誦而户習之於以達之人倫日用之間興孝悌而正風俗則朕淑世牖民之意或在斯乎或在斯乎因禮官之請爰為序以諗其端

沈德潛選國朝詩別裁集序

沈德潛選國朝人詩而求序以光其集德潛老矣且以詩文受特達之知所請宜無不允因進其書而粗觀之列前茅者則錢謙益諸人也不求朕序朕可以不問既求朕序則千秋之公論繫焉是不可以不辨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亂民也有國法存至身為明朝達官而甘心復事本朝者雖一時權宜草昧締構所不廢要知其人則非人類也其詩自在聽之可也選以冠本朝諸人則不可在德潛則尤不可且詩者何忠孝而已耳離忠孝而言詩吾不知其為詩也謙益諸人為忠乎為孝乎德潛宜深知此義今之所選非其宿昔言詩之道也豈其老而耄荒子又不克家門下士依草附木者流無達大義具巨眼人

捉刀所為德潛不及細檢乎此書出則德潛一生讀書之名壞朕方為德潛惜之何能阿所好而為之序又錢名世者

皇考所謂名教罪人是更不宜入選而慎郡王則朕之叔父也雖諸王自奏及朝廷章疏署名此乃國家典制然平時朕尚不忍名之德潛本朝臣子豈宜直書其名至於世次前後倒置者益不可枚舉因命內廷翰林為之精校去留俾重鋟版以行於世所以裁培成

就德潛也所以終從德潛之請而為之序也

皇輿西域圖志序

語云耕當問僕織當問婢志廣輿者不稽之歷代建置沿革將無從數典而志西域則有不能盡稽之歷代者實以幅員所限言語不通雖漢唐盛時亦頗能威行天山迤南建官設都而天山迤北本不能至也即有一二羈縻之國煞叛服不常征調弗應又安能悉其地而疆索之哉且漢唐之程皆異域者仍漢

唐人而已其與準噶爾回部人語奚啻粵問而燕荅則其所記魯魚亥豕之紛不待言而可知茲者叨

天佑藉羣力湊時會幸成是役準噶爾回部之人皆在廷執事而國語切音譯外藩語又甚便且易我諸臣馳驅往來其間目覩身歷非若耳聞口傳者比俾司校勘而正其訛傳其真較僕婢耕織之問為尤詳且厄魯特語及回語朕亦因暇而習焉時御丹鉛為之改正是西域志之書必應及是時成之用開歷代之羣疑垂千秋之信錄間亦涉及諸史以存述古總計分部一十有八分卷四十有六繪圖系說蔚為完書若夫闢地蕆功文臣或有過頌朕所不取惟是籌耕牧計久長圖所以永

乾貺奠丕基思日孜孜持盈益凛予安得有功成無事之說哉

西域同文志序

歲庚午既定同文韻統序而行之蓋以梵音合國書切韻復以國書切韻叶華音字母於是字無遺音書皆備韻微特文那咒語窔奧可探而且寰寓方言拘墟盡釋茲者西域既平不可無方畧之書煞準語回文非纂輯文臣所曉是宜示之綱領有所遵循俾無踳駁舛訛之虞因以天山北路天山南路準部回部並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繼以對音漢文復繼以漢字三合

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綴書又於漢文下詳註其或為準語或為回語於是凡格鮮自之言不須譯鞮象寄而凡識漢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書既成名之曰西域同文志同文云者仍闡韻統之義而特加以各部方言用明西域紀載之實期家喻戶曉而無魚魯毫釐之失焉然嘗思之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是所謂實也至於文蓋其名耳實無不同文則或有殊矣

今以漢語指天則曰天以國語指天則曰阿卜喀以蒙古語準語指天則曰騰格里以西番語指天則曰那木喀以回語指天則曰阿思滿令回人指天以告漢人曰此阿思滿漢人必以為非漢人指天以告回人曰此天則回人亦必以為非此亦一非也彼亦一非也庸詎知執之為是乎然仰首以望昭昭之在上者漢人以為天而敬之回人以為阿思滿而敬之是即其大同也實既同名亦無不同焉達者契淵源於一是昧者滯名象於紛殊是志也將以納方俗於會極祛羣疑之分畛舉一例凡豹鼠易辨即世道人心豈云無裨益哉

翻譯四體楞嚴經序

三藏十二部皆出自天竺流通震旦其自西達東為中途承接者則實烏斯藏天竺即所謂厄訥特克烏斯藏即所謂土伯忒也故今所譯之漢經藏地無不有而獨無楞嚴其故

以藏地中葉有所謂狼達爾瑪汗者毀滅佛教焚瘞經典時是經已散失不全其後雖高僧輩補苴編葺以無正本莫敢妄增獨補敦祖師曾授記是經當於後五百年仍自中國譯至藏地此語乃章嘉國師所誦梵典炳炳可據朕於幾政之暇每愛以國語翻譯經書如易書詩及四子書無不蕆事因思
皇祖時曾以四體翻譯心經
皇考時錄而行之是楞嚴亦可從其義例也

諸之章嘉國師則如上所陳且曰心經本藏地所有而楞嚴則藏地所無若得由漢而譯清由清而譯蒙古由蒙古而譯土伯忒則適合補敦祖師所授記雖無似也而實不敢不勉力焉因命莊親王董其事集章嘉國師及傳鼐諸人悉心編校逐卷進呈朕必親加詳閱更正有疑則質之章嘉國師蓋始事自乾隆壬申而譯成於癸未莊親王等請序而行之朕惟楞嚴者能仁直指心性之宗旨一落

言詮失之遠矣而況譯其語且復序其譯共然思今之譯乃直譯佛語非若宋明諸僧義疏會解曉曉辯論不已之為譬諸飢者與之食渴者與之飲而非揀擇其烹調引導其嗜好也則或者不失能仁微心辨見妙諦俾觀者不致五色之迷目於以闡明象教嘉惠後學庶乎少合

皇祖

皇考宣揚心經之義例乎

御製文初集卷之十三

後序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後序

皇考世宗憲皇帝天縱聖神精勤庶政四方文武臣僚具摺言事者日或數人人或數事

緘封直達

御前手自批發或立見施行或咨詢廷議善者溫綸褒予過者訓戒諄諄隨宜指示悉出

睿裁一字不假手於人御極十有三年常如

一日粤雍正十年

特檢歷年批發奏摺命內廷詞臣繕錄校理付諸剞劂彙成數帙輙以

頒賜在廷羣臣工未告竣奄遘

上賓予小子纘紹丕基敬展遺篋見所貯

手批奏摺不下數萬

奎畫爛然充溢巨簏然以未經

皇考檢定不敢意為增益謹就檢錄已定者彙著為目前後凡二百二十三人分一百一

十二帙統為十八函當時隨檢隨發無先後倫次茲亦不復排類蓋摺奏浩繁不勝編錄所刻僅十百中之一二略見大凡本非全覽故也既告蕆事謹綴序言於後洪惟我
皇考至仁如天至明如日至誠如神簡拔賢才任之以心膂股肱之寄開誠布公藹然家人父子無不可盡之言諸臣之才具大小短長與性質之剛柔彊弱克知灼見如權衡繩尺之不爽片長足錄亟登而進之有不及則

激厲而開導之稍肆焉則裁抑之其陷於過始則訓飭之能改則已不悛則戒儆之使知悔艾終於怙惡則亦未嘗姑容然哀矜惻怛之意尚流溢於毫楮間也同一事而此或俞之彼或咈之非有所好惡於其間也蓋俞之者必有可俞之道而咈之者亦必有可咈之端同一人而始或予之終或斥之非有所喜怒於其間也蓋始有可予則予之終有可斥則斥之明燭幾先坐悉情偽遠隔萬里遲閱數年
睿鑒所周範圍莫越正人心厚風俗兢兢業業儆戒無虞雖屢豐見告瑞應頻仍而惟是憂勤惕厲之心久而益篤記有之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我
皇考之為治一天道之運行教澤所被万志惟熙即萬世而下尚如日月之照臨光景常新春風之煦然被物不自知其感動奮發而興起也予小子寅承鴻業自惟寡昧無能企

逮萬一仰法
皇考明目達聰孜孜圖治之心祇紹
徽猷夙夜黽勉其服教畏神警省弗怠之志詎敢以歲月易耶謹序

跋

恭跋
世宗憲皇帝御書法帖

敬惟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天縱聰明文思光被
奎章寶翰精詣入神夙承
皇祖聖祖仁皇帝指授神運天隨涉筆惟肖
居
潛邸時常以圖史翰墨自娛雅好臨池陶鎔
晉唐宋元以來名家墨妙歷年所積充牣琅
函迨繼登
宸極日理萬幾手自裁荅章奏訓廸臣民多
至數千言少或一二字研硃灑翰運腕若神

累牘連章未嘗有一懈筆至於名山祠宇巨
牓豐碑耆舊臣僚柱聯堂額
寵頒殊錫照耀寰區而屏素箋頭長牋橫卷
題新篇摹古蹟者復數十百種盖惟我
皇祖集書聖之大成超神入化莫可名言而
我
皇考以聖繼聖事事善繼善述作則垂憲貽
萬世規
盛德之至形於心畫是以變化隨宜不名一
體雖一波一磔莫不矩矱天成神妙至於如
此即以書法而言亦猶啓承夏后武紹周文
羲獻專門固不足道也予小子日侍
庭闈仰瞻
天藻恭蒙
慈誨未涉津涘
手澤留貽悲深弓劍爰出內府所藏倣
皇祖淵鑑齋法帖排類編次曰朗吟閣法帖
者

潛邸所書凡十有六卷曰四宜堂法帖者
御極以後所書凡八卷通二十四卷礱石選
工命莊親王和親王董其事雙鈎入石毫髮
逼真摹勒既成恭識卷末以昭
聖神立極垂範墨池琬琰圖球永珎世寶云

為君難跋

予昔為創業守成難易說亦既反覆辯論難
與不易之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以為岑
文本之言非是而定之曰開創不易守成難

矣此非在守成言守成蓋實有見其難也茲
特引伸觸類敬述勤政殿後楣
皇考御書為君難之義而為之跋曰大哉
王言示大清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歟夫為君難之言孔子道人之言
耳而吾直以為
皇考之言者何蓋耕當問僕織當問婢豈不
以習焉安焉不見異物而遷之謂乎且孔子
非為君者也其云難亦不過思其理而度其
勢究未身歷其境而心親其勞也

皇考稟內聖之姿行外王之道質諸心得驗
以躬行故取孔子之言而銘之楣端所以
自警也所以訓予小子也所以詒世世孫曾
常凜此志以迓
天庥而基命宥密永永無極也是故言政莫
備於尚書而言難亦權輿於尚書放勲重華
一再曰欽引而未發至於大禹祗承于帝首
曰后克艱厥后艱者難也承於帝舜者舜實

承於帝堯也惟帝其難之則益深切著明言
之矣無輕民事惟難伊尹之申誥也先知稼
穡之艱難周公之作訓也五十八篇之中其
於
天命民碞之可畏暑雨祁寒之宜思誨之諄
諄三致意焉甄古今之得失綜政典之治亂
無知難而不興之世亦無不知難而不亡之
朝然而知難非空言知其難而已其必勅命
謹幾明德修身以立其本懲忿窒欲親賢遠
佞以正其施凜凜焉惴惴焉以謹對越而培

永圖乎故曰大哉
王言示大清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也或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孔子之
言也今獨舉其一豈股肱交儆之義哉予曰
向不云乎難與不易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
語則為臣之不易吾將俟為臣者自言其不
易可耳未若為君之難也且也當其不易者
恒多語有之衆擎易舉則不易者亦將成易

而當其難者一人而已嗚呼豈不甚難

書後

毛詩圖題後

宋馬和之善畫人物山水供奉高孝兩朝甞取毛詩三百篇篇為一圖以進至今膾炙藝林特流傳零落未睹完璧為憾向在書舍稍解六法輒欲追擬全圖有志未逮御極後偶值幾餘檢內府書畫舊蹟得所圖毛詩若干篇筆法飄逸務去華藻洵如畫史所稱爰勑畫院諸臣規撫筆意舊有者臨之已缺者補之各圖梗槩清燕情閒間亦隨筆點染人物及山林水石致趣又仿束廣微作笙詩補亡六章並寫大意蓋始事於己未春積以歲月迄今秋七月之望獲竟斯業雖畫法未克與和之先後而翰墨風流繼踪曩軌亦足標文苑雅事且不啻此詩之教以垂懲勸一披覽閭里巷貞淫之故朝廷郊廟之遺犁然在目因是有以考其得失朱子云本之二南以求

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則脩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不待他求而得之然則是圖成而可興可觀其裨益不更深切著明耶乾隆十年歲在乙丑處暑日御識

書唐太宗懷鷂事後

予讀綱目至唐太宗懷鷂事未嘗不益服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而歎司馬溫公之未致思也此事也唐史帝紀及魏徵傳皆無之溫公輯通鑑蒐羅博採蓋取李延壽劉禕張文業諸家之說然正史不載刪之可也筆而書之啓後世之疑其誰之咎耶夫溫公之書此事蓋亦表太宗之重賢與魏徵之敢諫而吾乃以為啓後世之疑者何蓋太宗與魏徵君臣相得虛受弼亮實為三代以下所僅見固不在此小節也且小節而信亦足為大者之證而爽考其事有不盡信者豈不反累其大者耶綱目云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

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鷂幸而死設不死則此事傳乎否乎且徵以此事為宜乎不宜乎以為不宜何不犯顏直諫而故為此譎術以徵平日敢言律之其亦必不出此也夫徵奏事故久之心誰則見之說諫於君前後言於退食徵尚成其為徵耶唐有隋之宮室太宗緩喜延接羣臣其亦有堂廉之分矣徵之來也豈其突然即太宗之果自臂佳鷂以為非見大臣之禮預付侍臣夫豈

不可而必倉卒納之懷中耶三家村塾中其師素嚴弟子畏而憚之一日者師出他往羣弟子伺其間無所不為倚梯於楹捎雀於巢師之返也怵慄無所避則納雀於懷而因以死焉觀太宗懷鷂之事豈不有類於此耶而豈太宗之所為耶夫小節之不辨將謂大者亦如此也則書此事者非太宗魏徵之功臣乃太宗魏徵之罪人矣李劉輩之記載雖未傳而其人亦不足責也余故益服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而歎司馬溫公之未致思也

題趙孟頫十札後

書格至孟頫一變說者謂其有意取妍微傷婉弱然右軍稧帖正以姿致勝固未可皮毛論也內府貯趙蹟甚夥觀蘭亭十三跋益知其師承所自原民部尚書王鴻緒舊名賞鑒家其子圖炯以所藏唐時僧義道小楷法華經及孟頫十札進經尾餘幅古香可愛為書

心經全卷因留為珠林法寶朕惟取貴知足此卷展閱既竟為拈趙法源流題數語而還之俾王氏子孫傳為世守更增藝苑一段佳話云

書漢文帝除肉刑詔後

史稱文帝除肉刑以感女子緹縈上書救父其事不經余故敘而論之

夫文帝除肉刑甚盛德也高帝約法三章已去秦肉刑復肉刑其在呂后肆暴之時乎帝

既去誹謗妖言之令因思及斷體刻膚之痛
而有是詔稱虞氏之治欲以德化民固不因
緹縈之言也必因緹縈之言是轉非帝之本
意且其事亦有不可為訓者蓋淳于公罪屈
耶不藉其女之言應出之淳于公罪當耶雖
有其女之言應入之其出其入亦惟視其自
取是所為與天下共之何容心焉而又何有
於感一言而及天下乎且是詔之首即述有
虞氏則舜之殛鯀禹固未聞有代父之請也

史遷將以為緹縈之孝為過禹乎天下之被
刑者多矣孰無子女使皆效緹縈所為從之
則殺人者可以不死不從之則傷孝子之意
如是則聖人明刑之教廢矣夫逮繫謾罵固
常人之情激切救父亦女子所有余獨怪史
遷牽及肉刑之詔使有識者必致疑無知者
謂可法亂聖人之大經害賢帝之盛德是固
不可不辨

御製文初集卷之十四

問

經解問

儒者之學莫尚於窮經經籍浩繁毋煩臚舉
今試撮其大綱凡通儒所宜共曉者為多士
詢焉經之名昉於何時五經六經七經九經
十一經十三經之名分於何代秦燄雖烈而
不能掩其光者藏於何人所藏何書其後出
於何地獻於何朝頒於何世各經授受源流

何所依據章句注疏傳解箋詁之屬有何異
同其施諸學官用以取士者何所因革又如
古有三易夏何以稱連山殷何以稱歸藏周
何以稱周易且連山不始於夏歸藏不始於
殷周易不始於周其說可得聞歟傳周易者
有四家其興廢可得考歟書何以有古文今
文之別詩何以有齊魯韓毛之殊春秋左氏
公穀而外又何以有鄒氏夾氏鐸氏虞氏之
類諸家分門別派其說可悉數歟禮始於高

堂生顯於后倉其轉相傳述者誰歟二戴何
删馬氏何補冬官何關儀禮何逸羣儒議論
紛紜其說可詳陳歟論語何以有魯論齊論
大學孝經何以有古本今本爾雅或曰周公
作或曰子夏作其說何居孟子何以或删或
疑或貶或尊何其識之相遠歟惟中庸無異
說而學庸二篇原皆載於戴記其別為詮說
而列於四書者自何而始歟凡此經傳源委
其能條分縷晰闡其微言抉其奧義而銖黍

之不爽歟漢唐以經學取士或專通或兼通
或帖十通五皆得與選舉之格多士果能博
學該通條對精詳斷制明決者固膺上第即
或就所已知各抒所見而言有條理詞歸雅
馴亦足以備採擇其悉言毋隱朕將親覽焉

史論問

儒者學術之要先經次史凡具淵通之學必
擅著作之才然非熟於掌故周知上下數千
載之事理而剖決其是非者不足以語此則
史學尚矣今之稱正史者皆曰廿一史豈廿
一史之外別無正史歟抑廿一史之名遂定
而不可移易歟又豈正史之外別無他史歟
考之漢唐宋藝文志及隋經籍志所載諸史
其名類甚多而稱史學者惟以馬班諸人為
宗何歟史記漢書成於遷固不自遷固始也
開之者誰補之者誰註解之者又誰也范史
一書與馬班並稱三史而袁宏荀悅之作獨
不可媲美歟陳壽之志帝魏退蜀正統已紊

孰稱其是孰正其非可與三史並傳歟即三
史之書又果無遺憾歟晉書創於何人共有
幾家唐太宗命房喬等再加撰次所稱房喬
者何人也其稱房喬等者又共幾人也觀其
文多駢麗史體固應然歟南北史皆成於李
延壽而考之南朝北朝各有專史乃延壽復
為合之合者可取則專者宜删專者既行則
合者可廢而八書二史皆得並行辭多重複
後之作者獨不可彙而修之歟六朝之後隋

書頗善其所撰諸志綜覈尤工近世儒者專稱五代史而不及隋書又何說也唐書新舊二編各有短長自新書出而舊書流布無多不得並載十七史中其故何歟梁唐晉漢周皆有史薛居正嘗修之歐陽氏之本誠善矣而薛氏之本猶可得見歟宋遼金三史已不及前代而元史成於倉猝舛謬尤多乃後儒罕能刪定以成佳史豈古今人果不相及歟且史之體有二曰編年曰紀傳紀傳之善自

司馬遷史記始而編年之善則自司馬光通鑑始通鑑本春秋之法至朱子則綱仿春秋目仿左氏而前編續編之作亦皆得其遺意此外體例甚繁沿革互異作史者奚啻數百家多士有能悉數其姓氏詳其名目以證其是非者歟將備舉作者之優劣以考正諸史之得失則一代著作之任殊有厚望焉毋剿說毋雷同毋苟且以干名毋狥人以自誤有志進取者尚慎旃哉其各矢乃心獨抒所見以毋負朕延訪之至意

乾隆四年三月廷試貢士策問

朕惟帝王統御寰區代天子民勅明旦凛對越廣諮詢切飢溺朝夕乾惕不遑寧處者亦惟思措天下於治安登斯民於衽席緬想唐虞之世吁咈一堂時幾互儆其時黎民於變府事脩和猗歟盛矣朕以涼德纂承丕基孜孜圖治四年於茲勤恤民隱痌瘝在抱蠲復遍於各省而閭閻尚覺艱難賞賚時及八旗

而京師未見富庶論者謂泉布之貴病在禁銅今銅禁開矣而錢價轉昂又謂物料之貴病在税重今關稅薄矣而物價未減用是日夜思維不能稍釋惟恐言路或有壅塞而利弊不知乃諮詢倍切而假公借私者多實心忠愛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陳時務者少豈折檻牽衣之流不可見於今日耶元為善長宅心豈可不寬而尚寬大則諸弊叢生民生轉受其累恐其流也稍事整飭而觀望者又

以為上心在嚴遂莫不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而民受其困矣夫以今日之風行今日之政不過補偏救弊權宜設施思欲家給人足講讓興廉成比戶可封之俗將何術之從歟又如河工一事動如聚訟新開運口論者紛紛彼身當其事者稍自擔承衆即以為固執而措置失宜若一無釐正又以為因循而不足與為是責人則易而自處之則又難也生民休戚視庶司賢否而承宣表率則大吏之責也乃今之課吏者不過稽其案牘察其考成其有愛民若子如召父杜母者果得與旌揚之典耶凡此數事皆朕時廑於懷而未得其要領者爾多士起自草茅入對明廷既無顧忌之嫌宜盡敷陳之義若能仿治安六策賢良三策深達天人之理性命之原治亂安危之機者亦不拘體制詳切陳之朕將進而親詢焉

乾隆七年三月廷試貢士策問

朕德弗類託於士民君公之上凜對越之小心思安危之至計茲爾多士釋褐觀光宜有以陳古今之通變直指當世之切務是以詳延於廷諏以政要勾以啓告朕匪惟覘多士之所學亦以佐朕不逮思益下民耳蓋君之於民其猶舟之於水耶舟不能離水而成其功人主亦不能離民而成其治是以古先聖王恫瘝懷保惕然惟日不足者非蘄民之懷惠而已也實有見於君民一體之故今君與民誠一體歟德之不修政之不宣賢才之不進民隱之不聞有一於此其能成治道者未之或聞也將欲補四者之闕又何術之從歟夫天下不必治也君明而臣良上令而下從天下雖亂識者知其有治之幾焉天下不必亂也君庸而臣諂上令而下違天下雖治識者知其有亂之幾焉其盈虛消息之機多士亦嘗籌之素而欲有辰告乎務民之本莫要於輕徭薄賦重農積穀我國家從無力役之

征斯固無徭之可輕矣而賦猶有未盡合古者乎賦之外曰耗羨此固古之所無也抑亦古嘗有之不董之於官則雖有若無而今不可考耶且康熙年間無耗羨雍正年間有耗羨無耗羨之時凡州縣莅任其親戚僕從仰給於一官者不下數百人上司之苛索京官之勒助又不在此限而一遇公事或强民以樂輸或按畝而派捐業田之民受其累矣自雍正年間耗羨歸公所為諸弊一切掃除而

游民之借官吏以謀生者反無以餬其口農民散處田間其富厚尚難於驟見而游民喧闐城市貧乏已立呈矣人之言曰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亦猶燕趙無鎛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而議者猶訾征耗羨為加賦而不知昔之公項皆出於此而有餘今則日見其不足且動正帑矣是亦徒被加賦之名而公與私交受其困而已矣將天下之事原不可以至清乎抑為是言者率出於官吏欲復耗羨者之口乎多士起自田間其必不出此而於農民之累有無利弊必知之詳矣又如常平之設遍天下而卒不聞百姓無鮮飽之嗟或者禾栖畝而給銀稼登場而責穀是民未受其益先受其害矣將欲改絃易轍而天時不可必其何恃以無恐耶凡此數者皆朕日夜躊躇而未得其領要者多士其無以朕為不足告而閟之隱之其尚以朕為足告而敷之陳之悉言其志毋有所諱

乾隆十年四月廷試貢士策問

國家設科取士每三年而賓興之復明試於廷以覘所志朕既不遑立政無方常思進彼嘉言佐予休治比策試貢士亦既不愧不文爰咨爰度矣乃多士之對揚者華藻是飾骨鯁無聞豈朕求之不誠歟抑司其事者抑不以進歟不然豈時無關政民無隱情耶則多士以起自田間未諳政務為辭耳夫政事與學問非二途稽古與通今乃一致爰以多士

所素服習敬業者詢之必有以尊朕焉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經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獻何時傳之者有幾家用以取士者有幾代得縷晰而歷數歟三選四科五問十條乃周漢以下取士之別為取為棄為同為異為得為失可得而詳言歟其銓除也代復不同魏晉而下率從資格有四科九班之別五保七流之異其體例亦能條對論列否耶將欲得賢材舍學校無別途將

欲為良臣舍窮經無他術多士宜有以奮發敷陳啓廸朕蔽其有深悉時政得失直言極諫者聽

考辨

黄子久富春山居圖真偽辨

乙丑夏沈德潛進其所為詩古文稿幾暇披閲則跋黄子久富春山居圖在焉所記題跋收藏始末甚詳是年冬偶得黄子久山居圖筆墨蒼古的係真蹟而德潛文中所載沈文、王董鄒氏五跋有董鄒而缺其三且多孔謌一跋以為山居與富春自兩圖也然愛其溪壑天成動我吟興乃有長言亦命德潛和之且詢其較富春為何如德潛之跋以富春山居歸安氏為未得所安氏不知也越明年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將出所藏古人舊蹟求售於人持富春山居卷并羲之袁生帖蘇軾二賦韓幹畫馬米元暉瀟湘等圖共若干種以示傅恒傅恒曰是物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將安用之居少間恒舉以告朕朕謂或者汝弗識耳試將以來翦燭粗觀則居然黄子久富春山居圖也五跋與德潛文脗合偶憶董跋與予舊題所謂山居圖者同則命内侍出舊圖視之果同次日命梁詩正等辨其真偽乃咸以舊為真而新為偽反覆詳覽始知燈下駭以為更得富春者乃誤也匪惟予誤沈德潛之嗟洛歎賞勒文以記者亦誤也奚啻德潛髙士奇王鴻緒輩之侈賞鑒之精賈直

之重以為豪舉者均誤也富春山居本屬一圖向之題山居者遺富春二字故雖真而人疑其非是耳雖然摹董而即董肖黃而即黃蓋非近日俗工所能為且其別種亦有實出舊人手筆而古香清韻堪以繼武石渠寶笈者槩以二千金留之予因之有深警焉歎盛衰而歸夢幻德潛蓋詳言之玩物喪志之不若不識者之為得矣而況目迷五色易眩鮮明於流覽其尚可也於出治用人其可乎哉因一事乃獲三益是不可以無記爰書之於舊圖而正其名曰富春山居云

西域地名考證敘槪

禹貢稱析支之敘周書紀西旅之貢自是而外西域之誌經書莫詳詳西域實權輿司馬氏然司馬氏實未身涉其地而詢諸其人也徒以漢武勤遠使張騫輩持賂鑿空繼以貳師興師一狠千羊所得不償所失遷之所記出於傳聞夫魯魚豕亥以華言傳華言尚不能無訛而況語音殊衣服異嗜好不同之絕域哉其不能無訛不待燭照而龜卜矣今我師平西域伊犁之地屯牧者我人回部之城番宣者我臣且國語切音實能盡各部轉韻曲折之妙是則傳萬里幅員之悉正千古紀載之舛實惟此時漢唐往事無論即如朔漠方略所載初征噶爾丹時有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者來降稱其地為葉爾欽哈思噶爾後盡歸準噶爾我之使臣不過至伊犁而

止不能至回部諸城也乙亥興師以來執訊獲醜屢詢其人稱為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今則二歲之人住京師者有之細詢其音乃定為葉爾羌喀什噶爾蓋回語謂地為葉爾寬為羌謂各色為喀什謂甎房為噶爾合而言之則葉爾羌者地寬也喀什噶爾者各色甎房也其他類此皆有名義然彼地自隆古以來其名其義未之或易徒以阻隔幅員不通音問遂致屢易文而始得其正夫以國語近

各部之轉韻而一譯漢音必待再三詳考始能無訛則史遷之不免闕漏益不待燭照而龜卜矣茲為方略之書恐分纂之人無所取裁濫觴者豪釐之差承流者且致千里之謬因取各部山川疆域部落姓氏命軍機諸臣詳考確證歸於一是如提要凡例之作而敘其概如右自是之後統以新正之名為指南云爾

茅山正譌

壬午春巡將發金陵道句容徵三茅之勝而邑誌率摭吳越春秋禹改茅山曰會稽為茲山數典所自是援越入吳疆域紊而世代淆予不可以不辨按史記注引越傳禹到大越上苗山苗與茅古字通而小異其為屬越則均水經注漸江條云會稽古防山亦謂之茅山別稱防者蓋以防風後至故而漸江即浙江其山隸今紹興境明甚若句容之茅山本名句曲亦名己山自後漢茅盈兄弟學仙於此三茅之名始著距吳越時既遠地與紹興又絕不相蒙輯誌無識者沿名竄附牽連為一謂會稽同出異名若良常秦望海江仙韭之屬二十有六實為一山且注出吳越春秋今覈全書初無是語況自紹興至句容道踰千里中隔一江三茅即號地肺安能呼吸一氣若此使其言然則方內纍纍宮霍蜀嶧者疇不當名之曰崑崙岱宗乎再考江寧郡志良常秦望仙韭諸山並與句曲壤接道里可

數更於紹興無涉即以所引秦望言紹興句容皆有要各自為一山未可強而合之獨於茅山予何疑或曰會稽為古揚州鎮山後漢移會稽郡治越秦初置時本治吳焉知會稽始名之茅山不可通於句曲後著之茅山也予得仍以吳越春秋正之其書凡六卷前吳傳三後越傳三茅山之改名會稽入越外傳不入吳內傳當時方隅所限詎不較然風馬牛哉用覶縷析之以俟後之訂山經者

古泮池證疑

甚矣讀書之忌麤疎浮過不沉潛深造博綜詳考執一為是譬為禾者鹵莽耕而鹵莽穫確乎其弗可也今之泮池非古之泮池歟而予丙子過此曾有詩闢之舊詩云十里東郊舊魯城新城安得泮池名徙以新城舊城之説横於中遂以為新城不應有古池耳丁丑再過闕焉未證其疑兹南巡迴蹕復駐曲阜廣核諸書及詢之孔氏家乘乃知古魯城即今曲阜其可證者以

史記孔子塟魯城北泗上也水經注所引亦與膀合輿志稱今之曲阜為新城者盖因宋大中祥符間移築城於東十里許明正德間因流寇兵燹仍徙還魯古址而築新城焉夫以明視宋固為新而不知以宋視古為尤新也是則統志諸書錯出者悉可按訂乃知今之曲阜縣治實即古之魯城也古魯城既不舛則古泮池之與靈光舊址其不出此城章章明矣至若南北步武之數偶爾差乖大者

御製文初集卷之十五

碑文

聖德神功碑

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統承
三聖之謨烈奄奠萬方撫臨天下六十有一年實兼開創與守成之事爰自綏靖南荒翦除三孽而後惟務以深仁厚澤淪浹中外俾涵泳優游四方從欲而勵精圖治悠久無疆

晚歲之政尤欲申嚴庶務以正官方糾詰敝民以清禮俗以明作濟将大以節制保豊亨故我
皇考嗣承丕基凡誠孝中正寬仁之大原無一不與
聖祖同揆至用人行政規模則稍有變通以求繼志述事之盡善惟
皇考神聖之姿黙契
聖祖是以膺付託之重任而宏開夫萬年有

道之長惟
皇考誠敬之德簡在
帝心是以致嘉祥之駢臻而即驗於四海於
變之盛雖十三年之憂勞無一日一時少釋
於
宸衷而所以貽我子孫臣庶億萬禩之樂利
無窮者誠如
天地之無不幬載也
皇考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

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
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
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第四子也
母孝恭仁皇后在妊時夢月中仙娥授以神
子既覺而誕生
皇考
皇考幼而徇齊天性仁孝
聖祖恩眷踰常八歲時患腹疾
皇祖方巡狩塞外聞之遽馳歸一晝夜而至

其篤愛有如此者奉事
庭幃數十年深愛愨敬無一言一動不允當
皇祖之心每語衆稱為至孝先是舊皇太子
贈理親王之未得罪也
皇考小心承順恪盡臣弟禮而王恐
聖祖眷愛日隆有妨於己遂至以非禮相加
皇考每順受之而剛正之氣亦不為少屈律
已則篤謹有加焉及歲戊子王以罪廢居常
進訣者多背離相忌者率傾陷禍且不測

皇考多方保護以悃忱惻怛感慰
聖祖之心而曲為王解始獲矜容王乃愧悔
自失東宮舊屬咸洒泣驚頌
聖德方是時
聖祖違和又以允禔允禩等屢作非彝以干
天怒居常鬱鬱病勢增劇
皇考竭心孝養凡百躬親靡晝靡夜逮四閱
月
聖躬乃安及理親王再廢

聖祖春秋益高諸王中私懷覬覦者往往矯
飾名譽私樹黨援而
皇考絕不以一事自表異友于兄弟均平如
一莫不同其憂喜軫其疾痛其自取咎殃者
亦不避嫌疑力為調劑自內外族姻左右大
臣以及近侍宿衛無一人往来親密者
聖祖用是灼知
聖德淵懿大義明著無黨無偏足以膺
宗社臣民之付屬也及遭大故水漿不入於
口以乾清宮東廡為倚廬素服齋居養心殿
三年如一日每遇朔奠殷祭及獻食
壽皇殿悲不自勝哀動左右
躬送
梓宮安葬
景陵
仁壽皇太后升遐哀誠一如初禮凡
太廟
郊壇必躬必親致齊致慤觀者罔不肅然起

敬每遇水旱之祲輒愀然曰
上天譴責朕躬命直省旬月奏報雨雪苟應
時則喜動顏色或過期即減常膳元年五月
京畿旱虔禱於宮中自晨至夕不膳霖雨立
沛蓋
皇考深念所任受於
皇天暨
列祖者惟茲天下之烝黎故休戚相關如保
赤子而民之所以安者存乎政政之所以舉
者存乎人故宵衣旰食日有孜孜尤以是為
先務焉念民所苦病者莫如賦重而刑濫有
司遇災祲而不恤巧法侵漁或惰侈以自耗
致民俗之日偷逐姦利縱淫樂聚徒鬬狠若
是者皆盜賊之源也
皇考即位之元年即大免直省逋賦陝西甘
肅二省以軍興運餉其所供賦稅無歲不蒙
豁免七年至九年輪蠲各省賦稅有差自元
季張士誠據蘇松嘉湖陳友諒據南昌袁瑞

與明太祖苦戰於江東西橫斂以給軍終明
之世故籍未改
特命永除數郡浮糧著為令典凡直省報灾
朝聞發不待夕夕聞發不待朝每語近臣朕
蠲租發賑如救焚拯溺猶恐灾黎之鮮有濟
也彼視民之傷與己若無與者獨何心哉常
念水土為農田之本而救荒之政莫要於興
工築以聚貧民遂博求海內水利修川防俾
各省河渠湖澤歲久或淤塞為連州比郡農

商害者咸開濬之京畿則
命怡親王大學士朱軾經理水利營田官開
水田數萬頃聽民自占者不與十餘年中費
數百萬貧民皆取食焉洪澤湖都受淮流廣
數百里恃高家堰為關鍵以東淮而漱黃下
河七州縣民命繫焉
發帑銀百萬盡改石工浙江松江海塘經潮
水屢潰脩築相繼費數百萬濵海之民始得
安袵席無為魚之患往者封疆大吏好因事

以自為功有司承迎以速進取之路凡有興
作及賑灾動稱捐助或曰小民樂輸
皇考再三諭禁以蘇民困州縣巧取有禁門
關苛索有禁而民隱之萬難上達者莫不在
皇考洞鑒之中每遇重囚即深厪
睿懷屢飭法司必三覆奏好生之德發於不
能自已者如此念刑罰所以濟政教之窮必
修禮正俗乃可清其源詳註
聖祖仁皇帝諭旨十六條

親製勸農種樹之詔
御書刊示四方
命九卿詳定貴賤服色兵民婚喪禮制實舉
孝義貞節分遣御史巡行直省常恐所任非
人則雖有良法美意德難下究敕不虛行故
搜揚俊乂立賢無方自唐宋以後秩祿不足
以贍庶官不肖者各以他途取之用此苞苴
盛行不可遏止
皇考於外省督撫以及州縣親民之官各賜

養廉較正祿數十百倍其在京師卿貳則賜
雙俸司旅並給飯費雖閒曹職官亦準俸銀
之數賜之廩穀而寡廉鮮恥巧取以殃民者
法亦有所必行焉左右輔弼及封疆重臣忠
勤夙著猷績彰聞則推誠倚任坦然不疑俾
得展盡底蘊而常戒以面從責以啓沃優容
寵賚十百於尋常其有恃功驕蹇植黨營私
者則法立誅必而忠直賢良即時有失誤屢
被譴訶卒保全其終始建賢良祠崇祀

累朝碩輔其餘著勛伐效命疆場者皆錄用
其後人又念士者民之表儀而庶官所由備
也故廣其登進之途而董之以教元年
命郡州縣學官必用正途二年
躬詣太學頒訓飭士子文四年
命直省督學舉英才八年舉通曉性理舉人
八人並
賜進士各省會俱特建書院取之之廣恤之
之周如此兵者民之衛藩而國威之所蓄也

故勤其蒐簡之政而曲體其情
命提鎮考核將校必察其訓練拊循之實毋
得循私提鎮之優劣一以整飭將校訓練行
伍和輯兵民定之士伍則正糧之外別發帑
銀俾軍師營運以恤其婚喪蓋
皇考莅官馭將勤民養士整軍恤衆使文武
並勵中外相維制防曲盡如此重念八旗乃
國家根本內外大小臣工士民軍吏所觀式
也故所以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察其情而優

恤之者尤詳且備焉元年即
命舉人庠生之服公事者各還家專力於學
諭設八旗官學各就其方簡其士之秀異者
而官教之
命諸王察舉孝弟守分力學者以承平日久
生齒愈繁取八旗餘丁四千八百人為教養
兵歲給十七萬有奇自五旗諸王不得以旗
分人員多供差役擅治其罪下此正副都統
及參領佐領不得苛索外吏財物竊嘗審究

皇考治法之源流然後古聖王所為以天下
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其規模氣象始可
得而見焉
皇考自宗親戚畹勳舊以及八旗之士衆自
京師畿輔以及九州四海之軍民惟恐其疾
苦之蔽壅禮俗之衰惡一如一身之中毛髮
有觸而必動雖外藩蒙古皆如家人父子其
職官並予俸祿兵衆咸給月糧土黙特守臺
站人歲時有賞用此凡有征討外藩効命屢
諭蒙古王貝勒宜愛民恵下其子弟之俊秀

者或在
內廷教養之
賜安南以隙地減朝鮮琉球貢物厚朝鮮俄
羅斯國人之賞賚給琉球来學者歸國之道
齎不獨澤流方外而聲教亦漸被於遐荒十
有三年之間宵衣旰食無晷刻之寧不謂天
下已治萬民已安而少懈夫朝乾夕惕之
皇衷故以事

天之誠敬昭事百神而神無不格以法
祖之仁孝錫類萬物而物無不孚至於
孔子德配天地尤加崇禮王爵之封上及五
世跪獻之禮首著上丁詳定配享先賢增置
五經博士皆前古所未有也教養宗室而寛
其拘禁者自登
宸極即封理親王子宏晳為郡王而於理親
王未降一
旨未遣一使曰吾不欲受其拜並聞感恩之

言也
錫賚頻仍惟
命內監傳送且教以詢所從来勿令告以上
賜及王薨
躬臨哭奠追贈理親王命宏晳進襲親王爵
分封供具特厚怡賢親王之喪
躬臨哭奠哀慟久而不已自戊子年後允禩
允禟輩莫不妄冀非分結黨樹援嘗觸怒
聖祖

聖祖降硃批諭
皇考及諸王云朕與允禩父子之義已絶及
皇考嗣位重念兄弟情且知彼明敏能任事
爰命輔政加恩信用冀以感悟其心寵封
皇祖旨於內閣不以宣示外人乃允禩不但
不改悔且心懷怨望怙惡不悛允禟在西寧
多為不法顯悖臣禮
皇考雖申告中外明正其罪絶其屬籍而兩
人猶得以天年終罰弗及嗣自

御極以後瑞應駢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
珠黃河之清自陝州至邳宿二旬有五日不
變鳳集麟生慶雲甘露靈芝嘉榖之祥不可
勝紀
皇考每見奏章必深自警惕咨戒臣工務德
政之不脩雖天瑞不足恃也彰明人紀更定
刑章凡繼母虐殺前子以所生子抵法無故
杖殺僕婢者分別重輕治罪訪明太祖本支
裔孫襲封侯爵以承其宗祀自明初紹興有

惰民靖難後諸臣抗命者子女多發山西為
樂户數百年相沿未革一旦去籍為良民
命下之日人皆流涕自準噶爾擾邊
聖祖仁皇帝宿兵西北陲以保舊屬諸蕃青
海之平也彼又納我叛臣雖屢加訓告覬盜
不休故定議濯征為一勞永逸計及十年大
破之於喀爾喀之地邊將爭言宜乘時進勦
皇考念彼遠處外夷武不可黷乃遣使諭告
決意罷兵西南洞苗自古為附近州縣之害

自平定廣烏蒙古州歸義開地二千里而時
戒邊疆大吏為善後之謀敬惟
皇考自始至終所以莅官勤民教士恤軍安
內馭外者無不體之以誠本之以孝用之以
中持之以正育之以仁撫之以寬與
聖祖仁皇帝若合符節而更化砥俗使天下
遵道遵路如優恤宗室而禮度必謹於防維
愛禮大臣而法禁必行於貴近搜羅才俊而
甄別不漏於昏庸教育士民而捕詰獨嚴於

聚類蓋非此不足以移文恬武嬉陰私交結
之風革吏蠹民偷險戾奸欺之習未嘗非
聖祖晚年整肅官方矯除薄俗之遺意也是
以數年之後蒸然丕變外自郡州縣吏私餽
不行於大府監司內而閣部院司臺垣不敢
以己事干外吏倉庫侵蝕者所在充盈庠序
鮮囂陵之士門闌無苛索之兵蠹吏散朋奸
民從業孔子所稱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者我

皇考實克當之
皇考即位之元年八月即
手書建儲事密封宮廷布告羣臣八年六月
聖躬違和
特召臣及莊親王果親王和親王大學士內
大臣數人入見
面諭遺詔大意謂朕夙夜憂勤惟體
聖祖之心以為心法
聖祖之政以為政因見人情澆薄官吏狥私

罔知改省不得不懲治以戒將來故有從前
條例本嚴而改易從寬者乃原議未協朕與
廷臣悉心酌定可垂永久有從前本寬而改
易從嚴者本欲俟諸弊革除之後酌復舊章
乃知
皇考聖智天縱灼見
聖祖不言之意以就前功而隨時取中用建
民極蓋
聖祖時瘡痍初復非徧覆包涵不足以厚生

養而定民志
皇考繼承之初則政寬而奸伏物盛而孽萌
非廓清釐剔大為之防其流將溢漫而不可
以長久兩朝
聖治正如天地四時之運相推相代以成歲
功先儒所謂雖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
者此也
皇考聖意原欲大加整剔使弊絕風清人人
皆知理法而後布恩施德以培國家萬年元

氣
昊天不弔未假之年使十有三年憊精勞神
之
聖心猶未釋於
龍馭上賓之日而廣大欲沛之澤不及旁流
汪濊以遂
皇考之初志而
親見黎民徧德之休也嗚呼痛哉雍正十三
年八月己丑

皇考崩
聖壽五十有八乾隆二年三月庚寅葬
泰陵小子謹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
天行健運而不息陰陽甄陶萬殊一則惟
聖時憲建極宜民其用曷先曰義與仁當豐
而亨部亦潛滋既大且豫必戒其隨
皇帝繼序履盛持盈日暄雨潤雷動風行
皇天所付惟此嘉師

四聖容保子承子依曰予作君在厚其生其
災其害我躬是膺曰予作師在正其德其薄
其頑我躬之忒設監置牧惟民之安苟非其
人慮為民殘心膂股肱信賢不貳庶司百吏
開誠以示片言必錄小善必登耳提面命無
或荒寧官箴之敗交以賄成賢奸可易白黑
可更植黨背公譸張譎誑上下相蒙斯民曷
望重增秩祿用絕苞苴私塗既閉邦經可釐
旌廉擢能俾欽俾慕誅慾懲貪俾愧俾寤九

官承式庶事寡愆大府整躬百城晏眠敬刑
明罰亂獄無滋歲會月要出納無欺救荒拯
溺家沾戶浹增防浚川役均廩給興禮明教
以示之則禁暴詰姦以除其慝煌煌
帝京政肅風清豪強屏息奸宄潛形博戲鬪
罠鶉茵雞柵奇技淫聲兒童莫識近自畿甸
周於海隅山行野宿刁柝無虞曷占政成官
稱其職曷占民安鼓腹作息
皇帝致治身為表儀由中達外誠一無私

郊
廟明禋洞洞屬屬
闕廷涖政雍雍穆穆大孝備矣昭哉嗣服眷
舊親賢久而彌篤近承德意遠樹風聲父勉
其子弟祗其兄未明求衣日昃不食一日萬
幾是匡是飭
天現其光珠聯璧合地效其靈河清川翕畆
穗叢岐
陵芝結紐鳳翽麟遊近在郊棷

皇帝曰咨毋安毋豫我君我臣惟戒惟懼遇
灾而懼灾可為祥以祥為常志將日荒重道
崇文德心是懋張皇六師武不敢究天衢如
砥萬國朝宗開我明堂四裔來同盛德之氣
生物之元於時為春在人曰仁尊嚴之氣物
以凝閉於時為秋在人曰義巍巍
聖皇是則是效雨露雷霆罔非至教
德厚於地
智崇如天儀我後昆億萬斯年

御製文初集卷之十六

碑文

文廟碑文

天生烝民若有恒性人道立焉亶生聰明神
聖作之君作之師以厚其生以正其德綱常
之所以不墜倫類之所以相維相保於天地
間者斯焉是賴古聖皇繼天立極君師之道
兼隆費乎尚矣繼是以來雖代有君而克盡
其為君之道者蓋寡若夫同天地亘今古繼
往聖開來世特立為師之道於宇宙間者則
惟我

先師孔子一人敬維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祖述憲章垂教萬世使
後之帝王建極綏猷得有所遵循以求治法
道法之大全由之則治悖之則亂大哉
孔子功參乎覆載明並乎日月生民以來未
有盛焉者也我
列祖撫御寰區敘彝倫明禮樂誠民阜俗一

惟
孔子所傳之大經大法是矩是式微言奧義
迷推闡而表章之統緒相承心源符契欽敬
追崇之盛典超越往代具在彝章予小子懋
學書闡景行志切逮寅承丕緒祗奉
先猷夙夜兢兢繹思聖道越乾隆三年季春
上日躬釋奠於
先師前期飭官庀材崇飾廟貌特命大成殿
大成門覆以黄瓦崇聖祠覆以緑瓦稱朕慕

道崇師至意記曰禮時為大宜次之稱次之
先王之制禮也順於鬼神合於人心惟其稱
而已太學者帝王尊師之地盡禮備物以明
尊也稱其德而不為過宜莫大焉抑非以炫
耳目之觀也欽崇至道敷政教以淑羣黎法
祖隆
師罔敢或斁俾薄海内外無一夫不與被
聖人之澤斯朕志也夫乾隆四年己未用允
廷臣之請勒文紀事以垂示於奕世系以詩

曰
於昭道統淵源三五
至聖挺生立極萬古贊修刪定為帝王師天
地悠久斯文在茲惟我
祖
宗惇崇典禮爰謁林廟爰封祖禰予膺鴻緒
彝憲是承釋奠視學大昕鼓徵萬仞宮墻圜
橋首善笙鏞斯陳俎豆斯薦眈眈翼翼鳥革
翬飛制符宸居金碧流輝丕煥宏模神明所

宅玉振金聲永揚教澤式昭兆庶式育才賢
光宣文治億萬斯年

重建泰山神廟碑文

國家秩祀之典方望實惟最重而泰山為五
嶽宗長功用顯彰為德尤盛廟貌之在山巔
者歷有年所覺乎邈矣欝攸不戒宜用鼎新
粤以乾隆六年特遣專官董建靈宇殿庭廊
廡門序觀闕崇閎壯麗鳥斯革翬斯飛眈眈
翼翼琉璃丹碧輝映日星黼座璇題像設神

御穆然其容范金惟肖山半為香亭寶鼎中
峙覆以重簷載陟斯憩輿仰止焉鳩役庀材
胥出內帑公旬不勞經費不損凡土木之工
若干閱期有六旬而竣朕惟岱為方岳昉於
虞書列於禹貢紀於周官詳於春秋傳蓋河
泲淮海川瀆環滙扶輿積高之氣磅礴蘊結
靈淑鍾萃蔚為神皋奠坤維而翊天緯方位
屬震盛德在木得造化生生之元故觸石出
雲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功至仁也澤至溥也

我
列祖撫一海寓懷保烝黎一體天地大生廣
生之心為神人主明德馨香
神庥昭格予一人寅承基緒夙夜兢兢事神
保民罔不祗肅彼登封告成刻石紀號金泥
玉檢往牒所誇矯誣侈大之事繄寡昧所不
敢知而乂寧方夏阜殖羣生俾庶而富俾壽
而臧尚其惠邀嘉貺錫羨介祉以篤我國家
無疆之慶則所以崇禮展敬揭虔妥靈其何
敢後焉爰勒詞琬琰昭示永永系以銘曰
巖巖泰山駿極于天有虞肆覲肇祀用虔牲
幣祝號秩視三公匪僭匪瀆曰以報功伊
神之功霖雨萬國載生載殖食我
神力春也其時仁也其德體乾之元以立坤
極奕奕新廟穹峙層霄易陶以金以禦剛颸
雲生桂棟雨挾松濤俯瞰榑桑日觀岧堯雕
甍珠網鋪金墄玉紫殿靚深黼扆端穆月馭
星軒林霏馥郁靈貺孔時錫茲介福降神毓

秀賢哲克生時暘時雨百穀以成陋彼陟封
七十二代成民致神往訓是佩肸蠁斯通鑒
格斯在祗薦明禋於萬千載

安佑宮碑文

序昭穆以祀其先祖有功而宗有德建報本
之義為萬古之經者宗廟之制三代以上即
有之繼人之志述人之事者所當謹也設裳
衣以如其生朔有酌而望有獻盡事親之禮
衿不匱之思者原廟之制西漢以來始有之

繼人之志述人之事者弗敢廢也後世神御
殿亦猶漢原廟之義耶然漢之原廟不過月
出衣冠一遊耳至宋之時乃有神御之名蓋
奉安列朝御容所也上元結燈樓寒食設秋
千其視漢為已備矣而崇建徧郡國奉祀或
禪院識者多議其非禮焉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在位六十餘年恩澤旁覃
僻邑窮谷圓頂方趾之衆飲其德而不知子
孫臣庶躬被教育者宜其謳歌慨慕而無已

思也是以雍正元年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謹就大內壽皇殿奉安
御容朔望瞻禮牲新時薦而於
皇祖所幸暢春園亦陳薦如禮非輕為此創
舉也我
皇祖有非常之澤及天下是以
皇考合天下之情亦以非常之禮報之有漢
宋備物備禮之誠而無宋代徧及郡國祀緐
致褻之譏也予小子睘睘在疚顧諟

皇考之陟降勅明旦凜綸庭良法美政布在
方冊者謹守而弗敢失既就壽皇殿東室虔
奉
皇考御容以配
皇祖念茲圓明園我
皇考向日遊觀在囿在沼之地也其何忍恝
視爰擇奥垲之地具殿廡之規為室九敬奉
皇祖御容於中奉
皇考配東一室匪惟予小子罔極之思羹墻

之慕藉以稍抒亦欲使後世子孫凜覲揚之
志勤堂構之基所謂禮以義起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鳩工於乾隆庚申而蕆事於癸亥所
司以碑文請乃序其事如左而繫之以詩
懿玆苑囿
皇考所作土階茅茨遵堯之約匪誇丹雘有
窅谿壑匪沸管絃有吠雲鶴詎美之求惟
聖所樂我能受之中心惕若宅是廣居九有
是度

祖武斯繩宏規敢畧爰相其地載尉載酌爰
創其模載經載落廟貌嚴嚴堂皇綽綽有閑
旅楹有梴松桷周之以郛其郛嶽嶽環之以
池其池瀰瀰其水何有鳶飛魚躍其宇何有
網軒珠箔
神御孔安心乎莫莫來覲來齋曰望曰朔於
萬斯年予誠永託
雍和宮碑文
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肇封於雍邸在京師艮維
與太學左右相望逌
紹纘大統正位宸極爰命僑第曰雍和宮設
宮置守覺宇聖飾無增於昔示弗忘也越歲
乙夘弗弔昊天
龍馭上賓攀髯莫逮維時喪儀具展禮當奉
移念斯地為
皇考藩潛所御攸躋攸寧幾三十年
神輿憑依倘眷顧是迺即殿宇而飭新之以

奉
梓宮易覆黃瓦式廓門屏櫺星綽楔規制畧
備洎
山陵禮成於此敬安
神御歲時展禮至於今十稔予小子紹庭
陟降之忱朝夕罔斁深惟
龍池肇迹之區既非我子孫析珪列邸者所
當褻處若曠而置之日久蕭寞更不足以宏
衍慶澤垂無疆曩我

皇考孝敬昭事我
皇祖凡
臨御燕處之適且久者多尊為佛地曰
福佑寺則
沖齡育德之所也曰
恩佑寺則
鼎成陟方之次也永懷
成憲厥有舊章而稽之往古修真本唐高龍
躍之宮慈慶乃渭水慶善之宅宋則祥符錫

慶祠號景靈咸因在潛之居實曰神明之隩後先一揆今昔同符是用寫境祇林莊嚴法相香幢寶網夕唄晨鐘選高行梵僧居焉以示蠲明至潔也以昭崇奉至嚴也以介福釐至厚也我
皇考向究宗乘證涅槃三昧成無上正等正覺施洽萬有澤流塵劫帝釋能仁現真實相羣生托命於是焉在豈特表範睟容為章淨域已哉予小子瞻仰之餘間一留止緬憶過

庭怵惕興慕敬勒石以記系以頌曰
於皇
皇考禔福無疆奕奕朱邸積慶流長乘六以御茲焉蕃祥時雍協和
聖謨孔彰 其一
鼎成於湖
神御攸奠陟降在天
聖靈式眷愾乎斯聞僾乎斯見趋宋景靈邁唐慶善 其二 懿彼淨覺廣樹良因澄圓性海般若通津慧燈普照法寶常新敷華玉地轉曜
金輪 其三 矧是丹宮
藩封拜
賜載寢載興凝禧集瑞人世香臺梵天忉利擁吉祥雲開歡喜地 其四 標新福界冥契慈緣鴈堂集侶鹿苑棲禪香華送雨貝葉霏煙雲車風馬歆顧珠筵 其五 仰惟
聖德昊天罔極以妙明心運大願力孰為權應孰為真實無去無住歷化千億 其六 慈雲廣

蔭甘霔長濡入涅槃海繫如意珠恒沙大千共味醍醐不可思議浹髓淪膚 其七 灼灼靈儀巍巍瑞相言瞻言依徘徊惻愴十地四天鴻恩融暢盡未來際永資
慈貺 其八

闡福寺碑文

太液池之北有亭五翼然臨於水裔玉蝀前橫瓊島東挹波光增影淪漣映帶亭之北綴以閒館爽塏軒豁盖仍前明之舊康熙中

皇祖臨駐西苑常奉
太皇太后避暑於此後以其地奉安
仙馭凡筵遂相沿爲内廷遷次之所越乾隆
七年肇
先蠶壇於液池東北隅相距甚邇
聖母皇太后以蘭館盛儀宜致蠲潔
命改建佛宇朕遵
懿旨爰出内帑勅將作葺其舊址畧爲崇飾
寶坊傑竪香刹雙標用如幻金剛三昧造大

法像高丈六者三倍之而龕具慈愍性有大
威神構層簷以覆之珠網璇題金碧照耀冠
於禁城諸刹上爲
慈聖祝釐下爲海宇蒼生祈祐始事於乾隆
乙丑三月越明年八月告成因名之曰闡福
思自無始劫來生人生物凡諸福德各各具
有亦各具足而彼衆生芸芸𡨚𡨚惟以各得
所欲爲福未得求得已得求益無有饜足爲
嗔爲忮爲丐爲慾窮劫相尋展轉纏縛時維
因陀羅秉南面權廓紘恢網約以皇度馭以
禁憲沐以膏澤浸以醇醲敷錫多福於有生
衆厥有生衆善根深固一心信嚮正知正見
屏諸邪雜咸得福慶安樂老壽滿所願欲如
其弗祗弗延廼背而馳式抵大戾備諸苦惱
亦其自取大慈氏發洪誓願施無畏力拯諸
厄難隨聲赴感一時普度拔去孽根頓生福
慧孽緣淨盡福應備臻於其本來了無欠缺
要知法王非以己福施彼衆生亦非別能於

彼衆生有所增益凡此諸福衆生自有亦各
具足能仁慈悲遂得普度古聖帝明王斂福
錫福其亦有同於此也耶乃闡其義而說頌
言
一切有爲法不能造諸福能受諸福者皈依
法王力譬坐暗室中迷悶不得出忽遇大力
人闢門開四牖因得大光明此大光明相非
藉他目見又如況巨海飄泊無邊底忽遇大
慈航脱離惡濁浪及登彼岸已乃適得本來

告爾種福因衆生性具足迷惑不自知種種
成顛倒顛依法王力恒河沙衆生乃至未來
刼自性悉清淨各各受諸福恒河沙衆生所
受諸福德同一清淨性是為福德聚

重脩大覺寺碑文

朕惟聖王御世宏濟羣生其與慈氏能仁普
利人天功德不可思議迹雖殊而心源則一
佛經所云過去諸佛往往示現轉輪以世法
乂安天下復以宗旨接引諸方延續慧命者

蓋祇期萬善之同歸而已我
皇考福慧兩足鏡智圓明自潛邸時深究宗
乘證悟無上了義
御極撫辰海內清和咸理乃於
幾暇選序古德語錄開示津梁仰惟
大慈悲父廣種善根凡梵宇琳宫曾施功德
皆不啻如來身坐道場而歷刼四衆並應莊
嚴擁護瞻禮皈心者也朕因詣龍潭近望西
峯藍若大覺寺者金清水院故址明以靈泉
寺更名運謝禪安蔚為古刹康熙庚子之歲
皇考以僧性音參學有得俾往住持丈室
御製碑文以寵之及圓寂歸宗復命其徒建
塔於此
慈恩眷顧
聖蹟攸昭而積歲滋久丹雘剝落爰加修葺
工既告竣勒石以紀歲月俾爾後住山大衆
時念
法王顯現化導因緣與國家累葉護持正教

振起宗風之至意云

碑文

重建鐘樓碑記

皇城地安門之北有飛簷傑閣翼如煥如者為鼓樓樓稍北崇基並峙者為鐘樓其來舊矣而鐘樓亟燬於火遂廢弗葺治朕惟神京陸海地大物博通闤別隧黎庶阜殷夫物龐則識紛非有器齊壹之無以示晨昏之節器鉅則用廣非藉樓表式之無以肅遠近之觀

且二樓相望為紫禁後護當五夜嚴更九衢啓曙景鐘發聲與宮壺之刻漏周廬之鈴柝疾徐相應清宵氣肅輕飈遠颺都城內外十有餘里莫不聳聽彷挈壺雞人之遺制宵衣待漏均有警焉爰飭所司重加經度基仍舊址構用新製凡柱梲榱欂之用悉甃以甎石俾規制與鼓樓相稱經始於乾隆十年閱二年工竣所司請紀之石以式於後夫春秋之義興作必書矧茲樓之成昭物軌定衆志體國誠民著在令典修而舉之以重其事弗可以已也乃為之銘曰

鳧氏賦形鼓盪元音體乾作則為圜為金式鎔九乳儆壹衆心啓閉出入罔敢不欽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洪鐘萬鈞司寤所職鏗以立號協於箭刻巍樓高峘乘風劣崩昔罹鬱攸久廢不脩咨彼工師審揆其由木毋火子長風飂飂鼓之則熾匪藉心謀聿規新制瓴埴比次乃斲山骨輸我匠契尺木不階屹然巨

麗拔地切雲穹窿四際岌嶪峥嶸金鋪繡甍鳥革翬飛震耀華鯨不窕不槬桐魚應聲偕是雷鼓鏜鞳砰訇宣養九德振肅庶類作息以時品物咸遂以器節時以時出治宵旰攸資亦宣堙滯聲與政通碩大龐洪正宮壹皇元氣昭融導和利用警聽達聰億萬斯年揚我仁風

闕里

孔廟碑文

朕惟
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仁躬備至德脩明六籍垂訓萬世自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覺世牖民道法之精蘊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後之爲治者有以知三綱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敘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經之所由以舉五禮六樂之所由以昭宣布列於天地之間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弗可及已而治法賴以常存人道賴以不泯詎不由聖人之教哉往代表章尊禮隆重亦越我朝備極其盛當

皇祖聖祖仁皇帝甲子之歲東巡闕里躬謁
殿廷盛典裔皇垂於冊府
皇考世宗憲皇帝追晉王封鼎新廟貌崇敬誠切瑞應章顯實由心源孚契先後同揆惟
聖人能知
聖人所由躋海宇於蕩平仁壽之域也朕自養德書齋服膺聖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釋於懷嗣統以來仰荷
天庥海宇乂安用舉時巡之典道畿甸歷齊魯登
夫子廟堂躬親盥獻瞻仰睟儀展敬林墓徘徊杏壇循撫古檜穆然想見盛德之形容慨乎若接夫聞聖人之風誦其詩讀其書皆足以觀感興起況親陟降其庭覲車服禮器得見宗廟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嚮慕俛焉而弗能自已者歟朕撫臨方夏惟日兢兢期

與斯世臣民率由至道敷教澤於無疆顧德弗類於衷歉焉恭繹
兩朝碑刻之文益以知道德政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慕聖人之德而不克見之躬行者非切慕也習聖人之教而不克施之實政者非善學也法
祖尊
師固無二道用勒石中唐志鑽仰服習之有素思以繼述

前徽酬顧學之初志云敬系以辭曰
皇矣
至聖代天覺民天何言哉聖人是申立人之
極曰義與仁建治之統曰明與新聖謨洋洋
祖述憲章配天廣運應地無疆四時遞嬗日
月貞明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泱泱東海巖巖
岱宗於穆聖德疇與絜崇巍乎聖功疇與比
隆循之則治獮暢皇風仰稽令辟展敬尊師
過魯祠牢炎祚開基宮墻翼翼魯壁金絲蒼

檜鬱鬱殷盤鼎彝
皇祖
皇考聖智達天探脉道要孚契心源豐碑虬
護巨榜鸞騫上繼三五一中允傳顧惟寡昧
仰紹先型時邁自東祇謁廟庭洋洋盈耳玉
振金聲若弗克見時殫予誠見聖匪艱由聖
則難弗克由聖孰圖治安亦既莅止覯止是
歎摛辭表志乾隆戊辰

菩薩頂碑文

蓋聞青鸞建刹須彌垂蘭若之規白馬馱經
洛下記伽藍之始演龍華於印度輪轉蜂臺
廣象教於閻浮鐙傳鷲苑矧擅神皋之名勝
尤瞻佛地之崇嚴五臺菩薩頂者叶斗標靈
虒陽結秀王舍城之宮闕白玉為階給孤獨
之園林黃金布地溯化城之初啟原法像之
由來厥有名緇親瞻髣蓋寶珠五髻爍天半
之圓光瓔珞千花示雲中之妙相於是蓮趺
玉座號曰真容貝樹銀龕傳為靈蹟我

聖祖仁皇帝躬探道妙心會真如停
仙仗於青峯賁
宸章於紫碣廓十方之淨境蓮界增輝振三
要之宗風栴林煥彩朕欽承
祖德仰祝
慈禧乃因清宴之期特舉遊巡之典鳴鑾靈
嶽領物外之烟霞駐蹕精藍接空中之唄讚
繞砌則一花寶樹影拂經幢環庭而八水香
池聲凝梵磬攬茲聖蹟恍陟金沙顧此禪棲

宜新珠網稍更位置益整規模轉初地之幡
風重燃慧炬散諸天之花雨再現曇雲庶使
薝蔔長芬苾蒭競集狻猊坐處宏開了了之
門龍象行時共入如如之室用鐫貞石永煥
仙都

殊像寺碑文

蓋聞鐘函九乳輪王開說法之臺樹散千香
菩薩啓經行之室鹿野仙人之苑白玉為階
馬鳴花氏之城絳雲成蓋是以葱河既渡聿

垂象教之莊嚴蘭若繁興共表耆摩之願力
五臺殊像寺者奇標紫塞秀聳蒼巖曼殊演
教之場栴檀繞錫方廣化身之所薝蔔垂欄
依初地之清涼踞中臺之名勝蓮趺妙相玉
毫騰五髻之輝柰苑神工金界煥雙林之色
晚漲浮杯之浪般若泉清晨飛補衲之雲梵
仙山碧洵安禪之輿境誠選佛之靈區康熙
三十七年
皇祖仁皇帝臨幸名山鼎新舊刹水晶淨域
瞻鳥革之凌霄金粟豐碑仰
龍章之麗日廼以六輪風轉四紀星移經壇
之紺翠依然畫壁之丹青非故朕以巡方之
次選勝招提駐蹕之餘参元止觀溯宣遊於
祖武迓景福於
慈闈爰發金泉重修琳宇丹楹載啓紺栱還
新五色琉璃光騰鴿王之座七重竹樹香霏
獅子之園庶幾法鼓宏宣慈燈普照應真五
百再留餌菊之蹤沙界三千復見拈華之教
用鐫勝果永紀貞珉

演教寺碑文

宇內名山形勢皆以中峯為尊勝仙佛化現
常安立道場此四臺所以環拱中臺而建刹
表名獨以是為曼殊演教之區也夫菩薩之
欲度脫衆生與聖賢之欲垂教萬世道不同
而心則一但菩薩常顯示神變以警衆發心
故說法度世無有窮盡華嚴謂東北方有清
涼山文殊師利常在其中而演說法文殊亦

嘗語舍利弗吾能持一切草樹無心之物變相說法皆令如佛今臺南谷中清涼石舊傳有梵僧說法其上即之則失後人因目為曼殊牀然則大士演教無生滅相法身圓對以不聞聞則無言無說而聲震大千入此寺者真入不二法門矣朕詣寺瞻禮恭誦
聖祖御製碑文謂靈秀所鍾中臺尤異故知吉祥萬衆常行道於此爰命重葺而文以證明之

望海寺碑文

慈氏以性海為萬法之宗故息心淨行必窮極海藏超證圓通乃為深入佛海衆生緣未成熟則皆以津筏濟渡令到彼岸學人勤苦精進以求證入固瞻望覺海而未測究竟者也東臺之峯與寺並以望海名志稱東望大海如波若鏡蓋盪雲沃日之觀境固然已朕命脩葺此寺因思即境徵名是世諦非義諦也夫佛說國土如恒河沙皆依華藏世界海住國土無量海益無量今踞一峯之頂瞻望一隅遂以是為大觀而即藉以表佛刹之號毋乃象教流入震旦緣盛於東東臺那羅延窟經云是菩薩住處天龍八部圍繞供養則海會即在山中瞻謁曼殊者但當於此尋源東望滄溟猶隘見網昔
聖祖駐蹕茲山諸寺皆降
御筆而茲寺獨顏以般若原可循本而悟真詮矣

普濟寺碑文

五臺按方嶽峙而山勢北聳即東西中三臺皆偏近於北惟南臺正居丁位近接關城于入山為初地聖真應化靈蹟實多蓋象教遍四天下大乘氣象獨見南洲於此焉悟之矣清涼氷雪之窟山陽則葩卉欣榮峯攢錦繡琳宮華藏天與莊嚴普濟寺者建自宋時
聖祖巡幸特命鼎新歷今六十餘載朕恭奉
皇太后瞻禮曼殊重繕完而丹雘之夫能仁

度世固将施洽羣有而室利行願廣大出生
一切菩薩功德滅除衆生無量苦惱人天瞻
仰廣證善因此普濟之功也至於根極慧命
護持正法用以祝釐資福上介
慈闈下覃黎庶則朕之此舉猶
先朝之志焉抑豈擬金閣螺城之幻化飾龍
宮玉像之奇觀也哉已事而竣因勒石以紀
歲月

法雷寺碑文

西臺舊名栲栳山危磴縁雲蟲旋箕織厥狀
肖焉五峯各表嘉名若以栲栳之稱之過質
也則易之曰挂月唐建法雷寺頹廢久矣康
熙二十二年與諸寺同奉
勅脩復甲子既周金雘改色朕咸葺而新之
夫佛固西方聖人其徒行化中國常以西土
為歸此間一草一木無非文殊境界雖不必
執著西臺尋覓消息而西來大意正可當境
有省昔如来唱導羣迷師吼雷音徧十方界
文殊立光音天說法魔宮振裂惡道休息然
則法雷之震歷劫並應警動又況指月妙諦
傳自楞嚴登禮至此不隨在皆可證入乎朕
以聖王之法治天下而於法王之法丕承
先訓深契淨因故推演至義為大衆津梁凡
欲萬善同歸永資福祐云爾

靈應寺碑文

北臺高出四臺之上凌薄斗杓故峯以叶斗
名世傳龍窟所在雪蓄氷封風勢尤烈臺麓
纖籬微動即其上噫氣鼓怒行者卒裹足朕
将詣靈應寺瞻禮從臣多以風為解且謂
聖祖臨幸未嘗登此朕讀
御製清涼諸詩有北臺眺望之作則當日登
臨已有確據且致虔祝釐亦未敢以道險辭
也爰約飭騎從盤雲造天炷香金像已周覽
八荒窮盡沙界羣山部婁時露頂雲霧中若
俛滄海而辨島嶼于時山氣暄融氷雪滋液
從者並如挾纊風亦間作殊不如向者所云

因嘆險阻之境固時有不常有事可以理斷
而數典尤足以證之則一舉足而絕闡之義
著矣寺為康熙癸亥年脩茲復葺而新之住
山禪侶覩朕此行其共發勇猛精進心得大
安隱而超悟最上乘乎

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軸函括萬邦悉主
悉臣
五后纘承創守佑啓亦惟是二三藎臣布德

宣力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用造我丕丕
基罔有韄茅罔不煦嫗長養游於大當粤有
金川娑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甲
小金川之間向曾從征得受符檄與諸土司
齒顧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搆釁鄰番各土司
申訴封疆吏吏曰蕞之不圖豈其視為甌脫
乃請兵籌餉期掃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縮
以老師或猓狡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弗集
予心憫然念邊徼之不寧或致增防置戍重
勞吾民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義同休戚毅然
請肩斯任乃命以經略印益厚集諸路軍鍚
粟相繼閭閻不驚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三
日
禡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略酒以行
天日和昶陽氣宣復都人士聽覩聳躍罔不
忭喜謂露布之旦暮至也乃歷燕晉驅秦隴
越劍閣絕川江凌桃關之巘徑天射之峻又
日討軍實而教誡拊循之均其渴飲飢食同

其曉征夜眠至於密贊機務親草奏章則又
經畧獨勤其勞而諸武臣有所不知有弗能
共者恩威既明士用益勵度番落如戶庭過
部伍於衽席奸酋授首軍聲大振復以巨礮
擊其碉堅碉以摧將侯諸軍之集擣其中堅
而番酋驟瞿駭喙稽首請降經畧臣以彼罪
重惡極窮而乞生久或渝且借焉虜不允所
請朕惟
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駭者毋寧赦

而宥之且求降而盡殲之不可謂武剏不足以汚我斧也於是經畧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己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數千里奏凱未七旬而振旅之師多有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巴蜀如建武之定公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版圖之內無足比數廷臣舉

皇祖朔漠

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秉

丹誠而運籌決勝永靖荒徼者經畧大學士之功也商可否於帷幄衝石矢於行陣者參贊大臣及諸將士力也朕何有焉惟是體

乾元之德凛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庶幾可以垂則乎乃系之辭曰

維

天生人類聚羣分凡玆林林孰非我民有羈而縻有誨而諄豈伊異視遠近殊倫守在四夷稽古名言無已用之寓義於仁　蠢彼金夷恃其險阻螙食豨張謂莫我拒不靖不庭侵厥鄰聚駭奔叫呶以干大咎匪棘匪紓玁狁之故我張我伐玁狁之故　我師既集賊亦相持匪敢相持懼誅自支兩易寒暑敉功稍稽賊益以狂怒臂當車罪臣既誅以徇我師朕咨於恒汝往視之　朕咨於恒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久于役將玆旗兵羽林神策其勇熊羆其心金石何敵弗摧何攻弗克濟以汝忠奏捷頃刻　恒拜稽首臣敢弗虔既

禡既宜師出于京師出于京時惟一陽未逾五旬乃壓其疆前旌獵獵有節煌煌羣酋迺驚謂自天降　惟彼攸恃曰良爾吉以偵以諜如鬼如蜮其恃爰誅其類股慄紀律是明戎兵是詰鑄礮攻碉其守以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　其潛弗出乃旦夕延將齊我軍拔其中堅大鞣大膞期目之前彼乃窮蹙乞降悚虔惟命是從六事永遵除道築壇肉袒羊牵　赳赳鍾琪乃度之葸聿抵賊巢開誠以

諭携其二酋軍門親赴悔罪歸誠車塵馬足
順斯撫之昭我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
七緵諸葛單騎汾陽曰我相臣于前有光晉
爵錫服黼黻龍章速歸黃閣左右贊襄休養
生息惠鮮蜀邦我武既揚無疆惟慶

御製文初集卷之十八

碑文

實勝寺碑記

去歲夏視師金川者久而弗告其功且苦酋
之恃其碉也則創為以碉攻碉之說將築碉
焉朕謂攻碉已下策今乃命攻碉者而為之
築碉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者全無策矣
為之憮然因憶敬觀
列朝實錄開國之初我旗人躡雲梯肉薄而

登城者不可屈指數以此攻碉何碉弗克今
之人猶昔之人也則命於西山之麓設為石
碉也者而簡佽飛之士以習之未逾月得精
其技者二千人更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為
經畧統之以行且厚集諸路之師期必濟厥
事賴
天之祐大功以成此固經畧智勇克兼用揚
我武酋長畏威懷德厥角請命是以獻馘以
往者率中道而歸竊恨未施其長技有餘怒

焉記不云乎反本修古不忘其初雲梯之習
猶是志也而即以成功則是地者豈非綏靖
之先聲繼武之昭度哉因命擇向庀材建寺
於碉之側名之曰實勝夫已習之藝不可廢
已奏之績不可忘於是合成功之旅立為健
鋭雲梯營並於寺之左右建屋居之間亦依
山為碉以肖刮耳勒歪之境昔我
太宗皇帝嘗以偏師破明十三萬衆於松山
杏山之間歸而建實勝寺於盛京以紀其烈

夫金川蕞爾窮番豈明師比然畧昆明而穿
池勝僑如而名子其識弗忘一也漢書訓碉
作雕碉為石室而雕則若雕鷄之棲云者皆
非是盖西南夷語彼中呼樓居其音為碉云
爾

重建
壽皇殿碑記

予小子既敬循
壽皇殿之例建
安佑宮於圓明園以奉
皇祖
皇考神御重垣廣塀戟門九室規模畧備而
歲時朔望來禮壽皇聿瞻殿宇歲久丹雘弗
煥且為室僅三較安佑蠲遜巨麗予心歉焉
盖壽皇在景山東北本明季遊幸之地
皇祖常視射較士於此我
皇考因以奉
神御初未擇山向之正偏合閟宮之法度也

乃命奉宸發内帑鳩工庀材中峯正午磚城
戟門明堂九室一仿
太廟而約之盖安佑視壽皇之義壽皇視安
佑之制於是宮中苑中皆有獻新追永之地
可以抒忱可以覲德傳不云乎歌於斯哭於
斯則壽皇實近法宮律安佑為尤重若夫敬
奉
神御之義則見於安佑宮碑記茲不複述惟
述重建本意及興工始末歲月盖經營於己

巳孟春而落成於季冬上澣之吉日云敬作
頌曰
惟堯巍巍惟舜重華
祖
考則之不競不絿叶仁漸義摩
祖
考式之宏
仁皇仁明
憲帝憲小子職之是繼是繩叶曰明曰旦小子悉之天遊雲殂春露秋霜予心惻之
考奉
祖御於是壽皇予仍卽之製廣向正叶爰經爰營工勿亟之陟降依憑居歆攸寧羹墻得之佑我後嗣緜禩於萬匪萬億之覿德於玆無然畔援永欽識之

碧雲寺碑文

西山佛寺累百惟碧雲以閎麗著稱而境亦殊勝岩壑高下臺殿因依竹樹參差泉流經

絡學人瀟灑安禪殆無有踰於此也自元耶律楚材之裔名阿利吉者捨宅開山淨業始構明正德中稅監于經爲窀穸計將以大作功德而寺遂廓然煥然至魏忠賢踵而行之奢僭轉甚夫奉佛者不廢莊嚴要以清淨爲本如梵夾所載人天供養窮極珍異皆本清淨爲莊嚴也否則汙法席而玷山靈何福田利益之有雖山體常新如如不動初無纖毫增損而自人事觀之有足慨者當明政不綱椓人專恣鬼神爲之怨痛猶欲佞佛以求庇於地下而爲其上者方且假以寵靈錫之題額若惟恐其香火之不延宅兆之不固厥後罪惡貫盈刑誅踵接而穢跡之標揭於林莽問者迨易世廼克剷除追惟末造誰實尸之斯足爲車鑒也已朕駐蹕靜宜園時過此寺樂觀林壑之美而念古剎之有待於護持也爰命重加整葺喜其滌瑕盪穢而復爲淨域因筆之於石用垂戒焉

金剛寶座塔碑文

昔如来成等正覺必坐菩提道場蓋法王人王有世出世間之異而居尊御極其理則同故寶座莊嚴所以正天人師之位也佛威神力能使六種震動而當其初轉無上法輪轉一切天人所不能轉則地為普動以應之惟道場安立之區常住不動其地乃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上極金輪下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如須彌之隱於沙界而露其巔去来

諸佛並於此坐而入金剛定以是名金剛座焉摩揭佗國鉢羅笈山聖蹟彰明諸方信嚮佛滅度後座隱不見諸國王乃以銅觀自在像南北標識其處厥後又仿浮屠之制范金為座以便供養平臺特起周帀嚴淨象道場廣輪之所極也五塔岳峙各具寶相象佛之徧歷四隅而常依止中座也西域流傳中土希有乾隆十有三年西僧奉以入貢爰命所司就碧雲寺如式建造尺寸引伸高廣具足勢同地涌望擬天游賢劫祖庭實在於是夫塔廟之設類以藏舍利齒髮為過去崇奉地耳此座獨表法王御世之初威德尊勝若是其靈異顯著將人天瞻仰恍如佛日之方中而神力之所加持固有歷劫不傾者成此善果因備述其緣起云

香界寺碑文

香界寺在香山迤南故為平坡寺不知其所由始蓋古刹也其後名聖感寺康熙中僧海

岫董脩於此經營十載重事鼎建

皇祖聖祖仁皇帝嘗再幸其地賜

御書榜額且

製碑文勒石紀焉閱今數十年丹青剝落庭宇且就荒蕪朕駐蹕静宜園間於幾暇游覽近地偶叩禪扃瞻仰

宸翰雲霞暉麗照灼猶新剔鮮捫碑具悉始末因出內帑命將作撤而新之易其名曰香界夫西山巖壑幽邃峯岫環暎林泉烟靄隨

處具有佳致精藍梵宇遠近相望皆足為名
山增勝槩而朕意所存自以
皇祖經臨永昭
神蹟香林法界允宜敬謹護持又不獨智仁
山水之樂云爾爰刻文碑陰以誌歲月

梵香寺碑文

朕既於勇健營旁近建實勝寺其南有梵香
寺者亦古招提在西山諸剎中未為宏麗而
奧塏不下實勝爰命所司以餘材飭而新之

為衆生利益在昔佛告精進菩薩摩訶薩受
持法華成就八百鼻功德以是清淨鼻根聞
於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內外種種諸香皆能
分別又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
菩薩悉飽衆會夫禪那脫離塵垢腥濁眼耳
鼻舌身意常滿清淨妙香所住世界安隱快
樂舉成華藏世界海中妙華光香水海隨身
衣食無非清淨是為梵香法界以是因緣發
大慈悲願以清淨妙香普度恒河沙數衆生
舉登安樂壽命世界永離刀兵腥穢一切苦
惱以所被香絨為衆生本分衣舉得溫適所
飽香積為衆生本分食舉得饜飫從上諸佛
普證是言散栴檀沈水及千萬種華香於三
千大千世界齊須彌山為佛供養與此功德
初無有二用刻堅石傳示未來歷無盡際

重修惠濟祠碑

經國之務莫重於河與漕而兩者必相資而
成曩者東南之民數罹河患矣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亶天縱之神明乾苞坤絡
睽列指掌
清蹕屢勤比隆神禹開示方畧神契龜從用
詒萬世無疆之休河臣禀受
聖謨罔失尺寸若隄若遙隄若縷隄若月河
若引河若壩若堰若牐措必其要用必其時
河奏安瀾民無昏墊成績彰灼五紀於茲天
庾陳紅雲帆直達廒包織筐琛賚南金公私
百貨之需船輸艦載楫交津渠溯前代南北

運道逆河而上者五百餘里明季開泇河避
黃河之險者三百里越我朝康熙年間開皂
河以通泇復開中河以通皂漕艘出清口絕
流北入中河浮于黃者僅七里遂盡避黃河
五百里之險漕之利無過此時者黃河自積
石龍門徑豫徐東下挾淮泗交流入海勢湍
悍不可禦泥濁易閼漕艘渡江達淮黃河亘
其衝其入中河也必資於黃治之之道以清
淮迅激蕩滌之俾無壅沙河恒強淮恒弱則

瀦洪澤之巨浸以助之交會於清口是為運
道之樞紐河防之關鍵導河乂淮利漕舉繫
於此瀕河迤下游郡縣數十城郭田廬皆恃
以為命司水土者恒惴惴焉清口治而河與
漕胥得其理矣清江浦之涘神祠曰惠濟鼎
新於雍正二年靈貺孔時孚應若響過祠下
者奠醴薦牢靡敢弗肅乾隆十有六年朕巡
省南服瞻謁庭宇敬惟神功庥佑宜崇報享
命有司鳩工加煥飾焉夫名山大川精氣磅

礡必有神焉主之經國大政託賴生靈必有
神焉相之其顧享者必其有勳民敬事之忱
者也苟曠庶事而瘝厥官或穿鑿自用而失
其故有弗干譴怒而罹其罰者乎政罔弗修
無貽神羞敬舉乃職神錫爾極惟神式憑庶
永底寧勒文貞珉用諗河臣遂為迎神送神
之歌辭曰
河之來兮天上晧晧盱盱兮無與抗瀰瀰兮
清淮滙淪漣兮河流湝湝哉巨艑兮橫中流

望靈旗兮澹淡游桂檝兮荃橈紛弭節兮蘅
皋絙絃兮考鼓俎肥牲兮式歌且舞神格歆
兮福女　千夫邪許兮搴長茭羣金隄兮障
彼樂郊鄂舟容與兮吳榜交泝長川兮利濟
轉玉粒兮時攸賴洪濤伏兮神武沛簫管競
兮應櫂歌神之留兮祥飈和紹平成兮恪蕆
事飫苾芬兮虔報祀靈河翕兮福萬世

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碑記

欽惟我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皇太后仁善性生惟慈惟懿母儀天下尊極域中粤乾隆辛未之歲恭遇
聖壽六袠誕辰朕躬率天下臣民舉行大慶禮奉萬年觴敬效天保南山之義以甕山居昆明湖之陽加號曰萬壽剏建梵宫命之曰大報恩延壽寺殿宇千楹浮圖九級堂廡翼如金碧輝映糲香燈函貝葉以為禮懺祝嘏地朕惟人子之於親恩罔極則思報之心與

為罔極而報恩之分恒不能稱其思報之願凡所為祝釐頌嘏修香光之業開法喜之筵於申報曷能以毫髮數亦隨時隨地致其愛慕誠悃云爾我
聖母至仁廣被如大雲起雨一切卉木藥草隨分受潤慈心善質自足以緝純嘏集遐福盛德之致福永年固有不求而至焉而茲復以祇陀布金之園為灌佛報恩之舉金盤炷日則光照雲表寶鐸含風則音出天外法鼓洪響偈頌清發於以歡喜讚誦不更有以廣益福利緜遠增高為
聖母上無量之壽哉自今伊始其以茲寺為樂林為香國萬幾之暇親奉
大安輦隨喜於此前臨平湖則醍醐之海也後倚翠屏則阿耨之山也招提廣開舍利高矗則琉璃土而玉毫臺也散華葳蕤流芬飛櫖楠檀之香遡風而聞迦陵之鳥送音而至我

聖母仁心為質崇信淨業登斯寺也必有欣然合掌喜溢
慈顔者亦足為承懽養志之一助且山容清淨貞固恒久寶幢金刹日月常新藉茲山之命名申建寺之宏願春暉寸草之心與俱永焉爰為之記并依般若四聲作祝頌曰
佛言慈善根廣受諸利益如纍能藉玉如磁能吸鐵又言布施力指期得果報如尼拘類樹歲收實數萬洪惟我

聖母聖善寶性生至仁蔭世界慈氏再出世
譬猶黍谷吹葭管繞一動萬物盡和煦藹然
遊春温以此無量德致彼無量福五福壽最
先壽量不可說我欲報罔極亦復何以加寶
篆鏤精璆瓊冊鷄華玉緊聞香光業供養利
人天堪以無礙施廣益無量壽遂勅呼嵩祝
耆闍崛移來更闢甘露場祇樹園布就青鴛
大蘭若堂殿八九重鐵鏁界百道鈴鐸半空
響後有舍利塔直上凌虛空高懸金露盤去

地百餘丈中為無垢地處處白銀堦塗壁百
品香窣地七寶飾堂堂蓮華座寶相何莊嚴
湧現白毫光圓容規滿月其餘大菩薩羅漢
及金剛金縷伽梨衣各各端正在寶刹初告
成
聖壽聿屆臨綵幢華蓋中虔脩佛頂會以何
備供養新鮮五莖花摩勒果萬枚伊蒲饌千
斛又何備供養五綵氊氀毹新羅紫金鐘祇
洹青玉鉢環繞禮法儀膜拜復唄誦牟尼一

串珠徧緇揄欃函轟轟法鼓震琅琅銅鈸響
薝蔔散馥郁慈燈發光明維時十方界無不
生歡喜龍天八部中一聲齊讚歎天女散香
花衆花紛紛下拈花虔頂禮敬上無量壽亦
有大迦葉如聞緊那弦起作小兒舞敬上無
量壽最後如來佛降自忉利天手持千葉蓮
敬上無量壽
聖壽本無量更有無量加無量復無邊萬萬
千千歲以茲福德地常作快樂園時駕紫闕

車來此一隨喜喜林大慈鬱樂樹高婆娑四
望種福田三界選佛地朝朝承
聖歡歲歲奉
慈輦延此無量壽敬報罔極恩

御製文初集卷之十九

碑文

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遼矣山戎薰粥旃裘毳幕之人累以龍沙畜
其驒奚雖無恒業厥有分部蓋自元黃剖判
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未
為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
原之伐秦政亘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夏
是虞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

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
遠無定處故嘗勞衆費材十損一得搢紳之
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
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
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
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
清荷
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
歲朝貢從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
本有元之臣僕叛出據西海終明世為邊患
至噶爾丹而稍強吞噬鄰蕃闌入北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
從遠遁跡毋俾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
阿拉布坦收其遺孽僅保伊犁故嘗索俘取
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計襲哈密
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
噶爾丹策凌能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

於巴里坤擣營於和卜多於是而準夷之勢
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而無利
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敗彼亦以彼貪
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既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
我衆予小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既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
多爾濟那木扎爾暴戾喇嘛達爾扎篡奪之
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扎而酗酒虐下尤

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率數萬
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
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
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
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
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慰安我新附凡
運餉籌馱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始熟經
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
傅恒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求之甚力

朕謂犁庭掃穴即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
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寧用其鋒而觀厥成
即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
禡旗命將之典槩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焉
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禡木
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遯朕謂
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
二月己巳各起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
大雨咸以為時雨之師入則克凡所過之鄂

拓克攜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
亦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
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彼衆皆
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
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
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
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
庚戌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
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

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
費大勳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
天也然
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
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
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既克集事則又曰
苟知其易將勸為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
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
一二有能為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失

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爲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大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我攻而乘我緩其討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邪款關求市亦不禁訶始慕希珎終居奇偵吏喜無事逞就斯愌漸不可長我豈

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爲既知其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篡奪相仍飄忽萑苻夙沙革面煎鞏披忱集泮飛鴞食黮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膝前面請願効前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鼉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卜吉牙旗飄颻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涌於磧蕪茁於路我衆歡躍謂有天助匪啻我衆新附亦云黃駿未覩水草富

春烏魯木齊波羅塔拉台吉宰桑紛紛款納牽其肥羊及馬湩酒獻其居者合掌雙手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愉衆情衆情既愉來者日繼蠢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目逃掄二十五曰阿王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郛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既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橫鞬鞳寀角鹿埵隴種東籠自相狼籍孰敢攖鋒狐竄鼠逃將往異域

回部遮之兜渠斯得露布既至告廟受俘凡此蕆功荷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准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皇祖征噶爾丹命將禡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聽今隨師行爲師候尉昔時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臥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今伊始安爾

遊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豈有今
是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

惟
天盡所覆俾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
昊天撫薄海兆庶悉主悉臣 叶
太祖
太宗

世祖肇基宅中皇者其武
聖祖
世宗覲光揚烈克臻郅隆逮予藐躬思日孜
孜期四海同風洛汝準噶爾 叶 亦蒙古同類
何自外携數世梗化篡奪相仍頑仇其下厥
達瓦齊甚毒於醒衆心疷疷如苗斯蟊如虺
斯螫衆口敖嗷視爾嗷止予焦勞止期救不
崇朝止視爾疷止予噫嘻止亟出汝塗泥止
廼命新附爾為先鋒熟悉其路廼命勁旅携
數月糧毋或掠擄師行時雨王旅嘽嘽亦無
潦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既暇以休烏魯木
齊及五集賽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
奚事斧吭波羅塔拉闥爾奇嶺險如闗闔倒
戈反攻達瓦齊走旦夕塗窮回部遮獲彼鼠
斯喙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
罪自今伊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 叶 曰綽羅
斯及都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四可汗衆建
王公遊牧各安宰桑公臣屬我旗籍誰汝苦

辛爾恭爾長爾孳爾幼條以教養爾駝爾牛
爾羊爾馬畜牧優游分疆各守毋相侵陵以
干大咎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哈薩克醉飲
飽食敬興黃教福自天錫伊犁平 叶 矣勒貞
珉矣於萬斯年矣

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

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壘 叶 我師堂堂其固自
摧格登之巇賊營其穴我師洸洸其營若
綴師行如流度伊犁川粤有前導為我具船

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巘藉一昏宴曰
擣厥虛曰殲厥旅豈不易易將韜我武將韜
我武詎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彼衆我
臣已有成辭火炎崑岡懼乖皇慈三巴圖魯
二十二卒夜斫賊營萬衆股栗人各一心孰
為汝守汝頑不靈尚竄以走汝竄以走誰其
納之縛獻軍門追悔其遲於恒有言曰殺寧
育叶受俘赦之光我擴度漢置都護唐拜將
軍費賂勞衆弗服弗臣既臣斯恩既服斯義

勒銘格登永詔億世

普寧寺碑文

乾隆二十年夏五月平定準噶爾冬十月大
宴賚四衛拉特部落舊附新歸之衆於避暑
山莊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輝特曰和碩
特四族台吉各封以汗王貝勒貝子公若而
人其無隸屬之宰桑則歸之公如內八旗外
四十九旗喀爾喀四部之例至是而內外一
家遐邇同風之言允符昔我

皇祖之定喀爾喀也建彙宗寺於多倫諾爾
以一衆志式循
舊章建普寧寺於山莊之北麓而為之記曰
皇天有輔德之私
至聖有越世之度君子有見幾之作兆人有
可格之誠我國家撫有衆蒙古詎準噶爾一
部終外王化雖庸衆有威之不知畏惠之不
知懷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其然豈其然
哉以我

皇祖
皇考聖德神功經文緯武其於莫伊犁勒銘
格登山朝四部落之衆而錫之爵賜之幣式
宴陳舞可汗起奉酒稱萬壽如今日者何難
默契
大造意若有待是以遵養時晦垂成弗為予
小子敬承
乾佑以為不可失者時遲佪觀望寧
二聖付託藐躬之意且此山莊即

皇祖歲時巡覲諸蒙古賓客之所也越三十年而克見準噶爾之衆咸覲於此豈非
皇天無私惟德之輔
至聖之度越世先知而見幾君子之作予亦不敢不勉衛拉特之衆豈終不可格以誠哉蒙古向敬佛興黃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廟之式為之名之曰普寧者蓋自是而雪山蔥嶺以逮西海恒河沙數臣庶咸頌安其居樂其業永永普寧云爾復依普賢世界

品而述偈言

抖擻轉輪王　功德甚深大　造寺於西域
其名三摩耶　逮今千歲餘　頗海裝嚴就
肖彼須彌山　巍閣凡三層　日月在兩肩
地金水風輪　其內小鐵圍　大鹹海水滿
持地障礙山　馬耳及善見　檐木並持軸
持雙凡七山　其中乃香水　其上堅手天
持鬘及恒憍　四天王所住　復有四方天
其數各以八　中乃忉利天　善見帝釋宮
欲界四天子　色界無色界　次第居其上
東曰勝神洲　小勝及勝勝　左右以次住
南曰贍部洲　妙拂並小拂　左右以次住
西曰牛貨洲　行道將小行　左右以次住
北曰俱盧洲　竄勝復諂勝　左右以次住
供養佛無數　如普賢願海　復為四色塔
義出陀羅尼　四智標功用　懿此避暑莊
古佛所游歷　較彼衛藏地　佛土無差別
有來衆蒙古　及新衛拉特　咸敬黃教人

爰作大利益　肖彼三摩耶　為奉天人師
作此曼拏羅　嚴潔身口意　依法香泥塗
一切皆清淨　香花供養具　法螺法音聲
轉無量法輪　聚無量法衆　誦無量法寶
作無量法事　我聞普賢言　華藏莊嚴海
是毘盧遮那　往劫脩行處　種種寶光明
大雲徧一切　捨身等塵刹　以昔願力住
徧十方國土　出苦向菩提　方便示調伏
世界所有塵　一一見法界　現佛如雲集

此是如來刹　大顯周法界　一切化羣生
莊嚴從此出　西土及震旦　究竟無同異
衆生皆安隱　暨蠕動肖翹　遂生明佛性
稽首天人師　普賢行如是

玉泉山東嶽廟碑文

東嶽為五嶽宗德發揚詡萬物出雲雨以蕃殖嘉穀阜成兆民伊古以来秩視三公載在祀典尚已顧天門日觀去京師千里而遥歲時治事職在有司方望之祀非遇國家大慶及巡狩所至未嘗輒舉是以郡邑都會往往崇廟貌以奉苾馨夫亦以東方春生之氣貫於四時明靈肸蠁無往弗格祝釐祈禱誠應響捷如生氣之於物肖翹跂喙洪纖蠉惡無不畢達固非特巖巖具瞻表望齊魯而已京師之西玉泉山峰巒窈深林木清瑟為玉泉所自出滋液滲漉澤潤神皋與泰山之出雲雨功用廣大正同爰即其地建東嶽廟凡殿宇若干楹規制崇麗以乾隆二十有一年工

竣有司以立碑請稽古制四望無廟祀然周官小宗伯所職四望有兆典祀掌外祀之兆皆有域又山虞祭山林則為主曰兆曰域曰主皆欲神有所憑依而致其昭格也近代既有象設則立廟以祀尤洋洋顯赫其致精誠以交於神明不益著歟夫七十二君封禪之說荒邈無稽而金泥玉檢登封岱宗漢唐令辟尚不免侈為盛儀動色矜耀謂合於經所云因名山以升中於天夫名山所在多有均為造化靈粹所鍾英奭若接東嶽之為泰岱人皆知之而不知山嶽之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精神布濩固無不之譬夫山下出泉隨地歕湧導之即達固不可謂水專在是則東嶽之祀於茲山也固宜是為記

浙海神廟碑文

浙西地瀕海扼其衝者先海寧次錢塘錢塘距海門尚一舍而遠然天下言觀潮之奇者獨推廣陵之胥母蓋徽歙衆山水自新安江

下至富陽而金衢嚴處數郡千巖萬壑復滙入錢塘出海必得海潮逆之坌涌拗怒軋盤盪薄然後流益急而軌益順故江之歸壑非濤不為功然其北擊南蕩生民農桑之命繫焉斯恃塘堰為保障漢書注始紀郡議曹華信作塘捍潮唐書捍海隄凡二百二十四里宋元二史並誌表花諸塘之脩築及石囤木櫃之坊禦如世所傳斛土千錢之諺其勤且難如此雍正八年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海塘告成維
神効靈助順
特勅建廟海寧褒封秩祀用申昭報近海州縣不知有水患者二十餘年於玆然其時潮尚循北亹也乾隆辛未丁丑朕兩巡浙水登觀潮樓乃悉所為趨北亹而有軼則仁錢迤西害不可言趨南亹則蕭會諸邑之戴山者藩攡畧具猶間有陊齧之虞比年來大溜直趨中亹兩岸沙渾鱗起如左右引從民居其間川原膏沃可耕可桑曾不知白馬胥濤足以動心而駴目夫人之情久則忘而逸則淫今之居樂土安作息者非昔之日夜怵惕懼為魚之民也耶則我
皇考之深宮宵旰謀建塘以衛生靈與
明神之肸蠁垂釐嘉佑是邦其何可以弗紀觀潮樓當錢塘都會之地東瞻中亹為尤悉爰視海寧
祠宇之例命守臣鳩工庀材崇象設而展時

事夫元氣灌輸端委相成無感弗傚又何一二之可區分哉因為迎神送神歌俾肄之工祝以揭虔妥靈其辭曰

赭龕闢兮巽户賑鬯灂兮滄溟氷夷蕙兮江斐扈兩旂移蹕兮金支中樹
神之來兮按部迴水犀十兮萬弩虹隄一綫兮安堵福我民兮於昭揚詡傳芭兮鼖鼓紛配黎兮神靈雨

右迎神

擘若木兮留暉欘雲解駮兮赬霞罨幃鐏盥
滌兮俎腯肥聆繁會兮叶呼豨
神之去兮載祈波恬羅刹兮石平磯潤千里
兮涵郊圻引晦濁兮歸墟是歸式歆饗兮庶
幾朝潮夕汐兮長無違

右送神

碑文

中州治河碑

國以民為本在知民莫達之隱民以食為天在防食致害之源害源不求食則無秋達隱莫知民則何依豫民之向隅也切體恤之悉為災之因潦也為驟覩之時則守土之臣曰胡寶瑔襄事之臣曰裘曰修二臣奉朕旨不惜工不愛帑不勞民水用洩土計方上源下

游以次就治撫臣胡寶瑔因民之請欲泐石紀恩而建亭以覆之朕維此繁文可勿事惟是斯民之利賴有宜垂示久遠者虞書言養民之政舉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禹之明德遠矣究其所設施則決川距海即系之以濬畎澮距川周禮遂人掌邦之野有遂有徑有溝有畛有洫有涂有澮有道有川有路而稻人掌稼下地畜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寫水而後作田古先哲王其納天下於在宥兵農

禮樂至一名一器之微皆纖悉為之制而必
先之以水土之政此地平天成之所由基也
水土之政不修食曷由出朕於四方水旱之
告籲振動以千萬計顧圖之於既災之後不
如籌之於未災之前仰體
上天覆育元元之心罔敢暇逸以無負所付
用康乂我億兆人民有司為朕分牧民之任
者其亦體朕心以期於永永弗㙚則朕之至
願也至於齊徐淮海莫不分命臣工董司其

事以疏以瀹尋源注委而豫居天下之中黃
河界其北淮瀆經其南平原高壤無大陸廣
川為之瀉故尤為難治今自滎澤以下潩汴
渦沙汝諸水以流其惡其支分派別或隄以
東之或濬以豬之或引之使分或滙之使合
曲之使有容直之使徑達為水門以蓄洩之
為涵洞以吐納之朕後先宣示之旨及諸臣
之疏具在茲不複敘為敘其大指若是嗟乎
豫之民其受困亦亟矣及朕知之始為之易
撫臣發帑粟興水利然救什一於千百其亦
遲矣朕方抱愧之不暇而曰民感恩乎其益
增吾愧而已矣

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

天之所培者人雖傾之不可殛也
天之所覆者人雖栽之不可殖也嗟汝準噶
爾何狙詐相延以世而為賊也彊食弱衆凌
寡血人於牙而廢知悛易也云興黃教敬佛
菩薩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以人為食也故

罪深惡極自作之孽難逭活也先是分封四
部衆建牽桑四圖什墨廿一昂吉盖欲繼絕
舉廢以休以息也而何煽亂不已焦爛為期
終於淪亡胥盡伊犁延袤萬里寂如無人之
域也是非我佳兵不戢以殺為德也有弗得
已耳西師之什實紀其詳悉也以其反覆無
常遲益久而害益深則其叛亂之速未嘗非
因禍而致福也是盖
天佑我皇清究非人力也伊犁既歸版章久

安善後之圖要焉已定者詎宜復失也然也
種萬里之外又未可謂計之得也其潛移默
運惟
上蒼鑒之予惟奉時相機今日之下亦不敢
料以逆也是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
所由作也

重修柏林寺碑文

京師名刹不勝紀而柏林寺以傳近
雍和宮特著

雍和宮者我
皇考興慶潛邸也
皇考祝釐
皇祖故於康熙癸巳施檀重修且請於
皇祖特賜萬古柏林之額若禪堂若經閣則
皆
皇考賓翰後先輝映至自今又四十餘年矣
塗之丹者日以剝構之律者日以落爰以乾
隆丁丑仲冬勅所司葺而新之逮戊寅長至
訖工寶界莊嚴人天增勝攷寺之始剏也不
著於圖志惟明正統間所存故碣稱元至正
七年肇建乃其所援据僅出屋梁題字近時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闕而不詳朱彝尊日下
舊聞亦第載夏杲金湜包琪輩故嘗聯詠於
此將謂希風蓮社則可若鄉林興起之緣不
足引以為重也夫史策所傳天池躍龍之篇
一名一物猶必鄭重愛惜被諸樂府垂示無
窮茲也精藍翼然依光

聖蹟所以肯構而崇飾之者匪直表章緇素
而已夫人之情雖善忘而孩提時事或不忘
者以其見聞久而孺慕切也茲寺之葺其不
可已者以此將作以礱石請故不徵象教言
詮而書之重紀實也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
者以藉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
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功者則賴

昊蒼篤眖神運斡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
而轉順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
間兩勳並集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劼劬以底
有成荷
天之寵在茲畏
天之鑒益在茲爰叙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
俘也伊犁已大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

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已事時也人心未
定佐饔者嘗一蛾肆狂萬狙應響蜂屯蟻襍
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
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為退守謀然予討其
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賛策將帥
之臣整師亟進既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
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
部望族久為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噶斯鄂拓

者也我師既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
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奇木俾統其舊屬而
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
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
桑等阿逆賴以茍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
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即收其餘衆竄歸舊
穴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紀略見梗槩
茲不複紀紀興師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

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道往回議事
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師
抵庫車問罪彼携阿敏道以來援至中途害
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勃抗我師顔
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略無紀律
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
念國家之恩効疆場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
渠懼而兔脫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償轅之無濟掄幹材之

可任時將軍兆惠以搜勦準夷餘黨至布露
特部落已歛服其衆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
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
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奇木城下而
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强弩之末矣
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
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搴
旗退而築壘黑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

能濟乃予以去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撥馬欲
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
遘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叅贊舒赫
德輩率師進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
狂猘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
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叅贊阿里袞驅後
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
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

顛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麞驚遁而
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迴阿克蘇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
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携其部落載
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二
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叅贊明瑞一邀
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臨之於阿
爾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內前途者反旆二酋
惟挈其妻孥及舊僕僅三百人入拔達克山

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
之國既已雀毆寧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
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撤莫不援旗請奮整
旅前邁遂得兇渠函首露布遥傳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
之圖何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爲不廣屬國不
爲不多惟歷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
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

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然而輾轉輻湊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蒙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

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予繫以銘曰

二酋借德始亂為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既平蕞爾奚屑徐議耕闢徐議戍設以嗔以咻伊予本懷豈其弗戢圖彼藐狙彼狙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狙始攻庫車僨轅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為愧悖逆罪重我武宜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隴和闐傳檄以定肉袒羊牽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顧固守其穴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焉強弩末矣以四百人戰萬餘虜退猶能守黑水築堡間信達都為之傷悼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勑速援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境逼臨賊境逼臨彼復徼隙馬繼以進賊營夜斫出其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鋒攖犬豨大膊如虎搏兔寨角龎種誰敢迴顧黑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並進焉賊偵軍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

所依亦回豈不自謀豈伊庇猿而受林憂利厥輜重無遺盡掠遺其都丸遂來獻馘詎惟獻馘並以稱臣捧賚表章將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深鍔溫禺釁鼓露布至都正逮初陽

慈寧稱慶亞歲迎祥

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敢予喜功用不得已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惠施恩寰㝢共喜古不羈縻今為臣子疆闢二萬兵出五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之碑

粵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見元回鶻見唐是皆彷彿所傳弗詳惟我

皇清撫有華夏血氣之倫均歸陶冶準夷昔强寔頑弗下恃厥險遠實梗化者猰貐其衆

豺狼其羣以回為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賈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犁濱四大回城輸租獻賦騰格是供衛拉是懼繭絲奚堪溝壑已邇有面內心其何能訴準夷既平羣回見天謂自今始飽食晏眠遣厥酋歸撫爾土田生死肉骨詎疑變還詎疑變遝德竟怨報助我叛疆戕我使軺叶是用興師聲罪致討叶乃敢抗顏蜩螗讙譟既侮厥外宜安厥內而何狂狙心焉昏憒殺人為戲奪妻為織大失衆心無不怨背三道並發四甄齊攻酋知弗支自撓一空廿日之前駭走無蹤爾雖無蹤我追應窮滔滔洸洸連戰皆克旦夕苟延遂入異域異域畏懷舉旗助力腐鼠莫逋遂來獻馘二酋既殲諸回永靖叶設官定賦去其苛政昔之諸回曉戰夜偵今恬以嬉各保性命昔之諸回為準夷臣今語鄰封曰天王民曰天王民誰汝苦辛藝爾稷粟孳爾子孫在昔己巳爰平金川茲定回部亦己卯年歲符理

紀瑞疊祥駢持盈保泰惟懋慎旃

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爾之碑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勲而愚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勞而終逸壯者之所勗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殲二酋戰無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所深愳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勀劬宵旰運籌狎至實未敢偷安於須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

乾覕颸
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
兇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
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
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勳也其地倚
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甄並發
如入無人之域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豎我
回纛以招之降者鋪崖以來霍集占持刄止
之或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

身遠跳駾突而喙息也先是蹙之於霍斯庫
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亢
擣堅桓桓之士真如驅虎豹而逐貍兔纏頭
碩阜者流皆悢悢踉踉見即辟易也是以先
聲異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攫重輜而獻
兇級也我兵未深入拔達克山境者則以討
逆之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
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
少輯也卒蔵事而告成功則亦未為計之失

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奇木之碑辭
不復綴也特紀者定之在茲是以誌歲月而
刻石也

御製文初集卷之二十一

碑文

重修弘仁寺碑文

弘仁寺者康熙四年奉
勅所建移供鷲峯寺栴檀瑞相於斯我
皇祖再世如来現轉輪王相以金仙象教流
傳資翊治化因而遠溯靈踪俾人天廣利迄
今垂及百年丹雘之煥者日以剝龍象之獰
者日以削敬惟開歲為

聖慈七旬大慶今歲又朕五十誕辰思所以
繩
寶構祝
鴻禧者爰以孟陬之吉出内府帑重加脩葺
閲八月訖工展禮為讃有瑞紀庚辰重輪奐
奇從辛卯肇胚胎之句蓋誌實也朕惟君子
體仁則為弘世尊闡仁則為能彼弟子之未
轃師學者尚不識何為弘而何為能有似與
仁背馳宜乎儒者之闢為異端矣我

皇祖内外一如本末共貫六十一年深仁厚
澤普被蒼生則其弘也為何如抑其能也為
何如此寺之建豈徒以人天福德供養世尊
已哉經言世尊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然若
以色見聲求即毘首天匠徒勞畫炭無有似
處設諸淨信一舉念皈依亦得即覩百千萬
億化身所謂即心即佛不可言同何況云異
而彼優填王橅范瑞相譬如日光月光本来
圓滿一切衆生和槃捫籥今将與操熒爝者

求羲馭曷若引金燧以睎陽將與挹涓勺者
擬望舒曷若懸方諸而衍潤矧爾時授記真
容威德自在乃者勝旛法鼓莊嚴端好非謂
與諸天寶網種種供養無二無別以是助宣
政教永闡慈仁即現無量壽身而為說法則
猶我
皇祖上為
宗社延庥下為蒼黎祈祐之
志而瑞相因緣詳著

皇祖御銘者此不復書

重修涿州石橋記

徒杠輿梁月令所著則橋之設與夫毀而修
乃王政所必先而非浮屠氏漫舉因果利人
所可同日語也涿州為畿南要郡萬方玉帛
諸生計偕以及官吏商賈攜孥負販之徒往
來所必經郡城北胡良拒馬二河滙焉明時
各就其上建橋顧北方之水流無定橋建而
河徙橋乃跨陸河則仍資舟楫與無橋同庚

辰春允地方大吏請於舊橋南移建九空新
橋仍築石隄下為涵洞廿有二屬之城北門
其舊橋之頹䃂者葺之改為涵洞十八以洩
夏秋霖潦通新舊橋隄長二百丈有奇至八
月而工成大吏請為碑記以記歲月其辭曰
涿之城誕拱皇京胡良拒馬自西東注厥初
跨河橋營其所不合橋短而隄長北方水流
無恒及齧隄隄敗橋及陸置往來之人嗟行
潦以徂征隳者扶之堙者疏之俾水有就下
之路而不與隄爭斯王政之一端以就舊材
亦不大費司農或曰宮闈佈施或曰璫豎戚
福緬遺蹟猶致恨夫前明君何為者乃若是
焉宜彼社之屋吾於是凜殷鑒而兢兢

重脩涿州佑濟龍神祠碑文

庚辰春命大吏重修涿州永濟橋橋東南故
有
龍神祠歲久並就陊剝飭工斤而新之越辛
巳西巡旋蹕省視落成則行者利往來居者

時蓄洩善夫人事集而
神貺臻數典庶無闕也議禮家謂
龍之祀自史記朝那龍湫始顯其文不秩於
三代殊不知經訓所載山川能興雲雨致神
物以為民芘者民必祈而報之近至一坊一
庸尸祝索饗惟恐後矧涿郡地列望緊當九
畿之會而胡良拒馬二水渟涵歙欲用衍潤
我神皐其必有以默相之也固宜或者疑有
明已來水汎而橋圮匪一昔矣

神將奚妥焉諗之曰
神依無在無不在冣者祠與橋雖㢊而
神之精爽固無不在也今者橋與祠成而必
曰在是是猶未知
神之無不在也然橋若祠煥然一新顧弗致
精乎其所式憑以蘄所為佑且濟者其可乎
哉夫脩㢊舉墜不可以人事未集而壹聽諸
神其又可以
神妥於斯而不益懋夫人事耶則與梁為政

之句足深長思已繼自今若蓄洩在居者往
來在行者尚其善保厥成以永孚於
神庥而可哉橋記緣起已詳茲因祠石請文
書以揭之如此

實勝寺後記

歲己巳建實勝寺於西山之下其緣起已見
前記不復綴今賴
昊天垂佑
宗社篤祜平準噶爾回部拓地伊犁喀什噶
爾葉爾羌一帶二萬餘里其外羈縻附屬如
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拔達克山等部不與
焉凡乘機決計信賞必罰奉
天討罪籍衆集事諸大端具見太學之碑開
惑之論西師之詩亦不複綴茲記者寺左近
健銳雲梯營實居之營之兵是役効力為尤
多故不可不旌其前勞以勸夫後進先是呼
爾瑪霍斯庫魯克之戰我師以少敵衆而賊
據險伺隙故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畧覺旗

靡鼓餒處得健銳兵數十立其間則屹如堅
城壁而復進遂乃斬將搴旗用成殊績蓋索
倫兵馬射雖精以之馳突乘勝破陣無不如
志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我滿洲世僕其心定
其氣盛夫人出萬死一生為國宣力而為之
君者事成而忽若忘獨何心哉朕豈為之哉
自己巳設此營而辛巳即收其效不啻樹樹
十年之得報是潛移默運有若
天授予亦有所不知其然而然者而敬繩

祖武丕揚國烈瞿瞿惴惴惟盛滿之是懼猶初志也是用重勒碑記之且肖喀喇烏蘇殷殆之狀築堡其側歲時幸香山閱健銳兵用寓尹鐸晉陽之意不亦可乎

重修朝陽門石道碑文

直省漕艘估船帆檣數千里經天津北上至潞城而止是為外河引玉泉之水由京師滙大通橋東流以達於潞用以轉運者是為内河然外濶而内狹故自太倉官廪兵糈暨鄽

市南北百貨或舍舟遵陸徑趨朝陽門以舟綴而車便南北之用有不同也其間輪蹄絡繹曳挽邪許讙聲徹昕夕不休故常以四十里之道備水陸要衝而舊制初未甃石往往積潦成窪經潦作濘行者弗便焉雍正七年

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

命工始建石道規方定則垂利數十載於今顧神皋理大物博民用不舍質之貞者日以刓理之緻者日以泐不亟治將隳前功是懼爰咨將作都料以聞朕曰毋擲帑毋狹材帑擲是重糜帑也材狹是重廢材也時大臣董斯役者揩楷為平易礫以整物備用良無坎無垤而石之斥舊佐新者什不存四五矣計延袤六千六百四十四丈有奇支戶部金二十八萬四千九百有奇經始於乾隆丁丑十月越庚辰七月落成所司請為之記朕惟古王者成梁除道若司空循邑遂師

巡野諸令匪僅謂國家體制宜爾蓋深以息人勞珍物力使天下潛消夫湫隘耗憊之氣無歉於書之所云會歸易之所云往來受福者而天下肩摩轂擊轉相忘乎熙熙攘攘不過如庭斯域如徑斯甓焉耳則王道之大也豈煦煦然起一夫之蹶與一車之柅若子輿氏所譏濟人為悅而已哉是地為國東門既食貨交會而脩廢舉墜又立政之常經故於鐫碣無侈詞惟申言重脩端委所由且作亭

覆之俾勿壞

重修廣寧門石道碑文

廣寧門在京城西南隅為外郛七門之一然天下十八省所繇以朝覲謁選計偕工賈來者莫不遵路於兹又當國家戎索益恢悉荒徼別部數萬里輻湊内屬其北路則徑達安定德勝諸門而迤西接軔聯鑣率由緣邊腹地會涿郡渡盧溝而來則是門為中外孔道尤不與他等乾隆丁丑十月勑所司重脩石

道以利行者至庚辰七月乃竣於是上遡我皇考命工剏建時逺今三十年矣兹役也因舊阯修築者一千九百八十四丈有奇又新道增築者四百七十七丈有奇凡支帑金十三萬八千一百有奇崇先制詒後來不可以無紀也系之辭曰

閶闔之門天垣所直揭以杓攜言歸有極聖者法象度地經涂詎惟同軌在闤孰踰睠時垓埏日就星拱巍闕中亘層闉外鞏西南坤位利用安貞魚鑰曙開蕩蕩由庚總總摶衘班班叱馭嘉此康壇叙其鞶互赤畿望緊放乎遊畈冠帶畢徠嶼面纏頭記功伊始歲屆辛亥辟塗堅茨逮兹廿載石不可轉亦劃而剝冬皸沍凍夏霤滿汙大井之村盧溝是屬捄之甍之為經緣督萬指蕆事帖妥弗歆廣則由舊而脩益之其脩幾何匪作緊述其益幾何居五之一里鼓中頓堠亭

前遮胥爾遜聽若轃厥家予臨天下道在無頗臾哉壤歌何有於我

重脩萬壽寺碑文

天純祐我函夏既屢豐錫羡俾恬養引年越大漾跡遜曾奭胥畈章畊牧躋之春臺是用大介蓋貞元嘉會保泰者兢兢乎千載一時而我聖母皇太后七袠慶辰適逢斯盛朕將率億兆臣庶祝

嘏延洪以
聖節崇啓經壇莫萬壽寺宜爰勑內府丹堊
即工視乾隆辛未例弗懈益虔事載蔵系之
辭曰維兹寺脩建端委暨諸天無量壽義若
在前文者無俟繁稱矣曷記乎則敬頌我
聖母愛民延禧之
懿訓以質言臚近事可乎嚮者東南者耇顒
迓
安輿樹領翹趾者相屬偶會偏隅賙賑朕上

體
慈懷載稽撰日閱丙子而丁丑閱辛巳而壬
午迨取道展禮清凉則祥霙甘霔醖酵繽紛
九寓奄觀倍稔揆諸古德所云覺照佛心福
利仁化何以加兹若乃西人敬闡請師亟於
捄焚拯溺朕荷
天
祖鴻庥寅承敢後每旁午擘畫禀命
璇闈備仰我

聖母始事之
勤劬與成功之
愷豫迄今流沙數萬里悉古烏孫大宛勃律
于闐諸部不啻偃脩羅之弓戟而亭以慧雲
沃以法雨同登極樂國土者我
聖母壽世無量之心一我佛壽世無量之心
而朕頟手虔抃即顧以無量萬世壽壽我
聖母者庶於是焉徵實可記也夫遂繹其旨
而為之讚

我聞法王法不受轉輪轉調御大能仁安車
濟五衍以兹壽者相超劫長圓滿一萬二萬
年迦葉那含闡至六萬七萬毘舍拘留展次
佛及初佛積萬乃無算同聲祝
聖慈金口宣元典壽世而壽身真實義斯践
佛云四部洲玉燭平潦旱化日諸衆生各各
得飽暖是名恒春國有穀無不戩佛云彼羅
剎種種方所限銷兵窮荒徼蒲海壹清晏是
名大顗船淨域歸重跰

聖慈皆佛慈是諦叅密顯惟喜證人天三呼
善哉善

楊橋河神祠碑記

乾隆辛巳七月豫中秋霖大至河溢祥符黑堽口急命侍郎裘曰修馳傳勘視俄而會城驟漲侵淫遂潰楊橋隄奪溜賈魯河河臣張師載撫臣常鈞連牘以狀聞且惶恐謝守土不謹朕曰爾勿棘爾分莅有界限惟豫艱是圖寧為全河計乃者燕齊迤北並積潦滙中

州而下勢必張所過事棄障不已將釀南河患艱以上游之治治今爾疆陂堰縱不戒未越宿而徐城暴長之水乃陡落庸渠非不幸之幸然爾時賈魯方演漾頻壽注洪澤湖日夜挾沙奔流淮病黃愈病是不亟治上游而下游又烏可以不治治於時大學士劉統勲協辦大學士尚書公兆惠就行在授指往董厥事而撫臣常鈞等方議盡塞南岸旁決之口徐興築楊橋隄咈哉旁口益堵即大溜益湍此何異醫者不察標本欲悉壅閼諸孔竅安覬調停腹潰哉咨爾胡寶瑔爾早習豫河要害其再調撫茲土汔贊有成咨爾高晉爾簡率江南練工弁卒繕畚揭茭捷先後佽助之爰廣代賑集厥力增新值贍厥財其急衝之不能猝迴者親為按圖審度點筆為誌令鑿引渠釃河溜重臣覆奏至亦不謀脗合夫然後衆志齊而儲偫周工作以次就理斯役也漫口初止六十丈汕嚙至二百餘丈視前

此南河之朱家海張家馬路蓋三倍而贏自蠲除賑給暨別件營輯外計大工專支帑金三十萬有奇經始於九月一日合龍於十一月一日為時甫兩匝月統勲等以程績囘稽導引時燕有返風之應宜建
河神祠并請頒額勒碑用申昭報朕念洪河故四瀆之一而歷代遷徙不常雖神禹無由善其後豈非勢弛於日下補捄者必以爭上游為得策歟自豫河決而復合其歲三吳沮

洳之壤黄流順軌鼛鼓弗聞以彼絜此差數
瞭然可覩匪
神貺默臻曷以至是若朕宵旰勤求之苦衷
具見誌實詩中並命鐫諸石示我守臣體之
有永毋隳後效毋棄前勞是為記

御製文初集卷之二十二

雜著

擬九歌十二首題莊子故事圖

姑射神人

雲龍從兮絙崇岡峯碕礒兮葉丹黄藐姑射
兮名誰名若有人兮處其中氷雪肌兮綽約
容乘雲氣兮御飛龍遊凌兢兮周八荒羌萬
物兮被礴旁羙莫見兮增慨慷

庖丁解牛

徹膈鼈兮炰羔與安胡兮楚苗薦庖丁兮㧾
牛睇理解兮崇朝既踦膝兮倚肩乃奏刀兮
騞然經肯綮兮未嘗況大軱兮是干驟游刃
兮有餘地曷試思兮其始難

支離鼓筴

嗟若人兮形支離肩高頂兮頤隱齊五管在
上兮髀為脅其餬口兮以鼓筴無遠戍兮免
常徭以病受粟兮養其身以不勞吾於是知
神人之無用兮恒萬古而逍遥

壺子示機

神之子兮曰季咸期夭壽兮若神曷壺子之猶龍誕猶踰夫三淵雲出谷兮水行地彼寧知其誰何兮夫豈大塊之有意鄭人之寞寞兮第未解夫四示詎吾宗之可常兮固知之人之未深思

列子食豕

歸來兮列子塞宅外兮不可以止忘糠缶兮深觴知食人兮食豕既復朴兮紛而封馳萬

物兮無窮春蘭滋兮時雨秋梧飄兮涼風吾方與天帝同游兮寧知日月之有終

倏忽鑿竅

斡元緯兮造太清曰渾沌兮爰帝名何倏忽之二子獨憧憧兮屢征彼報德乃戕身兮人皆咎二子之不近情嗚呼倏忽兮獨非渾沌之所生孰能保此太初兮膏吾車兮吾將從

象罔得珠

赤水兮崑崙峯硱磳兮波汹淪君炁焉兮臾猶駐芝蓋兮華軒遺元珠兮屢索異哉象罔兮乃可以得余幼寶此奇琛兮年既老而不棄悦偶遺之若失兮幸屢索而得之吁嘻象罔兮得毋余嗤

輪扁斲輪

君讀書兮堂上臣斲輪兮堂下君之書兮古人臣之輪兮臣者疾則苦兮徐則甘應心得手兮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庸詎知臣言之非糟粕兮君幸恕臣之狂顛

東施捧心

有美人兮山之阿溪若耶兮村苧蘿常病心兮若思矉雙眉兮脩蛾姱曼睩兮曾波彼何人斯强效為富閉户兮貧去之所以美兮彼不知貌假借者盍鑒茲

濠梁觀魚

撰良辰兮遊濠梁眄遡波兮風廻風流澹湛兮水草芳儵魚出兮游從容踰蕃蔘兮之而張是魚樂兮爾我同聊容與兮斯徜徉吾固

知之乎於濠之上

痀僂承蜩

爰有人乎形痀僂居楚野乎山之幽仰叢薄乎枝相繚嶭若槁枝乎日承蜩天地之大有所弗知乎惟蟬翼之是求蓋有道乎不與萬物為儔吁嗟斯人乎羌得全於天者流

伯昏論射

觀君射乎信奇鄰至人耶然疑登高山乎巇嶭臨百仞乎淵濟背逡巡乎足垂外揖君進乎君辭君於中乎殆矣抉弓矢乎奚為縱余目乎青天寄余神乎九圜永泊然乎自適歷萬劫乎不知

讀宋史徐積傳

予嘗讀宋史徐積傳載積孝行出於天三歲父死旦旦求之哀母亡廬墓三年哭不絶音又稱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未嘗不三歎史筆之難得而恠脫脫輩之無史識也夫叢冗委屑華而不實俚而不文如是者皆不可以當史筆無是病矣而一字之褒貶不足誅奸回於既往闡潛德之幽光則不能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筆非難史識為尤難也故大惡大善雖細行必紀反經由權雖嘉言亦黜積也孝書其生事死塟之盡誠盡禮足矣不應以其不用石器與避石不踐之細行累孝子之大德夫積不用石器不踐石豈非以其觸父諱乎諱亦出於禮而吾直以為累孝子之大德者其亦有說蓋禮云二名不偏諱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是在徵二字單舉之尚在所不諱必其姓與名合斯則諱而不敢稱然亦孝之小節而已矣若以父名石而子不踐石為孝則公子地之子當舟居而不履地乎父名石而子不踐石人尚可能父名地而子不履地人所不能也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大孝達於天下必漸人人皆如己之孝於父母孝子之心斯愉快焉今乃為人之所不能為以為己之

孝過於天下人之孝豈孝子之心哉故大孝莫如舜不聞其見瞽目者輙拜而積乃今以不用石器與避不踐石稱豈非累積之大者乎然積非有心於為此以求名也觀其讀孝經輙涙落不止雪夜伏墓側悲慟嘔血是乃本於天性之自然彼遇石則怵然傷心而思親亦其出於至性有不能自已者而為史者例當守千秋法則之正一字褒貶之公凡不合經常之行雖嘉可删設惜其湮沒而無聞則自有稗官野史在吾故曰史筆非難史識為尤難而怪脫脫輩之無史識也

漢玉斧欵識

漢玉斧一羨七寸有十分寸之七博四寸以為首豐其末加十分寸之二首之厚六分剡其末以為刃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此其遺制歟古者以斧為文義取其斷而以玉為之意溫潤之中不失裁制之用耶

讀公羊

余讀公羊至許世子止之事不禁廢書而歎曰嗟乎迂儒失聖人之旨逞强辭之奪而後世方稱其鼎足卯明獨能傳說不亦師心剌謬乎夫許世子之事左傳隱躍其言而穀梁則不過曰即止自責而責之而已耳至夫子高則直引樂正子春之事以證之一則曰聽止也再則曰赦止也且人子之視疾或一藥而愈或數藥而愈或數藥而竟不愈或一藥而竟不愈者有之矣即子春之親豈能常存於世其非進藥而不愈者乎則是千萬世之人盡不能免弒之罪抑亦盡將得止之赦也夫逆天之誅聖人何忍惕以罪人而又惕以赦人也止之進藥必有不敬誤投之咎非嘗不盡不嘗而已然其心終無他故其罪止於是而蘇轍胡寅之流方且祖其說演義游辭失之愈遠矣

讀荀彧傳

予讀范曄荀彧傳而歎曄之有史材而無史

識也夫史材非難史識為難自遷固即已不免此病而何怪乎曄哉蓋遷固之失失以駁而未嘗混黑白妄褒貶若曄之稱彧以歸正成仁則何異乎譽盜跖為義而美桓溫以匡主之忠耶善乎劉友益之論彧云身為漢臣為操謀畫以贊其業業已成矣甫以正論自詭其無益可知今夫葛之與裘其相去遠矣然必無今日葛而明日頓裘之理以漸使之然也操之移漢成魏其陰謀秘策皆彧有以佐之即其沮董昭之議毋亦內慙獎鄭外怯

孫劉思欲徘徊少待乎而操已不能平至於業伏完之書為狙詐之計禍生空器卒至飲酖所為進退無據孽由自作耳而曄乃以為崇明王畧紓人於倉卒審如是則仲連之蹈東海顏乃謂不達時務可乎彧之事人不難知而已有顛倒是非如曄者吾於是歎史識之難得而任好惡為予奪者蓋不少矣

讀唐太宗集

予讀唐太宗集見有賜魏徵詩云云注之者曰徵善治酒世所未有信斯言也徵為諂臣太宗不得為令主矣夫太宗三代以下之賢君而魏徵亦有唐之遺直也徵之於太宗知無不言且有不必言而言之者矣醽醁善醉之物而謂徵自釀以媚君有是理乎夫醽醁媚君封德彝之流或為之徵而知之將痛切諫之而已乃蹈之耶昔梁王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避席擇言而舉禹疏儀狄之事徵豈不知且徵固欲致其君於禹而已乃自甘儀

狄必不然矣或曰太宗納巢剌王妃而徵不能諫則徵毋亦好名茹柔之為而陰有容悅之事或不可知乎曰固也夫好名之人激於一時則或能捨死處之順逆則不忍忘生閱牆之對徵之能捨死也巢剌妃之佯為不知徵之不忍忘生也即不進不敗之醪太宗未必致徵於死也而徵何必亟亟為之哉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且以徵之好名而成太宗

之名於無窮者亦已多矣徵豈不知治酒之非美名哉千日之醉奚啻十漸不克終而已乎實有其事其時君若臣亦必不肯公然見之歌詠矣或曰太宗之詩多出於董思恭所為是則不可知也已

讀邶風匏有苦葉第二章

詩傳疏及朱注皆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毛孔固失之而朱子亦未詳考也夫見於詩書者雄狐綏綏獸也何嘗不謂之雄牝雞無晨禽也何嘗不謂之牝善乎歐陽修本義云古

語通用無常雉鳴求其牡者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又宋逸齋補傳謂雄當求匹雌不當求牡斯皆足以喻夫人之犯禮必穿鑿而釋之謂雌雉當求其雄之雉今乃求其獸之牡以為非禮則禽與獸合有是理乎鳥鼠同穴之山雖鳥鼠同穴而各為匹配無亂羣之事也藉曰禽獸所無而人為之斯禽獸之不如因設為有之事以刺淫佚則怪亂夫子所不語何刪詩而尚存此章乎且宣姜夷姜論者紛如聚訟而伋朔之事張照已辨之詳茲不複綴余謂讀書當識大意具正見若注疏家片言隻字之訛政不必為之勉強湊泊而反晦正義也

記載

記載之失實雖正史不能免而莫甚於稗野之刺謬彼以一己之私心設為莫須有之論所惡者雖伯夷之清而不為揚其善所喜者雖盜跖之貪而諱為隱其惡所喜者雖盜跖

之貪而曲為稱其善所惡者雖伯夷之清而刻以求其惡夫不揚而諱隱猶可也至於曲稱而刻求則是非顛倒莫可究詰使後人見之愚者固以為必然知者且不能不致疑矣知者致疑將謂正史亦未免如此害天下之公亂聖人之道非稗野之所馴至乎如聞見錄龍川志之紀范仲淹富弼論晁仲約之事是已夫范富二人豈非宋室之名臣哉設如

二書所云則是小人之尤而不可入君子之林矣何則仲約之罪或者當時介於可殺不可殺之間二人爭之所為上殿相爭下殿不失和氣者是也今乃曰不可教之手滑然此猶可也至曰吾輩首領皆不保是何言耶豈有忠臣義士預為己地而視人君若三尺之童之理哉使范富具此見是與王安石呂惠卿之流何異其生平立朝出鎮致君澤民之蹟又何能如正史所傳班班可考若彼乎且

二書載仲約以知軍事遇盜不捕乃斂民金帛餌之過境事蹟詳略互異罪狀則同至龍川志仲約姓姚而言行錄引之別作晁又志稱知高郵軍而聞見錄作光化郭公傳謠即此可見今彙之萬姓統譜有晁仲約時與官並合是從晁較為有據第其職惟注正奉大夫則其事其人之果否有之固無確據也夫世之隨人是非而無定見者多矣觀此書必且謂范富果有其事仲淹為能先見弼為能服善是教後世為臣者欺其君而盜世名犯少正卯之誅者有之矣邵伯溫吾不惜而獨惜蘇轍尚稱具正知卓識者亦為此畀謬之論豈其未之思乎抑或未曾質諸其兄以為何如乎

準噶爾全部紀略

自古無不誌外夷而實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語不通耶得什一於千百加以魚魯亥豕其堪信者鮮矣茲者平定準部止

封達瓦齊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駐將軍鎮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無紀故就親詢實事書之亦以便方略纂敘也準噶爾四衛拉特者綽羅斯部都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是其輝特一部本附庸於都爾伯特後土爾扈特竄歸俄羅斯故別輝特為一部仍稱四衛拉特云衛拉特明史稱為瓦剌其音頗近史所載脫歡太師蓋其始祖元亡而其彊臣分為三其渠曰馬哈

木者即脫歡之父也脫歡者蒙古準語同為釜今準人語釜為海蘇而蒙古語則仍舊蓋準人自避其祖諱此亦一證也自脫歡逮孛汗其世次不可考孛汗背正妻與他婦野合而生子曰烏林台巴軲太師其母棄之澤中孛汗收養之遂統部落又十一世而傳至賽音諾顏哈喇忽剌是為策妄阿拉布坦之曾祖子曰巴圖魯渾台吉有子十一人五曰僧格策妄之父六曰噶爾丹博碩克圖其餘無

事無足稱長曰策臣次曰巴圖魯策臣與巴圖魯殺其弟僧格噶爾丹博碩克圖始自藏中回舊部反俗為汗於康熙年間犯塞戰敗走死先是噶爾丹博碩克圖既殺兄僧格之次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與策妄阿拉布坦同遠逃準語所謂多倫努庫爾者是多倫者漢語為七努庫爾者漢語為友蓋其患難相共所謂世臣並赦其子孫七死云及噶爾丹為我兵敗策妄始還和博克薩

里收其父舊屬及噶爾丹餘衆復成部落并縛噶爾丹子獻闕下遂自據汗位子噶爾丹策凌噶爾丹策凌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其庶兄喇嘛達爾扎執而篡之達瓦齊復因阿睦爾撒納之計篡奪其位達瓦齊者巴圖魯渾台吉之第七子布木之子大策零敦多卜之孫於策妄為再從姪孫其小策零敦多卜則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之弟默爾根代青之曾孫其去策妄世派蓋已遠矣先是

康熙年間噶爾丹博碩克圖拘繫和碩特車臣汗收所屬人衆併入準噶爾鄂拓克其時有和碩特之拉藏汗者居唐古忒地即顧實汗之裔也子二人一名丹衷一名索爾扎丹衷由唐古忒仍回至厄魯特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博托洛克為妻後策妄阿拉布坦知其學習哈拉爾查達術（即巫蠱事也）以兩釜夾丹衷身烙死遂令大策零敦多卜領兵六千襲西藏擒殺拉藏并擄伊子索爾扎我

聖祖仁皇帝
勅諭策妄阿拉布坦不得擇騷唐古忒地並
發大兵進勦於是大策零敦多卜擒索爾扎
逃回厄魯特蔵地復平迨雍正年間策妄阿
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凌欲與唐古忒和好
給索爾扎户十資養並以博托洛克與韋徵
和碩齊為妻其在丹衷處所生子班珠爾給
户五資養彼時博托洛克復有孕未產適韋
徵和碩齊後乃生一子是曰阿睦爾撒納故

阿睦爾撒納雖為輝特台吉實與班珠爾皆
丹衷之子噶爾丹策凌死策妄多爾濟那木
扎爾恐索爾扎之子納哈查逃往唐古忒將
伊禁錮至達瓦齊篡立始將納哈查釋放又
和碩特羅卜蔵車凌者娶策妄阿拉布坦之
女達什色布騰為妻噶爾丹策凌時因羅卜
蔵車凌率領伊屬萬户欲往土爾扈特遂遣
兵擒獲羅卜蔵車凌因之以其妻給韋徵和
碩齊二子交烏魯特鄂拓克宰桑伍巴什安

置至青海居住之羅卜蔵丹津於策妄阿拉
布坦時逃至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死後羅
卜蔵車凌羅卜蔵丹津二人謀殺噶爾丹策
凌嗣因羅卜蔵丹津被拘羅卜蔵車凌恐亦
被囚遂欲逃往土爾扈特故雍正年間我
世宗憲皇帝索羅卜蔵丹津噶爾丹策凌稱
巳縛送至中途聞進兵而止者非詐也盖彼
業經拘縶之因故不斬固而且欲以為奇貨
也噶爾丹策凌於丑年死策妄多爾濟那木

扎爾年幼其姊鄂蘭巴雅爾同母出也每以
善言相勸禁其淫亂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
年既長遂不受其禁制並聽讒言謂其姊欲
效俄羅斯自立為扣肯汗（扣肯汗者女人掌國事也）遂將
鄂蘭巴雅爾拘縶並殺㲉多宰桑其後屠狗
盜妻之事無所不為益無忌憚鄂蘭巴雅爾
之夫薩音伯勒克遂同噶爾丹策凌庶子喇
嘛達爾扎攻執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喇嘛
達爾扎遂篡汗位有噶爾丹策凌幼子策旺

達什者阿睦爾撒納班珠爾欲誘出策旺達什立為汗後被喇嘛達爾扎知覺遂殺策旺達什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二人慫慂達瓦齊云喇嘛達爾扎既將與爾同雠之達什達瓦小策零敦多卜之子殺戮恐禍將及爾於是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三人同逃哈薩克至申年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復回舊游牧處阿睦爾撒納遂殺其兄沙克都爾據其衆復與伊犁喇嘛等合謀殺害喇嘛達爾扎立達

瓦齊為汗其次即阿睦爾撒納用事二人仍屬親厚有達什達瓦姪訥默庫濟爾噶爾者欲與達瓦齊分領準噶爾猝率兵一萬至伊犂與達瓦齊戰達瓦齊敗至舊游牧額米爾處與阿睦爾撒納會因阿睦爾撒納計誘執訥默庫濟爾噶爾誅之準噶爾衆仍立達瓦齊為汗達瓦齊聽伊犁衆宰桑言與阿睦爾撒納生隙阿睦爾撒納本垂涎汗位既失望遂與班珠爾納哈查及都爾伯特訥默庫等

會同哈薩克將額米爾一帶住牧者肆行擄掠且耕種額爾齊斯為自固計達瓦齊凡三遣兵勦阿睦爾撒納皆不克其後自領兵三萬至阿睦爾撒納游牧之額爾齊斯蹙之阿睦爾撒納勢不敵始投誠來歸此準噶爾始終構亂所由也至準噶爾鄂拓克昂吉之名各異者鄂拓克為其汗之部屬昂吉為各台吉之户下舊鄂拓克凡十有二烏魯特有四宰桑人五千户為一鄂拓克喀拉沁有一宰

桑人五千户為一鄂拓克額爾克騰有一宰桑人五千户為一鄂拓克克里野特有二宰桑人六千户為一鄂拓克卓托魯克有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布庫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阿巴噶斯哈丹各有一宰桑共人四千户為一鄂拓克鄂畢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鄂羅硪有二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多果魯特有一宰桑人四千户為一鄂拓克霍爾博斯有一

寨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綽和爾有一宰
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其後復立鄂拓克
十有二巴爾達木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户為
一鄂拓克庫圖齊納爾有五宰桑人四千户
為一鄂拓克噶爾襍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户
為一鄂拓克沙拉斯有二宰桑人三千户為
一鄂拓克嗎虎斯有一宰桑人五千户為一
鄂拓克布庫努特有一宰桑人二千户圖古
特有一宰桑人五百户為一鄂拓克烏拉特

有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阿爾闥沁
有一宰桑人五百户為一鄂拓克扎哈沁有
三宰桑人二千户包沁有三宰桑人一千户
為一鄂拓克奇爾吉斯有四宰桑人四千户
為一鄂拓克特楞古特有四宰桑人四千户
鄂爾楚克有一宰桑人五百户烏爾罕濟蘭
有一宰桑人八百户為一鄂拓克明阿特有
二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鄂拓克之外
復有五集賽阿克把集賽有二宰桑人四千

户賚嗎里木集賽杜爾把集賽推素隆集賽
伊克胡拉爾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户
其後復立集賽四温都遜集賽善拔領集賽
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户桑堆集賽品陳集
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三百户此九集賽辦理
喇嘛一切事務喇嘛有六千餘準噶爾共六
十二宰桑二十四鄂拓克一切供賦俱其汗
公物其外復取烏梁海及葉爾羌喀什噶爾
阿克蘇和闐四城回人租入其二十一昂吉

為各台吉所有而統屬於準噶爾之汗昂吉
者準語分支之謂也綽羅斯部之達瓦齊一
昂吉達什達瓦一昂吉多爾濟丹巴一昂吉
噶爾藏多爾濟一昂吉訥默庫濟爾噶爾一
昂吉鄂齊爾伍巴什一昂吉都爾伯特之策
凌一昂吉達什一昂吉伯什阿哈什一昂吉
和碩特之沙克多爾曼濟一昂吉輝特之塔
爾巴哈沁薩音伯勒克一昂吉和通額默根
一昂吉多羅特舍楞一昂吉敦多克一昂吉

葉克明安巴雅爾一昂吉車凌班珠爾一昂吉巴圖爾額默根一昂吉察罕圖克阿睦爾撒納一昂吉博洛果特台吉諾海奇齋克一昂吉土爾扈特台吉巴圖爾伍巴什一昂吉吞都布一昂吉共二十一向於西師詩稱二十一昂吉為其汗公屬者蓋考之而未詳茲始詳詢縷細如右然各台吉雖分領其昂吉凡出師執役無不聽其汗之令則初所譯者亦未為大差也統計其汗之二十四鄂拓克

九集賽及各台吉之二十一昂吉得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成一部落者百十餘年語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吾於紀準噶爾之事益見其不爽賈生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雖夷狄之有君豈能外是道哉

御製文初集卷之二十三

賦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以敬授民時聖人所先為題

緊鴻濛之坱圠兮肇兩儀而互應昭法象之崇卑兮紛萬物其繁盛羌孰體夫天心兮伊誰契乎地柄揭造化之元樞兮示羣生以金鏡粤若窔犧畫卦而知一元之廣運亦越周文繫彖而明三才之有正於焉定歲序乎星辰總以握綱維於祗敬爾其渾淪初分經緯斯究奇全偶半地天恰配乎朔南兼兩函三

剛柔各居其左右積五位以相乘合六爻而互就置閏則道在歸奇積筴則法惟用九載在周禮屬太卜之攸司稽乃虞書實羲和之所授孰云一三二四之當前與夫七九八十之應後此蓋陰陽定位其運乃神至聖觀象用以前民來復而知顧端於子交泰而識建統於寅覘氣候於十有二月驗歲差於三百六旬彼夫土圭銅渾之是製保章馮相之所

陳或北陸而成歲或東隅以紀春豈能外大衍之名數總萬有之紛綸若乃衍母衍子各殊其用大餘小餘不紊其時雖月窟天根眇忽難窮其象罔而乾維坤絡翕闢自著其端倪天五得其中也地六從而合之五挈陽樞五五二十五數而不忒六維陰紐六六三十六宮而咸宜於以協大中之運於以定保合之規乃其變化相尋權輿斯定天數六為用而五為體倍其五兮天干盈地數五為君而

六為臣重其六兮地支竟氣降為味兮聿觀大化之所由敷民受以生兮乃識萬彙之所從孕圖呈龍馬兮妙用洩造物之奇象著龜書兮至瑞應憲天之聖辨方辨卦定至定兮六甲為日五子維辰十一而道畢六十而數均極其數兮遂定天下之象通其變兮遂成天地之文陽奇陰偶兮合而言之曰易天圓地方兮中而處者惟人茲五六之迭乘兮實行生之橐籥惟中合之妙構兮顧天地之絪縕於是順布五行修和六府言乎理兮健順統會乎苞符言乎器兮權度不差乎絫黍用布令於提陬遂紀元於章蔀占鳥火虛昴而定歲功乘震兌坎離以致時序豈其事事而為之則物物而為之所式重曰居寰中以御極兮道在節宣察璣衡以齊政兮聖人我先愧參贊之靡易兮凜若氷淵顧民事之綦重兮時罔或怠敷五典與六職兮取法自然期無逸以勤恤兮欽若昊天

恭祝

聖母皇太后萬壽無疆賦 有序

伏聞累洽重熙光啓壽昌之運垂恩儲祉慶延慈訓之隆惟懿德在躬以至仁為茂育斯降年有永自諸福之駢臻我

聖母崇慶慈宣皇太后

化協乾樞

恩周坤絡

與嬀佐譽申錫久而長發其祥

明德宣仁垂裕深而並受其福玆値仲冬
之月欣逢
萬壽之期禹甸春回堯封慶洽集衣冠於萬
國率拜舞於千官共稱北斗之觴竊擬
南山之頌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惟坤德之無疆乃自天而疑命旣體順以承
乾道鍾祥而衍慶王母受介福遠垂羲易之
文京室紀徽音載詠周詩之盛禮崇尊養會
下國之共球律轉陽和運中天之璣鏡桃熟

三千之候愛日舒長山呼萬歲之聲慈雲高
映占南極之光華奉
東朝之溫凊擁佳氣於蓬萊共欽瞻於
慈聖
徽號極域中之尊至仁爲天下之
母配天而虔奉三無應地則含宏九有永彌
性以優游介繁禧而昌後竊欣
膝下之承歡就養無方於左右黃裳中正開
長信而禮洽宮庭

彤幄輝光出丹泉而瑞盈郊椒把天酒以潤
芳蔎迴
鳳輦而縈宮柳臨華渚以逍遙邁斗維之悠
久於時律中黃鍾日臨婺女驗添線於金針
候吹葭於玉呂恭逢誕
聖之辰正協履長之序聲傳絳幘尚衣初進
雲裘光映朱霞列樹猶然彩炬引
璇宮之法駕盛儀衛於鉤陳振丹陛之元音
應鏗鏘於鐘虡雲開扇影瞻

寶座而奏瑤笈香裊鑪烟啓芳筵而斟桂醑
躬舞蹈以奉觴循玉除而容與歡騰薄海慶
溢敷天曠代之芭符輻輳殊方之寶賁駢闐
九葉金芝吐榮華於天秀萬年玉冊銘琬琰
以神鏤雲綃呈織女之機七襄錦麗寶髻綴
仙人之珥四寸珠圓饌龍根而待御擘麟脯
以烹鮮紫府之瓊漿若醴華峯之碧藕如船
盡入充庭之貢並登介壽之筵若乃車書南
北尉候西東競廁身於朝列隨稽拜於臣工

共晉九如之祝羣欽萬福之同聽仙韶之應節覘瑞靄之浮空鳳舞鸞歌奏鈞天而陳廣樂雲蒸霞蔚揖金母而拜木公花滿瑤池之上壽添海屋之中信上元之資福綿景祚於無窮臣祗奉
母儀儼同天覆幸當清晏之期喜值文明之晝游觀上苑効扶侍於
鸞輿瞻望
春暉煥斑斕於舞袖天開有道之祥星紀長庚之宿仰純嘏之緝熙兮荷貽謀之孔厚愧頌颺而莫罄兮頤福祿之永茂自今以始兮八千春長祝
慈闈兮無量壽

建福宮賦

居宸中以御物凜
天命兮難諶懼大業之弗勝恒乾惕兮小心戒峻宇與雕牆鑒酒池兮肉林愧飢溺其未解遑安逸于是尋乃者新宮落初玉戺金鋪敕名建福義何居乎蓋是地也圍於宮牆而弗加擴卑於路寢而弗增華畏炎歊之相偪乃託興於清嘉儉不至陋幽而匪遐況在重華之右（重華宮朕舊居也在新宮之左）比之興慶之宮未費司農之帑何勞庶民之攻經之營之募千夫而齊力如松如竹閱數月而成功於是殿方馺娑宮比駘盪長春長樂披青簡而空傳太和保和侊朱欄而相望千門萬户兮笑漢制之太奢茅茨土階兮欽堯儉之堪尚軒號靜怡兮期成性之常存齋名敬勝兮恐舉念之或妄亭頒惠風兮欲膏澤之旁敷閣扁延春兮與羣生而咸暢觸目警心兮守此志而始終居安思危兮常厪懷而籌量爾其文石矗立嘉木叢生羅芝田兮蕙畹來燕賀兮鶯鳴披薰風兮思解慍對時雨兮樂向榮觀太宇兮調元化育萬物兮驗農耕又何必焚隋廷之甲煎樹漢苑之金莖歌陳宮之玉樹聽唐曲之新聲而始稱悅情也哉於時而春覽生

意而欣欣於時而夏遠煩暑而灑灑乃其秋
也偉西成之可慶乃其冬也體貞元之凝命
載色載笑奉
慈闈而承歡来游来歌與良臣而交儆於以
承
先厘肯構而勿忘於以示後庶斯言之是聽
重曰洪範有言斂時五福敷錫庶民與時茂
育予宅是居心乎肅肅受
天之祜匪藉田獨建民之極匪侈華屋繼繩

光烈對越於穆進賢納諫懲惡旌淑志苟懷
安是謂不穀尚慎旃哉永膺
天祿

盛京賦 有序

嘗聞以父母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友
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
睦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為心者天下無
不愛之民物斯言也人盡宜勉而所繫
於為人君者尤重然三語之中又惟以
祖宗之心為心居其要焉盖以祖宗之
心為心則必思開刱之維艱知守成之
不易兢兢業業畏天愛人於是刑兄弟
而御家邦斯以父母之心為心也民同
胞而物吾與斯以天地之心為心也孔
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宗廟禘嘗之典固先王繼
志述事之大經也然自聖人象大過肇
封樹以来上陵之制漢代已然我國家

肇興盛京郊岐之地橋山在焉昔
皇祖六十一年之間三謁
丹陵用展孝敬
皇考在位百度維新日不暇給適西鄙有事
徵役已勞又
藩邸時曾奉
皇祖命往謁
祖陵是以十有三年中未舉是典予小子纘
承丕基懼德弗嗣深惟

祖宗締造之勤日有孜孜敬奉神器言念盛
京為天作之基
永陵
福陵
昭陵巍然在望不躬親祀事其奚以攄慈忱
而示來許爰以乾隆癸亥秋恭奉
皇太后發軔京師屆我陪都孝思以申、
祖武是仰因周覽山川之渾厚民物之樸淳
穀土之沃肥百昌之繁廡洵乎天府之

國興王之會也昔豳居相度名頌公劉
岐宅作屏周歌大王莫不於
上帝之監觀下民之君宗三致意焉故物以
賦顯事以頌宣既見於斯豈默於言乎
遂作賦曰
歲大淵獻時旦柳中協律無射辨方庚辛歷
吉日以建旗駕應龍之餘鸞紛灘虖蘂蜿蜒
旌雄虹幢鳴鸞周乎神皋之壤屆乎箕尾之
躔循我留都敍禋

珠丘懷精氣仰
德流既備既申乃御黼座而覲臣僚維締造
之彌艱撫草創之鴻圖曰於休哉是蓋突載
毫之子般躚宅鎬之姬周憑虛致譏於東約
安處薦誚於西踰下此離為十二之國合為
六七之侯鼎立瓜分者益瑣纖旁魄不足以
殫攄而孟堅平子太沖者倫方且艷陳崤函
隴坻之隘鹽池墨井之腴杼詰天梁之麗三
條五劇之區極鋪張以詭辯彼何辭廼稱諸

奚倖夫天作之皇宅又何藉甚宏與魏舒於
是諮文獻攷圖冊不惡不文爰賦其畧聚精
構思挂一漏百粤我清初肇長白山扶輿所
鍾不顯不靈周八十里潭曰闥門鴨綠混同
愛滹三江出焉
帝女天妹朱果是吞爰生
聖子
帝用錫以姓曰覺羅而徽其稱曰愛新是翦
是除匪安匪康乃有葉赫輝發界蕃撫順遂

築城於遼陽以為東國之宗
天篤其祜載恢厥功天命十年相險宅中謂
瀋陽為王氣所聚乃建盛京而俯闢西故言
其封域則雖始自秦漢歷隋唐以迄遼金歟
而舉其規模則維新
皇運膺靈佑之獨深也仰符十度之尾實臨
析木之津得雲漢之所垂維北極之所鄰亦
何異乎名伯相宅卜惟洛食奉春建策留侯
演成我於是乎左挾朝鮮右據山海北屏白

山南帶遼水滄溟為池澎湃灅滉流湯湯赴
瀰瀰撇滮潏廻渾渼浴日沃星莫測其始東
盡使犬之部朔連牧羊之鄙啓我漢惠之原
擴我俄朶之址高燥埤濕原田每每走大野
而拱太室者萬有餘里其山則鐵嶺繡嶺平
頂降龍木查石門東水南雙矗嵑嶭聚嵸嵏
嗌兮岃崱嵌兮嶞峒崱兮嵸峛嵂兮嵣嶺蔽
嚮日月源流湖江既孕奇而盤鬱亦含秀而
隆崇故夫四蹄雙羽之族長林豐草之衆無
不博產乎其中蹄類則虎豹熊羆野馬野騾
鹿麞麅麃狼豺封駝狐貍貔貉鼪兔婆娑鼶
鼯艾虎貂鼠輕嘉其他牛馬羊豕之資以日
用者蓋塡閭巷而烝寢訛羽類則野雞沙雞
鴦鴨青鵯鸊鶴禿鶖維鵜在梁縮脖鳩燕豖
木鵲鶬鷹鷂鵰鶻紅牙商倉黃鶺鼠化白雁
霜橫曰海東青出黑龍江林擊則天鵝褫魄
甸搏則窟兔走僵其他鴿雀銅嘴桃蟲鴽鷮
雜沓紛泊騰軼翶翔其草則蒿艾香蒲蘆葦

蕭荻章茅水葱紅藍綬鷊馬蘭知時木槿紀
節厥惟人參三椏五葉氣稟地靈功符陰騭
商陸茵陳萹蓄葶藶蘼蕪兔絲均能已疾其
林則五鍼之松萬年之柏重障隱天幽林蔽
澤挺崇槐之曾青蔭柜柳之濃碧大椿以八
千為春壽櫟以不材為德爛紅杏與緋桃紛
白棟與黃蘗山藤柔韌是資鞭策雞桑落黃
可供蠶織陸珍既牣海錯亦繁鯉魴鱒鱮鰻
鯽鯆鰱鰷鯝鱧鰔鯇鱃鮎鱓比目兮合重脣

浮湛斂飾鮫翅柳炙細鱗牛魚之長丈計帶魚之白韋編烏鯛之鬚粘石渡父之喙矸船他如蛇馬驢狗豚獺豹貛出没乎洶涌潛躍乎游淵蒼龍揵鬐而雲作赤螭掉尾而波開老蚌含珠九光燭天神奇是韞瓌瑰是生雖山經與地志羌莫得而詳焉懿玆奧區原隰畇畇厥田上中厥壤惟平抱海負盖跨遼欲宣渾河爲帶興京爲襟表裏陸而坦坦牖拓落而芸芸偉嘉禎之萃薈信霱霱之絪縕

帝眷東顧用昇皇清而爲萬載之沛豐若其測圭臬度廣輪依繩尺疏渠川歌經始詠攸寧又可畧聞矣天命天聰丕顯丕繼因其舊濬拓我新制規天矩地繹明授時增八門之詄蕩脅九逵之邐迤翼翼俾倪岧岧堞雉起圜丘於郊南單墠垣之潔祕欽祡颺楯陳玉薦幣鼓雲和升蘋栗以邀肸蠁而昭祀事霜露在履春秋聿遵愾乎僾乎肇禋閟宮溓濯毛炰元酒大羹

文祖

神宗爰歆於斯符帝車之太乙正王宮於未央重三殿之實枚表雙闕於閶闔闕名維何文德武功殿名維何崇政建中高樓望象厥題鳳皇後宮紫極交泰清寧關雎麟趾化洽家邦維樸而安乃鞏而臧豈其工楩柟之刻鏤豈其飾榱橑之焜煌豈其疏龍首之嵲嶫豈其扳鳳翼之昂藏匪有心於儉約乃潛揆夫陶唐大政當陽十亭雁行爰諏爰度日贊

日襄吉君臣之一德而擴我闓於八荒正號紀元以受天慶於是定兩翼之位列八旗之方黃白紅藍有正有鑲法其象於河鼓則其數於羲經神其變於三五握其奇於九宮

大聖創制動協天象是猶易之書契乃觀跡迒馬樹以屏翰馭輕居重本支百世昌我宗潢佐命之勳曰費英東額都希福績茂蕭張曰有坐謀曰有折衝既彬彬而濟濟亦赳赳而彭彭其餘附鳳而攀龍者盖車載與斗量

爰制國書聿興文教演義譯音物取其肖允
維大海克稱檢校雖絶域其亦通即纖故其
亦貌若夫人自爲戰王者無敵角嚴則百墉
失憑旌揮則三邊定擻義不返顧勇不重辟
是以枚四海而莫攖亘千古而鮮匹故班錄
於累世用以酬夫勞績及其斗杓北指涉冬
背秋爰狩中原我戎是修靡虹采裊蜺旂拖
霧纛建雲旂後屬車前導游乘我良產屏彼
彫鞹右忘歸之箭勁左繁弱之弓柔倩浰而

雷動鴻絧而星流又何必王良執轡纖阿御
軜也哉於是帶甲之士百萬盡發鷹犬而驟
驊騮畢泰山之爲櫓跨渤海以張罘林林裔
裔列列袞袞命地而後中應聲而先掊散壄
麖之羣友剔兊狸之伏留駭獸麢之儦俟譽
郊兔之佻偷既肩惰指倦而麌麌之羣猶緣
陵蔽野比夏草之稠焉爰用三驅示無盡劉
更命羽林佽飛之士手豹尾踞虎頭搏洞熊
殲澤貜觀壯夫之鶴躍快猛獸之軀膢乃獻

我成禽舍彼踐毛擇其上殺允惟左膘以奉
宗廟乾豆亨炰次充賓客乃薦君庖班獲行
賞訖乎輿僚是蓋因天地之利習軍旅之勞
戰則克而祭受福古者蒐苗獮狩之禮所爲
昭詎其害三時之土穀奪百姓之腴膏蹂桑
柘之地廣虞獵之郊如子虛上林之所嘲也
哉將將蕃后夔夔列君奉贄來朝齊遨侍宸
或稽首而請聘或傾心而納姻於是樂以九
奏饗以八珍邁呼韓之朝天踰頡利之舞庭

合內外爲一家自我
祖而已然坰牧之宜曰大凌河亘肥壤之博
衍茁靈草之數披夏蚑避境春泉漾波是以
駉駉之壯蕃孳孔多爾其驪驕騅駓騂騏駱
驔騮馰驒騧駻馴駰騢或眠而馳或行而駸
惟致遠之有賴亦揚威之無過畿甸既闢農
桑是咨爰飭田畯爰勵甸師物早晚之種辨
高下之宜男則耕耘是務女則織紝是謀抑
工賈之末業勤衣食之本圖故深耕易耨穀

用滋也九夏三耘免汙萊也雨我公田遂及
私也庤我錢鎛銍艾時也我簋斯盛實佳粢
也我倉如陵庾如坻也服尚布棉奚織美也
器用陶匏戎奢靡也土物是愛神降嘉生黍
惟秬秠稻惟糯秔粟惟穈芑粱惟白黃解蠡
胡麻来牟鈴鐺蘇分紫赤豆有豌豇蔬則蕓
薹薤蒜蘿蔔韭葱蔓蒿蒲筍紫堇茴香壺盧
蔓菁萵苣葵蘿鮮不旆旆穟穟唪唪幪幪驛
驛厭厭緜緜穰穰惟脈土之獨純斯穡事之

孔良農隙教戰守禦相望國以殷富兵以盛
彊欝葱佳氣盤礴無垠民風噩噩佂侊自然
休有
烈光格于
皇天
上帝其子之維有歷年是以我
世祖因人心之歸清順天意之厭明掃驅除
之閏位統子弟之精兵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膺圖正位乎燕京蓋嘗攷千古之興替稽百

代之歷數拒符瑞之難諶信仁義之堪守斥
逐鹿之蠱說審神器之有授乃知
帝命不時眷清孔厚也不有開之何以培之
不有作之何以得之夫其披荆棘冒氛霾歷
艱辛躬利害無嬗代之迹而受車書之来者
蓋書所謂于湯有光詩所謂民之攸歸矣皇
矣陪都實惟帝鄉乃命秉鉞之師乃置五部
之卿民安郡縣旗樂屯莊春秋耕斂我倉我
箱朝會翔望躋躋蹌蹌昭萬年之有道卜百

世之靈長乃作頌曰
於鑠盛京惟瀋之陽大山廣川作覲萬方虎
踞龍蟠縈縣浩穰爰浚周池爰築長墉法天
則地陽耀陰藏貨別隧分旗亭五重神基崇
俊帝系緜昌周曰邠岐漢惟豐沛白水慶善
興王之會長白隆隆滄溟濊濊形勝之選奕
世永賴俯臨區夏襟控中外休養百年既豐
而泰溯其始謀繼序敢懈昔我
聖祖三至斯土棽麗六飛森沉萬旅孔碩九

重不違安處祇謁
山陵亦臨朝宁置酒故宮用酧父老乃霈恩
施逮乎編户匪勤於巡良慕乎古閟予弗德
實纘丕基歲時
太廟陟降格思緬仰
鼎湖惟瞻惟依荷
天之龍際時之和駕言徂東絡繹羽儀風擧
雲搖鱗萃魚麗我賓我臣我行是隨載至神
鄉載覲

園寢靈欝崇輝祥凝巨瀋原廟衣冠覇陵衾
枕松柏雲縵溪池流淰盪滌洪鑪陶甄羣品
石馬悲風淚泉沾袵豈必羹墻一氣是稟聿
造故宮故宮赫㷊聿升太階太階奕奕無彩
之飾惟厚之積鶮矅飄照歙艶烏赤左城右
平坤闔乾闢土壁葛燈遐哉儉德詒我孫謀
萬年之宅乃開南端設席肆筵爰爵周親及
彼鶺鴒南陽故舊洒如言言惟此嘉師
列祖是臣是嬰是咻是貽我躬敬之敬之翼

翼惴惴於億萬歲皇圖永綿

御製文初集卷之二十四

賦

氷嬉賦 有序

陸行之疾者吾知其爲馬水行之疾者吾知其爲舟爲魚雲行之疾者吾知其爲鶻鵬鵰鸇至於氷則向之族莫不躄躠膠滯滑擦而莫能施其技國俗有氷嬉者躡縢以韋牢鞵以韋或底含雙齒使齧凌而人不踣焉或薦鐵如刀使踐氷而步逾疾焉較東坡志林所稱更爲輕利便捷惜自古無賦者故賦之其辭云

歲暮星窮和丼告冬陰凝北陸律中黃鐘景長而土圭可測瑞兆而雲物皆同撫序兮羣辟殷聘考時兮三農蕆功有厲疾之征烏鮮求信之蟄蟲吽嚴飈兮栗烈凜肅氣兮穹窿於斯時也火井無熛温泉不熱何水不凝何波不結阻平川之會海徒望而潒勒奔峽之

傾流惟聞幽咽澌盈九曲謝神禹之剔鑿凍合三山駐王喬之旌節躍魚之表孝曾傳覆鳥之貽祥見說則有鏡呈太液璧寫龍池占昏危之應宿值顓頊之司時沍而不流兮凝矜鱗之鯉凝而原澈兮踈倒影之梅叶皓皓皚皚兮睽白塔之孤矗瀁瀁泠泠兮隔玉蝀之橫欹載取載藏兮順彼月令以訓以賚兮陳我氷嬉爰咨歲華率循舊典陳旅集衆既雷動而風行結部整行埒春蒐而秋獮元宴授律戢水族與波臣蚩尤秉旗乃暴傑而祟遣於是戎士憑怒武卒振拳渴思一試遑處誰先齊撙撙其轡轄兮盱陸離以屬聯駿營營其從路兮紛儺儺以羅騈袒劉呂之左右兮各殊事以布班儵陰陽之閉闔兮胭奏績以勤宣衣短後縢蔽前韡齒雙利鞵刀兩偎編伍森列齊隊便旋於斯少息以待號令之傳焉爾其屯萬人於中堅兮屬堪輿以辟壘夯八神以周衛兮招丁甲而獲指亘長絙以

節止兮羣總總而切擬驛繹旌以傳符兮看
縱縱之立俟心無別營目不他視遂乃朱旂
颭捷步騰緹衣揚輕武斐聳擢布濩毼逐趯
趨跳汨波流邌軼猋驚閃如曳電疾若奔星
踈蹈雲衢揚揮玉京故其為聲也軒磕隱訇
礧硠激越硡砰殷轔襍沓震疊砰振天根響
匉地臬憎波底之㴭隅墮林間之巢鶻元武
縮縠而屏氣燭龍守珠而閉關起湧泉會奔
物雖天籟之毫竅比千鈞於一髮其為狀也

似東皇整駕於若木之墟羲帝弭節於扶桑
之津應真挂錫以凌虛茅君驂龍以溯天 叶
過驥羣而駿足搶捍上扶搖而鵬翼圖南 叶
蠖畧廻翔演漾糾紛鏡大圜而晶晶晶珠
萬琲而爛爛璘璘交差曼衍歷落斂鱗突都
廬兮輕趫迅龍驤于麟振奕六虬兮沛艾御
八風于穆旼首進者卻視而小憩繼至者錯
履而躉跟虞後來之比肩更前往而攉身傑
者得幟疇與比倫遺者失志第如逡巡復有

革戲其名圖鞠漢家有執棊之譬黃帝作練
戎之俗武由是習乎其爭也君子好謀而成
兮如祭則受福申明揩乎衆聽無譁陳廣場
于各司其局乃其氷牀駐於琉璃之界豹尾
扈於鸞旗之隈千官儼立於懸圃萬隊佇待
乎瑤階歷天之旗影捎朶殿昭雲之蓋光熻
趯臺殆而容與愬若儃佪執事者中立而不
倚爭捷者有前而無回珠毬一擲虎旅紛來
恩摘月于廣寒之窟齊趍星乎白榆之街未

拂地兮上起忽從空乎下迴突神龍之變化
猋祥鳳之髮鬣鷁鶂燕居婣嫋鴻猜怡情悅
目有如是哉夫其伯仲分甲乙第併前行賞
繼後亦逮 叶 勇者特旌任者均賜普被曰仁
有差曰義則豈啻西苑飾紅板之㢠温泉設
錦鞍之戲而已乎重曰仲尼有言射觀德乎
安不忘危舊是式兮惟歲之宴以休以息兮
一日之樂匪費焉得乎敬告後人無或適則
兮

述悲賦有序

乾隆十有三年春車駕幸山左禮成返蹕皇后以三月十有一日崩於德州舟次星夜觧維兼程旋軫歸殯於長春宮奉遷於觀德殿喪儀有制時日如流觸緒增悲非文奚述感孫楚除服之篇效潘岳悼亡之作用緣情而遣藻聊寫恨於衷絃賦曰

易何以首乾坤詩何以首關雎惟人倫之伊始固天儷之與齊念懿后之作配廿二年而於斯痛一旦之永訣隔陰陽而莫知昔皇考之命偶用掄德於名門俾逑予而尸藻定嘉禮於渭濵在青宮而養德即治壼而淋身縱糟糠之未歷實同甘而共辛乃其正位坤寧克贊乾清奉慈闈之溫凊為九御之儀刑克儉於家爰始練絲而育繭克勤於邦亦知較兩而量晴嗟予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連棄致黯然以內傷兮遂邈爾而長逝撫諸子一如出兮豈彼此之分視叶值乖舛之疊遘兮誰不增夫怨慝況顧予之傷悼兮更怳悢而切意尚強歡以相慰兮每禁情而制淚制淚兮淚滴襟強歡兮歡匪心聿當春而啓轡隨予駕以東臨抱輕疾兮念衆勞促歸程兮大故遭登畫舫兮陳翟褘由潞河兮返內朝去內朝兮時未

幾致邂逅兮怨無已切自尤兮不可追論生平兮定於此影與形兮難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對嬪嬙兮想芳型顧和敬兮憐弱質望湘浦兮何先徂求北海兮乏神術循喪儀兮愴徒然例展禽兮謚孝賢思遺徽之莫盡兮詎兩字之能宣包四德而首出兮謂兩字之可傳驚時序之代謝兮屆十旬而迅如睹新昌而增慟兮陳舊物而憶初亦有時而暫弭兮旋觸緒而欷歔信

人生之如夢兮了萬事之皆虛嗚呼悲莫悲兮生別離失內佐兮孰予隨入椒房兮闃舜披鳳幄兮空垂春風秋月兮盡於此矣夏日冬夜兮知復何時

哨鹿賦 有序

賦者古詩之流詩以言志其有不能盡言之志則賦可以申之我

皇祖昔喜哨鹿朕沖齡隨侍習聞其事年來乃親試為之嘉其有合於聖經顧古人

無賦之者故不愧無文其辭曰

伊白露宵中之候正伊尼孳尾之時生不息焉洪鈞運而誰測物雖蠢也氣機至而咸知故三序 春夏冬 則牝牡各從其類 謂牝隨牝牽牡逐牡侶 惟中 去聲 秋斯牝牡各媲其妃 謂牝各分牽而匹牡 強有力者不惟挾兩而累十弱無能者或乏獨匹以相隨或依林而命侶或據嶺而分巇或悍害而傲衆或謹守而自持或豪欲而攘彼或竊取以私其萬態紛其莫窮一以音而宣之

於是虞人善因聲以察情爰體情以斅聲喜金風之颯爽值玉宇之晶明霜重而不言其冷露濃而那覺其零陵嶮巇而如登袵席冒蒙茸而不異戶庭扈吾遊之晏起虞原歠之急鳴 鹿迨晨則懶鳴哨亦不進故哨鹿者恒於未曙前即往 夙戒僕而奚從欣戴月而披星舍彼寬衣宜茲短服荷長哨於左肩 以木為哨鹿其物勃以鳴之 出象首於右簏 象鹿之首人戴之則鹿不疑 躐嶒陟峻沿谿穿谷攀蘿兮豈辭胼手履石兮何妨揕足盍以暢茲心神詎惟饜其口腹於焉陟乎崔嵬軼彼參差上干丹楓之巘下視白雲之隈上風發切之避忌陽林晃耀則紆迴就叢薄之蔽翳反獺裘而毡毯衆條理焉畢會乃得傑雄之爭匹者呦踉蹌而徐來角八叉兮嶷嶷耳雙聳兮濕濕挺強項兮莫攖矗靈臯兮善敵始嚇侶兮自鬧乃姤異兮矜急既浞浞兮疾赴復驚鷟兮少戢蓋屢試兮絕猜遂銳志兮直入爾其動林無形匪風有響適其將至撤爾懼往奮

角思觸劉睨爭長則在夫能哨者善達變以隨機比用中而執兩或激其怒予使進或示以弱予令放惟察情之喜怒乃應聲為低仰蓋用心於既專斯通靈而不爽既然矣無動無慮不徐不遽驀靨合之前陳陡應叱而少住屏營收息量畢揣高傍斗窺星(鎗上施星斗所以審)高低度分以毫審度發機鏃焉中膏命處擇肥登於大庖若夫多疑旁剔既進中止膽劣心狷狐猜狼視未交戰而長跳歐叢樾而如駛

則亦比之窮寇之莫追又何必焚林而盡取哉蓋嘗研精哨鹿之理而知五德焉取一以新匪二以類仁也逆者斃之去者寘之義也爰登籩簋爰掇福履禮也招之即至獲之即遂智也呼哨以進射宿懍訓信也如是者蓋有合於聖人之洪道而又豈潘岳耽盤流遁之所識相如子虛上林之所朝也哉

靈珀賦

緊靈珀之凝質稟粹氣於先天外標黃而潤玉中含金而吐蓮知四時以榮謝隨一氣為轉旋陽始生而蘂張(去聲)陰漸長而葩零(叶比)堯階之蓂莢符舜陛之璣璿雖異物之弗寶亦佳徵之賴傳稽法宮以協時爰紀實於斯篇

夜亮木賦

東坡先生謫居黃州蠻烟瘴雨之鄉不改其樂青瑣玉堂之側敢忘其憂則施施而行舒舒而遊惟木石之與居亦鹿豕而為儔一日

者入深林窮迴谿蒼然其暝不辨東西覩一物焉晶晶熒熒爍爍離離匪斂人之宮宛呈大齊豈天祿之閣乃示燃藜遠而睇之謝鶴缺之布煖曬而廹之肖螢火之生輝是何繼明之屬而光恠若是其離奇也哉於是徙倚徬徨瞻矚審詳厥有臥木於河之陽生意已盡葉落枝僵皮膚瓦裂瘦瘤土囊木魅之所揶揄山精之所潛藏千齡寂滅萬古荒凉雖有九轉之丹祖洲之草不能起其生機豈復

冀其妍好是固匠石之所棄顧涑園徒資諧揄棟梁弗任繩墨乖度永辭剞劂不受丹雘埋没沉淪訖無用處乃其日月駐照雨露垂滋豈有取舍不分公私否之極者泰斯復暗之盡者彰亦隨則見夫微微耀吐熠熠精發含陰火之彿鬱比木難之熗蔚可以奪車子之囊可以掩緘阿之闥失路者得津夜遊者秉燭文梓徒爾青牛貞松彼弐白鹿枯樹緬東陽之庭朽社託高槁之陸蘇子愀然扼腕

竦立而歎曰木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謂永世其無用而尚有自見之時況萬物之最靈豈終不及乎斯相隨二任顧而問焉是固極南麗明之區也若夫長城之北迤邐陰山人跡之所罕至鳥獸之所盤旋陽燄陰燐米碎曦暄孚焱揚煸舒燭爭端不假人力豈伊火傳孰繼其後孰啓其先蘇子失荅笑而弗言

南苑雙柳樹賦

廣甸春風竅春騎于玉驄伊雙柳兮宿識欣向榮于菁葱念此地兮少遊緒紛觸兮吾衷昔曾損一獨樹孤蹤伊誰補種新匹舊同其舊復枯賓為主翁而何新賓代嬗莫窮樹不能言長言以通若夫東門徒期上林復起嵇康則夏月居之張緒則當年似已桓司馬之金城所種攀枝泫然陶淵明之彭澤所栽酬觴醺矣雖亨屯之略殊揔未出乎情之所使也爾其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雖云過以相與何妨聊復宜之豈知夫何能故者曰世

不再来者惟時則見牂牂老葉蕭蕭敗枝強搖金以梳風慢寫玉以臨池對嫩條而常覺忸怩憶昔侶而那置依依值秋風而不禁溘朝露而豈辭好事者憐之曰樹可亡也名不可亡也幻者常之幻也常者幻之常也乃復移植新者而使成雙焉盖經余見者三十年之間新舊迭為賓主者凡三矣嗟夫舊閱新而成故故何新之恒齊奇合偶而成雙雙何偶之弗離覩兩樹之如斯雖萬事其可知暮

而隱几若有星宿之昆前而言曰大椿過八千朝槿榮其後是誰之詩乎曩何為而弗惜今何事而余悲乎且夫建木則大五千圍蟠桃則歷九萬歲劫至數盈根盡節瘁不聞名以實傳實以名寄如兩樹之閱滄桑而永世焉昌昌生意未婆娑方來日月其正多不亡者存感則那言訖而去若尼拘使者之相過也

後哨鹿賦

或問哨鹿之時之法之義蓋已蘊賅前賦矣若夫冒凛冽之霜晨衝蒙翳之林薄踐峞礨之巉峯涉沮洳之幽壑十哨未必一來十來未必一獲獲乃心忻失斯興索多見其勞鮮聞其樂則何不張堂堂之圍按徐徐之度收藉藉之富免皇皇之譴而故為是寒征而曉作者何哉曰吁是何言耶是何言耶見土障葛燈而嗤為已過者非忘其先也耶逸則淫而勞則思季氏之婦猶聞之固可弛其惕乾耶或曰惕乾者盍不若是矣意者慎大寶居法宮屏九御接三公勅農攻熙天工豈謂當即鹿於隍中耶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坐吾語汝賦以見茲若夫高談堯舜深處廟廊文恬武嬉內弱外強孰不喜夫逸體而庸詎知其頹綱也哉且也身歷其難者告之以人之難而知而不知人之餒者方謂何不食肉糜也是以神區天闢後法先垂詰戎習衆謹度節時圍以示正哨以出

奇得之艱者趣斯永躬其勞者樂亦隨蓋理境之當窮可絜矩而深思也於是秋本蕭辰塞猶淒而宵風定乎林靜曉月上兮山岨儦儦者妬羣俟俟者携侶遵彼躖躖之蹊如或般般而佇吹長哨以通情似應聲而答語去猜者飄瞥怯者踟躇忼慨者悍性昬瞀者糢糊雖人情之萬態亦奚有以異諸緣轃物來獲一勝百其來也亦惟去之是慮其獲也夫

何失之足惜去與來固難期之儻然失與獲亦無定之屢易吾因以忝如幻於現前愛景光而爲適也爾其問夜宵衣據鞍策馬萬帳燈明七華聲寡是則始出營而覽離奇晃耀之狀也若夫炬影漸遠夜色猶暝峯巒繞兮林樹未形乍如夢遊玉樓十二仙人京乃其曉蟾初吐或半或圓隔葉瀲露度水翻瀾又如虹橋可躡徑欲造廣寒高山出雲雲去山在變幻須刻步移觀改則何異夫黃山之海

赤烏扶桑霧斂氛開玫瑰靺韐熊熊田回又奚瞉其初陽之臺於焉入深樾凌崇巒窈容單騎跡見線天千年落葉鱗被谷塡色作黃金風吹不翻臭如沉水履若罽氈儃佪乎靜眞乎忽訝夫身入布地之園而伊尼之犀方且左右前後與人周旋失乎獲兮勞乎樂兮率已相忘於無何有之禪矣問者茫然不知所謂懡㦬跼蹐唯唯而退

神樹賦 有序

永陵內
肇祖惟謹藏衣冠
興祖實奉安龍脈正中
景祖
顯祖昭穆左右
興祖寶鼎前生瑞榆一株輪囷盤鬱圓覆
佳城尊之曰
神樹敬爲賦以紀之

辭乎

啓運之爲山也兮
長白之龍幹結秘
聖之神丘屛納綠窩集之瑞蘼帶蘇克蘇湖之祥流是以
橋山建鼎
原廟藏旒以祀以禋緜繼繩於奕代卜年卜
世揚
光烈於千秋爰生
神樹非柏非松根從天上兮來想銀河之歷

歷種豈人間所有欝佳氣之葱葱前乎此者
昭靈貺其若彼後乎此者垂景佑於無窮儼
若
帝謂東王木公曰赫圖阿喇
興王之里山聲告慶繁禔祉乎
丹陵河色呈榮郁英華乎白水宜有嘉蔭圓
覆
鼎湖如繖如蓋為禎為符木公承命咨之女
夷叶選材去柘舉瑞得榆是誠兆大清之篤

祜庇萬葉而多餘者也爾其夭矯龍蜒問砢
蟠薄偃仰森沉雜披錯落翩乎軒庭紫鳳翔
阿閣僛池葱蒨緣翠丹黄參差杳靄雲日風
霜又如禹代御龍遊帝鄉夫其貝多菩提建
木蟠桃荒唐謬悠增誕騰嘲至夫樗材散木
枯樹浮槎玩世狎物寓意興嗟則何如徵實
蹟於無斁表孱應於有遐者哉乃作頌曰
巍巍
永陵興王都于吉雲在上溺扶踈兮與地同
久霜露濡于金幢玉節布以舒兮蔭暄承潤
永劫俱兮數擧上葉億萬縣世如子

樹根山子賦

古木之根幻而為山昔木也本託山以菀植
今幻也乃借根以形存孰久孰暫誰主誰賓
則見岬㟢磊砢僛池閒問若太華之諸峯也
拳曲盤坳巖曾蒨峭若岱嶽之五松也故乃
神農甄四海之所遺白阜脈萬山而莫知莊
樗惠瓠張槐盧梨名斯紛矣質詎如斯别有

淮南高蹈魯東隱淪望林巒而結念指雲壑
以馳神蘇東坡之置几用壽弟轍庚新野之
染翰託興仲文斯固閱桑田而莫變逾火劫
而留芬者矣

嘆夷齊松賦 有序

僧機圖嶺之下有喬松一根而二大榦
向名之曰夷齊而繫以歌數歲未經此
地今來則已燬於火焦株突兀尚存徘
徊其側者久之因感而為之賦

聚橫嶺之崇衍舊傳名曰僧樸盤芊腸而就下旣南折而少西有喬松之鬱蔚昔號之以夷齊料名實其並壽豈燋爛之不期因循未過忽忽歲時重尋斯逕謂二老之我俟遙瞻失望見枯株之獨遺徘徊落莫於悒吁嘻夫其挺根拔出膚詐畏沙石之堙剷旣其摩空盤翠又寧慮霜雪之凌欺是以閱滄桑而永茂侶椿榑以無危擬西山其毋忝摛東辟巴有詞豈知火母惟木巽卽鄰離匪牧童之偶失蓋谷神所黙為爾其心空脈燥不燃自炊山雨不能息其燄谷風偏復煽其威吾雖未覩其焆焞陵坂之狀而旱想見其灼熿枝葉之時也於是陳根突兀以孤立雙榦南北以紛披鱗甲剝落卧於巖陲山禽尋巢而弗得原鹿擇陰以徙悲惜其淪於灰燼命以車而載之蓋其遺劫爍爍之餘猶足勝棟隆之吉而九牛領穿以難移者也嗟夫孰具形而無壞孰有成而弗虧孰云真之匪幻孰恒實之

名隨羨枯樹之卓識更感歎其奚為然而少言之以八百為春秋者何一經詠纔周紀而頓毀敗其如斯（夷齊松歌作於丁卯令適週紀）豈二老有待余之名題也旣名立乃飄然返沖寞以無辭也抑謂名者賓實之具而有所弗居也將轉欲輪示第一義諦也其旣虧者斯已毀而弗再其不壞者固將同天地而並垂也知然而猶曉曉不已者豈非余之癡也耶

御製文初集卷之二十五

連珠

恭祝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連珠

臣聞山川納祿厥彰祥源苞符延洪斯引福
紀是以泰筴執契推貞恒於
璇庭洛文則書斆元吉於
瑤巵

臣聞壬以任養乎物坤珍既闡丰以重巽乎
命天庥是滋是以璿流毓慶歲易聿徵
大德金根兆祉支位用輯
繁禧

臣聞子半肇統斯天地見於復律元正侯則
鍾呂還為宮是以迎長日之至履端撓甲求
中聲之先萌柢伶筩

臣聞軒瑟調徵帝絃暢其醒擭羲畫觀象天
數諧乎掛揲是以上
瓊韓之曼壽探萬萬以介

大年溯錦帨之誕祥合五五乃叶
令節

臣聞一六乘數七得相生之始萬億基算十
為遞成之積是以
寶籙騈羨而凝祚辟諸章啟蔀元璣籥搏總
以迓釐時其圖衍疇策

臣聞四府統元螺蠕懷而㷊嫗五德盛木勾
萌鬱以莅茂是以
承天育物則嘒嘒登春安土長人乃穰穰
綏壽

臣聞鴻化烟煴亭育博其愛醇意彌浹恩勤
大其慈是以合萬國之懽惟殷祈頌依
三春之暉敢曰報施

臣聞融風翕習八紘欲菾大順協氣氾濩六
幕蒸為太和是以挹
祥輝者式金玉之度誦
德音者譜韶韺之歌

臣聞燠沐垂温布德孔時徽柔導訢孚心有

惠是以
恩紀渥洽邇澤懷其子良慶駢豐施迻光函
其愷悌
臣聞居敬直內允儼乎方儀作肅秉心載錫
之純佑是以盤盂之琢由
戢孔訓而安珩璜之型惟
服周銘則壽
臣聞通復有源含萬而立幬載所積得一以
凝是以德淵懇欵為

聖人之本景撰悠遠惟
至誠之徵
臣聞符乾娩昊乃以時行齊日得天曰惟久
照是以華鐘景與
躬表韤於求衣銅漏課勤先劭心於問燎
臣聞示本於俗太素抉其質崇儉於上皇風
播其徽是以
訓垂國闈不侈罽軿之御道端
宸掖惟曳繻練之衣

臣聞霄雯佑德尾禠洽於化光虹樞廸熙譚
粹孚乎旭卉是以篤
昊緈之祐靜言申虔禀
淵謐之釐釐惟寅畏
臣聞有部詒慶厥初顯貽周原建家克昌基
本是以
思齊式禮嗣音於嶶牒懷福履綏纘順於
懿壼
臣聞坤輿厚載廣輪資其大生〻其範敷錫蕃

絛用以蕃廡是以
泰元富蘊德育乎品物囿舒麗象好從乎風
雨
臣聞澍潤般裔鳴鼓時應甘滋霞凝滿缶有
吉是以撤
琱御而節步速委雲於豐霳降鉶砌以達忱
大嘉覲於太乙
臣聞三盆效功美利其溥六騋興事前典斯
劭是以鞠衣時薦分繭練以令辰桑壇歲臨

濯龍宣夫
徽詺
臣聞星軒承曜順彰皇闈蘭掖景化職懋彤
史是以
母範作則四教廸穆雍之祥内政式序九御
憲令善之軌
臣聞文母貽緒麟振其趾螽室衍支瓜緜其
瓞是以
含長樂之飴兆千億以蕃盛琛

大安之輿裕雲礽而愉悦
臣聞族雲垂於霄塄蔭匝磐石榮光燭於宿
海潤盈玉潢是以為善之樂甄埴乎
誼美展親之隆泳䎃乎
德洋
臣聞蘋澗淑化漸訖九服雁塞熙度靖共六
珈是以油軿朝正拜
堯舜於宫楙殿燕喜合中外為家
臣聞鞮譯萬里宣徽則通淵蹇億臣慕義斯

至是以干呂入律占
慈仁而奉琛航澥梯嶂闓
錫類而獻贄
臣聞卭籠雖峻稜武可譬槃木雖獷嘉信所
懐是以鏡碉櫓而鞠旅威暢祚徼傃
璇略而底績格先干階
臣聞來庭肇功常武昔譜於乙亥欽闢拓疆
都護初置以戊己是以掃伊犂之穴竹書紀
而符吉銘格登之崖

鴻稱熙而歸美
臣聞蒲類以西鑿空所未度蒙汜之濱仰流
則偕徠是以橐弓定勲版圖既綜隸屬國磨
盾告捷雲物乃象
禧觀臺
臣聞瑤池彈璈必陳充庭之樂蘭陛協律廣
集介雅之章是以鞮鞻新歌貢音於僸商花
門小部列伎於舞場
臣聞寶盈丹邱露甕琢瓊琳薈若水桂實篹

東是以于闐繅英三采則擢蘂碧樹鎬沖凾
甘四核則扇芬萐草
臣聞金萱榮庭億葉煌扈星葯周阿貫時專
與是以敵
高闈而翼祺則篤其慶鞏
慈宮以斂福有那其居
臣聞閶風暢於峴崚九光爥彩恒春藹於窓
雉四序佇馥是以
西那丙都松竹秩其芋寧

南陔載循堂室劑以凉燠
臣聞虞磬九成儀足節以樂心菉綵五色舞
襴褊以隆養是以
鈞庭辯華進
千萬壽而燕衎曾城茗亭奏十二安而音鬯
臣聞履安之吉靜而充符恒固之應動若操
券是以
頤性時泰備麻徵以用康
禔躬日強叶亨衢以行健

臣聞萬八千歲之朔攝提貞孟三百六旬之
首羲和授圖是以朝元
長信率臣寀而拜閶闔上壽
慈寧具家慶而飴膚麻
臣聞榑桑瞭溫候晷知羸昭華棣通斂瑄依
永是以揣稱愛日駐輪於鼉陽怡
頤獻春調饍於初景
臣聞農祥慶其豐凫藻翔洽夫億兆泰簇鳴
其豫鳳噦雖喈乎二六是以洞庭斯張導龢

軒樞函堂用躋羽情文囿
臣聞鼇炬冠山爛若霞雷龍燭燁夜爚如星
虹是以月宇
嘉娱鋑鶴騰上而扈扈霄峥麗賞火蛾綴空
其態態
臣聞凝賓亭午引年以昌陽九節長羸殷仲
延籙以雜組萬縷是以迴輿巖鵡玉鱠羅於
蓬池撇波躍龍金文颭於
華渚

臣聞洞淵之鷁蘆蘙瑛琢其鄂昆流之苓窋
窕珠垂其房是以
文跣引薰澤芝緋於五沃芳盌調露水藹侑
以千常
臣聞三五而盈辟燭朗乎澄顥八千為秋桂
宵冢其古柯是以
慶霄延望舒之規琅磬鏘韻修齡酌阜塗之
液金罌穆波
臣聞菊潭滲甘滋其永年萸林綴朱佩以陽

日是以芳醴瓷節則九英載馨粉餈飫豐則
萬寶咸寔
臣聞玉積縣圃不若北陸沍澤鴻慼鏡海奚
翅南溟培風是以太液磑即國俗循而習武
嘉平儲與
慈憶莅而旌功
臣聞緣垣規圜惟南乃以建其極禖苑宅奥
非海莫能踰其大是以飲池鹿馴扈
斑麟之車比屋鱗次翼

儀鸞之蓋
臣聞高山天作度其隰原豐水東注自彼沮
漆是以掖
輦長白則駢苞之樹森遡澗混同則圓折之
珠出
臣聞霞砂毖泉溫池潗漎雲根呀谷古嵐霱
霸是以氣霽波鑠
祿生之汞既長翠積巘館
都福之庭斯在

臣聞脩序沖景暄清所以均節秀臯清區奠
壝所以承豫是以鏟峯嘉京升眺昭其宜鏡
波澄華
偬遊得其助
臣聞懷瓊之獸呦而林衡告獮篇雲之駟同
則囿奚載鑾是以
鏤象導夫金郊邁彼甫草珍庖尚以馨饎藐
乎上蘭
臣聞填星貫於中央標建珠緯宗門詄乎太

室簡儲石函是以胥庭絣瑞啓洞天之六
交路展衛呼曼齡者三
臣聞東為羣物之始虞狩肆覲岱惟方嶽之
長魯瞻奄有是以青社班春詡蒼祇之禁滋
日觀賓暘睎若華之曜久
臣聞岷江導源川增其長句吳茂俗富煴於
地是以藻舟翼泛櫂鼓奉
安悆之祺鱗隰獮秀簷淡拜温給之賜
臣聞東南之美竹箭構矗斗牛之野桑麻鋪

棻是以陟虎林而續湖則入巘摛錦臨樟亭
而視海則千巖蔚雲
臣聞臺懷懸居妙持清凉之宇室利演乘普
現吉祥之雲是以曇霏金花實上應瑞乎香
界髮涌寶卍無量同
壽乎祕文
臣聞一和扶榦階符繁其蔭三雍育才蕢市
榮其枝是以嘉植承楙乎絳句協洽
開秩喬柯兆菀於豐雅棫樸誦詩

臣聞金方致環伻来琳館梁鄒即鹿祝噉畝
邱是以
甲子周綷稱兕麈至於象譯賡章娩純靈麐
馴伏於塞秋
臣聞鈞鈐之潤可以在玉衡之平旗翼之壽
可以窺瑶光之正是以溟嶽和晏筦運乎
璇極蓋輿清怡囊括乎金鏡
臣聞豐融昷於穹窐而震虘告稔盈沖屮於
柔祇而富媼拔英是以陰陽臨敷則調燭布

其大洽柯穗堉壎則普諄誦其宗生
臣聞錫羨阜運則衢多期頤之嬉含湻敦風
則居有萃睦之協是以閭耆胖樂皆
熙光丙陶陝閭烝義實訢藹丙浹
臣聞重光協乎屬紀次先甲之三巳盛苞乎
星序際正陽之四是以嶠西
介景百昌若時而悉新弧南表瑞萬物成章
以方熾
臣聞軒闌祚緜萬區陶琍於朐鼎祁幄祉錫

九寰斞醲乎衢尊是以景飈融貺
鏐棆躋而流慶
湛瀣覃澤螭書翔而逮恩
臣聞霱蔭之垂不遺祓禓祥風所灑曁乎窐
衡是以作人左右倬爲章於壽考宣譽先後
篤惟
德於周京
臣聞萬年賡厤拜嘉於名虎三壽頌眉延喜
於子魚是以

茀祿引康翽羽集彼藹吉熾昌式燕黃髮宜
玆樂胥
臣聞以天下養者膺禔孔厚惟庶民從者敂
愉大同是以臺萊統
尊胣稱閱夫蒼赤川阜增瑕臚懽訖於瀛濛
臣聞大圜彪列韉圖輯於堯紀泰鴻環均藻
華昌乎姬籙是以三光同衡以肇祚覗祥
褱增七政比躔以摛耀儷緯詞屬
臣聞象載炘炘九垓均禧偉兆郁郁億齡展
威是以洊申無疆
慈善膺洪算之茂誕畀多益保佑錫
純嘏之慶

頌

老人星頌

金翼發南麗於南極聿瞻六星厥光爚艶比地凝精自天降祥乘白雲英來賁壽康華髮童顏目光其紫彭祖成鳩猶然孫子有餘樂易不待將迎昌黎笑口如聞其聲慶周花甲彩耀萱闈於萬斯年視此頌辭

慈聖萬壽九如頌 有序

恭惟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皇太后陛下

德駕二南

徽儀四表

凝符嬀汭位祿名以壽彌昌

衍慶岐山元亨利惟貞益固蓋綜百度於

慈訓爰綏六宮而內和從提抱以來

深恩鞠育暨涖臨之後

懿範遵循肇我丕基均由

聖哲皇哉夏恢啓母允矣華翼湯孫漢明德之儉約難方宋宣仁之憂勤亦遜

六旬週甲

萬歲添籌

御殿含飴方物數天之養奉觴上

壽家人主鬯之歡光

玉冊以

鴻稱播金聲於

盛典約六經之吉語達萬國之虔悰敬頌九如載申百拜

其一章曰

至哉

坤元 易 於萬斯年 詩 斂時五福 書 而百化興焉 禮記

福履綏之 詩 照臨下土 詩 肅肅雍雍 禮記 禮義以為紀 禮記 威莊而安孝慈而敬 禮記 以予小子 書 正家而天下定矣 易

其二章曰

顯顯
令德詩德音是茂詩遂布於三宮禮記以和
長幼禮記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書謙尊而光
易穆穆皇皇詩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
也禮記福祿來崇詩中心得叶也易

其三章曰

元年春春秋即
命曰書天子親載耒耜禮記汝其敬書率作

興事書叶維九年書春日載陽詩又
曰書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禮記以為黼黻
文章禮記冬祁寒夏暑雨書求民之莫詩以
穀我士女詩

其四章曰

學于古訓書憲章
文武禮記
教之誨之詩是謂承天之祜禮記敬哉書因
吉土以饗

帝於郊禮記敬哉書有事于
太廟叶春秋大蒐春秋巡侯甸書
世德作求詩元子哉書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詩翕受敷施書然後能使人叶禮記以三十年
之通制國用禮記百度惟貞書多文以為富
禮記修辭立其誠易視乃
烈祖書明德惟馨書

其五章曰

天作高山詩繼序思不忘詩承天而時行易

纘女維莘叶詩維十有三年春書至于岱宗叶書
敬祀事禮記丕惟曰書品物咸亨叶易予惟不
可不監書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叶禮記山川
出雲禮記亦右
文母詩秋春秋大有易厥篚檿絲書以介
眉壽詩

其六章曰

萬邦惟懷書我不敢知曰書厥惟艱哉書我
出我車詩自彼氐羌詩至誠感神書

聖謨洋洋書命之曰書中和之紀禮記曰仁
與義易叶義以正之禮記天之所助者順也易
仁以愛之禮記人之所助者信也易七旬有
苗格書實受其福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以
綏後祿詩
其七章曰
崧高維嶽詩如傚禮書南國是式叶詩淮海惟
揚州書
駕蒼龍禮記檜楫松舟詩三江既入書畇畇

原隰詩何蓑何笠詩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詩
桃始華禮記天降時雨禮記楊柳依依詩有
鷺其羽詩酌言獻之詩維筍及蒲詩黻衣繡
裳詩其惟
聖人乎易思媚
周姜
太姒嗣徽音詩以光大也易垂裕後昆叶書
其八章曰
修身及家均平天下禮記其旋元吉易俾緝

熙于純嘏叶詩甲子春秋復易自今以始詩百
年曰期禮記惟曰欲至于萬年書頤禮記頤
貞吉易子子孫孫詩子孫千億叶詩
其九章曰
十有六年春秋冬春秋十有一月春秋律中
黃鍾禮記
萬壽無疆詩式燕且喜詩畢獻方物書小大
稽首叶詩維予小子詩拜手稽首曰書如山如
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
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詩

掖
我
輦紀慶頌有序
皇祖孝侍
兩宮於凡先意承歡冬溫夏凊行樂宮中者
無不極天下之養示孫曾之則而
翠華巡省蓋無虛歲亦莫不虔奉
安輿

滕前娛志則又自古帝王奉東朝以申愛慕
者所無有也予小子敬仰
前規惟懼弗紹
聖母皇太后亦以繼
祖烈恤民艱毋忘我國家習勤詰武之規諄
諄是訓踐阼以來省方問俗必敬請
慈闈臨幸
皇太后怡顏首肯曰皇帝展義示度不宴息
深宮予所喜也夫慶壽致誠宣德陪奉

偶一行之書史稱美未聞教之鴻猷勗
以義方如我
聖母者也而
大安所過無不詢穡事驗民俗老姉黃僮覲
光莫禁賞沿於途周逮於富故凡額手
而祝
大齡者人一其聲聲一其識則知我
聖母萬萬壽無疆應於人情是徵敬以邇年
侍
輦所歷稱頌八章詎能揚
徽音於萬一用志欽
懿訓於弗諼若夫
壽康承慶
暢春行時率臣民而祝純禧攜孫曾以介眉
壽曰暘曰雨屢
慈懷隨地隨時聆
德誨芳溢彤管蓋不可殫述矣
崧高申祝

喬嶽維崧宅是土中際時屢豐展義觀風聿
奉
安輿聿遵伊洛黃雲擁途兆庶孔樂二室華
蓋峻極于天祝我
聖母壽萬萬年聞呼者三艷彼史筆曷若我
民口億聲一
五臺禮佛
有蔚清涼雱殊示相琳宮鐘貝五頂相望緬
我

皇祖龍馭載臨
聖日在天光照祇林肅肅葆羽翼翼
鸞輅言瞻臺懷言嗣
神武覲座蓮臺不可思議佑我
文母百福備致
　盛京展謁
於鑠盛京崇基天作佳氣鬱葱周豐殷亳載
眂北塞載莅陪都巍峩紫殿般軫皇圖崇政
清寧承

歡廣宴賜復賜餔澤洽圻甸皇矣
祖德長發其祥燕翼垂庥
聖母之慶
　岱嶽覲日
粵戊辰春駕言東巡既仰杏壇遂躋岱宗 叶
匪慕漢唐用事封禪以祝
洪釐介社錫羨暾彼扶桑升於東溟芝童綠
髮玉女雲軿
慈恩載普覃齊浹魯戴我

文母式歌且舞
　興安閱圍
皇祖詒謀歲事秋獮並塞名王選徒屬鞬於
皇
聖母法
祖是勗金鱗氣霽靈囿土沃炅命三虞爰警
六飛殪虎洞麋周阹合圍愕城逍迤凌彼崇
椒
顏之色喜

德音孔昭
　金山渡江
於樂南國望幸有年載承
慈命来游来觀濟河涉淮慰彼傾心扶攜抃
躍總總林林川后靜波屏翳送帆京江灝涆
浮玉巉嵒兆庶孔愉伏迓
金輿頂祝
佛母香華載途
　聖因視膳

載信吳閶于邁浙水佳麗明湖披圖可指瞻
彼聖因
聖蹟所留仰企
前徽扶
輦春遊踶樹簇錦江湖曳練南屏窈窕兩峯
蔥蒨晨羞日視宛若
宮庭以天下養勉紹
先型

江寧觀射

旋舲吳會言循江滸虎踞龍蟠鍾山元武作
鎮南服我旅我臣来覲
行殿翟茀組紃聿數
湛恩聿申
懿訓予所有事文揆武奮詰戎保泰仰承
聖慈超任越姒福履永綏

箴

七情箴

喜

萬類靜觀意愜斯喜神動天隨油然難已宣
心之和導氣之滯不極不淫歸於有制禮樂
以飾百度惟熙樂以天下奉此無私

怒

相彼天道有溫有肅維人肖天喜怒倚伏情
炎於中莫之敢觸所貴中節雷霆亦福嗃嗃
毋過悻悻勿遷和厥心性以師聖賢

哀

宣文有言哀而不傷感物切慮如川有防當

其一往愀愴懊咿罔識止節心悴神疲唯殺
非正毀滅匪宜閑之以則庶無倚毗

懼

萬幾待理知懼鮮失業業兢兢一日二日馭
朽為戒臨深是怵於昭上帝相在爾室式茲
不聞所其無逸惟敬勝怠動獲貞吉

愛

人有秉彝徵於好德善善欲長賢賢易色所
以孔子曰生也直疏亦不忘親亦不慍愛所

當愛爵賞罔忒擴我天和容保萬國

惡

性本無為情生好惡狙徽鮑魚往訓攸著毋設成心因物以付智鏡在躬先覺有素郊遂是移僉壬必錯中正和平萬流景附

欲

養心有要道在寡欲從之則危淡泊宜昜緬維曩哲垂訓窒慾非禮必斥奉身如玉一人居髙九有咸矚不邇不殖永保天祿

五事箴

懿戒有訓抑抑威儀洪範五事始貌終思動罔或愆敬義夾持作肅惟恭非禮弗為顧諟明命日監在茲輯柔爾顏友君子時屋漏有愧差之毫釐顯卬令望夙夜是祗毋尚嚴嚴咫尺天威毋示訑訑右史有司溫恭允塞為德之基樹之軌範視此箴辭

右貌箴

恢恢寰宇一人是主維命靡常有德斯祜王言如綸被乎下土無易由言惟敬作所彝訓聿昭四方是矩卓彼前王樹茲諫鼓柔亦不茹剛亦不吐進彼嘉言衮闕堪補聲為之律毋逞喜怒白圭謹言玷不在鉅金人三緘非禮勿語從斯作乂敬茲九五

右言箴

維目司視其德曰明明有由蔽物引欲萌伊古有訓五色目盲勿眩錦繡勤省農耕勿玩珠玉企望賢能知人則哲體察物情曰視有

要視於無形如水如鑑萬象自呈靜虛動燭其本必清垂旒端冕儲神致精日月環照無幽弗瑩克艱厥后永正玉衡

右視箴

宣聖有言非禮勿聽矧維建極承天永命惟精惟一敬勝義勝何以達聰容納諫諍執兩用中旌賢表正既髙乃聽亦遠彼佞五音耳亂樂必放鄭九歌驗民八風體政亦越卷阿矢音有詠雖隔九重而知民病雖聆萬言而

執一柄毋俾聽熒尚其居敬

右聽箴

基命宥密厥惟思哉翼翼小心為德之芟是
惟弗思思則弗回勿狃宴安而遺遠懷勿侈
豫大而弛心齋貌恭言從匪思曷階視明聽
聰惟思是裁無黨無偏惺惺靈臺勿縱其欲
縱欲成災克己復禮四德具該朝斯夕斯天
鑒恢恢告我後人皇圖永培

右思箴

養心殿四箴 集經書句各十六韻 有序

我
皇考聖訓曰敬
天法
祖勤政親賢事祇四端義該萬理自古帝王
莫不守此以治違此以亂予小子踐阼
以來平旦莊誦惟日孜孜畏與年長會
隨時綰爰集經書成句衍義綴辭各得
十六韻入目警心既因自勵亦以昭示
來許

敬

天箴

皇矣
上帝 詩 鑒觀四方 詩 昭假于下 詩 赫赫明明
詩 惟聖時憲 書 承
天而時行 易 終日乾乾夕惕若 易 無怠無荒
書 畏
天之威 詩 勅

天之命 書 不顯亦臨 詩 俾爾彌爾性 詩 惟予
一人 書 曷其柰何弗敬 書 敬勝怠者吉義勝
欲者從 國語 日日新又日新 禮記 清明在躬
禮記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詩 昭升于上 書 在
止於至善 禮記 先
天而
天弗違後
天而奉
天時 易 我不敢知 書 我其夙夜 詩 念茲在茲

書怵惕惟厲書安而不忘危易於緝熙詩永
言配命詩弼我丕丕基書

法

祖箴

明明我
祖書既受
帝祉詩我來自東詩永清四海書叶之綱之紀
詩惟民所止詩無忝
皇祖詩奉先思孝書作樂崇德易肅肅在廟

詩春禘秋嘗禮記思其所樂禮記
聖有謨訓書若日月之照臨書式如玉式如
金左傳布在方策禮記罔有不欽書峻命不
易詩遺大投艱于朕身書如親聽命禮記罔
不惟德之勤書曰仁與義易迭用柔剛易一
張一弛禮記不愆不忘詩民可近不可下書
無教逸欲有邦書夙興夜寐詩其爾典常書
啓佑我後人書俾爾熾而昌詩

勤政箴

天行健易聖人則之易克綏厥猷惟后書一
日二日萬幾書罔遊于逸書庶績咸熙書曰
予一人禮記昧爽丕顯左傳與公卿大夫共
飭國典禮記考禮正刑一德禮記無敢不善
書夙夜匪懈詩敷政優優詩惟幾惟康書斯
謀斯猷書執事有恪詩亦又何求詩百工熙
哉書我獨不敢休詩綱紀四方詩惟皇作極
書先之勞之論語不遑暇食書念之哉書業
廣惟勤書勤則不匱左傳時乃日新書承天

之道禮記純亦不已禮記政貴有恒書慎終
如始書

親賢箴

粤若稽古書明四目達四聰書論道經邦書
謂之三公周禮三事大夫詩百辟卿士詩宣
力四方書以佐天子詩惟后非賢不乂書其
惟吉士書寤寐求之詩任賢勿貳書靖共爾
位詩期予于治書自朝至于日中昃書晝日
三接易若涉淵水書用汝作舟楫書臣哉鄰

我書尚克相予書予其敷心腹腎腸書出入自爾師虞書假以溢我詩我應受之詩用勸相我國家書迺可遠在茲書人亦有言詩惟治亂在庶官書所寶惟賢書惟一德一心書欲至于萬年書

銘

多福硯銘

惟古有訓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幽贊化育承
天之序厥惟艱哉視民如傷孰釋予懷毋曰九重之宮而安其躬念蔀屋之竊歎每憂心以忡忡毋曰八珍之饈而供其宴念糲食之尚乏嗟何能以下嘸錫福謂何遑云建極期愆尤之或鮮恒小心而翼翼我心如是我志

在茲視此硯石貞堅不移庶
天
祖之鑒佑致風雨其咸時斯蒼生之多福即予一人之多福永與溥海而共之

硯銘

廼潤廼堅惟淵惟默韜采含精在几之側用掩瑾瑜芳流翰墨端人與處長資畜德

座右銘

維月在天常缺於盈維水在器既滿則傾古

之掐人業業兢兢慎彼盈滿若弗克勝意馳弗止防之若城言玷不為守之如缾無往不復何陂匪平勿謂豫大而侈豐亨矧茲九五位莫與京何求弗得何為弗成縱欲安止凛涉春氷適口斯已那事齋鯖容膝亦安奚必雕楹勞於求賢逸於制情對

天惟敬法

祖惟誠憂其可恃懼其可矜我志若斯我行未能苟行弗能言何足稱嗚呼小子終始斯

銘

負扆銘

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負扆嚮陽天以民寄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民欲天從影隨響應何以守位曰惟求仁君止於仁繼天生民告爾小子夙夜敬止仁遠乎哉及之須跂

嘉量銘

皇予

聖祖建極憲天叶度律均鐘洞契元聲微顯闡幽何天衢亨小子纘緒寰區撫臨叶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製茲法器列于大廷匪作伊述

大猷敬承遵鍾得度率度量成量為權輿律諧六英猗

聖合

天

天心

聖明七政是齊為萬世法程如衡無私如權

不凝如度制節如量祇平律得環中紹

天明命叶永寶用享子孫繩繩我日斯邁而月斯征中元甲子乾隆御銘

刻漏銘

粤昔重黎分司地天迎日揆景舉分測辰叶明時敬授欽若昊乾予承百王省歲祈年齊政協紀命彼疇人叶徽宮戣井斟衡酌權範金規木製茲漏蓮玉注金箭水火燥寒協其高卑別以方圓九十六刻成一日焉視彼陽

晷明晦無從較自鳴鐘淫巧徒傳攜提有紀孟陬用平于以考時寢興愼旃于以熙績勤民禮賢業業兢兢俯察仰觀器與道偕是驗是度作銘垂誡貽百曾元

帶銘

與處與興毋或不敬叶佩韋佩弦醫德之偏

未央宮瓦硯銘

赤帝肇基酇侯正宅陶人為瓦堅若金石霄露凝精曦陽耀魄歷歲二千印花暈碧佳士

振奇摩抄惋惜曰是良材不磬而澤潤宜柔翰繳泛松液作硯惟寶重逾拱璧鑒賞秘藏流傳屢易襄邁陽九淪委沙礫貢琭天府輝暎東壁臨池靜對俛仰今昔締構經營英姿奕奕懷賢興慕鑑古增惕何有區區文章字畫龍賔就名蟾蜍滴瀝擒藻西京卿雲接跡

銅雀臺瓦硯銘

金仙一去鄴臺荒也銅雀片瓦羽之吉光也窪其中以為硯溫潤而栗直以方也前有甘泉後香姜也得此以鼎足貯金壺宜文房也龍尾珍於宋紫雲割於唐也傳之千載數百載非弗寶貴矣不若斯之壽而滅也勒為此銘發神雀之藻耀表甄宮之精良也亦以慨奸雄之骨已朽建安之年號不亡也瓦腹有建安年造款識

座右銘

凜于豐亨適求厥寧思艱圖易居安慮傾堂下萬里無恃爾克明民方殿屎無恃爾善聽

無矜大名無侈頌聲止慾於未萌防危於無形日愼一日先民是程昔之人有言曰堯業業舜兢兢臨淵履冰式鑒茲銘

漢玉秘閣銘

隆其背虛其腹近取象艮下賁承以香檀表良玉淋漓腕底松烟馥棐几長箋揮百幅

漢玉壁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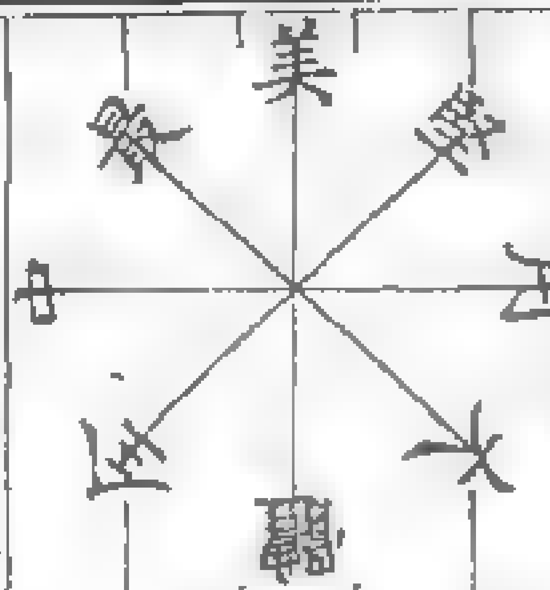
虛其中維德之容受小共大共以撫萬邦規其外維德之會俾爾耆而艾兆民攸賴

古硯銘 有序

內府藏硯甚夥向未經品題今年冬幾餘偶暇選其材良而製古者得唐硯三宋硯六元硯一皆真舊物也遲任有言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夫人之惟舊千古不易而器之惟新獨於硯不然今端溪歙石非乏良材而沐浴詩書黝然光澤則古硯實有足珍者爰課實而錫之名并各為之銘刻之乾隆己巳長至記

梁邱遲體

美最中全體大用堅



右觀象唐硯

因文見道爾克用祿

右菱鏡唐硯

水火既濟萬物得津逮

右石渠唐硯

硯者研也漱六藝之芳潤沃朕心田也

右垂乳宋硯

體具剛柔用合動靜日萬幾欽屢省福天下兮綿世永

右黝玉宋硯

與筆為入與墨為出不知不識是為冢天一

右紫雲宋硯

剛而柔翠欲流用以敷言萬春秋

右翠濤宋硯

珠含其胎澤潤於礎元雲蒸蒸不風而雨

右暈月宋硯

冽寒泉潤嘉頴立體於靜福田斯永養而不窮者井也

右方井宋硯

有暈其黃戴守其黑是為文離之珀

右疑松元硯

養心殿銘

人心惟危在閑其邪道心惟微在培其芽其閑其培皆所為養操存舍亡毋須臾放叶有如時雨沃此寸田大公順應動直靜專動匪憧憧靜匪寂寂矧其為君更宜乾惕一念之善百祺蒙庥一念之惡萬姓貽憂養之之方存誠主敬克己復禮外王內聖孰本孰末外

由內施任重道遠責萃君師朶殿崇崇顧名思義作此銘辭永訓後世

漢玉墨牀銘

孕土華承墨瀋竹素園客卿枕

董其昌硯銘

其製朴其性堅伴香光居畫禪參五合常恧旃硯過眼幻雲烟一片石全其天

吳鎮硯銘

墨華吐沛時雨

竹根筆筒銘

懿此君植本固節已見文不露虛其中葆乃素封管城以類聚侍文房四美具

黃楊木界尺銘

大樸不雕好是正直溫潤而澤矢其文德

金牛銘

夏禹治河鐵牛傳頌義重安瀾後人景從制寓剛戊象取厚坤蛟龍遠避詎數鼉黿滌此昆明瀦流萬頃金寫神牛用鎮悠永巴邱淮

水共貫同條人稱漢武我慕唐堯瑞應之符逮於西海敬茲降祥乾隆乙亥

宮殿四銘 有序

宮殿者所以受之
祖考傳之子孫建極撫辰以治四海且鴻稱煌煌顧名思義常恐羞之其視盤盂几杖日用之物不綦重乎因讀韓愈五箴有警俶其體為四銘焉

大哉至健純粹而精昭昭成象蕩蕩難名四

德壇用六位時乘靜專動直資始大生我
祖我
考奉是丹楹五福敷錫萬國咸寧敢恃崇居
惴惴矜矜益愼體乾惟皇永淸
右乾淸宮銘
萬物致養是曰
厚坤安貞廣大配
天爲元昔在
盛京

清寧正寢建極熙鴻貞符羲審思媚嗣徽松
茂竹苞
神罔時恫執豕酌匏廣博無疆黃中正位以
繼以繩惟曰欲至于萬世
右坤寧宮銘
四德何以首元四時何以首春仁者人也要
莫大於親親刑寡妻以至兄弟民同胞而物
吾與皆由此施闕痛瘝而肫肫然其所包者
廣是以孔子對門人之問不同而莫非由己

之所存人盡宜勉又何況乎爲君吾用是居
昭仁之殿怵然惟恐有愧乎斯言
右昭仁殿銘
求全之毁吉德也辯之不已是惑也不虞之
譽凶德也居之不疑是惑也知惑不爲直言
其來知惑而爲諛言其滋諛滋悔生直來其
亨宜已而辯汝奚爲善宜疑而居汝惑奚祛
屛乎營乎其思德之所宏乎
右弘德殿銘

鎛鐘銘
自古在昔功成作樂辨物涓吉鑄此鐘鎛
皇祖正音中和大備詎獨是遺或存
深意績底西旅瑞出西江考制象器協和萬
邦一簴特懸用起律首編鐘繼奏簫韶成九
寬橫樂舞必考必精愼遵
前憲敢或損增宣陽導陰立均出度萬事本
根百王榘矱 叶 緊予小子蒙業
重熙賴

天者定惟曰際時範器識年悉新巳歲銘無
溢辭惕乾懋敬

特磬銘

予輿有言金聲玉振一簴無雙九成遞進準
今酌古既製鑄鐘磬不可闕條理始終和闐
我疆玉山是矗（青白玉石子出於河灘而綠玉則矗一山可得大材命工匠依黃鐘尺度採取以供壇廟朝堂之用）依度採取以命磬
𤣥審音協律咸備中和泗濱同拊其質則過
圖經所傳浮磬泗水誰識見之鳴球允此法

天則地股二鼓三依我繹如歡舞鷺翿考樂
惟時
乾禧
祖德巽翼繩承撫是萬國益凜保泰敢或伐
功敬識歲吉辛巳乾隆

壽安宮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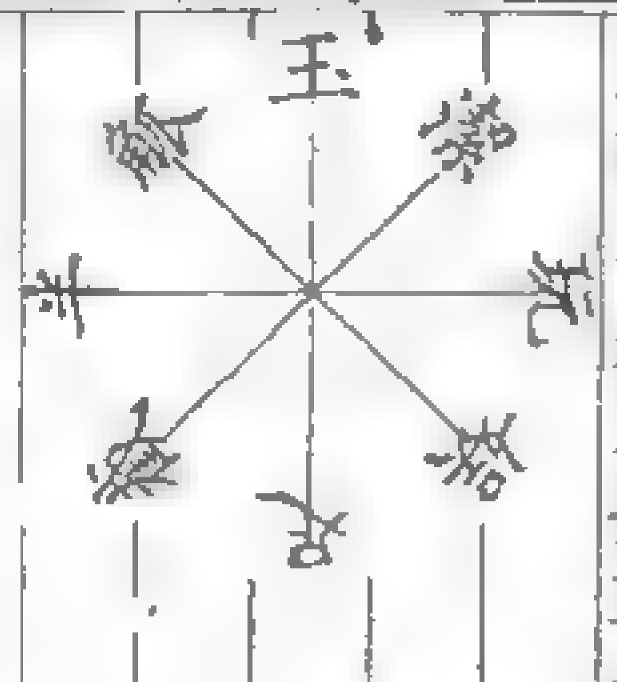
辛未題額非創伊修（舊是地為咸安宮）
慈寧六秩行慶延庥
愛日循環干甲載週金穰辛建物歲巳逑
七袠爰開
萬壽惟悠合天下養與太古侔瓊宮枚枚有
桷有桴蘭陔叶什梅席稱觴鴻儀重舉以十
為籌則百斯十始而復周

和闐玉龍馬負書銘

土繡雲回蔚兮蒼然在彼玉河蓋千萬年粼
粼璟璟曼衍鬻卷西旅厎貢有如獻環刻以
龍馬負書洛川相承奇偶數肖地天奉若清
寧安益求安敢誇者定彌勵惕乾

漢玉半截觚銘效梁邱遲體

玉觚半截足娛玩潔



贊

列代賢明妃后垂稱奕世者取繪十二繫以贊

西陵教蠶

在昔軒轅正妃嫘祖孕虞毓唐發湯啓武得姓十二如千子乳創制蠶織厥陵為輔衣被天下功垂萬古後世文勝乃崇黻黼

太姒誨子

昏姻匹妃王化之始維周勃興嗣徽太姒富而能儉貴而不恃載在風詩葛覃卷耳更勤教誨有穀詒子昭武嗣服武周濟美

姜后脫簪

黄裳六五以順為正子有幾諫妻寧無諍卓哉姜后宮闈之鏡金環進退反侻衍慶彤史攸司慎儀宜令雞鳴朝盈脫珥待命

樊姬諫獵

先民有訓聿戒禽荒卓彼樊姬感悟楚莊有肉弗御乃止王欲一語進賢覇功以卜不謂婦人克相其君邈矣邑姜十亂稱臣

燕姞夢蘭

乙始啓商蘭亦徵穆吉人在宮天使詒穀國香揚揚掌夢其卜嘒彼小星三心五噣椒聊遠條爰昌七族鄭多君子宣尼所録

許后奉案

后母天下首崇儉德坤順承乾柔嘉維則緊維許后貴而能抑不忘寒微車服是飭日朝

長樂用脩婦職懿彼芳型永為後式

婕妤當熊

圈熊攀檻羽林驚迸得人則止誰歟知命婉孌季女忠貞維性直前當之熊為戢橫六宮咸怍一人倍敬埋禍無悶中語傳競

班姬辭輦

王者求賢爰載後車左右前後正士與俱景仰休風三代之隆何逮漢季雙騰輦從一言稱善如圜斯轉永鑒班姬遠彼婉孌

馬后練衣

十歲持戶佚家整肅母儀天下六宮欽服練裙澣衣以率戚族儉德之共綏將福祿車水馬雲明訓在牘豈伊輝漢作則椒屋

徐妃直諫

元成有言願爲良臣流風丕振乃自宮嬪徐妃上書東征抗陳惜哉唐宗納而弗斷外事征討內營宮館頻恁初年如圜斯轉

昭容評詩

玉秤降天乃生女子衡才汝耶孩笑而唯昆明賦詩綵樓落紙辭華指匠月旦自彼千載驤壇一時牛耳展如之人文亦可喜

曹后重農

稼穡維寶王政所崇襪襖耒耜必親必躬維宋曹后播種于宮彷彿親蠶獻繭效功克勤內治聿著芳踪嗤彼雕鏤何事傷農

闕里十贊 有序

戊辰春二月東巡狩奠

先師法

皇祖也日戊寅至闕里所司以詰朝舉祀禮具儀聞朕惟車駕既蒞廟貌遥瞻閥宿偃居非所安也爰以始至日辦香瞻謁肅拜以布誠待質明而釋奠斯於禮爲宜乃易吉服率近臣入萬仞宮墻歷奎文閣撫遺檜過杏壇遂登大成之殿以展謁焉

粹容如日月麗天

聖蹟似江河行地既而周循右序更轉左廂所云金絲詩禮故井故宅無不考其蹟而想見

夫子之遺澤至今存也爲之歔欷爲之虔悚夫

孔子萬古一人也誰能贊之然天地不言其高厚而生天地之間者無不知天地之高厚是贊也亦如是云爾

萬仞宮墻

迄予自幼被服
聖言明德新民知易行難顯有素誠瞻謁尼
山亦既莅止敢云得門

奎文閣

奎婁垂象爰在魯東
夫子之文天地並隆煌煌
御書充牣其中
先聖後聖其揆則同

手植檜

文欄肥壤厥有檜株
先聖攸植繄手澤餘幾經枯榮左紐右紆造
物憑護孫枝扶踈

杏壇

憶昔緇帷詩書授受與有榮焉軼桃轢柳博
厚高明亦曰悠久萬世受治杏林何有

禮器

祇謁
先師載觀禮器犧尊象尊伊古之制有道存
焉儀型攸繫申命太常記予初祭

聖蹟殿

明王不興夫孰能宗豈無宗者邈矣莫從鐫
勒苕華景仰遺踪七十三年雲中見龍

金絲堂

禮樂詩書金絲萬古豈繫魯恭廣宅斯舉在
左移西亦惟其所懸甕乃神
夫子不語

詩禮堂

昔者趨庭詩禮垂訓維言與立伊誰不奮九
仞一簣頹勉乎進御堂聽講景仰
聖舜

故井

疏食飲水曲肱樂之既清且渫汲綆到茲我
取一勺以飲以思嗚呼
宣聖實我之師

故宅門

居廟之左厥門斯故藻繢不施意存後素排

徊仰瞻心焉學步告爾後人由玆義路

漢柏贊

鬱鬱嵩陽枚枚書院仙柏挺生代紀炎漢匪漢伊始錫名始見伯仲大椿招摇佺羡予奉慈闈省方周甸望古徘徊祝鸞宴衎繪圖以歸璇宮拜獻正值稱觴日長綵線鳳翥鸞翔金輝玉燦怡顏顧之同增遐筭如呼其三永壽於萬

慈竹贊

有猗者篔異榦並根傍以文石生於沃原詎擬渭川奚必嶰谷鳳影龍文詩人詠足嘉玆德植其名曰慈萬葉千篠百世本支不老後天密蔭垂露有雲有仍如復如顧山樵創法繼者石田撫厥粉本載獻壽安華有同不樹稱連理取義徵祥其焉匹艸芳飈若拂愛日初長翠映萱階

萬壽無疆

十六羅漢贊

第一阿迎機達尊者

龐眉皓首赤腳露肘一亦不立二復何有左執提鑪香雲無量以拂拂之是真供養

第二阿資答尊者

扼腕趺足宴坐偃息問此大士為語為默默者動毋語者靜因動靜兩忘誰為法身

第三拔納拔西尊者

住可住山證無所證或問佛法豎二指應髮長更薙鬚生不除去留之間寄此幻軀

第四嘎禮嘎尊者

聞之吾參心廣體胖芥及須彌何隘何寬雙手指端各振金鈴即聲即寂非寂非聲

第五拔嚩達喇尊者

衣取蔽身座取息體同異色空示之一指在鉢刺拏隨喜六檀檀喜相忘亦不相捐

第六哈拔嘛喇尊者

肩披七條耳屬雙環是栗棘蓬是金剛圈貌狠可怖其心則慈慈狠胥幻稽首導師

第七嘎納嘎巴薩尊者

心似枯木面若凍梨古有彭聃見其孩時手拖絲縧其長如許縛乎解乎惟人自取

第八嘎納嘎(哈拔)喇鍐襍尊者

著迦隣陀藉以蒲團展目揚眉亦不止觀歸根得旨隨照失宗得失失得同乎不同

第九拔(雲落)拉尊者

萬物我備何踈何親手撫山驢喜其性馴馴則不擾喜則無憂與諸衆生佛土優游

第十喇乎拉尊者

如来轉物衆生物轉誰識此者頂門巨眼持七寶冠将供如来有能所乎不言已該

第十一租查巴(嚕)嘎尊者

端坐叉手具何神通有相無相孰是真宗頂後圓光如月入懷行脚事畢幾兩草鞋

第十二畢(嚕)拉(哈拔)喇鍐襍尊者

左擎梵帙右挈鍵鉻行住坐卧不即不離佛出世時度此黄耇説法則雄如師子吼

第十三巴(嚕)嘎尊者

佛陀羅尼按之在手面暈霞紅如醉於酒於四諦理斷疑惑根巴(嚕)嘎是聞佛所云

第十四(嚩)嘎塞納尊者

振隊棄羅瞪目傾耳視乎聽乎非彼非此左持淨瓶貯如意珠意且假名珠誰如乎

第十五鍋巴嘎尊者

我觀四大孰是真常水流石冷風過花香尊者横經注其兩目何不啓觀未觀意足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色相雖幻壯則勝老豈其揀擇護茲三寶雙手擎塔其質黄金是法華劫示現至今

十六羅漢之名見於梵經納(納達嚩)傳及法住記俗所稱十八者不見梵典咨之章嘉國師云西域但有十六之號而無十八常聞(嚕)襍喇嘛傳自中土唐史云益以(答達)(嘛)

荅拉及花商則為十八及考之唐書並無此語宋蘇軾十六羅漢贊不載其名復有十八羅漢贊備書梵號其前十六人與法住記合而後二人一曰慶友即所謂難提蜜多羅為諸苾蒭說十六大阿羅漢住處者一曰賓頭盧即賓度盧跋羅墮闍實乃一人重出良由此土僧伽未能深通貝筴展轉傳訛博辯如軾亦不免因人致誤耳夫神通顯示多至五百若八百乃至九十

九萬億奚事十六十八之斤斤哉顧佛溥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囑十六阿羅漢令其護持自當以十六為正前人畫羅漢相如張僧繇盧楞伽貫休皆止十六斯亦一證也茲命丁觀鵬寫十六應真像成朕各為之贊而應真法號一正以章嘉國師所定同文韻統合音字并系唐古忒梵字於前有學無學人可共證之云

釋迦牟尼文佛贊

轉物覺生能仁調御寶月常圓法雨普霔天上天下世出世間六度萬行作如是觀

趙備祿羅漢贊

手持明珠瀉之為水赤脚踏波渡不須葦是一是二非彼非此和南應真全身裏許

丁觀鵬摹丁雲鵬羅漢贊

具足神通如是遊戲狂象獰龍孰非我類無降伏意有皈依心歷歷淨土馥馥香林進者呼來繼者應往借問何之極樂安養四大本

幻作麼傳神雲鵬觀鵬前身後身

丁觀鵬摹丁雲鵬十八羅漢贊

應真二九林間宴息或具威儀或露肘臆龍女捧冊童子華瓜孰凡孰聖分蹤則那異類中行如是處止金不博金水不洗水五體三鬣同乎不同歷劫遊戲大圓鏡中

福祿壽三星贊

福

我受命溥將（詩）降福穰穰（詩）大有元亨（易）用

敷錫厥庶民書 豈弟君子詩 受天之祜詩 永
言保之詩 俾緝熙于純嘏詩

祿

俾爾戩穀詩 受天百祿詩 惠我無疆詩 寵綏
四方書 受小球大球詩 天其申命用休書 綏
萬邦屢豐年詩 萬物皆致養焉易

壽

天保定爾詩 萬壽無疆詩 保合太和易 身其
康强書 君子所其無逸書 信彼南山詩 以引
以翼詩 惟曰欲至于萬年書

丁觀鵬畫不二圖贊

居士示疾調御遣視五百菩薩不任其使旁
殊室利稽首請行常言致問盡契佛經曰色
曰空是二是一豎雙指應擬議即失天花繽
紛散天女手沓是空色花曾著否

姚文瀚掃象圖贊

檀林宴坐乂手如如牽來香象課童埽除象
即非象塵自何來曰何來者寧非纖埃踏河
到底驚雷成紋具此正見曾不蹤分大士不
言象自了了運帚揮苕侍者顛倒

贊

貫休畫十六應真像贊

第一阿(呢機)達尊者

衣披百衲杖扶一筇梵書貝帙注目横智阿唎吒迦(此云數珠)若有所記記則不無而非文字

第二阿資答尊者

抱郝獨坐嗒然若忘心是菩薩貌是鬼王左栴檀塗右利刀割何怨何恩平等解脫

第三拔納拔西尊者

閉目巖中入無生忍流水行雲事理俱泯聊復爾爾起心則耶威音賢劫一瞬而過

第四嘎禮嘎尊者

攄石側郝於焉以息惟是上人非語非默眉毛拖地以手挽之詎云揀擇示此絲絲

第五拔(嚕)迺(喇)尊者

顛顴其面殘殑其身中有相好孰識此因以經擲地參學事訖佛尚不居而況非佛

第六(哈拔)喇尊者

灌頂豐頤著水田衣七佛說偈都得聞之目窮色空任其蚌鷸趺坐盤陀行脚事畢

第七嘎納嘎巴薩尊者

前身飲光後身慧理西竺靈鷲識飛來此芒鞵幾兩竹杖一根可放下著永住聖因

第八嘎納嘎(哈拔)喇鍛襍尊者

五蘊六識真幻異同豎此一指非彼天龍與木石居毛生手足何不翦之誰翦豕鹿

第九拔(嘎沽)拉尊者

軒鼻呴口數珠在手萬法皈一一法不受娑羅樹下兀然忘形演無聲偈有童子聽

第十喇乎拉尊者

亢眉瞪目若有所怒借問佛子怒生何處喜為怒對怒亦喜因畫師著筆任其傳神

第十一租查巴(嚕)嘎尊者

倚槎枒樹兜傴僂身誰為觸背誰為主賓示其兩指以扇拂之捉摸不得擬議即非

第十二畢嚕拉哈拔喇鍛襍尊者

有台其背有龐其眉經横於郣無慮無思稽首尊者壽復何若侍燃燈莚待彌勒閣

第十三巴嚕嘎尊者

了一切法參如是經水流石冷風過花馨示圀圖地示光明藏立意掃除是謂理障

第十四嚩噶塞納尊者

曉目突額若鬼臾區見者莫怖大慈真如呿嗚偃仰合掌雙手不聖不凡非無非有

第十五鍋巴嘎尊者

肩取袪熱衣取蔽寒云無寒熱是外道禪熱即熱中寒離寒裏金不復礦氷仍是水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以沉水香炷折脚鼎三藏靈文轉彈指頃法尚不住何像可留問誰多事曰此貫休

唐貫休羅漢贊

郣上横經畧觀如是閒置草鞵事畢行履貫休作像稽首應真像及所像孰疎孰親尊者注目不加一語如人飲水冷暖自取

趙孟頫畫第一祖贊

巍巍相好坦坦跏趺西來北渡何同何殊受七佛偈開五祖傳芒鞵擲地袈裟在肩拂子絲絲豎者何限是塗毒鼓是正法眼

蘇漢臣古佛贊

偏袒右肩坐嵌巖裏示有為相示無生理若菩提樹若青蓮華頂肉髻光燭恒河沙是古燃燈是釋迦文均名字耳稱謂由人

趙孟頫羅漢贊

四大假名三身何有兀坐樹下示人以手背觸不得能所胥忘項後圓相具足真常畫馬則非畫佛則是水晶道人猶著些子大士不言廣長無量稽首掌中如是供養

丁觀鵬摹貫休十六應真像贊

第一阿嚷達尊者

兀坐磐石赤脚拔緇横經於胷若有所思思則不無能思者孰作如是觀觀此尊宿

第二阿資答尊者

醫髻其面吧呀其口龍準鳶肩抱鄰露肘亟貌之猛亟心之慈慈猛胥忘合十皈依

第三拔納拔西尊者

於嵌崖中入大禪定一切佛魔弗著本性驀問大士何不示人無可示者不如不言

第四嘎禮嘎尊者

昨日過去明日未來孰是現在拖眉而哈亦水田衣亦著於體冷暖已知權護惜此

第五拔釐遹葪尊者

貝帙且置用觀則那袒裼裸裎焉能浼我是曰相好是曰威儀言同不可何況於異(叱)

第六(哈拔)葪尊者

以恒七寶滿佈大千不如金剛能悟四言眉橫鼻直注目而視作麽作麽如是如是

第七嘎納嘎巴薩尊者

敷席坐石不感以嚬亭亭竹杖却具三身日面月面一吸一呼了本性空不離幻軀

第八嘎納嘎(哈拔)喇鍜禡尊者

胮肛酶軀扶杖合掌箇坐具地極樂安養示其雙足一跣一韡設生分別未識禪那

第九拔(嗒)拉尊者

有樹槎枒束經置孔倚之小憩非靜非動靜為動母動亦靜因童子不荅乃得其真

第十喇乎拉尊者

具大雄力坐不目逃於示怒中隨喜逍遙喜固春溫怒亦秋肅試觀代謝意於何屬

第十一租查巴𪆫嘎尊者

聃耳澤鼻其貌殊特仙乎鬼乎不離不即一身一樹示以二指於法華經我聞如是

第十二畢(𪆫)拉(哈拔)喇鍜禡尊者

在古九頭壽萬八千於此綺眉如嬰兒年若如是云綺眉何往水在缾中月在天上

第十三巴𪆫嘎尊者

展卷而觀乃無一字不禁鞻然是真了義廓然無聖何有於凡於功德海亦不唐捐

第十四納噶塞納尊者
紥頭吐舌貌可怖人皎皎滿月蓬蓬春火劫非久刹那非暫擘金剛拳無分別念

第十五鍋巴嘎尊者
有扇不扇有衣還衣豈其捨求不可思議捨魔求佛佛即是魔了心如幻行六波羅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擘經炷香供養如是能所兩忘於一彈指貫休作像觀鵰摹真黃花翠竹萬億化身

唐貫休十八羅漢贊

第一阿嚩達尊者
履杖飛行非空非地作不二觀示第一諦雪山證道首聞雷音作麽生會如風竹吟

第二阿資答尊者
枯槎貫月負鬼臾區尊者抱郝不動如如圓相一筆傳吳道子問誰師承貫休作此

第三拔納拔西尊者
嵌巖宴坐似水中月是卅二相是恒沙劫曰

嘎禮嘎尊者比肩光光相映萬法如然

第四嘎禮嘎尊者
開眼見明閉眼見暗咨是上座於何置念學人稽首侍者擊磬曰如不覺其見墮聖

第五拔雙達喇尊者
袒胷赤脚不著雙屐撫掌啞然一闔一闢秃髮厖眉面若凍梨喜少惡老非惑其誰

第六拔哈喇尊者
合掌詢法示之隻手曰再請益問汝會否如是說法豈不甚易本来不難汝自倒置

第七嘎納嘎巴薩尊者
眉目清揚示少年相曾見威音其壽無量手托鍵鎡此云泼鐵鉢盛食及水渴飲飢餐不異人耳

第八嘎納嘎拔哈喇鍐㯶尊者
拄杖過橋衲侍者背無畏上人乃若有惴貯琴於囊急緩都忘我聞如是四十二章

第九拔嘌拉尊者

盤郝扁石非默非語著敝衲衣破則自補猴子齟齗蹲眩於旁金鐵度彼正自不妨

第十喇乎拉尊者

傴僂台背瘦如柴枯雖事爬搔不倩麻姑癢癢自知誰痛癢者局局觧頤南無般若

第十一租查巴納嘎尊者

怪石長松於焉小憩展卷而觀亦無文字五蘊皆妄四大本空洛憇觀者曾何異同

第十二畢羅拉拔哈喇鍛裸尊者

念珠在手誦佛於口是一是二曰楊即柳聞法最初亦不執法賓頭盧是梵云畢羅拉拔喇鍛裸華言切青尚賓頭盧阿育設榻

第十三巴納嘎尊者

如意拄鄉睟面盎背蘊玉山輝涵珠川媚綠芭幾葉覔心則空詮云即法墮異道中

第十四納嘎塞納尊者

手擘窣堵高不滿尺三千大千納之無迹諸佛開塔法華所云奚童烹茶乃如不聞

第十五鍋巴嘎尊者

注目於鼻叉手於胸息踵達臚內空外空身既如幻護惜作麼示大圓鏡行六波羅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偏袒右肩合十雙手即佛即魔非空非有波斯長跪獻甘露漿受觸辭背去妄幻常

第十七嘎納巴尊者

淨瓶貯水中育龍子獰龍欲取怒目以視爾慈用猛我猛用慈慈猛俱幻皈依導師

第十八納答密納尊者

手撫牛哀如愛花狸童子怖覷不知所為變相十八貫休所傳相即非相朶朶青蓮

震旦所稱阿羅漢之號十六十八傳聞異辭最洛之章嘉國師而得其說因證以法住記及納達密傳定為十六應真而以同文韻統合音字正其名命丁觀鵬視西湖貫休畫本一再仿之而再製贊焉今重閱秘殿珠林貫休羅漢像十幀其八並列二

像與前所定數悉合其二像各一則世所為降龍伏虎者也始覽而疑之繼詢諸西僧則一為嘎蘇巴尊者一為納納達密蒲喇尊者乃知西域十六應真之外原別有降龍伏虎二尊者以具大神通法力故亦得阿羅漢名夫佛初出家時阿鞞迦葉為佛二大弟子巳復合舍利弗以下八人有十大弟子之號而俱鄰婆敷二比丘亦隨佛脩道為大弟子乃不列於十者之數則二尊

者之於阿羅漢或分或合亦如是而已矣況乎得阿羅漢果者梵力圓成不復有我人衆生壽者相若五百若五千乃至二萬五千如恒河沙算數譬喻所不能盡皆可作平等觀顧於十六十八生分別想耶向嘗正蘇軾十八羅漢贊重出之譌今復取其文而讀之其於羅怙羅尊者則曰龍象之姿魚鳥所驚於伐那婆斯尊者則曰逐獸於原得箭忘弓非即降龍伏虎乎蓋既誤以慶友賓頭名複見而所云羅怙羅即喇乎拉尊者伐那婆斯即拔納拔西尊者賓度羅跋羅墮闍即畢雅拉哈拔喇錣禪尊者蓋以唐音切梵音故舛譌至此不如同文韻統合音之為得正也軾又有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頌其標題有曰正坐入定大蟒出其下者有曰有虎過前童子怖匿竊窺者而其序若跋多引十六羅漢神變事則以軾之頌印軾之贊可以軾

之頌贊印西僧之說亦無不可若夫羅漢顯示圓通不可究竟讚歎亦不可究竟一偈一句具大因緣瓶水雲天隨指應現佛聞如是或亦拈花一粲然乎系以華梵合音從其類押以珠林繼鑑璽者自今以後凡有重題將胥以此識之

丁觀鵬畫初祖贊

一花五葉前三後三西土震旦彈指華嚴露頂赤脚具大人相謂傳法來則墮語妄妄即

非真真即妄也合十圖中觀如是者

趙孟頫羅漢像贊

抱膝擡頭嗒然若啞科頭赤脚徹上徹下是迦葉佛是達摩尊是即相好作麼見聞心本無生因境而有松雪仰像妙喜陶手

姚文瀚畫羅漢贊

翠岩袖手缾鉢不持神通變化無所之施開眼見明閉眼見暗何處徵心本来弗欠了心如幻見身無實畫師寫照不殊面壁

丁觀鵬畫大士贊

具大人相坐青蓮華如水中月如蕉中芽空是性空色是性色性不自性相於何得調御丈夫妙觀察智救苦解究乃其餘事真即是幻幻豈非真如是法談稽首普門

金廷標羅漢贊

手持青蓮欲供金鉢需水沃之澗泉飛沫曰水有與是謂邪見曰鉢有取是何神變取與胥幻水鉢非二諮諸應真善哉遊戲

趙孟頫達摩贊

頂上肉髻膚已生毛長松盤石宴坐逍遙手中無花面前無壁會麼會麼是真花壁圖梁初祖是宋王孫曰宋梁幻已落聲聞

李公麟十四羅漢贊

我聞如是古德諸公渡海何往是異是同騎鯨踏犀曰何神通如彼香象踏地若空十六十八曾考厥宗入海算沙笑我猶蓬此則十四理又難窮應真大笑水月松風

右李公麟渡海應真卷自龍神侍者而外其阿羅漢數祇十四而程嘉燧跋尾乃稱十六嚮命畫史仿貫休舊本曾參考梵典詳列位號十六尊者始有定名若世所傳十八羅漢特援羅怙羅伐那婆斯兩尊者增之耳今卷中已繪降龍伏虎二像則當是十八嘉燧跋尾時僅見十六則亦云十六及裝潢屢易較嘉燧時又遺脫其二耳抑或公麟未諳釋理且別有所本耶佛子

無分別相是半是滿是滅是集一切種智不可思議余既贊之如是則亦誌之如是云爾

趙孟頫達摩像贊

一片彩雲幻住虛空稽首法相是異是同異即非同同即是異一彈指頃去來今世得無生忍燃慧命燈向壁九載半語何曾撥七條衣露頂赤脚地祇迎拜了覔不著法傳慧可履付宋雲多事圖像乃秀王孫

盧楞伽阿羅漢像贊

水月道場盤郝合手聞法最初得法則否十六十八其數異如考歸一是莫沙嗤余鏡裏魔軍夢中佛事禮佛降魔兩皆兒戲楞伽作像證者瘦金大士默坐如獅吼音

御製文初集卷之三十

贊

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 有序

西師之役賴天佑乘時運資衆力拮据擘畫幸底厥績固非予一人所敢逆料敢期必也然稍可以謝衆論愜深衷者無他則以賞罰信而應機速耳語云日中必熭操刀必割言應機宜速也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言賞罰宜信也機之來發於無窮之源而應以萬變之極蓋難言之若夫信賞罰似非難事而亦有所難者則以不能因物付物有所容心於其間耳且罪疑而後從輕若不疑而亦從輕則偷生者何懼焉功不疑而從重其理固當然涉疑而屢從重則冒賞者生心而真功反有向隅者矣是知疑不可也夫不疑而功惟真功賞斯重焉罪惟真罪罰斯

必焉則捨命灰軀冒矢石投鋒鏑之倫孰不勸以懲乎茲者事定功成寫諸功臣像於紫光閣朕親御丹鉛各系以贊不過譽不尚藻惟就諸臣實事錄之並闡其義如右雲臺二十有八凌烟閣二十有四而此五十人者則以國家中外一統宣力者衆然此猶舉其尤赫者若夫斬將搴旗建一績致一命者亦不忍其泯滅無聞將亦圖其形而命儒臣綴辭焉

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

世胄元臣與國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績定策西師惟汝予同酇侯不戰宜居首功

定邊將軍一等武毅謀勇公戶部尚書兆惠

濟爾哈朗喀喇烏蘇兩番襲廹均保無虞以智濟險以誠感衆卓哉崇勳闢我提封

原定北將軍一等誠勇公兵部尚書班第

元戎率師平定伊犁而何阿逆叛亂乘危變出不期捐軀西漠故里櫬歸痛哉酹酌

原靖逆將軍三等義烈公工部尚書納木札爾

我懷賢勞命將往代正值黑水猖獗鼠輩以二百衆陷萬賊中因緣徇節勇濟以忠

定邊右副將軍親王品級超勇郡王策布登扎布

拍馬彎弓無敵所向不曾讀書如古名將和落霍斯少勝衆彼超勇親王額駙之子

定邊右副將軍一等靖遠成勇侯理藩院尚書富德

古云福將信有其言所遇均吉勇冠軍門不寧一勇兼善於謀吉林拔萃特賜封侯

原定邊右副將軍二等超勇伯內大臣薩拉爾

彼中宰桑識時早歸副帥以往克贊戎機拔

身戰出不忘本朝云胡不死責備則澆
原大學士三等忠勤伯陝甘總督黃
廷桂
外任封疆內司綸綍俾理儲胥經權弗詘殫
誠盡智事協予心未同凱宴痛惜曷任
叅贊大臣和碩親王固倫額駙色布
騰巴爾珠爾
惟科爾沁世連姻戚魯館承訓王庭宣力叅
贊軍務賊營夜侵中創弗退嘉乃忠心

叅贊大臣固山貝子扎拉豐阿
準夷之叛奉命在道賊遮中途屢戰不撓其
志既篤其材亦英盖自髫年教養禁廷
叅贊大臣扎薩克多羅郡王羅卜藏
多爾濟
渭陽所出扎薩穎材命帥本部宣力龍堆及
愛隆阿單騎見虜降哈薩克厥功甚鉅
叅贊大臣多羅郡王額敏和卓
土魯番族早年歸正命贊軍務以識回性知

無不言言無不宜其心匪石弗可轉移
叅贊大臣工部尚書舒赫德
屢授重寄亦屢左遷厲厥意懦策厥材賢白
衣白水閒黑水信安衆進授爵秩重晉
叅贊大臣一等果毅公兵部尚書阿
里衮
富德入援次呼爾璊趲行戈壁馬不進焉以
馬濟軍敵營夜襲同事建績曰鄂博什
原叅贊大臣三等襄勤伯總督鄂容

安
世臣知書料善論兵惜弗通語遂弗燭情變
起倉卒力戰命畢用違其材實予之失
叅贊大臣一等承恩毅勇公户部侍
郎副都統明瑞
樹室懿親年少志雄謂可造就俾學從戎獨
出獨入既忠且壯屢立宏勳慊予所望
叅贊大臣工部侍郎副都統阿桂
阿克敦子性頗捷敏力請從戎宜哉惟允身

不勝衣心可干城楚材繼出為國之楨

原叅贊大臣三等子戶部侍郎副都統三泰

率二百人共詣軍營臨敵而退寧謂忠誠如早聞信何致殞身不前不後失二賢臣

原叅贊大臣前鋒統領騎都尉又一雲騎尉鄂實

其兄徇節其弟忍使欲報兄讐固請不已黑水之挫復以捐身超雪前罪賞延後昆

領隊大臣內大臣博爾奔察

矍鑠請行索倫巨擘挽五石弓尚能殺賊如鷙之擊不留飛鳥馬搒來歸殊恩榮老

原領隊大臣安西提督總兵官豆斌

宿將行閒久矣宣力兩董綠旗遵其律則隊中獨喪是有命馬褁創慰衆益厪哀憐

原領隊大臣甘肅提督總兵官高天喜

爪牙之將用不拘資感予特達効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則面赤是謂血勇

領隊大臣副都統塔什巴圖魯端濟布

將軍黑水先衆徑渡固營待軍實端濟布衆寡稍挫倉卒周防奪回人馬勇且謀長

領隊大臣護軍統領愛隆阿

將門傑種拍張撫髀受將軍檄力戰全歸整師再進賈勇陷堅弟巴靈阿盡節軀捐

領隊大臣前鋒統領墨爾根巴圖魯

瑪瑺

侍衛從征奇功屢立雖賊萬衆單騎直入陷陣馬仆距躍彎弓賊人咋舌稱天上雄

領隊大臣內大臣副都統巴圖濟爾噶爾

都爾伯特部中傑驍嘉其心直授職本朝凡與交戰義弗返顧師濟和闐不孤恩遇

散秩大臣穆爾德木圖巴圖魯齊凌扎布

旗籍蒙古偏校從軍殺賊則奮鶻入鵶羣與
噶布舒分守和闐保衆集事且有謀焉
散秩大臣哈坦巴圖魯噶布舒
躍馬抨弧先鋒鏖陣入俄羅斯得阿逆信和
闐既定論功策勳衣錦歸籍散秩大臣
副都統噶畢雅圖巴圖魯額爾登額
軍門統事諸務勤宣亦能力戰突將無前入
拔達山索逆徊馘曉諭殊方是其偉績
郡王霍集斯

奉元戎檄擒達瓦齊後稍觀望旋迎我師同
大軍進被圍黑水回部望族居之京邸
貝子鄂對
平伊犁時歸順勤王回部傑出其心允良往
諭和闐被圍三月共噶布舒全守卓越
內大臣鄂齊爾
前無堅對後無返思持稍一呼千賊披靡揚
揚英氣洸洸偉身與薩拉爾蓋同部人
散秩大臣喀喇巴圖魯阿玉錫

於格登山賊據險守率廿四人間道襲後諸
賊大潰爰以成功本厄魯特降順効忠
原散秩大臣騎都尉達什策凌
衛拉從征喑噁叱吒額駙受創衛護以出用
賜殊恩用益奮感畀命回城每懷惻悽
副都統鄂博什
索倫營總乙亥出師老而益壯頗識戎機厄
魯回部胥聞其名聳身馬上如擊兎鷹
副都統圖布巴圖魯温布

生不知懼戰不知退亦不受傷銅額鐵背弓
可擔水箭如鏊鋒温侯名布是耶非耶
副都統克特爾克巴圖魯由屯
本射生手狼不暇走以之殺賊如探囊取奇
功屢建亦因閱歷世職崇階酬其勞勩
原副都統騎都尉又一雲騎尉三格
渾齊潛遁蹤防降譎從軍贖罪每戰必力黑
水殞命豁罪論功圖像紫光表忠無窮
原頭等侍衛舒布圖鎧巴圖魯奇徹

布

包沁之叛千賊一身賜巴圖魯昉乎斯人後
復屢戰殁哈薩克始終於是曷勝悼惜

頭等侍衛博克巴圖魯老格

哈薩錫拉叫敵稱亂趁羊適過以計解難後
復從軍屢戰屢進單馬衝突獅子奮迅

頭等侍衛墨爾根巴圖魯達克塔納

庫車圍攻命守要害偵賊来援周防以待賊
卻乃前賊前乃卻引至大隊是縶是膊

頭等侍衛薩穆坦

厄魯劫運構釁互戕識時拔出致力疆場者
被掄選往拔達山譯語曉譬共索馘還

原二等侍衛固濟爾巴圖魯雲騎尉
瑚綽爾圖

捉生以出被回所遮衆寡不敵矢盡堪嗟罵
賊以死雖死猶生時共事者達什策凌

二等侍衛哈朗圭巴圖魯塔瑪鼐

聞戰則喜無生有死五易馬進終弗卻視身
不及膽心則乏謀用以衝陣勝五百牛

原二等侍衛哈布台巴圖魯富錫爾

三巴圖魯於中之一要遮色楞忽墮其衔不
及彎弓白刃揮霍猶斬數人之死弗卻

二等侍衛額爾克巴圖魯海蘭察

烈風掃枯迅其奚難亦賴衆傑摧敵攻堅於
塔巴台射巴雅爾是其偉績勇鮮倫比

原二等侍衛雲騎尉富紹

黑水築柵未畢賊侵蜂屯蟻襍攘攘林林持

將軍令意氣昂藏来往慰衆銳殞堪傷

三等侍衛賽音博勒克巴圖魯扎奇
圖

狗盜雞鳴孟嘗不棄竊馬何害用人之際閒
道達椒首遴斯人雙雄比肩衝出萬軍

三等侍衛什倫哈什哈巴圖魯阿爾
丹察

騎二駿馬縱兩神鶻回如瓦雀伏不敢發共
扎奇圖左旋右抽卒致軍信効力獨優

三等侍衛卓里克圖巴圖魯五十保

軍檄再發更掄五英馳驛逾月迅至北京捨身報國不可數算舉其尤者圖形作贊

趙孟頫浴象圖贊

五蘊六根人物皆具岸然香象豈不可度以八德水浴四大身曰浴非浴則墮聲聞

趙孟頫畫達摩像贊

一葦橫江為來為去瞪目袖手澹然無慮江云渡所葦即是能兩不可得稽首聖僧

玉鏤達摩面壁贊

渡江一葦面壁九年何遲何速法爾如然古玉一握趺對以處不窄不濶全身東許玉工琢玉思肖達摩汝卻是誰知麽知麽

元人寒山拾得像贊

數珠在手右持棕帚一念一掃十八二九孰凡孰聖開口呵呵一二二一與麽與麽你即是我我卻非你㸃然嗒然水不洗水西天東土如是國清豐干饒舌真須置生

木刻文殊像贊

是法王子即法王身非一非二何疎何親如是現象據師子背不見一法千古無對五臺示蹟國清留蹤成所作智妙應無窮扶寸非小丈六非大住世度人云何不可

木刻觀音像贊

普門大士悲濟以慈隨聲應感實語非虛應以何度現身說法汝自不知墮鳩槃茶須彌棗葉孰大孰小是木旃檀示相了了水月宴

坐花雨繽紛善財合掌稽首慈雲

仿蘇漢臣古佛贊

嵌巖盤石宴坐道場橫目竪鼻具毫相光羣魔伏盡諸天禮畢凡草枯木皆尼拘律偏袒右肩斫羅在手非語非默不空不有漢臣作像依樣偶為能所兩忘稽首導師

寫五臺殊像寺文殊像成並贊

五峯嵒峙境實清涼日面月面靈鷲中央曰有祇園巍然前麓殊像是名法光赫昱師子

奮迅大士端嚴均佛性智稽首和南祝
釐藏慶載經花宮相好黙識如印印空像即
非像真豈識真本無同異何復云云寫者為
能應復有所弔旁殊義咄我未可於未可中
覩此滿月常住莊嚴利濟無竭

南極壽星賛

高弧之南曰有六星聚而為體一老人形一
六為七七日復來
慈寧大慶七褰爰開綺眉聃耳曲録其胥長

頭豐額絲髮飄蕭老人謂予來祝
懿壽如髮壽算無疆悠久

宋人觀音大士像賛

大水湯湯大山峩峩是西天竺是南補陀普
門獨立山水一如西天南海何有分疏左持
淨瓶右緑楊柳度世婆心非空非有佛觀察
智起感離塵應緣隨喜丈六金身

丁雲鵬裦嚴大士相賛

卅二之相八十種好與佛無差方便權巧彌
陀灌頂足踏瑞蓮堂堂獨立法爾如然萬有
之母調御丈夫執一以求去道遠乎寶冠若
華天衣似鏡内外色空光光相映本願不離
沛然甘露即今衆生無一不度

鄭重裦嚴釋迦牟尼佛賛

天上天下獨立稱尊水月道場現此金身三
十二相八十種好曰是裦嚴見為顛倒維摩
天花尚云弗著何佛光中旁陀紛落九華芝
蓋七寶蓮臺三車法演五葉宗開即有即空

非空非有衆生度盡宴坐叉手

玉觀音賛

善哉大士無像不現而不執像權巧方便西
崑崖玉王母所都大士王母何同何殊水月
道場白衣宴坐施悲用慈無可不可當以何
度說法無遮玉不籍鏤竟演法華謂琳琳瑯
則匹瓦礫三界十方甘露一滴於微塵裏轉
大法輪如是瑞相稽首普門

唐人羅漢賛

麗眉台背示此幻身西天弗居而居聖因笻
竹䍐扶盤陀且坐一彈指間無可不可羚羊
挂角銜芝而來埋沒家寶有如是哉左持淨
瓶忽現大士明聖之湖全貯其裏

黃龍古佛贊

西湖之上北山之陰有石嶄崟有洞深沉我
聞如是佛無今古偶然游戲巖壑與處衮巖
相好現此半身那半弗欠全主全賓尋勝瞻
禮調御丈夫默而識之設色為圖和闐貢玉

按圖精琢是同是異一大圓覺曰毘婆尸曰
釋迦文無可不可稽首慈雲

遊黃龍禮石洞古佛默識而歸於舟次敬
寫相好一日便成和闐貢玉適至即命按
圖鑿相以為妙蓮華室清供大小同與玉
堅石脆吾將以金剛四句槩之又是山之
陽復有所謂石佛寺者誌稱僧思淨鑿石
為半身像七年乃成今錢汝誠至其處詳
視廻稱寺已頹廢像亦秖滿月面而非半
身因並誌之

仿蘇漢臣古佛像贊

嵌巖之中盤郄盎背天上天下獨尊無對有
說無說二鐵圍山默然趺坐莫認不言偏袒
右肩法輪在手三乘四諦轉盡奚有水澄於
江月印於天像即非像法爾如然

宋人維摩授經圖贊

毘耶長者維摩詰是得無生忍神通游戲叶
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因以身疾說法隨喜調

御遣問卒不任使文殊爰行承佛之旨不二
法門辯論彼此默然無言如乳合水全圖不
存師利奚止天女散花聊復爾爾

徐揚伏獅羅漢像贊

百獸畏象象畏鬉獅應真宴坐以犬畜之問
何神通不起於座曰有伏者頓置罪過如意
在手內空外空侍者惕怖爾彼原同

丁觀鵬降龍羅漢像贊

尼拘律下盤膝足跣猙獰毒龍視如蝘蜓明

珠示諦其捨之乎設云善參劉累何殊獄獄頂相之而欲出前身後身非二非一

貫休羅漢像贊

黄髮鮐背頂若癭瘤何弗醫去見有身不肉髻華鬘亦無所求以手支頤坐石優游把卷不談若江海流義在汝邊寧待咨諏問誰作像得貫即休

盧楞伽無量壽佛贊

過去燃燈未来彌勒現在釋迦三身一德是

無量壽是兩足尊是何佛法青蓮在盆鵲噪鵶鳴無非讚歎三際豎窮十方橫遍不離於座寶蓋蔭垂祥雲甘露稽首皈依

倣趙孟頫古羅漢贊

明珠相好滿月精神娑羅樹下聊憩幻身一花五葉傳法能仁不離坐處普度情倫西天震旦見布疑癡孰為此語水晶道人孟頫自跋云曾見盧楞伽羅漢像得西域人情態唐時京師多西域人耳目語言相習至五代王齊翰輩雖善畫與漢僧何異余嘗友天竺僧於像自謂有得夫羅漢以德稱不以貌較觀此則松雪猶未免有執相之見也

丁觀鵬畫釋迦牟尼佛贊

過去燃燈未来彌勒現在釋迦胥不可得堂堂趺坐四智三身諸魔降伏稽首能仁

丁觀鵬畫十六應真贊

第一阿[illegible]達尊者

拄杖而坐方趾圓顱借問是相為有為無閒法家先成佛最後孰後孰先阿喇在手

第二阿資嗒尊者

蕎爾遇鬼其心則怖大士嗒然金針巳度貌既猙獰衣亦藍縷孰知其中相好爾許

第三拔納拔西尊者

坐崖入定閉目止觀云見暗不義具八還脫其雙鞋置之足底是何為哉或偶用耳

第四嘎禮嘎尊者

有眼如盲有口如啞祇拖雙眉長過足下或云方便以是示度是謂著魔不可救處

第五拔[illegible]逋[illegible]尊者

有涎弗吐有癢弗搔火食不親其身出毛在
昔虞舜與鹿豕遊其施沛然同源異流

第六拔哈達喇尊者

持鉢塞莫轉佛真言所說云何春暖秋寒瞬
目於空泯心於有如是如是則否則否

第七嘎納嘎巴薩尊者

倚剌竭節坐石而思障礙及覺同異然疑假
使世間皆如舍利盡共度量不測佛智

第八嘎納嘎拔哈喇錣襪尊者

擘金剛拳竪其二指空色聖凡胥蘊於裏有
說野干無說獅吼水離非冰楊即是柳

第九拔嘎沽拉尊者

吧呀大口鬖鬎巨鼻束経弗觀無所為累一
樹一身法華有云蓬頭童子以其目闐

第十喇乎拉尊者

空山無人流水有聲悻然切齒雙目瞷盯若
有所怒其怒緣何以一切法行六波羅

第十一租查巴礬嘎尊者

心是死灰身即槁木一齊放下倚樹禿兀𩊣
醜曰陋惻怛曰慈隨人識取尊者不知

第十二畢羅拉拔哈喇錣襪尊者

黃耇台背如不勝軀現壽者相金剛云無夫
既云無是誰坐者示以二指塵埃野馬

第十三巴礬嘎尊者

如空印月月弗礙空展卷無字義具其中審
如是云三藏何闡應真注目默然徧演

第十四鍇嘎塞納尊者

以廣長舌現清淨身明爾怒目慈悲度人怒
既慈因慈亦怒緣日面月面夫何不然

第十五鍋巴嘎尊者

持扇而踞露其半面聖亦弗居而況凡見春
至花開秋来葉落將謂道著誰知已錯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梵帙閱畢焚香薰之是何佛法不可議思生
住異滅萬法歸一胡不視此傳神之筆

金廷標畫古佛贊

見身無實了心如幻海印發光盤郝指按伽梨不著偏袒右肩優曇樹側宴坐巖間諸魔伏盡亦無伏者波旬怒目意若弗下演三乘畢示萬法空無可不可遊戲圖中

貫休臨吴道子古佛像賛

天上天下一人尊獨竹杖誰量丈六丈六菩薩皈依波旬降伏不事莊嚴相好具足現此堂堂本來面目貫休所臨道子之躅作麽生會黃花翠竹

皇上勅幾典學夙夜懋脩功業既昭文章丕煥
御製詩初二集已裒成巨帙中外臣庶咸得欽
奎藻之光華遵風雅之極軌矣所喁喁延首者
鴻文美富猶未得快覩
瑶編以章醲化茲蒙
俞允宣付剞劂共得文五百餘首既告成臣等竊就蠡管所能窺及者綴於簡末竊惟自古帝王之文尚書尚矣其載堯以來典謨誓誥炳耀簡冊然徵詞紀事多出諸史臣之手惟相傳精一數言獨爲萬世心法治法之要何也爲其數言自出也我
皇上心與天游身爲律度化工在手因物裁成每當清晏操觚不移晷而千言立就即萬幾一日庶政時殷而閒事抒毫筆無停綴點乙不加條理燦具煌煌乎竹素之大觀也臣等仰誦之餘竊見
綸揚
謨訓祝嘏
慈寧凡愛敬之至文悉本性真之流露至於思艱圖易創業守成之旨持盈保泰視躬牖世之識以及導河

防海之機宜井牧農桑之要術與夫辨名體物考
異訂譌刻畫圖書陶鎔縑軸莫不滂沛
宸衷發抒藴奧此豈一二區區簪筆之臣所能贊一詞
綴一字者況乎西庭暢武拓地二萬餘里其間
命將行師發謀授略當尺一飛馳
廟謨決勝之際指掌所運不隔呼吸
開惑論銘功紀績諸鉅作雖日侍樞筦之臣有雄誦紬
繹而猶不能深悉夫崖略者而又安能贊助豪楮
裨益涓壤哉若夫
講席解經
臨軒發策皆儒臣例應援觚之作猶且
親灑寶墨蔚為鴻構初不假稟額提槧之手然則
御製樂善堂集序所云自今以後或出詞臣之手真贋
各半者由今觀之固咸知其不然即今日恭誦
御製初集文序所云不欲與文人學士爭長者又豈文
人學士所能幾及萬一者哉伏惟
皇上宵旰之餘日新問學課藝有常凡六籍百家子史
之富罔弗貫弗殫洽用能鎔鑄萬有滙液衆言甚

至俯採典實多臣等所未經披誦莫能記憶者及
繙閱再四然後窺識端倪每於直次頫首欽悚同
謂
大聖人之文不獨本於生知實由好古敏求得之也自
茲宇內臣士既讀
初二集詩僉復景誦
琅函文集若涉水之導津涯若登山之識巔嶠萬分一
端隨所主系皆可以冶鑄程材嘉惠藝林則觀文
以化成天下之
盛心亦於是寓也夫臣劉統勳臣劉綸臣彭啓豐臣董
邦達臣裘曰修臣于敏中臣錢汝誠臣觀保臣王
際華臣蔣檙臣竇光鼐拜手稽首恭跋

大學士臣梁國治侍郎臣董誥謹
奏爲恭編
御製文二集告成敬請鐫刻以
示訓行以彰美備事欽惟我
皇上聖學淵富文德日新以
内聖外王之功致
健行恒久之治
文因見道化以觀成自癸未以前編刻
御製文初集久已

二

經緯輿蓋照耀藝城茲自甲申至乙巳二十二年復得
文四百一十一首臣等獲侍
禁近每
丹稿初成輒蒙
宣示相與誦習講貫適然若驚怳然若迷復渙然若釋
思欲竭管蠡闚測萬一竊以爲自虞夏商周秦漢
唐宋之文所謂渾噩醇厚博大奥衍者各有專長
論文者亦各有專主其言大而夸者莫如李漢序
韓愈之文曰周情孔思是言也愈何足以當之周

公之文多言治自易之文辭書之立政周官無逸
詩之豳風大雅諸什周禮之六官皆其文也不惟
其文所以立法度宅宥密萬世言治者之所守也
孔子之文多言道自易之十翼春秋之褒貶論語
之遺言禮記孝經諸賢之傳述皆其文也不惟其
文所以昭天地系民物萬世言道者之所宗也臣
等排次
二集仰窺
御製於祈

二

天永命念
祖由舊每篇之中三致意焉若
巡典若水利若政經若武功若遠化凡出之爲
明堂之治即敷之爲
皇極之言若是者皆周公之文若
經筵之論若掦發易書詩春秋之微言大義進退諸史
之得失是正諸儒之舊聞愼守器失統之由闡褒
忠討貳之義旁逮聲音文字名物象數以當名辯
物正言斷辭即小見大若是者皆孔子之文然後

知李漢徒有是語舉千古之文人皆不足以當之

至我

大聖人而後周情孔思之得合而有真也然且漢之言

曰情曰思者何也周公有其德有其時而無其位

孔子有其德而無其位並無其時故其於文以是

爲聖人之情爾思爾我

皇上坐而言即舉而措戓

綏猷建極經數十年夙夜劼毖而後爲

文以紀之或溥博淵泉萬幾未起而先爲

文以發之蓋爲情思顯爲事功益兼

德位時三者而一之故合

文與治與道三者而一之也臣等恭依

初集體例排類爲四十四卷繕錄進

呈並請

發下刊刻以傳布九有垂示萬世臣等曷勝欽服欣幸

之至謹

奏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奏奉

旨如所請行欽此

御製文二集目錄一

卷之一

經筵御論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屢省乃成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日新之謂盛德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一日二日萬幾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欽哉惟時亮天工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修道之謂教

輔相天地之宜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卷之二

經筵御論

仁者先難而後獲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日日新又日新

有孚惠我德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君子所其無逸

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此之謂絜矩之道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

知者樂仁者壽

在知人在安民

悠久所以成物也

唯臣欽若唯民從乂
臨雍御論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卷之三
論
湯武論
齊桓公論
論重瞳
論漢光武廢郭后事
金世宗論
作福作威論
明哲保身論
知過論

卷之四
論

君子小人論
宋孝宗論
遲速論
節儉論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
納污含垢論

卷之五
說
烏斯藏即衛藏說
玉璞柢鵲說
麋角解說
邵博說
雜說
小春說
開泰說
五明扇說
師說

卷之六

說
千里馬說
蒐苗獮狩說
三老五更說
記里鼓車說
古稀說
解
雲上于天解
卷之七
諭
重刻淳化閣帖諭
命通鑑輯覽附紀明唐桂二王事蹟諭
命議予明季殉節諸臣諡典諭
命議諡前明靖難殉節諸臣諭
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諭
命追復睿親王封爵及復開國有功諸王原號並予配享諭

卷之八
諭
命國史館以明季貳臣傳分甲乙二編諭
命館臣錄存楊維楨正統辨諭
命皇子等編輯明臣奏議諭
命館臣重訂契丹國志諭
命館臣編輯河源紀略諭
卷之九
諭
重刻五朝冊寶尊藏太廟禮成諭
命館臣入吳三桂擒桂王由榔諭
命皇子及軍機大臣訂正通鑑綱目續編諭
命廷臣更議歷代帝王廟祀典諭

卷之十

記

萬壽山清漪園記
安瀾園記
永佑寺舍利塔記
荊山橋記
雪浪石記
紀恩堂記

萬泉莊記
泉宗廟記

卷之十一

記

學詩堂記
抑齋記
開新河記
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
優卹土爾扈特部衆記
土爾扈特部紀畧

卷之十二

記

古玉斧珮記
淳化軒記
閱永定河記
避暑山莊紀恩堂記

白塔山總記
塔山南面記
塔山西面記
塔山北面記
塔山東面記

卷之十三

記

文淵閣記
文源閣記
文津閣記

快雪堂記
河復記
戒得堂記
卷之十四
記
玉甕記
戒得堂後記
文溯閣記
重華宮記
五經萃室記
南巡記
卷之十五
記
五福五代堂記
三老記
祭
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
淮源記

卷之十六
序
大清會典序
御製文初集序
通鑑輯覽序
平定準噶爾方畧序
增訂清文鑑序
平定兩金川戰圖詩序
卷之十七
序
硯譜序
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序
平定兩金川方畧序
熱河志序
改譯遼金元三史序
後序
避暑山莊後序
卷之十八

題辭
題董其昌自書告身
大禹治水圖題語
題東林列傳
題楊維楨鐵崖樂府
題明神宗本紀
通鑑綱目續編内發明廣義題辭
題張照書白居易琵琶行卷
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

卷之十九
按語
河源按語
河源簡明語
識語
道命錄識語
重書詩經全部識語
宋徽宗畫唐十八學士圖識語
書後
書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後
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
書歐陽修瀧岡阡表後
卷之二十
跋
馬和之畫豳風七篇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鄭風五篇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齊風六篇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陳風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豳風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鹿鳴之什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南有嘉魚之什六篇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鴻雁之什六篇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節南山之什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周頌清廟之什圖䟦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魯頌三篇圖䟦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商頌圖䟦
明人臨馬和之畫召南八篇圖䟦
明人臨馬和之畫鄘風四篇圖䟦
明人臨馬和之畫風雅八篇圖䟦
李公麟山莊圖䟦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圖䟦

御製文二集目錄二

卷之二十一

考

陽關考
天竺五印度考訛
熱河考
濟源盤谷考證

卷之二十二

考

灤河濡水源考證
吳道子畫天龍八部中四部圖卷考證
書小序考

卷之二十三

考

濟水考

卷之二十四

辨

三傳晉假道伐虢辨
廣陵濤疆域辨
翻譯名義集正訛
三韓訂謬
卷之二十五
辨
國風正訛
大餘國傳訂訛
程敏政重修觀音寺記訂訛

濮議辨
艮嶽三丈石闢辭
卷之二十六
碑文
重修
歷代帝王廟碑文
寶相寺碑文
重修天津
海神廟碑文

普樂寺碑文
卷之二十七
碑文
重修
文廟碑記
淀神廟碑記
重修功德寺碑記
普陀宗乘之廟碑文
重修馬駒橋碑文

卷之二十八
碑文
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卷之二十九
碑文
平定金川勒銘美諾之碑
平定金川勒銘勒烏圍之碑
平定金川勒銘噶喇依之碑
陶莊

河神廟碑記
卷之三十
碑文
七佛塔碑記
熱河
文廟碑記
須彌福壽之廟碑記
重修正定隆興大佛寺記
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

蘭陽睢寧新隄南岸
河神廟碑記
卷之三十一
書事
書高士傳披裘公事
書史記漢高帝論蕭曹等事
書黃庭堅爲母滌溺器事
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
書通鑑輯覽明崇禎甲申紀年事

書蜀志諸葛亮傳七縱七禽事
書司空圖論封建事
書唐太宗欲觀實錄事
書南宋論兵事
書通鑑宋太祖云守財事
卷之三十二
書事
己未歲我
太祖大破明師於薩爾滸山之戰書事

卷之三十三
書事
書中庸九經敬大臣義
書夏僎尚書詳解費誓篇論淮夷徐
戎事
書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
書洪咨夔春秋說論隱公作僞事
書明列代王冊事
書史記冒頓高后事

卷之三十四
雜著
讀韓子
讀周易枯楊生稊辨詁
讀歐陽修縱囚論
讀嚴光傳
讀韓昌黎雜說
讀蘇軾范增論
讀後漢書明德馬后傳

讀公羊
讀劉昆傳
讀韓非子
卷之三十五
雜著
讀伯夷列傳
讀金史
讀左傳季文子出莒僕
讀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讀宗澤忠簡集
讀歸有光易圖論
讀王應麟困學紀聞
讀禮記文王世子篇
讀王充論衡
卷之三十六
雜著
讀左傳晉楚城濮之戰說
讀高啓威愛論

讀宋仁宗本紀贊
讀史記儒林傳
讀宋史河渠志
讀熊廷弼傳
讀名話
讀易繫辭上傳第五章書義
讀韓愈對禹問
卷之三十七
頌

恭祝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
鴻稱積慶頌
慈寧宮頌
五福頌
刻絲三星圖頌
卷之三十八
賦
鬥鹿賦
芝屏賦
人字柳賦
西番蓮賦
銘
乾清宮五屏風銘
交泰殿銘
寧壽宮銘
壁背銘
卷之三十九

硯銘
松花石硯銘
玉帶生硯銘
倣古六硯各製銘
澄泥硯銘
再題倣古六硯銘
宋三虎硯銘
宋徽字硯銘
澄泥虎硯銘

宋小澄泥硯銘
倣魏興和甎硯銘
紅絲石風字硯銘
宋澄泥蟠螭硯銘
宋澄泥黼黻絢紋硯銘
宋石渠硯銘
舊端石六龍硯銘
澄泥八方硯銘
宋端溪如意硯銘

舊蕉白緘鎖硯銘
宋井田硯銘
舊蕉白雙螭研銘
倣古式製澄泥研六仍各為銘
宋端石五丁研銘
舊澄泥方池硯銘
宋澄泥硯銘
宋澄泥虎符硯銘
宋端石荷葉硯銘

舊端石饕餮夔紋硯銘
宋澄泥石函硯銘
唐八稜澄泥硯銘
宋澄泥石函硯銘
宋澄泥活囊研銘
澄泥硯四銘
宋蕉白文瀾研銘
舊阮蕉白瓜瓞研銘
宋澄泥石函硯銘
宋端石印川硯銘

卷之四十

硯銘

舊龍尾石日月疊壁研銘
題澄泥硃墨二研銘
宋端石貨布硯銘
舊端石子午明硯銘
澄泥虎符研銘
倣唐菱鏡澄泥研銘

舊蕉白龍池硯銘
倣觀象唐硯銘
蘇軾東井硯銘
宋合璧端硯銘
宋端石龍馬負圖硯銘
魏興和甎硯銘
元趙孟頫松花石研銘
舊洮石黃標硯銘
倣唐菱鏡硯銘

宋紫端涵星硯銘
倣澄泥虎伏硯銘
舊端石四螭研銘
舊澄泥四直研銘
宋澄泥夔紋研銘
舊端石弁星硯銘
舊阬端石松皮研銘
唐寅龍尾石瓦硯銘
唐螭霓石渠研銘

宋端石紫腴硯銘
倣晉壁水暖硯銘
倣宋歙石龍尾為澄泥硯因製銘
舊端石洛書研銘
舊蕉葉白雙螭瓦式硯銘
舊端石倣唐石渠硯銘
宋四螭澄泥硯銘
宋端石風字硯銘
倣唐菱鏡研銘

舊端石玉繩研銘
括囊硯銘
舊端石海日初昇硯銘
宋端溪八柱硯銘
舊端石弦文硯銘
倣唐八稜澄泥硯銘
宋端石洛書硯銘
舊端石多福研銘
宋天然石子端硯銘

舊端石倣唐石渠硯銘
舊端石飛黃硯銘
舊澄泥伏犀硯銘
宋端石列宿硯銘
宋端石奎壁硯銘
舊龍尾合璧研銘
舊澄泥長生未央瓦頭硯銘
唐澄泥六螭研銘

卷之四十一

贊
徐揚仿貫休羅漢贊
和闐玉古佛相贊
和闐玉文殊像贊
和闐玉觀音像贊
玉蓮瓣觀音贊
和闐玉伏虎羅漢贊
摹貫休古佛像贊
文殊像贊
觀音像贊

盧楞伽畫六尊者像贊
陳士俊畫觀音贊
金廷標畫羅漢贊
李公麟畫大士像贊
繡線釋迦牟尼佛贊
貫休極樂圖贊
李適羅漢贊
玉真武贊
丁觀鵬畫十六應真贊
卷之四十二
贊
五代人畫伏虎羅漢贊
丁雲鵬掃象贊
陳居中畫無量壽佛贊
玉刻達摩贊
宋人達摩像贊
吳道子畫賓積賓伽羅漢像贊

丁觀鵬十八羅漢贊
丁觀鵬畫三世佛像贊
丁觀鵬畫觀世音像贊
丁觀鵬畫地藏菩薩像贊
丁觀鵬畫四天王贊
陳居中畫釋迦佛贊
陳居中畫羅漢贊 次右
陳居中畫羅漢贊 次左
如松柏之茂贊

白玉福祿壽如意贊
宋人畫達摩贊
仇英畫普賢像贊
和闐玉達摩渡江屏風贊
吳道子畫文殊像贊
和闐玉鏤面壁達摩圖贊
宋人畫白衣大士贊
玉鏤達摩贊
宋人畫文殊贊
和闐玉鏤羅漢贊
趙奕畫白衣大士贊
牙刻五百羅漢贊
劉松年羅漢贊

卷之四十三
贊

平定金川五十功臣像贊

卷之四十四
贊

馬和之畫如來贊
宋人十八應真贊
宋人應真渡水贊
觀音像贊
玉達摩渡江贊
和闐玉釋迦牟尼佛贊
班禪額爾德呢所進古佛像贊
梵銅綠衣救度佛母贊
窩婆羅樹壽班禪喇嘛並爲贊言
天然石大士相贊
丁雲鵬大士相贊
朱佩文殊贊
法螺贊
趙雍無量壽佛贊
趙孟頫釋迦牟尼佛贊
繡線如來海會極樂世界圖贊
和闐玉釋迦牟尼佛贊
和闐玉觀世音菩薩贊

鄭重無量壽佛贊
五代馮翊大士像贊
元人毘盧遮那佛贊
和闐玉釋迦牟尼佛贊
和闐玉十八羅漢贊
和闐玉三世佛贊
元人大士像贊

御製文二集卷之一

經筵御論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天子以四海為家則四海之民皆吾一家之赤子也保赤之心既切因利之政當求制田里教樹畜使之知節儉務耕桑因五方之財阜蕃民之產斯所謂不費之惠耳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蓋孔子訓子貢以為仁之方非謂不捐已財以與人也且天子何得有已財乎不違因利之旨將謂府庫為天子之財且捐此財以與人則謂之費見何小哉夫四民之所以自謀其生理亦已勤矣農耕於野工商勤於市士雖不逐逐然其所以為仰事俯育之資者亦必有謀焉使為政者人人而為之圖給之求則弊精勞神且有所不能遍及此所謂費也此所謂不能成其惠也不啻此也即因利之言亦當有所權宜於其間而不可以冒昧行之今夫墾闢豈非勸農之舉而一

有不實將致勒民承種以納糧重爲民累者矣積儲豈非有備之圖而行之過甚將致踴貴於市而糶糴饔飧莫給者矣其他可以類推者不可勝擧故孔子因民之利之言所包括者甚廣而不可徒於不費求之則思過半矣

屢省乃成

樂於興事者固易至於紛更習於姑息者亦易至乎玩愒屢省乃成蓋兩致意於勑毖而

非一惟戒夫率作也蓋紛更之失如無疾而投醫玩愒之失如有病而不藥其致禍雖有遲速之分而其終至不起則一也故興一事焉必謹於其初不可爲近名邀利之擧不可用一己偏執之見愼厥終惟其始使日久而可行之而無弊即當無事之時亦必朝乾夕惕謹幾愼微省之於不見不聞之際而待之於無形無聲之表夫然後氣體清明措施咸當以之存養斯廓然而大公以之臨莅斯物來而順應解書者率致意於興事之省察而未慮夫宴安之酖毒此不可以不辨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此孔子訓君子以應天下之事而有天下之責者尤當拳拳服膺不執一己之見惟以義爲權衡而弗失也孔子嘗云無可無不可而此云無適無莫者何蓋孔子聖之時從心不踰發皆中節以言乎仕止久速猶其小焉者若夫君子之於天下其晰理或未純精義或

未當而亦欲信心應變則謝氏所謂猖狂自恣矣故主於必爲則是適宗神宗之於王安石是也主於必不爲則是莫漢惠帝之於曹參是也雖清靜之累勝滋擾然其不比於義而有所偏則一也吾故曰有天下之責者尤當拳拳服膺不執一己之見惟以義爲權衡而弗失也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建極斂福不必定指壽富康寧之類且九疇

已對言之何獨於五而又引而未發也蓋五既為皇極有君道焉君者為人倫之極五倫無不繫於君則五倫之叙即為君者之能建極而斂時五福以錫庶民也其或風俗澆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不能盡其道而協其倫則是皇極之建有未臻夫極以期天下之治其難矣天下大矣兆民衆矣以此之大以此之衆而有一不能叙其倫者皆人君之責也叙是五倫斂時五福以建皇極豈易言哉豈易行哉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此語宜與誠明相叅看蓋不逆詐不億不信是誠也抑亦先覺是明也人情變幻莫齊而可以齊之者莫如誠使事事皆逆其詐而億其不信是已先以不誠待人人亦將以逆者億者應之此亦一不誠也彼亦一不誠也豢擾虗偽莫可究詰雖云淈其泥而揚其波而已已處汚濁之内欲其先覺抑亦難矣若夫誠以待人譬之鏡清衡平初不以妍媸輕重示物而物之照者懸者妍媸輕重自呈於當前而無纎毫之可隱焉明何如之賢何如之雖然誠明性也豈易言哉易曰閑邪存其誠斯則人人所宜自勉乎

日新之謂盛德

張子曰日新者久而無窮此語最親切故日新非必日日務求有所新益蓋君子自强不息即所以進德也且四時運行春生夏長萬

物散殊其新若非故矣然今歲之春即去歲之春推而至於四時之運萬物之殊又豈非一氣之不息所以為新而別有所為新哉天地聖人無不以是為極而學者進德亦必以是為法若夫化民成俗蘊之中而發諸外非勵悠久無逸之心又何以成光大有永之治設其無忠信之本而徒務新奇之為幾見其不失故而敗事哉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曾子得聞夫子一貫之旨及至門人問之則答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盖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斯二語也學者以之修身而有國天下之責者以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豈有别術哉亦曰盡己推己而已盡己推己非絜矩之謂乎是故老老長長恤孤無非盡己推己之為而初無意於民之興孝興弟不倍也惟其無意而行之以忠恕是以民之觀感亦有不知其然而然相與興孝興弟不倍者焉然則曾子之繹經所云絜矩者豈事事物物而絜之哉亦曰一貫而已矣

一日二日萬幾

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蔡氏解之曰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然予以為此幾應訓心而不應訓事夫事之來於外者非以心應之於内乎且事雖至多一日二日之間未必至萬設果至萬則一日二日之間亦必不能盡酬叢脞之失斯不免矣若夫心藴於中則無一息之停無一息之停則其思慮有不啻以萬數者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使非兢兢以守之業業以持之則所謂朋從爾思逸欲於是乎生矣是皐陶亦有聞精一執中之傳特具體而微耳無曠庶官盖見之施行者然則帝庭吁咈咨政豈有外於一心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說者以為意者心之

所發恐有未實故慎其獨便是毋自欺毋自欺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其意斯語也引而未發此其所以為蒙引乎余以為毋自欺仍即正心之學也盖心之發為意則心者意之所自也自此而好善惡惡無不盡其誠則心常快然自足而好善必為惡惡必去設謂誠其意在毋自欺是視意與心為二而所謂自者又將屬之誰乎故朱子復申其說曰毋自欺者以自己禁止不為而言如毋不敬

非禮勿視之類可謂深切著明矣

欽哉惟時亮天功

帝舜於四岳九官十二牧各有所命而總告羣臣則無多言惟曰欽哉而已欽者敬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以敬而興亦未有不以不敬而亡者詎惟董百官康庶事而已哉故惟欽足以櫽括治理即舜之所以受於堯而亦將以授於禹者也夫庶官之事皆君之事君之事即天之事亮天功者君任其總而臣分其績設謂舜責其羣臣以寅亮而已若不與焉者此豈知舜者哉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人者仁也行而宜之之謂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而已矣而人之所以存仁義安而行之無所勉强惟聖人然後能之聖而至於舜繼帝堯而傳心法可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矣孟子稱其明庶物而察人倫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其視勉强行仁義者固不同矣然舜之明察豈外仁義而為之哉諧孝即肫然之仁也烝乂即秩然之義也所為安而行之無所勉强余以為由仁義行猶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天地養萬物人亦萬物中之一也而人之中有聖人焉有萬民焉聖人不恒生生矣不恒得位然則得位而有養民之責者豈可自諉於非聖而不體天地之所以生我乃為養民而設之義乎四海之廣萬民之衆一人之心力必不能徧及故曰養賢以及萬民然則有及民之責者豈可自諉於非賢而不體天地之所以生我乃為及民而設之義乎夫民而得養則天地位而萬物育如是則天地之生人即所以養萬物也而以氣候失宜物有不遂其生為天地之憾者豈不失之甚哉

修道之謂教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人物之所

同得然則修道之教亦豈外乎人物之所同得與理之自然乎蓋教也者非如羿之射曠之音鵲之醫秋之奕必待專心致志求其師承然後能得也不過於率性之道修之而已矣故曰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亦惟覺斯民所固有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是則聖人設教原不外五常五倫之正使人各修其道以復其性故曰性相近也若夫羿之射曠之音鵲之醫

秋之奕則必待習而後能得則所謂習相遠也非吾所謂教也雖然使自率性之未能是已且不能修又何以教人則柳宗元所謂若甚憐焉而卒以禍者又將甚焉嗚呼教豈易言哉

輔相天地之宜

宋儒註此象者率以四時之節四方之限為裁成春耕秋斂高黍下稻為輔相審如是則古聖神道設教之後民皆知之矣何賴后之裁成輔相乎蓋裁成所以制有餘輔相所以補不足制有餘為差易補不足為實難今夫水旱不齊苟非為君者勤恤民隱賑災濟困則赤子之轉於溝壑者將誰賴乎故泰之中即有平陂往復之象是在有輔相之責者有孚惠心補其不足庶乎常保其泰而得天地之宜可不慎哉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性相近故好惡亦近習相遠故好惡亦遠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蓋以性近而言非以習遠而言也即以父母與子觀之其孩提懷抱之時性無不近至於成童宜室必以漸而遠且數之多者無過於萬而民之數則不啻萬萬也以一人而同不啻萬萬人之好惡雖至愚亦知其難然此乃以其習遠而言非以其性近而言也以性近而言湛然天理仁義禮智根於心雖物至而好惡形亦莫

不以正又安得有不同乎如是則能煖安逸之好饑寒困苦之惡所以與民同者皆其施為經營之末而已堯之於變舜之允諧夫豈勞勞於萬萬民之各同其好惡哉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乾之文言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大有之彖曰應乎天而時行此傳說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所由昉乎一日二日萬幾幾即慮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其憲天故慮無不善而動皆

合宜若必待事物之來而後慮之慮焉而又擇其善而動以時則其失時亦已遠矣王安石夏葛冬裘之譬非不切近然彼惟審於寒暑之宜而昧於幾慮之先故動至弗善而違天拂民有所不顧然則有司化裁事之責者可不懼哉

御製文二集卷之二

經筵御論

仁者先難而後獲

問仁於孔子者多矣而所對各有不同然聖門以顏淵為高弟孔子所對者則曰克己復禮以是知克己復禮實為仁之最切最要即所對樊遲者亦豈外於是哉蓋先難者何克己也後獲者何復禮也夫難莫難於克己仁者天理也私欲介於中其能存天理者鮮矣

故易曰大師克相遇必用大師之力而後能克其私欲以全天理故易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皆克己復禮之為也董仲舒正誼明道之論畧為近之而朱子舉以為不求後效又以為警樊遲有先獲之病未嘗申明告顏子之意余故敘而論之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斯言也豈特卿士所宜勉而已哉卿士皆亮

天功之人而用卿士以亮天功實爲君者之責故必敬天愛民以永此志朝乾夕惕以勵此勤然後有以倡卿士而胥崇其功以廣其業故皐陶曰率作興事愼乃憲愼憲志之崇興事業之廣如是則所謂功業者仍不異敬天愛民之爲而非好大喜功事紛更而無實惠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日日新又日新

曾子釋新民之義而引湯之盤銘此意最親

切蓋湯之銘盤以脩身而及正心也曾子之解經文則以治人而及修己也終必由始末當返本故欲洗濯其身者要當先復其心之善而欲教化其民者要當先勉其身之修矣正心以脩身者豈有他術哉亦惟克己復禮去其習染之汚而復其本然之善而已蓋習染之最易害人心如塵埃之最易生室宇日日掃之塵埃未必能盡去日日新之習染未必能盡除日日新又日新如是而已矣若謂

新民之道必更有以新之之法則是外本內末雖日施訓誡之令有不出於柳宗元之所譏矣

有孚惠我德

易理廣大無所不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予昔嘗以勿問其施惠釋元吉矣至於惠我德予亦以爲應於爲君者言之蓋惠者何卽我之德也我施德惠而稍有不孚於心則仍是違道干譽之爲欲天下人之

愛戴此非問乎此非不孚乎且九五爲君位亦不應計及人之愛戴也或曰如此不有違歷來釋經者乎曰觀象玩辭予惟知盡予爲君之道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後儒解此章者率以深言君民一體什一天下之中爲言而戒夫橫征暴歛以虐民耳夫橫征暴歛自非大無道之君與夫極孱弱之國孰肯爲之彼其剜肉補瘡胥淪於亡有如

哀公所云二猶不足之歎耳余則以爲爲人君者當常存百姓不足而欲其足之心而此心常不足也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豈有不足之理但四海之内百姓衆矣其皆足乎若但知已之足而不知百姓之不足視已之足即以爲百姓亦足則是孤爲君之職背天理而失民心必在此矣然百姓之足豈易言哉水旱之不齊貧富之不等非輕徭薄賦之所能及也一人向隅仁者有所不忍而況向隅者衆乎此予所以宵旰祈年令各省無匿災傷而亟爲賑恤緩貸補偏救弊之爲夜以繼日猶不足也

君子所其無逸

無逸一篇凡七發端而皆以嗚呼始之所以長言詠歎戒宴安勵祇懼三致意焉而開章即曰君子所其無逸實挈通篇綱領夫所者處所也即地也盖人晝而作夜而息皆必有所處之地不能離也爲人君者果能以無逸爲所處之地作焉息焉語焉默焉動焉静焉無不以無逸爲所焉則何私欲之侵而怠惰之萌哉召誥王敬作所益相發明而著誠深矣

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夫子爲子路言先之勞之者似爲有司親民者而發而人君爲政之道亦實不外乎此盖君與臣其職不同而爲民爲政則同先之以孝弟固君臣所應同者至於循阡陌勸農桑乃臣之事而非君所宜親者然則君可以不勞乎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又何以云乎是則君有君之勞臣有臣之勞臣之勞即所謂循行勸課勞其身之事也至於君之勞則所謂敬天勤民勅幾求賢先天下之憂而憂其勞盖有不可勝言者而皆勞其心之事也設厭其勞而圖逸雖不乏一日之樂而將貽百世之害是則夫子一言而具萬世君臣爲政之大要若夫無倦則益申乾象天行不息之義

與公旦無逸之訓相發明非徒為子路好勇而戒其不能持久而已也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自上下下二語非申明損上益下而言也夫既損上以益下民之說之自无窮極其為益也更有何言蓋自者由也自上下下重言為上者應不自恃居崇高之位每虛已撝謙尊賢納諫縱能而視若不能已治而恒如未治延訪必以精明達必以徧雖芻蕘弗遺焉斯

乃由上以下其下而其道有弗大光者乎或曰如此則益象祇為為君者言之乎曰易無不該且一邑有一邑之上下一家有一家之上下推是道也孰無自上下下之理而吾在君言君惟引以為已鑒耳

此之謂絜矩之道

曾子聞夫子一貫之心傳其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其釋治國平天下以為有絜矩之道又申之以上下前後左右各有所以接之之境處之之理而曰此之謂絜矩之道蓋矩者境也絜者理也理也境也不外乎一心境者心之接理者心之處中心之謂忠處理之謂也如心之謂恕接境之謂也一以貫之豈更外於此乎然非克已復禮理境相融其能與於此者鮮矣仲弓問仁而夫子示之以敬恕此物此志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

項氏謂乾始而四德在其中俞氏謂乾始即

乾元是二說也一則分始與元為二一則合始與元為一余以為俞說近之而猶未識夫始也元也總一乾也蓋乾具四德大哉乾乎乾之大不可見於四德見之所為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无所不利非可指名即貞也四德以是乎流行萬彙以是乎蒙美豈不大乎夫人君者體天者也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余嘗申其義而論之亦曰不言所利而已矣

知者樂仁者壽

仁者知之體知者仁之用亦如山者水之體水者山之用故無水之山必枯無山之水必泄知而離仁失之巧仁而離知失之訥朱子解此章雖云不是兼仁知而言而夫子之言實並仁知之形容及與其效相提並論以顯其相資般而相得彰也明乎仁知之相資則體用各得其宜蓋知有知之體用仁有仁之體用而仁知又互相為體用渾然天理動靜

周流其樂與壽不求而必得矣雖然其樂與壽豈一已之私哉知者無不通樂何如之仁者無不善壽何如之夫然則其樂其壽實泯彼此該物我樂以天下壽以萬世學者宜無不加勉而為人君者更當以是為亟也

在知人在安民

皐陶言人君為治之道在知人在安民斯言也實示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舍是無他求矣夫知人安民非二事也人君以一身臨萬民之上萬民衆矣豈能一一教之養之是在知人善任内而百官外而民牧必各稱其職而能其事以相輔弼承宣然後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夫使若而人者皆各稱其職而能其事豈易致哉故大禹吁之曰惟帝其難之而何憂何畏皆重於知人是安民必在於知人而知人尤難於安民能知人則無不安之民矣夫以神堯所難之事而為帝王者無不有是責嗚呼可不畏乎可不慎乎

悠久所以成物也

解是章者率以久為内而悠為外分而言之予以為悠久自是至誠無息之一貫雖有存内驗外之殊其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且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可分為二乎博厚高明既不可分則悠久之不可分不待辨而明矣是故天地之德不可見而見於博厚高明聖人之德不可見而見於悠久惟其悠久故積累之至而為博厚發越之極而為高明斯則天

地之大亦因聖人之至誠無息見之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悠久所以成物非子思之述曾子所聞於夫子一貫之道乎

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說命四言余向為乾清宮屏銘亦曾發明其義矣玆因繹臣民之義而益凜為君者之上宜法天下宜表率臣民也夫人君而不能法天則何以使其臣民胥欽若而從乂乎且法天非虛言也必至公無私弗用聰明而於理

於事自無不聽不明於是乎取舍當而賞罰明臣民其誰不欽若而從乂乎設不能克己復禮而欲其臣民之欽而敬之從而順之是則逞私欲而背天理予無樂乎為君一言喪邦胥在是矣可不慎乎

臨雍御論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古五倫之要道也夫文王固身歷為君臣父子與人交而各盡其善者矣試思人孰不在五倫之中而各有當止於其善之道乎是故為君者匪惟博施濟衆以為仁即癉惡弼教之義亦必當本於仁而出之所謂止也人臣之敬詎其夙夜匪懈恪恭承旨之謂即繩愆糾謬陳善閉邪亦必當本於敬而出之所謂止也生事死葬祭之以禮人子之止於孝蓋終身之

事非謂無父母即無子之止於善也若夫父之日嚴似殊乎母之慈而不知父之嚴正所以行其慈也至於兄友弟恭夫唱婦隨皆與人交之義而朋友之信固該其中矣余故云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世五倫之要道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天一日一周是行健也然天之運行終古不息不惟不息蓋並不息亦無意於其間斯乃

健也應與中庸至誠無息之語並觀之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若夫法天之君子乃誠之者人之道然亦不外自強不息而已蓋天之不息無為而為人之不息則在自強自強者必本於克己復禮人十己千成己成物胥在乎是聖人之言非特為為君者言蓋人人皆有法天之責此責不在於外而在於心人各盡其心之誠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為人君者益當法天行健夕惕朝乾孜孜矻矻不

遑暇逸以是為亟耳

御製文二集卷之三

論

湯武論

世之論湯武者多是湯而非武王亦有曲為武王解者曲為武王解者莫若王栢之書疑其言以為周之以王自處久矣故其辭迫其禮傲勢使之然審如是則殷未滅而周先自王並見其非此不必論即是湯而非武王者多以湯放桀武王斬紂為優劣之分然武之

斬紂實不見於書而見於史記史記好奇乖舛以是右武王者得以闢史記之踳而以証武王之烏有其事予以為史記固不足徵而足徵者仍莫過於書湯之言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又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何其恭也武之言曰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何其矜也且湯放桀之後天下晏然即太甲自底不類伊尹放之於桐亦未聞有乘時搆亂為夏反正者何則湯之德

入人者深也武王甫喪而三叔之流言且生於閱墻邦君御事或贊其違卜比事觀辭不且章章易明乎予故曰徵之書足以見湯武之優劣固不必信史記過甚之辭始定其為武之不及湯也

齊桓公論

齊桓公有管仲而霸諸侯無管仲而致危亂此足以為千古炯戒矣紀其事者或務奇而失之誣則不可不辨也夫五霸以力假仁心

皆不正然害不以孔孟之言為折衷乎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是則桓公九合一匡亦有足取於聖賢者且能任管仲以究其材非桓公之善乎而司馬遷史記則稱易牙殺子以適君王充論衡則稱負婦人以朝諸侯而管仲為之解說不經孰甚焉夫人肉不可食人誰不知之非甚饑饉不得已誰肯食之而桓公不至此也易牙雖善煎熬燔炙其不能以人肉勝羊豕雞鴨明矣且先告其君乎抑殺子而後告其君乎若先告桓公必不從既食而告桓公將嘔吐致病豈有反以為愛已之理哉桓公雖好內也然亦應有閒時豈有會諸侯之頃而不能離乎即頃刻不能離亦無負之身後之理且管仲賢臣也豈有不力諫其君而反從而為之曲解者哉是二事也智者觀之必斥其謬記笑其怪誕而耳食之流方且信以為誠有

詑以為奇談則有害於人心者不淺茲故闢而正之

論重瞳

史出於經經莫古於尚書易雖始自伏羲然伏羲但畫卦而無辭文王周公則已後焉故紀事之書必以典謨為信而可徵溯而上之三墳十紀或出後人耳食之辭矣典謨之記堯舜亦惟載放勳重華之實政無所謂八彩重瞳之語也自莊列謬悠之說興而好奇炫

古者無不極其詭僻譎誕之撰述思以尊古聖實則誣古聖也而司馬遷乃至稱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且以謂或其苗裔吁可怪哉審如是則虞遂伯戲箕伯胡公實舜後也千百年之間何無一人重其瞳者夫重瞳者何蓋謂目明耳如日重光月重輪之類非必有二目兩月並照於天也且人之生也五官四肢百骸各有定體異此則為怪異鬼物聖之為聖不繫此也故闢四門明四目舜之重

瞳即在此項羽有范增不能識即可定其為非重瞳而豈在兩瞳子之在目中乎甚其說者且以謂舜之重瞳並立羽之重瞳上下立夫羽之瞳或有見者舜之瞳有誰曾見哉此真不直一噱矣至蒼頡四目之說亦謂其始制文字教後世有並明之德耳又豈真有四目生其面乎

論漢光武廢郭后事

余向讀公羊立長立貴之言而斥其不韙既已論之詳矣玆因光武廢郭后事更進其說而申之夫光武以陽為賢而彊不及廢彊立陽是不泥於以長以貴而與賢可謂知輕重利社稷非卓識英斷之君必有所不能然有所惜者何不徘徊少待必先立彊而後復廢之乎至於牽過其母並郭后廢之則失德莫甚焉且郭后史徒稱其寵衰懷怨無可廢之大過也寵衰懷怨婦人之常今以將廢其子而並廢其母聞之母以子貴不聞母以子賤

則光武之媚新棄舊雖百置喙豈能辭哉胡寅論綱目於此節乃云春秋聞立長立德不聞貴若云貴即彊母不嘗為后乎夫彊可廢也郭不可因彊而廢也后正位中宮孰非其子乎寅之意蓋以為不宜廢郭及彊遂不覺自與其論矛盾且於公羊之言亦少舛因並識之

金世宗論

金史成於元如元之托克托輩非真史才也

從來論史者於帝王事蹟無不吹毛求疵如世宗之信賞重農選吏求賢諸實政悉皆班班可考世號小堯舜而猶必譏其羣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成大順爲惜是則無一而可爲帝王者抑亦難矣金世宗他政玆不論獨嘉其不忘故風禁習漢俗拳拳以法祖宗戒子孫爲棘蓋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敬念先業而興亦未有不以忘本卽慆淫而亡者是以書稱無逸詩詠豳風周之所以過其

歷也夫金世宗述祖業之艱難示繼繩之不易叮嚀反覆一再歎惋使數百年下有志永命之君爲之感泣乃繼世之孫不數年而遂易漢服又不數十年而遂以屋社吁可不畏哉可不懷哉

作福作威論

洪範六疇三德而衍其辭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斯言也箕子蓋引而未發所包者廣而蔡沈作傳遂以爲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戒其權不可下移其然豈其然乎夫福威雖自辟作亦視其人之自取是作之者不可不謹也其善者乎戒之用休而非吾有意福之也其不善者乎董之用威而非吾有意威之也是雖有作之之名而無有作之之意所爲作而無作也設徒曰辟可以作福作威於其不善者而福之於其善者而威之則章癉有乖刑賞顚倒其可乎哉善乎司馬光之言曰誅一不善而天下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

一有功而天下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人主必聰明剛斷然後能收威福之柄蔡沈之權不可下移蓋取諸此然光徒見及於福威之不可錯用而未見及於作福作威之在人自取必知在人之自取然後不致錯用余故申其說如此

明哲保身論

大雅烝民之篇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庸引之善夫朱子之言曰順理而行自然災害

不及揚雄説明哲煌煌是占便宜所以被誤又曰若捨身取義處又不如此論而於詩傳則曰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然皆引而未發玆故申而論之盖保身者保此身不陷於不義耳詩之美仲山甫曰明哲保身卽繼之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是豈徒以柔嘉惟則者哉且比干諫而死可謂不能保身矣孔子稱其仁未有仁而不明哲者也唐之顔段張許皆不能保其身而捨身取義所以保其

身者愈大不謂之明哲不可朱子所云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正使後世委蛇取容與夫靦顔事二姓者不得藉口誠云先獲我心夫解書所以牖世頼有此也近命為貳臣傳其義亦以是為棘耳

知過論

予去歲為古稀説歷數古來秕政之過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倖而幸今都無其事非驕也盖紀其實且以自勵也然則予遂無過乎曰有為何過曰為興工作盖予承國家百年熙和之會且當勝朝二百餘年廢弛之後不可無黻飾壯萬國之觀瞻四十餘年之間次第興舉

内若

壇廟宮殿京城皇城禁城溝渠河道以及部院衙署莫不為之葺其壞新其舊外若海塘河工城郭堤堰莫不為之修其廢舉其湮是皆有關國政則胥用正帑物給價工給值而

弗興徭役加賦税以病民他若内而西苑南苑暢春園圓明園以及清漪靜明靜宜三園又因預為菟裘之頤而重新寧壽宮别創長春園外而

盛京之屬城式築其頽

永陵

福陵

昭陵陪都宮殿胥肯構以輪奐又

景陵

泰陵往來之行宮以及熱河往來之行宮避
暑山莊盤山之靜寄山莊更因祝
釐而有普陀宗乘之廟延班禪而有須彌福
壽之廟以至溥寧普樂安遠諸寺無不因乎
定準夷示興黃教以次而建是皆弗用正帑
惟以關稅盈餘及內帑節省者物給價工給
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夫弗興徭役
加賦稅則雖有工作閭閻本不知而物給價
工給值貧者且受其利是實我朝之善政

家法是以各省偶遇水旱率興工作有以工
代賑之請而內之司園囿工程者且或以其
年無工作為苦如是則所為興工作者為無
過矣而予引以為過者蓋心有所縈繫必有
所跡忽得毋縈繫於小而或有跡忽於大者
乎夫小者遊目賞心是也大者敬
天勤民是也予雖不敏實不敢因其小者廢
其大是以向偶遊萬壽山諸處率過而弗留
尹繼善遂有馳驛觀山之語予不惟不責且
笑而肯之實獲我心也若夫時巡所經各督
撫每繕行宮以備駐蹕雖云出自捐養廉資
商力然爭奇較勝予不為之喜且飭諭之究
其致如此者過應歸於予謂之無過實自欺
也夫不知過其失猶小過而弗改又從而為
之辭是文過也其失大既知過矣欲改矣如
向所云者繼自今予惟視其不可已者仍酌
行之其介於可已不可已之間者率已之而
已耳

已過伯玉知非之年未逮武公作戒之歲細
審實有此過故著論書卷以當自訟乾隆辛
丑八月中澣並識於避暑山莊之抑齋

御製文二集卷之四

論

君子小人論

君子小人之名見於易而論於書其界不可不明而其跡則不可不愼也夫易不過曰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又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未嘗曰孰爲君子孰爲小人也書曰知人則哲欲知君子也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欲知小人也然亦未嘗曰孰爲君子孰

爲小人也言治道者莫若典謨其於辨君子小人不過如此而已非疎也思之深而慮之遠也是故堯授舜舜授禹以至羲和叔仲稷契皐夔各命以職未嘗謂之爲君子而若而人者亦未嘗曰我爲君子也堯之弗用丹朱共工舜之去四凶未嘗謂之爲小人若而人者固不肯自謂小人而羲和叔仲稷契皐夔亦未嘗謂若而人者皆小人也是以庶績咸熙地平天成此予所謂明其界而愼其跡也

若後世爲君者固不能辨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爲臣者乃於其間自分之曰孰爲君子孰爲小人或又曰我爲君子彼爲小人於是彼我之見橫於中公私之擧紛乎外爲小人者固不甘其爲小人而爲君子者亦未必其實君子門戶朋黨糾若棼絲小人之害君子固不必言而君子且有操室中之戈者漢唐宋明之禍延及國家淪胥以亡此皆爲上者之過而非爲下者之過也吁可畏哉是盖

其界太明而大不愼其跡之所致耳且也世亦以有位者爲君子無位者爲小人佔畢樂羣者爲君子負販荷擔者爲小人是果眞君子而眞小人哉亦曰其名而已矣自爲上者不能明其界而爲下者益顯其跡以致醸大禍而莫救爲之奈何曰簡賢而用之擇不善者而去之上旣不以君子小人顯其跡下亦不得以君子小人樹其朋其庶幾乎抑誠難矣此予所謂其界不可不明而其跡不可不

慎不可不慎者不顯其跡之謂也

宋孝宗論

宋孝宗之事高宗可謂極其孝光宗之事孝宗可謂極其不孝天道好還在孝宗不宜有此豈天未垂鑒乎予謂此正所以天之垂鑒也蓋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必當思及祖宗不失其業玆南渡之宋祖宗之業已失其半不思復中原報國恥而區區於養

志承歡之小節斯可謂之孝乎且孝宗奉高宗遊西湖已獨不共遊乎是託於娛親而私以行樂是可謂之孝乎又恐高宗往西湖爲勞於宮內肖其勝斯不更勞民而費財乎光宗受制悍婦非人類甚不孝固不必責而孝宗之所以得此豈無所以致之之由乎此即天道好還所以垂鑒也稗官小乘乃謂臨安士庶皆興於孝何其見之小哉蓋此論非予不能言亦不敢言今歲秋將携諸皇子往盛京明年春南巡亦必至西湖命於兩處各立碑誌之以示天子之孝當以不失祖業爲重而承歡養志固不在遊山玩景之小節也

遲速論

今春爲南巡記亦既詳論宜遲宜速之機大抵於兵事宜速河務宜遲而要於敬天明理非漫論也蓋屢省而有得於已之言也歸而有甘肅逆回田五之事彼時以爲盜弄潢池不過籍邪教以惑人心如五斗米一

炷香之類地方官自能平之頗不芥於懷既而思之不芥於懷或即違敬明之義得毋有所失乎已而剛塔有小勝之報李侍堯有坐守之乖以致賊徒翻山而遁餘黨蔓延猖獗肆擄民居攻縣城（自今年四月南巡迴蹕日即有甘省逆回田五等復借新教名色糾衆滋擾提督剛塔帶兵往捕田五鎗傷復自刎賊目田介洪吳二韓二等均已就殲乃剛塔武夫無知李侍堯不早赴軍營調度將勳敗餘黨李鬍子馬鬍子等於馬家堡馬營街兩次翻山逃竄囤復糾黨張文慶馬四娃楊鎮四馬文裹等四出攻犯隆德縣靜寧州通渭縣伏羌縣城於該處之底店鹿鹿山石峯堡等處肆行搶掠賊勢遂致）

蔓延
西安巡撫畢沅遂有徵兵防守之議蓋恐
秦隴煽動不可收拾朕閱所奏即硃批以為
若汝所議雖十萬兵不敷用又將何以滅賊
予西安巡撫畢沅因見回匪猖獗恐秦隴煽動請於各處要隘分兵堵禦使其無路奔
竄等語畢沅書生之見未嫻軍旅朕謂用兵在扼其要而折其鋒苟不殲厥渠魁東西抵
禦何益因即批諭如汝所籌十萬兵亦不敷用又何以滅賊特六予然知李侍
堯剛塔畢沅及本省綠旗兵不能了此事即
降旨用福康安為陝甘總督同海蘭察領乾
清門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二十八人馳驛先

往並調阿拉山蒙古兵一千四川降番兵二
千寧夏滿洲兵一千撒拉爾老教回兵一千
及甘涼兵二千延綏兵一千共兵不滿一萬
又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火器營兵二千以
為後勁福康安一臨底店即與海蘭察等率
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二千立挫賊鋒適之
入石峯堡福康安至隆德軍營即與海蘭察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進勦底
店奮勇殺賊數百名生擒三十餘名賊勢膽落後路肅清餘賊追過入石峯堡於時諸路
大兵雲集直搗石峯堡賊巢而阿桂所率之八旗勁旅亦至因四面設卡層密環圍濬掘
壕溝斷絕水道不十日間賊匪殲殺淨盡將賊首張文慶馬四娃楊填四等全數生擒與
先獲之馬文熹等一同解赴熱河廷鞫分別斬磔以申國法而快人心於是諸
路兵陸續畢集而阿桂所領之京兵亦到周
圍築柵困之斷其水路不十日而淨殲餘孽
生擒渠魁此又南巡記所謂宜速而莫遲未
致昧事機而無成也夫兵凶戰危且予老矣
豈更樂於用兵而有窮黷之為然事機之來
應之不速設果致賊氛蔓延全秦煽動如畢
沅之所慮者豈不貽笑無窮而予肯辭以老

坐視弗理乎予更思之勝國之兵即今之綠
旗兵也而其訓練或尚不如今之綠旗其董
事之臣似今之李侍堯剛塔畢沅者或亦少
矣文臣掣肘於中武臣作偽於外其君付之
不問弗如是則我皇清何以得有明之天下
乎雖然是宜鑒宜懼而不可恃
天之寵以自矜且即小可以喻大藂爾逆回
設非應之速而勦以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始之一念之忽予深自以為過繼之一念之

敬仍蒙
天祐而速蕆功則是遲速之論可以默置而
弗以明示子孫乎可弗以前明為戒而怠於
敬
天瞎於明理而弗慎於用兵乎用兵固貴速
而不敬不明未有弗致僨事者是予所以惓
惓也

節儉論

嘗讀

皇祖實錄云明季宮中歳用七十萬漸次節
省至康熙五十年祇用七萬至臣民僭用妄
費非不禁約徒致法令滋繁究於無補大哉
王言誠得治國平天下之要道矣因令内務
府查近年一歳度支則稱乾隆二十年以七
萬計三十年以三萬計四十年以二萬計予
非以此自鳴也蓋修己治人之道無過於節
儉節儉則嗜欲不行無聲色貨利之失德所
以為善也然天子之節儉與庶人不同矣世
道人心日流日下逢君之欲者多引君以道
者寡為君者設自鳴其節儉則出納之吝者
有之矣量入為出者言之矣弊衣羸馬者形
之矣甚而至於興利虐民漢唐宋明之以此
而失民心侵尋以至於亡國者皆由是也且
昇平日久戸口日滋物價騰踊勢所必然是
以内務府近有加價和買之議即如請行此
亦可以節儉而不與之乎嗟夫節儉豈易言
哉至於返樸還淳豈非善政然天地所生之

物止有此數昔以十人食之今以百千人食
之（順治初年各省民數一千六十三萬餘口近年增至二萬八千餘萬口是加至二十餘倍之多也）米安得不貴米既貴諸物安得不貴
遊手好閑僧道之流且藉此以餬口設盡敺
之力田言之易而行之難安得許多田與之
乎均田井田之事設行之今未得其利而先
致其亂非至愚泥古者不為也為今之計補
偏救弊之不暇實無一勞永逸之法也即近
代之崇禎著布袍其時羣頌為美德何救於

亡國乎若晉武之焚雉頭裘唐明皇之銷銀器胥為暫博美名其後更窮奢極欲而齊建武之欲毀酒鐺直令蕭穎冑譏其曲宴之奢益為可笑可鄙故吾之所為節儉者亦如吾君子小人論中所云不可不明不可不慎而又不可顯其迹而已耳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

朱註以是語全歸之聖人予則以為有未當焉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等而上之雖聖

人亦無可止之功若謂中正仁義惟聖人能之則士不必希賢賢不必希聖矣故即繼之曰立人極焉人極即太極也蓋自太極判而陰陽生陰陽生而五氣具人與物皆受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本一氣也惟其變化無窮而善惡分萬事出是以氣日紛而習日遠故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者何返太極也返太極者本一氣也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豈外是哉

且中正仁義人與物所共有鍼之指南中也草之指佞正也烏之返哺仁也馬之垂韁義也如是者蓋不可僂指數物既有之人豈獨無但物秖得其偏人則備其全人備其全而不能無欲以全其全則與物亦奚以異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亦曰就人之本有教其無欲以復之而漸無欲則在於主靜克己復禮亦是道也擴而充之人與物胥歸於中正仁義則人極立而太極復本一氣

也本一體也若曰惟聖者能之是自畫也又安可望合其德與合其明乎

納污含垢論

昔路溫舒引左氏之言曰川澤納污國君含垢此不過因上尚德緩刑之疏言之於納污含垢之義語焉而未詳即左氏亦不過申伯宗令晉君待時之意其於納污含垢本義亦未涉其藩籬弗啻引而未發也夫川澤非地乎山藪亦地也藏疾疾非污乎國君含垢溫

舒作詬乃假借用之而垢與詬亦皆汚也胥應以納汚為重蓋乾為父坤為母父天母地萬物皆然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鞠者養也試思人之初生以至離襁褓其五濁穢溷皆遺母之身母不以為汙又安有納其汙之念乎大地之視萬物為赤子亦何異於此哉必知此然後知與天地為一氣而混然中處之身同胞吾與之懷不落空虛之境當思有以盡其分量也夫如是則容正人受直言乃其餘

事吾謂温舒未必見及此耳壯郊齋居悚然有見於此遂命筆書之

御製文二集卷之五

說

烏斯藏即衛藏說

藏地處蜀與滇之徼曰藏云者非華言實番言也番又或謂之唐古特今班禪額爾德尼所居實稱藏達賴喇嘛所居實稱衛元明時有烏斯藏朶甘衛指揮諸司之名或以為異於衛藏而不知實同也蓋嘗以唐古特文字詳覈互證乃知烏斯藏即衛藏其音其義無

不一以貫之也且以音言斯蓋薩之餘音滿字為薩音半字為斯音唐古特収音之斯字即與國書之伊字収音通則烏斯之切為衛如烏伊之切為衛也亦猶阿伊之為愛噶伊之為該喀伊之為開也國書斯字伊字雖各為収音然唐古特収音字無伊字而有斯字由烏斯推之而愛亦烏斯該亦噶斯開亦喀斯何不可通之有若夫衛藏之為義則衛蓋彼言中也非華言置衛之謂也以烏合斯為

衛音而中義藏則切匝阿為藏音而其義則淨之謂也唐古特若老若幼無不知之今以不識唐古特文字之人而與一二譯出華言中辨其是非豈非嚼蠟哉或又曰衛既以中為義則今之所謂前藏之說何居曰此更非唐古特之本有而興於今之華言也然以今日疆域言之自打箭鑪取道由東南迤及西南先經喀木次衛次藏是全藏形勢固宜前喀木而後藏而衛適其中處之地喀木之木

為半字音應從上喀字而其義則邊界之謂也今稱前後藏者則因二地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居之而達賴喇嘛位居長遂並以藏屬之更易中為前而今自京都目之且統以為西藏云耳然則烏斯藏之即為衛藏不適信哉夫藏之內屬肇自元代音譯展轉沿譌為斯原無岐舛惟文士墨守蠹簡既不克兼諳西竺之書而彼中服習梵文者又豈能筆授心通取腹地史乘傳譌一一悉為釐訂毋惑乎此攷文之難也予因輯同文志類次西藏所隸為系三合切音者特揭是說以發其凡

玉璞抵鵲說

桓寬鹽鐵論稱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云云初讀之以為玉璞非抵鵲之物而鵲亦可以不抵此不過舉烏有之事喻貴人之所賤不足以厚中國明盛德耳今乃知誠有其事而惜寬之未詳言之也

蓋玉出和闐和闐即崑山之旁支也和闐之人備侍衛者有之問以鵲名則回語亦有之且稱回部諸城皆有鵲而和闐獨無詰其故則云傳自古昔和闐之地不可有鵲有鵲必致刀兵地不寧年不豐是以和闐之人見鵲必抵之蓋抵之之方不一玉璞初非彼所貴以之抵鵲誠或有之是則寬之說不無有自來而惜未詳言其故耳夫讀古人之書豈可以粗心浮氣遇之而率以評人之是非也哉

如抵鵲之事非和闐人自述將終古無知寬之言為非謬者予故詳著斯說以為鹽鐵論之註

麋角解說

壬午為鹿角記既辨明鹿與麋皆解角於夏不於冬然月令既有其言而未究其故常耿耿焉昨過冬至隨憶南苑有所謂麈者俗名長尾鹿可為拂即麈尾或解角於冬亦未可知遣人視之則正值其候有已落地者有尚在剅骨或雙

或落其一者持其已解者以歸乃爽然自失曰天下之理不易窮而物不易格有如是乎使不悉麈之解角於冬將謂月令遂誤而不知吾之誤更有甚於月令者矣然則月令遂不誤乎曰月令之誤誤在以麈為麋而不在冬之有解角之獸也蓋鹿之於麋北人能辨之而南人則有所弗能麋之與麈亦如是而已耳且說文訓麈有麋屬之言而名苑則又曰鹿大者曰麈羣鹿隨之視尾所轉而往夫

鹿也麋也麈也迥然不同亦不相共羣而處實令人所知者而古人乃不悉其孰為鹿孰為麋孰為麈則月令不云夏至麋角解冬至鹿角解為幸矣而又何怪乎其誤麈為麋也耶既釋此疑因為說以識之月令古書不必易璽臺時憲則命正訛以示信四海焉

鄂博說

昨命直隸總督方觀承考灤河濡水之源茲具圖以來稱濡之源出獨石口東北斯已得

其梗概待清暇詳為之考證而記之獨其中有濡經察汗峩軷之語引鄭氏及詩大雅之言以證為軷祭行路神之義則失之遠矣夫峩為我平聲非鄂音而軷則音拔與博韻更吳越不同徒以石之嵯峩及軷祭取義實曲為穿鑿矣夫鄂博乃蒙古語為堆砌之義堆砌石以表祭處蒙古固不知大雅及鄭氏之說也即鄂博字略近亦不過對音書之有何取義於其間哉且蒙古謂山為敖拉謂水為

烏蘇如此者奚啻千萬豈能一一爲之以漢文而明蒙古之義哉一地名即舛誤如是則所云尺寸度而道里考者亦恐有差以毫釐而謬以千里者多矣故必待一再詳審然後可定其真而先爲之說如右

雜說

或問古人有識禽言獸語者真乎妄乎曰是妄也非真也曰葛盧之事見於左傳秦仲之事見於史記安可謂之妄曰左氏浮夸馬遷

好奇二人之外別有踵之者不一而足然吾皆謂之妄曰皆謂之妄以何知之曰以吾哨鹿知之曰哨鹿之賦不云乎因聲以察情體情以敷聲是非知其語之謂乎曰聲與語不同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聲也使奏清廟明堂而無人歌其什孰知其爲清廟明堂乎哨鹿者亦不過因鹿聲之高下剛柔而隨機以應之率能致鹿使鹿聲中有語以傳其意則哨鹿者實不能爲鹿語以應其聲麀聞非其語必且遠跳而去又何能致之哉盧之牛仲之鳥亦不過如鹿聲而已彼安能知其爲何語且禽獸豢養熟或能識人語者有之而畜類則斷無各有其類之語之理吾故槩以爲妄而非真

小春說

十月小春即婦人孺子皆或知其說而通儒博學曾未訓其義雖歲時初學等記均以爲天時和暖似春故曰小春而歐陽脩詞中亦

有小春之句其何以謂之小春則未之前聞也嘗考小雅歲亦陽止朱注云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程子亦云疑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程朱此語蓋宗孔氏愛陽惡陰之疏而發明之余以爲小春之義當昉乎此夫天時和暖雖十一十二月亦豈無之而不得謂之小春者以其非陽月也陽之德實見於春在乾爲元在人爲仁在時爲春一氣貫通生生不息

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天地之大用曰春雖四時流行各司其候而陽春之氣何嘗有一息之間斷哉小春即陽月也世又有以為小陽春者更深切而著明不煩重注矣

開泰說

陽交三而成泰此劉琨柳宗元等開泰之說所由昉乎泰者通也又安也小往大來內陽外陰與夫任下事上君子小人之義註易家論之詳矣余以為泰之所以為泰在九來居

三泰之九三即乾之九三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蓋必有此乾乾惕厲然後能安而弗危通而弗塞以常保其泰也故本文即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使無乾惕之意則平者陂而往者復矣又繼之曰艱貞无咎益深切而著明蓋艱貞即乾惕也必乾乾以知其艱惕若以守其貞然後得无咎而爻呼吸相通無不於慄慄危懼三致竊焉无聖訓後世之意篤矣凡觀象玩占者皆當以是為隶而有撫世御民之責之人尤不可不凜淵氷而戒盛滿祛安逸而謹思慮庶幾恒守其泰而不至失其道以流入於否後世賢臣持盈保泰憂盛危明之說胥不外乎是爾

五明扇說

崔豹古今注稱舜廣開視聽作五明扇揚雄方言以為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自是賦扇者率以五明為舜事恠哉失之遠矣夫舜作漆器諫者且十人五明之扇其

雕幾繁飾過漆器遠矣何不聞有一人諫諍者乎蓋扇本門扉禮所謂修闔扇者是也豹本闢四門之意而變其說曰作五明雄又辨其方而類之箑陸機梁元帝之流不察所自遂以華靡之事為舜所創其誣古聖帝不淺也且世本載武王始作箑則舜之時安有所謂扇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

師說

或問人之立於天地間不出乎五倫而師不

在其內豈朋友足以該之乎曰非也師所以明五倫者也猶天之運四時四時因天運而成歲五倫因師明而立常四時不出天運而天實以統四時五倫不出師明而師實以該五倫豈朋友而足以該之乎人之生也自羈貫總角誦詩舞勺以至帝者王者無不以次有師易曰蒙以養正書曰作之師而韓昌黎所云傳道授業解惑則益深切而著明焉夫道者何五倫而已矣授之業使盡五倫之道

以解其惑則正以是養而教以是成豈五倫之外別有所謂道哉故師之名雖不列於五倫之內而五倫之名實賴師以明無師則亦無五倫矣而曰五倫之內無師其可乎至於朋友所以相取資而已而其間有益者焉有損者焉是尚在己之能擇而謂足以該師之道可乎且吾所謂師非巫醫樂師百工之所謂師也蓋道之所存即師之所存之師也而道不外乎明五倫然世之以資進身之階者

亦遂以為師似又不若巫醫樂師百工之所謂師矣若夫聖之溷於師愚之恥於師與夫昌黎之好為人師及非好為人師皆緒論耳茲故不複言

御製文二集卷之六

說

千里馬說

或問千里馬果有之乎曰無也無則漢史何以屢見乎曰以其屢見益知其無也何以知其無曰以今之馬例而知之曰今之馬皆凡馬安可以例千里馬曰物必有類焉非其類而擬之則荒唐謬悠不可窮極故無庸愚不足以知聖賢無碔砆不足以知球琳無蜀雞

不足以知魯雞無駑駘不足以知騏驥故耳食者道聽而塗說神解者明理而不惑坐吾語汝夫千里馬者亦四蹄而雙耳食草而飲水耳非必八其蹏而其翼有異於凡馬也今之飛馳驛遞者晝夜限以六百里即加緊焉亦不過七百里而止然其一驛間不過五六十里即於是易人易馬而更馳遞千里馬即健行不罷足以當十數匹馬之力於一晝夜間亦不過馳六七百里而止耳安能馳千里

乎且馬即能此而乘馬者必不能此使如今驛之易人而乘焉則文帝光武必不能使人易而乘之則其卻之也乃理勢所必然亦何賢之足稱乎鸞旗屬車之言本於文帝詔而光武則以駕鼓車金樓子乃以文帝之言屬之光武固失精核然即賈捐之范曄所稱亦豈免善善而甚言哉或曰然則昌黎雜說所云伯樂千里馬者亦無稽乎曰昌黎感時不遇爲寓言耳寓言無所不可紀事當從其實

余故曰耳食者道聽而塗說神解者明理而不惑

蒐苗獮狩說

傳稱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各具時義言固引而未發至所稱皆於農隙以講事吾不能無疑焉夫秋冬或有農隙至於春夏則自播種以至刈穫其間耘耨灌溉較晴量雨炙背胝足苦哉耕夫蓋無一時之安心息力而謂之有農隙可乎嘗思蒐苗从草獮狩从犬古人

制字蓋有深意杜注苗為苗除害是矣而所云蒐索擇取不孕者猶未免以辭害義夫禽獸固族聚而類處使擇牡而驚其牝則孕者不能無傷豈育物之仁哉則所為蒐索者亦以蒐索其害苗為當至於獮狩皆从犬則誠守而取之順殺氣而獮之是則春夏之取獸繫乎田秋冬之取獸繫乎獸其義明矣雖然更有說焉古時地廣人稀故田或遊獸而有蒐苗之事以除其害今自腹裏以及邊壞地

無不耕安得有禽獸害苗之事乎若夫園場之地原自不耕則所為蒐索其不孕而肥者與夫初生如苗者以嘗新繹其義亦未嘗不通而實非古人所解者矣

三老五更說

三老五更之說不見於詩書其見於禮記者蓋出乎漢儒非孔子之言惟左傳三老凍餒之文為最古然傳謂公聚朽蠹而三老反不見養遇非與五更相提並論也注三老五更者多矣或謂上中下壽或謂工商農而不及五更出左傳孔疏或謂明天地人與五行之事出白虎通或謂取象三辰五星出後漢書禮儀志或謂知三德五事者出鄭康成禮記注各以臆度不堪僂指矣至蔡邕獨斷乃有父事兄事之說而白虎通之謬直以為老更各一人且曰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吁可怪哉天子養老即所以教孝於天下何至以父事之且即其說父一而已則天子已自有父今復事一人是非二父乎腐

儒執虛文而謬大義真不值一噱耳豈復解更為叟謂豕亥之訛夫叟與老同既有老又何藉叟為哉予以為三者天地人之數養老自以三舉其數耳若夫五更則更事之說為近而五倫五常莫不具於此人數不必其備行之以敬誠愷悌則中和位育將在是矣後儒一切穿鑿之論何足縠哉

記里鼓車說

記里鼓車始見於黃帝內傳而晉輿服志因

遂有其名且傳其製耳食者或以爲奇智者必知其妄也蓋記里與指南並傳指南則可記里則不可何則指南鍼鐵以磁石向南定之其鍼必南向雖移以他向仍必向南置車中以誌南固可今之海舟無不用是物以知南北方向其明證也若夫記里謂車行一里則鳴一椎無是理也地有險夷馬有遲速行險必遲行夷必速何以定其里平常以西洋表置車中藉以知時耳偶行速一時可三十

里行遲一時不過二十里蓋表之轉動有準而車之遲速不定以是證之益知記里之無其事而玉海張綱補緝之說更定其無稽矣

古稀說

余以今年登七袠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寶其次章即繼之曰猶日孜孜蓋予宿志有年至八旬有六即歸政而頤志於寧壽宮其未歸政以前不敢弛乾惕猶日孜孜所以答

天庥而勵已躬也正壽之慶羣臣例當進獻辭賦於是彭元瑞有古稀之九頌既以文房等件賜之以旌其用意新而遣辭雅顧一再翻閱頗有不得不爲之說以申予意者其詞曰

古人有言頌不忘規茲元瑞之九頌徒見其頌而未見其規在元瑞爲得半而失半然使予觀其頌洋洋自滿遂以爲誠若此則不但失半又且失全予何肯如是夫由斯不自滿

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是爲敬
天之本必益凜旦明毋敢或渝也以是爲法
祖之規必思繼
前烈而愼聽也以是勤民庶無始終之變耳以是典學爲實學以是奮武非黷武以是籌邊非鑿空以是制作非虛飾若夫用人行政旰食宵衣孰不以是爲愼修思永之樞機乎如是而觀元瑞之九頌方且益深予臨深履薄之戒則其頌也即規也更惓思之三代

以上弗論矣三代以下為天子而壽登古稀者纔得六人已見之近作矣（自三代以下帝王年逾七十者漢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凡六帝昨七旬慶典將有七旬屈指數今古六帝因心驗法德之句）至夫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雖非大當可謂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倖今皆無一彷彿者即所謂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為創業之君禮樂政刑有未遑焉其餘四帝予所

不足為法而其時其政亦豈有若今日哉是誠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

上天所賜予

天賜古稀於予而予設弗以敬承之弗勵慎終如始之志以竭力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古云遼百里者半九十里慄慄危懼誠恐耄荒而有所隕越將孤

天恩予又何敢如是然則元瑞九頌有裨於予者大焉故為之說如右羣臣獻辭賦者甚夥大約不出於元瑞之九頌予將以是說槩之則所為有頌而鮮規者亦畢視之為進規而非啻頌矣

解

雲上於天解

嘗讀易需之大象曰雲上於天需音義者於上字發圈讀為上（上聲）於是程傳遂有雲氣蒸而上升於天之語審如是是雲仍在天下非

乾下坎上之義也蓋伏羲設卦因陰陽本然之理非強為之辭孔子於釋卦名卦辭之後而加之以大象者亦因陰陽本然之理而非強為之辭也怪力亂神夫子所不語恐人求之奇也是以變其文曰雲上於天雲即水也然而程子雖不求之奇而已失其義矣蓋上仍應作去聲讀為上下之上是坎在上而天在下也或曰天無在水下之理則予有說焉且人知水之在地上而不知地之在水上也

或知地之載於水而在水上不知天之在水下也何言之天為圓體元氣運之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夜一周而不息其在上者穆穆清清舉頭視之為天其在下者囫囫圇圇右旋而輪轉者獨非天乎知地之在水上則可知天之在水下天無不包其在水下之時非坎上乾下之需乎需者待也待其輪轉而上則為天水訟而違行有所不免矣此至乎至易之理耳夫知天之有在

水下之時則若地若雷若風若火若山若澤均有在天上之時可推而知此實八卦本然之象不必求諸神奇謬悠之談也夫善言易者不言易若吾斯所言得毋乖言之義乎若夫葛洪渾天之說謂天表裏有水引黃帝水在天外之說以證之黃帝之說不見於經然黃帝自是天裏之人裏之未窮表何能知如是是水外於天而大於天矣且水之外當更有天矣此與釋家之忉利道家之禹餘又何異乎夫子之所謂雲上於天者或亦有慨於類斯之語乎晉天文志之引葛洪其亦未之思而已

諭

重刻淳化閣帖諭

朕幾餘不自暇逸典學之優時及臨池曩曾輯内府所蔵前人墨蹟刻為三希堂墨妙軒二帖廣示藝林復念古帖流傳可補墨蹟所未備者惟宋淳化閣帖鐫集尤為美富遠出大觀太清樓諸本之上但惜初搨與賜者絶尠或云版尋残損當時已為難得後来翻刻

愈繁真意寖失有志追摹者末由津逮内府舊蔵淳化閣帖極多而此畢士安所得賜本搨最精好爰特勅選工鈎摹上石蕆復舊觀第王著昧於辨别其所排類標題舛陋滋甚不當聽其沿譌以誤後學因命于敏中等詳加考正以次呈閲候朕条定分識各卷並命蒐採諸家釋文依字旁注其互異者折衷附記於後以資省覽是於考文稽古之中兼寓舉墜訂譌之益用嘉惠海内操觚之士焉

命通鑑輯覽附紀明唐桂二王事蹟諭

甲申歳我國家既定鼎京師而明福王朱由崧為南京諸臣迎立改元首尾一載其後唐王朱聿鍵桂王朱由榔相繼稱號者又十有餘年當時以其事渉本朝開創之初凡所紀年號例從芟削即朱璘之明紀輯略亦以附三王紀年為浙江撫臣等所奏燬兹以捜訪遺籍外省奏進此書閲其體例非不尊崇本朝且無犯諱字跡徒以附紀明末三王自不

宜在概禁之列前命編纂通鑑輯覽館臣請不録福王事實因念歴朝嬗代之際進退予奪繫乎萬世公論若前代偏私袒徇之陋習以曲筆妄為高下朕實鄙之即如福王承其遺緒江山半壁疆域可憑使能立國自强未嘗不足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渡乃孱弱荒淫自貽顛覆而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國亡書法絶之特命於明崇禎末附紀福王年號仍用雙行分注而提綱則書明以為别

至蕪湖被執始大書明亡蓋所以折衷至是務合乎人情天理之公也至於唐王桂王遁跡閩滇茍延殘喘不復成其為國正與宋末昰昺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本不得等於福王之例是以輯覽内未經載入今思二王究為明室宗支與異姓僭竊者不同非偽託也且其始末雖無足道而奔竄事蹟亦多有可攷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述或致失實無稽轉不若為之約舉大凡俾知二王窮蹙情

形不過如此更可以正傳聞之譌舛又其下諸臣以旅拒王師者向多以偽官目之然其間如白文選李定國等本獻賊義子反側無常彼在明已合稱賊稱偽自當準春秋書盜之例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横行把持國是者亦無足齒錄若其他各為其主始終不屈以至隕首捐軀者不一而足較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彷彿雖混一之初兵威迅掃不得不行抗命之誅而諸人瑣尾間關有死無

貳洵無愧人臣忠於所事之義迄今日久將遂泯沒朕甚憫之亦宜畧為紀錄使之有傳於後設以為載筆有體則凡事涉二王者不妨直以彼字稱之用存偏正之別而其臣則竟書為其王之其官某緊不必斥之為偽也明紀輯畧已命有司弛其禁而通鑑輯覽校刊將竣其令四庫全書館總裁詮叙唐桂二王本末别為附錄卷尾凡彼時仗節死義之人考訂事迹悉與備書朕將親為裁定宣付

刊行俾讀者咸知朕大中至正未嘗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間而崇奬忠貞亦足以為世道人心之勸書成即以此諭同御製輯覽原序並冠卷端庶將來有所叅考諭朕意焉

命議予明季殉節諸臣謚典諭

崇奬忠貞所以風厲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於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

特恩賜謚仰見
聖度如天軫䘏遺忠實為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據傳聞未暇遍為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蹇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隕行陣與夫俘擒駢僇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媿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安唐桂二王并且流離竄迹已不復成其為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允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謚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謚固難於槩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

昭軫慰嘗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歿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為殲薙然迹其冒鏑攖鋒竭忠効命未嘗不為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僄賊亡身凜凜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崇禎權奸接踵閹豎橫行遂致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為之搤擥不平福王時雖閒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為重予惟以大公至正為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為國抒忠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

益之自詡清流䩄顔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耻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旣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圖自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袞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予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卽以是示彰癉凡諸臣事蹟之具於明史及通鑑輯覽者宜各徵考姓名仍其故官予以謚號一準

世祖時倒行其令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

命議謚前明靖難殉節諸臣諭

前以明季殉節諸臣各爲其主義烈可嘉爰命大學士九卿等集議予謚所以褒闡忠貞風勵臣節也今復思建文革除之際其臣之仗節死事者亦具載史傳當時永樂一藩臣耳乃犯順稱兵陰謀簒奪諸臣以大義白矢固當不共戴天雖齊泰黃子澄輕率寡謀方孝孺識見迂濶未足以輔助少主然跡其尊主鋤强之心實堪共諒迨大事已去猶且蒙旅圖存抗詞抵斥雖隕身湛族百折不回洵爲無慚名教者他若景清鐵鉉輩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其致命縱各不同而志節凜然如在下至東湖樵夫補鍋匠之流姓名卽隱晦不彰其心蹟固可追溯也特以永樂殘刻性成淫刑以逞屠戮之慘極於瓜蔓李連

殆非人理余讀史至此未嘗不深憤而痛嫉之雖其中葉少弛厲禁而彼時臣子徇私曲諱終不獲顯示褒揚使忠臣義士之氣久弗克伸良可憫惻夫以勝國革命之時其抗我顔行者尚念其忠於所事特命表章刱建文諸臣不幸遘遭內難爲國捐生成仁取義顧可令其湮沒於千百世下耶允宜再集廷議並予易名以發幽光而昭公道其彙實條具以聞

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諭

昨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朱東觀選輯明末諸臣奏疏一卷及蔡士順所輯同時尚論錄數卷其中如劉宗周黃道周等指言明季秕政語多可採因命軍機大臣將疏中有犯本朝字句者酌改數字存其原書而當時具疏諸臣內如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張縉彥房可壯葉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復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齒則其言不當復存自

應聽從刪削蓋崇獎忠貞即所以風勵臣節也因思我朝開剏之初明末諸臣望風歸附如洪承疇以經畧喪師俘擒投順祖大壽以鎮將懼禍帶城來投及定鼎時若馮銓王鐸宋權謝陞金之俊黨崇雅等在明俱曾濟顯秩入本朝仍忝為閣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夢庚田雄等不可勝數蓋開剏大一統之規模自不得不加之錄用以靖人心而明順逆今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以勝國臣僚乃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輙復畏死倖生靦顏降附豈得復謂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長足錄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復叛之李建泰金聲桓及降附後潛肆詆毀之錢謙益輩尤反側僉邪更不足比於人類矣此輩在明史既不容闌入若於我朝國史因其略有事蹟列名敘傳竟與開國時范文程承平時李光地等之純一無疵者毫無辨別亦非所以昭褒貶之公若以其身事

兩朝概為刪而不書則其過蹟轉得藉以揜蓋又豈所以示傳信乎朕思此等大節有虧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勳績諒於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後人原於既死令為準情酌理自應於國史內另立貳臣傳一門將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蹟據實直書使不能纖微隱飾即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而其子若孫之生長本朝者原在世臣之列受恩無替也此實朕大公至正之心為萬世臣子

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昨歲已加謚勝國死
事諸臣其幽光既為闡發而斧鉞之誅不宜
偏廢此貳臣傳之不可不核定於此時以補
前世史傳所未及也著國史館總裁查考姓
名事實逐一類推編列成傳陸續進呈候朕
裁定焉

命追復睿親王封爵及復開國有功諸
王原號並予配享諭

睦親彰善王政宜先繼絶昭屈聖經所重朕

自臨御以來閒日恭閱
列祖
列宗實錄一冊因得備知
祖宗創業艱難及爾時懿親藎臣勤勞佐命
底定中原偉伐殊功實為從古所未有而當
時策勳錫爵榮號崇封所以酬答者本從優
厚追其後或有及身緣事旋被降削者或有
子孫承襲更易封號者迄今平情準理若不
為之溯述闡揚追復舊恩於心實有所未愜

因念睿親王多爾袞當開國時首先統衆入
關掃蕩賊氛肅清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寇
撫定疆陲一切創制規模皆所經畫尋即奉
迎
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以成一統之業厥
功最著顧以攝政有年威福不無專擅諸王
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歿後為蘇克薩哈
等所搆授款于其屬人首告誣以謀逆經諸
王定罪除封其時我

世祖章皇帝實尚在沖齡未嘗親政也夫睿
王果萌異志則方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且
吳三桂之所迎勝國舊臣之所奉止知有攝
政王耳其勢更無難號召即我滿洲大臣心
存忠篤者自必不肯順從然彼誠圖為不軌
無難潛鋤異己以遂逆謀乃不於彼時因利
乘便直至身後以斂服僭用明黃龍袞指為
覬覦之証有是情理乎況英親王阿濟格其
同母兄也於追捕流賊回京時誑報李自成

身死且不候
旨班師睿王即遣員斥責其非並免王公等
往迎之禮又因阿濟格出征時脅令巡撫李
鑑釋免逮問道員及擅至鄂爾多斯土默特
取馬令議其罪降為郡王平日辦理政務秉
公持正若此是果有叛志無叛志乎又
實錄載睿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遣
人傳語曰今觀諸王貝勒大臣但知諂媚於
予未見有尊崇

皇上者予豈能容此昔
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請予即尊
位予曰爾等若如此言予當自刎誓死不從
遂奉
皇上纘承大統似此危疑之時以予為君予
尚不可今乃不敬
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後有盡忠
皇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盡忠不敬事
皇上者雖媚予予不爾宥也且云
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異於諸子弟者蓋深
信諸子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每覽
實錄至此未嘗不為之墮淚則王之立心行
事實能篤忠蓋感
厚恩深明君臣大義尤為史冊所罕覯使王
彼時如宋太宗之處心積慮則豈肯復以死
固辭而不為邪說搖惑耶乃令王之身後久
抱不白之冤於泉壤心甚憫焉假令當時王
之逆跡稍有左驗削除之罪果出於我

世祖聖裁朕亦寧敢復翻成案乃實由宵小
奸謀構成冤獄而王之政績載在
實錄者皆有大功而無叛逆之迹又豈可不
為之昭雪乎昨於乾隆三十八年因其塋域
久荒特勑量為繕葺並准其近支以時祭掃
然以王之生平盡心王室尚不足以慰彼成
勞朕以為應加恩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謚曰
忠補入
玉牒並令補繼襲封照親王園寢制度修其

塋墓仍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原傳尚有未
經詳敘者並交國史館恭照
實錄所載敬謹輯錄添補宗室王公功績傳
用昭彰闡宗勳至意又如豫親王多鐸從睿
親王入關肅清京輦即率師西平流寇南定
江浙實為開國諸王戰功之最乃以睿親王
之誣獄株連降其親王之爵其後又改封信
郡王雖至今承襲罔替但以王之勳績超邁
等倫自應世胙原封以彰殊眷豈可以風影

微眚輙加貶易乎朕以為應復其原封又諸
王中披堅執銳拓土開疆共成一統之業者
如禮親王代善後改封康親王鄭親王濟爾
哈朗後改封簡親王肅親王豪格後改封顯
親王克勤郡王岳託後改封平郡王當時佚
茂著壯猷克昭駿烈載在宗盟今其子孫所
襲均非始封之名外人不知安疑宗藩當國
家締造時有大勳勞而後裔均不得長延帶
礪似為闕典即其本支承家襲慶以去祖漸
遠幾忘其先世錫封之由弗克顧名奮效所
係於宗室子孫者甚重況功臣世封內如揚
古利之英誠公費英東之信勇公額亦都之
果毅公俱以本號相傳其子孫承襲者各該
溯勛閥以宣偉績不失故家喬木之遺今以
親賢世胄竟改其初封嘉號何以垂詒奕禩
示酬庸追本之義乎朕以為應復其原號著
交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悉心妥議具奏其
餘宗室諸王貝勒等如有顯著功績其封爵

後經降奪者除本人身罹重愆自不當復邀
優典若係承襲之子孫獲咎議處者僅當斥
其本身而不當追貶其祖宗世爵方為平允
亦著一併會查議奏再配享
太廟諸王僅有通達武功慧哲宣獻四郡王
其
太祖
太宗
世祖時戮力行間櫛風沐雨之親藩如向所

舉數人皆未之及蓋由當時議禮諸王各懷私意遂爾沒其勛伐不得同侑馨香豈足以彰公道所有睿親王禮親王鄭親王豫親王肅親王克勤郡王俱著補置牌位配享
太廟用以妥功宗而昭渥典至通達郡王係
顯祖之子武功慧哲宣獻三郡王係
景祖之子當時雖身與配享第以三郡王宗支已在覺羅宗室王公表傳內亦未立通達郡王傳國史傳又以屬在宗潢令此四王無所附麗亦覺缺典著交內閣國史館補為立傳通達郡王入於宗室武功等三郡王列於國史諸大臣傳之前盛當時紀載簡少功績無由稽核不拘詳略各立一傳以徵信實

御製文二集卷之八

諭

命國史館以明季貳臣傳分甲乙二編

諭

我國家開創之初明季諸臣望風歸附者多雖皆臣事興朝究有虧於大節自不當與范文程諸人畧無區別因命國史館以明臣之降順者另立貳臣傳據實直書用彰公是玆念諸人立朝事蹟既不相同而品之賢否邪正亦判然各異豈可不為之分辨淄澠如洪承疇在明代身膺閫寄李永芳曾乘障守邊一旦力屈俘降歷躋顯要律以有死無貳之義固不能為之諱然其後洪承疇宣力東南頒樹勞伐李永芳亦屢立戰功勳績並為昭著雖不克終於勝國實能效忠於本朝昔戰國豫讓初事范中行後事智伯卒伸國士之報後之人無不諒其心而稱其義則於洪承疇等又何深譏焉至如錢謙益行素不端及

明祚既移率先歸命乃敢於詩文隂行詆毀是為進退無據非復人類又如龔鼎孳曾降闖賊受其偽職旋更投順本朝並為清流所不齒而其再仕以後惟務䩄顏持祿毫無事蹟足稱若與洪承疇等同列貳臣傳不示等差又何以昭彰癉著交國史館總裁於應入貳臣傳諸人詳加考覈分為甲乙二編俾優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鉞凜然於以傳信簡編而待天下後世之公論庶有合於春秋之義

焉然朕所以為此言者非獨為臣子勵名教而植綱常實欲為君者當念苞桑而保宗社蓋此諸人未嘗無有用之才誠使明之守成者能慎持神器而弗失則若而人皆足任心膂股肱祖業於是延人才即於是萃故有善守之主必無二姓之臣所以致有二姓之臣者非其臣之過皆其君之過也崇禎臨終之言不亦舛乎

命館臣録存楊維楨正統辨諭

元楊維楨著宋遼金正統辨大旨以元承宋統而排斥遼金其文不見本集惟陶宗儀輟耕録載之今館臣編輯四庫全書謂其持論紕繆並輟耕録内所載者亦與刪除且言隋先代周繼乃平陳未聞唐宋諸儒謂隋承陳不承周也此語似是而非蓋嘗論之春秋大一統之義尊王黜霸所以立萬世之綱常使名正言順出於天命人心之正紫陽綱目義在正統是以始皇之廿六年秦始繼周漢始

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秦降之歲三國不以魏吳之强奪漢統之正春秋之義然也楊維楨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義本春秋法宗綱目其欲以元繼南宋為正統而不及遼金其論頗正不得謂之紕繆夫維楨身為元臣入明雖不仕而應明太祖之召且上鐃歌鼓吹曲頌美新朝非刺故國幾於劇秦美新其進退無據較之錢謙益託言不忘故君者鄙倍尤甚向屢於詩文中斥之而維

楨正統之辨則不可以人廢言也夫正統者繼前統受新命也東晉以後宋齊梁陳雖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晉之正統其時若拓跋魏氏地大勢強北齊北周繼之亦較南朝為盛而中華正統不得不屬之宋齊梁陳者其所承之統正也至隋則平陳以後混一區宇始得為大一統即唐之末季藩鎮擾亂自朱溫以訖郭威等或起自寇竊或身為叛臣五十餘年之間更易數姓甚且稱臣稱姪於契丹

然中國統緒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統屬之梁唐晉漢周也至於宋南渡後偏處臨安其時遼金元相繼起於北遼奄有河北宋雖稱姪於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統遼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語則統緒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我

皇祖御批通鑑及朕向所批通鑑輯覽俱以此論定蓋春秋大義綱目大法實萬世不易之準我朝為明復仇討賊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朕猶於通鑑輯覽內存福王建國之號一年使其能保守南都未嘗不可如南宋之承統綿延不絕而奈其當陽九之運

天弗與人弗歸自覆其宗社也此實大公至正天下萬世可以共見共守之論然館臣之刪楊維楨正統辨者其意蓋以金為滿洲欲令承遼之統故曲為之說耳不知遼金皆自

起北方本無所承統非若宋元之相承遞及為中華之主也若以此立論轉覺狹小天下萬世必有起而議之者是不可以不辨朕以為不但輟耕錄中所載楊維楨之正統辨不必刪除即楊維楨文集內亦當補錄是篇並將此諭各載卷首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綱目之義特諭

命皇子等編輯明臣奏議諭

歷代名臣奏疏向有流傳選刻之本四庫全

書內亦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係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為法戒因思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葢臣僚士風節偉著者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謬忠君愛國之忱後世無由想見誠闕典也即或其人品詣未醇而其言一事陳一與切中利病有裨時政者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遼瀋用兵涉

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闇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賞罰不明其君繼統於上竟置國是若罔聞遂至流寇四起兵潰餉絕種種粃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埸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為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為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所有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為蒐採裒集成編即有違礙字句祇須畧為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刪改此事關係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分

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著派諸皇子同總師傅蔡新等為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傅翰林等即著為纂修校錄陸續進呈候朕親裁書成後即交武英殿刊刻仍抄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於簡端所有前次

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即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

命館臣重訂契丹國志諭

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宋葉隆禮奉敕所撰契丹國志其說採摘通鑑長編及諸說部書按年臚載抄撮成文中間體例混淆書法訛舛不一而足如書既名契丹國志自應以遼為主乃卷首年譜既標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實內或稱遼帝或稱國主豈非自亂其例

又是書既奉南宋孝宗勅撰而評斷引宋臣胡安國語稱為胡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甚至大書遼帝紀元於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號分注於下尤為紕繆夫梁唐晉漢周僭亂之主享國日淺且或稱臣稱兒稱孫於遼分注紀元尚可若北宋則中原一統豈得以春秋分國之例繫予分注於北遼之下又引胡安國論斷以劫廹其父開門納晉軍之楊承勳謂變而不失其正時承勳同父被晉圍慮禍及身乃劫其父致被晉戮而已受晉爵賞夫大義滅親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即背叛子惟有一死以荅君親豈有稜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國華夷之見芥蔕於心右逆子而亂天經誠所謂胡說也其他乖謬種種難以枚舉朕詳加披覽經指駁者數十條館臣乃請撤出此部書朕以春秋天子之事是非萬世之公昨曾著正統辨論斷甚明今契丹國志既有成書紀

載當存其舊惟體例書法訛謬於綱目大義有乖者不可不加釐正著總纂紀昀等詳加校勘依例改纂其志中之事蹟如祭用白馬灰牛氊中枯骨變形視事及戴野豬頭披皮之事雖跡涉荒誕然與詩書所載簡狄吞卵姜嫄履武復何以異葢神道設教以溯發祥古今胥然義正如此又何必信遠而疑近乎其餘遼帝過舉如毋后擅權諸事足為後世鑑戒者仍據志直書一字不可易該總裁等覆閱進呈候朕親定錄入四庫全書並將此旨書於簡端以昭綱常名教大公至正之義

特諭

命館臣編輯河源紀畧諭

今年春閒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針繪圖具說呈覽據奏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

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實係黃河上源其水色黃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為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釃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真黃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為明晰從前康熙四十三年

皇祖命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其時伊等但窮至星宿海即指為河源自彼回程覆奏而未窮至阿勒坦郭勒之黃水尤未窮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之真源是以

皇祖所降諭旨并

幾暇格物編星宿海一條亦但就拉錫等所奏以鄂敦他臘為河源也今既考詢明確較前更加詳晰因賦河源詩一篇敘述原委又因漢書河出昆侖之語考之於今昆侖當在

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大河之水獨黃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為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因於河源詩後復加案語為之決疑傳正嗣檢閱宋史河渠志有云河繞昆侖之南折而東復繞昆侖之北諸語夫昆侖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又繞其北此不待辨而知其誣且昆侖在回部離此萬里誰能移此為青海

之河源既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倫乃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即支河之謂此元時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河蓋蒙古以橫為昆都倫即回部所謂昆侖山者亦係橫嶺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牽青海之昆都倫河為回部之昆侖山耳既解其疑不可不詳誌因復著讀宋史河渠志一篇茲更檢元史地理志有河源附錄一卷內稱漢使張騫道西域見二

水交流發蔥嶺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
再出其所言與朕蒲昌海即鹽澤之水入地
伏流意頗合可見古人考證已有先得我心
者按史記大宛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
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
河源出焉河注中國漢書西域傳于闐國條
下所引亦同而說未詳盡張騫既至蒲昌海
則或越過星宿海直至回部地方或回至星
宿海而未尋至阿勒坦郭勒等處當日還奏

必有奏牘或繪圖陳獻而司馬遷班固紀載
弗為備詳始末僅以數語了事致後人無從
考證此作史者之畧也然則武帝紀所云昆
侖為河源本不誤特未詳伏流而出青海之
阿勒坦噶達素而經星宿海為河源耳至元
世祖時遣使窮河源亦但言至青海之星宿
海見有泉百餘泓便指謂河源而不言其上
有阿勒坦噶達素之黃水又上有蒲昌海之
伏流則仍屬得半而止朕從前為熱河考即

言河源自蔥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瀦
為蒲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淖爾伏
流地中復出為星宿海云云今覆閱史記漢
書所紀河源為之究極原委則張騫所窮正
與今所考訂相合又豈可沒其探本討源之
實乎所有兩漢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
辨証諸書允宜通行校閱訂是正訛編輯河
源紀畧一書著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悉
心纂辦將御製河源詩文冠於卷端凡蒙古

地名人名譯對漢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詳晰
校正無訛須布刊刻並錄入四庫全書以昭
傳信特諭

御製文二集卷之九

諭

重刻五朝冊寶尊藏太廟禮成諭

朕承
上蒼眷佑
列聖垂庥平伊犁定回部闢疆二萬餘里回
子伯克盡爲臣僕和闐良玉充貢內廷敬維

太廟尊藏
五朝冊寶係隨時鐫造玉色長短未能一律
用是選擇精璆特派大臣董率敬造
五朝冊寶全分以今歲孟冬時享恭奉入
廟舊有
冊寶送至盛京
太室尊藏玉檢金繩庋中
對越聿昭我
祖
宗功德之成於萬禩甚鉅典也所有恭造餘
存未鐫各分朕親加檢閱其玉色與
五朝冊寶相符者均編爲廟字號嗣後有舉
行冊寶入廟之事槩用此玉以昭畫一其玉
色較白而未能一律者另編爲喜字號將來
朕歸政後嗣位之皇子崇上尊稱即將此玉
成造冊寶並嗣後皇孫皇曾孫輩有承事東
朝尊崇徽號者皆以此等喜字號玉一體呈
用永爲定制洪惟我

列祖
列宗荷
天之寵重熙累洽勤求治理不敢康寧用克
上協
天心暨於朕躬纘緒承庥撫有方夏弗懈益
虔克集大勳版圖式廓迄今年逾古稀猶日
孜孜益不敢不敬
天益不敢不勤民自新疆底定以來伊犁將
軍及駐劄大臣盡皆恪遵功令撫綏安輯仰

體朕一視同仁德意新疆萬里無不安居樂土効悃抒忱即有一二滋事之臣如素誠高樸者皆不旋踵而敗露治罪不動聲色力加整飭俾享安全是以回部伯克內如色提巴爾第鄂斯滿等久在乾清門行走竭誠供役與內地臣民無異其派令採玉者亦皆歡欣踴躍共效子來我子孫繼序繩承敬瞻
冊寶當益凜
天命之難諶知守成之不易聯內外以同心

設或稍存怠忽所用非人以致撫馭失宜則和闐珍產未必能源源而至又或意存徼索苛求苦累則不惟玉不可得而且別啟事端其所關係甚大思艱圖易可不慎乎可不戒乎用是諄切訓諭面命耳提我子孫當以朕此心為心凝承
鴻貺篤念
前徽永存無疆之恤以保無疆之庥庶無負
朕反覆教誡之至意此旨著錄三通一存內閣一存尚書房一存內務府其敬承無斁欽哉

命館臣入吳三桂擒桂王由榔諭

通鑑輯覽附錄之載唐王桂王所以匹於宋之帝昺帝昰以示萬世之實錄也館臣以吳三桂為叛臣不書其擒桂王由榔事而以屬之愛星阿夫愛星阿固為定西將軍領兵而三桂彼時實為平西大將軍且必應殄滅由榔三患二難之議發自三桂即後之進兵檄

緬甸毆李定國降白文選皆出自三桂之籌畫其功固不可泯也然其諸籌豈實為我國家哉彼時伊已具欲據滇黔而有之之心由榔定國文選而在伊豈能據之哉蓋自古權奸無時無之亦無地無之三桂之必欲滅由榔實猶近日之阿睦爾撒納之必欲滅達瓦齊達瓦齊而在阿睦爾撒納必不能據準噶爾（詳見西師詩及開惑論）則彼之為我宣力皆所以自為也今昔相形三桂之奸計畢露又何不可

功則功之而罪則罪之乎其依國史三桂傳盡載其入緬事奠刪昔許子將之相曹操兩言振其要而操亦喜適所舉二人頗甚類之亦在用之而已矣又在先覺之俾毋出我範圍而已矣

命皇子及軍機大臣訂正通鑑綱目續編諭

朕披閱
御批通鑑綱目續編內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於遼金元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者通鑑一書關係前代治亂興衰之迹至綱目祖述麟經筆削惟嚴為萬世公道所在不可稍涉偏私試問孔子春秋內有一語如發明廣義之肆口嫚罵所云乎向命儒臣編纂通鑑輯覽其中書法體例有關大一統之義者均經朕親加訂正頒示天下如內中國而外夷狄此作史之常例顧以中國之人載中國之事若司馬光朱子義例森嚴亦不過欲

辨明正統未有肆行嫚罵者朕於通鑑輯覽內存弘光年號且將唐王桂王事蹟附錄於後又諭存楊維楨正統辨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春秋之義實為大公至正無一毫偏倚之見至於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因地而名與江南河北山左關右何異孟子云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但以中外過為軒輊逞其一偏之見妄肆譏訕毋論桀犬之吠固屬無當即區別統系昭示來許亦並不在乎此也況前史載南北朝相稱互行詆毀此皆當日各為其主或故為此訕笑之詞至史筆係千秋論定豈可騁私臆而廢公道乎夫歷代興亡前鑒不遠人主之道惟在敬
天勤民兢兢業業以綿億萬載之丕基所謂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誠不在乎區區口舌之爭若主中國而不能守如宋徽欽之稱臣稱姪於金以致陵夷南渡不久宗社

為墟即使史官記載曲為掩飾亦何補耶所
有通鑑綱目續編一書其遼金元三朝人名
地名本應按照新定正史一體更正至發明
廣義內三朝時事不可更易外其議論詆毀
之處著交諸皇子及軍機大臣量為刪潤以
符孔子春秋體例仍令粘簽進呈候朕閱定
並將此諭冠之編首交武英殿照改本更正
後發交直省督撫各一部令各照本抽改將
此通諭中外知之特諭

命廷臣更議

歷代帝王廟祀典諭

朕因覽四庫全書內大清通禮一書所列廟
祀歷代帝王位號乃依舊會典所定有所弗
愜於心敬憶
皇祖實錄有勑議增祀之諭今查取禮部原
議紅本則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內具題
爾時諸臣不能仰體
聖懷詳細討論未免因陋就簡我

皇祖諭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無道被弒
亡國之主此外盡應入廟即一二年者亦應
崇祀煌煌
聖訓至大至公上自羲軒下至勝國其間聖
作明述之君守文繼體之主無不馨香妥侑
不特書生臆論無能仰喻
高深即歷代以來升歆議禮未有正大光明
若此者也乃會議疏內聲明偏安亡弒不入
祀典而仍入遼金二朝不入東西晉元魏前

後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視若仰承
聖意而實顯與
聖諭相背朕意若謂南北朝偏安不入正統
則遼金得國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
適足啟後人之訾議即因東西晉前後五朝
有因篡得國擯而不列如操丕不得為正統
之例殊不知三國時正統在昭烈故雖以陳
壽三國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奪萬世之
公評至司馬氏篡竊以還南朝神器數易如

宗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晉祚自不能掩其篡
奪之罪其他雖祖宗得國不正而子孫能繼
緒承休即為守文中主亦不可概從缺畧況
自漢昭烈以至唐高祖統一區夏時之相去
三百餘年其間英毅之辟節儉之主史不絕
書又安可置而不論至於後五代如朱溫以
及郭威或起自冦竊或身為叛臣五十餘年
更易數姓中華統緒不絕如綫然周世宗承
藉郭氏餘業憑有疆域尚不失為令主此而

槩不列入則東西晉前後五代數百年間創
守各主祀典缺如何以協千秋公論他若元
魏雄據河北地廣勢強太武道武勤思政理
講學興農亦可為偏安英主並當量入祀典
以示表彰朕前命館臣錄存楊維禎正統辨
諭內詳晰宣諭以維禎所辨正統在宋不在
遼金之說為是所以存春秋綱目之義見人
心天命之攸歸且檢閱孫承澤春明夢餘錄
所載明代崇祀古帝王位號原未列遼金二

朝今
帝王廟崇祀遼金而不入東西晉前後五代
似此互相入主出奴伊於何底是皆議禮諸
臣有懷偏見明使後世臆說之徒謂本朝於
歷代帝王未免區分南北意存軒輊甚失
皇祖降諭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國由於神熹
二宗紀綱廢而法度弛愍帝嗣統時國事已
不可為雖十七年身歷勤苦不能補救傾危
卒且身殉社稷未可與荒淫失國者一例而

論是以
皇祖睿裁將神熹二宗撤出而愍帝則
特令廟祀
褒貶予奪毫釐不爽實千古大公定論乃諸
臣於定議時轉復將漢之桓靈增入豈未思
炎漢之亡亡於桓靈而不亡於獻帝不從前
定議未將東漢全局詳審論斷轉使昏闇之
君濫叨廟食所議未為允協夫自古帝王統
緒相傳易代以後饗祀廟廷原以報功崇德

至於嚴篡竊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或奪要必衷於至當而無所容心於其閒方協彰癉之義所有

歴代帝王廟祀典著大學士九卿更行悉心詳議具奏並著於定議後交四庫館恭錄

皇祖諭旨並朕此旨於通禮廟饗卷首以昭殷鑒歴朝垂示萬年之至意

御製文二集卷之十

記

萬壽山清漪園記

萬壽山昆明湖記作於辛未記治水之由與山之更名及湖之始成也萬壽山清漪園成於辛巳而今始作記者以建置題額閒或緩待而亦有所難於措辭也夫既建園矣既題額矣何所難而措辭以與我初言有所背則不能不愧於心有所言乃若誦吾過而終不能不言者所謂君子之過予雖不言能免天

下之言之乎蓋湖之成以治水山之名以臨湖既具湖山之勝槩能無亭臺之點綴事有相因文緣質起而出內帑給雇值敦樸素祛藻飾一如圓明園舊制無敢或踰焉雖然圓明園後記有云不肯舍此重費民力建園囿矣今之清漪園非重建乎非食言乎以臨湖而易山名以近山而創園囿雖云治水誰其信之然而暢春以奉

東朝圓明以恒莅政清漪靜明一水可通以為勅幾清暇散志澄懷之所蕭何所謂無令後世有以加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及憶司馬光之言則又爽然自失園雖成過辰而往逮午而返未嘗度宵猶初志也或亦有以諒予矣

安瀾園記

安瀾園者壬午幸海寧所賜陳氏隅園之名也陳氏之園何以名御園蓋喜其結構致佳

圖以歸園既成爰數典而仍其名也然則創歟曰非也就四宜書屋左右前後畧經位置即與陳園曲折如一無二也四宜書屋者圓明園四十景之一既圖既詠至於今已歷廿年也土木之工廿年斯弊故就葺修之便稍為更移費不侈而一舉兩得也彼以安瀾賜額則因近海塘似與此無涉也然帝王家天下薄海之內均予戶庭也況予繾念塘工旬有報而月有圖所謂魚鱗土備南坍北漲諸形勢無不欲悉安瀾之願實無時不廑於懷也由其亭臺則思至鹽官者以籌海塘而願其瀾之安也不寧惟是凡長江洪河與夫南北之濟運清黃之交滙何一非予宵旰切切關心者亦胥願其瀾之安也是則予之以安瀾名是園者固非遊情泉石之為而實蒿目桑麻之計所為在此不在彼也

永佑寺舍利塔記

自辛未奉

慈輦南巡於夫招提蘭若轉輪祝釐無不虔祓金根隨喜檀界乃識所謂金陵之報恩武林之六和歸而欲肖之以延鴻算無何而一不戒於火其一將成而圮廼玉毀於櫝有司者不能辭其責也雖然予豈肯以工作微過而責人於是一無所問且或者如形家之言北方其誠不可如南方之為塔乎則有誌過之作永罷塔而弗為然同時

之建於熱河之永佑寺者不可中止恐其蹈轍乃命拆其弗堅及築不如式者而概易之以石越十歲甲申窣堵乃成巋然峙於避暑山莊較京師為尤北則堪輿風水之論固不足憑此亦默有以啟予之不必信八會地節之濫陳禍福以聳聽乎若夫工匠於未經試繩墨者棘手瞠目亦人情之常政不必畏難塗廢而棄前功於無用也然是塔經營之初實為四衛拉特來歸西師籌畫之始至自今

大功告成伊犁耕牧日以闢而堵波法輪舍利迴煥所謂有志者事必成儒釋雖殊途其理則一也茲故詳誌其事而於刹土僧祇化城福田之說則畧之抑以金剛六如雖調御相好有所弗屑何有於塔也塔陰泐避暑山莊百韻詩敬闡
皇祖巡狩之義欲以示範永世乃予本意後之人讀是碑者當以繼
武詰戎為兢兢政不必以闡象教期利益為亟亟則思過半矣

荆山橋記

乾隆丙寅允尹繼善之請重修荆山橋越明年丁卯橋成而未有記丁丑壬午怱怱兩過之各有詩紀梗概然亦未悉其肯綮為之記也去年甲申用崔應階議濬微湖下游乃復疏剔荆山以資宣洩茲自韓莊遵陸往徐閱河長橋所必經兼欲洞燭源委因憑輿歷覽過北山口不一里許則遠橋之北梁兩旁麥

田齊橋項漸南田漸低見跨橋有隄高亦與橋欄齊以為南岸矣至隄始知為所除沙土積以成者實北隄也其內方為正河果深濬露石橋中閒十九洞未全過水夏秋盛漲頗足容河南之隄之梁之田以次低高與北同乃愕而吁曰有是哉橋之所以長圖容水也今東其中閒為河而兩垂之餘出者棄之隄外豈資容納之計乎然南北之田以次漸高者多與橋面齊平實亦無藉其橋之長如許

也則有詩曰橋建苟非虛河疏功乃捐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因考張玉書為邑人張膽作重修橋記引周禮雨畢治道水涸成梁云云乃知此地故為沮洳之鄉橋之築一所以釃巨浸一所以避泥潦疊土為路虞不固故甃以石耳然舊橋長三百六十丈已屬過甚而重修者乃至四百八十丈是甚而又甚矣舊橋所費財二萬六千餘金今所增之石梁長未至一倍而所費乃至五萬八千餘金是倍

而又倍矣以是詢之尹繼善則稱承修者為張宏運後以張家馬路工侵帑治罪然督察之未詳自不能辭其責因思近有詠桃源耕者句云斌豈欺予者蓋受人欺蔽非斌為然尹繼善即其次矣然屢受人欺朕亦豈能以觀過知仁自解哉傳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朕本意也茲盜臣以他事抵罪則天網原未漏而既往不咎今亦仍置之弗問但記其詳悉如此使後之復修是橋者不更張大其事冒帑干咎而已耳雖然天下大矣萬幾煩矣必待目擊而後知其當否一人之聰明其與幾何可不畏哉可不勗哉

雪浪石記

丙戌春直隸督臣方觀承獲蘇東坡雪浪石並其故以聞請移置苑囿予曰否否東坡之石宜置之東坡之雪浪齋而此何有焉然向過定州齋與石非不屢形之歌貌之圖而今又出所謂雪浪者真偽果孰是哉則稱今所

出者乃所謂真稽其故蓋自康熙初年有臨城令宋廣業者自定州移此石於彼建亭鑿池詩酒其間而有中山一片石之句其後亭圮石仆鞠為茂草倚之人或以為馬廄皁棧而縶馬於此石馬輒咆哮踶躞不敢遺溲齕草否則踠蹬病以斃人異之今牧趙州李文耀者聞其事乃親詣臨城掘土剔苔沃之以水而石之上宛露雪浪二篆題因以告之方伯是可信矣夫可信在是其不可信即在是

何言之東坡之石宜以東坡之詩爲準東坡
之詩一則曰揭來城下作飛石一礮驚落天
驕魂一則曰異哉礮石雪浪翻以詩質之則
向置定州者恥屯磊磊有礮石之用焉若今
之片石高且盈丈其不可爲礮石而非眞益
明矣旣考墨莊漫錄稱東坡帥中山得黑石
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云云
則玆得之臨城者又實似之而向之定州所
置者實不似焉夫東坡去今六百餘年風流

太守一時遺興摛詞卽瓦礫可爲珠玉而必
爭是非眞僞於此時是不大可笑哉且也可
移之中山而去卽可移之臨城而來又安知
他日之不可復移之中山而去哉然則向之
形之歌貌之圖者爲均誤耶曰不誤也形之
歌貌之圖者自在東坡之雪浪石而不在礮
石片石之間也是不可起東坡並向承予命
圖中山雪浪石之張若靄而一問之矣
紀

恩堂記

圓明園之後記成於昔壬戌紀
恩堂之題額乃於今丙戌始黽勉以亟爲旣
鄭重以有待事若相殊理則一致我
皇考之爲圓明園前記也凡夫遵
訓勤民親賢勵己之要深切言之而於昔恭
迓
皇祖鑾輿欣承
色笑綢繆懇款三致意焉予小子敬奉

先帝園囿此對時而此臨政故敬成後記由
闡
皇考遵
訓勤民親賢勵己之義惟日孜孜毋敢少懈
黽勉亟爲者以此若今紀
恩堂之題額實因紀
皇祖之恩紀
皇祖之恩必有差所謂不負
皇祖之恩者是不易言也我

皇考迓
皇祖承
色笑者歲每一再舉行至予小子之恭承
皇祖恩養育宮中則在康熙壬寅春即
駕臨之日而覲於斯堂之內云斯堂在圓明
園寢殿之左舊謂之牡丹臺即四十景內所
稱鏤月開雲者向於詩中亦經言及惟時
皇考奉
皇祖觀花燕喜之次以予名奏聞遂蒙

眷顧育之禁廷日侍
慈顏而承教誨即雍正十三年
詔尚以是為言故予小子自踐阼以來敬惟
古帝王所以稟承付託者不過於其考或偶
於其祖若予則
皇祖
皇考付託所洊重言念及此自視常若不足
遑敢弛朝乾夕惕之志故凡出治臨民罔不
盡心籌度日慎一日至於今三十年仰蒙

天佑內恬外闢政雖未臻上理而民則可謂
粗安此所謂差不負
皇祖之恩者乎鄭重有待者以此夫人之論
周室率謂太王欲傳位王季以及文王泰伯
知而避去此非也蓋知子莫如父王季其勤
王家實足以興周家也若泰伯之不從朱子
以為即夷齊叩馬之心予以為在夷齊則可
在泰伯則不可何則從聖父以翦寖衰之商
正也太王知泰伯有廉讓而無締構王季又

聖故傳位焉是亦正也是知以及文王之言
乃後人想當之談政恐後人之謬為比擬是
以申而論之然則紀
皇祖之恩即所以紀
皇考之恩則先此之不敢遽云紀
恩者以有待也雖然豈一題額即可以告畢
吾事而息吾肩者哉苟吾志之偶渝即吾言
之自寒矜矜焉惴惴焉將日觸吾目而警吾
心且以告後來之入斯堂者益繼繩而篤勤

敬云爾

萬泉莊記

萬泉莊之名不見於日下舊聞春明夢餘錄二書而經其地指其村者無不知爲萬泉莊若夫丹稜沜之稱互見於二書而經其地指其村以問諸土人則茫然不知所謂吾於是慨然嘆千古紀載家之述耳食而鮮目擊於是乎失實者多矣繼又思失實者固由彼之未平心精思廣諮博考不究乎實而不已然

尚頗有此失實者存而得以考其是非辨其差訛則彼述耳食而鮮目擊者亦未嘗無小補於後世未足深怪也丹稜沜之說二書所載雖小異而謂出巴溝以達於高梁則同然其同歸於失實者實亦在此蓋丹稜沜本明戚清華園之蹟今暢春園其故址也園之前有水一溪俗所稱菱角泡子者疑即其地其水實由南而北巴溝在其南安能逆流而上以入於高梁橋乎蓋高梁之水自由玉泉發

脉滙爲昆明湖流爲長河以經高梁而爲通惠河其詳悉已具於向作之麥莊橋記與此無涉也今巴溝橋之名尚存而橋之南實有大沙泉小沙泉在焉其平地淙淙出乳穴者不可勝數與二書所載東雉西勾水入地中者頗合獨水盡向北流而從無涓滴向南者此爲異耳夫水性就下人所易知萬泉莊高於巴溝巴溝又高於稜沜則水之北流而不南流不待燭照數計矣而猶有此訛焉則吾

謂朱彝尊孫承澤之述耳食而未目擊非刻論也且二人去今不過百餘年所記者又不過明季之事其訛已如此之甚溯而上之其紀載之訛又豈待燭照數計哉而又豈啻丹稜沜之與萬泉莊哉夫人皆知此爲萬泉莊而泉之源又實在此此不可不正其名而核其實也因命所司建泉宗廟於此地若大沙小沙巴溝皆立碣以誌之而廟之內東西爲池沼亭臺若干所其淙泉處亦皆與之名而

誌之碣凡二十有八廟之外噴出於稻町柳岸如盂漿如蹄涔者蓋不可勝記則萬泉之名益應在此而不可他屬因綜其大要樹以豐碑以證二書之訛如右云

泉宗廟記

萬泉莊之記記泉之源委泉宗廟之記記神所憑依或曰泉之數以萬而神之祠惟一其一以貫萬之旨乎曰然又曰知一以貫萬則玉泉山天下第一泉不既有祠乎其亦可以

概之矣而又為是若殿宇若像設者不已多乎曰否奚以然然乎然奚以否否乎否於是申其義而詔之曰天一之精流而為水四瀆四海一水而已綜而括之其神惟一散而分之各有所司非特此也一黃河而神之祠不啻數百十此謂之非合且不可而謂之是分又豈得乎故泉之所在神斯在焉則吾之構殿宇而嚴像設之意其亦如此而已矣且玉泉之水自西山諸泉伏流而來其義已見於向記茲萬泉之地實近長河之東提其伏流隐脈至此而一蓄一現於是乎泛濫演漾溉町塍而資挹注仍一玉泉之功用也則以河瀆神祠例之實亦不見其異而又何必言同哉祠之後為傑閣奉北極以鎮之蓋亦取乎元武主水之義而所以崇肸蠁祈昭佑永灌注之利無旱暵之虞重農與穡則吾之意實在斯乎實在斯乎因為之記而泐之廟前

御製文二集卷之十一

記

學詩堂記

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於伯魚之過庭也曰不學詩無以言學詩尚矣然學詩者豈以騈四儷七叶聲韻練詞藻爲能盡詩之道哉必於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事父事君之大端深入自得然後蘊諸内則心氣和平發諸外則事理通達於是言之文而行之遠不讀關雎

麟趾不能行周官法度是則有天下國家者尤不可不學詩也宋高宗命馬和之爲毛詩全圖自書經以配之間亦有孝宗書豈和之始事於建炎而蕆功於乾道阜陵補書以卒成之乎歷年既遠散失者多其在内府已登諸石渠寶笈書者凡九卷書成之後續得者又八卷而以新證舊乃知向所藏或失之精覈者凡五卷夫眞者既知其醇則贋者宜去其疵於是萃前後可信爲眞者都爲一笥别

藏於景陽宮後殿而名之曰學詩堂後或有所得將以是證之而歸其笥焉各卷並爲題識書之以傳信永世卷之甲乙以風雅頌爲次第而不計書經者之前後其已登石渠寶笈今訂爲僞之五卷則仍其舊亦各爲識語書其後夫高孝兩朝偏安江介無恢復之志其有愧雅頌大旨多矣則所爲繪圖書經亦不過以翰墨娛情而已豈眞能學詩者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惜乎吾不能揖讓於清廟明堂之間也

抑齋記

予向居重華宮潔治西廂爲書室而名之曰抑齋踐阼之後於凡御園行館據山水之佳適性情之雅可以凭棐几展芸編者無不以是爲名示不忘舊也而向未有記夫記之意識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是也又記之言志也公府奏記進已志是也深居九重暇餘萬幾宵衣旰食之際左右史之職廢已久矣夫

誰與記之而公府奏進已志其能陳天命之艱歟屋漏之隱者亦鮮焉是在自謹其起居自任其出令以代左右史之識凛顧諟欽幾微以通公府之志則抑齋之記尤不可不作於今日者也夫子向之所云抑者不過欲退損以去驕吝愼密以審威儀所爲敬業樂羣之事耳若夫今之所云抑則豈數語所能盡者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抑也日盈則昃月盈則蝕抑也予臨萬民凛乎若朽索之馭

六馬抑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抑也斯其大者至於一言之不謹一事之不愼其害將貽天下後世嗚呼今日之抑之艱豈昔日之抑之易所可相提並論者哉衛武公作抑之詩使人日誦於側以自警彼諸侯也尚知以是爲棘則予之不忘舊日之命而益勵日新之德於以代左右史之識通公府之志不亦宜乎重華宮之抑齋其權輿也故書記於室

開新河記

熱河之水有二其自東北來者爲固都爾呼河三源滙而爲一即水經注所謂武列水也繞山莊東北錘峯下(中關東溫泉爲一源又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滙之遂有熱河之名)東南流入於灤其水雖大然向有隄以障之時復培鞏故得循軌而有所歸宿即盛漲不爲患其自西來者爲廣仁嶺及獅子嶺諸山之水水本無源常時無涓涔跡雨後則循山東赴至西紅橋轉而北又由東

紅橋轉而南始緣南山溝流入熱河而滯道紆狹久復淤墊故宣導不能速向以其無大患亦遂易而忽之己卯夏大雨驟霪西南諸山水一時並集平地漲丈餘經西紅橋趨突北山下石激波轉勢益洶悍自北而南衝擊東紅橋奔湍盪越市廛廬舍當之者多隨波而圮事聞發內帑賑恤且量漂屋楹數給貲繕復之及庚寅災仍如之其賑恤繕復亦如之夫十年之間兩遭其害譬於已事曷可不

籌度以善其後顧無源之水不能以有形治
惟順其勢而疏之使下流暢達則其上自不
復壅潰為害防弭之道無過於此蓋是水之
致患徒以兩紅橋溝狹而不能容耳若舍此
狹溝使緣南山下新濬河寛而能容東赴熱
河宜免搏擊之勢迺命内大臣三和御前大
臣努三等偕直隸提督王進泰熱河道明山
保由南山下寛開河道西自同知衙前東至
旗營長六百九十餘丈濶皆七丈深隨地形

高下自三尺八寸至一丈二尺有差其河身
經流有直民居者令移構岸旁高地仍計屋
授之值俾各得安處工始於辛卯三月初至
六月中告蕆通費内府金一萬三千兩有奇
新河既成是秋而復大漲復盛而水皆循河
安行無過無溢其效固已立覩矣熱河自
皇祖締構山莊以來迄今六十餘年四方之
民環集輻輳駢坒殷闐盛若都會朕敬繩
祖武歲奉
聖母駐此承
志頤和因以順時行蒐習武從官衛士之扈
行以逮新舊諸藩之執役者内外咸集以故
熱河烟火之盛月益歲增則計所以保聚而
安全之者誠為切要而此新河之利尤大且
遠也繼此之修濬惟勤毋使陻塞實莅斯土
者之責可不慎諸惟兹廣仁嶺下為每年躬
迓
安輿所必至爰即疏河起處規隙地樸築數
椽以備憇候其前實臨經涂因植碑為亭記

其原始以詔示無斁

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

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
屬謂之歸順若今之土爾扈特携全部捨異
域投誠嚮化跋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
也西域既定興屯種於伊犂薄賦稅於回部
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為外圍而羈縻之若
安集延若拔達克山益稱遠徼而槩置之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
盡
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爲我僕屬
哉而兹土爾扈特之歸順則實
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記
土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詳已
見於準噶爾全部紀略之文溯厥始率亦荒
畧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奇與策妄不睦竄
歸俄羅斯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地康熙年

間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領要令侍讀圖
麗琛等假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爲紆
繞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反命今之汗渥
巴錫者即阿玉奇之曾孫也以俄羅斯征調
師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羅斯又屬
別教非黄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部投
中國興黄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
啓行由額濟勒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
戈壁於今歲六月杪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
界凡八閱月歷萬有餘里先是朕聞有土爾
扈特來歸之信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
能經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參贊居烏什辦回
部事因命就近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來中
有舍楞其人曾以計誘害我副都統唐喀祿（唐喀祿於戊寅四月偕尼魯特散秩大臣和碩齊率兵追捕逃賊至布古什河源射舍楞弟勞章札布什而擒之既而舍楞至稱欲投誠請釋其弟唐喀祿難許而疑其詐欲先擒舍楞和碩齊云擒之無益不若招之使降越日舍楞燒碍欲入覘且携來至唐喀祿益疑

之和碩齊復言彼畏我兵威不敢動移冐親往撫諭之唐喀祿信其言從數人往既至和碩齊勸各解鞍去棄騎俄頃變作唐喀祿遂遇害和碩齊即降賊尋擒獲伏誅舍楞乃竄俄羅斯境）因以竄投俄羅斯者恐其有詭計議論
沸起古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爲之少
惑而略爲備焉然熟計舍楞一人豈能聳動
渥巴錫等全部且俄羅斯亦大國也彼既背
棄而來又援我大國邊界進退無據彼將焉
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詭計之伏什之一
耳既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汛設

偵籌儲寄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
至如歸且掄其應入覲者由驛而來朕即命
隨圍覲獵且於山莊燕賚如都爾伯特策凌
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我
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宴賚策凌等之
後遂以平定西域茲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
不因招致而有土爾扈特全部歸順之事自
斯凡屬蒙古之族無不為我大清國之臣
神御咫尺有不以捺先券閱後成愜

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答
祖恩益凜
天寵惴惴焉孜孜焉惟恐意或滿而力或弛
念茲在茲遑敢自詡為識所感與德所致哉
或又以為不宜受俄羅斯叛臣屢啟邊釁盖
舍楞即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何嘗不一再
索取而俄羅斯託未與我也今既來歸即以
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之
食之人既至近界毆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

將何以生雖有堅壁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
新築城而諸色人皆賴耕牧為活是壁亦不
易堅而野亦不可清也夫明知人以嚮化而
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無謂也其
衆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費弗
救仁人君子所不忍為況體
天御世之大君乎發帑出畜力為優恤則已
命司事之臣 土爾扈特部衆長途疲頓凍餒幾不能自存因命舒赫德等分撥善地安置仍購運牛羊糧食以資養贍置辦衣裘廬帳俾得樂業並為籌其久遠資生

之計今皆全活安居咸獲得所 茲不贅記記事之緣起如右

優恤土爾扈特部衆記

歸順歸降之不同既明則歸順歸降之甲乙
可定盖戰而勝人不如不戰而勝人之為盡
美也降而來歸不如順而來歸之為盡善也
然則歸順者較歸降者之宜優恤不亦宜乎
土爾扈特歸順源委已見前記茲記所以優
恤之者方其渡額濟勒而來也戶凡三萬三
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其至伊犁者僅

以半計夫此遠人嚮化携孥挈屬而徠其意甚誠而其阽危求息狀亦甚憊既撫而納之茍弗為之贍其生猶弗納也贍之而弗為之計長久猶弗贍也故自聞其來及其始至以迨於今惟此七萬餘衆凍餒尫瘠之形時懸於目而惻於心凡宵旰所究圖郵函所諮訪無暇無輟乃得悉其大要於是為之口給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耒敎而資耕牧則以屬之伊犁將軍舒赫德出我牧羣之孳

息驅往供饟則以屬之張家口都統常青發帑運茶市羊及裘則以屬之陝甘總督吳達善而嘉峪關外董視經理則以屬之西安巡撫文綬惟時諸臣以次馳牘入告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之察哈爾厄魯特凡市得馬牛羊九萬五千五百其自達里岡愛商都達布遜牧羣運往者又十有四萬而哈密闢展所市之三萬不與焉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庾米麥四萬一千餘石而初至伊犁賑贍之茶米

不與焉甘肅邊內外曁回部諸城購羊裘五萬一千餘褩布六萬一千餘匹棉五萬九千餘斤氈廬四百餘具而給庫貯之氈棉衣什布幅不與焉計儲用帑銀二十萬兩而賞賚路費及宴次賚予不與焉其台吉渥巴錫等之入覲者乘傳給餼而來至則錫封爵封渥巴錫為卓里克圖汗策伯克多爾濟為布延圖親王舍楞為弼里克圖郡王功格為圖薩圖貝勒默們圖為濟爾肯爾貝勒沙喇扣肯為烏察拉爾圖貝子綠勒木丕爾為阿瑪爾靈貴貝子德爾德什達木拜扎爾桑為頭等台吉恩澤為四等台吉其未至之巴木巴爾亦封

為郡王旺丹克布騰封為貝子拜奇呼封為公餘封台吉等錫有差備恩禮各賜鞍馬裘緞貨計並賜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贊嚳舍楞功格默們圖沙喇扣肯紫嚳其汗王皆賜三眼翎貝勒貝子雙眼翎餘皆粧緞並視其爵秩錫以章服其往也復處其身之生不宜內地氣候蒙古以已出痘為熟身未出痘為生身其生身者多易染內地氣候出痘則命由邊外各臺歷巴里坤以行而迎及送並遣大臣侍衛等護視之用以柔懷遠人俾毋致失所或有以為優恤太甚者蓋意出於鄙吝未習聞國家成憲毋惑乎其見之隘也昔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時喀爾喀土謝圖汗等為
厄魯特所殘破率全部十萬衆來歸
皇祖矜其窮阨
命尚書阿喇尼等往撫之發歸化城張家獨
石二口倉儲以振其乏且足其食又
勅内大臣費揚古明珠等齎白金荼布以給
其用採買牲畜以資其生遂皆安居得所循
法度樂休養迄今八十餘年（喀爾喀衆以康熙二十七年來歸）
畜牧日以蕃生殖日以盛樂樂利利殷阜

十倍於初其汗王台吉等世延爵禄恪守藩
衛一如内扎薩克之效臣僕長子孫莫不感
戴
聖祖德澤及人之深得以長享昇平之福也
朕惟體
皇祖之心為心法
皇祖之事為事惟兹土爾扈特之來其窮阨
殆無異曩時之喀爾喀故所以為之籌畫無
弗詳賙恤無少靳優而恤之且計長久庸詎
知謀之勞而費之鉅乎輿兹土爾扈特之衆
亦能如喀爾喀之安居循法勤畜牧務生殖
勿替厥志則其世延爵禄長享昇平之福又
何以異於今之喀爾喀哉用是臚舉大凡勒
石熱河及伊犁俾土爾扈特汗王部衆咸識
朕意且以詔自今以往我諸臣之董其事者

土爾扈特部紀略

事不再三精覈率據耳食以為實君子弗為
也言不求於至是已覺其失護己短而莫之

改易君子弗為也必知斯二者然後可以秉
史筆以記千載之公是公非余之為土爾扈
特部之紀略亦覆是而已土爾扈特之初來
也蓋嘗詠之詩載之記皆以為始自阿玉奇
汗溯而上之荒略不可考此亦述向之所聞
者而書之而不知其更有所祖非始自阿玉
奇兹以其麇至乃得一一詳徵其實為之重
記何必隱約弗明以諱吾前言之未精覈哉
阿玉奇之父曰栩楚克其祖曰書庫爾岱青

其曾祖曰和鄂爾勒克其高祖曰卓立甘鄂爾勒克其高祖之父則曰貝果鄂爾勒克自貝果鄂爾勒克溯而上之實遠不可徵其入俄羅斯也則自阿玉奇之曾祖和鄂爾勒克於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時其時四衛拉特各自為汗無所統屬又不相和睦和鄂爾勒克因率其子書庫爾岱青等至俄羅斯之額濟勒地其時阿玉奇尚在襁褓因留巴圖魯渾台吉處後書庫爾岱青往西藏而回遂

向渾台吉索阿玉奇歸俄羅斯巴圖魯渾台吉為阿玉奇之外祖以時代計之適相當而阿玉奇汗時其子散扎布台吉率所屬一萬五千餘戶往投策妄策妄盡留其屬而逐散扎布歸額濟勒則向記所云阿玉奇與策妄不睦亦未為大誤也自貝果鄂爾勒克至和鄂爾勒克皆單傳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一即書庫爾岱青餘三無子其二皆有子孫式微無足傳書庫爾岱青子四二絶嗣其一曰

朋木策楞四傳而至巴木巴爾今封郡王其一即棚楚克四傳而至渥巴錫今封汗棚楚克之子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無子嗣其一曰袞扎卜有子嗣今之封親王策伯克多爾濟者其曾孫也袞扎卜乃渥巴錫之祖沙克都爾扎卜之親弟故其子孫為渥巴錫近族與沙克都爾扎卜子孫皆隨渥巴錫而來其戶口之數已見前記兹惟記其始祖所自出並証前之失精覈而來實者至其重黄教

置鄂拓克宰桑之類率同準噶爾但具體而微蓋準噶爾之紀略紀其全部之盛衰而兹土爾扈特之紀略則紀其世系之詳悉云爾

記

古玉斧珮記

内府銅玉諸器率以甲乙別等第玆古玉斧珮一白弗截肪赤弗雞冠土漬塵蒙列其次爲丙而棄置之庫亦不知幾何年矣偶因檢閱舊器覺有所異命刮垢磨光則穆然三代物也嗟乎物有隱翳埋沒於下不期而遇識拔尚可爲上等珍玩若夫貞幹良材屈伏沉

淪莫爲之剪拂出幽以揚王庭而佐治理是誰之過歟吾於是乎知慙吾於是乎知懼

淳化軒記

淳化軒何爲而作也以蔵重刻淳化閣帖石而作也蓋自伏滔峑峒之銘石虹堯碑之文歷代相傳石刻尚焉然物有其成必有其壞世遠年湮真僞莫辨則漢唐且難得其全者無論周秦以上矣故言帖必以趙宋爲猶近而宋帖必以淳化爲最美重刻之由考稽之故已見於帖前之旨冊後之跋玆不復記記所以蔵石作軒之故云石刻既成凡若干頁使散置之慮其有失也爰於長春園中含經堂之後就舊有之迴廊每廊砌石若干頁恰得若干廊而帖石畢砌焉廊之中原有蘊真齋因稍移齋於其北即舊基而拓爲軒事起歲帖則以帖名名之夫淳化宋太宗之紀年也爲人君者即不能以唐堯虞舜爲師亦當以夏甲周成爲執所謂取法乎上僅能得中

耳若宋太宗始終家國之間慙德多矣吾所不取而又有何慕於淳化而以之名軒爲哉

閱永定河記

永定河之本無定也此氣數之可以授其權於人事者也無定河之求永定也此人事之不可以諉其柄於氣數者也臣前歲夏秋瀕河田廬被潦特命高晉裘曰修周元理等會勘利病所由發帑五十餘萬金大加疏築決歲訖功農疇倍稔遂俞所請以今春省成事

而詒之曰河之工茲式集矣雖然朕能遽信為一勞永逸計乎昔之河故無工也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萬目民艱為畿甸東南勤求保惠之政莫若興建隄工遡自康熙三十七年始事迄今億兆蒙庥淪浹肌髓中間偶值水旱不齊此溢彼淤遷流遷易自安瀾城而柳岔口而王慶坨而米窖草壩而賀老營而今之調河頭或壯或復南凡六徙皆審時度勢善為相導惟務順小變以歸大常而於

成謨罔敢稍斁斯誠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暨朕躬數十年來繼
志繩
武之苦心不容自已者何者在河固無一勞永逸之方在治河實有後樂先憂之責也或者耳食漢田蚡天事非人力及晉杜預請決諸陂之膚見謂棄地與水可聽無定者之所之嗇何其戾耶夫以水故棄地猶可并地故棄人可乎子輿氏稱神禹行所無事無事而曰行則必有無事之事所謂疏淪決排者非耶以黃河論之積石龍門故蹟可按而商患五遷周移千乘即巳世近而事殊厥後赴海南趨殆更無齊與吳之境雖神禹復生亦難力挽以從其朔第更一境即治一境仍與當年導源之績等耳豈竟以不治治之耶桑乾流經近圻勢若建瓴非抉沙將一瀉而無餘惟抉沙又四出而莫過運道民生無隄曷賴前此督臣孫嘉淦建議試開金門閘上游中

亭河遂不能容所至村莊漫溢幸急飭堵閉民獲安居尤近事之足為炯戒者且朕匪直為愛護已成之工起見也假令是河在今日尚無隄工而籌運道策民生朕亦必自為始事之舉易地以觀益知我
皇祖
皇考默鑒今日之發帑疏築有
深許為後
先克紹者矣不然者惡勞惜費朕寧必大矯

乎人情而甘為是汲汲也哉是行也往復周
諮旣嘉大吏能體朕意猶慮其不克堅持定
識勉繼前功爰特揭大指鍥之河上其他條
具規制存乎神而明之者皆不書

避暑山莊紀

恩堂記

圓明園之紀
恩堂紀受
恩之自避暑山莊之紀

恩堂紀受
恩之蹟名同而實異文異而事同一而二二
而一者也蓋
皇祖養育予於宮中之旨原降於圓明園之
紀
恩堂茲不復贅然其時實仍居
皇考藩邸中及從
皇祖來避暑山莊乃
賜居斯堂之側堂即三十六景中所謂萬壑
松風者夙興夜寐日覲
天顏綵几繙書或
示章句玉筵傳膳每
賜芳飴批閱章奏屏息侍
傍引見官吏承
顏立側或
命步射以示衆臣持滿連中
皇祖必為之色動至於鈎魚而得則
令持去以給

皇考若隔旬餘半月則
遣往獅子園以謁
聖母而其年秋隨
皇祖幸木蘭又有宜紀者入木蘭初圍場曰
永安莽喀圍中有一熊
皇祖御火鎗中之熊伏不動久之
皇祖謂其已斃命御前侍衛引予去射之
意欲使予於初圍得獲熊之名也其時予甫
欲上馬而熊突起奔前

皇祖御虎鎗殪之事畢入武帳
皇祖顧
溫惠皇貴太妃指予曰伊命貴重乃以射熊事告之曰使伊至熊所而熊起馬驚成何事體又一日虞者告有虎
皇祖命二十一叔父後封愼郡王者往予跽
奏願去
皇祖曰汝不可去俟朕往之日携汝去耳似此深恩彼時不知至於今每一念及卽欲墮淚夫五十餘年之事歷歷如昨而予六旬有三亦視曾孫矣不有以紀之子若孫其何由知之此予所以追憶而涉筆也子若孫其尙念我
皇祖何以
眷顧我之深及我之乾乾矻矻何以不敢負
皇祖之恩將億萬斯年永丕基而承
天眷胥在是矣詎惟一堂之記云乎哉

白塔山總記

京都於唐爲范陽於北宋爲燕山遼始稱京金元明因之雖城郭宮市建置沿革時或不同而晉陽都會居天下之上游俯寰中之北拱誠萬載不易之金湯也宮殿屏扆則曰景山西苑作鎭則曰白塔山白塔山者金之瓊華島也北平圖經載遼時名曰瑤嶼或卽其地元至元時改爲萬歲山或曰萬壽山至明時則互稱之或又謂之大山子（見王紱北京八景圖識語中）
本朝曰白塔山者以順治年間建白塔於山頂然考燕京而詠八景者無不曰瓊島之春陰故予於辛未年題碣山左亦仍其舊所爲數典不忘之意耳山四面皆有景惜春明夢餘錄及日下舊聞所載廣寒仁智之殿玉虹金露之亭其方隅曲折未能盡高下窈窕之致使人一覽若身步其地而目其概蓋地旣博而境旣幽且禁苑森嚴外人或偶一窺視或得之傳聞其不能覩之切而記之詳也

亦宜茲特界為四面面各有記如柳宗元之
鈷鉧石城諸作俾因文問景者若親歷其間
嘗鼎一臠足知全味云爾

塔山南面記

承光殿之北跨太液為橋南北各有坊南曰
積翠北曰堆雲過堆雲坊即永安寺殿曰法
輪殿後石磴拾級而升得稍平道左右二亭
曰引勝曰滌靄復因迴叠石中仍拾級左右
各為洞玲瓏窈窕刻峭推崒各極其致蓋即

所謂移艮嶽者也穿洞而上適與拾級而上
者平洞之上左右各有亭覆之曰雲依曰意
遠平處為佛殿前曰正覺後曰普安兩廂各
有殿東曰聖果西曰宗鏡又自永安寺墻之
東緣山而升路中有振芳亭再升為慧日亭
稍西則順治年間建塔碑記及雍正年間重
修碑記復畧升則進普安殿之東廊矣其寺
墻之西亦緣山而登半山有亭扁曰蓬壺挹
勝再登則為悅心殿偶臨塔山理事引見恒
於此其後為慶霄樓每逢臘日奉
皇太后觀冰嬉之所也悅心殿東側書屋為
靜憩軒轉石屏入墻門則仍普安殿自殿後
陟石階將百磴即山頂白塔建於此塔前琉
璃佛殿曰善因考日下舊聞山頂為廣寒殿
蓋即建塔之所山中為仁智殿則今普安佛
殿是塔後列刹竿五或謂之轉梵經或謂之
資瞭遠其下為藏信礮之所八旗軍校輪流
守之蓋國初始定燕京設以防急變者雍正

年間復申明其令載在史策其發信礮金牌
則藏之大內予因思之比及藉此知守其失
守已多矣然而覩此知懼凜
天命畏民嵓戒盛滿之志繫苞桑之固則信
礮之制豈非
祖宗之良法美意萬世所當慎守者乎

塔山西面記

室之有高下猶山之有曲折水之有波瀾故
水無波瀾不致清山無曲折不致靈室無高

下不致情然室不能自為髙下故因山以搆室者其趣恒佳慶霄樓旣據山之髙樓西緣廊而降有二道其一向南不數武為一房山蓋房中覆湖石成山云歷磴以下為蟠青室廻廊環其外緣廊北降逵山之西憑廊向南俯睇有深淵東則山之西脚而山半腰有亭曰揖山乃從悅心殿西角門而出者其下峭壁揷入滉然靚然若龍湫之有神物也波與太液通石橋鎖其口橋之南步隄東轉可通

悅心殿及永安寺前橋之北則琳光殿前為山西總路矣又其一轉而北有亭焉曰妙鬘雲峯歷石磴而下則水精域其下有古井古井向有記闢諸家記載謂引金水河轉機運㪺之非及葦土壓勝之謬凡山之陰山之麓所為屈注飛流線溪畝池皆綆汲此井以成其勢水精域之下為甘露殿又下為琳光殿則就平陸為山西之路轉而北為閱古樓樓壁砌三希堂法帖碑版攀梯而登與地平稍

北則鑑畝室窗臨清池即鑿山溪引古井之水也閱古樓後楹平臨山溪石橋架其上度橋有小石亭梁柱皆泐詩過亭岭岈前岃徑祇容人攝齊而上出巖墻門與慶霄樓後門相望而山西之景畧畢

塔山北面記

自閱古樓巖墻門出轉而東則邀山亭又東北則酣古堂堂之東室倚石洞循洞而東則寫妙石室室與室之南皆塔山之陰或石壁

或茂林森峙不可上而室之東間乃樓也踏梯以降復為洞穿窱窅映若陶穴若嵌竇旋轉光怪不可殫極若是者行數百武向東忽得洞門出則豁然開朗小丆三間曰盤嵐精舍而其南則仍石巖陡立然羊腸之徑可以躋而上達看畫廊廊屬山東景茲不複綴自精舍轉而北至環碧樓緣飛廊而下則嵌巖室折而西為小山亭額曰一壺天地西扇面房額曰延南薰其盤嵐精舍之西由洞門北

行數十武亦達扇面房自房而西為小崑邱葢敵鑑室水盈池則伏流不見至邱東始擘巖而出為瀑布沿溪赴壑而歸墟於太液之波又西為銅露盤銅仙竦雙手承之高可尋尺此不過綴景取露實不若倚葉之易則漢武之事率可知矣又西為得性樓為延佳精舍為抱冲室為鄰山書屋名雖殊而因高以降或一間或兩架皆隨其宛轉高下之趣而各與題額又自敵鑑室北牆門而出緣山蹊

亦可達此至鄰山書屋則就平地廊接道寧齋矣其東乃漪瀾堂葢山之北以堂與齋為主室而圜堂與齋北臨太液延樓六十楹東盡倚晴樓西盡分凉閣有碧照樓遠帆閣分峙其間各對堂與齋之中南瞻窣堵北眺滄波頗具金山江天之概故登樓與閣偶有吟咏無不以是為言由漪瀾堂而東則蓮華室以奉大士及妙法蓮華經得名出牆門而南則為塔山東面之境矣若夫各室內或題額或聯語率銘意寄興無關於景概之全斯則不悉載

塔山東面記

因舊置而修飾之謂之沿易新建而剏為之謂之革山之南沿者多而建者少山之北革者夥而置者稀然東北游瓊島春陰之石幢雖出於新建亦實述其舊置由石幢登山逕為看畫廊其上則交翠庭庭之下廊之側攀援石洞以出為古遺堂對之者盤影亭自堂

躡梯以下仍依洞以出為見春亭遂循東岸可至半月城前而自交翠庭步嶺路至智珠殿者分左右階而下亦達半月城前葢殿原據城上埤堄即平殿基也過石橋則陟山門而白塔山四面之事畢矣白塔建自順治八年辛卯至於今葢百有二十年矣夫士民之家尚以肯構為言况茲
三朝遺蹟地居禁苑聽其荒廢榛薉為弗當然予自辛酉壬戌之間始稍稍有所葺建至

於今凡三十年而四面之景始畢成而爲之
記雖云發内帑以徐爲之然而視春明夢餘
錄日下舊聞所載有過之無不及矣知我罪
我吾豈能辭哉

御製文二集卷之十三

記

文淵閣記

國家荷
天庥承
佑命
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
此其時也而禮樂之興必藉崇儒重道以會
其條貫儒與道匪文莫闡故予蒐四庫之書

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絶學爲萬
世開太平胥於是乎繫故乃下明詔勅岳牧
訪名山搜祕簡并出天祿之舊藏以及世家
之獨弆於是浩如淵海委若邱山而總名之
曰四庫全書蓋以古今數千年宇宙數萬里
其間所有之書雖夥都不出四庫之目也乃
掄大臣俾總司命翰林使分校雖督繼晷之
勤仍予十年之暇夫不勤則玩日愒時有所

不免而不予之暇則又恐欲速而或失之踈畧魯魚亥豕因是而生語有之凡事豫則立書之成雖尚需時日而貯書之所則不可不宿構宮禁之中不得其地爰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待之文淵閣之名始於勝朝今則無其處而內閣大學士之兼殿閣銜者尚存其名茲以貯書所為名實適相副而文華殿居其前乃歲時經筵講學所必臨於以枕經葄史鏡已牖民後世子孫奉以為家法則予

所以繼繩
祖考覺世之
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庶在是乎閣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閣而其詳則見於御園文源閣之記

文源閣記

藏書之家頗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閣為巨擘因輯四庫全書命取其閣式以構度貯之所既圖以來乃知其閣建自明嘉靖末至於今二百一十餘年雖時修葺而未曾改移閣之間數及梁柱寬長尺寸皆有精義蓋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於是就御園中隙地一做其製為之名之曰文源閣而為之記曰文之時義大矣哉以經世以載道以立言以牖民自開闢以至於今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以水喻之則經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經

而出故吾於貯四庫之書首重者經而以水喻文願溯其源且數典天一之閣亦庶幾不大相徑庭也夫

文津閣記

輯四庫全書分為三類一刋刻一抄録一祇存書目其刋刻者以便於行世用武英殿聚珍版刷印但邊幅頗小爰依永樂大典之例概行抄録正本備天祿之儲都為四部一以貯紫禁之文淵閣一以貯盛京興王之地一

以貯御園之文源閣一以貯避暑山莊則此文津閣之所以作也盖淵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於是乎分焉欲從支派尋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則躪迷途而失正路斷港之譏有弗免矣故析木之次麗乎天龍門之名標乎地是知津爲要也而劉勰所云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者實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夫山莊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則閭閻日富禮樂日

興益茲文津之閣貯以四庫之書地靈境勝較之司馬遷所云名山之藏豈啻霄壤之分也哉

快雪堂記

淳化閣帖之重刋以內府向有賜畢士安之初刻而世鮮原本用以永其壽而公後來臨池習書者也爾時並有以覓快雪堂原刻爲請者(其人爲友曰傳)置而弗許盖以淳化所收頗富其內不過缺一快雪帖耳餘則倍蓰勝之至彼墨蹟則早收入石渠且刻之三希堂法帖矣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乃今楊景素以快雪石刻来獻且云快雪堂石刻本故臣馮銓所集其子孫不能守鬻於閩之黄氏茲黄氏復不能守臣曾督閩知其事故貰之以獻欲却之則事已成且舉關翰墨非貢諛逢惡之爲因受之並築堂爲廊以嵌石版從淳化軒之例也石版長短寬窄不一且有木刻三版因命內府摹淳化之善手重橅其蹟而泐之石

俾長短寬窄較若畫一其木版仍置堂中以記數典列覩兩廊秩如彬如弗啻黄氏所未營而亦馮氏所未逮矣夫快雪堂之建因石刻非因雪然循名責實三冬未逢時玉蒿目焦心又何有於悅目娛志而閲古則增滄桑之歎問今益凛好惡之戒凡吾所爲記多出於誌愧而不出於誌喜也

河復記

河之復也以隄合龍隄之合龍也以

天佑
神助然
天之佑廣大精微不可以一二事舉亦不可
以一二日期
神之助則有可以
顯示昭靈事舉日期者此義已見於丁酉陶
莊
河神廟之文而今復有
顯示昭靈聲應底績之䟽是不可以不記儀

封決口之築移金門開引河歷以年餘訖未
成功亦無別法於舊冬仍爲大開引河圖挈
溜歸壑之爲及今春二月阿桂等始有十一
日兩壩自行合龍隨塡壓夯土不逾數刻金
門立見斷流倏十分穩固即馳報合龍之奏
未數日而合龍之奏果至然所謂自行合龍
之語不解何謂玆阿桂以善後大局已定來
行在復命細問之乃稱二月十一日儀封漫
口未合龍以前金門尚濶三丈水深十一丈
餘至午時忽報順黃南壩沈墊驚往勘視則
南壩埽根全勢向北移走陡與北壩接連時
金門水面深止一二丈爾時見機可乘隨將
合龍稭料趕緊塡壓不三四刻已見斷流而
埽底亦無翻花過溜若非南壩向北沈墊移
走則三丈口門下埽合龍非三兩日不能完
竣今機緣巧合因敗爲功以兩載之勤劬收
功片刻實由
至誠感召

天和
河神默相非人力所能到更非在事諸臣所
敢望云云自前歲河決後予無日不叩
天禱
神冀速合龍以佑蒼生昨初十日渡黃於香
棚及陶莊
河神廟更益竭誠默籲而十一日遂有兩壩
自行合龍黃流順歸故道之事此豈非
天佑

神助前記所謂適逢其時者歟予非敢自詡
誠之能感若謂能感則自前歳至今二月初
十以前豈誠之未至耶而
神之顯示昭靈實不可以不誌或謂陶莊在
江南儀封在河南云一則不可兩處各有廟
云二則此未必能及彼夫一佛而為千百億
化身姑不必論即蘇東坡論韓昌黎所謂如
水在地中無往不在昌黎不過文宗尚能如
是而福國佑民之

正神固當論其在此在彼是一是二耶及蒙
庇蔭合答
麻祉予惟虔舉孜孜日甚一日永祈
安瀾之錫儀封合龍處已命建
廟答貺當别有記而此陶莊實予竭誠蒙
佑之所因命樹碑紀實親書泐石一如前建
廟之例時庚子歳暮春上澣之吉也

戒得堂記

孔子三戒之論朱子注謂以理勝之則不為
血氣所使又引范氏之言以為養其志氣故
不為血氣所動蒙引又引新安陳櫟之語以
為志亦定向於理志有善惡理無不善諸説
繹聖析理各抒所見亦既擇之精而語之詳
矣我
皇祖聖壽望七時嘗欲鐫通用小璽命内廷
翰臣擬文皆無當
聖意者乃定戒之在得字用之此語聞之張
照蓋爾時伊在南書房裏行也然當時

聖意引而未發予今年亦屆七袠於元旦試
筆即檃括此語為什茲駐蹕避暑山莊乃
皇祖朝乾夕惕用此璽之處而予受
恩之所也適作書堂於清舒山館之左即以
此題額而為記以闡
皇祖之義曰帝王之學與佔畢書生有不同
則所戒亦當各異未定方剛之戒茲不復論
茲所戒者當在得矣而得豈與庶人同乎欲
得賢才而用之此可戒乎欲得億萬年永承

天眷此可戒乎欲得寰宇安寧萬姓樂業此可戒乎欲得五風十雨屢綏普徧此可戒乎若夫欲得貨財為瓊林大盈金花內帑之私則是剜肉補創自速其亡之舉古有明戒而戒及此其亦小矣因敬思
皇祖所云戒得者其在擴土兼遠之為乎擴土兼遠之不已必有窮兵黷武之事我
皇祖雖征朔漠復衛藏非窮兵也不得已也予小子欽承

先志亦既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擴土不為不遐兼遠不為不備然非敢恃兵之強將之畧而窮黷以逞己之欲亦惟是不得已而用之耳幸蒙
天助諸事順成今則壽登七旬亦既老矣尚何所不足敢弗以
皇祖之戒為戒乎如是則先儒所謂志氣血氣胥不外一理然此理實非佔畢儒生所得同而或有合於我
仁祖垂示萬禩之義乎

記

玉甕記

昔閱輟耕錄及金鼇退食筆記知有元時玉甕而淪爲西華門外道人貯菜器命以千金易之仍設承光殿一再題詠亦旣惜荆凡惕殷鑒矣旣而定回部悉有產玉之山孕玉之水蓋水孕者精而山產者鉅因命與致一山產者爲玉甕則較承光殿所設者質美而工

精於庚寅春與諸翰臣聯句而落成之一之爲甚豈可再乎乃今復有玉甕之記則以事有不期而文有紀實所以誌吾幸抑以誌吾過也其誌吾幸也若何回部遠在萬里之外自古中國所不能臣今則一視郡縣取携自如且元時僅能致其一今則有其二而質美器鉅乃過之雖弗侈言懷畏而較有元爲勝此吾所以爲幸也其誌吾過若何方取斯玉於密爾岱之山也司事之臣蓋駐劄葉爾羌之大臣瑪興阿於凡鑿採遞運無不給以日價茶鹽衆回初無工役之苦其後高樸代之不惟減其官給抑且勞以私力爲竊取牟利之計於是窮回胥怨幾致激變幸因塞提卜阿爾迪之訐命永貴審明置高樸於法而回衆始安高樸往代瑪興阿爲葉爾羌駐劄大臣到任後勒索回衆金寶剋減官給回人之茶鹽又與伯克尼對阿布都舒庫爾郭普爾等通同作弊請開密爾岱山派回人三千餘至山採玉所獲大小玉料無算勾通奸商私售年利回衆被累無不怨憤適命永貴至綏經阿奇木伯克塞提卜阿爾迪列款呈晉永貴謄實入告事始敗露若再遲累日久葉爾羌回衆積怨益深必致激生變故因諭永貴特將高樸等嚴訊明確即於該處正法示衆其派往採玉之回人並令查明免其來年應納之稅以示體恤回衆始各歡欣寧貼

此吾所以爲過也夫爲幸不過騁一時之觀設爲過而反之不速則或失土地而興兵戎成何事體不將貽笑後世乎然其反之之速蓋難言矣夫非明理識人公而無私正而能斷未有不因遲疑以致決裂者今則誅償轅而致重器葉爾羌萬里以外羣回安堵有熙皞之樂免兵戈之苦是吾於誌過之中而又

有大誌幸者存焉故為文泐甕中吾子孫視此文當以吾之過為戒不可以吾之幸為可幸儆尙愼旃哉

戒得堂後記

戒得之義於前記言之宜無不盡茲後記何為而作也曰前記之義蓋言其欲得茲後記之義乃言其已得欲得者有形得與失任彼其過小已得者無形得與失任已其過大茲後記之戒所以不可不謹不可不作也夫已

得則有形而吾謂之無形且曰任已而其過大者何試以吾之所得者言之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不為不遐不為不備是皆有形者然而消息盈虛之理滿損謙益之機伏於無形苟有或渝復隍隨之故戊寅之歲作勒銘伊犁之碑於凡栽培傾覆之道屯種萬里外非計之得三致意焉至今亦廿餘年矣倘

天之寵疆宇日以安耕闢日以廣方敢言有形之得而吾心之慄慄危懼於無形以戒夫或有所失而不能保其得全之意豈謂此一記遂足以息吾肩而卸吾責哉亦惟日愼一日以待吾歸政之日而已爾

文溯閣記

輯四庫之書分四處以度之方以類聚數以偶成文淵文源文津三閣之記早成則此文溯閣之記亦不可再緩因為之辭曰

權輿二典之贊堯舜也一則曰文思一則曰文明蓋思乃蘊於中明乃發於外而胥藉文

以顯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繼堯舜之心傳也世無文天理泯而不成其為世夫豈鉛槧簡編云乎哉然文固不離乎鉛槧簡編以化世此四庫之輯所由亟亟也茲則首部告成綱紀已定與之暇以究其枝督之勤以防其怨乙夜幾暇亦暨披覽怪僻側艷滌濯剗碶犁然理明衰然文顯所餘三部惟鈔胥之事然而豕亥陶陰猶不可不讐校也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

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義者蓋取范氏天一閣之為亦既見於前記矣若夫海源也衆水各有源而同歸於海似海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閭何洩則仍運而為源原始反終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則窮源之徑而溯之是則溯也津也實亦追源之淵也水之體用如是文之體用顧獨不如是乎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詩所謂遡澗求本之義而予不忘

祖宗創業之艱示子孫守文之模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重華宮記

宮殿之制乾清坤寧二宮為紫微正中左右各二永巷每一永巷以次列三宮斯為十二宮其後東西以次各列五所重華宮則昔之西二所也雍正年間予蒙

賜居於此即位後應升為宮彼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擬以重華為額雖頌之意耶而規即在此是以俞而稱之夫重華協帝豈易言哉必有所以勅幾興事知人安民而其本則在於審危微之心執精一之中是以四十餘年惟日孜孜宵衣旰食雖未致隕越而於熙世化民究無所成是故紀

思堂之記為於丙戌抑齋之記作於辛卯凡所以遲遲慎重者恐有言行不符致負初心耳若夫重華宮之記自不可闕而其應慎重又異曾前二記之比蓋少而居之長而習之

四十餘年之政皆由是而出之茲去歸政之年亦祗一紀然予猶是予也政猶是政也寰區猶是寰區也而戶口日以增穀帛日以昂養且不能那更言教萬目焦心難臻大當迴思居是宮勤聖學而談王道不惟莫之有為而竟失於無策則是記也亦自訟自責之章益增慚愧而已昔宋孝宗倦勤之後所居號重華宮此係近年觀武林舊事而知者其名不約而同然既為上皇奚取重華之義彼其

之人實非予所羡也一紀之後將退居寧壽宮亦不忍移此名於彼蓋宿學之所安舊劍不能忘也是以四十八年以來元旦除夕無不於此少坐新正與諸臣茶宴聯句率為例典異日歸政或時一來臨更成佳話其能踐斯言與否則敬俟

昊蒼之眷佑今日之下亦不敢預為侈談也

五經萃室記

事雖大而無關於天理人心之正者不可炫

其有文而為之記事雖小而有關於天理人心之正者不可惘其無文而弗為之記茲五經萃室之記蓋有合於後之所云者五經之有關於天理人心夫人之所知也而謂其事小者徒以萃宋時岳珂所刻之五經故曰小然而六百歲之間分之復合散之仍聚則其事亦不謂小而況闡數大聖人之精微示天理正人心斯可惘其無文而弗為之記耶岳珂所刻之五經奈何蓋自乾隆甲子時薈萃宋元明三代舊板藏之昭仁殿名曰天祿琳琅其時即有岳氏所刻之春秋未詳其所由來亦不過與別部春秋一例載之天祿琳琅之書而已茲復得岳氏所刻易書詩禮記四種而獨闕春秋因思天祿琳琅中或有其書

命細檢之則岳氏所刻之春秋故在其板之延袤分寸無不脗合而每卷之後皆有木刻亞形相臺岳氏刻梓荊溪家塾印大小篆隸文楷書不等且每頁之末傍刻篇識如易之

乾坤卦書之堯舜典之類其用心精而紀類審即宋板之最佳者亦不多見也至於收藏家則易書詩蓋同經七八家而略有異易書詩三經皆有晉府書畫之印及徐乾學季振宜陳定書李國壽陳氏世寶敬德堂諸印尚書文有章懷李氏印蓋大同小異云藏禮記者四家晉府書畫印李國壽印章懷李氏印敬德堂圖書印藏春秋者三家宋本印項氏萬卷樓圖籍印季振宜印夫岳氏之書既分而合幸合則不可使復分但天祿琳琅之書久成所錄諸書皆以四庫分類架貯昭仁殿其丙申以後所獲之

書別弆於御花園之養性齋以待續入玆徵出昭仁殿之春秋以還岳氏五經之舊仍即殿之後廡所謂慎儉德室者分其一楹名之曰五經萃室都置一几是舊者固不出昭仁殿而新者亦弗闌入舊書中似此位置可謂得宜吾因思之位置一切政務亦能如是胥得宜乎所謂得宜者亦有合於天理人心之正而不違五經之旨乎刻書家多矣若玆分而復合者蓋少遂命選善書者如影宋鈔之

例通鋟其五經正本以壽世而公來者吾於是慨武穆之忠而喜其有文孫承繼家聲也又恨宋高宗之信奸相忘復讐而自壞其長城也又謂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而司馬遷怨尤之語誠不足為信史也

南巡記

舉大事者有宜速而莫遲有宜遲而莫速於宜速而遲必昧機以無成於宜遲而速必草就以不達能合其宜者其惟敬與明乎敬者敬

天明者明理敬

天斯能愛民明理斯能體物千古不易之理也予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西師之事所為宜速而莫遲者幸賴

天恩有成二十餘年疆宇安晏玆不絮言若夫南巡之事則所為宜遲而莫速者我

皇祖六度南巡予藐躬敬以法之玆六度之典幸成亦不可以無言我

皇祖蕩蕩難名予藐躬瞻乎景仰述且弗能作於何有然而宜遲莫速之義則不可不明示予意也蓋南巡之典始行於十六年辛未是即遲也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而辛未丁丑兩度不過勅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亦所謂遲也至於壬午始有定清口水誌之諭（向來河臣率皆靳拆清口恐一千多費工料之議洪湖盛漲則開五壩下河一帶無歲不被災自壬午年三次南巡始定高堰五壩水誌高一尺清口則開放十丈為準俟秋汛後洪湖水勢既定仍如常接鑲口門嗣是河臣恪守此法數十年來下河免受水患田廬并）

（資保護）丙申乃有改遷陶莊河流之為（向來清口每處黃水倒漾康熙己卯春皇祖南巡親往河干閱視形勢命於清口迤西隔岸挑陶莊引河導黃使北因河臣董安國開放過早旋復淤墊其後庚辰辛巳壬辰甲午以及雍正庚戌歷命大臣會同河臣籌勘挑辦功迄未就嗣以黃水倒灌會開陶莊引河更無善策乾隆丙申春諭河臣薩載詳悉履勘繪圖貼說往返指示即於是年秋興工至丁酉仲春蕆事開放新河大溜暢達既免黃流倒漾之虞更收清水刷沙之益因命建河神廟以答神佑詳見御製碑記）庚子遂有改築浙江石塘之工（浙江海塘自戴家橋迤西皆柴塘不足資保護庚子南巡親臨閱視因飭該督撫於老鹽倉一帶改建魚鱗石塘仍諭令存留舊有柴塘以為重門保障辛丑壬寅

等年陸續採辦石料勘估建築至癸卯八月該督撫富勒渾福崧等奏報石塘三千九百四十丈全行告竣）今甲辰更有接築浙江石塘之諭（浙江海塘老鹽倉一帶魚鱗石塘雖已全竣而章家庵以西惟藉范公塘土隄一道衛護形勢單薄不足以資捍禦固先期傳諭該督撫詳晰籌畫採石鳩工茲甲辰南巡親臨指示不惜百餘萬帑金降旨一律接築石塘俾瀕海黔黎永資樂利）至於高堰之增卑易磚（庚子南巡閱視高家堰工據薩載請將三堡六堡等卑矮磚工加高余以磚工究不若石工之經久因命毋惜帑費一律改建石工分年修鞏以冀永遠鞏固）徐州之接築石堤並山（丁丑壬午乙酉三次南巡均至徐城閱視河工形勢次第籌辦添築石隄俱用石十七層以資鞏固其舊有石工三段長九百七十餘丈較之丁丑新建石隄短少二三層於庚子南巡時命總河薩載會勘一律加高十七層又自韓山至秦山一帶向止土堰茲亦一律接築石隄四百五十丈直達山腳俾資河永保安居）無不籌度咨諏得宜而後行是皆遲之又遲不敢欲速之為夫臣之事君其有知不可而強諍者鮮矣河工關係民命未深知而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謬行之其害可勝言哉故予之遲之又遲者以此而深懼予之子孫自以為是而後之司河者之隨聲附和而且牟利其間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在他事則可在河工則不可河工而牟利宣洩必不合宜修防必不堅固一有疏虞民命繫焉此而不慎可乎然而為君者一二日萬幾胥待躬親臨勘而後剔其弊日不暇給焉則仍應於敬

天明理根本處求之思過半矣予之舉兩大事而皆幸以有成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察吏安民行慶施惠羣臣所頌以為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應為所謂有乎惠心勿問

元吉予嘗以此自勗也至於克己無欲以身率先千乘萬騎雖非扈蹕所能減而體大役衆俾皆循法而不擾民亦亟其難矣斯必有以振其綱而挈其要然後可以行無事而胥得宜實總不出敬明兩字而已故玆六度之巡揭諸皇子以來俾視予躬之如何無欲也視扈蹕諸臣以及僕役之如何守法也視地方大小吏之如何奉公也視各省民人之如何瞻覲親近也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而

西師之事更不必言矣敬告後人以明予志

御製文二集卷之十五

記

五福五代堂記

五福堂者
皇祖御筆賜
皇考之匾額也我
皇考敬謹摹泐
奎章於雍和宮圓明園胥用此顏堂以垂永世丙申年予葺寧壽宮内之景福宮以待歸政後宴息娛老景福者

皇祖所定名以侍養
孝惠皇太后之所也予曾為五福頌以書屏而未以五福名堂者盖引而未發抑亦有待也玆蒙
天貺予得元孫五代同堂為今古希有之吉瑞古之獲此瑞者或名其堂以鄉其事則予之所以名堂正宜用此五福之名且即景福宮之地不必別有搆作而重熈累慶仍即

皇祖
皇考垂裕後昆貽萬世無疆之庥也若夫獲福必歸於好德而好德尤在好其善以歛錫厥庶民五章之中三致意焉玆不複贅予子孫曾元讀是記及堂中五福頌者應敬思
皇祖
皇考所以承
天之福必在於敬
天愛民勤政親賢毋忘舊章予之所以心

皇祖
皇考之心朝乾夕惕不敢暇逸以幸獲五代同堂之慶於萬斯年恒保此福奕葉雲仍可不勉乎可不慎乎

三老記

予既為三老五更之說以闢諸家之謬然以三老之稱數典於左氏其何以稱三老則求其解而終不得其辭玆以三餘之暇書辟雍詩冊有三老之語臨池下怳然悟曰三老之言實出孟子所謂老而無妻老而無夫老而無子此非三老而何孟子雖出左氏後而此語自由古以傳故即繼之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可知文王時即有三老之稱左氏提其綱孟子晰其目耳且晏子對叔向歎齊之將為陳氏所云公棄其民三老凍餒乃指一國鰥寡獨窮之民之無恤者設以上壽中壽下壽論之豈八十以下之老即可以弗恤乎其餘傅會之論愈說愈遠然總於辟雍

養老與賢有何涉乎自是而三老之稱徧於鄉閭所謂三老董公壺關三老之類不一而足蓋耆艾而長於鄉者即可稱三老而非定三人也夫予三老五更之說成於戊戌逮今又六年求其說而不得而筆下偶得之是不可以不記且此六年中何嘗不讀孟子而未有會玆偶會之益見理不可不日窮書不可不日讀寧渠呈己之是顯人之非以為博聞廣識而已哉

祭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

予小子既敬遵
皇祖聖訓增祀
歷代帝王以今年二月春祭之吉奉
神主入廟禮以克成祭不欲數於是退而恭
記曰
皇祖之聖允符我
皇考所尊稱大成有類
先師孔子而無以復加也即此增入之
旨實出大公至明乃稱歷代之名議而非有
意於其間也夫歷代者自開闢以來君王者
之通稱非如配享
先師孔子有所旌別彰癉於其間也夫有所
旌別彰癉於其間則必有所進退而是非好
惡紛然起矣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將無所底
止且以旌別彰癉言之湯武即有慙德則歷
代開創之君湯武且不若審如是

三皇五帝之外其宜入廟者有幾是非祭
歷代帝王之義也故我
皇祖謂非無道亡國被弒之君皆宜入廟者
義在此但引而未發予小子敢不敬申其義
乎蓋自洪武建廟南京以來北京祖之所祀
者寥寥[明洪武六年始建歷代帝王廟於南京崇祀者三皇五帝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光武帝隋高祖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十九帝已而罷周文王隋高祖唐高祖之祀嘉靖九年罷南京廟祀建歷代帝王廟於北京二十四年又罷元世祖之祀]及我
世祖定鼎燕京
幼齡即位百度畢舉爾時議禮之臣於議
歷代帝王廟位次亦頗有所出入[我世祖定鼎燕京因明代祀典順治二年增祀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凡五帝]而我
皇祖之諭亦因近
大事之際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諸臣未
能仰遵
聖意其出入亦頗不倫[會典載康熙六十一年皇祖諭旨凡帝王在位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盡宜入廟崇祀爾時廷臣不能仰體聖意詳細

封論凡疏奏在十一月大事前數日所議增祀夏商以來帝王一百四十三位并漢之桓靈皆入之實不倫矣予小子於昨歲閱大清通禮始悉其事因命大學士九卿更議增祀而以仲春躬祀入所增

神主於廟昨歲因閱大清通禮見崇祀歷代帝王位次有不恒於懷者知漢之閣入桓靈而於前復五代全未議及周勅大學士九卿等更議增祀昔元帝以來二十五帝而於桓靈則撤出之以昭公論今歲仲春入神主於廟躬禮致祭拜見禮成述事詩幷序予嘗論之洪武之去遼金而祀元世祖猶有一統帝繫之公至嘉靖之去元世祖

則是狃於中外之見而置一統帝繫於不問矣若

順治初之入遼金而去前五代則爾時議禮諸臣亦未免有左袒之意孰若我

皇祖之大公至明昭示千古為一定不易之善舉哉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別之乎正統必有所繫故予於通鑑輯覽之書大書特書一還春秋不敢有所軒輊於其

間予於歷代通鑑輯覽一書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餘年於南北朝及宋元遼金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之際大書特書必公必平如南宋自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遇至臨安既破帝昺見俘宋統始絕故自丙子三月以前為宋帝昺德祐二年三月以後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至於元順帝北遁沙漠委棄中原則自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以後正統乃歸之明為洪武元年至我朝

世祖定鼎京師在甲申五月惟時明福王尚監國南京故通鑑輯覽仍書明以別之直至乙酉五月大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始書明亡折衷義例惟嚴惟謹一遵春秋之法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閒也以為一時之議雖權萬古之論不可欺也然則歷代帝王之祀果即非如配享

先師孔子漢無旌別彰癉於其閒乎曰不然也

歷代帝王胥祀於景德之殿其有德無德若南若北曰中曰外是一家非一家章章如昭昭如孰可以為法孰可以為戒萬世之後入廟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懼耶是即不明示旌別彰癉而已寓旌別彰癉於無窮矣其有不憬然思惕然懼者則是無道之倫必不能入此

廟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雖然予更有後言焉蓋宜入
廟與不宜入識昭然應知懼而我大清國子
子孫孫祈
天永命所以綿萬禩無疆之庥者更當以不
入斯
廟為棘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用慎苞桑之固思及此有不忍言而又有不忍不言者世世子孫其尚凜難諶之戒乎

淮源記

今歲豫旱於春夏荆歙旱於夏秋因循淮水弱而清口淤既而豫得雨於夏末則更黃水盛而清口有倒灌之患其間晝夜卜度往來疇咨蓋不可屈指數矣今歲春夏以來東南雨澤愆期淮水微弱以致清口淤淺無錫一帶河水乾涸糧船挽運維艱河漕諸臣辦理竭蹶再四馳詢旋命大學士阿桂前往會勘並諭引黃水以送令歲重運及回空之船當清水以候明春開放濟運北上晝夜懸屢沖諭不遲辭多矣因思淮之弱必其源之微或有沙石壅塞以致遏其流乎其時撫臣畢沅以辦理賑恤事宜不能分身往則命布政使江蘭往致禱淮瀆祠且相其源之形勢既而江蘭奏淮瀆故有祠更有禹廟並得三大井於禹廟東引歸正河遂成巨川因具圖貼說呈覽江蘭奏查勘淮源至桐柏山下據卿書稱禹廟前有井乃淮源所出因履勘至廟東里許沙土壁起微露砌石基址試挖至三尺許有三大泉湧出當即淘濬引歸河身下流旋即加長復沿流下勘至信陽正陽等各州縣抵江南境長五百八十餘里寬二三十丈深三四尺不等與一統志稱淮水伏流數里湧起三泉脊為井之語相合云云朕批指云按其圖上疑更有源汝何未至其處並於圖中點出更馳諭畢沅前往詳

悉覆勘朕觀其圖溪磵縈繆山林深秀所謂三泉者未必即真源也其時賑恤章程已定迺命撫臣畢沅親往以窮其實茲畢沅親至胎簪山山頂遂得真淮源具圖以來據畢沅奏胎簪山乃桐柏之中峯術山麓南上約十六七里見水一泓土人指為淮水之源稱曰淮池恐初原尚不在此因延緣細徑而上道路益險十餘里始至山頂有大石盤陀廣十餘丈石旁凹處成潭徑丈許泉從石間出深尺餘遂飭從人汲乾積水旋洄旋盈其為淮瀆真源似無疑義等語於是導淮自桐柏之言始信蓋胎簪即桐柏之中峯桑欽水經非誣也酈道元注以

為淮灃同源西流為灃東流為淮則今之分水嶺實在胎簪峯下按圖可求淮灃分流此又一證也夫天下之理豈易窮哉若據江蘭之奏定三井為淮源則胎簪之真源湮矣然弗湮也桑欽酈道元之語固在也今偶湮之而後世必有執水經注以笑我君臣之不讀書矣茲不惟喜瀆源之得真更以佳古人之用心勤而千載之下必有相知之人也江蘭向在部中為能馳馬耐辛苦之能員是以屢陞用之今職而於登峯造極跋涉以求得真源乃讓身軀孱弱佔畢之儒臣斯則在立心之堅定與不堅定及讀書與不讀書之分耳既記其顛末並以嘉畀沅也沅其勉之

御製文二集卷之十六

序

大清會典序

自
郊廟朝廷放之千百國徼荒服屬之倫而莫之備自
創業守文繩之億萬葉矩矱訓行之久而勿之渝非會典奚由哉顧維
聖作
明述政府纍陳其間有因者即不能無損與益而要之悉損益以善厥因則方策所麗乃一成不易之書非閱世遞輯之書也國家膺
大寶命
列聖肇興禮樂明備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
始勅釐定會典則以時當大業甫成實永肩
我
太祖

太宗
世祖三朝之統緖不可以無述而述固兼作
矣
皇考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
申諭閣臣敬奉
成編攷衷條系則以累洽重熙更兼
皇祖景祚延洪化成久道不可以無述而述
且未遑言作矣暨朕寅紹
丕基祇祇翼翼壹惟法

祖宗之法心
祖宗之心發冊披圖罔或偭踰尺寸會西陲
大功告蕆幸纘成
祖宗欲竟之
志事而凡職方官制郡縣營戍屯堡覲饗貢
賦錢幣諸大政於六曹庶司之掌無所不隸
且我
皇考勵精圖治十三年之間立綱陳紀復不
可無紀以垂永世爰咨館局次第具草乙夜

手批是正而論之曰嚮者發凡排纂率用原
議舊儀連篇並載是典與例無辨也夫例可
通典不可變今將援典而傳例後或摭例以
殽典其可乎於是區會典則例各為之部而
輔以行諸臣皆謂若綱在綱咸正無缺而朕
弗敢專也蓋此日所輯之會典猶是我
皇祖
皇考所輯之會典而俛焉從事於茲者豈真
義取述而不作云爾哉良以抱不得不述之

深衷更推明不容輕述之微指稽典者當瞭
然知宰世馭物所由來無自疑每朝迭脩為
故事耳若夫治法心法表裏兼賅精之而貫
徹天人擴之而範圍今古如往牒所稱惟聖
斯足以行官禮者是又數典之原嘉會之本
也朕其敢不懋諸敢不與子孫臣民交勗諸

御製文初集序

于敏中排次數年來所謂御製文初集成而
以序為請夫序者所以叙陳經旨故孔子作

書序子夏作詩序未聞自序其文也自序其文蓋漢唐以後之事乎為天子者所以脩己治人必當以三代以上自勗豈可以漢唐以後自畫此正務也至於文乃其餘事耳然亦豈可以漢唐以後為法哉如是則敏中之請序可以不允既而思之向之樂善堂全集及
御製詩初集不既有序乎於凡惕己敬
天本身徵民憫農桑驗今昔蓋已言之悉矣例以向不可以不序而以向之言之悉則又

可以不必序矣雖然不欲與文人學士爭長亦向之本意也則今之裒然成集者與向之言為合乎為否乎以之自問抑又不能措一辭云

通鑑輯覽序

編年之書莫備於
皇祖御批之資治通鑑綱目蓋是書集三編為一部自三皇以至元末明初振綱挈目謹予嚴奪足以昭萬世法戒為人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義也然
皇祖雖嘗抉精微徵辭旨著論百餘首亦惟析疑正陋垂教後世耳於其書則一仍厥舊無所筆削也故全書篇幅雖多而議論乃什倍於事實即如前編之中總論史論音釋辨疑考證紛不一家（已上總論等五種襍引諸家之說咸稱胡氏宏胡氏一桂熊氏禾並無專家主名且有自稱思按者考前編第一卷首載外紀乃元陳桱編次則各種所引皆桱采集無疑）正編之中凡例（朱子著）發明（尹起莘著）書法（劉友益著）考異（汪克寬著）集覽（王幼學著）考證（徐昭文著）

正誤（陳濟著）質實（馮智舒著）濫觴益甚至於續編之作成於有明諸臣其時周禮沿尹起莘例作發明而廣義則出於張時泰效劉友益書法而為之者夫發明書法其於歷朝興革正統偏安之際已不能得執中之論而況效而為之者哉且以本朝之臣而紀其開國之事自不能不右本朝而左勝國此亦理之常也況三編中嬗代崛起之際稱太祖而繫以我者不一而足亦非體例也故命儒臣纂歷代通

鑑輯覽一書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自黃帝至本朝定鼎四千三百四十一年事實編為一部全書於凡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謹而無所容心曲狥於其間覩是書者凜天命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則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也書中批論一依皇祖之例自述所見據事以書者十之三儒臣擬批者十之七而經筆削塗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語弗點竄者亦七之二云

平定準噶爾方畧序

平定準噶爾方畧書成纂言者以序請夫序者所以敘其事之本末而因文以悉其肯綮也事之本末則方畧三編盡之矣太學之碑磨崖之銘西師之詩開惑之論亦既悉其肯綮矣如是則可以不煩重序雖然五年之間大勳兩集又十年而後書成是不可以無序且朔漠金川前例具在也乃允其請而為之序曰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幸不可以屢徼志不可以少侈夫用兵中國自古為難而況踰沙漠天山萬里而遙乎旰斯宵斯劼劼以至有成功非虛而名非偽是僅可免後人之指摘耳若夫揚揚自詡以為誠若能操必勝之券則不惟致物議而貽口實於心亦誠惡若也藉衆之力幸底於績然我士卒之攖鋒鏑者不為少矣故此書之輯率因忠魂義魄不忍令其泯沒無聞具載以誌之而

猶不在於擴土開疆之為也既平準噶爾延及回部悉主悉臣耕作賦役與焉此亦一再徼幸矣而猶不自知足欲屢試我銳而別有圖是志侈也志侈者不祥故近日撤征緬之旨甫降而彼適投誠我兵振旅以還告成事焉此非盈虛消息之理捷若響應乎是則此序之作不惟迴思而若有驚亦且永圖而懷有成也

增訂清文鑑序

稽古語言文字之傳不能不隨方隨時代為變易將欲觀其會通惟音義兩端為之樞筦獨是施之於繙譯則以字之不得其音而舛者亦以字之強索其義而逾舛嚮評通鑑輯覽糾前史譯本失真則有校正金元國語解之命及製西域同文志序諸作復連類而引伸之玆增訂清文鑑告竣並為豐厥指以詒來者夫字之不得其音者如明安之為猛安穆昆之為謀克猶云對字未叶耳甚者乃因

字法以寓褒譏如金史書烏珠為兀朮貝勒為勃極烈我為孛堇者是也且同一蒙古人名於膺世爵者則書羅卜藏於隸職籍者則書羅卜贓沿流至今未改不綦誕乎至以字文強索其義者如蒙古語鄂博特堆砌之統詞而曲說者以鄂為嵯峩之峩博為輓祭之輓自詡語出經傳究之求其義而不得遂并其音而失之不愈盭乎蓋對音本無義也即如國語稱天曰阿卜喀蒙古語則曰騰格里

西番語則曰那木喀回語則曰阿思滿以漢文求之皆無義之可索且以漢文天字設用國書合音則字當云梯煙夫梯煙寧有義乎豈梯必梯磴之梯而煙必煙霄之煙乎穿鑿者又將謬解為梯煙而上為天之義可乎蓋嘗推而論之前代之主其不暇兼治漢文者既一任夫承譌襲謬而莫之正而兼治漢文者乃轉為漢文所牽掣而不克博訂方言之異精研聲律之元譬諸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非虛語也洪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
神靈天亶制度考文於
列祖頒垂國書廣大精微貫串賅洽
御定清文鑑全函折衷大備惟當時編纂諸臣依國語分類排纂未列三合切音漢字注中間採經傳成語以佐訓詁日久易啟傳會穿鑿之習朕志切紹
聞指授館臣詳加搉覈每門首著國語旁附

漢字對音或一字或二合或三合切音俾等量者不與苗髮而字之淆於不得其音者尠矣詮釋具以日用常言期人共曉其俗解摭拾陳編章句及以之乎者也爲文者悉汰之而字之汩於強索其義者抑又尠矣綜討續入新定國語五千餘句若古官名冠服器用鳥獸花果等有裨參考者別爲補編系之卷末庶幾嘉與我子孫臣民可以同文可以傳世而行遠是爲序

平定兩金川戰圖詩序

丙戌戰圖紀西師事而有補詠六詩戊子戰圖紀烏什事亦有補詠六詩兹繪平定兩金川戰圖凡十六幀則皆歷年因事成什無煩補爲者也夫戰圖之不可無以將士盡忠敵愾宣猷立勲不可忘其勞也而一而再再而三雖曰應

天順人出乎不得已非窮兵黷武之爲誰其信之曹松之言非爲將者之過皆予一人之愆幸而集事庶免勞而無功之譏耳然圖以旌其勇詩以識其詳觀其圖以繹其詩則予所以夙夜勤劬運籌狎至不啻與諸將士共折衝於矢石金鼓之間者畢見於是或少謝但知已逸而不知人勞是則予所深企而猶未可必者也予之子孫其尚以予之所爲爲戒更當以予之所爲爲勉如其不能則莫如息事寧人如漢文帝宋仁宗之自守可耳

序

硯譜序

向詠文房四事謂筆硯紙墨文房所必資也然筆最不耐久所云老不中書紙次之墨又次之惟硯為最耐久故自米芾李之彥輩率譜而藏之以為藝林佳話內府硯頗夥或傳自勝朝或弆自國初如晉玉蘭堂硯璧水暖硯久陳之乾清宮東西暖閣因思物繁地博

散置多年不有以彙綜稡記或致遺佚失傳為可惜也因命內廷翰臣甄覈品次圖而譜之凡舊藏者若干枚散置者若干枚新獲者若干枚其棄置庫中為之剪拂刮磨礱為奇品者又若干枚譜既成欲命于敏中凝四六引言以行之既思題句銘辭皆自作且六日而成四十首所為惜淪棄悟用人慎好惡戒玩物無不三致意焉則又不可以無文而不序其梗概也昔許採一文人耳藏硯幾至百枚茲百年太平石渠天祿之府貯硯多至二百枚亦不為過而予以為已過者蓋意有所好必有所繫若謂文房之資立言傳道有異他物之為嗟夫是予所以自解乎抑亦所以自訟乎

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序

向既增訂清文鑑序而行之與夫穿鑿字法謬寓褒譏曲解方言傅會漢語一切務奇求勝亦既辨之詳矣茲三合切音清文鑑書成

司事者以序為請夫既有前序則此可以不必重為然前書祇載國語漢語而未及蒙古此書乃並載蒙古語所為異於前書者是不可以不闡其義我國家自

太祖

太宗以來近邊諸蒙古部落久為世臣而至今則喀爾喀青海及準噶爾之四衛拉特前後歸順蓋無一蒙古之非我臣矣諸部語言音韻剛柔雖畧殊而大段則一即國語雖與

蒙古語異而亦有一二相同者朕即位初以為諸外藩歲來朝不可不通其語遂習之不數年而畢能之至今則曲盡其道矣侵尋而至於唐古特語又侵尋而至於回語亦既習之亦既能之既可以為餘暇之消遣復足以聠中外之性情因悟天下之語萬殊天下之理則一無不戴天而履地無不是是而非非無不尊君上而孝父母無不賢賢人而惡小人彼其於語言文字中謬存我是彼非入者

主之出者奴之不亦仰而唾空終於自汚其面哉故向有校正金元國語解之命及製西域同文志壹是義也雖然予以為亦無足深怪作金元史者之讕文何則彼一類之人尚有越人視秦人肥瘠之言而況非其類者乎又況彼實不解其語言音義乎則又安能保千秋萬世後不解此書者之不又將如作金元國史者之其人乎前書之序並命載於後庶幾並觀以互相發明也

平定兩金川方畧序

前平定金川則併促浸一處之歸降後平定兩金川則併促浸攅拉兩處削平之而屯戍其地不讀前方畧不知予之撫順宥過之寬恵不讀後方畧不知予之保大經久之苦心兩金川之偝恩觖望屢赦屢叛與夫不得已用兵之原委亦既見之後告成太學之碑文矣茲方畧成而司事者以序請從其請是贅言不從其請是闕體以書之有弁詞蕆體

例也夫示之義方之謂方定之智畧之謂畧有方無畧失之執有畧無方失之隨二者相需殷而相得彰且方有隅之義而象地畧有包之義而象天乾圓坤方陰靜陽動即兵法實不出乎此要之本於敬而弗懈公而無私泰而不驕勤而非躁然後能賞罰明而進退當緩急應而機宜合運之九重之上示之絕域之遥忘憂不可掣肘益不可是必注精神於董事之諸臣而念辛苦於衝鋒之策士嗚

呼定方畧豈易言而成方畧更難覩也今幸覩方畧之成庶乎五年忘餐廢寢之勞得以少慰而藉以觧後世窮兵黷武之譏所為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夷者或庶幾乎

熱河志序

為各省之志書易為熱河之志書難彼其以漢人書內地事且各府州縣本有晉乘楚檮杌舊而輯之其易也不待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熱河之志則以關外荒畧非內地而遼金

元之史成於漢人之手所為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然故曰難夫遼金元非若唐宋之興於內地而據有之也又其臣雖有漢人通文墨者非若唐宋之始終一心於其主語言有所不解風尚有所不合且遼金元皆立國不久旋即遯出則所紀載欲其得中得實蓋亦難矣夫遼金元之史紀內地而欲其得中得實尚且難之況紀邊關以外荒畧之地乎其不能得中得實亦益明矣當今之時熱河之志不可不成者則以本朝荷

天之寵百有餘年累洽重熈漢人已數世被覆載生育其語言風尚薫陶漸漬不可以遼金元之漢臣例之亦理之必然況我

皇祖建山莊於此地非為一已豫遊實貽萬世之締構而顧可無書以垂永久乎山莊內本有溫泉出而滙武列之水俗遂有熱河之稱茲雖為府為縣而仍以熱河稱之者存其朔便於衆也

皇祖有詩云聚民至萬家蓋鞏路之際人烟尚少後乃閭閻日以富耕桑日以闢至於今將百年屹為都會

皇祖雖嘗名之曰避暑山莊序詠三十六景而未輯志者其或有待耶抑亦文獻不足徵而遲遲為之耶山川里邑建置沿革與夫去蹟人物司事之臣雖捃摭遺逸猶有未備未信者其說具見於前而吾之序是書以行世者正所云在此不在彼

改譯遼金元三史序

改譯遼金元三史成司事者以序請史無序例也齊梁陳書及後五代乃有序蓋出於宋臣修史者剏為之飾例也亦足以觀其政之不綱而事之紛紊也若今三史之請序將比於孰乎曰彼之序皆序其事而此之序乃序其言則不可以齊梁等比之矣序其言亦非為之修辭飾說乃改譯漢文譯其國語之訛誤者至於其國制度之理亂君臣之得失未

嘗一字易蓋史者信也所以傳萬世垂法戒彼其時之史或已不能保其必信數百年之後無庸為之修飾且改譯者不過正其訛誤之語而其舊史之布天下者自在也讀史者執舊簡而證以新書則可知語之與而事之同則此序之不可不作乃所以明吾志也夫春秋一字之褒貶示聖人大公至正之心若遼金元三國之譯漢文則出於秦越人視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別語言不通而又有謬寓嗤斥之意存焉此豈春秋一字褒貶之為哉向於改譯三史之旨及同文韻統熱河志諸序已屢言之茲不複綴夫遼金雖稱帝究屬偏安元雖一統而主中華者纔八十年其時漢人之為臣僕者心意終未浹洽我國家承天庥命建極垂統至於今百四十年矣漢人之為臣僕者自其高曾逮將五世性情無所不通語言無所不曉且今之纂修諸臣即有善通清書兼習諸國字之人則茲三史必當

及此時而改譯其訛誤者是則吾於遼金元三代實厚有造而慰焉雖然是造非吾造乃天造我國家重熙累洽而後得此則所以祈天永命日慎一日之忱惟益兢兢懼乃勝於慰焉云耳

後序

避暑山莊後序

我
皇祖於辛卯年成此避暑山莊三十六景續

圖賦什為序以行之而予適生於是年此中
因緣不可思議即位後於辛酉年始為巡狩
之舉至山莊徘徊思慕因敬依
元韻以誌景仰甲戌年又增賦三十六景蓋
以
皇祖昔曾題額而未經入圖及余遊覽所至
隨時題額補定者總弗出
皇祖舊定之範圍故永恬居之詩曰已是洞
天傳玉簡得教福地續瑯書永恬居即

皇祖御書也
御序至矣盡矣茲後序何為而作蓋予之生
年既同山莊而予之侍
皇祖適以壬寅而今歲又恰當壬寅六十餘
年蘊於深衷者不可以不明白宣示以自戒
已者戒我後人耳夫居此山莊日凜敬
天法
祖勤政惠民柔遠寧邇諸大端見之詩文者
不知凡幾何尚有未宣之深衷乎無而謂有
是欺已有而弗宣是欺人我
皇祖建此山莊所以詰戎綏遐崇樸愛物之
義見於
御製序中意深遠也是以
皇考十三年之間雖未舉行此典常
面諭曰予之不往避暑山莊及木蘭行圍者
蓋因日不暇給而性好逸惡殺生是予之過
後世子孫當遵
皇考所行習武木蘭毋忘

家法煌煌
聖訓予與和親王及爾時軍機大臣實共聞
之而今皆無其人矣予如不言後更無知
皇考聖意者又數年來日涉成趣於向所定
景外不無建置如創得齋戒得堂之類不下
二十處既見之昨歲知過之論矣而予之意
猶有未盡者亦不可不宣示後人也蓋漢唐
以來離宮別苑何代無之然不過費人財逞
已欲其甚者乃至破國亡家是可戒無足法

也若今之山莊乃在關塞之外義重習武不重崇文而今則升府立學駸駸乎崇文矣然杜甫所云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之句余常駁之以為各有其地其職也設衆人遂以此為美亦美中之不足矣又扈蹕之衆歷數月于役采薇出車古人所以恤下此亦不可不念俾人知其所繫者大且時加恵賜焉則勞而不怨若圖已樂而忘人苦亦非仁人之所為也若夫崇山峻嶺水態林姿鶴鹿之遊

鳶魚之樂加之巖齋漢閣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塵世之懷較之漢唐離宮別苑有過之無不及也若耽此而忘一切則予之所為避暑山莊者是設陷穽而予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意蓄之久而不忍言今老矣終不可不言故書之既以自戒仍敬告我後人若後人而忘予此言則與國休戚相關之大臣以及骨鯁忠直之言官執予此言以諫之可也設諫而不從或且罪之者則是

天不佑我國家朕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題辭

題董其昌自書告身

嘗閱張照跋董其昌書姜寶告身帖有云思翁有自書三世制誥今在上海葉忠節家其在海寧陳宗伯家者曆鼎云云乃取石渠續藏是卷其昌自書告身觀之卷中收藏圖記凡十一王鴻緒者五屬宗萬者四其二不知誰氏而總無葉應榴陳元龍印記葢者照所

見者其三世告身而此乃止其父母及已與妻之告身為異乎然予思之制誥非美事也虞廷咨禹命棄契皐陶尚矣即周室君陳君牙諸誥皆君誨臣之言無所褒貶於其間也自唐始有知制誥浸淫至於宋而其權益重夫權者上之所操以治四海者也太阿不可倒持雖文字為空言而邪正榮辱是非所繫綦重未可忽焉我國家一掃歷代陋習誠不可及文武各官制誥惟視其品之大小為高下不過明訓數語足以彰其前而勗其後而止無所謂黄麻金匱登臺持筆之事也夫人之賢愚邪正當以其政蹟觀之教之數語而即身體力行以成賢臣者鮮矣使視草者為正人尚可若其為僉人其能訓人以正有是理乎即如宋之蘇軾不得不謂之正人其責呂惠卿之詞雖矣既而語人曰三十年作劊子今日方剮得一有肉漢（見陳長方步里客談）吁是何言耶不幾以九重之絲綸為一身之報復乎

且為人子者孰不欲榮其親令付榮辱之權於知制誥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受榮者必感焉受辱者必憾焉即使正人君子知制誥尚不能無此弊而況苞苴請託有所不免門户於是乎別朋黨於是乎興清流之禍將不可底止尚空言而收實害鮮彰癉之益成聲氣之私為國家者亦何賴有此乎予故曰我國家一掃歷代陋習為不可及也

大禹治水圖題語

大禹治水圖廣二尺七寸有十分寸之五高四尺九寸上下左右邊幅都似截去不全故無作者及收藏家姓名印識按宣和畫譜有晉顧愷之夏禹治水圖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有隋展子虔禹治水及五代朱簡章禹治水圖又王世貞弇州續集有宋趙伯駒大禹治水圖而疑以爲非千里所能辨似周文矩云云夫既爲割裂之餘無姓氏可考則其爲顧爲展爲周爲朱爲趙不能以臆度徒觀其結

搆筆法則內府本有愷之洛神圖子虔春遊圖卷皆較此幅爲更古簡章蹟未見迄不可證伯駒所作後赤壁圖較此幅筆實綿弱誠有如弇州所云則此幅或即文矩所爲未可知也且與內府所弆文矩聖蹟圖筆意亦有相倣者至於三峽底柱之雄壯林林烈峰之綢繆架木撐鐵拽杵揰石推之撞之析之撬之剔之鑿之釃之奠之衆役並力各極其致而大禹則免收祇坐躬持斧鑿共勞竭誠之意如可想見虛空金神遂有驅鬼怪轟雷掣電以爲之陰助其工用奏地平天成之績信有非趙宋以下畫工所能摹擬者嗚呼微禹其魚功垂萬禩雖無圖畫人孰不思則況仰威儀而識胼胝蒙敷奠而緬隨刊起敬起慕又當何如豈藉考姓氏辨古今以爲企景者哉

題東林列傳

東林講學始以正而終以亂馴致與明偕亡

陳鼎敍爲列傳其序曰梁溪諸君子講學東林天下從之皆尙氣節重名義及國亡帝后殉節效在五十餘年之後亡國有光于明爲烈嗚呼是邪說也不可以不闢君人者以顯承祖業致太平安民物爲有光耳不能守祖業徒以國亡殉節爲有光有是理乎卽如東林諸人始未嘗不以正其後聲勢趨附互相標榜糅雜混淆小人得而乘之以起黨獄是開門揖盜者本東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後已

何取乎帝后殉節爲有光哉鼎此邪說不惟爲明君良臣之罪人亦實爲正人君子之罪人夫正人君子豈有不顧其國祚之久長民物之安泰者哉且歷代名臣莫如皐夔稷契伊望蕭曹房杜王魏韓范富歐是皆非講學者也而其致君澤民實蹟古今爭誦之漢室黨人已開標榜之漸激而致禍卽宋之周程張朱其闡洙泗心傳固不爲無功然論其致君澤民之實蹟如向之所舉若而人者安能

並肩齊趨乎而蜀洛之門戶朱陸之冰炭已故相攻之漸蓋有講學必有標榜有標榜必有門戶尾大不掉必致國破家亡漢宋明其殷監也夫至國破家亡黎民受其塗炭者不可勝數而古以死節殉難者多爲有光于古收講學之效則是效也徒成其爲害眞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陳鼎此書獨以衰集著述本末槩然觀者或可資論世之助以爲萬世之戒故錄而存之而其邪說背理則不可不揭正以詔爲政者故題之簡端

題楊維楨鐵崖樂府

楊維楨于元仕不顯而不肯仕於明似爲全人矣而其補集中有大明鐃歌鼓吹曲非刺故國頌美新朝非眞全人之所爲與劇秦美新何以異耶予命爲貳臣傳于錢謙益之旣仕本朝陰爲詩文詆毁常惡其進退無據然謙益之所毁者本朝猶稍有懷故國之心若維楨則直毁故國較謙益爲甚夫文章者所

以明天理叙人倫而已舍是二者雖逞其才華適足爲害不如不識字之爲愈也若曰懼明祖之強留而故爲此遜詞以自全乃明哲保身之計予謂明祖直未強留耳若與之官將亦必受之何也以其忘故國而知之危素跋而賛之蓋亦同病相憐曲爲之觧耳因著此論並命錄其集前亦所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

題明神宗本紀

偶閱神宗本紀見其爲皇太子時方六歲穆宗嘗馳馬宮中諫曰陛下天下主獨騎而騁寧無銜橛憂穆宗喜下馬勞之云云不禁廢書而歎而笑以爲必無其事盖笑作史者之無識歎明之亡已兆其幾於此也夫宮中非馳馬地六歲童其見斷不及是而亦不能爲此通文數語也必乳媼中涓信口說項作史者遂紀耳食炫以爲奇夫豈幼而徇齊之比哉且洪武以馬上定天下永樂亦以馬上取

天下神宗獨非其後嗣乎忘祖宗之勤勞諫父皇之習馬爲穆宗者當撻而訓之又何至下馬而勞之哉吾故以爲必無其事如果有之則明之亡本亡於神宗之惰政而先幾已早兆於其六歲之時矣

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

甚矣周禮等發明廣義之爲誣而謬也大一統而斥偏安內中華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是故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爲亟亟也玆發明廣義乃專以貴中華賤夷狄爲事貴中華賤夷狄猶可也至於吹毛求疵顚倒是非則不可而矢口謾罵誣白爲黑又豈温良君子之所爲哉嘗考遼金元三朝惟金世宗元世祖二帝最爲賢明史冊具在美不勝書而廣義則曰世宗固一世之賢君雖中華令主何以過之然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庶大順要亦天厭其德故使

之有君無臣僅成一代之小康耳夫賢如金世宗而又責其無臣且謂天厭厥德金世宗有何德之可厭豈非中外之見芥蔕於胷腹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乎又如金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一條金主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爲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可忘此正敦尚節儉率由舊章發明乃云用夏變夷固爲美事奚必禁而絕之特書曰禁深貶之也夫以遵舊制不忘本者而貶之尤爲拘迂紕繆且

自古變祖宗之章服制度者不數世而國勢衰弱元魏遼元已事可鑒彰彰甚明秉筆者獨不觀前史之事乎最其甚者蒙古額呼布格自歸於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布拉噶等伏誅一事額呼布格世祖介弟也受命鎮和林乃敢搆逆興兵僭稱尊號其罪可勝誅乎元世祖以諸王乃太祖之裔不忍加戮惟誅布拉噶等此世祖之大度曲貸其死可謂難矣乃發明謂世祖致令其弟僭立和林則

所以處之未盡其道布格之悖未如象之頑而世祖處弟之友豈不有愧於舜乎云云其言尤為背謬夫象之傲不過不順於家所為鬩墻之釁耳額呼布格則儼然稱帝謀危宗社也其罪之輕重大小不待智者明之而猶謂不如象之頑乎益不然矣且春秋之義善善欲長從未有以堯舜責人者若象於舜升庸之後如額呼布格之所為舜亦未必復封之有庳而乃以此責元世祖非惟不公且不

明矣又如書太子珍戩辛一條下載中庶子巴拜以其子阿巴齊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初閱之以為太子珍戩令人毋讀蒙古書是忘本矣因重檢閱元史本傳則云中庶子巴拜以其子阿巴齊入見諭令入學巴拜即令其子入蒙古學逾年又見太子問讀何書其子以蒙古書對太子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云云蓋珍戩之意以蒙古人習蒙古書自其家傳舊學如今滿洲人

之於清文童而習之不須入學始能也命學漢人文字則欲其兼通經史知古今事耳乃綱目刪改本文且云諭之以毋讀蒙古書則是毫釐千里而使後之讀綱目者竟以珍戩為忘本有是理乎總之是書之成乃成化時商輅等修輯其後周禮續為發明張時泰又續為廣義附刻於後吹毛求疵顛倒是非甚至矣口謾罵誣白為黑其所關於世道人心甚大昨既命皇子及軍機大臣量為刪去其

破口者以符孔子春秋之義茲復舉其尤紕謬者數端用作題辭仍録是書卷端以存是非曲直之公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俾覽古者得以折衷焉雖然千萬年後寧無如周禮韋其人者之顛倒是非誣白為黑者乎吾於是知懼矣然而悠悠之口其亦不必懼而已矣

題張照書白居易琵琶行卷

張照此書出入乎董米而有過乎董米所謂寓端莊於流麗者矣至其識語則向於上書

房已聞將廷錫蔡珽輩論之是早有此言非出於照也然府倅入民船飲酒誠有玷官方登之白簡固宜有以見唐政之弛而我國朝之政肅此不可謂煞風景也豈照之流猶以居易之事為是而今之法網過密乎即證以周官六計弊吏亦未嘗以此為應為也題之卷首用勑官箴

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

戊戌年為三老五更說亦既闢其踳駁而勒之新建辟雍之碑矣今秋駐避暑山莊檢續書之四庫全書内文穎集中有三老五更議之篇而挂漏其名因命檢文津閣之書乃知為張廷玉所撰憬然憶之事在乾隆戊午為廿七月既闋諸禮畢舉之時於視學之前曾向軍機大臣等談及三老五更而咨其可行與否彼時鄂爾泰依違其間張廷玉則斷以為不可於是奏此議而遂寢其說葢鄂爾泰固好虛譽而近於驕者張廷玉則善自謹而

近於懦者且二人彼時皆可望登此席者也以今觀之則廷玉之議為當設爾時勉強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謂資後人之議者矣若朕戊戌年之所為三老五更說戊戌去戊午歷四十年其事早已忘之葢戊午朕方廿八歲而戊戌則六十有八此亦足驗四十年間學問識見之效而年少時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則灑然矣茲觀廷玉之議與朕之說不約而同樹之前楹焉因命並勒辟雍碑

以識己學之淺深及弗掩人之善也夫廷玉
既有此卓識何未見及朕之必不動於浮言
遵
皇考遺旨令彼配享
太廟而臨休致歸里時乃有求入
廟之請此所謂老衰而戒之在得乎朕又以
廷玉之戒為戒且為廷玉惜之

御製文二集卷之十九

按語

河源按語 河源詩別載詩集

按班固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源其山多
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
侖云而固贊又謂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
覩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
於是鄧展遂謂河源出於積石是皆拘墟未
見顏色之言蓋千古以上中國以外紀載已

舛言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北轅適越
考元史始有星宿海之名而以為河源元蒙
古也鄂敦即星宿彼時訛譯為火敦則漢人
不通蒙古語耳此為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
得真源然崑崙之語亦不為無因蓋崑崙在
今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
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
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為靈
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崑崙之水伏地至此

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為河濟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昆侖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

河源簡明語

予既為河源詩並按語既讀宋史河渠志有

文命輯河源紀畧有論茲以體大物博考今證古不無費辭雖彼此細勘事則明恐毫釐稍差義乃棄茲為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盖河源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昆侖為是雖山海經水經注皆畧具其說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據水經註則桑欽酈道元皆張騫後人寔祖其說而廣之以致於煩文且昆侖在回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揭伏流至青海於阿勒坦噶達索之天池而出耳歷唐宋以至元乃有鄂敦淖爾為河源之語鄂敦為蒙古語漢語即星宿海也彼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國之河源實由此頗見梗概矣溯伏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青海而出為清水黃河挾之以流始為微淡後為純黃是二水本一源至中國出地為二色而終歸於一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為詩文及紀畧之書獨叙其簡明崖畧如此

識語

道命錄識語

昨命詞臣校勘永樂大典得李心傳道命錄一冊集當時論伊川程子之事以道屬之而以命惜之所見不衷於理曾題詩帙首並序而正其失茲內廷翰林覆校天祿琳琅舊藏有元板道命錄十卷重以永樂大典本校之則前六卷相同者過半其刊本有而寫本無者計二十八條第七卷以下則寫本皆不錄

疑其爲未全之書及細檢之又有寫本所錄而刊本無者凡八條似大典別有所據考李心傳原序專以伊川爲言而刊本則兼及朱子並附濂洛關閩事復考程榮秀序云李秀巖道命錄五卷梓在江州燬於兵榮秀嘗得而讀之疑爲初稿欲刪定而未成玆因原本畧加釐次十卷如左云云今大典寫本止載伊川事與心傳序合或寫本乃鈔江州初梓之本而龜山書院所鐫十卷兼及朱子諸人乃榮秀增定之本耳因識原詩後以俟考其元板書前篇已有甲子題語玆不複錄

重書詩經全部識語

今年偶覽向所爲詩經圖嫌其字不臻於法因重書一通易之舊冊以登石渠寶笈書成故每冊欽識小璽一如前例不復改易惟是舊冊以指示畫稿及間亦涉筆人物故自己未始事至乙丑方蕆工玆惟易書故自五月廿日始事而六月廿日遂書成其舊書亦不忍棄置仍命畫院補成弆之盛京或他時以爲臨池工夫深淺之驗夫以六年之久所書畢之以兩閱月用筆運神雖愜於懷而究以欲速恐尚有不及古人處也乾隆辛丑六月廿日御筆再識於避暑山莊之戒得堂

宋徽宗畫唐十八學士圖識語

世間豔傳唐十八學士登瀛洲之事擬之仙而望如雲爲圖肖其形詠詩紀其蹟蓋不知凡幾矣而莫若宋徽宗此卷爲藝林之最所珍而予亦以此卷爲最可議夫十八學士之集爲何時乎乃太宗之爲秦王時也潛龍勿用守子職者所不當爲也孝王兎園已有覬覦之心獻王三雍稍具博稽之雅若夫文學館之設則直以收人材資異圖之爲房元齡告秦王欲留杜如晦大可見矣馴致元武門之變幸而太宗卽位未至大亂使非太宗其人破國亡家者有之矣則斯事也夫何豔羨

之有而宣和自題且有儒林華國之詞蔡京跋語直貢鄉舉里選跨唐越漢之頌其時全事將與君臣燕處為此豐亨豫大之說不亦謬乎是不翅不知登瀛虛文之為非而並登瀛虛文之不若矣向屢詠此事引而未發茲因幾暇觀圖爰為議語書卷前石渠寶笈書久成茲以繼鑑別鈐識之

書後

書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後

宋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臯陶曰殺之三帝堯曰宥之三遂為千古名談而予以為實不經之論也夫不經非謂其不出典故如梅聖俞之所詰也蓋帝堯聖君臯陶賢臣聖君賢臣必有一德同風之盛不應大相徑庭雖都俞吁咈並行不悖要惟斟酌乎理之至是相從而施之政事耳殺之宥之繫人命之至重而豈有不求一至是之理哉且殺之宥之亦非堯與臯陶所得而主惟其人之自取而已其宜殺耶堯與臯陶皆應曰殺之其宜宥耶堯與臯陶皆應曰宥之豈有臣則慢謂之應殺而君則佯謂之應宥是其人之果宜殺果宜宥君若臣原無定見即三代以下慎刑矜獄之君臣未必出此而謂堯與臯陶曾有是事則予謂之不經豈苛論哉後世擬人以重辟而曰以待恩出自上者皆蘇軾此言有以啓之夫幸而上有恩焉其人已不勝臨淵之凜使不幸而如所擬則冤無辜而害生

命是誰為之作俑乎功疑之說向亦具論於功臣像贊之序夫與其疑而從輕從重曷若明目達聰虛心晰理求其不疑以定其輕重乎或曰蘇軾當神宗偏信王安石牟利致刑之說故為是想當然之言以矯其枉何怪之深耶夫斥新法可也斥新法而誣及堯與臯陶不可也且其流弊或致為君者以為殺與宥皆吾可以自主是益大不可也

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

程頤論經筵劄子凡數上無不剴切詳明引經據史可謂上不負其君下不負所學矣獨其貼黃所云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二語吾以為未盡善焉蓋君德成就責經筵是矣然期君德之成就非以繫天下之治亂乎君德成則天下治君德不成則天下亂此古今之通論也若如頤所言是視君德與天下之治亂為二事漠不相關者豈可乎而以繫之宰相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為

之使為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已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范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已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書歐陽修瀧岡阡表後

唐宋以來阡表不可屈指數而必以歐陽修此篇為巨擘朱子常心服之豈不以情致悱惻一唱三嘆達所不能達之隱言雖盡猶有不盡之意乎酷吏羅織但知求其死而不求其生泯良害理者固不必論至讀是文者率以修父哀矜庶獄以致有後報為美而未深思修所謂求之而得與求之不得而無恨之義為知一而未知其二也蓋歐陽修常闢唐太宗之縱囚是非徒尚寬者也夫不察理而徒求其生遇一切獄皆不聽其所生者多矣而民不知畏法將有白晝持刃殺人者則所

謂生之者即殺之者也抱薪救火被害必衆辟以止辟之謂何惟設三章以不煩秉一公而詳酌其生乎其死乎皆彼有以自取而無所容心於間或者刑不濫而法不弛是蓋修之所以表其父而訓世以弼教之意乎設曰修父尚寬而得後報則是積寘福修陰德為佛家之言修母婦人之仁或出於此而修必不出於此也向評文醇畧及於此引而未發茲因閱秋審冊遂更闡其義而書之雖然不

能修德化俗使民不犯法而惟於其已犯法中求其一綫之可生斯亦末矣抑亦愧不可當矣

御製文二集卷之二十

跋

馬和之畫豳風七篇圖跋

馬和之所繪豳風圖僅存式微旄丘泉水北門靜女新臺二子乘舟七篇並闕宋高宗所書經文而卷後陸師道跋依圖考定一一可按覈編石渠寶笈時曾手書諸詩以儷之列為上等並題跋以識茲集內府所有和之毛詩圖參較絹素畫法脗合無間確可信為真

蹟者凡十二此其一也圖舊為冊本今既合匯弆藏因改裝成卷以從其類夫鑒別馬畫真贋所重者畫而編詩亦當以四始篇什為次此卷自宜居首不必復拘舊書新補之先後並詳學詩堂記中至於原書所載難以悉為改正近年來凡有已入書之字畫續經題詠及辨訂者均記以石渠繼鑑重而原書一仍其舊是卷準而行之并識梗槩餘倣此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鄭風五篇圖跋

鄭風凡二十一篇此卷雖止籜兮風雨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五篇而每篇具能曲傳詩人真意故是小吳生傑作此與齊風嘉魚鴻雁魯頌諸圖皆經散佚而僅存者然吉光片羽亦足珍貴矧其為連篇可玩者乎

宋孝宗書馬和之畫齊風六篇圖跋

此繪齊風雞鳴還著敝笱載驅猗嗟六篇而闕其五畫與內府所藏和之諸圖同字則不類宋高宗所作或疑其贗余曰不然此卷織

素厚薄尺幅長短與和之他卷可信為真者俱適脗合而設色用筆亦非庸手所能彷彿其為和之畫固無可疑且作偽臨書於行款必規摸曲肖今卷中所寫諸詩視高宗分行蹤密迴異焉肯留此罅隙供人指摘乎按陸師道邶風圖跋云宋高孝二廟始盡寫三百篇令和之圖寫其跡云云考畫譜馬和之傳引陳善杭州志云高孝兩朝深重其畫毛詩三百篇俱畫一圖而不言書寫經文事夫高宗書信而可徵則師道所云孝宗亦嘗寫經應自不妄且其墨蹟濃淡雖有不同而結體運筆猶存德壽家法故當為阜陵補成因改籤為宋孝宗書辨識如右其石渠寶笈原書之不復更易與印繼鑑璽之故已詳邶風圖卷茲不複贅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陳風圖跋

陳風圖卷載於明茅維南陽名畫表云是韓宗伯存良家藏此卷後有董其昌跋所言相合卷續入石渠者舊人題籤作陳風十章今

集和之真蹟各卷其篇什不全者則書某風某什若干篇全者不復書其篇數以示區別並印繼鑑璽以識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豳風圖跋

石渠寶笈舊藏豳風圖卷止有六篇而破斧篇別為一卷亦續入內府卷後董其昌跋惜其餘不知又歸何處並定為趙孟頫補圖今以兩卷比觀則人物神情無纖毫異而破斧

篇高宗書與畫相連並無割裂痕破斧既是馬畫則不得疑孟頫補圖矣盖香光未覯全卷因臆度失實致為高士奇所笑然士奇亦止見此一斑别据徐氏所蔵小雅為證猶不免旁引借鑑未若今日相印於本来面目之快也因命裝潢聯為一卷仍附破斧篇原跋於後以識延津之合不更增佳話乎繼鑑印璽之例亦如豳風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鹿鳴之什圖

跋

近得馬和之繪小雅鹿鳴之什圖經文為宋高宗書展卷穆然具有古意因以内府所蔵和之各卷册較之與此合者凡九絹素筆法無爽銖黍並可信為真蹟此卷鹿鳴之什畫至魚麗而以南陔白華華黍三詩小序附録於後乃從毛萇原什分次南有嘉魚以下與今所行朱子集傳什名不同盖紹興時袛有毛傳自宜據以為書不必以後出之朱傳参差致疑也且毛公當日第就所存各篇核實為什而笙詩則以類相從分什嚴之其理自正朱子乃因鄉飲酒禮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之文遂抑由庚於魚麗後雖不得謂其無所據依然繹儀禮經文其始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乃樂南陔白華華黍歌與笙皆以三詩為節乃間以後則一歌一笙相代而作孔疏謂不比篇而間取之其說最當所以合樂之

詩采蘩而下即及采蘋若必如朱子相次而取則草蟲一篇何以不移于采蘋後乎且儀禮鄭氏注謂魚麗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賢南有嘉魚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與之燕樂南山有臺采其愛友賢者既欲其身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是此三篇義各有取因連類用之原不必與笙詩定相比次而白華既已亡辭復標什首又不若毛公之核實為長也辨訂和之詩經圖之役以兹卷為權輿故於此

畧記梗槩餘說分識各卷中而釐正彙存之詳則揔述於商頌卷後至由繪本而旁及詩什又考資餘事耳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南有嘉魚之什六篇圖跋

此卷為南有嘉魚之什今僅存嘉魚至菁菁者莪六篇而闕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四篇並闕高宗標題南有嘉魚之什六字其分什亦從毛傳與鹿鳴卷同卷後有文徵明跋亦稱

止見此六幅則全卷不知何時散佚然徵明謂其作家士氣兼備可稱精鑑且可據此以證相合各卷之為和之真蹟耳卷已登石渠寶笈書舊籤作宋高宗書小雅六篇馬和之補圖今為釐正題籤其印璽存書之由詳邶風圖卷中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鴻雁之什六篇圖跋

右鴻雁之什圖庭燎下闕沔水鶴鳴祈父三篇我行其野下闕斯干一篇存者凡十之六又以白駒下之黃鳥誤列無羊後因閱和之他卷字畫通絹連次者多此卷乃各自為幅蓋中佚四詩原本已多割裂裒輯者不知深考率付裝潢因致淩舛耳舊入石渠寶笈書時未嘗審核及此今為移正另籤並依邶風卷例其分什之說亦與鹿鳴什同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節南山之什圖跋

此節南山什圖與鹿鳴什卷同為完善並依毛傳分什亦石渠寶笈書成後續得者考孫承澤庚子銷夏錄云於朱子羨寓見節彼南山十章於李梅公寓見鹿鳴十章今二卷俱先後歸內府承澤又嘗見關雎十章於山西張氏寓名蹟離合有時使關雎卷尚無恙他日或復完璧海雋觀而冠學詩堂之笥未可知也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周頌清廟之什圖

跋

周頌凡三什此清廟之什獨存而字畫俱極完善與鹿鳴什圖足為雅頌之冠向入內府鑒藏時尚為册本茲辨正馬和之真蹟命裝成卷使合弃較然畫一按是什皆形容祭饗之事今閱各圖惟天作寫高山積厚之氣象烈文寫辟公助祭之威儀餘八篇若廟若郊若望重見迭出意易涉複而所繪乃變化不窮於凡廟中對越以昭虔象舞雍容而志美

以及牛羊右饗鐘鼓降福郊祀報本巡守戢櫜無不曲盡其致且能傳肅雝昭假陟降奔走之誠極觀象之能事在和之諸卷中此尤傑出思陵書復莊雅有度豈亦以清廟明堂禮明樂備非可輒以輕心掉之耶展卷靜對穆然想見成周郅隆恪恭基命若此不啻置身於其間猗與盛矣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魯頌三篇圖跋

馬和之所繪魯頌圖與商頌舊為一卷曾入石渠寶笈且誤題為三頌圖今和之真蹟既已辨訂分明則踳馳之訛亦不宜聽其沿襲爰命工分裝成卷易籤為魯頌三篇並如邶風例印繼鑑璽以識不改原書之故按魯頌篇目凡四是圖獨闕泮水篇而閟宮篇前斷痕宛在不知何時佚去卷有北平孫氏圖書考孫承澤庚子銷夏錄云宋高宗書毛詩馬和之補圖所收者凡八章一為魯頌駉一為有駜一為閟宮其下全列商頌篇名則是承

澤收藏時泮水一篇已失承澤素精考鑑於詩圖之散闕未全何以置而不論且以魯與商聯綴為一跡畧殊甚焉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商頌圖跋

右商頌圖舊與魯頌合卷今分為二詳見魯頌卷商頌自杏壇編詩以來止傳五篇茲幸完備無闕殷此詩圖可謂難矣且卷中烈祖篇後長發篇前凡兩裂痕而字畫竟無散佚抑又異矣豈默有丁甲呵護以待今日之裒

輯而成厥終乎審若是則由頌末而上溯風始安知不類聚神合散者日以還闕者日以續盡復馬和之真蹟之舊乎然後此之得與否尚不可知而今日之釐訂彙集至十二卷則已可寶貴既頗學詩堂記其始末合篋藏之而詳識於此統計詩圖篇什全者風則陳豳雅則鹿鳴節南二什頌則周頌清廟什及此商頌凡六卷得詩五十二篇其圖存而篇什未全者若邶風七鄭風五齊風六小雅嘉

魚鴻雁之什各六魯頌三亦凡六卷又得詩三十三篇夫史遷所言古詩三千餘今自商及周三百篇存者僅十之一而和之所繪三百篇圖自宋以迄於今存者乃十之三視尼山詩教所得參倍其為愉快豈真足資多識之助而已哉

明人臨馬和之畫召南八篇圖跋

內府舊藏此召南八篇圖向以為馬和之真蹟曾入石渠寶笈上等因卷中闕宋高宗所書經文曾為手書補之今訂正和之各卷其信而可據者凡十二以此相較絹素設色筆法俱不類乃知此為贋鼎第點染尚不失馬氏本色當是好手臨摹和之真蹟既合篋別藏學詩堂此卷改籤定為明人臨馬和之畫仍付養心殿存弆其原書則無庸更易並用石渠繼鑒璽以識之亦如真蹟已入書之邶風各卷例也

明人臨馬和之畫鄘風四篇圖跋

鄘風四篇圖舊亦入石渠寶笈上等詩為故大學士張英補書曾經故大學士梁清標家藏今鑒定馬和之真蹟則此卷絹色筆法迥別而大致尚相彷彿蓋亦高手所摹乃知曩時入書定為真蹟者誤也非特考定入書之誤即梁清標張英皆號為精鑒者而一則珍重寶藏一則書跋謙讓亦誤也茲改籤定為明人臨本仍弆之養心殿不與學詩堂所藏之馬和之真蹟相混而存書印璽亦如召南

卷例

明人臨馬和之風雅八篇圖跋

此風雅八篇舊亦題爲馬和之畫今較和之真蹟各卷非惟紙絹不同且彼筆致飄逸規仿吴裝此則與龍眠白描相近流派亦難牽附因諦審所畫八篇爲魏風之葛屨伐檀唐風之綢繆秦風之蒹葭小雅之鹿鳴鴻雁無羊小弁魏唐秦諸圖未入内府其果合與否無可比證若小雅四篇皆今裒輯所有此卷

畫法畧具十之一二其非思溫正本固無可疑即指爲未成藁副及散落掇拾者亦非定論卷後周天球張鳳翼王穉登諸跋並艷稱之蓋由未見和之真蹟耳又考清河書畫舫載此圖賞其蕭踈小筆理趣無涯云是宋末莊蓼塘所藏得自吴原博尚書家且經石田鑒定並謂陳仲醇稱其品格高妙與此卷筆意殊不類張丑精於賞鑒不應踳異若此疑丑所藏别有善本此則好手所摹幀末雖有蓼塘印記篆法亦不精必係後人僞託蓼塘爲宋莊肅字而此卷係宣德紙其非宋時之物益審矣因定爲明人臨本其原書毋庸更定之故亦如名南諸卷印繼鑒璽以别之仍另識御書房云

李公麟山莊圖跋

曩得伯時此卷就跋語審定謂是山莊圖真蹟欲續入石渠寶笈上等近復得一卷筆墨較此爲勝後幅又多陳彭際至龍源五景董

其昌於圖後評跋謂真龍與畫龍不同且云龍眠自畫則用澄心堂紙辨其紙色亦非此卷可及益信香光之鑒賞不妄既幸真者在前合讓後來居上輒題什定爲續入上等此卷亦好手臨摹抑置次等適如其分而以之貯避暑山莊弆涵入石渠中名實正相副識而弆之亦塞苑一段佳話雖然因此假而識彼真吾安知彼真之不類此假乎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周頌閔予小子之

什圖跋

乾隆庚寅歲曾集內府所藏宋高宗及孝宗書詩經馬和之畫圖凡十二卷弆之學詩堂都為一笥各係以跋而周頌獨存清廟之什今閱十五年甲辰於南巡迴蹕復得閔予小子之什卷結搆布置曲盡經營其冠佩雍容簪裾肅穆可以想君臣諮訪之殷儼然天祖之式憑也其儀衛森嚴羽旄芬郁可以想成周郅隆之盛穆乎禮樂之繽紛也以至春耤

秋報之典勸農講武之勤嚴廓睟穆器物渾古事有其義物有其容非研精覃思神遊於太和洋溢之世者弗克臻此蓋信乎馬和之之傑搆也思陵書端凝遒娬亦與學詩堂前所弆諸卷神骨宛肖因念周頌三什當時應合一卷不知何時流落人間其入內府者幸而整齊收拾得免散佚茲復喜得是卷分而復合洵乎神物護持有不期然而然者書此以記歲月且為藝林增一段嘉話云

御製文二集卷之二十一

考

陽關考

陽關之名自漢唐已來歲所稱引而遺蹤湮廢道里莫徵比因西域並隸版章爰有纂輯圖志之役諏詢所及或據肅州新志載烏魯木齊西境有地名陽巴爾噶遜以為陽關之舊者殊不知陽乃回語蓋謂新而巴爾噶遜則厄魯特語蓋謂城亦非謂關也况烏魯木

齊地在天山之北揆其方位懸隔奚啻謬以千里計耶按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後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西渡都鄉河至陽關考都鄉河即今黨河龍勒縣即沙州衛今為敦煌縣地黨河在縣西境而陽關玉門關均在黨河之西陽關西而偏南故以陽名詳覈形勢正應在今黨河西南與紅山口相近又漢書西域傳西域三十六國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考漢時三十六國即

今回部回部東境直安西府敦煌縣亦與漢書三十六國東扼陽關之文脗合至王維詩西出陽關云云送元二使安西作也考唐之安西號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在伊州之西即今闢展也再徙高昌故地即今土魯番之交河也三徙龜兹即今庫車也前後三遷總在哈密之西是安西實在陽關以外而陽關之屬在敦煌縣境尤為昭晳無疑矣夫古今邊陲故蹟其考信之艱非貫串諸書即源

流未備然徒眩惑於誌乘家之聚訟膠轕而不能確證之我疆我理如目營手畫者然又何以斥傳譌鑿空之誣而炳焉揭以正鵠哉書此宣付館臣俾綴於編且以示一隅之舉云

天竺五印度考訛

佛經此欲界内以須彌山為中須彌山四面有四大部洲居南面者為閻浮提即華言南贍部洲者是此閻浮提内有三大國各所屬及弗相屬之小國弗與焉而閻浮提又以崑崙為中居崑崙之東及東南東北者即我中國為一大國居崑崙之南及西南者為天竺一大國（即今西藏所稱厄訥特珂克地）居崑崙之西北及北者為洪豁爾一大國而天竺一國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印度即梵經所稱印達爾印達爾者華言自在境界之謂也五印度皆厄訥特珂克之地唐史宋史訛印度為身毒或稱身篤而所載事蹟及入朝中國大率不實亦不

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華聲教所訖莫過於本朝而本朝百餘年中從未有天竺遣使進貢之事雖於乾隆庚辰年間烏特嘐里畢拉奇碩拉汗曾遣婆羅門進表奉貢亦其東印度近我西藏之一小國耳非中天竺也若夫北印度實近我回部之葉爾羌故葉爾羌之西過葱嶺即拔達克山由拔達克山轉而南為克什米爾又轉而西為温都斯坦又轉而南方為厄訥特珂克其方向如此其道里亦

莫得而詳焉温都斯坦雖回地也而回人相傳彼地有佛遺蹟益知即北印度交界或者昔為天竺屬而後為回部屬皆不可知温都斯坦今唐古忒及回語皆稱為痕都斯坦蓋亦譯者訛痕為温而二語皆與印度音聲相近所謂天竺北印度近回部此亦一驗也要知痕與温與印與身及度與毒與篤與都皆非天竺本語而又何必較是非於一字一句之間哉宋史載天竺僧施護行程有至誐惹

曩國之語誐惹曩音轉亦與厄訥特珂克相近而通考所謂度雪山過伽濕彌勒國者雪山即今葱嶺而伽濕彌勒亦即克什米爾之誤耳若夫元史稱元太祖見角端於印度疑亦即今痕都斯坦之北印度與回部交界者耳非中印度也東印度既近西藏故天竺之事西藏時聞之據西藏僧謂天竺雖佛現身說法之地然今天竺實不興佛法而興異教此亦與梵帙佛受記五百年後佛法漸微而漸流行東至震旦迺復興之語相符合夫以今中國之力若唐宋之假道葱嶺克什米爾以達天竺中印度亦何難但既非德致更以計求雖徠遠域何關實政故不為也近得蒙古源流謂元太祖進兵至厄訥特珂克遇一角獸狀若鹿卬者三元太祖曰是殆上天示予自此往斡齊爾圖瑣林道遠難極遂振旅云云（斡齊爾圖瑣林者蒙古語謂金剛林也即佛現身說法之中印度）益可為未至中印度之證而獸為人言更可信元

史之謬為附會因考天竺五印度故並闢其蹖謬如右

熱河考

考水源而不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雖博綜載籍稽諸故老之流傳不能參互而訂其疇曩或以熱河為濡水之源余固心疑之而未暇深考夫濡水即灤河自多倫諾爾之北而來其源甚遠又折而東南數百里乃歷喀喇河屯又東南流數十里至鳳凰

嶺熱河乃南注會之不應其源反出於此蓋
濡自有源而熱河又別有源是不容紊今秋
駐山莊遣喀喇沁郡王拉特納錫第內大臣
努三往尋熱河之源則得之於察汗陀羅海(蒙古語察汗謂白陀羅海謂首蓋以山阜得名)其地距熱河二百里
而贏流經固都爾呼達巴漢麓(蒙古語固都爾呼者伏行達巴漢者嶺也)遂名固都爾呼河西南至於中關東
茅溝河水自玳瑁溝出西南流注之又合而
南流賽音郭勒河水(蒙古謂好為賽音河為郭勒)自霍爾

霍克(蒙古語謂熱食)達巴漢之三道溝出南流折而
西南與湯泉(泉出山莊東北湯山)合又西注之三源既
滙又西南流沿山莊東北歷錘峰下山莊行
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之於是始有熱河之
名南流折而東復折而南入於灤是則熱河
乃會濡水而非濡源審矣酈道元水經注云
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
西源曰西藏水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東藏水
出東谿西南流與中藏水合又南右入西藏

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東南流逕列谿謂
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梃下層巒之上孤石雲
舉高可百餘仞其水合流入濡按道元所言
石梃即今錘峰其曰三藏水即今固都爾呼
茅溝賽音郭勒三源則熱河之為武列水無
疑第古今異稱今人但知熱河而不知武列
耳然所云三川合流之序則不足据今考固
都爾呼為西源茅溝為中源賽音郭勒為東
源西源自北而來先合中源又南始與東源

合道元所謂西藏水又豈能越中藏而先與
東合哉此其敘述錯綜已足滋惑而以中藏
為先合東藏則又其顯然大謬者也又如以
濡水為經白檀北夫白檀乃今密雲實非濡
水所經則誤以漢書地理志之泏水(亦名鮑邱水即今潮河)為濡又從而傅會之矣蓋徒尚耳食而
未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脉絡分合之由毋恠
乎其舛也或以為熱河既會濡而東入於海
則謂之濡源亦無不可何須置辨是大不然

夫江淮河濟何一不入於海而皆謂之海可
乎昔禹貢載導河自積石或以為亦若江之
岷山淮之桐柏矣及今平定回部乃知河源
自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瀦為蒲昌
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伏流地中復出為星宿海
（蒙古語謂之鄂敦諾爾即元史誤譯為火敦腦兒者其水在枯爾坤之東昔　皇祖遣使窮河源得之於此　御製文以記其時回部未入版圖故止及星宿海也）至積
石始名黃河則大禹所記亦第就目所經見
者而言遵元又安能以所未經見者而一一

詳訂其曲折也耶苟非命使親履其地烏知
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乎近勅儒臣輯熱河
志故考其源俾知所從事若夫濡水之源則
更俟他日詳考之

右熱河考乃乾隆戊子秋駐山莊時所作
內云黃河之源自星宿海蓋據康熙年間
侍衛拉錫等所窮但至星宿海而止即指
為河源是以
皇祖御製幾暇格物編亦以鄂敦（漢云星宿）他臘

（漢云海）為河源也迨壬寅歲命侍衛阿必達
往窮河源親履目覩復命詳奏予始知星
宿海尚非真源其西南上游一河蒙古語
名阿勒坦（漢云金）郭勒（漢云河）其水黃色迴旋
三百餘里入星宿海合流而下至貴德堡
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
有巨石高數丈蒙古語名噶達素（漢云北極）齊
老（漢云石）其崖壁黃赤色上為天池醲流百
道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真黃河之上

源也於是考訂始明確因著河源詩文並
命館臣詳訂前史載記之訛輯為河源紀
畧一書刊行頒布以決疑而傳信然茲事
體大理博彼桑欽酈道元輩拘墟耳食無
足論已即元史有星宿海為河源之文亦
失之疎而誤譯鄂敦為火敦則漢人不通
蒙古語之故耳使非若今日之版圖式廓
予之精通蒙古語及漢文更詢之親履目
覩之人率欲正千古之訛傳得其確實不

亦難哉因閱舊考河源未臻更誌續得眞源梗概如右乾隆甲寅孟秋御識

濟源盤谷考證

讀書所以明理修身制事也陶淵明好讀書而不求甚解余以爲在淵明則可在他人則不可彼其高尚避世理有所不必明身有所不屑修事有所不足制故可耳若予之讀書凡涉疑必求解其疑而後已此或有合於韓昌黎解惑之說乎昌黎之送李愿歸盤谷也

其事本在濟源祗以盤山亦有盤谷而太行山實爲天下之脊西南發崑崙東北走遼海盤山亦在太行之陽也故予向居田盤每假借用之而昌黎詩中所云燕川方口又雅合田盤之境然無以證其實終屬疑似且不知濟源之果有盤谷否也因命豫撫阿思哈親至其地訪焉至則若谷若寺若李愿之居若韓愈之文之刻於石者一一詳繪以進於是憬然悟曰盤谷實在濟源而不在田盤予向之假借用之者誤也豈惟予誤蔣溥等之輯盤山志二三其說而未歸一是者非不明於學則有所函從亦誤也夫古人事蹟亦何繫於今時而有如適所云者則予不惟憬然悟而且惕然懼矣予故曰陶淵明之不求甚解在彼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而在爲人君者益不可因書其事命於濟源田盤磨崖兩泐之

考證

灤河濡水源考證

濡水見史傳者凡五說文出安東入漆涑者涿郡之濡也廣與記出易州窮獨山一名聖女水者易州之濡也並音儒左傳出高陽者河間之濡也音而三水皆由天津入海此獨石口外之濡讀如難音與灤近其水自由永平府之樂亭縣入海與畿內三濡迴不相涉又水經注蒼梧之濡水出永豐縣濡山字亦音濡名亦適相同耳而惟灤河之濡水源遠流長雄於其四酈道元水經注所云出禦夷鎮者也昨歲命方觀承考濡源委亦既繪其梗概條分縷析而為之說矣然以漢文訓蒙古語未如同文韻統得字音之正而鄂博之類穿鑿更甚蒙古語謂堆砌石以表祭處為鄂博方觀承乃書作裁軷且引鄭氏及詩大雅之言證為軷祭行路神之義鑿而謬矣曾為鄂博說以正其誤他如知綽克之為們推達巴罕之為大坝類此者不可枚舉難以一一為之辨訂也因命譯道大臣努三挈方觀承所遣同知黃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於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滙流而酈道元歐

陽修等並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條考証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較之灤河濡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濡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韻統會中外而傳濡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山為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而西北過上都城入於圍場之海刺堪與興安大嶺相連灤出泉處較興安山脈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爾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消流曲折伏而復現西北經訥克里和洛有小水自東注之又北經哈丹和碩之西噶勒都思台之水自東注之又曲折西北流至茂罕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此計七十餘里三道河自東來滙之其水一出摩霍爾達巴罕一出伊克達巴

罕一出楚庫爾蘇達巴罕各相距十餘里滙為一河河流始暢又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先後来注之八十里經察汗格爾俗名西涼亭烏蘭河屯至上都店入多倫諾爾界又北流十餘里經淖海和碩折而東北二百五十餘里經博洛河屯至庫爾圖巴爾噶遜河屯喀喇烏蘇自東注之又三十餘里至上都河屯上都即元開平府灤水經其城南故名上都河察汗諾爾自北注之又六十餘里經都什巴延珠爾克山至察汗鄂博

東克伊綳河自東北来滙之河出興安山梁之陽南流伊克霍爾昆巴罕霍爾昆伊扎爾三水自東注之西與海留台河合而為一入於上都河河水倍暢折而東南流十八里至磴口額爾德尼布拉克自西注之其水經多倫諾爾之北又十二里至大河口圖爾根伊扎爾河自東北来滙之其水亦出興安山梁之陽逶迤西南流錫喇扎拜自北入之又西南流摩霍爾伊扎爾自東南入之滙注於此又南流七里沙岱布拉克自西注之又折而西南流二里霍洛圖布拉克自東注之又九里海拉蘇台河自西注之又一里

蒐集布拉克自東注之又南流一里渾齊布拉克亦自東注之又十里察汗郭勒自西注之又十一里什巴爾台河自東北注之其水出伊克空鄂洛鄂博西為木蘭圍場西界又折而西復折而南八里克籌布拉克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雁北灘入四旗廳界布爾噶蘇台哈丹和碩河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半壁山又南經大廟灣折而東復折而西南五十八里頭道河自西注之又二里羅密塔子亦自西注之轉而東南流三

十二里至木廠又折而東流二十四里經韭菜梁又九十五里經小遼東至瓜地摩霍爾阿爾善所出之湯泉自南注之又二十七里經西屯庫爾奇勒河俗名小灤河自北来滙之其水出興安山梁之陽三支分引過托霍隆和洛合為一西南流會瑪尼圖卡倫哈朗圭達巴罕珠爾噶台海拉蘇台諸水折而東南會霍来郭勒哈爾渾諸水又噶拜卓索阿魯布拉克昂阿諾水復先後會之合為一河注於此自此遂名灤河又二十七里至郭家屯折而南流四十六里至大對山又折而東復折而南屈曲行八十餘里

至興隆莊入喀喇河屯界南流五十九里經五道河折而西南流四十九里至張博灣興州河自西北来滙之其源出沙爾呼山西經土城子東南流曲注於此折而東流七十餘里經喀喇河屯繞行宮東流伊遜河自北来滙之其水發源圍場内南流經博洛河屯與伊瑪圖河合西南流折注此屈東南流三十四里至石門入熱河廳界又四十七里經鳳皇嶺固都爾呼河自東北来滙之其源出固都爾呼達巴罕西南流與茅溝河合又與賽音鄂勒河合三源既滙沿避暑山莊東北其水會茅溝後即與湯泉合至是行宮内亦有温泉流出滙之遂

名熱河水至此益大折而南流四十三里白河自西注之此與發源瑪尼圖達巴罕經密雲縣會潮河之白河異又三十三里老牛河自東北注之又三十三里至滴水崖南二河自東注之又十里柳河自西注之又六里車河自西注之又三十餘里至門子哨入遷安縣界黄花川自西注之又三十二里清河自東注之又九里豹河自東北注之折而西流二十里經灤河灘又南流折而東復折而西經楊枝峪又東南流二十一里入

潘家口折而東又折而西十里經走馬哨又二十四里至撒河橋撒河自西注之又曲折東南流七十餘里至白布店恒河自西北注之又折而東流十餘里至堪峪口長河自東北注之又七十三里過平崖子清河自東北注之此與黄花川南之清河異折而南流二十餘里至峽口蛤螺河自東注之又二十九里過遷安縣西經黄臺山又二十三里折而東三里河自東注之其河與二道泉合又南流二十餘里經孤竹

城入盧龍縣界又三十五里至合河口清龍河自東北来滙之其源出特布克入桃林口復有一水自冷口来會之經永平府城西過虎頭石入於灤河流至此勢益寛大又十一里繞雪峯寺又二十一里過武山西横河自西注之又三里至偏涼汀入灤州界又東南流五十六里過定流河入樂亭縣界又三十六里至老河口灤河故道今涸又西南流二十里至小河崖清河自西北注之此與黄花川南及平崖子之清河俱異又七里至石家坨灤自此分支名高窑河常涸大雨時仍分流達海折而

西南流五十餘里至新橋口入於海自河源
至此約二千餘里
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出禦夷鎮東南按禦夷鎮為北魏六鎮之一其建鎮之所雖不可考而魏太祖紀云築長城於長川之西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又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概五原陰山分六鎮是禦夷居六鎮之東自獨石口外至開平皆其故地以今所考上都河源方向核

之道元所言非盡無稽惟云二源雙川夾山西北流則未能實辨都爾本諾爾為濡水正源而以夾山來會之三道河誤為濡源雙引其云出山合成一川則即今之茂罕和碩耳至云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其遺跡無可据惟以鎮北百四十里計之當在今烏蘭河也之地其餘諸山水雖與今圖不能悉合然所云又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似即今之多倫鄂博圖其云逕沙野西又逕沙野北則

似指伊克們綽克至喀喇烏蘇一帶沙磧言之其云三泉碣次合為一水注呂泉水則似今之克伊綳河合伊克霍爾昆等三源也云逕流水則似今之伊札爾也云木林山水則似今之海留台水也云又東盤泉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則似今額爾德尼布拉克也又所云東南水流迴曲謂之曲河鎮以今圖屈折形勢觀之蓋即今大河口自此以下道元即闌入白檀要陽按其地距所云會武列

水之熱河境尚七百餘里漢時郡縣安得至此其外尚何待深辨乎至云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則為今之潘家口無疑其云塞道自無終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無終為今玉田林蘭陘蓋今喜峯口清陘即今冷口即此以證不特塞垣疆界了然即田疇引曹操迴軍盧龍塞之處亦可得其大概矣其自潘家口以內至入海處酈注所記州邑山水雖名稱今昔不同而以志乘訂之皆約畧

可數而未至大外蓋道元於諸水源委詢考綦詳故所言時有相合者惟未嘗親履其地且以漢言誌蒙古山水名目往往傳訛傳會更不免謬以千里則泥古而不知覈實之過也

歐陽修云灤水出炭山東北胡三省通鑑注因之其後陳組綬職方圖考顧祖禹方輿紀要皆從其說今考獨石口外無所謂炭山者惟巴延屯圖古爾山據努三云土人名其山

爲黑老山按昔人有謂濡水出黑龍山者龍老音轉承訛黑龍山之言似不爲妄今巴延屯圖古爾山其陽石色黝黑所謂炭山或即指此而明統志乃以萬全縣南之炭山當之其地距獨石三百餘里則更風馬牛不相及矣

元史河渠志灤水出金蓮川中今獨石口外濡源相近處無所謂金蓮川者按金史地理志云桓州曷里滸東川更名曰金蓮川又元

史地理志云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中統元年爲開平府五年加號上都即今之上都河屯正在灤水之北桓州尚在其西考元周伯琦扈從北行記云至失八爾圖地多泥淖驛路至此相合地多異花有名金蓮花者似荷而黃至察罕腦兒猶漢言白海也歷數驛始至桓州又王惲中堂事記云灤野蓋金人駐夏金蓮云云考其地皆與上都河屯相近失八爾圖當爲什巴爾

台蒙古語泥濘處也在上都西少北察罕腦兒當爲察汗諾爾蒙古語白湖也在上都南少西金蓮川當在什巴爾台察汗諾爾之間元陳孚金蓮川詩云茫茫金蓮川日暎山色赭昔人建離宮今存但古瓦蓋金時於此建景明宮爲避暑之所許安仁疏有金蓮千里之外語以距京師道里計之亦相合又今什巴爾台少西北有和洛和山蓋即金史所謂曷里滸者川在其東去獨石口幾五百里其

非濡源明甚周伯琦賦得灤河送蘇伯修詩云清灤悠悠北斗北千折縈環護邦國直疑銀漢天上来金蓮滿川浄如拭盖灤河先逕金蓮後至上都伯琦詠灤河而兼及金蓮殆指河流所經言之修元史者直以為灤出金蓮川中誤矣

吴道子畫天龍八部中四部圖卷考證

吴道子天龍八部圖見於張丑清河書畫舫載諸欵跋甚詳今觀此卷用筆古勁勾勒圓

渾所作梵釋鬼神諸相窮形盡變妙處不可思議信為吴生擅場之作而卷後題跋頗與張丑所載相合其為書畫舫中物無疑第彼云廿七跋此失其六僅存廿一但跋語次序與書畫舫所載叅差而所失各跋處紙幅完整並無接縫不得謂其曾經割裂且各跋除樓鑰外餘俱無圖印雖真蹟初不以圖印為據然不宜都無而僅有其一也葢後人即從書畫舫録入所謂真畫假跋耳但其字體尚不俗疑是舊時曆作留於卷後正足以備考證因仍存之而叙其梗槪如右石渠寶笈舊有李公麟所畫佛像卷憶其與此彷彿取而較之則所畫正同葢龍眠即從此卷臨摹者第筆力差遜其健夫伯時白描高手也以視道子尚且不能方駕此即風會遞降後生不逮前賢之一徵而吴卷之超妙絶倫更可定矣又卷後王澍跋云八部之中已魚爛其三諦察之殊不然卷中坐者前二像神力威整

端立者後二像自在莊嚴皆作正面相當為正神是八部實存其四餘皆所部之儀衛經所謂眷屬者耳因考書畫舫載有朱子跋謂卷出長安安氏張芸叟題記云其兄弟析産分而為二此特其半云云足為八部存四之據又考芸叟為張舜民字在宋哲宗紹聖間已入黨坐貶距元祐不過十年尚得與李公麟同時是公麟所臨已係安氏既分之卷與舜民題記無礙也今朱跋即在所失六者之

中或庸妄市賈病其為不全左驗而不書耳然名蹟幸存雖缺何害且天龍乃佛門護法而名手聚精凝神為之傳寫此畫所在當有丁甲呵守繼此或復合璧全卷亦未可知姑識以俟他日因緣按八部之名見於法華經要解者曰帝釋曰龍王曰緊那羅曰乾闥婆曰阿修羅曰迦樓羅凡六種而不列夜叉摩睺羅伽注云八部皆神衆能變形預會不列夜叉摩睺羅伽者畧之也因標識所存四部

於卷內又心地觀經梵天以下遍列龍王藥叉及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凡八種與法華解註相合而維摩經註所載雖大畧亦同第龍之外又有神八部乃多其一未為精審因并訂而識之

書小序考

謂劉歆班固誤以孔子纂書為序者出於蔡沈之集傳謂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作書序者出於孔頴達之疏頴達且謂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以余思之詩序既非夫子所作則書序亦定非夫子所作何言之使書序辭義精於詩序則為夫子所作或不可知今書序遠遜詩序朱子亦以為非夫子所作而馬端臨且謂詩序不可廢書序可廢是知書序乃出於漢儒所為徒以不能定其為誰且相傳已久未可擯棄耳蔡沈作書傳疏其可疑者附於卷末可稱具卓識而王天與尚書纂傳及監本尚書注疏

仍列於前雖姑從漢孔氏之例然未免有擇焉不精之疵矣至我

皇祖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全録蔡沈攷駁書序之語復採朱子及諸儒糾正之說抉疑示的足為千古定案故茲不復贅論書序之非而特定書序為非夫子之作書於王天與纂傳之卷端

考

濟水考

濟為四瀆之一禹貢導沇為濟以至會汶入海不過八語而窮源至委昭垂千古為不易之恒流向嘗賦四瀆詩雖加考證祇以漢志及水經注酈道元李濂輩各持已見究之其身並未歷其地尊耳食而相齟齬蓋因濟流伏見原無定是以展轉紛岐無足怪者即如

禹貢所云入于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即伏於黃之底所謂入也溢為滎則又見而出為滎地志所謂即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地志濟水出河東垣曲縣王屋山東南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號公臺西南入河復出河之南溢為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云云）東出陶邱則今之曹州又至于菏則今之菏澤縣蔡沈所謂濟陰縣自有菏派也又東北會于汶汶自有源宋樂史所云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唐李賢所謂濟水東貫滑曹鄆青以入于海者也（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濟水南流入海謂之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又唐李賢謂濟自鄆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於海是即今濟水會汶為大清河入海之證人但知大清河而不知濟宜識無濟哉）是則濟之源委實不出禹貢數語以解之者愈多而考之者愈紊乃致人但知大清河而反不知濟遂若靈瀆有不可復求者然蓋嘗論之禹貢所言乃本然之形勢今則時代變遷伏見靡定亦理之所必有而以禹貢八語證之

總不出數土冀川之本來其紛然口舌之論偶藉以資多聞亦可即付之不求甚解亦可

臣彭元瑞臣紀昀謹

奏乾隆四十九年二月　日由

行在內閣本報

發下

御製濟水考一篇奉

諭旨此文係在途中就所見率成者其令彭元瑞紀昀閱看核對各說經家以及輿地家所言是否不甚徑

庭詳考覆奏欽此臣等伏讀釐歎心悅誠服竊以自古說經家輿地家言濟水者其殊趣有三以濟爲截河南溢者安僂數三伏三見者泥不知大清河爲濟水者昧紛亂轇轕歧中有歧我

皇上原本禹貢證以

鑾輅所親見發爲

大文於諸家之說無不苞孚即無不

折衷以至神至奇之識折至平至易之理氣盛辭達地負海涵與天地經流相稱乃於

行殿從容之際不俟安排不假傅會而成之萬斛泉原隨地可出皆由

典學高深

精神强固偶一發抒遂爲自有文字來所未有臣等熟讀百徧服膺懽忭其儒先衆說有可與

聖製相發明者謹摘抄加按容謹書卷呈

覽伏候

訓示謹

奏

御製即如禹貢所云入于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即伏於黃之底所謂入也

孔安國書傳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　謹按此言河濟並流之始後儒多斥其說

宋林之奇尚書解濟之流既與河合行十餘里混而爲一矣而乃能自別以溢爲滎至於陶邱北諸儒疑焉唐孔氏則以爲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蘇氏則以爲以味別也此二說者未爲確論

夫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皆已化而爲濁矣既合流十數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爲滎乎古之人蓋有知水味者矣如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惟知其合之味而已淄水之味如此澠水之味如此淄澠合則其味也又如此苟使淄澠既合而爲一器使之遂此器之中別其半以爲淄別其半以爲澠則雖易牙亦有所不能以是知此二說其失一也故鄭漁仲曰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天地之間豈有山過

山水過水之理此說是也　謹按孔穎達正義蘇軾書傳皆主孔安國並流之說而謂辨其清濁別其味林之竒駁之最爲得理

宋傅寅滎澤辨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爲滎也禹安知其爲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爲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爲簡編脫悞林少穎則以爲禹分殺水勢而程泰之則又以爲水會於河既多而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

嘗思之程氏之見爲勝河自積石以來所受水爲不一而至於歷華陰而東行又有伊洛等水會之其盈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東其地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之滿盈則其流寛徐與厎柱而上不同矣沇水自北而來勢鋭而流捷衡河衡渡固常時所有之事也然其入河而出不能無河水之混而大槪則濟耳　謹按傅寅葢主程大昌之說未知水勢胡渭云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變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衡北一人忽截衡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見禹貢錐指）渭之言雖非專闢寅而水勢之自然寅說不攻而自破且如寅說會河之水既多則河勢益强河益强則濟益弱而謂濟勢鋭流捷能衡河衡度有是理乎

元王天與尚書纂傳按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之說皆非是惟蔡氏說當就以經證之溢與出字

皆特見之例惟其自中而滿故不如菏澤被孟豬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屋之下既見而伏濟源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爾何獨溢出于滎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兖州至爾雅猶有濟南曰兖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閒曰兖州之稱使其下流至兖者非沇濟自來之濟則累代相傳豈其以無源之水名兖疆域三也　謹按天與書出於蔡沈集傳後故無闢程大昌而獨主蔡說

元吴澄書纂言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絶河而南溢爲滎澤再出于陶丘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　謹按澄説解溢字最確正與漢書地理志所云濟水自垣縣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相合蓋溢即軼自中而滿即軼出地中也胡渭亦云泰澤之水有上源與鹽澤相似但至此滙而不流人識其爲潛行地下耳滎澤則異於是其水似井泉自中而滿不可指一路爲源故吴幼清云無來處也

胡渭禹貢錐指詩大雅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傳云檻泉正出涌出也李巡注爾雅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春秋公羊傳昭公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於濆泉濆泉者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此皆水之溢出地中而無上流來處者可井趵突其類也又有一切證爾雅瀵大出尾下注云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瀵馮翊郃陽縣復有瀵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夹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瀵瀵原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爲陂種稻呼其本出處爲瀵魁此是也尾猶底也愚按三瀵地下潛通隨竇涌出正與濟水相似　謹按胡渭確主軼出地中之説其引證汾陰馮翊三瀵潛通涌出理更昭晳脗合

元陳櫟書集傳纂疏虚谷方氏嘗親過枯黄河見濟水出河北温縣者今經枯黄河以入汶而後趨海以此驗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地而出爲滎程泰之謂溢爲滎非濟溢辨之者以河濁滎清證其非當矣今大河徙而南流古大河遂爲枯瀆濟之

貫河其迹昭然泰之非不辨而明亦千古之一大快哉　謹按自孔傳以後截流伏地其説糾紛者蓋以河水屢遷侵奪壅遏累代不定益滋歧説方田陳櫟在元時河徙而南之後遂得確指其迹今河之與濟相距愈遠截然不混濟不必與河並流而軼更彰明較著矣

御製溢爲滎則又見而出爲滎地志所謂即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

明鄭曉曰濟水發源於冀經流於豫分流於徐入海於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於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為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為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邱之北自此不復伏矣　謹按此確指濟水伏見之數與其地者

顧祖禹方輿紀要三伏三見之說出於近代自孔鄭諸家以迄於宋世諸儒未有主此說者蓋發源之處或有伏見之分入河而後未嘗伏而復出也

　謹按祖禹不主三伏三見之說然又以為發源或有則仍未能以為非也特不泥其定處與定數耳

蔡沈書傳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滙於黑水之灣又西北滙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

今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絶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謹按沈主伏見之說而不實指三伏三見其所指趵突泉阿井至今不易蓋故時濟水所經之道隨地皆然即隨地皆濟益足為無定數無定處之證

胡渭禹貢錐指濟水有三伏三見之說或謂出於近世之俗學殊不可信渭按伏見之說二孔無之然有所自來泰澤一伏東邱一見本水經注武德

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地理志滎東又伏爲三伏出曹濮間爲三見本唐書許敬宗傳此豈創自近世但以入河爲伏義有未安耳沈括云歴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所爲曾鞏云泰山諸谷之水自渴馬崖潛流地中至歴城西復出爲趵突旁溢十數泉蔡沈引以證濟之伏見重源顯發所在多有元和志云鄭州管城縣京水出縣南平地新鄭縣溱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處並在河南密邇滎澤尤爲

明驗蓋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即便涌出故一見於滎澤再見於陶邱不必以入河之濟爲上源亦不必并泰澤東邱數之爲三伏三見也　謹按胡渭所指三伏三見復與鄭曉之說不同差有據然終歸於無定處定數劇爲通論

御製宋樂史所云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唐李賢所謂濟水東貫滑曹鄆青以入于海者也

杜佑通典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此水枯涸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敘濟乃一依禹貢舊道此不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郡國附濟爲名者皆命名不審　謹按自佑有此說後世遂謂濟之一瀆不可復考程大昌所以有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之作也

宋黃度尚書說杜佑通典力詆桑欽以爲濟瀆已斷濟水與禹貢不同爲謬何如曰非也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雖中間皆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於其瀆者猶可尋求紬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佑言爲過　謹按黃度直闢杜佑之說以上追

禹貢之舊洵爲有識

宋程大昌禹貢論按李賢注釋范史曰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於海則唐語也樂史寰宇記曰入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則本朝語也嘗考之古史兵師糧餉所經及詢之今日曾行其地者二子之言皆信然則滎澤雖流塞其源固未嘗竭佑何以槪言無有也以理推之自滎至海地亘千里水行其間自成川脈豈以一濟溢而有豈以滎塞而無第其受河而流

委溷長可以該他水而達於海故得爲四瀆之一滎雖塞矣數州之水循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禹嘗名之以濟而後世肯不以濟目之乎欒史曰菏汶合流故因濟舊名非本濟水其說蓋出於佑而佑不能以其所及槩其所不及也欒史雖能本佑語以爲言而亦不能究詳使後人有考也兗豫之境凡水自南濟北濟以行者皆循濟故不獨菏汶顧菏汶特其大而可數者爾今世所稱南北清河者皆古濟流派而菏汶則其要會也闞

邱以東適與菏會而遂分派會泗水以注于淮者濟之注河而分者也東北緣汶與之同入于海者濟之正派也此二者比濁河皆清故後世以南北清河目之今南北清河皆在而菏汶故流水嘗竭滅又濟率並河河凡對濟而決或枝流入之則河水皆爲濟水雖受河之口不專在滎要之派流常通古今則酈桑所書悉皆實錄佑因後漢一時滎口塞絕并與下流沒之以爲無有雖其所考菏汶最爲精要亦并沒而不言豈其得實哉夫桑氏之

失既引他水以亂其源杜氏之失又矯桑氏而絕其流二書者地理家所仗以爲指南也今而若此且并與禹貢無考矣 謹按大昌主河濟並流之說未爲得理然此所指濟之分派正派以實南北清河爲濟之證則確不可易足以鍼杜佑之膏肓發欒史之墨守矣

顧祖禹川瀆異同杜佑曰今自東平以東有水流經濟南淄川北海界中入海者謂之清河蓋汾水菏澤之合流非古時之濟水也夫濟爲四瀆之一

自昔推爲九州大川而湮沒無徵莫甚何歟 謹按祖禹確以大清河爲濟故闢杜佑清河非古濟之謬說見下且如佑言汶水菏澤之合流則禹貢明云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矣非濟而何

顧祖禹方輿記要今大清河自汶上縣北出至東平州西安山牐又西北與運河分流逕東阿縣西伏折而東北逕東阿縣北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逕長清縣北齊河縣東又北逕歷城縣北而東北會于濼水又北逕臨邑縣東又東北逕濟陽縣南

又北逕齊東縣北又東北逕武定州南又東逕青城縣北及濱州之南又東北逕蒲臺縣北至高苑縣北又北逕利津縣東而東北入于海縣安山牐而下皆謂之大清河近志元人始於寧陽縣北築堈城壩遏汶水入洸以通運河永樂中又於東平州東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入會通河今之大清河乃自平陰縣南之柳溝諸泉由東平州北門外過西折而東北夏秋運河泛漲則張秋以南東岸有減水閘分流來合而東北出即濟水之故道說者謂大清河南古濟而今汶者也夫濟流雖與古異

然今東平歷下諸泉皆入大清河則仍爲濟水溢流不得全謂之汶水矣　謹按祖禹所臚乃今大清河全勢脈絡幷然愈足證大清河之爲濟而杜佑之說誠無足信矣

于欽齊乘入濟之汶即今大清河于愼行筆塵大清河第得汶之首尾實以東平諸泉由濟故瀆入海　謹按二于皆山東人皆實指大清河爲濟

胡渭禹貢錐指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章邱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

謹按此以今輿地印證禹貢濟水故道所謂本然之形勢也

辨

三傳晉假道伐虢辨

三傳爲素王輔臣而各有失若夫誌晉假道伐虢之事則更同一失而且相矛盾此不可以不辨也左氏稱晉假道滅虢在僖公五年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公羊穀梁則均在僖公二年而髙之言則曰還四年反取虞赤之言則曰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雖揚

士勛疏曰謂僖五年此蓋遷就欲合左氏之意然以荀息借道之言證之又當先五年亦不合宫之奇諫之日也異哉文人之紀事艷者務其富清者欲其婉辨者圖其裁而不論理之從違蹟之真偽以致失之誣失之短失之俗雖前人已有定論而後之踵事增華者其才識已不如三氏重加之以阿好而毀惡則其事之可信與否又當何如哉若夫假道之事又可畧言矣盖所謂道者經由之路也

晉在北而虢在南虞在其閒晉欲滅虢假道於虞似矣然左氏稱宫之奇之言則曰虢虞之表公穀則皆曰脣亡則齒寒夫虢既在虞南則虞實表與脣非所謂虢也使虞虢疆相並而界相連如公羊所稱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今破其相救之策權和一以攻一則可更不可言假道矣且以帶假道是有求於人有求於人者聽與否固未可定虞公雖至愚豈其貪璧馬而受亡國之憂哉以

予觀之晉即不假道其亡虢之後亦必將破虞不繫道之假與不假也則三傳之煩辭皆不必信而惟信經之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晉人執虞公斯可

廣陵濤疆域辨

枚乘七發觀濤廣陵之曲江註云廣陵國屬吳自是詠潮數典者概舉廣陵而於其封域則姑舍而未詳酈道元水經注於漸江引海水逆流江水上潮似神而非爲江流兩山閒

濤來高大之據亦不定云廣陵所屬自元時錢惟善試羅刹江賦始云惟羅刹之巨江實發源於太末人皆知此語始自惟善而不知惟善實祖元稹為問西州羅刹岸濤頭衝突近何如之句於是以浙江為曲江而浙江潮廣陵潮遂溷而為一矣夫乘漢人也其舉方域不能違漢制攷漢書地理志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所治廣陵江都高郵安平四縣而錢塘在當時為餘杭隸會

稽郡雖顏師古注有景帝四年屬江都之文劉敞駁其非是敞長於考訂其說必有可信則會稽之不屬廣陵明甚然以今日濤形論之揚子之潮雖亦應朝夕期候若七發所侔揣刻劃目為似神者固究於浙江之潮為近然其理又實有不可強為比附者即以乘所云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而言不特越絕書所云旦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母其文與姑胥之臺相屬即胥山之見於史記及吳越春秋者注一以為在吳縣西四十里一以為在太湖邊皆不出今蘇州境於揚於杭又皆風馬牛不相及矣揚子固不能遠踰吳松以通潮汐具區雖連亘數郡而去海遠甚浙江之濤又安能指數百里外之湖濱而弭且厲哉是乘之言已不免自相矛盾矣蓋七發之作不過文人託事抒藻之為如子虛亡是騁其贍博非必若山經地志專供考資者之脈絡分明也又唐李紳詩云揚州郭裏見潮

生而蔡寬夫詩話亦以為潤州大江與揚子橋對岸瓜洲乃江中一洲疑曩時大江之潮揚州固嘗見之又何必以文人恠異詭觀之辭本無確據而拘墟享帚定以廣陵古國屬之餘杭抑亦刻舟膠柱之甚矣

臣等伏見

御製廣陵濤疆域辨考據精博思力高健實足以破羣書之疑而乃

聖懷沖挹爰

命臣等看詳臣等學識淺陋何能仰贊
高深憶臣等少時讀書至枚乘七發所稱觀
濤廣陵之曲江一語心竊疑之夫廣陵
之名始於周顯王三十五年楚并越置
廣陵縣秦屬九江漢屬荆楚既而屬吳
景帝四年為江都國元狩六年為廣陵
國是廣陵歷楚至漢不易也而秦之會
稽郡兼有吳越之地漢時雖亦同屬荆
楚然景帝四年以後江都易王非廣陵

厲王胥皆都廣陵並得鄣郡而不得吳
則漢之廣陵國疆域不能至吳明甚既
不能至吳豈能越二郡而兼有會稽之
錢唐乘乃漢人以漢地証漢文其非錢
唐之潮而為廣陵自有其濤審矣乘何
以云廣陵之曲江耶按水經注浙江逕
錢唐定巳諸山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
濬兼濤水晝夜再來二八月最高峨峨
二文有餘吳越春秋以為子胥文種之

神也此與枚乘所言濤之情狀相似盖
本七發為注故於峨江條下語不及濤
或酈道元泥於乘語耳至弭節伍子之
山通厲胥母之場地皆在吳然吳録所
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是猶未
至錢唐而闔閭之旦食組山晝遊胥母
與鷗陂石城長洲並稱則實近蘇之地
而錢唐之濤亦不能至也再如篇內南
山朱汜藉藉之口諸地名今亦未能確

指其處文人之筆縱其所之無乎不可
誠如
聖論况楚太子吳客問答原與子虛亡是相
匹不足深泥而廣陵之曲江五字終難
强合竊謂江皆有潮非獨浙江潮之壯
即不如浙何妨鋪張揚厲以作文瀾乘
七發內似此者甚多豈能一一求其指
實臣等惟有咏歎
鴻文莫能妄置一喙臣莊有恭臣于敏中臣

錢汝誠臣李因培恭跋

翻譯名義集正訛

歲辛卯爲皇太后八旬大慶年欲敬書華嚴全部以祝無量壽算因取宮藏明宣德間金書經閱之則稱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于闐之名見漢書卽今所正爲和闐而自古及今不易之回部也回部本自有回經不信佛教不宜有名僧譯佛經之事命考翻譯名義集則

所載略同心知其非而不能爲之說也間之章嘉國師乃知實叉難陀本梵僧之高行者以今同文韻統證之應爲施(嘎)刹納(納)低而直書之則爲施刹難低此實叉難陀所由訛而訛尚不至大相逕庭也施刹難低生於鄂德(納)答直書之則爲鄂等答(德納切漢字不可得當作吳人呼等音乃近之)乃天竺之西印度也唐時此僧自天竺至中國譯經實見於梵經(天竺)番經(西藏)及漢經高僧傳此鄂等答所由訛爲于闐而其訛乃不啻魯魚亥豕矣於是霍然去疑而憮然恨法雲(宋僧作翻譯名義集者)之不悉心考究誤後世爲不淺也雖然彼以一漢僧不深解梵語番語梵音番音卽漢文亦非通今博古之大手筆也而勤索二紀乃成是編則其用力之苦亦有可尚向作萬泉莊記所謂賴有失實者存而得以考是非辨差訛未嘗無小補者未足深怪也旣正其訛乃命司事者一依同文韻統所定書其名地至全集之似此錯謬者

想復不少當付章嘉國師一一更正夫鄂等答訛爲于闐不過音韻之偶誤耳遂致疑天竺爲回部並有疑回部亦有佛教者展轉耳食愈因愈遠豈特失之毫釐而且謬以萬里吾更因之瞿然有戒於綸綍之悖矣

三韓訂謬

嘗讀後漢書三韓傳稱辰韓人兒生欲令頭扁皆押之以石訝其說之悖於理而肆爲謊誕以惑世也夫以石押頭壯夫且不能堪而

以施之初墮地之小兒實非人情所宜有閒考三韓建國本末諸史率多牴牾以方位準之蓋在今奉天東北吉林一帶壤接朝鮮與我國朝始基之地相近國朝舊俗兒生數日即置卧具令兒仰寢其中久而腦骨自平頭形似扁斯乃習而自然無足爲異辰韓或亦類是耳范蔚宗不得其故從而曲爲之解甚矣其妄也且如漢人生兒常令側卧久而左右角平頭形似狹蒙古人生兒以韋帶束之

木版植立於地長則股形微箕此亦皆習而自然無足爲異藉如蔚宗所言豈漢人蒙古亦皆以石押之令其頭狹而股箕乎若夫三韓命名史第列馬韓辰韓弁韓（亦曰弁辰）而不詳所以稱韓之義陳壽魏志直云韓地韓王魚豢魏畧且以爲朝鮮王準冒姓韓氏其爲傅會尤甚蓋國語及蒙古語皆謂君長爲汗韓與汗音相混史載三韓各數十國意當時必有三汗分統之史家既不知汗之爲君而庸鄙者至譌韓爲族姓何異扣槃捫籥以俞日哉且中外語言不通不能强爲詮解者勢也今夫天昭昭在上人皆仰之然漢語謂之天國語謂之阿卜喀蒙古語謂之騰格里西番語謂之那木喀回語謂之阿思滿以彼語此各不相曉而人之所以敬與天之所以感則無弗同若必一一以漢字牽附臆度之能乎不能夫韓與汗音似義殊謬而失之誣猶可也至於以石押頭之謬實悖於理斯不可也

然則余之三韓訂謬之作烏容已乎哉

御製文二集卷之二十五

辨

國風正譌

孔子杏壇刪詩曰風曰雅曰頌無所為國也自毛萇始以國標題而鄭康成因之後世遂沿襲莫知改正夫孔子既以二南別周召而邶以下各從其類邶以下謂之國可也今云周南之國召南之國是何語耶王者有天下之號降而為風見周道之衰可也今云王國

是何語耶或曰如是則書所云以長我王國詩所云王國克生皆非乎曰詩書所云統天下國家之王國非列於衛國之後鄭國之前之王國也夫孔子作春秋尊王大一統豈於詩乃降王為國以比於諸侯有是理乎且魯誠侯國也孔子以父母之邦猶躋之於頌顧以東遷之王朝而等之侯國不與春秋之義自相剌謬乎至於豳乃周先王造基之地既有天下尊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亦無復降而為國之理知此則毛鄭之譌不待辨而自見故為是說以正之後世若宋程大昌之輩頗見及此然未能挈要斷之以正故復有駁其說者不啻議禮如聚訟矣附錄數條於後亦幾暇稽古之所及云爾

宋程大昌作詩議十七篇首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今考之禮王制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樂記云宜歌風周禮春官太師教六詩一曰風皆言風而不言國本

朝毛奇齡引表記國風云我躬不閱之文以駁之夫坊表諸篇皆漢儒所作昔人已詳論之未可以為据也

宋鄭樵六經奥論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若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豳詩亦可降耶其說近是然樵又云周名王豳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為四國之聲則顯然以二南王豳繫之於國

不亦自相矛盾乎

宋李樗黄櫄毛詩集解載楊時云豳風周公之詩也周公居攝政由己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之序陳先公風化之所由故併繫之豳風其說本小序視集解所引諸家較優然所云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又若必有國而後有風亦無定識矣

本朝顧炎武日知錄云豳詩不屬於國風

周世之國無豳似矣考后稷封于邰公劉始居豳是周之先封國乃邰而非豳篤公劉篇云豳居允荒于豳斯館皆言豳而不言國則豳非國名不獨周世為然也即使公劉之時或曾稱豳國而武王得天下之後亦不得復以國目之且亦無封子孫於豳國之文也炎武又以南豳雅頌為四詩而舉禮經所言入樂者為證論雖創而理亦正乃又云自邶至曹十二國為風無害則是欲降王畿以下儕列國何明於論豳而昧於論王耶

夫餘國傳訂訛

近閱四庫全書内元郝經續後漢書所作夫餘國列傳其官有馬加牛加之名訝其誕詭不經疑有舛誤因命館臣覆勘其說實本之後漢書及三國魏志夫餘傳之文於是歎范蔚宗陳壽之徒不識方言好奇逞妄疑誤後人而更惜郝經之失於裁擇也其傳曰國以

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諸加別主四出道有敵諸加自戰下户擔糧飲食之信如其言則所謂諸加者何所取義乎史稱夫餘善養牲則畜牧必蕃盛當各有官以主之猶今蒙古謂典羊之官曰和尼齊和尼者羊也典馬者曰摩哩齊摩哩者馬也典駝者曰特默齊特默者駝也皆因所牧之物以名其職特百官中之一二誌扶餘者必當時有知夫餘語之人譯其司馬司牛者為馬家牛家

遂訛為馬加牛加正如周禮之有羊人犬人漢之有狗監耳若必以六畜名官寓相貶則郯子所對少皞氏鳥名官為鳥師而鳥名又何以稱乎蔚宗輩既訛家為加又求其說而不得乃強為之辭誠不值一噱總由晉宋間人與外域道里遼阻於一切音譯素所不通遂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率憑耳食為傅會甚至借惡詞醜字以曲肆其詆毁之私可鄙孰甚且蔚宗以附彭城王義康謀反伏誅陳

壽索米為人作佳傳其人皆不足取其言又何足據乎第後漢書三國志久經刊行舊文難以更易因命於續後漢書中改加為家並為訂其蹖謬如右

程敏政貴修觀音寺記訂訛

朱彝尊著日下舊聞載王河鄉之觀音寺所供奉觀音大士像謂自杭州天竺寺移來而引程敏政記以實之（程敏政記稱近得石刻於土中謂金天會七年梁王紌軍至杭揭上天竺禮觀音大士像及大藏經與之因徙而北有比邱智完率其徒以從斯寺之所由始也考梁王御烏珠石刻於大定十七年）然咸淳臨安志又謂僧道元逢金難時秘大士於井兵退知井所在得像歸之（咸淳臨安志載靖康初屬有金難僧道元秘大士像於井兵退瓦礫中忽鏗然有聲始知井所在得像歸之院）是疑案也不可以不辨夫大士為佛妙觀察智豎三際橫十方無時無處不在不係乎像也故佛云以色見聲求皆屬邪道法身化身不可見報身則可見像者報身之偶託者耳既云偶託則假中之真亦不可不求其非中之是既求其

非中之是則吾以為仍在天竺者是而王河鄉者非也何也天竺嘗四至矣大士相好究存於心且命工肖斯像二而供奉之於御園之法慧寺及玉泉山之清涼禪窟茲觀程敏政之記乃若實有其事亦不無生疑遂命奉宸諳王河鄉舁大士像至觀之則長短豐瘠迥然不同天竺者且五色裝嚴非所謂古木本色者也於是憬然悟程敏政之傳訛並翻然悟道元之傅會而天竺之大士本不即不

離無来無去謂燕京之大士與天竺之大士是一不可何况云二是則兩處之記本出於僧人執像炫俗之見而不明理好奇之文人遂亦信耳食而恣影談即以彼時事蹟論之烏珠南下欲得宋之土地耳其次欲得其貨財耳且金與元不同元固蒙古信佛金則不然何必遷大士至北京乎盖兵燹之餘寺或因亂致燬僧或随而至北在北者欲神其說而栴寺在南者欲復其跡而耀人以致兩地

各有一大士而豈知大士無来無去是一不可何况云二哉雖然余茲筆之篇而訂其訛者得毋仍執一二是非彼此之見而違大士如如無我之本願乎哉

濮議辨

濮議司馬光等以濮安懿王宜稱皇伯而歐陽修引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光與修皆號正人而持論各不相下迄未有折衷一是盖嘗論之本生父母天性之親也子雖為人後聖人著之禮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降服齊衰期也盖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所以明示天下為萬世法也且人臣出繼為人後者世所嘗有皆得推恩封其本生父母不改稱伯叔禮也天子以孝教天下而因出繼稱所生父為伯叔是以帝王為重而以父母為輕可乎舜竊負而逃雖孟子强為之辭然實有以見父母重於帝王也明興獻王之

議張璁桂萼等阿諛逢迎力請去本生之號至稱為皇考追謚帝號入廟皆以竊一時之利祿而不顧其君貽天下萬世之訾議其亦可謂寡無忌憚之小人者矣予以為為帝王者苟不違君道以致見棄於

天自無有無嗣旁支入繼之事苟有其事則必其身或其祖考有得罪於

天之事即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然設萬一有其事何不稱所生曰皇帝本生父

歿則稱本生考立廟於所封之國無國則於其邸第為不祧之廟祀以天子之禮亦合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則尊親之誼交盡而於公義私恩兩無遺憾何昔之議禮者未見及此而紛紛聚訟為耶余因感司馬光歐陽修濮議之事以局外而觀局中為之權衡斟酌期合夫天理人情之正因著濮議辨為萬世旁支承統者有所折衷俾不致賢如司馬歐陽互為水火邪如張璁桂萼為夤緣捷徑而揔歸於戒為君者平時敬天變民不致見棄於天嗚呼可不慎哉

艮嶽三丈石闢辨

錢塘吳焯撰南宋雜事詩稱艮嶽有三丈石謂出艮嶽記是誑也非實也凡有形者有成必有壞具知識者其壞速無知識者其壞遲而各於其類中又有遲速之異焉蟪蛄不知春秋鯤化為鵬背幾千里具知識者其壞之異遲速也朝菌不知晦朔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無知識者其壞之異遲速也若夫石其亦無知識之類耶宣和去今不過七百餘年縱遺兵燹石不至壞也庚午巡豫曾至艮嶽荒涼之墟未見所謂三丈之石也日下舊聞明宣宗廣寒殿記稱金破開封輦艮嶽石至燕京為萬歲山即今之白塔山亦並無所謂三丈石也夫石之較木其壽長焉縱日炙風吹寖以剝落亦當不讓大椿八千歲之春秋明矣而今無焉則是石果飛而去無何有之鄉乎夫予弗謂石不壞而謂石之壞必不若是其速則吳焯之言誠誑也非實也

碑文

重脩

歷代帝王廟碑文

歷代帝王之祀其準古遷廟覲德遺意而推而放之者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家以謂世祧者迭遷德盛者弗毀蓋就一朝爲言而周禮鄭氏四類注稱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繁露引爲自近遡遠之明證斯正合食所權輿然漢魏已來有司具儀率求之肇迹建都而不聞立廟洎唐迄明廟立而代以專祀開剏爲常其制又缺焉未備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一年

勅諭禮官增祀茍非失德失器即掌業守成者皆得與饗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丕纘

先型詳定位次

臨御伊始

親詣視成著於

奎文者纂悉聞攷舊史所紀剏守難易之辨尠有折衷定論以是對揚曩昔所為法施於民者不克兼既其實獨斤斤於

殿於

門於

坊具顏之曰景德景德焉爾德故若是其偏而不舉耶寅惟

祖

宗懋敬厥德咸秩孔脩覲法之所存即知戒之所寓義至深遠大雅不云乎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召公奭迪王祈天永命一則云監於有夏再則曰監於有殷寢假入廟而徵統系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一自昭代概之皆名之爲勝國有不深廑夫屋與墟之儆而怵惕動容者哉顧於其間歷選

列辟若稽古之化洽烝人治光往牒者罔不穆穆棣棣式在

几筵崇異代同堂之報故於世數之遷而得
其示戒於無形抑於世數之屢遷而不遷而
得其垂法於有永毖乎此者覩德之意愈以
睪然而興矣
廟自雍正癸丑繕葺距今且三十載爰以乾
隆壬午出内帑金庀而飭之故事瓴甋甃以
純緑兹特易蓋
正殿黄瓦用昭鴻奕工告訖功適届甲申季
春吉祀祗承

家法躬薦
新宫已爲長律述事揭言其大指會所司請
製文並鐫諸碑復詳闡之如此

寳相寺碑文

歲辛巳値
聖母皇太后七旬大慶爰奉
安輿詣五臺所以祝
釐也殊像寺在山之麓爲瞻禮文殊初地妙
相端嚴光耀香界默識以歸既歸則心追手
摹系以贊而勒之碑香山南麓曩所規菩薩
頂之寳諦寺在焉廼於寺右度隙地出内府
金錢飭具庀材營構蘭若視碑摹而象設之
金色莊嚴惟具惟肖寺之制梵覺幕圜不施
宗廟榱桷而崇廣閎麗則視殊像有加經始
於乾隆壬午春越今丁亥春蕆工既敬致辦
香而慶落之所司礱石以俟因記之曰文殊
師利久住娑婆世界而應現説法則獨在清
凉山固華嚴品所謂東方世界中菩薩者也

夫清凉在畿輔之西而香山亦在京城之西
然以清凉視香山則香山爲東若以竺乾視
震旦則清凉香山又皆東也是二山者不可
言同何况云異翔陸元暢之荅宣律師曰文
殊隨緣利見應變不窮是一是二在文殊本
不生分别見倘必執清凉爲道場而不知香
山之亦可爲道場則何異鑿井得泉而謂水
專在是哉且昔之詣五臺禮文殊所以祝
釐也而清凉距畿輔千餘里掖

輦行慶向惟三至焉若香山則去京城三十
里而近歲可一再至繼自今億萬年
延洪演乘茲惟其恒是則余建寺香山之初
志也寺成名之曰寶相綴以偈曰
曼殊室利　七佛之師　經歷人間
至福城東　東方世界　名曰金色
常在其中　而演說法　摩竭陁國
其東五峯　是名雪山　惟清涼境
金剛窟聚　北代州是　大士示現

妙相莊嚴　振大法輪　坐師子座
師子奮迅　具足神威　中臺現身
寺曰殊像　我昔瞻禮　發大宏願
虔誠祝
釐　普諸福緣　相好印心　如月在水
即幻即真　證真幻相　以此真幻
還印金容　香山淨域　多祇樹園
寶諦之西　營是寶相　莊校七寶
晃曜大千　日面月面　了無分別

我聞如是　文殊應緣　緣即隨緣
何有彼此　矧東西方　因見生名
見即不拘　名亦不著　清涼香山
非二非一　復念文殊　菩薩久住
而此世界　實曰常喜　以常以久
延祝
慈禧　惟願自今　歲萬又萬
寶筭盈積　如恒河沙　護妙吉祥
生大歡喜　以是因緣
壽復無量

重脩天津
海神廟碑文
渤海介析木之津襟帶畿輔捷雄闗而鞏之
寔惟神京左絡翕受靈長厥利斯溥
神故不列海瀆秩次康熙間盛京有汎舟之
役祚波颸馭厥事迅蔵我
皇祖嘉
神之功飭廟薦馨祀在彝典我

皇考詔卽舊規重事葺治
豐碑並峙昭鑠瀛際崇示禮秩莫不備擧越
歲旣久風雨剝陊無以揭虔妥靈乃發水衡
鼎厰工楹輝艭新式奐式壯朕今春率
皇祖舊章巡幸天津祗而謁禮爲詩以落之
蓋自淀池循子牙滹海河旣得悉其歸墟原
委至則登觀海之臺登波瀾渚引控瀛棣東
睨扶桑熻艷蔥欝光延我陪都而旅順登萊
廟島環拱羅布脊靖以安其旁穿壞坐場曝

鹵出素卯如鎬如牢盆之獲什倍而斥壤沮
洳瘠不宜植於是鋤澤民之逋爰復愓然曰
渤海之繫誠大矣凡海職納而茲所職乎納
者尤要夫東南之海吸吞江河風濤是防治
在塘堰若西北諸水滹滏漳易衛白或奔瀉
千百里而永定最橫且駛瀦以七十二淀淪
以三沽離灣委輸歷直沽以入禹貢所謂同
爲逆河入海者此居其大半而崇沙外亘如
戶斯闌無拒而壅流乃軌注曩者京南州邑

苦積潦載決載導田廬用寧通復相示咨度
渠之墊者濬之隄之缺者續之施人力靡弗
至洎覽五牐春灌夏禁啓塞以時匪潮弗盈
匪寒弗縮噓翕迴斡通乎自然固非人事補
苴之可作而致而朕飢溺爲念時罔不在民
則因
天之功其又敢不事事且海之爲物旣鉅受
川泄波有宿有統與夫所以若雨暘迪節宣
康乂我民人而惠阜我田疇者咸依

神庥洪惟我
祖
宗懷柔報祀肹蠁昭融歷有年所朕勤思下
淑計安恬者甚摯亦惟
神是憑斷自今祗循儀軌宣道和令於以疏
潤輯瀾俾暑無盛漲秋無霪霖用貽我向人
無疆之樂利嗣是百執事歲有事於廟下醴
芬牷腯無不恪共而
神之彰靈效順以宏佑我邦家者亦永永弗

替爰系其事於碑以示來許

普樂寺碑記

避暑山莊當興桓陝區直北地亘獅溝西南
官廨民廬聚落殷蕃獨其東偏列嶂遝緜周
原衍則諸經所稱廣長清淨於佛土宜乾
隆乙亥西陲大功告成衛拉特各部長來會
時事胥肖西域三摩耶建寺曰普寧嗣是達
什達瓦屬人內徙即次旅居環匝山麓越歲
乙酉復於迤左仿伊犁固爾札都綱建廟曰

安遠然自廟南延望錘峯式塏式閎殿壤猶
隙惟大漠之俗素崇黃教將欲因其教不易
其俗緣初構而踵成之且每歲山莊秋巡內
外扎薩克覲光以來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
都爾伯特及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亦宜
有以遂其仰瞻興其肅恭俾滿所欲無二心
焉咨之章嘉國師云大藏所載有上樂王佛
乃持輪王佛化身居常東嚮洪濟羣品必若
外闢重闉疏三塗中翼廣殿後規闍城內疊

磴懸折而上置龕正與峯對者則人天咸遂
皈仰將作如制以丙戌正月經始洎丁亥八
月訖工爰取普樂顏寺額而為之記曰自西
人之瀕於塗炭也湫隘阽危不能終日朕則
為之求寧焉既寧之後奔奏偕徠室家還定
朕則為之計安焉既寧且安其樂斯在譬如
佛影覆於鵠身四大得所離怖畏想生歡喜
心斷自刹那以逮億劫同遊春臺化宇樂其
樂而不能名其樂真上樂耳雖然曷易臻此

安遠然自廟南延望錘峯式塏式閎殿壤猶
隙惟大漠之俗素崇黃教將欲因其教不易
其俗緣初構而踵成之且每歲山莊秋巡內
外扎薩克覲光以來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
都爾伯特及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亦宜
有以遂其仰瞻興其肅恭俾滿所欲無二心
焉咨之章嘉國師云大藏所載有上樂王佛
乃持輪王佛化身居常東嚮洪濟羣品必若
外闢重闉疏三塗中翼廣殿後規闍城內疊

一切諸衆生　若有情無情　念彼佛力者
受持陀羅尼　三世諸如來　神力並加汝
第一具根性　即身得證佛　其次小乘人
得八大成就　靈丹淨眼方　徹地智慧劒
空行遍周歷　延年無疾病　自洛乂俱胝
無量僧祇刼　萬行齊完滿　求福不唐捐
普種福德田　普蔭如意樹　普覆大慈雲
普渡大願船　震旦閻浮提　淸寧共安隱
而彼狼荒俗　永脫修羅天　合十白佛言

此是法王力　要知大自在　本分元自足
無若彊言樂　即墮分別相　樂故無名名
上亦無等等　東峯開妙髻　寶閣照旭光
擧似日出處　了了正知見　光與日無盡
誰識所本來　八寶莊嚴成　香華天樂備
大會啓無遮　同證無上道

御製文二集卷之二十七

碑文

重修

文廟碑記

擧江淮河濟以贊海吾知其不知海擧嵩岱恒華以賛地吾知其不知地然則擧道德仁義以賛

孔子者其亦類於是乎夫江淮河濟豈不爲海所納而不足以形海之大然海固不拒江

淮河濟以爲水也嵩岱恒華豈不爲地所載而不足以究地之厚然地固不讓嵩岱恒華以爲土也道德仁義豈不爲

孔子所垂而不足以盡

孔子之量然

孔子固不外道德仁義以爲教也教之義始見於虞書而未有定所夏校殷序周庠學則三代共之是國學所昉乎夫三代既有學亦必有教而吾以爲

孔子立道德仁義之教者何蓋三代以前之
教非
孔子不明三代以後之教非
孔子不立亦猶江淮河濟非海不納嵩岱恒
華非地不載道德仁義非
孔子不垂也國學始於元太祖置
宣聖廟於燕京由元及明代有損益修葺至
本朝而崇奉規模為大備
列聖右文臨雍必事輪奐乾隆戊午朕詣學
展儀先詔易蓋黃瓦聿昭茂典然丹雘雖致
飾壯觀而上棟下宇風雨燥濕歷年既久浸
敝是虞爰以歲丁亥發帑二十餘萬特簡重
臣司其事越己丑仲春告蕆工朕親釋奠以
落成焉先是言臣有以宜乘此時修復辟雍
圜水之制為請者禮官以為三代之制弗相
沿襲實政不必泥古朕以其言良是遂從之
門殿諸額一準會典皆親書各懸於其所舉
大工者必泐碑以誌故叙其事書之若夫述

孔子之言仍以頌
孔子是猶繪日月星辰以象
天朕有所不能

淀神廟碑記

畿南之地廣衍多隰衆水所鍾匯之渟之呀
然成淵而以時輸瀉者則惟淀淀之名始見
於左思魏都賦所謂掘鯉之淀是也字亦為
澱水經注新唐書志皆云九十九澱酈道元
又稱為清河後世約其數為七十有二其名
皆不可臚舉其散見宋遼金史者今或淤廢
或傳聞譌舛所可指者不過四十餘其他或
曰泊曰窪曰窩曰港隨方俗所稱而統言之
則東西兩淀西淀之大周三百餘里緊州一
縣四東淀尤大周四百里而羸緊州縣七其
為藪澤也廣故畿內之水大則沽瀹濡溉派
滋易淶小則山泉澗流無所不容而旁境之
溝澮汙潦亦無所不赴其受水多故兩淀又
各有經河以條貫釃導之依城溫義亢其首

四角引其吭玉帶會同緣其督扼以茅灣掖
以中亭十望絡以南北中三股歛於臺頭滌
於大清河趨西沽爲尾閭之洩焉其上則千
里長隄控界維羣下則格淀隄以拒子牙六
郎諸隄以障永定而牆而涵洞羅布節宣者
無弗具於是兩淀無渾流之患而專清水之
利黍疇稻畦既膏既溉厥惟上腴舟航是通
貿遷列隧而菰蘆菱藕鳧魚之屬仰資生者
億計非有宰其化者孰使我民利賴若是記

有之山林川谷爲民取財用皆曰神蓋淀之
有神昭昭矣人弟習焉不察廟闕未舉歲丁
亥朕敬循
皇祖成憲巡覽淀海爰自趙北口御安福艫
沿蘇橋而東歷揚芬港至於天津嘉文安窪
之既涸愍渾河故道之不可復則有詠而三
灘里淀隄之弗屬者出帑繕之亦惟紹我
祖烈以求民寧維時春水方渙和颸習颿烝
徒弗勩縈川祗實昭厥佑爰進大吏詔之曰
惟淀縈薄左輔袤延且千里理大物博用阜
乂我畿內民邑可弗重以神事其相地飭祠
用饗延發外府金二萬五千卜度兩淀中庀
材經始之閱再朞工蕆堂廡既崇煇庖咸列
以妥以恪式副彝典大吏復籲以明年春莅
而落之且以碑辭請則又繹告之曰惟淀實
嘉利我甸人匪今斯今食
神之福而淀左右耆庶婦孺歲時祈報走廟
下則自今始

神實憑而歆之惟是毋霪毋潦毋有菑沴豐
殖錫康俾我民其永利利用光我秩祀有司
亦毋怠祠事毋弛民功益迓
神惠而溥淀之利識其詳謹肇祀也

重修功德寺碑記

道海淀徑青龍橋折而西距玉泉山麓不盡
於二里有遺刹一區重門三塗不可識已延
睇香積頹垣離立芳荄間訊諸土人曰是功
德寺也攷元史文宗天歷二年建大承天護

聖寺而都穆南濠集稱功德寺舊名護聖寺蔣葵長安客話載寺倚於明宣德初及嘉靖中車駕駐此見廊廡金剛像獰甚心悸因坐僧宮殿僭踰罪撤去之寺竟廢盭怪哉有明閹豎滋熾若璫振輩横作罔禁顧獨毀茲寺使勝國名蹟就湮於意何居爰詔將作茲寺久著圖誌且當靜明園蹕途乃者歲庚寅爲
朕六袠慶辰越辛卯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聖節宜加莊飭用迓

鴻禧其出内帑繕而復之暨兩司以落成告則材緻工完自層閣周阿登登戢戢以逮旛楔鐘魚靡弗嚴淨具足夫其臂倚嶽岑旃檀蔚森迦陵轉梵六時送音非功德之林耶面俯湖堧神瀵翕滲稱池分羾條衣水田非功德之泉耶然而朕之記之詎惟在是耳夫嘗言以茲功德無量無邊必進而讚之曰不可思議夫不可思不可議者特從其波及一四天下一切衆生隨分圓滿未由舉似而爲言耳其在能仁有建立之功有精進之德固無一息不心之以爲願而身之以爲行無量壽佛經所以有善思議菩薩之目又豈容委之不關思議輒自弛其擔荷哉匪如古帝者致巍乎煥乎之盛美持不矜不伐之淵沖其功德至於民無能名而方其食旰衣宵常於一堂命禮樂工虞之佐吁咈都俞相與動色而交儆凡皆起於思之精議之孰而後不識不知被之者亦並忘乎思議其爲無量無邊也

以証帝釋真詮亦若是則已矣斯尤其可記者至虞集寺碑謂始作土功時得古金銅事佛儀器於地中以爲先有密契帝京景物略謂寺僧板庵能役木魅使者出外募金直襲唐咸通中正覺禪師軼事傅會其說盍皆誇功德而涉思議其義轉隨又奚足云

普陀宗乘之廟碑文

山莊迤北普陀宗乘之廟之建仿西藏非仿南海也南海普陀在浙東定海縣境朝山之

舶歲歲淩越洪濤瀾淅閒擎鄉頂禮唯謹曰
大士道場舍茲奚屬是獨震旦緇流方隅所
見故然考之貝夾普陀有三一居額訥特珂
克一居圖伯特一居南海蓋南海特大士行
教至此偶一示現云耳庸可以此為是而彼
為非乎額訥特珂克即印度是由此以證西
來因緣自印度而西藏自西藏而南海了了
可識第印度金剛座遼遠難稽詎若西藏都
綱法式具備為天人攝受之閎規藩服皈依

之摠滙也哉乃者歲庚寅為朕六袠慶辰辛
卯恭遇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自舊隸蒙古喀爾喀
青海王公台吉等曁新附準部回城衆藩長
聯軫偕來臚歡祝
嘏念所以昭褒答示惠懷者前期咨將作營
構斯廟以乾隆三十二年三月經始至三十
六年八月訖工廣殿重臺穹亭翼廡爰逮陶
范斤鑿金碧髹堊之用莫不嚴淨如制夫羣

藩信心迴向厥惟大慈氏之教而熱河尤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撫綏列服歲時肆覲之區
鄉也西陲內面景從朕勤思纘述普寧安遠
普樂諸刹所謂嗣溥仁溥善而作也今也逢
國大慶延洪曼羨而斯廟聿成三乘之宗實
其統會於焉宣寶鐸演金輪開龠流梵樂之
音塞樹種菩提之果一切國土善信膜拜歡
喜以為得未曾有而久入俄羅斯之土爾扈
特以其為外道非黃教所概舍久牧之額濟

勒率全部數萬人歷半年餘行萬有數千里
傾心歸順適于是時莅止瞻仰善因福果誠
有不可思議者是則山莊之普陀與西藏之
普陀一如與印度之普陀亦一如與南海之
普陀亦何必不一如然一推溯夫建廟所由
來而如不如又均可毋論即如如之本義豈
外是乎豈外是乎先是羣藩合辭請進千佛
像懇款弗可却因命就廟中度闢奉之别有
記不復詳綴為說偈曰

我聞贍部洲　古德有道場　天龍各護持
名四大結聚　九華及二峩　五臺亦初地
普陀南海南　觀自在所住　其言限方所
不出邊邪見　譬如一撚手　眯萬億由旬
若人證三摩　要令不失故　銜藏妙莊嚴
竺乾祖庭意　興桓足香界　成此大勝因
百部諸賢王　合十聆唄讃　塞土黃金色
是處菩薩面　其前羅漢峯　磬石為揵椎
舉似象王巖　非離亦非即　其下獅子溝

武列功德水　舉似鐵蓮洋　無垢亦無淨
能具等正覺　皆作如是觀　五十三叅竟
還叩兩足尊　長現調御相　為說無生法

重修馬駒橋碑文

水自南苑出者二其南源曰團河出南苑牆東南釃為鳳河又東滌永定之濁由大清河以歸海向固疏治之矣其北源曰一畝泉出新衙門北屈曲東南流逕二牐涼水河自北來會之涼水河者出右安門西南鳳泉東流逕萬泉寺分為二其一南逕草橋曲折東注一自北逕廣恩寺曲折東注至永勝橋復滙為一東南流循南苑繚垣而東至小紅門之西入苑牆東南逕沙底橋折而南與一畝泉合又南而東至鹿圈村三海子以上之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流穿苑垣而出逶迤至張家灣入運河是水之初出苑垣也瀠演歕歘千溜一趨瓴如矢如迴激沸上則有巨梁揵之曰馬駒橋橋建自勝國歲渝寖以圮壞

農旅交病石阤入水水梗或溢出妨民田廬而中湓則旁衍閼塞水所由道益不可以不亟治乃命將作相視因其舊材撤而新之縱之得丈二十有五橫之得尺亦二十有五為孔洞者七視昔制雖少隘而壯固有餘工始於乾隆三十八年之春越其冬落成夫治水者必溯其源由源而及其支流條派别之釐之乃可以不紊今一畝泉源委既已劃治而涼水河所逕漫流積潦寖成沮洳爰自鳳泉

至馬駒橋濬河八千餘丈修葺橋閘凡九新建牐五即以濬河之土於右安門外築甬道一千餘丈以便行人其河旁稻田數十頃既墾且闢益資灌溉之利而茲橋實下游關鍵暢尾閭以利導之尤施功之弗可已者若前代著述家睫視臆論妄以玉泉傳合南海子之水舛錯糾紛至可嗤笑曩賦海子行曾詳著其說茲因所司請記復為詮叙水道大畧俾方来圖經輿記知所考據而若河若塗若

橋皆王政之大端所繫慕鉅毋廢毋墜誠有司所當務書之碑用示来許

碑文

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為立言而德與功皆賴言以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之時義大矣哉然傳德之辭直而寡傳功之辭費而多直而寡者不因文而德自見二典三謨經世立教是也費而多者必因文而功乃明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是也吾甞讀韓昌黎平

淮西碑益悉此言之不爽何則彼其藩鎮乃家奴之類徯惠因循以致宛成敵國削而平之是宜引以為愧而不可炫以為功賴昌黎之文幾與江漢常武同稱者定然有識者固知其辭費而多飾而未知憲宗之愧與弗愧耳今之平定金川之文不有類于斯乎解之者曰逆酋羈縻徼外非若淮蔡之居中土元濟之為世臣也吾則以為既已受職為土司則是我臣而其地近接成都遠連衛藏則是

我土我土我臣而橫生逆志蠶食鄰封將欲
大有所為弗勦而滅之則西川將不能安枕
茲雖蕆事與平定淮蔡擒吳元濟何以異故
宜引以為愧而不可炫以為功者以此金川
之始見於已巳告功之文茲不複記記其復
叛而復征則其陰謀負恩已自戊寅年始蓋
戊辰之師實緣其跳梁不靖而師旣臨境彼
即窮蹙乞降遂以赦罪頒師甫十年而其酋
郎卡即與革布什咱攜釁又四年遂與綽斯

甲布及三雜谷為敵而逆子索諾木兇悖益
甚自恃地廣人眾力強與各土司搆兵訖無
寧歲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勢分力散
又莫能如之何余以為業已受其降不宜復
加兵且蠻觸不足以勞王師因命地方
文武大吏隨宜彈壓令弗越內地界亦足以
安民而示度耳不虞地方大吏欲息事而每
示寬逆酋轉以為無足懼而日益逞其小金
川逆酋僧格桑者始則與索諾木水火相仇

繼乃狼狽為奸於是索諾木計殺革布什咱
土司色楞敦多布取其印勑以歸而僧格桑
亦侵佔鄂克什地界且發兵圍其土司色達
拉之官寨期于必取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
弼知事不可掩乃有發兵之請是役也或咎
阿爾泰依違誤事之過而余則以為阿爾泰
之過皆余之過蓋金川因其地險眾悍久蓄
異志是以有殺至維州橋之謠（維州本漢徼外羌冉駹地蜀將姜維征羌駐此築壘後因名為姜維城唐武德初因其地置維州屢叛屢復廣德中

陷吐蕃號為無憂城遂累入寇擾大中時始復內附五代蜀州內徙改縣曰保寧宋景德初改曰威州元至元間以州治保寧縣幷入明洪武初于州境析置保縣 本朝雍正五年省威州入保縣屬茂州今其地尚有維州橋之稱而促浸番人以叛至維州橋播為謠曲攸係關吐蕃舊事安與效此耳）則其不忘內地情率可知
戊辰之役我師深入屢勝即不宜赦其罪而
受其降此一誤也甫十年而郎卡僭恩作亂
以及逆子踵其蹟皆不即發兵問罪惟令地
方大吏隨宜處置又屢誤也以至尾大不掉
終於興師故予不咎人之議為窮兵黷武而

轉咎已之類于姑息養奸蓋中國之制外域
張撻伐則彼畏而斂跡主和好則彼輕而生
心漢唐宋明之覆轍率可鑒也若謂予窮兵
黷武則予頼
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萬餘里豈其尚
不知止足而欲滅蕞爾之金川以為揚赫濯
紀勳烈之圖哉雖然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
矣然費帑不及三千萬成功不過五年茲兩
金川小冦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滿三萬衆而

費帑至七千萬成功亦遲至五年則以跬步
皆險番奴効命死守故得延至今日而我將
軍阿桂立志堅定决機明敏兩副將軍及叅
賛領隊諸臣同心合力各軍士敵愾奮勇凡
經大小數百餘戰而後成功視平伊犁定回
部費力轉不啻倍蓰設非
天恩助順衆志成城則金川未易言滅而國
威或致少損矣是不可以不記觀斯文者尚
諒予懷懃悔過之不暇知非稱功詡德而為

言其庶幾乎繫之以辭用誌始末云爾
小金首禍曰僧格桑兵救鄂什向稱沃日今定為鄂克什
急呼之則鄂什也竟抗頒行僧格桑于庚寅夏與鄂克什土司構怨稱兵阿
爾泰董天弼親往誠諭奏稱逆酋遵教退歸亦遂諱而不問未幾月復圍鄂克什辛卯夏
阿爾泰乃遣兵往鄂克什而逆酋亦遂與官兵交戰督臣提臣每事遷
就知弗勝任將軍別投阿爾泰等名為進兵仍思遷就完事因諭
溫福由滇赴川經理軍務且命桂林馳往視之辛卯冬因阿爾泰始終遲疑玩誤遂罷其
職而以溫福代為大學士授定邊將軍由西路督兵進攻其四川總督則令桂林代之統
兵攻南路勒攻破巴朗向訛為班瀾山今改直取達圍進抵

資哩數月克之兩路夾擊遂得美諾鼠竄狼
奔金川助惡溫福初至西路即策厲將士攻克巴朗拉桑勝直取達圍進攻
資哩數月而克之繼命豐昇額為副將軍同溫福進勒賊尋退還木闌埧我兵進抵路項
宗桂林在南路其始顏合撫宜達彼約咱卡了諸寨昇復革布什咱侵地尋為宋元傻所
誤致有墨墊溝之失往林匿不上聞為阿爾泰再勒因即羅斥而令阿桂為副將軍赴南
路代領其兵南路自達烏至僧格宗皆峭壁懸崖綱卡林立阿桂董飭官軍厲勇椎堅罙
入其阻桑勝進擒美諾賊巢壬辰十一月遂克之溫福亦攻克朗郭宗至美諾與阿桂會
復晉兵攻取布朗郭宗逆酋由鮮徑實入金川擒其父澤旺解京乃傳撒撫定汗斗大板
昭等寨落小金川悉平而金川逆酋索諾木復敢黨惡狙命因移兵並勒之既平

趲拉（小金川番語本名）遂討促浸（即金川番語名）雪多境險奏功以沈奏功以沈賊更遮郡綠營怯懦遇戰辟易（攻勒促浸之兵溫福由功噶爾拉阿桂由當噶爾拉分兩路並進功噶之前爲卡撒了口賊築碉斷徑不能進遂別由昔嶺號攻而碉堅地險無多兩雪攻之半年雖屢得賊卡終未拒其要害綠旗兵既懦怯溫福又不善調度以二萬餘人散佈各卡防守遂以分而見單賊窺其罅隙于癸巳六月遣番衆數百由閒道潛出煽誘趲拉降番復叛董天弼庸懦失守爲賊所戕賊益猖獗擾溫福後路直侵大營綠營兵衆先潰將領戰殁者多溫福率親兵與賊搏戰亦遇害趲拉之地復失逆酋等罪大惡極愈不可寬矣）兵既無能將復失算豈如南路全師而返（叶）

（阿桂在當噶軍律明而士心固賊不敢犯然木果木有事之後當噶亦難獨駐遂整厲兵衆由南路全師而出）重調勁旅吉林索倫健銳火器其心忠純（前巳簡派八旗兵三千令赴川助勦爲溫福等奏止使木果木軍營有滿洲兵在彼則綠營得所依恃亦不致倉皇潰散是其事仍由溫福自誤幸阿桂一路軍氣甚整即授爲定西將軍並選健銳火器營兵三千吉林索倫黑龍江兵四千迅赴軍營重籌進勦）仍分兩路堂堂正正不旬日間美諾重定（癸巳冬將軍阿桂就兵由西路進攻其南路則令明亮爲副將軍進勦兩路並進所向克捷旬日之間即收復小金川全部）谷噶既入馬尼（去聲）並克豢養旗兵允得其力（阿桂等於甲午正月搶佔谷噶了口山梁明亮

等亦於是時攻克馬尼兩路之兵皆因有八旗勁旅奮勇先登綠營觀感激勸皆效法恐後奏績甚速）釃三路進一阻宜喜及彼絨布遇險而上（副將軍豐昇額同舒常於宜喜駐兵與阿桂明亮共成三路由宜喜之兵攻勦半載未能寸進而明亮則由馬尼攻得木緞卡卡角及抵庚額特亦阻險未能進遂駐絨布寨）阿桂西路則屢建功羅博淜普遠遜克宗（甲午三月阿桂攻克羅博瓦山梁六月攻克色淜普山諸寨並峯峻碉堅賊衆悉力死守官軍皆陟險銳攻殲醜甚衆遂臨遜克爾宗）喇穆山梁日則了口舉默格爾以擾其後（我兵攻克色淜普後賊衆防守益力阿桂偵知剌穆剌穆迤西峯崖陡削戰備懈稍疎因分兵超趲進攻盡拔其碉並攻克日則了口亦

六月中事其後兵進稍阻至十月初復統遣攻得默格爾山梁其登噶爾博日爾八當噶之賊皆殲于復）明亮宜喜亦據嶺梁而復難進徒然望洋（宜喜爲賊要隘守禦甚嚴豐昇額舒常攻之一年未下繼而命豐昇額改赴西路舒常在彼更不能進甲午夏因明亮在絨布屢攻未進不宜擷兵於無用之地令其分兵七千移攻正地明亮遣偵卒往探不見賊毀難以輕進亦赴西路協勦阿桂札止之會綽斯甲布土司總明亮駐宜喜并頭勦前驅明亮乃出其不意分兵冒雨直進遂據宜喜山梁並攻得俄坡格勒古賊因摇滚斷路明亮等復爲所阻矣）逮昨乙未略康薩爾木思工噶賊碉並毀（阿桂自攻得默格爾欲乘勢直進賊復於康薩爾山梁抗阻兩月餘乙未正月阿桂派兵分路潛進拔其鹿角連越重壕

踞上碉頂遂毀其碉殲賊甚衆四月復攻得木恩工噶克了口從此下壓勢益順矣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明亮因達爾圖之路為賊所斷商之阿桂謂當仍由宜喜一路進攻並派西路兵一千令福康安帶往攻克甲索碉卡海蘭察亦往會攻合力并擊先克撤撤谷其日旁右之沙墻山并達爾圖得楞及溝內之斯年木咱爾各賊皆紛紛棄碉遁周圍五十餘里寨落悉行焚燒夾河兩軍聲息可通並清後路遂克爾宗五月中明亮攻克額爾替碉卡可下至甲攻六月閏復攻克石真噶寨阿桂派兵沿河促亦爾寨攻打隅河之沙爾尼一帶兩岸夾擊聲息可通迨阿桂攻得噶爾丹札麻寺等處居高得勢以遂克爾宗在我兵之後留之非計遂派兵三路分進豐昇額留率攻勒戍所寨而入戍

掃墻而進遂得其碉殺賊無算後路益兩清矣當則大海昆色拉枯層層破要步步披嶇阿桂以昆色爾喇嘛寺在拉枯剌麻寺之上於此路尤為扼要其當則大海亦當並勒分派將領號兵同往其昆色爾山梁最險官兵皆蠖附上攻佔其碉寨復縱大焚燒拉枯喇嘛寺又攻得當則大海官兵無不起越而登飛騰而入遂克勒圍紅旗飛遞而何四月大捷未至既克西里迺若建瓴斗而曲索隆古不日而傾阿桂于八月十五夜攻克勒烏圍其附近碉卡木城六十餘處一夕無不摧破八日而紅旗遞至木蘭詳見聞捷凱歌及詩事詩自奏捷後四閱月雖時有克獲未能冞入直至十一月初攻克西里軍辭愈壯而賊勢愈蹙即攻得科布曲索隆古山梁並克

格隆古丫寫等要隘又掃清安布魯木一帶益據建瓴之勢矣雍中舍齊易如拉朽密圍噶喇依賊其窠走阿桂既由索隆古進攻朗阿古則朗噶克了口等處皆克之並據噶占山梁十二月十七日遂由碉爾古當噶一帶寨落悉行掃蕩並克舍齊喇嘛寺次日復攻克雍中喇嘛寺即于十九日縱兵直擒噶喇依四面圍攻水陸俱斷促淫番衆自攻克勒烏圍以來大小男婦紛紛投出其大頭人布龍普阿納木達什阿庫魯等遂皆相率乞降並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及其姊妹亦皆拔至軍營僉云索諾木莎羅奔兄弟并作惡之大頭人丹巴沃雜爾等皆在圍中此盖逞首賊叢等罪尊渠重天奪其魄驅之一處以就擒也是時河西明亮亦入富德馬邦傳檄芥拾明亮既克阿爾古等寨克取獨古木

開通乃當山梁並禱甲穰掃獨松河西一帶遮行勒洗過河會阿桂合攻賊巢富德亦將河南北之噶咱普庚額特曾達等各寨落全行掃清直據馬爾邦亦遣兵與阿桂會富德所得之地俱不煩兵力易如拾芥設非西路圍噶喇依則其兩路亦無進期明亮官徒兩路向皆戰于攻取而富德久駐越布尤未能寸進自阿桂既克索隆古乘勝席捲已圍噶喇依各處之賊皆膽破心散望風潰降非果由力戰而得若非西路官兵直搗賊巢則明亮富德兩路仍未有進取之期也諸軍既合火攻周遭雖據三穴詑其奚進然猶死守四十餘日計窮力竭乞命而出官軍四面合圍賊猶負嵎力抗繼用大礮環轟摧其碉卡將士等乘勢克取旁近寨落層層進逼殲賊日多逞

酋惶懼遣其兄岡達克彭楚克次第詣營並即拘縶于是攻圍益急據其近關斷其水道索諾木窘迫無計遂于二月初四日早率其兄弟莎羅奔甲爾瓦沃雜爾斯丹巴并兩土婦及黨惡大頭人丹巴沃雜爾阿木魯綽窩斯甲尼瑪篤喇克巴並兩喇嘛挈大小頭目男婦二千餘人出寨逆酋跪捧印信乞免誅戮因即悉就擒獲俘獻京師自圍勦以來討四十餘日至是全境蕩平罪人斯得紅旗于二月十二日馳至桃花寺行宮適當告功展陵之期此實仰賴 皇祖黙佑益深感欣隨諭將軍阿桂等紀成功將士擇日凱旋俟東巡迴鑾至黃新莊舉行郊勞大典以昭偃武策勳之盛

金川之功阿桂居首特恩異數加之宜厚征勦金川之役實由將軍阿桂蓋識體國不憚艱勞制勝運籌克成偉績寔為此事首功特封為頭等誠謀英勇公加賞雙眼孔雀翎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全黃帶紫韁以昭崇獎能出能入有權有經運長擊短後實先聲金川之功允資犀力寸步層峰氷滑石仄將軍指揮無不奮勇以此破敵鹿堵隴種金川之功非予所期事弗可已久而得之鬪猶獸困捨懲雞肋念我衆勞至今心惻金川之功允賴

上蒼靖彼蕃徼我武惟揚勒碑太學用遵成例靜言思之文以誌愧

御製文二集卷之二十九

碑文

平定金川勒銘美諾之碑

首禍者必有奇禍之遭僨德者必有凶德之報蓋僨拉之首禍實由促浸之教而促浸之僨德亦因僨拉之肇故戊辰之役以救僨拉而有促浸之征前因金川侵擾小金川拘其土司澤旺地方官諭之不從猶敢干抗戊辰冬遣經略大學士傅恆統禁旅往勦我武方揚而莎羅奔郎卡窮蹙乞命因矜其頑蠢遂允受降澤旺乃得復歸故地郎卡始尚畏懼斂跡未十年輒思吞噬鄰封

時相仇殺彼時以蠻觸事微乃其常事亦遂聽之郎卡既死其子索諾木轉與小金川僧格桑狼狽為奸負恩梗化遂致復勞師旅深悔前此之姑息矣茲辛卯之師以伐僨拉乃並促浸而掃僧格桑恃有索諾木黨惡數侵隣疆攻圍鄂克什官寨佔其境地羈其土司經前督臣阿爾泰等往諭罷兵還地逆酋陽奉陰違浸至辛卯夏僧格桑乘索諾木侵害革布什咱土司之寨益復滋横並且備築碉卡謀抗天朝勢不得不加以兵革而阿爾泰因循貽誤遂命溫福由滇入蜀授以大學士統兵征勦即攻克巴朗拉繼又克復違圍一帶以至賚哩官兵前抵路頂宗仍不能違壬辰夏阿桂以參贊赴南路統兵於是年冬攻克僧格宗甫半月即乘勝攻得美諾其餘寨落悉傳檄撫之小金川平而僧格桑逃往金川索諾木匿而不獻于是移兵並討促浸矣彼

其緩則頡利突利之相猜急則僑如榮如之相保然而地險人強機謀深造則儹拉遠不如促浸故美諾再入而再克美諾未嘗不險而一克僧格宗其勢遂如破竹逆酋僧格桑初竄布朗郭宗溫福由明郭宗就兵往捕僧格桑已徙美臥溝通入金川擒其父澤旺以歸溫福為將軍始猶勇往繼乃昧于籌蠻又不得人心癸巳夏賊衆從後路落出遂有木果木之變美諾亦尋失去乃命阿桂為定西將軍發八旗勁旅往勦阿桂部署稍定于十月廿九日進兵自資哩至美諾五晝夜悉行搜復定為神速而僧格桑既至金川索諾木即覊留不遠即其謀擾木果木但令小金川戢目七圍安堵爾同往美諾號名而不使僧格桑復還故聚則索諾木之密圖吞併儹拉以次蠶食旁近

上司并且欲侵及內地固已漸露端倪罪惡貫盈寔難輕逭耳雖南有僧格宗北有明郭宗而我師奮力攻取無不立摧堅碉遂據官寨之穴窖美諾為小金川官寨即其巢穴也此固

皇天助順將卒盡力而亦其首禍偕德之招是用勒銘酋巢永鎮衎徼

平定金川勒銘勒烏圍之碑

美諾既克移問促浸狼狽為奸而更謀深切木果木自壬辰冬攻克美諾逆酋僧格桑竄去索諾木匿而不獻於是移兵申討促浸時溫福為將軍由功噶爾拉進勦阿桂為叅贊大臣由當噶爾拉進勦溫福旋攻據昔嶺遂駐木果木師久不得進溫福絀於謀以營中所有之兵築卡布守既耗兵力且以分而見少癸巳夏賊酋窺其無能乃遲獲誅令賊目糾衆自美臥溝及大板昭潛出歸名贊拉降酋復叛擾木果木後路溫福漫無部署軍營為賊所切綠營怯兵一時俱潰溫福被害其餘大臣官員兵丁陣亡者甚多我朝用兵從無如此挫折者思之實堪切齒其恨至今將士何辜弗雪冤沉兵威大振勁旅繼至師分兩路谷噶馬尼去聲木果木之失皆由營中無滿洲兵為之表率亦由溫福等奏阻故已派而未遣及溫福既僨事知綠旗兵之縱不足恃乃派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吉林兵二千索倫黑龍江兵二千并派西安荊州駐防滿兵四

千前往以為之倡又添派陝甘滇黔兩湖精銳數萬合力大衆以阿桂為定西將軍豐昇額明亮為副將軍阿桂遂就八旗勁旅閱五晝夜而恢復贊拉全境乃進攻促浸甲午正月阿桂自西路攻克谷噶了口佔其山梁入賊境百餘里明亮亦自南路攻克馬尼此為再進克捷之始軍聲大振上下同心攄忠敵愾西路遂進南路略泥去聲勦烏圍從西路進攻噶喇依從南路進攻阿桂自攻得谷噶了口遂能拒要所進據守其險隘明亮等既得馬尼雖特有小捷然庚額特馬邦俱未易攻進于是遂專望西路之得手矣了口深入爰克羅博阿桂自了口進兵以羅博反為賊人緊要門戶因派兵五路分將領率之超越兩登遂將羅博瓦山峯及山岡碉卡盡行攻克喇穆喇穆併占默格叶阿桂自三月間

攻得羅博瓦阻雨數月至六月初稍晴遂克其岡下之色淜普又于六月下旬盡克喇穆喇穆山梁及日則了口七月中又克其該布達什諾大木城并焚燒格魯瓦角寨落十月中復佔其默格爾山梁其地在日爾八當噶之下榮噶爾博之上向閱地圖指以咨詢阿桂而所籌適相合既佔此山梁遂克容拉噶拉木大寨並克獲凱立葉各寨我兵勢益聯絡矣

獲康薩爾木思工噶叶

阿桂自十月攻得默格爾駐兵客拉噶拉木然兩月餘至乙未正月十二日官兵乃攻克康薩爾山梁其險倍于他處賊之守禦亦更堅而官軍于三日內全得之其後復因雨雪頓兵三月至四月初十日天霽雪消十四日中夜官兵潛進攻奪木思工噶克了口阿桂自謂一日而收三年未竟之功洵不妄也

遜克爾宗其險難託

遜克爾宗為勒烏圍賊巢外險自前歲四月間攻之經年未克阿桂自得木思工噶克了口之後于五月初攻克噶爾丹喇嘛寺及噶朗噶又搶佔舍圖枉卡巳居高得勢而留遜克爾宗在後究屬非計乃于五月十二派兵前往時霧氣四塞官軍乘勢擊越崖砲直至碉根遂將其地上下石碉木城悉行攻克是役也豐昇額之力居多因于其公爵果毅下增繼勇二字嘉其能紹乃祖額亦都之績也

凡此數處林立堅碉層次攻勦我師實勞據昆色爾乃近賊巢北軍亦至隔河匪遙

七月初二日官軍乘夜潛進直上昆色爾山梁賊附登碉立時攻克初四夜官軍縱火焚賊寨至拉桔喇嘛寺飛騰而入又得喇嘛科爾三寨並攻克葛則大海竭三日三夜之力占地縱橫三四十里焚其碉寨一百三十餘先是明亮在南路以其株守無益令移兵北路會

勦甫至宜喜即得達爾圖山梁至是復由茹寨攻進連克額爾替石真噶寺寨盡得其上下沙爾尼之地與阿桂軍營僅一河之隔矣

曰勒烏圍賊舊官寨垣固碉高力守要害經樓轆車陡磡劃界木卡石城矗簇鱗繪挈栅周遭援路截其泗水搜橋囊土濟師

勒烏圍為賊舊巢恃其碉高牆厚守拒甚力且有轉經樓相倚角中間碉卡鱗次又阻以高砲五層殊不易攻阿桂于勒烏圍轉經樓之中挐栅以截賊人援路並令吟角寺一帶官兵由西北而南沿河挈栅以斷其下水之路又募楚兵善泗水者緊巨索于甲爾日驟橋柱以搜把之又以砲邊賊人鎗石可及乃令官軍頭戴狀栅手推沙囊匍匐而行至砲沿層積推起趕列三層木栅以擊勦下之賊

穴道旁出轟以地雷叶凡此百計用盡無遺

並于所據地道中用礮轟擊砲下掘溝抗拒賊衆凡可以用力設法者籌畫備至阿桂可謂善于謀矣

四面礮攻碉摧垣裂遂督大軍斫墻衝闌遊魂弗支奔迸鷩躥功成一夕中秋八月

官軍四面合圍隊轟鎗擊並拋擲火彈所遇碉卡或拔栅斬關而入或攀援奮躍而登呼聲四起賊衆披靡燬戕殆盡惟莎羅奔兄弟及賊目丹巴沃雜爾聞風先竄究亦難逃　天網計亥子丑三時將勒烏圍官寨轉經樓喇嘛寺悉行攻克凡賊所恃以抗拒之處一夕無不摧破時乙未八月十五夜也

衆軍之力一師之謀靖彼賊穴安我蜀陬肫乎厥忠卓乎厥猷銘誌鴻

功永示千秋

平定金川勒銘噶喇依之碑

向不云乎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若今索諾木之窮蹙率弟兄出碉獻印不但不可謂之歸順卽歸降亦不可得而方彼其抗命相拒歷五年之長玆已峉園巢穴火器圍攻腹心潰内羽翼失傷官軍初圍賊巢蟻衆猶負嵎抗拒我兵用大礮四面環擊賊自揣力不能支日形窘迫先是逆酋之母姑姊妹情急來投自請遣人四出招諭索諾木乃遣其兄岡達克

彭楚克以次詣營懇求皆就拘縶其黨惡之布蘢普阿納木等先後求降山塔爾薩木坦等竝經擒獲于是進圍益急賊勢日蹙官軍復摧其近碉斷其水道蕃衆恇懼紛紛潰出索諾木遂率其兄弟莎羅奔甲爾瓦沃雜爾斯丹巴及兩土婦幷助惡之大頭人丹巴沃雜爾阿木魯綽窩斯甲尼瑪噶喇克巴偕兩喇嘛挈屬二千餘以出寨逆酋跪捧印信羣泥首乞命由是罪人斯得獻俘奏凱方將劉岩搜穴利斧其吭生擒亦易旦夕滅亡乃始匍匐請命又安得比之肉袒牽羊噶喇依者蓋其世守官寨故多深塹高墻我師萬層險歷千戰威揚譬之大木已盡去其枝葉則本根亦可待其立殭然而逆賊有言官軍若至當毁其重器聚族焚而自戕使果如所云則雖獻馘蔵事終不如生獲盡美盡善之慶是蓋兇渠罪大惡極而且貪生苟延以致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于是疆界厥地屯戍我兵鎭壓番而永靖樹豐碑以告成功歲在丙申仲春日吉時良

陶莊

河神廟碑記

成大事者必有其時事有視若易盡人力而

爲之然終於弗成者則以

天弗助

神弗相而非其時也事有視若難盡人力而爲之而終於有成者則以

天所助

神所相而適逢其時也雖然

天助也

神相也無所爲告之者也使時有可乘而人弗盡力而爲之亦難望其有成也故舉大事

者必當審事機乘時會盡人力以敬祈
天助
神相則庶乎奏平成之功三者不可闕一焉
吾於陶莊引河益信此理之弗爽陶莊之土
逼河南流近清口蓋始自宋時南徙歷元及
明不知其幾何年矣於是有黃水倒漾之患
於是有藉清敵黃之說然而清水常弱黃水
常勝雖劼劬補苴終不能得其要領而倒漾
自若也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首見及於此康熙己卯歲
南巡時即
命開陶莊引河俾遠避清口以除倒灌之患
誠釜底抽薪之計也其後庚辰歲辛巳歲壬
辰甲午歲以及雍正庚戌歲歷任河臣屢挑
屢淤於是引河之事遂置而弗論

康熙己卯春皇祖南巡親莅河干閱視形勢命於清口迤西隔岸挑治陶莊引河導黃使北並命於南岸築挑水壩攔截河流逼入陶莊河口因河臣董安國開放過早隨即淤墊庚辰春刑部侍郎常綏等遵旨履勘以董安國所挑引河已淤壩亦毀壞請再挑濬

寬深計長七百餘丈辛巳秋河臣張鵬翮以引河中段淤阻宜加挑濬又運河南岸積土於北岸加挑新河五百餘丈其時黃河侵藉以分流不免沙停水緩壬辰甲午兩年河臣趙世顯兩次流淤屢挑屢塞雍正庚戌北岸長出淤灘遂至大溜南趨全由故道

逮乾
隆己未歲予命大學士鄂爾泰視河仍持開
引河之議而河臣河員率以為難行高斌向
稱為善治河者亦以為功不易就乃創建木
龍挑溜北趨圖補偏救弊之為於是引河之
事更罷而無有言及者矣

鄂爾泰請開引河因訪知前此不成之故逐有河頭若不迎溜河尾若不順流開放若不及時三者有一於此無能成河之議

高斌正欲興舉適大水漲至不使施工迨汛水消退察看停淤形勢較前似窪恐水長易漫引河難望成功乃建木龍於南岸以挑溜引河之議遂寢

然予以為陶
莊之引河不開終無救清口倒灌黃流之善
策但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於懷適
昨歲東巡河臣吳嗣爵蘇州撫臣薩載各來
覲因見嗣爵老病遂以薩載易之與之談及
河務以為海口淤泥之說終難行至陶莊引
河則必宜開而未敢必也命其抵任悉心相
視及薩載之任與督臣高晉親履其地測量

高下曲直頭尾寬窄繪圖貼說以聞朕復詳
酌形勢以硃筆點記往返相商者不啻數次
議既定迺於去歲九月十六日興工以今歲
二月十五日乘春汛水長之候放流入新河
而舊河築攔黃壩以禦之既放之後新河順
軌安流直抵周家莊始會清東下去清口較
昔遠五里於是永免倒灌之患而引河之工
成引河既成薩載奏河長計一千六十丈其河頭原挑寬四十丈河身河尾原挑寬三十丈至三十五丈放流後續經將兩涯刷塌河頭寬至七十餘丈河身河尾寬至五六十

丈河底水深一丈四五尺亦較原挑刷深六七尺云云此實默邀神相至舊河口既築壩堵流并於陶莊積土外添築新堤以防外灘浸水及薩載工竣入覲復面諭於新河頭下脣至第三架木龍處添壩一道為重門保障薩載回任旋即興工亦善後最要機宜也
夫自康熙己卯迄今乾隆丁酉歷七十餘歲
屢舉而未成及一舉而遂成者豈非時有可
乘不可乘之殊而總賴
天助
神相之所致耶其能劼毖籌畫盡人力而不
失事機任投艱而弗猶豫者則錫賚酬勳國

家之典具在至夫
天恩之賜助蓋自始事以迄成功予實晝夜
在心默叩禱謝無可言喻而
河神之佑相非特建
崇祠其何以顯
明貺達虔誠乎爰即新口石壩建廟
妥神俾司事者春秋潔祀以邀惠於無窮並
為迎神送神之詞以協律焉
河之舊兮本南每灌清兮黃兼

神之相兮北漸即運河兮賴永恬迎
神之來兮俎豆甘於萬斯年兮恩沛覃
右迎神樂
河之新兮移北既避曲兮就直
神之相兮南塞去清口兮無復逼送
神之還兮帷幕飾於萬斯年兮恒戴德
右送神樂
按記中有河南流近清口始自宋時南徙
之語未甚明確蓋宋史所稱神宗熙寧時

河道南徙尋經塞治即蘇軾河復黃樓諸詩所由作也惟統志所稱金明昌時河淮幷為一瀆之言為今黃河南徙之確據然彼時有宋存焉淮泗一帶非金所有地當屬之宋此因今作河復詩考訂而得者則向之所云自宋時南徙亦未為不可特未詳明言之耳因附書本記後乾隆庚子清和月作

御製文二集卷之三十

碑文

七佛塔碑記

七佛偈為禪門開宗了義然散見於梵帙而非出於一經近自西藏班禪額爾德尼喇嘛處貢有七佛畨軸凡佛之父母眷屬名字悉備問之僧人皆不知其所以詣之章嘉國師乃於畨經漢經所謂長阿含經賢刧經降生次第經及佛源廣解內一一考得其源蓋第

一毘婆尸佛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槃頭婆提城神足二一名騫茶次名提舍侍者名無憂子名方膺第二尸棄佛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曜居光相城神足二一名阿毘浮次名婆婆侍者名行子名無量第三毘舍浮佛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神足二一名扶遊次名鬱多摩侍者名寂滅子名妙覺以上三佛為過去莊嚴劫佛第四拘留孫佛種婆羅

門姓迦葉父禮德母善枝居安和城神足二
一名薩尼次名毘樓侍者名善覺子名上勝
第五拘納含牟尼佛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
德母善勝居清淨城神足二一名舒槃那次
名欝多樓侍者名安和子名導師第六迦葉
佛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婆羅
柰城神足二一名提舍次名婆羅婆侍者名
善友子名進軍第七釋迦牟尼佛種刹利姓
瞿曇父淨飯王母大清淨居舍衛城神足二

一名舍利弗次名目揵連侍者名阿難子名
羅睺羅以上四佛為現在賢劫佛夫一佛即
恒河沙數佛而恒河沙數佛即一佛父母眷
屬皆如是何有於分別然真如海內不受一
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既已明是因緣用泐
諸貞石建七佛塔以為供養頌曰
過去莊嚴劫現在賢劫是未來為星宿於一
彈指頃佛說三即一過去三非三現在四豈
四分別乃云七而實即一佛七佛各有偈普
說一義諦一毫端之上能現寶王刹示兹滿
月相聚七為一塔如法華所云非同亦非異
佛語非綺語初學亦能曉聲聞與圓覺猶然
未能行稽首吉祥雲永蔭娑婆界救度諸衆
生各各精進證

熱河

文廟碑記

丙申夏駐蹕熱河避暑山莊曹秀先以禮部
尚書扈從幾暇召見談及時政秀先云臣春

卿也在職言職以為此處宜興學校以造就
士朕曰俞哉亦其時矣於是乎有設學之旨
於是乎有加額之恩學校既設則
文廟亟宜建乃命相地伐材卜吉鳩工宮墻
泮水殿廡禮樂一如制越二年巳亥夏朕以
來巡親
釋奠而落成之夫熱河固自古關塞以外荒
畧之區也雖金遼有興州之稱然旋舉旋廢
建置沿革率不可考而況有皋比之傳絃誦

之賚哉是以我
皇祖每年避暑於此亦不過名之曰山莊故
有聚民至萬家之句蓋於禮樂之興未免
存待以百年之意今則耕桑日以闢户口日
以滋以幅員計之不啻數千里而版籍或逾
十萬焉此而無學校以牖民迪俗豈宣
祖猷揚
聖化之道且今西域烏魯木齊等處率置郡
縣立學校以此較彼爲尤近矣則茲

文廟之建於時於地胥不可緩亦不待人之
請而後行稱之曰熱河
文廟者今雖升之曰承德府從其朔紀其因
也昔蘇軾作韓愈碑記云公之神之在天下
如水之在地中予謂韓愈因文見道我
夫子體道垂文韓愈之所因者即
夫子之所垂而見猶待乎行體則其本也且
水在地中尚需求而得之我
夫子乃天之經地之義山之峙海之淵無日
不在人人心目之中範圍曲成而不遺豈待
穿鑿求之而後得然則
木鐸之音孰謂不可覺斯民於關外荒畧之
區也哉

須彌福壽之廟碑記

黄教之興以宗喀巴爲鼻祖有二大弟子一
曰根敦珠巴八轉世而爲今達賴喇嘛一曰
凱珠布格埒克巴勒藏六轉世而爲今班禪
額爾德呢喇嘛是二喇嘛盖遞相爲師以闡

宗風而興梵教則今之班禪額爾德呢喇嘛
實達賴喇嘛之師也達賴喇嘛居布達拉譯
華言爲普陀宗乘之廟班禪額爾德呢居扎
什倫布譯華言爲須彌福壽之廟是前衛後
藏所由分也辛卯年曾建普陀宗乘之廟於
避暑山莊之北山以祝
釐也亦以土爾扈特歸順也今之建須彌福
壽之廟於普陀宗乘之左岡者則以班禪額
爾德呢欲來覲而肖其所居以資安禪且遵

我
世祖章皇帝建北黄寺於京師以居第五達
賴喇嘛之例也然昔達賴喇嘛之來實以敦
請茲班禪額爾德呢之來覲則不因招致而
出於喇嘛之自願來京以覲華夏之振興黄
教撫育羣生海宇清晏民物敉寧之景象適
值朕七旬初度之年並爲慶祝之舉也夫朕
七旬不欲爲慶賀繁文已預領諭旨而茲喇
嘛之來則有不宜阻者蓋國家百餘年昇平

累洽中外一家自昔達賴喇嘛之來至今亦
百餘年矣且昔爲開創之初如喀爾喀厄魯
特尚有梗化者今則重熙休和喀爾喀久爲
世臣厄魯特亦無不歸順而一聞班禪額爾
德呢之來其懽欣舞蹈欲執役供奉出於至
誠有不待教而然者則此須彌福壽之廟之
建上以揚歷代致治保邦之謨烈下以答列
藩傾心向化之悃忱庸可已乎既爲記復作
讃言

印度既迴遥　佛教亦式微　梵僧捨天竺
多臨衛藏地　自唐代已然　是爲法源處
一譯猶云近　三乘無舛訛　宗乘向東昌
誠如佛所記　衛藏雖徼外　實在震旦中
達賴及班禪　宗喀巴高弟　前後燃智燈
三車之綱領　真文與滿字　於是溯軌躅
蒙古衆林林　莫不傾心向　皈依三寶門
神道易設教　茲聞班禪來　如嬰兒遇母
覲化闡宗風　誠爲吉祥事　布達拉既建

倫布不可少　擇向興工作　亦以不日成
都綱及寢室　一如後藏式　金瓦映日輝
玉幢揚風舞　自成動静偈　朗標色空諭
以是善因緣　資無礙法喜　祝嘏猶其小
所欣象教宏　舉似西域居　無來亦無去
上人演法輪　蠢蠢普超度　佐我無爲治
兩順與風調　衆生登壽世　慧炬永光明
合十作讃言　初非爲一已　如懸大圓鏡
徧照於十方　而鏡本無心　迴向亦如是

重修正定隆興大佛寺記

世間一切具體相者有成必有壞有新必有故自金身以至衆生概不出此然而成其壞則壞為成新其故則故為新所謂如来能轉物衆生被物轉是則重修建立之義所由起而常樂我淨之真身本不繫於成壞新故幻為之體相也正定隆興大佛寺始自隋開皇間至於今蓋千一百餘年其間成壞新故不可屈指數紀其近者則自康熙癸未

皇祖聖祖仁皇帝重修之後逮兹又七十餘年矣日月推遷風雨剥落有所不免地方大吏屢以請且庚子歲為朕七旬初度之年於是命吏發帑一律普新之沿其漏者正其向（隆興寺為正定古刹自隋迄今千餘年戊戌歲重發帑命周元理等督修其舊制正殿與寺門中路面向不背蓋以寺前街路逼仄以致徑庭錯逕亦不知始自何代兹特令吏正規制較前閎整矣）阽其危者煥其觀無勞百姓不日而成越明年辛丑命行春而落成之並携章嘉國師行慶讚禮西天震旦二萬里而遥兹古寺之重新得真僧之宣教斯誠調御慧力不期而然如来轉物豈不信乎所謂常樂我淨之真身不繫於成壞新故幻為之體相益可以明其理而以重修建立為功德者實是不知第一義諦者矣是為記

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

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為學之方應務其實以蘄循其名不可炫其名以致亡其實興學之源基要於國學國學者天子之學也天

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水北京之國學自元歷明以至本朝蓋五百餘年矣有國學而無辟雍名實或不相稱焉雖有建議請復以乏水而格部議至今未復癸卯春始有復建之諭甲辰冬乃觀新工之竣將於乙巳仲春行釋奠禮遂臨雍以落成焉夫北京為天下都會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與稽而今與居也雖乏水然有不改之井汲以綆而用之無窮亦在人為之而

已於是石之鱗次見圜斯池水之鏡澄見明斯澥殿之據中見隆其檥橋之通行見接其基上庠下庠雖難考二典之制而東序西序總不出三代之規則是工之舉也又予知過論所謂於不可已者仍酌行之之意而物給價工給值原非勞民動衆之為若夫三老五更之說予以為括於養老化俗之儀而非天子臨雍所必應並行而不遺者蓋弗見於詩書乃特出杜氏通典之私耳且予向有三老

五更之說已明闢其謬茲不複綴乎辭雖然予更有所懼於是舉者夫是舉豈非復古興學之懿有何懼而予懼之者恐後之人執予復古之說於一切衣冠典禮皆欲效漢人之制則予為得罪

祖宗之人匪叔伊虐甚慮不宜也予之子孫臣庶體予此心於可復古者復之其不可復者斷不可泥古而復之夫徒慕復古之虛名而致有忘

祖宗之實失非下愚而何予不為也予敬以是告子孫以保我皇清萬年之基也

蘭陽雎寧新隄南岸

河神廟碑記

中州

河神廟之建於北岸者二曰武陟曰蘭陽建於南岸者一曰中牟皆以禦灾捍患有功德於民而崇祀者也茲蘭陽雎寧之間新隄南岸復建

河神廟者何乾隆四十九年秋八月河決雎州下汛二堡命大學士阿桂馳往會同兩江總督薩載南北總河李奉翰蘭第錫河南巡撫何裕城五臣會勘詳議築塞并選帶南河熟練河工員弁赴豫俾資調遣嗣據奏請改築南隄并開挑引河自蘭陽至商邱長一百四十餘里朕按圖審勢復命向北展寬引河因即取土築隄為一舉兩得之計阿桂等遵旨督辦冬十一月引河成初五日啟放掣溜

通暢至十四日夜東壩陡向西蟄直抵西壩
底埽遂乘勢鑲墊至十七日金門旋即斷流
天然合龍全河大溜盡歸引河是役也
天庥
神佑與庚子年儀封之天然合龍正同在事
文武員弁以及遠近士民觀者無不踴躍歡
忭額手稱慶以為非
河神嘉佑不及此也夫
神之靈盈天地間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昭布

森列無所往而不在而人之依於
神將以邀福致敬與遂其瞻仰祈嚮之私者
則非特建
崇祠無以昭
靈貺達孚誠爰命阿桂等度地於蘭陽雎寧
新隄南岸適中之處鳩工飭材鼎新
廟貌就南岸者所以別於北岸也蘭陽雎寧
之間者所以別於武陟中牟也當雎州下汛
之初決方以漂毀田廬為亟且以稽工曠日
為虞蓋自始事以迄成功予之晝夜齋心默
禱無可言諭凡賑助撫卹和雇加價不靳千
百萬帑金以拯濟我災黎而在事諸臣之竭
誠襄事與我民之奔走役作子來恐後實亦
不遺餘力是以昨冬合龍誌事詩云天然忽
報合龍信
神佑應憐衆力殫蓋不敢謂予之盡心於民
而實
神之篤眷於予也且豫省頻歲不登自昨冬

雎工合龍後今歲夏秋來連獲甘霔晚禾補
種秋苗長發轉歉為豐是
神之篤眷於予實
神之保乂吾民也繼自今亦惟虔鞏孜孜永
祈
安瀾之錫以與吾民邀福於無疆耳廟工成
遂書緣起以勒於石

書事

書高士傳披裘公事

晉皇甫謐著高士傳凡九十人其記披裘公也則以季子令取遺金投鐮瞋目而言曰五月披裘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驚謝而問姓名云云始讀而怟不知所謂既思而咍笑其鶩於奇而晦於不知時也其意曰披裘公安貧樂道者耳夫冬而葛不能有裘也則樂之

是樂其所安也夏而裘不能有葛也亦樂之是樂其所不必安也葛易有而裘難有炎易禦而寒艱禦不能具葛獨不可脫其裘乎然則披裘公反為趨炎者乎不然則其性情特殊於人而好為奇異以沽譽者乎是大不然也余故笑其鶩於奇而晦於不知時也至夫王倪齧缺諸說益失不經宜例以夫子之不語可耳

書史記漢高帝論蕭曹等事

史記載高帝論蕭曹等事膾炙人口率以為呂氏之禍高帝若先知而終令平勃安劉者然嗚呼世之好奇而不槩之以理有如是哉夫高帝素稱知人善任而蕭曹輩五人又其所與共患難日夜諮諏庶事者有不知之悉而論之當乎若夫呂氏之禍高帝所不期也呂氏之妬高帝則誠知之然亦不料其日後狼籍若彼之甚也徒以微時結髮惠帝復年長是以割愛而立之此高帝之難也使帝預

知必有後日之禍幾於移漢祚焉則帝權其輕重廢呂氏立趙王且遂其願以高帝分羹之忍何不可為而獨顧惜呂氏徒令周勃為太尉以救漢祚於可存不可存之間雖愚者不肯為顧高帝肯為之哉余故曰世之好奇而不槩之以理有如是哉失之毫釐繆以千里司馬遷蓋不能辭其責矣

書黃庭堅為母滌溺器事

明屠隆書二十四孝圖蹟稱黃庭堅性至孝

身既顯貴仍為母滌溺器此事正史不載隆盖私竊史記石建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移之於堅炫以為奇而不知其實失正道也夫大孝莫過於舜與曾子矣舜與曾子不聞有此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盖謂此耳且蓬戶甕牖貧窶之人家無次丁孰不為其親滌器是盡可謂之孝乎既至貴顯則孟子所謂居移氣養移體祿位足以榮父母奴婢足以供使令豈必躬自滌器

而後為孝乎躬自滌器以為孝斯不啻徒盡小節乃務為奇名炫世背常經而失正道將知其必有不能盡孝之大者矣吾惜夫蓬戶甕牖者雖有過此之節不得稱孝又鄙夫身既顯貴者區區炫奇節而以孝稱焉遷所云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吁是即馬遷之所以取榮也歟抑亦馬遷之所以取辱也歟

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

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為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

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内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嘆福王之不恵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况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强辭以辯亦仍明臣尊

明之義耳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
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
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
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
之不經矣

附史可法復睿親王書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
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
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

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
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尚稽天
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
謂南中臣民媮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
敬為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
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
悞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
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
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

於市朝以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
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
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
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
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
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
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
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
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

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
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
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
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十萬
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
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
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為我先皇
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
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

古爍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
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
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
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
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
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
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
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
皇子倏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

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
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名忠義紫陽綱目
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
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
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
仇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
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
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
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

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
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
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
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
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
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
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
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
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

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殲剿撫互
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
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
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
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
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
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
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
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

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

下實昭鑒之

書通鑑輯覽明崇禎甲申紀年事

通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鑑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歲欲大書順治元年分注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勝朝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余曰不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以元亡去至正二十八年為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祖起兵之後於凡元政即別書元以示異雖臣各私其君之義也而朕實鄙之蓋以理責人者必先以理自處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時既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為也通鑑輯覽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繫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且正編續編既一正其自視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嬗代

之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愧於心而貽来世之譏乎茲於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之即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遽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於下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為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而奈其日即慆淫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開剏者欲究我兵威而實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唐王桂王竊

竄邊隅苟延旦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昰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成之主思天命人心之難諶凛凛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為臣民所繫屬而不敢謬恃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幾朕纂通鑑輯覽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乎

書蜀志諸葛亮傳七縱七禽事

諸葛亮本王佐材而世或詡其事為神奇不折衷於正道致使鹽梅匡濟之器流而為黃

冠術士之儔則一失之於陳壽之扶讐多貶詞一失之於裴松之之無學濫引注怪哉史筆已難得而付之挾讐無學之流則其事尚可問哉且以覔米不與即不為立傳之人而望其能通世理具正辭以紀如管樂器人之本末心蹟不猶北轅而適越乎諸葛亮之事不可枚舉即如先主永安數語孫盛已斥其非是茲姑弗論其征孟獲也正傳謂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夫亮之表固云深入不毛矣彼不毛之地何致出軍資而饒國計至於裴松之引習鑿齒漢晉春秋為注乃云七縱七禽之夫一陣之頃固無七縱七禽之理若縱之去而復為陣戰以禽之則蠻烟瘴嶺之間如是七往返勢必曠日持久何能春出而秋還亮之表又云並日而食矣三軍儲偫何所取資此實事之必無而世反以此詡之為至神仰以為至奇耳食口傳羣然不以為怪至於亮之扶持危

國鞠躬盡瘁以事其主之誠或鮮豔稱者豈非陳壽裴松之之罪哉嗚呼讀史者其能具卓識酌正理不為遊辭所誤者亦實希矣

書司空圖論封建事

王應麟著困學紀聞其攷史類有云司空圖謂房琯建親王分鎮天下議肅宗以是疑琯受讒廢先是安祿山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夫明皇雖從琯議何嘗免西蜀之幸長安之陷若琯之得罪實以誤用古

戰法敗於陳濤斜其時帝雖恨琯喪師眷任未衰後始以挾黨背公出爲刺史則琯之廢乃有以自取豈因賀蘭進明之譖哉蓋分鎮即封建之意司空圖猶惑於劉頌封建之說且阿其所好遂以爲琯廢被屈耳封建之不可行柳宗元蘇軾言之詳矣玆不復論獨論司空圖之不達事理未免揜不善以著其善而王應麟採而錄之津津然若有惜乎琯之去者雖善善欲長之義哉然未免重耳食而無目光矣

書唐太宗欲觀實錄事

唐太宗欲觀實錄而褚遂良不與觀後卒令房元齡上而觀之夫太宗英明之主也而何獨於此事乃憒憒若是乎人君言行即史官不記天下皆記之矣豈得遍天下之人索其記而觀之今太宗之言曰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苟其謹言愼行雖不觀實錄可也苟其恣意妄爲則今日觀之明日忘之雖百觀實錄無益也且太宗納巢剌王妃失德之甚者而新舊書本紀皆無此非史官所紀載者乎由是觀之遂良已不能逃爲其君隱之罪則謂爲不與觀之言爲能彰其直乎綱目於是條下又注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元齡云云猶是史臣欲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意所謂欲蓋彌彰胥不足爲訓耳

書南宋論兵事

南宋棄河北而不守忍二帝而弗顧志恢復

而知兵者莫過岳飛一人以譏誅之是尚可與言兵哉而最可笑者莫若上皇與吳璘相論之事宋史稱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對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吁其識之鄙可怪哉夫亦知孫武子三駟之法乎彼教田忌與諸公子置馬較射此尋常賭金爲戲以是法相馳固當一不勝而再勝在馳射較勝負則佳而豈可以用之於行軍乎且是法也市井博奕

之徒無不知之亦不得謂孫武子行軍妙筭也夫兩軍對敵所貴先聲其勝敗秪在呼吸頃耳以大爲小以强爲弱不過俯仰之間今以弱者出戰以當敵之强者跌而不振後之强者亦將望風而敗又豈能收兩勝之功哉若夫臨敵出奇制變或先示之以弱而繼以强勇之兵擣其虛則可要非對戰時當使弱者居前而强者繼後也昔宋楚泓之戰襄公稱先道古言之非不亹亹而卒致於敗爲天下笑予謂高宗之舉孫武子其亦類於此矣

書通鑑宋太祖云守財事

宋太祖禁永寧公主服貼繡鋪翠襦及斥皇后稱黃金裒輿意在崇儉似矣而所云爲天下守財之言予不能無鄙焉蓋守者保而有之又聚而儲之之謂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傳曰財散則民聚但聞守位未聞守財且欲聚民必當散財今曰爲天下守之則民何以聚乎其意若曰爲天下守財

將以散之於民則何不曰守此財以與民亦見其以辭害義矣且措大之語非藝祖所云乎斯語也措大者流必咨嗟歎賞以爲名談而實不宜出諸天子之口有如馬援守錢虜之誚耳予即位四十年之間凡兩免天下正供一免天下漕糧而水旱蠲賑又不啻數千百萬故直鄙藝祖之言而不愧若其已不知節儉濫賜近倖而弗博施黎庶者其視藝祖又相去遠矣

御製文二集卷之三十二

書事

己未歲我

太祖大破明師於薩爾滸山之戰書事

蓋聞國之將興必有禎祥然禎祥之賜由乎

天而致

天之賜則由乎人乎小子於己未歲我

太祖大破明師於薩爾滸之戰益信此理之不爽也爾時草剏開基篳路藍縷地之里未

盈數千兵之衆弗滿數萬惟是

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師直為壯荷

天之寵用能破明二十萬之衆每觀

實錄未嘗不流涕動心思我

祖之勤勞而念當時諸臣之宣力也謹依

實錄敘述其事如左

己未二月明帝命楊鎬杜松劉綎等統兵二十萬號四十萬來攻左翼中路以杜松王宣趙夢麟張銓督兵六萬由渾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李如柏賀世賢閻鳴泰督兵六萬由清河出鵶鶻關左翼北路以馬林麻岩潘宗顏督兵四萬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劉綎康應乾督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期並趨我興京三月朔我西路偵卒遙見火光馳告甫至而南路偵卒又以明兵逼境告我

太祖曰明兵之來信矣南路駐防之兵有五百即以此拒之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

我兵而南也其由撫順關西來者必大兵急宜拒戰破此則他路兵不足患矣即於辰刻率大貝勒代善（後封禮親王）及衆貝勒大臣統城中兵出而令大貝勒前行時偵卒又以明兵出清河路來告大貝勒曰清河之界道途偪仄崎嶇兵未能驟至我兵惟先往撫順以逆敵兵遂過扎喀關與達爾漢侍衛扈爾漢（後授三等子世職）集兵以待

上之至時

四貝勒即我太宗文皇帝以祀事後至謂大貝勒曰界藩山上我築城夫役在馬山雖險倘明之將帥不惜士卒奮力攻之陷夫役奈何我兵宜急進以安夫役之心大貝勒等善是言下令軍士盡擐甲日過午至太蘭岡大貝勒及扈爾漢欲駐兵隱僻地以待敵

四貝勒艴然曰正宜耀兵列陣明示敵人壯我夫役士卒之膽俾幷力以戰何故令兵立隱僻地耶巴圖魯額亦都後為一等大臣追封弘毅公曰

貝勒之言是也我兵當堂堂正正以向敵人遂督兵赴界藩對明兵營列陣而待初衆貝勒兵未至我國防衛築城夫役之兵僅四百人伏薩爾滸谷口伺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之兵過谷口將半尾擊之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役合據界藩山之吉林崖杜松結營薩爾滸山而自引兵圍吉林崖仰攻我兵我兵四百人率衆夫役下擊之一戰而斬明兵百人時我國衆貝勒甫至見明兵攻吉林崖者約二萬人又一軍列薩爾滸山巔遥為聲勢四大貝勒與諸將議曰吉林崖巔有防衛夫役之兵四百人急增千人助之俾登山馳下衝擊而以右翼四旗兵夾攻之其薩爾滸山之兵則以左翼四旗兵當之遂遣兵千人往吉林崖

上至問四大貝勒破敵策四大貝勒具以前議告

上曰日暮矣且從汝等今分右翼四旗之二

與左四旗兵合先破薩爾滸山所駐兵此兵破則界藩之衆自喪膽矣再令右二旗兵遥望界藩明軍俟我兵由吉林崖馳下衝擊時幷力以戰是時我國近都城之兵乘善馬者先至乘駑馬者後至其數十里外者尚未至于是合六旗兵進攻薩爾滸山明兵駐營列陣發鎗礮我兵仰而射之奮力衝擊不移時破其營壘死者相枕藉而所遣助吉林崖之兵自山馳下衝擊右二旗兵渡河直前夾擊

明兵之在界藩山者短刃相接我兵縱橫馳突無不一當百遂大破其衆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等皆殁於陣横屍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幟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流澌馬追奔逐北二十餘里至碩欽山時已昏軍士沿途搜剿者又無數是夜明總兵馬林兵營於尚間崖濬壕嚴斥堠鳴金鼓自衛我兵見之乘夜馳告於大貝勒翼旦大貝勒以三百餘騎馳往馬林兵方拔營行見大貝

勒兵至回兵結方營環營濬壕三匝列火器俾習火器者立壕外繼列騎兵以俟又潘宗顔一軍距西三里外營斐芬山大貝勒見之使人馳告於

上時我國遠路之兵亦陸續至與大貝勒兵合明左翼中路後營遊擊龔念遂李希泌統步騎萬人駕大車持堅楯營於斡琿鄂謨地環營濬壕外列火器

上見之與

四貝勒率兵不滿千人分其半下馬步戰明兵發火器拒敵

四貝勒引騎兵奮勇衝入我步兵遂斫其車破其楯明兵又大敗龔念遂李希泌皆陣殁馬會大貝勒使人至知明兵已營尚間崖

上不待

四貝勒兵急引侍從四五人往日中至其地見明兵四萬人布陣成列

上趣令我軍先據山巔向下搏擊衆兵方欲登山而馬林營內之兵與壕外兵合

上曰是將與我戰也我兵且勿登山宜下馬步戰令大貝勒往諭時左二旗兵下馬者方四五十人明兵已自西突至大貝勒代善言於

上曰兵已進矣即怒馬迎戰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與衆台吉等各鼓勇奮進兩軍搏戰遂敗明兵斬首捕鹵過當方戰時我六旗兵見之不及布列行陣入自

為戰前後弗相待縱馬飛馳直偪明營明兵
發鳥銃巨礮我兵衝突縱擊飛矢利刃所向
無前明兵不能支又大敗遁走我兵乘勝追
擊明副將麻岩及大小將士皆陣沒總兵馬
林僅以身免滅跡掃塵棄角朧種尚間崖下
河水為之盡赤
上復集軍士馳往斐芬山攻開原道潘宗顏
兵令我兵之半下馬仰山而攻宗顏兵約萬
人以楯遮蔽連發火器我兵突入摧其楯遂

破之宗顏全軍盡沒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布
揚古欲助明與潘宗顏合其兵甫至開原中
固城聞明兵敗大驚而遁是時我軍旣擊破
明二路兵
上乃收全軍至固勒班地方駐營而明總兵
劉綎李如柏等由南路進者已近逼興京偵
卒馳告
上遂命扈爾漢先率兵千人往禦翼日
上復命二貝勒阿敏率兵二千繼之

上率衆貝勒大臣還軍至界藩行凱旋禮刲
八牛祭纛告
天大貝勒代善請曰吾先歸從二十騎微行
探信祀畢
上徐來
上許諾三貝勒莽古爾泰亦相繼行
四貝勒馳至
上前請與俱往
上曰汝兄微行往探汝隨吾後行

四貝勒曰兄獨往吾留此未安也遂亦行日
暮大貝勒回至興京入宮則
皇后內庭等見大貝勒至亟問禦敵策大貝
勒曰撫順開原二路敵兵已破誅戮且盡南
來兵已遣將往禦我待
父皇命當即往破之於是大貝勒復出城迎
上於大屯之野
上自界藩啓行至興京平明命大貝勒三貝
勒

四貝勒統軍士禦劉綎而留兵四千於都城待李如柏賀世賢等之兵初劉綎兵出寬甸進棟鄂路我居民避匿深山茂林中劉綎悉焚其柵寨殺其孱弱佐領託保額爾訥額赫率駐防五百人迎敵劉綎兵圍之數重額爾訥額赫死之并傷我卒五十人託保引餘兵與扈爾漢軍合扈爾漢伏兵山隘以待巳刻

大貝勒及三貝勒

四貝勒引兵甫出瓦爾喀什窩集時劉綎所

率精銳二萬先遣萬人前掠將趨登阿布達哩岡布陣大貝勒欲引兵先登馳下擊之

四貝勒曰兄統大兵留此相機為援吾先督兵登岡自上下擊之大貝勒曰善吾引左翼兵出其西汝引右翼兵登山俾將士下擊汝立後督視勿違吾言飙輕身入也

四貝勒遂率右翼兵往先引精騎三十人超出衆軍前自山馳下奮擊之兵刃交接戰甚酣後軍隨至衝突而入大貝勒又率左翼兵自山之西至夾攻之明兵大潰

四貝勒乘勝追擊與劉綎後隊兩營兵遇綎倉卒不及陣

四貝勒縱兵奮擊殲其兩營兵萬人劉綎戰死是時明海蓋道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營於富察之野其兵執筤筅長鎗被藤甲皮甲朝鮮兵被紙甲其胄以柳條為之火器層疊列待

四貝勒既破劉綎兵方駐軍衆貝勒皆至遂

復督兵攻應乾明兵及朝鮮兵敵競發火器忽大風驟作走石揚沙烟塵反撲敵營昏冥晝晦我軍乘之飛矢雨發又大破之其兵二萬人殲焉應乾遁去先是二貝勒阿敏扈爾漢前行遇明遊擊喬一琦兵擊敗之一琦收殘卒奔朝鮮都元帥姜功烈營時功烈據固拉庫崖衆貝勒復督兵遂一琦遂攻朝鮮營功烈知明兵敗大驚遂按兵偃旗幟遣通事執旗來告曰此來非吾願也昔倭侵我國據

我城郭奪我疆土急難之時賴明助我獲退倭兵今以報德之故奉調至此爾撫我我當歸附且我兵之在明行間者已被爾殺此營中皆高麗兵也明兵逃匿於我者止遊擊一人及所從軍士而已當執之以獻四大貝勒定議乃曰爾等降先令主將來否則必戰功烈復遣使來告曰吾若今夕即往恐軍亂逃竄其令副元帥先往宿貝勒營以示信詰朝吾率衆降遂盡執明兵擲於山下付我明遊

擊喬一琦自縊死於是朝鮮副元帥先詣衆貝勒降翼日姜功烈率兵五千下山降衆貝勒宴勞之送功烈及所部將士先詣都城
上御殿朝鮮都元帥姜功烈及副元帥等匍匐謁見
上優以賓禮數賜宴厚遇之士卒悉留豢養四大貝勒既殲南路明兵四萬人我軍駐三日籍其俘獲人馬輜重鎧仗而還是役也明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又招合朝鮮葉赫分

路來侵五日之間悉被我軍誅滅其宿將猛士暴骸骨於外士卒死者不啻十餘萬我軍邀
天佑助以少擊衆無不摧堅挫銳迅奏膚功策勳按籍我士卒僅損二百人自古克敵制勝未有若斯之神者也時明經畧楊鎬駐瀋陽聞三路兵敗大驚急檄總兵李如柏副將賀世賢等回兵如柏等自呼蘭路遁歸我哨兵二十人見之據山上鳴螺繫帽弓稍揮之

作招集大兵狀已而呼譟下擊殺四十人獲馬五十匹明兵奪路而逃相蹂踐死者復千餘人庚寅大軍還至都城
上顧衆貝勒大臣曰明以二十萬衆號四十七萬分四路并力來戰今我不踰時破之遂獲全勝各國聞之若謂我分兵拒敵則稱我兵衆若謂我往來勦殺則服我兵強傳聞四方孰不懾我軍威者哉嗚呼由是一戰而明之國勢益削我之武烈益揚遂乃克遼東取

潘陽王基開帝業定夫豈易乎允固我
太祖求是於
天復讐乎
祖同兄弟子姪之衆率股肱心膂之臣
親冒矢石撥方畧一時
聖嗣賢臣抒勞效悃用成鴻勲我大清億萬
年丕丕基實肇乎此予小子披讀
實錄未嘗不起敬起慕起悲媿未能及其時
以承

訓抒力於行間馬上也夫我
祖如此勤勞所得之天下予若孫覩此戰蹟
而不思所以永
天命綿帝圖兢兢業業治國安民凜惟休惟
恤之誡存監夏監殷之心則亦非予子孫而
已爾此予覩薩爾滸之戰所由書事也此予
因
實錄尊藏人弗易見而特書其事以示我大
清億萬年子孫臣庶期共勉以無忘
祖宗開創之艱難也

御製文二集卷之三十三

書事

書中庸九經敬大臣義

中庸九經各具一事皆爲天下國家者之要道敬大臣與尊賢其義似同而實不同其歸也原無不同蓋尊賢者所以籲俊旁求以資啓沃至於敬大臣則所爲敬大臣之職而非謂敬其人而已也且敬者誠也臣哉隣哉作朕股肱耳目舜之所以敬大臣也敬者正也

惟曁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高宗之所以敬大臣也又敬者畏也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又敬者尊也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以仰照依乎前二敬其職而得依乎後二敬其人而失則可知所謂敬大臣者敬其職而非其人矣敬其職則必求所以稱其職者而尊賢其可緩乎予故曰其歸也原無不同也

書夏僎尚書詳解費誓篇論淮夷徐戎事

嘗謂解經者不可以己意穿鑿見長欲出人一頭地而反晦經義之本旨也如夏僎之尚書詳解其硏精搜羅酌古準今用意不爲不勤而瑕瑜各半政以欲爲新奇中之其他姑弗具論如解費誓之淮夷徐戎不失之穿鑿哉蓋孔安國之傳固已有淮夷徐戎錯居九州秦始皇逐出之之語然引而未發僎則謂徐州淮浦中夏之地安得有戎夷似先王于此事有不及始皇能除害更泛論波及先王

雖不能逐戎夷而能用周名始皇雖能逐戎夷而不知逐趙高李斯雖寓鑒誡之意耶然于費誓經義有何關涉哉蓋古時之中國幅員小後世之中國幅員大其非中國幅員以內之地則率以戎夷目之如禹貢之萊夷作牧孟子之舜東夷文王西夷之類不一而足豈其時東萊諸馮岐周亦有戎夷雜處乎宣王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或者其地近北狄闌入居之耳若夫淮浦徐州去邊外遠甚戎夷

何所利而捨其故土來居之乎可知淮夷徐戎即其地之土著爾時或有跳梁梗化者未為中國幅員以内之地故以戎夷目之耳即如春秋抑吳越與楚謂之蠻夷猾夏不但不可以例今之江浙湖廣即漢唐以來已無此論矣孔傳固已失之而夏僎以訛傳訛更枝其辭以為始皇能除害先王有不及而申其不憂中國有戎夷第憂朝廷無忠臣之說不已甚乎支離其辭而盭其義乎

書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

春秋聖人尊王之經也元年春王正月開宗明義之第一也解此者自三傳以至後儒其說充棟或致操戈無容置議然識聖人之深意者有幾乎王道熄而作春秋春秋魯之舊史也自隱公始則不得不書隱公元年而即繼之曰春王正月前史所無有也蓋言公之元年乃稟王之春王之正而得是非尊王之義乎且是年也于齊為九年于晉為二年衛鄭以下各為其年不可僂指數而總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于斯時也世人將何以紀其年而知其歲乎是則聖人之書元年春王正月也者其亦有感于斯乎行夏之時聖人之私議不能行于時言春王而不言王春月可改而春不可改亦隱寓夏之時與王之元所謂大一統足以一天下之心而不可任其紛有不能行之嘆矣茲為開宗始義乃貫春秋之本末而絕筆於獲麟蓋聖人之道在萬世即

聖人之憂在萬世然則封建之說不惟不可行於後世知聖人亦未必以為宜然也

書洪咨夔春秋說論隱公作僞事

春秋以三傳為近古後世注疏家愈遠愈奇而愈不得其正即如不書隱公即位左氏謂攝蓋引而不發似矣公羊以為桓貴則已失之惟穀梁一則謂成公志再則謂成人美終則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特論平正而不苛然三傳即能得聖人筆削之精義耶吾不

敢信而後世操同室之戈炷獨出之見求勝
人而反昧已比比是也如洪洛夔春秋說之
論隱公直以為作僞日拙吹求實已甚焉其
言蓋出於盧仝春秋摘微之緒論（盧仝摘微曰隱越次而立久不歸位外示攝而中實奪之故不書即位明春秋之所由作也是書久佚惟宋杜諤春秋會義採其說今於永樂大典散篇內裒輯得之）夫仝去三傳幾
千百年而洛夔又去仝幾四百餘年拾人唾
餘而以為自出己見此何能欺千載之公論
予謂之為責賢者備猶屬左袒耳

書明列代玉冊事

予於戊辰年奉蔵歷代帝后像於南薰殿並
弆勝朝列帝玉冊之貯於工部者於殿之西
室其時究年少未問及於有冊而無寶也茲
因一律重造
太廟冊寶告成因取明十三帝玉冊觀之並
思其有冊無寶之故蓋其冊多用條玉（四條湊成一板以繩穿之）此即玉檢金繩之遺義耶於是憬然
悟曰此冊之所以存而寶之所以失也夫一
板四條而又有穿成造時豈不費琢磨然析
其條則為無用之物矣若其玉寶則固囫圇
一物磨去其字仍然一寶改製他器隨意可
成且宋元近代其冊寶胥不見於世亦可徵
也而明末經流賊之變蹂躪兵燹遷其重器
寶失而冊存其理固然夫何疑之有蓋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歷觀諸史開
創者多賢或一二世或二三世即有不常厥
德以致失其祖宗之業者此非

天使之亡實自取其亡也宗器固重而九有
萬民其重於宗器奚啻倍蓰未有失民心而
能保其宗器者也而獨於宗器中計其歷久
不失斯亦小矣奈何不敬奈何不愼是則予
之弆徹出之
冊寶於
陪京之
太廟者其亦有深意耶予之子孫以至百世
雲仍亦以予慄慄危懼之心為心而敬

天愛民以凛難諶其庶幾乎其庶幾乎

書史記冒頓高后事

冒頓寢驕遺書高后云云是直以高后爲妻也高后大怒欲發兵猶有生人之氣也樊噲請十萬兵橫行匈奴中是知主辱臣死之義也而季布迺曰噲可斬且咄咄擧平城事夫平城直高祖受冒頓欺耳其讐可弗報玆冒頓嫚高后之言可聞諸耳乎高后雖牝雞耶已儼然漢之主矣主受辱而其臣腆顔亦受之不爲怪是漢爲無人矣雖不反戈向之可

也而布以噲爲可斬豈自忘少年一諾任俠之氣哉且其言曰夷狄譬如禽獸審如是是以其主爲禽獸之妃矣而年老氣衰獘邑無罪等語豈中國之君所以答外夷之君之語直無生人之氣者矣後世讀史者率是季布而非樊噲懼其啟邊釁也然因懼而受外侮喪師亡國者多矣嗚呼樊噲果非哉季布果是哉

雜著

讀韓子

韓非著說難其於人情世態亦旣知之悉而言之詳矣而其所稱周文王晉文公之結韈結履何其謬之甚哉韈履之有帶古制姑弗論而文王文公之事如出一轍一之爲甚再何堪焉夫伐與戰嚴裝時也臨陣而帶繫解已屬烏有之事而二君者方且周旋道古以爲無可使結帶之人則一國之臣孰非先君

之臣乎上者中者固不必其下者亦不敢使則二君之於其國竟無一人可使執賤役者將厠牏浣滌亦皆自親之乎夫重士理也重士而失之諂文公之譎或偶爲之孰謂文王之聖而爲是乎予故斥其謬之甚而明示重士之有常經也

讀周易枯楊生稊辨詁

易大過之九二曰枯楊生稊王弼注云楊之秀也孔穎達謂枯槁之楊更生少壯之稊取

象顯而易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從之考夏小
正云正月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戴德自釋其
文確然可信足與弼注相發明且徵獨王孔
之說爲然也唐以前諸儒講易者莫不然即
鄭康成書作荑而解爲木更生虞翻詁作稊
而解爲楊葉未舒辭雖小異義實不相遠也
惟朱子本義以稊爲梯且訓爲根謂榮於下
者其說本之程傳而程子則舉劉現勸進表
發繁華於枯荑爲證夫現信筆爲文無與易

理然亦未明言根義而荑之訓又爲草現所
謂枯荑安知非在彼而不在此其不足據審
矣程朱之意不過以卦體二爻初陰在下遂
以爲下生根梯而於五爻老陰在上則以爲
上生華秀夫以二之比初爲老夫得女妻五
之比六爲老婦得士夫可也若拘上下文之
象以根梯華秀分上下而言則不可朱子不
又云乎榮於下則生於上旣曰生於上非秀
而何矧植物之性其生莫不由根而榦而枝

而芽蘖若舍稊秀而專言梯且訓爲根則所
云生於上者曷所指乎攷之朱震河上易傳
曰二變而與初二成艮巽木在土下根也枯
楊有根則其稊秀出稊稊出楊之秀也震未
嘗不兼言根而引而至於稊則較程朱之說
爲賅舉矣間嘗綜爻象之辭而覆按之生稊
必當以弼注爲正蓋陽雖過而濟以陰故能
成生發之功譬枯楊之生稊始孚秀而具生
生不已之象猶老夫得女妻之過以相與也

故无不利也五爻生華直當作華絮解陸佃
埤雅云柳華一名絮是其義矣蓋楊而至於
華絮其生意已過自此以往將就衰落故不
可久也亦猶老婦得士夫之可醜也則以象
辭釋爻辭其義自合即以卦體證爻象亦無
弗合又何必泥程朱之曲解爲梯乎但稊之
爲字雖今時所行大戴禮亦從木然詁解無
異義或出刊寫之譌而張參五經文字則列
稊於禾部唐國子學石經本漢鴻都之遺最

爲近古而木旁之梯則說文廣韻並訓木階
與發榮義無涉亦不可以不正

雜著

讀歐陽修縱囚論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若何忠孝而已矣唐太宗要父以叛君殺兄以逼父忠孝之道泯矣自知無以取譽於後世故即位之後於凡好名之事無所不爲人之言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雖矯枉之論然在人臣或猶可而在人君則斷斷不

可盖名者實之末而君者臣之率天下之情僞萬變而總不出於爲名爲上者竭誠以感下猶懼弗當而顧先率以從其末幾何其不喪其實而失爲君之道哉太宗好名之事不一而足向於樂善堂集曾論及之而莫過於縱囚之特甚歐陽修作縱囚論而評之曰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是上下交相賊以成此

名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哉太宗設詐沽譽此數語足以抉其隱微矣既又斷之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脩之此語蓋以闢太宗之為詐耳而未免失之以辭害義蓋縱而來歸殺之無赦則再縱者豈肯復來乎是略託於存信義者被殺而怙終不悛者反得生有是理乎雖然三百人衆矣豈皆能為君子之所難而無一二求倖免者太宗多術人也意彼

時必有以密示司理期三百人以必來而必免苟其不來必大索天下而誅之且及其父母妻子夫三百人者原在此域中也其敢不來以冀倖免而不來以累及其父母妻子乎史官無識未求其詳而載之反以為盛德之感有識者觀之實不值一噱之兒戲耳而歐氏猶以為可偶一為之予以為即偶一為之亦不可

讀嚴光傳

予讀東漢逸民傳至嚴光所以對光武及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云云不覺听然失笑曰甚矣范曄之誕也夫光武之好賢與光之高尚所為各盡其道足以風厲千古矣即光所對尚可謂不愧泥塗軒冕之志至於以足加帝則可信其必無孟子不云乎居移氣養移體光武既為帝矣親近故人論道累日足矣何至共相偃卧即偶爾偃卧亦何至以足加帝腹假使誠有其事又何至動星

象此不待辯而可知其誣也且建武時朱浮許淑等皆上書言歷不正當改更爾時治歷者非太史氏乎以晦朔可考之事尚至於舛又何能知星象之幻眇哉吾意即偶有之必太史氏者廉知其事飾奏動星象以神已之精於推測夫推測之甚流而為讖緯光武固好讖緯者也遂不覺墮其術中耳雖然為帝者當以禮自律帝即重光安車賜還山中禮也命有司歲時存問禮也賚以金帛禮也至

於與光共偃卧則非禮也究以范曄好奇誕妄記爲是

讀韓昌黎雜說

昌黎雜説凡四首餘姑弗論其第二篇論善醫善計者之察脈理審紀綱而歸要於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所以告後世以憂盛危明三致意焉予向選文醇固已申論其義而題之殿壁矣（養心殿東暖閣書此二語爲聯）獨所云不恃天下之安危而察紀綱之理亂二語所謂盡美

而有未盡善昌黎蓋未之深思也夫人之生死固不關肥瘠而關乎脈天下之安危豈得謂不關紀綱之理亂哉自古及今未有紀綱理而天下不安者亦未有紀綱亂而天下不危者安危紀綱理亂呼吸相通豈若皮膚之肥瘠不關脈之病否所可同日而語者乎至若周過其歷秦不及期秦之傾固因紀綱亡而周雖未傾王若綴旒亦尚何紀綱之可存而謂彼時天下不危得乎昌黎之意蓋猶以封建爲遵不知今古異宜漢明封建或致危唐宋不封建亦苟安蓋紀綱在人主一心一念敬即紀綱理一念怠即紀綱亂天下之安危於是乎繫而豈繫衆建諸侯之云乎昌黎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予故叙而論之

讀蘇軾范增論

蘇軾著范增論而引史記之言曰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云云夫軾達理識時務之人也陳平他計固多奇兹不具論若夫始進太

牢繼持去以惡食進以爲待亞父項王使者厚薄之異此直誑嬰兒稚子之爲而謂項王即信之以疑范增有是理乎夫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軾固言之矣豈不以疑增之本伏於是哉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又痛快言之此非達理識時務之人不能及此則引陳平之事軾將信之乎抑不信之而漫舉以申己説乎夫不合理之事則申己説以斥其非可也而軾也猶爲

兩可之說於其間則學不如軾而為史遷所誤者益不足推矣

讀後漢書明德馬后傳

予讀明德馬后傳嘉其不肯封外戚而不解肅宗之必欲封外戚以為盡孝之何謂又不解封侯誠舊典則不過加一爵祿儘可不令干預朝政而馬后之一再苦辭若有不可終日者之何謂及讀帝終封舅而馬后云何意老志復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不覺廢書長

歎歎范曄之但知章馬后之賢而不討肅宗之將置身於何地也夫馬后之為此言出於誠耶則子以封舅求悅何忍出此言出於不誠耶則前此之二詔皆不可信矣且肅宗封舅誠孝之小節然亦欲悅其親而已耳使其親死而賫恨不孝之大者肅宗亦何過而忍被之以此名哉宮闈之語外間何由傳之此實曄不知大義阿所好而不覺其言之過當背理耳又馬后身衣大練節儉尚矣傳中所稱賜諸貴人各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賜廣平鉅鹿樂成王各錢五百萬此又何來節儉者固如是乎豈但知一身之麤衣糲食而揮霍自如遂得謂之節儉乎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后固自言之其家微時亦能早如是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周時已然而況人心日漓寖淫而至於兩漢六朝乎

讀公羊

公羊於隱公之何以不言即位也曰成公意也既又申其義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夫成公意是矣而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之說實甚謬蓋以貴不以長或者袪諸孼覬覦之心猶託於各安其分之義至於以長不以賢則均貴也均貴則擇賢棄不肖有何不可而亦必為之防微杜漸曰以長不以賢乎且啓賢而賤卒貴而不肖立卒而商以亡是非萬世之炯鑒乎余以為棄卒之

貴而立啟之賤猶不至於屋商之社夫商之宗祀不絶與棄貴而立賤其是非輕重必有能辨之者知此則公羊之說之謬不亦章章明甚哉而劉頌引其言以為事情之不可易者識見庸愚固不屑再闢矣且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禹傳賢傳子之事韓愈論之詳矣夫與賢之説後世固不可行顧於諸子中獨不可擇賢而與之必拘於以長以貴之小節而不為天下萬民擇賢君而立

之是直以祖宗社稷為輕而以已妻媵娣為重千金之家有所不可而况天下萬民之大乎或曰後世嬖幸妾而立少子以致敗國亡家者亦有之矣不若守公羊之言為無患雖然嬖幸而立少十未必有其一二不擇賢而守分將十必居其十審是言則公羊之說為宜從乎為不宜從乎

讀劉昆傳

後漢書儒林傳載劉昆為弘農太守仁化大行崤驛道向多虎皆負子渡河云云夫虎猛獸也處林藪逐鹿豕以養其生虎之知止於此而已餘非所知也太守仁政祇能施之民而民豈能向虎告之虎又豈能廉於民以悉之而又推太守之意不傷民而去之且一一負其子以行哉蓋范曄紀此不過欲揚劉昆之美耳無識者或信以為實有識者必斥其非將並劉昆之善政亦疑為阿好過頌是欲揚其美反致傷其實矣然范曄之為此蓋亦

有本彼見禮記孔子過泰山有苛政猛於虎之言故創為新奇之語以襃昆而不自覺其謬禮記出漢儒語多踳駁未必盡皆孔子之言即所云苛政猛於虎尚為指物喻政不失為正而虎知太守仁政相率負子渡河而去則必無其事也蓋人聚則地闢地闢則獸遠此不易之理今之泰岱崤函何並無一虎不啻此也天下郡縣其有虎者千百之一耳餘盡無虎豈為其地守土之人皆如劉昆之賢

而虎皆避去哉是又不必絜辯而可證范睢之譎者

讀韓非子

昔韓非述管仲之對桓公曰知臣莫如君知子莫如父斯言也予以為非是夫自古及今多有以此言為然者而余以為非是者何蓋其君若父果賢耶自能知之而亦無待其臣子及他人之頌使其不賢不能知在他人則是不關已之謬贊以害人家國設為臣子者亦如是言則是內懷怨懟而仍陷其君若父

於不知也即以桓公屢舉鮑叔牙數人而管仲皆以為不可是果知臣乎桀之於關龍逢紂之於王子比干亦猶是也瞽瞍之於舜獻公之於申生是果知子乎其類此者不可屈指數余故以為非是蓋不近情之論聽之似是而折衷於理其刺謬不通若是者亦多矣且君子立言將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逞一已之私智以欺世盜名也言治之書莫如典謨一則曰在知人再則曰惟帝其難之使世之為君為父者皆曰我已知臣我已知子誤知子者其害猶不過一家誤知臣者其害將及國與天下是誰作之俑哉夫自以為不知者或可免以至有知之日而自以為已知者吾知其為終於不知而已矣

御製文二集卷之三十五

雜著

讀伯夷列傳

夷齊不食周粟蓋謂義不仕周受祿貧餓以終其身而死耳自司馬遷有采薇食之遂餓死首陽山之言而譙周古史考遂舉野婦之語以實之後世率謂夷齊果不食而餓餒以死夫夷齊大節固在不仕周而不在死與不死也而遷乃更舉顏淵盜跖之事謂天之報

施善惡有或爽者夷齊之死有或怨者此則大謬而不可以不辨也蓋窮通壽夭人事之適然而善惡邪正天道之至公千載之下以夷齊顏淵為何如人以盜跖為何如人則夷齊之死固不怨使其怨當早食周粟而求生矣殺身成仁者豈皆怨乎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遷實未知此耳彼其犯國法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憤懣不堪怨天尤人謬論天道之是非是以遷之心為夷齊之心而夷齊必不若是也余故以為大謬而不可以不辨也

讀金史

遼金元三史人地名音譯訛舛鄙陋失實者多因命儒臣按同文韻統例概行更録蓋正其字弗易其文以史者所以傳信示公不可以意改也玆閱所進金史見其中文法乃多有未當者如稱元兵為大兵大軍以元臣修金史理固宜然而於大兵大軍等句下或接稱上或稱朝廷則又皆叙金朝事畧無界限

今別使淺學者觀之幾不能辨其為何代語是乃文義不佳之故然此猶小疵非若人地名之謬誤宜改仍其舊可也至若崔立傳贊云其志方且要求劉豫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遂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云云直是痛加詆斥實為非體夫一代之史期於傳信若逞弄筆鋒軽貶勝國則千秋萬世之史皆不足信是則有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

推之明修元史類此者應亦不少然史書流傳已久難以釐正亦不得不仍其舊若我本朝修明史於當時賢奸善惡皆據事直書即各篇論贊亦皆覈實立言不輕為軒輊誠以作史乃千秋萬世之定論而非一人一時之私言予向命纂通鑑輯覽於明神宗以後仍大書明代紀年而於本朝定鼎燕京之初尚存福王年號此實大公至正可以垂示天下後世豈若元托克托等之承修金史妄毀金

朝者之狃於私智小見所可同日語哉書此以揭重刊金史之首抑亦有慨於前而所以深誡於後也

讀左傳季文子出莒僕

季文子出莒僕是也而左氏有過辭然魯之襄仲獨非僕之類乎其事即接宣公之立不聞文子有討賊之誅何獨嚴於僕而恕於仲乎且僕數元愷四凶謂堯不能舉賢而舜舉之堯不能去惡而舜去之審如是則堯何以為巍巍蕩蕩則天之大聖乎蓋其賢其惡或者當堯之時尚未甚彰而其舉其去亦因之而有所待千載之下豈可輕議哉況舜之協帝皆出堯之所授則舜之所舉即堯之所舉舜之所去即堯之所去耳邱明博於紀事但逞其文藻而昧於知理讀其文者斥其浮誇資其強識而於是非去取之閒斷之以理可也

讀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欲專小節以見諸侯而舉枉尺直尋之喻孟子闢之是也然所稱王良之事余不能無溫公之疑焉獵與戰其不可以車行余既於詠御之詩論之矣北人言舟南人言馬必不能得其款要章章甚明馳射之事自應屬北方射生手今即使北方射生善手操弓挾矢立之車中將見顛簸支屈不能命中吾恐其皆為嬖奚之終日而不獲一禽而謂南方之人能之乎且馳之者在御而射之者在人

御者即範其馳驅而射者不中御者亦無如之何也御者範馳驅而射者即屢中無是理也且羿與由基世所謂善射者也使王良範馳驅以御皆一朝而獲十焉亦得謂之君子乎或曰古者禽獸多而疆界平故可以車獵何言之甚哉且恨御之道不傳而世無王良也若然今之南苑即所謂禽獸多而疆界平吾將試之其不可行立見矣嗚呼是果無王良乎是果無王良其事乎

讀宗澤忠簡集

偶閱宗澤忠簡集愛其乞回鑾諸疏不忍釋手既終卷乃知章凡二十四上而高宗漠然也夫南渡去今六百餘年讀其疏者未嘗不嘉其血誠賞其卓識歎其孤忠欲為墮淚而彼時為之君者聽宵小深入之言懷優游苟安之計屏之而弗顧是尚得為有人心者哉以致捐中原棄赤子謀曰我終能延趙氏一脈于餘杭嗚呼人而至此是誠不知有五倫之事而天良喪盡者矣雖汪黃謀論有以慴之使高宗無偏安之心有必為之志亦焉能動聽則後之秦檜倡和議而稱一德亦必有以早窺其心曲也或曰宗澤之心雖誠以彼時南北之勢較之金源之釁其真可乘河北之民之心其真可信乎則興復之舉固未易言也曰然復讐其要也興復其次也不共戴天不反兵高宗於此蓋兩兼之矣徒既以從不顧一己之成敗利鈍可也而居臨安翫湖山稱姪於讐以徒得歸葬之骸骨是誠何人

哉嘗謂人君者天之子也俗云子雖不肖父不可不慈子則謂

天之於天之子子雖不肖父不忍不慈遠固不可枚舉近則於宋元明見之矣元得統甫八十年立國之模無足比數若宋南渡以後有明正嘉以旋其綱紀陵夷政事叢脞早應滅亡而不即亡者豈非

天父有不忍不慈之心而尚為之茍延其世以待其悛改乎然此不可恃也大君者父母之宗子而黎元者均之一家內之人也今持家者苟不顧一家之人使之顛連而無告則其父母未有不怒怒而教教而不改其父母亦必有以處之矣為君者之於民亦猶是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懼哉

讀歸有光易圖論

有光以為易圖非伏羲之書乃邵子之學似

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有光不云乎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納甲飛伏卜數隻偶之類皆可以易言既如是則伏羲之卦何嘗不具圖之義第不可以圖謂足盡卦之理可耳余謂易以傳天道董仲舒云天不變道亦不變則可知易亦不變或曰交易變易正所謂變安得謂不變曰亦觀之天而已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一日而周三百六十五度其至變之中不變者存焉道如是易亦如是又誰能為圖以概之有光蓋有見於圖之局但語焉而未詳耳朱子恐人求易於虛無神奇而反失實理故定為卜筮之書而每卦每爻皆注之以占之者云云審如是則江西持筒賣卜者皆可以言易矣其然豈其然乎

讀王應麟困學紀聞

應麟博學多聞著書頗富而議論皆出於正是編乃隨筆考訂理融辭達其說經具有淵

源深合內聖外王之旨偶披說易卷於凡修辭立誠陽大陰小防於未然恐以致禍未嘗不反覆而誦沈潛而思以為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熟讀而切己體察也獨其論五陽之盛一陰生而引陳完之奔齊為亡齊者已至漢宣帝時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宋藝祖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以為易者極深研幾當勿用而知有亢履霜而

知有戰固亦戒將然凜消息之義耶而未免失之鑒矣夫為君者慮泰否之幾察盛衰之運朝乾夕惕持盈危明如是而已耳必舉數世之前之事以為數世之後之兆或轉疑於謬悠而不信則反懈其儆懼之心非此說有以甚之乎且五世八世之說出於左傳本屬浮誇使景公聽晏嬰之諫簡公從御鞅之言平公拒田常之計宣公奪襄子之權則陳氏終不能為齊侯也至於王元后武則天之事

皆因漢唐之帝不能自立亦人所共知者而女眞入貢於藝祖更去侵宋一百數十年使徽宗不用奸亂政及遣馬政通使而復背盟金人又安能如之何哉蓋禍福互倚伏治亂相循環為人君者不可不懔然悟而夔然懼若如應麟所云智者必鄙而謂誣愚者將忽而不省等而上之堯舉舜舜舉禹之時謂之為失天下之機可乎雖然當天下極盛之時而為思患預防之想亦為君者所當知也豈可以小疵而棄其大醇

讀禮記文王世子篇

文王世子記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引仲尼曰聞之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鄭康成訓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後之說經者多傅會之孔疏則以為周公之益君于身優饒于德廣大而黃敏求陳祥道方慤則或以為周公委曲其身以正其君或以為迂身非直

躬或以周公抗世子法為致曲是皆不衷於理夫周公攝政時成王已為君成王不可撻故撻伯禽以警成王其理甚正而其道甚直初非有迂曲遷就之私孔穎達疏申引廣大之釋委曲煩言以致經義反晦偶因檢永樂大典得陳櫟賞集說云況止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此大人正己而物正之事語較直截夫于詮為於義固當矣而身字解尚未能親切因考古篆身作[illegible]子作[illegible]二字相似疑或當

時傳寓之謚若作于其子以善其君則與周公所行適合而於理於文皆無弗合康成蓋未思及子字之誤為身字遂強附訓釋後儒益從而為之詞使孔子之言周公之事皆不得其正夫強解以誤後學不可乃因強解而誣孔子並以誣周公則尤不可是不容以不辨但經文沿誦日久無改正之理姑記余所見如是以俟後之考古者

讀王充論衡

向偶翻閱諸書見有王充論衡喜其識博而言辯頗具出俗之識其全書則未之覽也茲因校四庫全書始得其全卷而讀之乃知其為背經離道好奇立異之人而欲以言傳者也夫欲以言傳者不衷於聖賢未有能傳者也孔孟為千古聖賢孟或可問而不可刺充則刺孟而且問孔矣此與明末李贄之邪說何異夫時命坎坷當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誣及聖賢為激語以自表則已已犯非聖無法之誅即有韙其言者亦不過同其亂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為也且其死偽篇以杜伯之鬼為無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為有似此矛盾處不可屈指數予故闢而訶之讀論衡者效其博辯取其軼材則可效其非聖滅道以為正人篤論則不可

雜著

讀左傳晉楚城濮之戰説

城濮之戰人皆知子玉之傲而憤以致敗晉臣之巧而和以致勝予則以爲其過不在子玉而在楚子也夫戰國之大事也臣不聽君言冒儌幸以間執讒慝之口而君即從之一失也知其不可而少與之師以覯其敗二失也馬且必乘其産乃以陳蔡屬之右師驚虎

皮而先奔三失也有此三失即楚子以全軍臨師亦必致敗而況君臣之心先自攜貳謀任其敗以實已言而棄西廣東宮及若敖之六卒與敵而弗惜是非以怒一臣而波及自喪其衆軍士之命乎且明知晉侯備嘗險阻天之所置允當應歸矣何不令子玉全師而旋雖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亦視其得失之大小何如耳未有明知其失顧以强臣一言而怒姑由其戰置國勢之興衰人命之存亡於不計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豈理也哉予故曰其過不在子玉而在楚子也

讀高啓威愛論

高啓著鳧藻集首章即威愛論讀之卒篇歎其知一而未知其二也夫兵者非常用之事以仲康之賢討羲和之亂承命者猶恐其威之不立而功之不成啓所云好生惡死人之至情有威則怯者勇無威則勇者怯其言皆是也至謂使國君而知此則國可以治天子

而知此天下可得而理則失之甚矣夫治國平天下非若用兵偶行之事也御衆以寬寬則得衆猶恐吾仁之不能廣被焉孰謂徒作其威使下無所容而可以治國平天下哉且自古亡國者多矣失之威者其亡速失之寬者其亡緩致亡雖同然緩速之間斯有別矣吾非謂當失之寬蓋闢啓謂宜威克之言示有君人之責者當體天心仁民愛物雖辟以止辟仍存哀矜惻怛得情勿喜之意非不用

威而不可徒恃其威威者猛之類愛者寬之施寬以濟猛威愛並行或者其庶幾耳余故謂啓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讀其論者不可不察也

讀宋仁宗本紀贊

宋史贊仁宗曰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斯言也人皆以為韙而余獨以為非其亦有說乎夫吏治媮惰則胥役生心而小民陰受其害

刑法縱弛則奸猾肆志而良善弗得安居蓋不如吏治弗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不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是為寬嚴得中上下均受其福雖然致此豈易得哉此吾所以業業兢兢而不遑寧處者也

讀史記儒林傳

司馬遷曰周室衰而關雎作王應麟撰玉海因引揚子周康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謂齊魯韓三家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又引楊賜傳云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康王晏起不見於經書是誤用宣王之事實之也齊魯韓三家之詩雖先出於史記然總出於夫子之後信三家不如信夫子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誠王化之始豈有衰世之譏哉司馬遷所云蓋指孔子傷周室衰微王道不行故即繼之曰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云云關雎作者周南之首章即删詩之義耳且如稱堯典可以貫全書則稱關雎亦可以該全詩而于康

王始衰乎何有況舉守成之善者必曰周有成康亦不見其有荒政也朱子為詩傳直以為文王后妃時所作蓋本毛萇之義可謂具有卓識而未言三家之失於傳訛茲故申而論之

讀宋史河渠志

予既問之往祭河源之侍衛阿彌達明悉河源在星宿海之西亦既系之詩而按以語矣

因取宋史河渠志觀之宋史元托克托等所修也以蒙古人言蒙古地名尚有蹐舛失真者則以蒙古人不深明漢文宜其音韻弗合名不正而言不順以致紀載失實也其所譯哈喇海齊必勒呼蘭伊拉齊之類皆不合今蒙古語非不合也蒙古語猶是其音譯漢文則差也茲姑弗論獨所稱繞昆侖之南折而東又云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後云云貴德即元之貴德州而今之河州之地也

西寧則仍西寧此其間焉有所謂昆侖者乎夫昆侖自在回部離此將萬里誰能移於此為河源細究其義蓋修河渠志者或曾讀漢書武帝紀因牽強為之辭不知以訛傳訛益增人不信耳既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其名昆都倫乃恍然大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即支河之謂此蓋元時之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河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闌入回部之昆侖山以證漢武之事耳然蒙古謂山橫者曰昆都倫或者張騫曾到回部之昆都倫以及蒲昌鹽澤謂為河源則是與予所云不約而同而要之究未明其入地伏流為星宿海上之河源也既解其疑不可以不詳誌如是則陶淵明所謂不求甚解者為可行乎為不可行乎

讀熊廷弼傳

明之曉軍事者當以熊廷弼為巨擘讀其陛辭一疏幾欲落淚而以此盡忠為國之人首

被刑典彼其自壞長城棄祖宗基業而不顧者尚得謂之有人心具天良者乎夫廷弼自田間名還曰馳二百里待之何殷來之何速及入朝勑印不付亦弗前席引問若無事然是誠何心哉及姚宗文騰謗於朝劉國縉挈肘於外羣小黨伐議論緐滋致志士扼腕無能為而明社因之以亡其誰之過歟夫天啟騃童受制宦豎固不足論若葉向高尚為忠厚老臣徒以庇其門生王化貞而亦有憾於

熊廷弼吁師生門戶之害人家國如此之甚豈不可畏哉且軍事豈迂濶庸流所當橫議者橫議已不可又加之以曲直不分門戶是庇而其君復不辨其是非示之彰癉因循引長顚覆隨之此固
天厭有明抑以其季世之君有以自取也夫
廷弼豈非與我
祖宗開創時作難者然各爲其君理應竭力盡心數百年論定之後予且嘉之而憐其屈死然則彼時之爲彼君者謂曰無人心而喪天良亦非苛論而已矣

讀召誥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予讀召誥之篇求其一言以蔽之者莫若曰曷其奈何弗敬蓋召公因成王始政奉幣致告蔡傳所謂究其歸以諴民爲祈天之本而又以敬德爲諴民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所謂奈何弗敬者非挈一篇之領要乎夫奈何者一唱

三歎之意言有盡而義無窮奈何者更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敬之施於外者也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然必敬勝而後能義勝則又敬之存乎內者也內外交養誠實無妄祈天永命其弗基於此乎茲因謁明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敬爲棘且君者
天之子也
天者君之父也父之於子無不亟其愛子之於父當無不亟其敬然及其失父之愛一再失其敬者猶示以警以訓誨之至於訓誨而弗改則父亦弗愛之而已矣嗚呼可不懼乎可不敬乎歷代遠矣不可屈指數明之事則近可徵也如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應其亡也而天弗亡之正統之北狩應其亡也而天亦弗亡之正德之荒淫失德應其亡也而天尚弗亡之此非慈父之寬其罪而仍有所顧惜乎必至萬歷怠政天啓童騃崇禎有猜忌

之失無恢復之能而後亡之讀史而有受命保命之責者可不知懼知敬乎人莫不飮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讀名詰鮮能知要也玆擧其一言以蔽之者於謁明陵之日後之攬者亦可以絜矩知吾意矣

讀易繫辭上傳第五章書義

此章與中庸首章相表裏子思或有承乎是章之義乎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即所謂天命之謂性也仁者見之謂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即所謂修道之謂教也至於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註疏家皆作一句讀余則以為鼓萬物而不與應作一句而與應作去聲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與蓋所謂不居而已耳不居則不知不知則無為無為則無心設以上聲讀而貫下文是視天地與聖人有間然且有心矣夫大易一乾坤乾坤一陰陽陰陽一天地天地一易簡春生夏長天地之顯諸仁也秋斂冬藏天地之藏諸用也而天地實不居其功此即天地之無心也若夫聖人輔相左右是有心也有心則不能無為不能無為則不能不代天地同憂矣咨政之暇與諸皇子及數儒臣示及此並命各抒其見以論之皆以為不出所示故不復繫文闡論而直陳其義如此然予亦未肯遂信以為是爰簡筆書之以俟後之深於易者

讀韓愈對禹問

韓愈為對禹問所云堯舜之利民大禹之利民深亦既理暢辭明足為千古定論矣其論孟子所謂與賢與子乃云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余以為愈于此亦不免有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矣夫

天何言哉與賢與子何以命之是宜觀泰誓所云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與即
天之所與是以人君祈
天永命莫先於愛民得民心則爲賢而與之失民心則爲否而奪之可不愼乎可不懼乎
或曰三代以下率與子而不與賢是誠
天意乎是皆得民心而應與之者乎曰利民之大與深韓愈固言之詳矣玆不贅論三代以下其嬗代不一氏是非不與子而與賢乎雖其中亦有奸雄攘竊如曹操司馬懿之倫

不可謂之賢然必其繼世之子之不可與者也若繼世之子上能繩其祖下能得其民
天必不以與他人也是語也人或不敢言而余因讀韓文闡義爲辭其意正重乎凶有守器之責者可不熟讀是文而知愼知懼乎儲貳金鑑之書已成因命續錄於篇向所著讀公羊傳等六篇皆有繫於
天命人心嫡庶賢否之要並著續錄焉

御製文二集卷之三十七

頌

恭祝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
鴻稱積慶頌 幷序

臣聞思齊顯德徽乃播音龢祉介眉慶宜歌頌維天保之福孔固以莫不增由
嘉樂之佑自申必得其壽綵萬萬而推
軒紀旋八八以暢伶箾列纂組以成文

效臺萊而稱祝恭惟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祺皇太后
陛下承天資始斂福用敷俔摯纘莘駕姒任之懿粹膴原正域本嫄簡之儲祥俾壽而臧昭
德之致日星以爲紀歲以爲量惟曰至于萬年子孫其逢吉
身其康彊推而放諸四海玆者苞符

介祉圖筴
衍禔並悠久于兩儀屆延洪之
八袠年符丕冒運際恙新月陽則庚兆大横
日德則酉占留孰騈彰
壽牒疊奉嘏詞賦沿古詩之流
五句傚啓頌集羣經之液
六甲環週洎乎
七十萬壽之年祥呈合辟爰有六十三章之
作體演聯珠爾乃吉祚大來熙臺共上

屯豐濛汜晦服紈牛阜遠渥洼道通纖
馬耕有餘者三九扇景蓬甘醑惟正者
萬千鏴租漕糈三依
綵鷁標水誌以恬瀾四奉
和鑾漲沙璽而輩軸接析津之星次海近添
籌寫岱嶽之真形山基積壽廣途銓士
彙吉茅茹特楬興賢作人棫樸槐街鄉
祿越百歲以扶鳩棘院耆儒錫乙科而
鳴鹿門旌人瑞翁媼齊登書授民時義

和增錄凡皆寅循
慈訓九垓布大順之庥實惟申錫
景禧六幕蒸太和之氣況復
純嘏彌厚戩穀釐宜秉
莊敬以日強茂
養恬之時引
松齋留憩
頤凝性以加康蘭塞迴瞻喜
和神之益健

膝前子帝
蔭越六旬庭下孫曾支蕃五世負黼扆而臻
三紀萃寰瀛以奉
一尊愛日方升
春暉久煦每當嘉辰令節宴侍
顏和侍承
温語之有加
謂可禮文之從簡言不稱老敢紓鞠跽之虔
命滋益恭彌載

恩勤之德且夫高堂華髮競羨萱榮前席綵
衣艷稱萊戲適大年之眂食事美含飴
羅問旦之兒孫人夸黙頷此在一門有
喜便成家慶之圖矧乃六合同春罕覯
史書所紀予小子並受其
福故能以孝事
親我
聖母長發其祥是謂承
天之祜慶逢祝

嘏忻展呼
嵩敬都福之庭
璇宮賁采崇歸善之典
瑑冊肇尊寶璽八鴻春盈瑞露金函四果
壽普慈雲擊壤聽歌斛衢稱筭筐篚備陳庭
之實絲綸宣
錫類之恩嘉予九有臣民共玆大慶外逮四
裔君長莫不來同盛禮咸昭上儀具舉
躋一世於仁壽無疆惟厤合萬國之歡
心有秩斯祜臣愉殷酌斗忭溢循陔十
六字義繹
鴻稱億萬年詞申燕喜結纓綿之至性緒倍
抽絲迓曼羡之
貞齡繡黻添線鸞璈八疊王母歌
介壽之章雲錦七襄天孫獻
長生之籙兆綏
洪算載晉長言作頌曰
昊穹凝命誕畀我大清累洽重熙率俾紘瀛

厚載光大至哉
坤元登虹附樞亶毓祥源肆台小子依
暉即阼尊以
聖母養以天下叶樹
德孔峻納祿式固夐乎燁而三五靡並
萬福來崇
一人有慶 右崇慶第一章
維
聖母之慈以篤毓躬鞠育顧復自我童蒙六

十年于茲與日俱長 叶 尚迪
懿訓聿臻大同風興
瓊闈其曷敢不宵衣分甘
頤席其曷敢不旰食 叶 夔哉負扆惟日孜孜
佐
歡適
豫顯副
翼貽宣昭中外維
聖母之慈 右慈宣第二章

鴻化奕奕
德音洋洋亦既康止匪居匪康披
輦行慶以巡四方壽相臺懷天中嵩洛齊魯
東奄吳越南宅 叶 陪京甸服及河喬嶽
惠綏萬民慶賚乃作
睿顧以懌而康而安
湛恩既申祝頌闐歡 右康惠第三章
安土敦仁坤輿廣生理大物博蕃廡盈寧秋
弛輸秸夏貸税畝蠲富在民財可以旱數逾
千萬
推澤敦厚朝陽翽羽中沚菁莪有孝有德式
舞且歌以
和名和乃大和會調幕登臺兆民永賴 右敦和第四章
遊於
郅福垂裕裕乃以民寧長之養之嘒嘒羣生
化宇皇之人多壽其爾有位國之耇耇或祿
成均或績賢書或偕期頤綽楔表閭三元甲

子循環遞嬗維臣庶介
釐維
聖母錫羨合萬萬人奉萬萬算 右壽裕第五章
猗歟
純禧同天所壽昔定武功粵晉
大號久底敉寧文同五譯馬貢龍駼雁臣玉
帛戊己告豐畋田宅宅一尉一候誕受方國
維
德之純膺

禧單厚遠至二萬里奔走恐後自痕都以東
咸徠獻
壽右純禧第六章
周銘有言惟恭則壽昭茲
聖母儆柔是篤叶課晴問雨
心勤占農率作蠶事分繭稱絲效功
暢春初幄
壽康萃宮
端居慎動示㮣表沖恪秉

淵懿克勤克儉彼茲明德徒飾衣練彤史書
型莫窮紀撰右恭懿第七章
全德胥彰
顯名丕揚茀祿多益
慶辰迎長儀備禮洽彝典何加搢
冊
東朝隆以茗華
令善高厚莫贊一詞吉語臚實上祝
安祺其

安維何如彼南山其
祺維何福海大環引申繼續京垓
紀年右安祺第八章

慈寧宮頌

懿懿
慈寧乾清宮右歷代敦崇以奉
文母昔實單㯄今易重構叶申無方
養祝無疆
壽三大朝禮率羣辟公觀瞻斯協慶忭攸同

熊熊九九實實隆隆左平右城納陛惟中歲
在重光月惟陽復
八袠爰開
萬年永卜五世曾元一堂雍肅曷其有極介
祉景福

五福頌 有序

寧壽宮後曰景福宮我
皇祖奉
孝惠皇太后所居也余既豫葺寧壽宮為歸

政後燕憩之所而景福宮則仿建福宮中靜怡軒之制鼎新之軒有屛嘗撰五事箴揭之以代銘座斯宮義取頤養實惟五福爲宜夫五福世所艶稱顧昔人無闡之者爰頌而列諸黼扆第考洪範五福傳疏或分詮或遞釋無所專主余以爲壽富康寧及考終命皆受之於天而好德則修之於人玩五皇極之辭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與此互相發明

中庸言位祿名壽必推本於大德足爲五福主德之證而正蒙所云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尤深切而著明余故於攸好德之頌詳暢厥旨然帝王之福乃天下之公而非一身一家之私其徵自與常人異誠如所期信爲備福余益惟敬修德以迓

天庥而弗敢期其必

箕疇凡九極建惟五斂時五福其目未譜於九詳焉壽爲初祜華封所作麥邱所語唐堯則辭齊景則喜叶聖弗聖兮於斯可覩景福之宮肇我

皇祖竹苞松茂以養

聖母叶歲久重葺僾勤擬居叶作此屛扆五當其數叶衍繹範言頌是曼壽叶詩引昌黎敢怠永久叶即用韓句

右壽

國君大夫問富答殊有天下者奚問答諸既

艱問荅其富若無然亦有焉乃在民乎宣尼正對萬世帝模省力薄賦猶可勉圖時若雨暘屢豐難期叶是用危懼敢詡尊居又若求材常苦不足叶艱致者多詎曰金珠菀裘豫營勒此屛辭叶設誠符望肩卸心娛

右富

皇淸開國承運奉

天宅中建極敷錫八埏玆百餘載將萬斯綿

三聖繼承謨烈丕宣藐予小子佛時仔肩治

圖康寧夕惕朝乾愛民祈歲察吏求賢雖有
梗化弗致蔑廷九州安內萬里拓邊幸未隕
越敢爲覽言八旬有五擬茲引年敬之一字
用作心傳

右康寧

福何由生端在乎德德復在好人我胥棘顧
名思義行道有得然殊吉凶原道言憶吉則
徵善凶必召慝應好其善樂乃無射五福之
四賅彼四則皇極敷錫無好必斥作汝用咎

祿賚是篤 叶 五九相應訓君尤亟勵以多年
子云敬式垂老弗諼斯告方來 叶

右攸好德

踐阼之初炷香告
天設蒙
洪庥歷六十年便當歸政以授後人豈圖逸
豫有願於中 叶 於穆
皇祖幼齡居尊六十一載化被海壖小子廿
五繼體乘乾敢同
祖歷耆耋況臻新茲景福爰待即閒存吾順
事橫渠銘焉九疇所云五福具全然未敢必
敬俟
天恩

右考終命

刻絲三星圖頌

箕疇五福居一斯壽富即祿也繼而爲偶曰
壽曰祿資福以受必有司焉麗天拱斗旭日
和風松蒼花茂 叶 境乎仙乎神霄攜手相好

天福垂嚴佩玖司祿抱子肫然慈母六星惟
壽如現於囿嶽嶽彬彬紫垣三友錫祉延齡
佑我九有於萬億年視此絲緡

賦

鬬鹿賦 有序

或問哨鹿之義已具於前後二賦若夫鹿之所以致哨其義亦得聞乎曰善哉問蘇子不云乎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鹿不相哨何以致人之哨哉而其相哨也以鬬作鬬鹿賦其辭曰

有八叉之角歘當五月而解舊既新茸之漸生至仲秋而始就其角之未就也牡自牡而牝自牝其角之既就也牝隨牡而牡相鬬其牡自牡而牝自牝也有男女異路之風其牝隨牡而牡相鬬也有夫妻相庇之敎雖或以豪相殺以力相寇諒其事則無曲故其義有可究然鹿之相鬬也不於九衢之市不於百畝之田必其深深林裏迴迴山巔車馬之所不至虎豹之所遠遷於是呼羣別隊防後突前互爭雄而較力不畧遜而頓旋雖獵騎亦罕遇則文士固無從而見焉吾嘗從山莊而遊矣是地也雖避暑之離宮實絶塵之仙境外遮邏以延城中聳峙以峻嶺陡澗冷而泉清虛谷深而林靜於是麌麌之族祁祁之等既日孳而日蕃迺時背而時並夫其寥寥秋令雲雲金飇景清兮氣霽巖嶺兮峯眉值萬幾之餘暇携數騎而相隨或捨馬以更進豈由鹿之為欺則見兩雄賈勇誇匹敵強角如

戈利目似電光虓卓立以擇勝會憑怒以當埸坌踊則林壑為之掀蕩嚶咿則風露為之飛揚竦體則高膺鷄厲待觸則強項蝟張九天九地之機莫窮其壯三出三入之態愈奮其剛吾因之思其神趣觀其猛勢而從禽之意有時而相忘雖然鹿之鬬也可見人之鬬也難知彼其牟然相鳴悍然相持是即鬬而已矣亦易得而窺之若乃機械巧搆城府深為笑中之刀莫測暗裏之穽不期翻手雲而

覆手雨谷可陵而岸可池其歸也固不若鹿之聲色相陵而吾實有感於斯

芝屛賦

我聞芝之種類甚繁抱朴論之最精具五色而表瑞得千歲以延齡光可照夜洞若堅氷朱柯翠羽三秀九莖乘車覆雲返矢辟兵若是者不可更僕而數而非所論於吾之芝屛夫其生於千仞之岡長自十圍之木君遷古度之倫平露賓連之屬元氣之所絪緼甘雨

之所滲漉遯世無悶猶輕漢代之歌升仙亦虛豈作松子之服徒觀其面也層層蜡錯縷縷蟬聯撐如蓋而圓如盤焉纔觀其背也旣玲瓏而又相附雖妥帖而實便嬛香似桂而爍似蓮焉伊何人之選質乍我座而爲屛旣切淸防之義匪誇延壽之名吾獨怪其抉不老之姿而岸然辭故土以成器也靈乎不靈

人字柳賦 有序

西苑南液池北岸有人字柳者數百年以上物也今秋仆於風命補種之因成是賦

憶行春於癸酉賦南苑之雙柳數賓主其莫恒感新舊爲非偶歸而禁籞偶臨池岸閒走若人字者有言寓以意而非口曰樹有菀枯奚與人世彼補植者已是贋鼎則體物者寧非多事爾時雖心知其非而莫能與之爲議也逮今秋之孟月忽終風之落天乍似轟雷眩眩而有如熛怒弗止振撼蓬蓬而遇輒摧

堅葱蒨者亦莫不偃婆娑者安望其全然而葱蒨者暫偃而其身復起如故婆娑者難全而連根遂以仆焉爰命奉宸倒視海子種仍各根培植而冀其生成合爲一樹絞縛而無分彼此靈和殿前何異張緖當年上林苑中惕稱公孫病已於是兩足分立一項挺成俯液池以寓影望趯臺而馳情則何異樓閣東風聽歌舞於宣德荊凡南國閱紀載於春明者哉乃對人字而歌曰昔議雙柳今何若兮

使無補種終窮兮實固非久名可託兮人字若苔而歌曰名實胥幻誰恒在兮成則有壞匪愛實害兮一之為甚豈可再兮

西番蓮賦

考花譜則類屬之荷非水植而名乃曰蓮茀經見於中國誰與號謂西番昔詞臣曾寫質亦點筆以稱妍（群芳譜載有西番蓮僅言其花淡雅而不詳其跗萼若何又載有鐵線蓮云花葉似西番蓮心黑如鐵線山莊借識錢維城花卉冊有花一種稱西番蓮但其色淡碧而無黴紺與今所見西番蓮不甚似或鐵線蓮也曾題詩云種自西番一綫分訝曾拈起語聲聞白華却是心如鐵不鮮其他瓶淨芬艷此詩可以知二花之同不同矣）

又不同乎斯卉訝孰果其真詮斯卉也扶架用長施蔓以延向日專榮傷晚收娟一莖一朶有葉攀焉其朶則綠跗五出白華五分細蕋紛敷中碧外藍近心黴簇心湧青拳橫吐五鬚結如意團頂作三珠絳色呈鮮葉亦五瓣紺絲引牽奇形異種絕等超凡雖圖書之集成未麗譜而芳傳余因思之初祖有一花五葉之偈或即指此而標禪不然何五數之盡同而三珠在其頂也豈非具三乘之義元爰設色以傳形笑結習之未蠲

銘

乾清宮五屏風銘 有序

予年十二時始解文義每侍
皇祖於乾清宮得瞻御座後屏風集諸經銘語即知綜括治道無遺而為君者必如是然後可謂盡君道也踐阼後益用以自勵思欲衍繹諸句各為一銘而理精

義博日引月長三十六年於茲予亦六旬有一矣昔衛武公作抑戒老而自警也予侍
聖母不宜言老而自警之意則不可無夫此集諸經語誰不能成誦然言之易而行之難語云適百里者半九十里苟所行不符乎所言予愧不滋甚哉

正中四則

自我民聽

天以爲聰自我民視
天以爲明 叶 無曰高高在上惟
命不于常奈何弗敬夙夜不遑純佑惟休惟
恤亦無疆
右惟
天聰明
粤我
列祖憲
天惟聖宅中圖治敬勝義勝允茲克明佛時

仔肩以似以續惟曰欲至于萬年
右惟
聖時憲
予有股肱予有心膂恤小民之依惟予與汝
曰惟欽哉厥欽匪從陳善彌邪無私則公
右惟臣欽若
至弱而不可勝至愚而不可欺心焉懷保庶
其從治厥類有四厥數無萬暑雨祁寒曰咨
曰怨思艱圖易適求厥寧用顧畏于民碞適
覲厥成
右惟民從乂
左次二則
百姓注耳目一人孩之萬幾凛旦明一人栽
之惡乎危于不知惡乎失于好逸惡乎損掐
于矜驕
右首出庶物
人莫不衣食也足之則寧民猶水也澄之則
淸使菽粟布帛如水火亦其難矣豈可虛詡

昇平
右萬國咸寧
右次二則
和樂且湛君子之愷 叶 平易近民君子之悌
君子終日乾乾體仁長人大都爲爲君者而
言
右愷悌君子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德斯要矣爲
則者心誠奉之苟失其德孰與爲則戒之愼

之斯焉惕息
右四方為則
左末二則
在昔文王即康功田功志塈惠鮮受命惟崇
詰戎固要黷武非賢以是為功失之天淵
右功崇惟志
曰宵衣豈誠宵衣乎曰旰食豈誠旰食 叶 乎
即誠宵旰而心不在焉亦得謂之真勤 叶 乎
君者臣之師乎將以督人而已固可遺乎

右業廣惟勤
右末二則
為君奚難難於知人唐虞已然而況而今 叶
忠邪莫辨善惡紛陳貌不易察心更難諶 叶
量材授職各有分司廣諮博訪或稱不知在
彼則可在我則遲萬目焦心分憂其誰
右知人則哲
三代以下治世常稀其故云何安民莫為安
民若何莫如惠施惠心勿問元吉易辭

右安民則惠

交泰殿銘

乾清宮後坤寧宮前殿名交泰象取地
天丕顯
祖
宗奉茲宮殿居正臨民曰明曰旦始惟宮壼
逮及臣鄰以御家邦必本修身匪祗循名亦
欽責實健順協中所其無逸財成輔相小往
大來 叶

無為以治 殿楹額無為二大字皇祖御筆也
聖訓昭垂小人道消君子道長以左右民尚
慎無往持盈保泰勿恤其孚於萬斯年凜懷
永圖

寧壽宮銘

寧成萬國壽先五福宮用題額文叶義淑於
赫
皇祖奉養
慈闈

孝惠爰居愛日延暉小子踐阼玆歷卅年設
復廿歲八旬五臻敬思
仁皇卜號康熙六十一載今古誠稀同以爲
艱敢期過益况値耄耋歸政理得適新是宮
以待
天庥企予望之願可如不授終奉
懿其禮自殊斟酌損益匪曰侈圖殿稱皇極
重簷建前宮仍其舊爲後室焉

我朝規制寧壽宮慈寧宮爲奉養東朝之所是以前殿即以宮名並皆不施重簷有深意也恭遵

聖母八旬萬壽朕始於慈寧宮增加前殿重簷以崇尊養玆新葺寧壽宮待于歸政後居處則爲太上皇臨御之所宜有前殿受賀因題額曰皇極殿制用重簷而寧壽宮之榜則移於後殿云

執豕敬
神我朝舊制異日還居禮弗敢廢
清寧
坤寧
祖宗所奉

盛京大政殿後曰清寧宮祖宗時祀神之所祭畢名王公大臣進內食祭肉國初定鼎燕京則於乾清宮後殿坤寧宮行祀神禮一如清寧之制至今遵循舊章余將來歸政時自當移坤寧宮所奉之神位神竿扵

寧壽宮仍依現在祀神之禮

朔吉修祀寧壽斯踵雖謝萬
幾寧期九幾始予一人壽同黙黎告我子孫
毋遹敬勝是繼是繩永膺福履

璧背銘

絳雲璘玢素月隱現闕幾滄桑無斁一片

御製文二集卷之三十九

硯銘

松花石硯銘

吉林松阿里江産此石松阿里者漢語天漢之謂江源出長白山故自古以此美名稱之

出天漢勝玉英琢爲硯純粹精勑幾摛藻屢省成

玉帶生硯銘 有序

予樂善堂集內有玉帶生歌不過書窓日課想像爲之耳近以幾暇檢閱懋勤舊物則玉帶生宛在不知何時入大內摩挲古潤的是信國舊器且白理圍腹益識玉帶之所以得名乃憬然悟而愉然喜肅然敬而惻然惜忠臣義士百世不泯有如是乎因泐舊歌于硯並爲之銘

激切盡節易從容盡節難窮北再經寒暑卓乎匪石之志見於正氣之篇日月爭光泥而弗滓玉帶長生履善不死

倣古六硯各製銘

未央之瓴胡爲署建安年或三臺之所遺墜清滓而濯淵似孫不察謬爲題籤形則長以橢聲乃清而堅嘉素質之渾淪浴初月於海天師其跡而不承其譌是亦稽古之一助焉

右倣漢未央瓴海天初月硯

其制維何致之石渠其用維何承以方諸硏

朱滴露潤有餘文津閣鑒四庫書

右倣漢石渠閣瓦硯

一規內涵八稜砥琢端匹絳潤而理平水圜壁安足擬

右倣唐八稜澄泥硯

月之精顧兔生三五盈揚光明友墨卿宣管城浴華英規而成

右倣宋玉兔朝元硯

琴古之産兮星文徵端異種足珍兮辟塵辟

寒他山可磨兮如瓶斯受聊以寓意兮取諸
德壽

右倣宋德壽殿犀紋硯

春之德風大塊噫氣從蟲諧聲於凡制字谷
則為雨潤物斯濟石墨相著行若鄭置豈惟
天成亦有人事擬而議之既純且粹

右倣宋天成風字硯

澄泥硯銘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卅年始用以乾隆三年許之澄泥

習字曰實蹟乎斯亦有義初緣弗知茲知乃
試偶命求之不脛而至汾水之泥墨池之製朱長文墨池編記澄泥製甚詳色古質潤體輕理緻比玉受
墨較石宜筆叶臨池雖助書法實愧更予戒
哉玩物喪志

再題倣古六硯銘

海天初月昇於水素華朗照清莫比鄰侯之
輒曾無此誰與題名難擬議翰筵靜用實佳
矣抽思啓秘有若是

右倣漢未央甎海天初月硯

石渠閣葺以瓦肖其形為硯也出於琢非出
冶友筆墨佐儒雅思卯金太乙下

右倣漢石渠閣瓦硯

四維四隅是曰八方壁水環之圓於中央內
外各具深義澄泥式仿乎唐此則端溪出舊
阬

右倣唐八稜澄泥硯

小圓大圓如月盈其中更孕玉蟾形文房受

墨宜管城宣毫顏處能無情

右倣宋玉兔朝元硯

硯研平聲理犀通靈純蒼玉質為瓶形數其典
兮德壽興我懷兮守口

右倣宋德壽殿犀紋硯

大塊噫氣其名曰風天成取象製此陶泓繇
几批諸綸綍成君子之德惕予衷敢曰萬方
無不從

右倣宋天成風字硯

宋三虎硯銘

質堅而潤製雅以古代半千年名存三虎賈乎陸乎伊誰與侶

宋黻字硯銘

黼黻文章所戒虡車黼黻昇平持盈凜予出自舊阬古色穆如舍黼而黻崇文寓諸兩已相背黑而青於彰色辨等緬彼有虞用慎絲綸匪玩瓊琚

澄泥虎硯銘

汾州舊製囊沙濘是淘是冶良工整如金如石為用靜大人虎變其文炳自新新民吾應省

宋小澄泥硯銘

圜不逾尺文房小品陶自趙宋經幾百稔璧池鐵銹辭乎墨瀋繭版蠅頭宜臨玉枕

倣魏興和甎硯銘

澄汾水之泥仿魏代之甎在興和已稱舊然豈久於祖龍之年今長城猶故物也夫誰迴

顧以視焉是知物貴所託龍門謂青雲之士蓋亦有感而為言

紅絲石風字硯銘

石出臨朐紅絲組錦製為風字宣和式審既堅以潤腴發墨瀋雖遜舊端足備一品

宋澄泥蟠螭硯銘

囊汾水之土乎規南皮之瓦乎是何質堅而色古乎扣之鏗然如戛金石其餘韻悠揚又如琴瑟之搏拊乎蟠以文螭有若蛟龍之興雲雨乎硯乎硯乎供奉懋勤渙汗其大號渙王居庶幾无咎乎

宋澄泥黼黻絢紋硯銘

宋代澄泥豈曾藏於王氏天誘文筵絢紋黼黻又疑成乎宣和之年爾時豐亨豫大以飾太平用致金源之烽煙時移世變而陶泓如故曾無變遷以靜為用有如是焉

宋石渠硯銘

石渠祕閣製元符年曾陪綈几翰墨周旋宜

歐蘇之親耳何韋呂之佳焉名曰紹聖實幸羣奸滓妃有知惜國是之變以赧然

舊端石六龍硯銘

墨磨硯硯則凹也硯磨墨墨則消也然而世未嘗缺硯與墨則東坡之言其理昭也鴝眼蕉白鐫以六龍蟠雲霄也我則懼爲時乘作覩之五而顧覆曰乾夕惕之三爻也

澄泥八方硯銘

四圍四隅義具八方匪燥匪濕含陰含陽從

模則柔以陶則剛用之綸綍愼玆典常

宋端溪如意硯銘

既方而圓體合坤乾吾因思泰交之義而久具其說於開泰之篇（嘗作開泰說申闡泰交之義言泰之九三卯乾之九三君子必乾惕然後能常保其泰）無往不復是用懼焉如意固美驕志應彌吾是以恒自勵乎惘然

舊蕉白緘鎖硯銘

匪金人可緘口愼絲綸宣以手用卌年如故友（此硯自臨御以來凡批答奏章宣示諮旨恒用之）

宋井田硯銘

硯學井田牛臥田邊豈有心乎復古抑喘月乎畧聞竹洲曾用天籟藏焉玩題識之宛在悟由今視昔而憬然吾獨惜夫耕硯田者缺二鬴以守殘編

舊蕉白雙螭硯銘

臨池摛藻脊無進硯如故也悉則信（幾暇作書及吟詠常用此硯）

倣古式製澄泥硯六仍各爲銘

未央之瓴海天之月泥豈異其埏埴魄自永其圓缺合而爲硯滴露芳辭詠希逸兮賦句發清輿以無歇

右倣漢未央瓴海天初月硯

炎劉瓦硯稱石渠汾沙摶埴其式俱以昔視今舊新殊由今視昔詎異乎

右倣漢石渠閣瓦硯

八稜含璧外方內圓唐即澄泥玆實肖焉枕葄六藝修身立言詎惟玩物思旅獒篇

右倣唐八稜澄泥硯
月中兎兮日中雞卯酉其象交坎離天然配
合誰所爲日雞月兎兩弗知朝元之硯恒如
斯研朱點筆猶緐辭
右倣宋玉兎朝元硯
犀其文餅其口製始誰宋德壽法伊書吾何
有論伊人吾弗取
右倣宋德壽殿犀紋硯
庶徵有五風惟厥休咎之間聖蒙辨 叶 趙宋

製斯風字硯曰時曰恒其義見漉紗得泥自
絳縣爰倣厥式綈几薦緬想歌薰萬民莫敢
恃誇雄一已擅 叶
右倣宋天成風字硯
宋端石五丁硯銘
出宋舊阬蕉白側理爲北爲南莫可攷耳其
古則同文房佳友覆手五丁意寓深旨立言
不朽經天緯地以視蜀人眇乎小矣
舊澄泥方池硯銘
土可爲石以陶甄也上之化下仲舒曾言也
愼是絲綸無黨無偏也念茲在茲玩物非賢
也
宋澄泥硯銘
正紫色而堅凝如端石出於舊阬叩以鏗鏘
爲金玉聲雖無吕字可定其爲澤州吕老之
所手成邇日名硯乃接踵呈爲君者其好不
可不愼也用爲銘以自懲
宋澄泥虎符硯銘

聞之說命事須師古也物豈不然于硯尤宜
斯語也宋代澄泥其形爲伏虎也小篆曰符
蓋以用於軍旅也磨盾伊誰爰迺成其露布
也觀象玩占我則念夫革之九五也自新新
民順天應人之矩也古色斑斕文房朝夕與
處也曰金曰石無不可也世間萬物曷莫不
生于土也
宋端石荷葉硯銘
石本堅荷則脆剩柔剛琢硯器論其初原一

致石溪出荷水植忽肖形成葉翠蟹與螺葉間戲荷易雕石久寄變柔晦為剛利如露盤承露墜突漢宮無銅氣有識哉作者意

舊端石饕餮夔紋硯銘

鑄饕餮於鐏罍古之常也戒飲食以貪饀喻從方也誰用之以刻硯義可詳也每竊人以炫己文之玦也茲盖取以警茲其味長也讀昌黎之往作未可忘也

宋澄泥石函硯銘

絳州泥誰為澄端溪石誰為形泥而石非所料石而泥非所較一而二二而一水為入墨為出背畫井思復古也面磨凹不可補也經世脩身宜思何以自處也

唐八稜澄泥硯銘

汾水澄泥絳縣製賈氏譚錄詳紀事建武庚子分明識高似孫謂是唐澄泥硯而銘有建武庚子字考唐時無以建武紀年者晉齊北魏西燕雖用建武紀年皆與庚子不合後趙石虎紀年雖合而與文事不相近惟漢光武建武十六年係庚子是此澄泥盖漢時物而唐製為硯耳海馬飛魚

出波際佐我文房之五藝揮毫祇欲書亥字

宋澄泥石函硯銘

石函同舊具體而微舊有石函硯已題銘入譜其款識銘辭並與此硯同惟舊者寬廣較此約贏寸許博亦多三之一銘辭復同孰辯是非乾坤闢闔無縫天衣泥而成石殊塗同歸文以載道事在人為

宋澄泥括囊硯銘

言出諸口兮語書諸手兮君子之樞機可不慎坤四之守兮製硯者義或於此取兮然予恐過之弗聞而戒仗馬之醜兮

澄泥硯四銘

八稜仿唐今而非古也環以石渠亦素亦雅也起墨益毫是其為寶也物聚於好去聲寶吾懼所也

右倣唐八稜石渠硯

河出圖馬負之闡先天興蓍龜陶為硯刻墨池事有朔文在斯勑幾浴德無不宜批風抹月則已早

右河圖硯

井田之行豈可復圖之於硯筆耕卜雖非我事壓彼篤戴勝降桑靈雨霖正念之哉望萬目

右井田硯

趙宋呂字世鮮存澠之煅之製可論如金其堅如玉溫琢以三台近紫垣墨卿偶命怵心源泰階六符豈易言

右六符硯

宋蕉白文瀾硯銘

硯者研理存焉質蕉白號文瀾波不因風石也為紈雖觀水之有術要溯流而窮源須含英咀華者毋徒侈為風雲月露之篇

舊阮蕉白瓜瓞硯銘

瓜緜瓞薿以成也性相近習遠情也濡墨摛毫貴研精也吾於瓜瓞之硯不徒緬周雅詠民之初生也

宋澄泥石函硯銘

瓦以漢稱遠或偽成泥以宋澄近而可徵逮茲其三石函製同叶寓法化報三身義精況鈐凡夫寒山用經憶彼隱處我曾偶停片雲之軒水綠山青想其揮毫益助性靈而何責然懋勤是登擬詢陶泓何以貢情

宋端石印川硯銘

月印千川率稱禪理一以貫之豈殊斯旨活眼對照非彼非此徒以品佳置於綈几臨池則惡形似而已

御製文二集卷之四十

硯銘

舊龍尾石日月疊璧硯銘

舊溪龍尾旣琢旣追面背受墨左右胥宜合璧其章雙九日月蹟紀石帆寶雲輿說（硯左側鎸余於戊辰十月朔登鷹寘頂擬觀合璧先一夕發見日月如合璧三因琢是硯下鎬廉讓識三字考廉讓爲本朝浙江舉人曹三才別號一統志載鷹寘頂在海鹽縣石帆山相傳十月朔日月同度登絕頂觀之如合璧又西湖志初陽臺在寶雲山頂舊傳葛洪於此吸日月精華錢塘志云每歲十月朔旦見日月並升云云則又一說也）琢此龍賓

嘉養其來律以廉讓吾斯愧哉

題澄泥硃墨二硯銘

黜周易艱研理批奏章愼臧否遺與摛詞餘事耳然而無不慗乎爾

右硃硯

絳縣得材偶倣古（近於山西絳縣購得舊澄泥硯材倣古式爲之復以餘材別製二硯合貯一匣以供硃墨之用）餘製二硯硯匣貯臨池五合之一助（叶）逮憶蘇言意則憮

右墨硯

宋端石貨布硯銘

置於几曩弗知也揭匣觀覺其奇也與衆商如一辭也果舊端宋之治也貨布形高眼池也銘而譜胥曰宜也賢久隱是可思也棄以富復足嗤也疏矣哉吾之爲也

舊端石子五明硯銘

子石天然畧加玉成形楕而圓體潤以貞活眼凡五因號五明如舜之扇寓意實精匪箑之義著文有評（向因崔豹古今注言舜廣開視聽作五明扇而後世遂以爲扇所自始其誤殊甚余謂扇乃禮所云闔扇之扇仍是闢四門意而非扇箑之扇曾作五明扇說以辨之）

澄泥虎符硯銘

貌其金質其土象虎符詰戎旅彰斯文濟彼武草露布是資汝

倣唐菱鏡澄泥硯銘

唐本欲石茲以澄泥澄泥法失求而得之囊沙汾水是陶是炊舊藏古式命匠倣爲（澄泥法久失傳前歲閱四庫全書館所進書內有賈氏譚錄載絳縣人善製澄泥硯縫絹囊置汾水）

中踰年而後取沙泥之細者已入窯矣陶為硯水不涸焉云云因諭山西巡撫巴延三試仿為之一年後巴延三以所造硯材進視其中有可作澄泥硯者乃出舊藏硯式命匠製此硯葆光返照厥義入微何求弗得其戒宜思

舊蕉白龍池硯銘

舊阬之白號蕉葉兮玉潤金堅剛柔協兮既圓而橢製穩貼兮墨池弗涸有波疊兮龍守其珠緯蕭涉兮書而供跳王之帖兮文而寓雕劉之勰兮問誰所珍蕉林篋兮何來西清伴芸笈兮一誦旅獒慚弗愜兮

倣觀象唐硯銘

古聖觀象意在筆前卦雖畫八理具先天伊誰製硯義闡韋編四維四隅匪方匪圓弗設奇偶全體備焉玩辭是資選石倣旃滴露研朱用佐窮年

蘇軾東井硯銘

井者清也可用汲慎王明也井者養也老安少懷聖言仰也如子瞻者雖不能行其志於時東井銘硯足畢思也吾恐明於古而昧於今將為人所嗤也

宋合璧端硯銘

取石自然既剖仍合合不見縫刻不見迹方而上斂如風字式月為硯池日為硯頰伊誰八分鏤以合璧匪祥是飾惟文斯洽用以雕龍遜乎其勰

宋端石龍馬負圖硯銘

石刻硯殊非古也懷鉛槧事可舉也端之阬宋始覩也馬負圖卦之祖也會為一典用數

也帝鴻紐或其伍也誰其用莫之考叶也佐文房可與處也揆鴻文夫何有叶也慎絲綸則我所也

魏興和甎硯銘

扣如金石聲和緩背識興和年造宛彼其偏安世季晚何有此哉郁翰苑信乎斯文行之遠

元趙孟頫松化石硯銘

松化石須千年松花有松花江亦有松化石人或取以為硯詎

康干唐六帖載田能有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化為石色落節理猶在云云似其石覺可遠化不待千年而成是又記載之未可盡信也松雪翁銘識旃三
舍一妙理詮木之理尚依然水中變骨受全
勝溪石取於端弗礱琢存厥天十三行書以
傳茲用茲審愧焉

舊洮石黃標硯銘

臨洮綠石有黃其標似松花玉珍以年遙周恵惕識語云是臨洮綠石之黃標諦視之與今松花玉相似因其閱年已久銘而諧之比
之舊端郊寒島瘦聊備一品圖左史右

倣唐蔆鏡硯銘

蔆花募瓣肖厥鏡形匪銅玻瓈石出歙阬唐
有此製師古用成惕殷監以自照詎曰橋文
是寶

宋紫端涵星硯銘

石割雲硯之成也池涵星硯之形也雲淨星
現以彰文明也用之絲綸慎乎拱北之情也

倣澄泥虎伏硯銘

呂老所造茲不可得金閶巧蝦如伏虎式球
琳其質青綠其色置之舊側幾難別白列於
文房友乎子墨幾暇怡情揮毫是北每繹旂
彝不無慙德

舊端石四螭硯銘

理細以潤色黝而紫棄置內庫百餘年已拂
之拭之用供綈几如絲出綸惟是慎止繪句
絺章則其小矣

舊澄泥四直硯銘

席上珍文房佐言其質泥以作論其堅石猶

過光內韞德外播墨池銹蠹非澱沃心田資
清課宜讀易著則那坤六二直方大

宋澄泥夔紋硯銘

撫如石呵生津黃其色夔其文夔者夔也吾
因以緬舜命教胄子之為也

舊端石弁星硯銘

活眼正中如弁冕形擬月則小號之曰星洪
範九疇八惟庶徵休咎異若省歲省成象厥
庶民天聽自聽

舊阬端石松皮硯銘

蕉葉白松皮青堅且潤蘊以貞出水岩龍爲睛黍谷春（硯背銘辭下有黍谷小印似係收藏人之號適檢宋以後正史稗乘諸書皆無可據按黍谷在今密雲縣卽鄒衍吹律回春處收藏之人或鄒姓或居密雲因以黍谷爲號未可知也）硯田耕

唐寅龍尾石瓦硯銘

歙之石龍尾宬式肖瓦漢製泐董（其昌）以書名唐（寅）以畫經二人用淬妃快何來朶殿綈几會所樂存乎盖無奈

唐螭虎石渠硯銘

方盈寸有（去聲）半圜以渠而周銅乎石乎泥乎合一相閱千秋邊幅雖小其用無窮如寸田贊化工

宋端石紫腴硯銘

紫雲之劃夫其誰耶道以爲腴守墨池耶閱世幾百永年宜耶滴露研朱又一時耶綸綍是愼鑿吾思耶

倣晉璧水暖硯銘

璧水暖硯王廙所有銘乎宋而虞（允文）勒賜於唐則李（德裕）受承燧乃溫既濟卦偶既嘉其用倣以名手雖今古之難齊亦筆墨之堪友卽當冬而滴露那虞凍而代酒

倣宋歙石龍尾爲澄泥硯因製銘

龍尾溪也石具玉精製以爲硯仍擬龍形緬昔穀甫玉局泐銘爪膚穀理玉德金聲（二語用蘇句）一二二一視此陶泓在天利見霖雨蒼生

舊端石洛書硯銘

靈龜負書出於洛水洪範九疇實肇乎此如日麗天（硯池右額上有眼刻作雲捧日）信有斯理何人刻背乃圖蘇子月小山高（硯背刻蘇軾後赤壁賦景卽因左方小眼刻爲山高月小）後游而已擬以不倫吾思其旨或者雪堂曾弄書几自寓其貞與硯爲友疑東坡言如是如是

舊蕉葉白雙螭瓦式硯銘

瓦爲硯硯則實也硯肖瓦瓦則名（叶）也實與名幻則均也供染翰實則存也伴綈几愼絲

綸也味芸編以淑身也

舊端石倣唐石渠硯銘

石渠硯唐之製端溪琢宋之貽萃二代為斯器佐文房誠雅致孰鈔書孰習字陳綈几用乃異勑時幾出綸綍惟日慎戒滿志

宋四螭澄泥硯銘

絳縣秀質琢為八方具有卦義畫肇羲皇文字之始孰尚乎此硯製澄泥靜用久矣穆如其古郁若其文四螭游池蜿蜿蝹蝹外泥斯

銅內泥斯石識泥於何餘茲墨汁文房雅友憬然以思數百年前用者伊誰

宋端石風字硯銘

端之石出院諸風字式近罕覩磨欲穿閱世古誰鑽研膏晷苦今屬誰亦知否（叶）

倣唐菱鏡硯銘

製倣唐石猶宋出古院成今磬鴝眼一如月洞異鏡明具鏡用百代鑒六義供

舊端石玉繩硯銘

質堅色潤出自老阬六星一月帶以玉繩綈几染翰宜賓墨卿慎茲綸綍欲正且平

括囊硯銘

石出舊阬樸且素也先趙後倪（端石括囊硯左側鐫趙孟頫吳興二字印記右側有刻雲林民用四字盖倪瓚號也）處（上聲）得其處也刻為括囊夫其意有所寓也在彼則可在吾則以為懼也讜論願聞達聰即所以明目（叶）也

舊端石海日初升硯銘

海天初月未央之瓴高濂硯譜倣以向年（硯譜有漢未央瓴海天初月硯皆令製澄泥以倣之）茲獲舊端初日麗天洪波騰躍昭融朗懸曰升曰恒合璧雙全綈几研朱綸綍是宣惠我烝民如被黃棉

宋端溪八柱硯銘

八柱承天廣運肖乾六書載道因文以傳石出老阬宣和六年（硯右鐫宣和六年秋八月製）非銅雀之瓦異未央之瓴澤於古以餘潤腴乎內以為堅其動也直其靜也專顧將資乎綸几渠寧

斐乎翰筵

舊端石弦文硯銘

硯四十枚或銘或詩豈竭吾才不日成之新得硯四十翰林等擬皆入譜題詩系銘閱五日而成率於幾餘點筆為之并不須屬稿也法天行健敦乎象辭

倣唐八稜澄泥硯銘

昔也泥今則石葆其光堅以澤外象卦中呈璧利筆毫發墨液陶冶功化物無迹育材作人懃莫釋

宋端石洛書硯銘

下巖石壁誰劃紫雲墨池黝漬龍香氤氳刻作洛負圖書之祖傳說有云事不師古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出諸久弃是硯亦係懋勤殿庫貯年久近經翰林等擇取十四方中之一刮垢磨光若書習字均非我事慎兹絲綸惕乾永志

舊端石多福硯銘

天然多福久弃乾清乾清宮舊貯多福硯天然如蝙蝠形質堅而製樸兹雖刻畫頗類天成色黝而澤面寛且平

物必有偶賁来作朋斂時敷錫萬國咸寧

宋天然石子端硯銘

水阬石子不須磨治以雷蛙處遂為墨池闕幾滄桑穆穆怡怡天與之然何慮何思予獨恧夫吮毫攜韻未能若斯

舊端石倣唐石渠硯銘

石渠式肇自唐水崖質選其良舊弃王唐石渠硯久藏內府曾經題詠為乾清宮十硯之一此硯形製相仿亦舊物也今得羊一再詠斐文房慎取好增傍徨

舊端石飛黃硯銘

質細如綿水岩石子兮面製鼓形喻車記里兮背刻飛黃服周方軌兮用佐同文伊犁尺咫兮

舊澄泥伏犀硯銘

陶汾泥兮畧異鄴侯造無呂字兮知成宋代趙同為舊兮底較年多少刻伏犀兮噴薄墨池表鑑千古兮奚藉燃以照靜為用兮永年光則葆

宋端石列宿硯銘

阮石樸完誰則理之刻以列宿誰則使之墨銹氤氳誰則以之辭彼稡茲誰則從之求全有毀誰則止之

宋端石奎壁硯銘

鑿何代宋之春用者誰元之人元之人宋王孫刻名姓識賞珍供書畫信絕倫榮兮辱難具論奎壁星照以神

舊龍尾合璧硯銘

歙之溪羅龍尾舊者稀長星耳磨爲硯合璧示匪誇祥就將是學緝熙資窮理

舊澄泥倣長生未央瓦頭硯銘

澄泥自唐漢未有也以云瓦頭義或可取也同爲陶成漢較唐久也世遠年湮眞僞率難剖也阮亭竹垞記觀偶也茲弄西清珍之而以爲醜也

唐澄泥六螭硯銘

石渠唐硯久蔵内府兮貢來六螭物必有偶兮呵之發潤筆花墨雨兮竟體剝蝕華紋吞吐兮玉尚有焉況斯甄土兮何物永堅爲之意憮兮

贊

徐揚倣貫休羅漢贊

第一阿阿迦機達尊者

星景雲慶海潤天空履杖御虛如騎茅龍尊者遊戲何不棄仗有阿資答笑而相向

第二阿資答尊者

伯既行空仲即渡海閃多負槎橫亂渤澥香象渡河脚踏實地視此桴浮曰同曰異

第三拔納拔西尊者

伽棃在身軍持在几本來不隔誰分彼此銅磬置前擊之有聲雨隨雲落水逐波生

第四嘎禮嘎尊者

閉目盤膝置履於前行脚事畢有似止觀觀空亦病說悟即迷居士胡跪請質所疑

第五拔雜哩布答喇尊者

鮐背而坐手拖其眉接引婆心示此絲絲後五百年曰有翠巖重舉公案益覺不堪

第六拔達喇尊者

學人諮啟應真頷答試問芥子須彌奚納落落松撐磊磊石蹲作麼生會此皆戲論

第七嘎納嘎巴薩尊者

含珠川媚蘊玉山輝堂堂殊相世間導師比肩𢲪步托鉢橋頭何不浮渡猶恐驚鷗

第八嘎納嘎拔喇錣雜尊者

右手拄杖左拊侍者琢重應真是何般若龔琴未鼓橋下水流山河大地亦作聲不

第九拔嘎沽拉尊者

海潤魚躍天空鳥飛七尺之軀亦可著衣鍼線相隨褸裂縫補王孫相助何不可伍

第十喇乎拉尊者

戍削瘦骨其腰半駝嗑然隱背藉此養和忍痛實易忍癢則難水流石上風過花間

第十一租查巴納答嘎尊者

注目於經不見文字童子爇香聞之以鼻鼻直目橫如淨琉璃內外交徹夫何然疑

第十二畢那楂拉搭喇鍛雜尊者

手掐念珠立倚古樹有兒殘殑来求濟度瘁肌砭髓是誰所為度在汝邊汝自不知

第十三巴那塔嘎尊者

睟面盎背趺坐以居内空外空表裏一如指揮如意天花自落非維摩室而亦不著

第十四嘚嚕塞納尊者

坐崖垂足示彌勒相去来現在於何置想雁塔手擎將以供佛佛在塔中華嚴轉訖

第十五鍋巴嘎尊者

笠子不戴奚奴手持稜稜露頂圓相圜之相即非相何有於圓如栗棘蓬如金剛圈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頩顮其面慈悲其心現身說法波斯獻琛賮休寫相傳吳道子筆者徐揚月不在指

和闐玉古佛相贊

假借四大心本無生堂堂調御是孰所成既三十二復八十種月印空明風過水動威音那畔彌勒未来刹那不住曰有是哉兒童遊嬉瓦礫作像視此球琳非一非兩

和闐玉文殊像贊

前身妙光後身德雲隨緣利物師利童真觀佛如来無取不取發大莊嚴甚為希有闡義菴提示蹟清涼善財無著未識行蔵

和闐玉觀音像贊

普門普度大慈大悲諸佛衆生同一皈依以大圓覺行六波羅返聞寂照應感隨他燃智

慧燈成妙勝果如是玉像夫何不可

玉蓮瓣觀音贊

以恒河沙磨塵下點佛土難盡隨聲赴感善財稽首是何神通宴坐撫膝海潤天空琢玉為蓮瓣瓣現相彼曳橋中竊此影響與物同悲與佛同慈徹上徹下無止無為

和闐玉伏虎羅漢贊

空洞窿起坐其㕒㕒於菟卧側如撫花貍試問應真具何威德山峙川流眉横鼻直馮婦

攘臂仲由攬尾彼何人哉亦復爾爾弭毛馴狎袒裼盤陀偶相伴耳非我非他

摹貫休古佛像贊

威音那畔周穆王時孰今孰古不即不離偶然示現丈六金身朗朗滿月藹藹光春衣水紋衣無言袖手試問三乘能外此否吳門高弟曰惟貫休重摹真蹟法喜隨流

文殊像贊

把卷執劍祛魔度生是法王子無慮無營不

生何度不魔何祛設曰精進視此如如

觀音像贊

水在瓶中風還柳上風水相遭如是現相兜羅帕手端坐佛陀不可思議合掌摩訶

盧楞伽畫六尊者像贊

嘎納嘎拔喇錣雜尊者

發願度人繼佛出世相示傴僂風清月霽波斯長跪獻寶於前金剛四句却在汝邊

拔納拔西尊者

趺坐竹牀南無雙手語乎默乎學人稽首僧雛擊磬聲徹大千三藏轉畢法爾如然

納答密答喇尊者

餅不滿尺鉢則滿水狩龍逾丈躍出其裏是何遊戲是何神通尊者拄杖內空外空

嘎鶓巴達瑪尊者

入山則猛入禪則伏嗟爾牛哀倍三即六或謂上座有大威神話成兩橛未識應真

鍋巴嘎尊者

有僧擎前寶像金蓮化身千億如拂絲然億亦非多一亦非少以拂拂之如如了了

租查巴納答嘎尊者

苾芻娃香篆成卍字與佛胸前無同無異慧緣淨業薰習法華問誰作此盧氏楞伽

盧楞伽畫冊六頁相好各具初未詳其名目因詢之章嘉則首頁為十八應真中第八嘎納嘎拔喇錣雜尊者次為第三拔納拔西尊者三為第十七納答密答喇尊者四為第十

八嘎羅巴達喇瑪尊者五爲第十五鍋巴嘎尊者六爲第十一租查巴納答嘎尊者復證以貫休十八應真畫軸不但降龍伏虎適肖神通即其餘結相供具亦髣髴印合葢畫本十八茲僅存其三之一既已失去大半則裝褫時前後次第顚倒亦理所必有然楞伽至今千餘年尺素流傳雖蠹剥尚足寶貴矧此繼墨完好握算而計已得六度圓成耶夫阿羅漢果本無我相人相而

一葉一佛各有因緣合之千億不爲多分之一亦不爲少更何必於全提半提間生分別想耶昔西湖煙霞洞有石刻羅漢六尊吳越王時因夢訪求爲别刻十二以符靈跡神物所在合有天龍護持他日或爲煙霞之合亦未可知也因標其名各系以贊而識其梗槩如此

陳士俊畫觀音贊

觀音觀世世音普觀一剎那頃三千大千大慈大悲不離本座度盡衆生而實無作

金廷標畫羅漢贊

大澤深山宴坐平石童子炷香各適其適如意在手非有非無意亦强名如何爲乎

李公麟畫大士像贊

坐青蓮花披白水田項後欲輪徧燭大千無處不慈無物不悲聞聲普度而實無爲堂堂月相皎皎氷光具佛四德淨樂我常

繡線釋迦牟尼佛贊

堂堂趺坐寶蓮華心豎窮横徧度與金鍼相三十二好八十種過去來今如如不動一絲一縷三千大千默然無語教乘演全曰空不空謂有何有大圓鏡前禮無量壽

貫休極樂圖贊

西方極樂兜率陀天琉璃界道梵網層懸寶樹七種仙禽十二匪啻莊嚴各具深義圓覺倒退菩薩聲聞無央數衆聽兩足尊堂堂彌陀侍法王子左右以居觀音大勢卄池茁蓮

花蹊聽法人以清淨緣爲安養因貫休作圖示往生者一步不移又何謂也

李通羅漢贊

脚踏獰龍浩浩雲水手持淨瓶傾出龍子猛則不無慈亦可喜豈曰神通遊戲而已

玉眞武贊

靖樂王宮伯裔剛勇修煉武當幹靜運動飛昇白日作鎭北方元武七宿衛聖效祥玉寫神儀星瞳月表須彌非大芥子非小雨暘時若佑我蒸民朔望瞻祈不爲巳身

丁觀鵬畫十六應眞贊

第一阿迎阿機達尊者

生王舍城居士之子富貴浮雲捨如敝屣皈依導師具戒定慧能令衆生見如來義

第二阿資答尊者

所住何山曰阿斯仙惡鬼猛獸馴伏嶽度盤膝無語默演大乘豁阿羅漢得何相應

第三拔納拔西尊者

羽扇在手寂無所思眞諦俗諦證以靡遺有鬼前來支蹊其足授之梵筴度爲眷屬

第四嘎禮嘎尊者

住僧伽洲親近世尊一聞說法遂證應眞說亦何奇證亦何速淡月碧水清風綠木

第五拔襍哩逹答喇尊者

瞿沙帝子遯世出家豎拂靜坐天女獻花陡峽流水作雲飛騰前三後三頓悟無生

第六鏺達喇尊者

迦毘羅國瞿曇種姓一彈指間六度萬行珍寶堆前學人目視曰可惜許爾尚有此

第七嘎納嘎巴薩尊者

摩伽陀國金牛恒隨棄之學道調御皈依棄亦無捨學亦無得金鎖垂垂縛脫離即

第八嘎納嘎鏺喇錣雜尊者

降生伽毘牲樂施捨金錢在手何不放下從幻修眞度惡入善如來轉物衆生物轉

第九拔嘎沽拉尊者

一鼠持手兩猿跪足曰三即一猶為塗毒壽
緣㝡高髮無霜毫何必彭籛曲録其腰

第十喇乎拉尊者

如来有子喇乎拉是隨佛出家願樂法喜於
天人中說法第一了義不了半得半失

第十一租查巴納呑嘎尊者

婆羅門子始則愚蒙七徵八辨五衍六通既
悟楞嚴萬法靡遺有如曾參以魯得之

第十二畢那楂拉擀喇錣雜尊者

見食如石訖不能食豈不腹枵意度入聲則惑
池出蓮花供養具足二兒負花怒貼其目

第十三巴納塔嘎尊者

如水中月如空際風嚴淨毘尼是謂律宗所
度眷屬其數九百皆證羅漢鹿苑上席

第十四納嘎塞納尊者

五蘊非真六根胥幻如彼蓮花不染而爍於
清淨地種福德田圍繞伽棃作歡喜緣

第十五鍋巴嘎尊者

梵帙在左右持其絲不識上座為展為韜四
教三乘於是乎備侍者傾心求演祕義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手擎寶塔中有如来如法華經因緣所開帝
釋獻巾欲以除垢淨亦不存垢復何有

贊

五代人畫伏虎羅漢贊

竹下婆娑坐而頂露嗟爾牛哀何不可度亦無慈力亦無威神芒鞋木杖隨物為摩馮婦攘臂劉昆渡河世傳奇事奈何奈何

丁雲鵬掃象贊

普賢大士佛功德智行願恒沙度未來世六牙馴伏其名曰象設如有為功德亦障皙視

掃之以物喻理然非了義半提而已

陳居中畫無量壽佛贊

混沌以前大刦以後一刹那間是無量壽蓮座御牛慢擬猶龍咄哉濫觴六祖五宗

玉刻達摩贊

地既載水水豈非地踏步以行殊非奇事西來西返前波後波如是如是作麼作麼

宋人達摩像贊

貝多樹下趺坐觀空九年面壁同乎不同一花五葉東土流傳拳豎拂紛矣談禪

吳道子畫寶積賓伽羅佛像贊

金甲裝校現賓伽羅以威神力降伏諸魔寶蓋住空八部拱手既舞既歌亦空亦有變金所識道子作圖如水中月是乎否乎

丁觀鵬十八羅漢贊

第一阿[illegible]達尊者

出王舍城詣耆闍崛何以隨行拄杖蠅拂屐空如地詎曰神通不有而有不空而空

第二阿資答尊者

乘桴抱膝亂彼滄溟鬼伯四五使之負行高驤雲霄不霑泥水漢渚浮槎視此小矣

第三拔納拔西尊者

示少者相拔納拔西經卷在手不議不思設謂坐忘是野狐禪侍者擊磬響寂自然

第四嘎禮嘎尊者

學人贈拜尊者閉目示以無示青山綠竹聞詩三百一言蔽之此不言者可與言詩

第五拔纙達答喇尊者

眉毛拖地以手挽之全身直指會者為誰曲
録其腰湅槃其面不以聲求不以色見

第六捺達喇尊者

數珠在手百八琉璃爾問我答妙諦無遺流
泉出峽去而為川三乘演盡法爾如然

第七嘎納嘎巴薩尊者

石橋之上屧步欲過過將何往來又從那上
猗修竹下俯流水剎那萬劫應復同此

第八嘎納嘎捺喇鏺雜尊者

從佛聞道迦毘降生比肩進步如鏡中行檀
那第一不住檀那是七佛偈真六波羅

第九捺嘎沽拉尊者

手鍼自縫慣補破衆童子猴子捻線其旁三
既非三一豈是一是非非是半得半失

第十喇乎拉尊者

行脚事畢宴坐以嬉欲爬其背獒和手持獼
既自知獒和何有夢中佛事視此同否

第十一祖查巴納答嘎尊者

香積食畢童子洗鉢一粒不受大解大脫手
持一卷了義細探從何悟入蓋是楞嚴

第十二畢耶檀拉捺喇鏺襍尊者

倚松而立有鬼立前顧之若怖又若見憐憐
即是慈怖豈非悲普門大士無為而為

第十三巴耶塔嘎尊者

佛大弟子傳律之宗而不縛律禪教胥通右
執如意意將奚如是塗毒鼓是摩尼珠

第十四脣喝塞納尊者

妙法蓮華諸佛開塔以手擘之世界畢納是
何神通尊者弭口會在汝邊有會則否

第十五鍋巴嘎尊者

义手當胸如滿月容披衣七條示以吾宗笠
子弗戴直露頂相丈六丈六即真即妄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云佛有此是謂顛倒波
斯捧杯滿盛甘露是不二門無物不度

第十七納答密賽答喇尊者

盋盂之中飛迸銀水獰龍乘雲直入其裏龍大盂小如何可容偶作遊戲非謂神通

第十八嘎沙鴉巴達喇瑪尊者

猛獸蹲前搖尾可愛恰是沙彌摩頂受戒何事國清豐千饒舌大空小空熾然分別

丁觀鵬畫三世佛像贊

我聞如是調御有言一彈指頃三世如然過去未來及與現在胥不可得是所以乃云何

堂堂而俱現相具三世稱各印以掌於極樂界晏息優游著筆之先畫師悟由

丁觀鵬畫觀世音像贊

瑞蓮池中擁起絲雲種種相好現是普門慈具無緣悲含同體救種種難非彼非此娑羅樹上一花一果方便示人無可不可

丁觀鵬畫地藏菩薩像贊

七寶盂內滿如意珠大士宴坐十王敬趨地獄一空豈不善妙無奈衆生三塗六道稽首皈依甚深願海誓不成佛以衆生在

丁觀鵬畫四天王贊

東方特喇答喇嚞持國天王

須彌山王東面半腹王曰持國揵達婆主即乾闥婆孔雀王經作如是譯擁護如來除煩惱憂壽命百歲得見百秋

南方畢嚕鳩哈拉嘛阿增長天王

以淨石鉢施供如來正念增長速証菩提住於南方掌俱槃荼即鳩槃荼頻蜜恒羅慧劍手拏

西方畢嚕巴阿克叉廣目天王

正西天王亦名廣目是那伽主此云龍百千眷屬決江開瀆護守伏藏得清淨心人天供養

北方毘沙喇斡那阿多聞天王

是藥叉主或名夜叉曰毘沙門又曰鞞沙門梵經者互異右建寶幢左捧搭雲賢劫千佛均所受記以無為心而為護衛

陳居中畫釋迦佛贊

獅座之上青蓮開朶現天人師跏趺以坐曰

相曰好自然而成無爲無事放大光明雙手
結印是演法輪滿字半字何果何因

陳居中畫羅漢贊 次右

指出乾闥手扶禪杖塔或倚肩鉢或擎掌或
佩法輪或持拂子如意如誰數珠數此虎馴
若貍以手撫之全身威猛滿志慈悲

陳居中畫羅漢贊 次左

有肅其容有怡其面胖肛者咍戍削者槃少
者童顏老者龐眉鉢貯淨飯尺守毘尼明珠

在握戲彼癡龍應真二九像示居中

如松柏之茂贊

崇宮壽安安娛
壽母歲歲承
歡大慶益茂 叶 重簾暖閣用奉冬溫沐手撰
述供
目顧存畫代以書書究成畫壽字適萬延
釐中介如松及柏其茂無央爲殿九祝槩括
六章一字一年
年與字永敬待
九旬新圖筆秉

白玉福祿壽如意贊

和闐瑞珍者闐寶器壽獻
萱闈福祿並致洪範疇一中庸得次景福維
祺
遐齡永世三朋之作
八旬初曁願百倍茲無不如意

宋人畫達摩贊

直指上乘不屑聲聞未契梁武彼何足云渡
葦已畢藉草以坐廓然無聖亦復無我食羅
洗鉢袖手而咍一花五葉濫矣紛哉

仇英畫普賢像贊

普賢大士願海甚深本功德智具修習心三
千大千諸佛所在無弗供養無弗懺悔禪枝
垂蔭慧草生芽底須七寶祇據六牙凡屬有
爲不離一象坐而伏之人天遍仰

和闐玉達摩渡江屏風贊

佛大勝多六宗建立達摩破之謂涉修習六波羅蜜豈非習修以無建立認性隨流一葦中流弗南弗北曰有二宗毫釐差應藉曰頓漸何異有為玉人鑿像不語得之

吴道子畫文殊像贊

威音已前參佛宗風示童子像於賢劫中堂堂獨立經卷手持三藏五乘可以盡之西域耆闍震旦五臺彈指現身不費往來道子妙繪淨業習熏業衣永住妙吉祥雲

和闐玉鏤面壁達摩圖贊

化被五印法度六宗爰來震旦闡佛真風廓然無聖梁王不識渡江而北少林面壁神光參承默爾端坐立雪斷臂乃名慧可初無言示曰安心竟壁契其旨至今玉瑩

宋人畫白衣大士贊

綠草如雲白衣似水撫膝宴坐清淨無比清故非染淨故非紛弗離本念是為普門本念云何妙觀察智莫不悲度莫不慈濟衆生所

仰現前豈殊設曰應感尚屬汙塗

玉鏤達摩贊

屢屢趺坐面壁依然少林之石詎比和闐是語然乎曰然即否面者已非辟復何有同斯一花異斯五葉是即拈手是即笑頻崑崙葱嶺地脉相連泯歸去來示現隨緣

宋人畫文殊贊

現童子相侍天人師與物無二具體而微一卷在手義括三乘滿字半字何所何能巍巍

相好示蹟五臺草衣被髮同異漫猜作者何人不留名氏稽首慈雲如然法爾

和闐玉鏤羅漢贊

嵌巖獨坐淨瓶持手一彈指頃非空非有竹杖傍倚蕉葉上覆 叶 剖盡心無擘開節紐天鹿伏馴銜芝在口於何為獻於何為受崑崙之墟環貽王母應真示現不脛而走

趙雍畫白衣大士贊

白衣披身金仙灌頂大慈大悲性志平等淨

瓶在手瀉為水雲合掌其上善財殷勤無示
因非有示豈是曰聖曰凡孰彼孰此

牙刻五百羅漢贊

應真五百各具神通須彌可把芥子能容巧
近會意寓以銛鋒方廣三寸變化無窮鹿苑
鷲嶺雁塔穹窿騎麟駕鶴來往其中是何佛
法是何鬼工象胥林園意樹菁葱伊婆羅那
同乎不同

劉松年羅漢贊

倚菩提樹俯視伊尼如示妙偈知乎不知樹
頭結果其果纍垂猨猴登樹摘果以嬉童子
攘袂仰而承之有色有象無意無為細入毫
髮匪夷所思金剛四句一幅全披合掌欲詢
應真伊誰

御製文二集卷之四十三

贊

平定金川五十功臣像贊 有序

金川旣平定圖功臣像於紫光閣序而
贊之一依伊犂回部之例其故其義前
序言之詳矣玆復何言而不能無言者
誠以諸臣宣力擒獻或定策於樽俎之
間或衝堅于石矢之隊且捐軀盡節者
指不勝屈寧忍令泯沒無聞而弗壽厥

儀表彰厥名聲者哉夫用兵蓋難言之
矣無應機之謀乏識人之鑒而徒俾推
轂是藉寇兵而齎盜糧也温福之僨車
朕深引以為愧而阿桂終能集事朕又
畧因解嘲至於午夜廢寢當食忘餐吁
亦勞矣夫無此勞而徒曰有兵有將汝
其為我征伐則真窮兵黷武而付其天
下之成敗於不問者朕弗為也觀此序
者或諒朕非窮兵黷武之為幸何如之

冀何如之而朕之子孫當稟佳兵之誡苟不得已而用之必深體此序之意弗以冒昧行焉則我大清億萬年無疆之休基于是矣前圖逮今甫十六載事故過去者即十分之九為之惝然而後生疊奮繼前人之光為國家之用林林源源以出因又為之慶矣其兩被圖形如阿桂之倫豈非德業之光輝人臣之厚幸而較衛霍英鄂之流更為榮遇超越乎

定西將軍一等誠謀英勇公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阿桂

西師參贊經歷多年玆為巨擘掄掌兵權西師之役阿桂為參贊大臣著有勞績因其嫺習軍務特授為定西將軍統兵勦兩金川阿桂承命以來籌畫盡心不憚艱險用能掃蕩賊渠俘擒逆黨大勳克集實為首功揚爵圖形優加章服懋昭酬庸之典誠而有謀英弗恃勇集衆出奇成勳克蕆

定邊右副將軍一等果毅繼勇公加

一等子戶部尚書豐昇額

宜喜弗動癸巳夏因促浸賊人勾通趲拉降者潛出滋擾時豐昇額駐兵宜喜諭令就近赴大板路堵勦豐昇額得旨時已知有木果木之事又未得阿桂軍營信息為將綽斯甲布一路兵力分單徒出無益竟未移兵前往朕甚嘉其有識特降旨獎勵之定見識機後副西路親勵戎衣遂克爾宗督兵進取國之藎臣勇繼乃祖遐克爾宗地最險要且在我軍之後豐昇額督兵進攻或斫寨而入或擣擒而進遂爾得調殲賊嘉其勇敢無愧乃祖已國書公額亦都之風因於所懷公爾加繼勇二字以遊之

定邊右副將軍一等襄勇伯成都將軍明亮

獨統一路頗有斬獲姻戚少年世承恩澤明亮為孝賢皇后親姪察其少年誠篤俾習軍旅令為副將軍在南路統兵隨即攻取馬尼繼復移兵攻取宜喜山梁遂于北路進勦尋克日旁沙爾尼一帶亦屢著功績建績抒忱是用褎嘉俾司將印永靖作巴兩金川既平於其地設鎮安營駐守因授明亮為成都將軍以控馭之

大學士舒赫德

土爾扈特安集邊城辛卯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率全部歸順特調舒赫德為伊犁將軍經理其事安措極為安協旋授為大學士甲午欽命統兵勦捕山

剿逆匪王倫前
六日而蕆事

命入綸閣速定臨清金川之
役未悉端委書旨承行時亦贊理

大學士一等輕車都尉于敏中

內地土司事須漢字（國家用兵一切機宜率以清字書旨茲金川乃內地土司事書往來多用漢字五年以來于敏中始終其事受機宜承旨書諭頗著勤勞既加懋賞以世職並賜雙眼孔雀翎圖形紫光閣尤儒臣從來未有之榮遇）自始
至終勤勞弗替相機擬諭厥功茂焉賜翎寫
象儒臣孰肩

兵部尚書一等忠勇公和碩額駙福
隆安

父定復叛子嘗愧之（戊辰金川之役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略時以莎羅奔郎卡畏罪投誠遂奏聞受降未十年郎卡即滋擾鄰封其子索諾木益肆負反噬實深悔前此之姑息非一舉而殄滅之不能永除後患福隆安因以屢懇赴軍營自効皆未允所請留之禁近俾習皆軍務）是用稽首躬請出師留於左
右俾習規畫頗有嘉謀協予廣益

原叅贊大臣固倫額駙贈和碩親王
色布騰巴爾珠爾

伊犂宣力屢立戰功金川叅贊仍勵勇忠抱
病軍營弗令奏聞惜竟不起未覩成勳

叅贊大臣一等超勇侯都統海蘭察

射巴雅爾超授侍衛洊至都統叅畫軍計堅
碉險砦無不先登勇而有謀封侯實應

叅贊大臣一等嫺勇男護軍統領副
都統額森特

虎鎗隨圍覺與衆殊命往勦賊攘臂以愉閱
歷既多遂叅謀議獨當一面亦復集事

叅贊大臣護軍統領舒常

八旗子弟總屬世臣菁莪造就命以從軍勇
弗寒旗智堪入幕北路贊機時資其畧

領隊大臣一等承恩武勇公加一等
男都統奎林

兄終王事至今為恨（奎林乃毅勇公明瑞親弟皆孝賢皇后親姪明瑞為將軍督兵征勦緬匪陣亡朕每以為恨不忍更命從軍乃奎林力請不已因許之奮勇屢著功績）
屢請効力披堅斫陣心源落落膽氣
堂堂世家英器是予所臧

領隊大臣三等果勇侯都統和隆武

襲父卹職和隆武之父將軍和起征勦準噶爾時在闕展為巽噶里克奇所害議卹予以世襲子爵和隆武襲之此次征勦金川不意其勇敢超衆若此因晉封侯爵
少年老成囊錐脫穎竟善用兵畧日旁塞獨
擅偉勳楚材繼出既憐以欣

領隊大臣內大臣都統戶部侍郎三
等嘉勇男福康安

代兄以往繼父而奮福康安福隆安之弟也矜許屢勵
王臣之藎登碉奪砦那須蒙甲嘉勇錫名世
傳勳業

領隊大臣副都統三等奮勇男普爾
普

父是日磾子非弄兒普爾普之父巴圖濟爾噶爾以都爾伯特部宰桑來降隨征回部於和闐立功仕至都統普爾普臨陣奮勇頗能繼其父志因特錫男爵
命往勦賊盡力無遺金戈鈇衣氷山雪窖能
入能出敵不敢校

領隊大臣荊州將軍輔國公興兆

憶當國初創業開基宗室王公宣力率師承
平襲慶安享榮華董軍建勳斯為可嘉

原參贊大臣西安提督哈國興

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將種向
畧趙拉屢舉險要中道病殂成功未告

領隊大臣西安提督馬彪

西師効勇早著旂常命勦逆番盡力以攄搭
橋渡河奪卡據水用濟我軍井井有理

原領隊大臣江南提督馬全

挾翼雖英御須造父設非其人良材徒苦陷
木果木將軍僨轅溫福擁兵昔領株守不進以所統二萬衆散布各卡遂以分而見少數為賊人所輕趙拉降番七圖甲噶爾忽甲布寄約促浸許為內應賊衆春由閒道潛出擾溫福後路漸通木果木軍營綠旗橋卒聞風驚潰溫福率十餘人突出還賊被害馬全在後抵禦遂歿於陣英材為爾帥所誤難加恩贈卹至今惜之殿後
捐軀愧惜難言

領隊大臣廣西提督書麟

本非習戰遇戰即奮恐孫父名書麟乃大學士高晉之子
偉哉後進功成事定提督鬱林攻則壯志守
則小心

領隊大臣副都統綽克托巴圖魯三

保

本射生手獸無跳走以之射賊採囊物取冒
險屢進志篤且純受創獨重祿養終身（三保在軍營每戰勇往不避矢石因攻甲索戰寨右臂受鳥鎗傷甚劇久治不痊將其臂已殘廢免令入直當差仍留副都統之任俾得祿以贍）

領隊大臣副都統法福里巴圖魯烏
什哈達

有足如鑞有手如翼削壁尖峯行無難色領
隊奮勇屢克碉堅羌兒畏之若雀遇鸇

領隊大臣副都統多布坦巴圖魯瑚
尼爾圖

木思工嚐躍入賊碉督衆鞣膊勇不目逃巴
占牽敵俾無遁瓠番人望之弗戰辟易

領隊大臣副都統扎克博巴圖魯珠
爾格德

奎林深入賊及將及發矢斃之險中救急同
心合力共集大勲寫圖旌壯惇史流芬

領隊大臣副都統咱爾親巴圖魯阿
爾都

喀咱奎林及和隆武絶地被遮餘勇猶賈曰
阿爾都捸險牽賊二人乃出其功允持

領隊大臣副都統阿爾杭阿巴圖魯
阿爾薩朗

跬步皆山面前萬仞無着足處攀騰奮迅遂
破扎古（扎古即扎烏古急呼之則為兩字）既翘且英人中獅
子實稱其名（阿爾薩朗國語謂獅子也）

領隊大臣副都統穆騰額巴圖魯舒
亮

卒健鋭營訓練有素節制之師五步六步礌
隆叢中鼓勇身先勞而不伐是用稱賢

原領隊大臣副都統銜納親巴圖魯
科瑪

堂堂之陣亦藉出奇潛行僻路附葛躋巖直
越峯頂火攻石碉破二百寨色格功高（科瑪于沙嶠山卑兵潛行攀陟山頂為賊所阻即分兵搭拈色格落客爾都等處拋入火彈燒賊寨二百餘間）

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扎濟克巴圖魯伊蘭保

有賊必戰有戰必先率我勁旅攻其中堅志不顧身勇能知義噶占進棧丹格建幟

原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扎爾丹巴圖魯佛倫泰

功成一將那保無虞爭前恥後舊風未渝當噶之戰直進身殞使我心惻優䘏惟允

領隊大臣副都統三等信勇公富興

信勇世家志不愧祖（富興為信勇公費英東之曾孫以有足疾不能登陟攻戰而駐守要隘則甚得力）徒以瘸痿艱于步武蠶叢鳥道登進則遲據險守要千軍不移

領隊大臣副都統德赫布

賊之所恃據碉堅守我之所利斧柵進取知彼知己正以出奇邀隙攢射善手是資

原領隊大臣副都統莽喀察

索倫善射其中稱亰西師建勳紫閣形繪遲其猿臂搜彼蟻封不虞創重歎惜何窮

領隊大臣直隸天津鎮總兵噶布什海巴圖魯海祿

資哩美諾皆樹奇績奪昆色爾攀枝援壁固資衆力率先必親事定酬庸命鎮天津

領隊大臣貴州鎮遠鎮總兵僧格巴圖魯敖成

甘涼宿將屢立戰功以其驍習俾伐蠻賨于巴布里攻其恃固乘雪援之有如李愬

領隊大臣山西大同鎮總兵巴爾丹

巴圖魯官達色

連環大攻國之雄器率領得人無往不利及至近碉斫門穴孔大呼直入嘉乃獨勇

領隊大臣四川川北鎮總兵賽尚阿巴圖魯成德

沈舟側畔鼓棹為難受創復進其心審丹似若而人不勝屈指養育八旗報非虛飾（叶）

領隊大臣陝西固原鎮總兵法福里巴圖魯圖欽保

承平日久敢恃內安永憶文子厥有名言嘉
我諸臣遇兵則奮竭力敵愾世承家訓
原甘肅肅州鎮總兵札親巴圖魯曹
順
始由偏裨洊至總戎驕牆殺賊受傷捐躬賞
延于世爲之惜悼季世朱門歌舞以笑
領隊大臣陝西興漢鎮總兵三等義
烈公保寧
父歿王事保寧之父納木札爾以靖逆將軍征勦四部於黑水陣亡卹贈義烈

公保寧襲爵因其力請出師遂允之在軍營屢著功績襲爵爲公不忘
忠藎力請從戎雖屬少年乃如宿將持重戒
輕心精膽壯
領隊大臣山西太原鎮總兵特成額
誰謂世家而多紈綺後生可畏不忘祖父叶
特成額爲原畀毅公策楞之子其高祖即巴圖魯公額亦都也是予所嘉是
予所憐願予世臣綿此萬年
原領隊大臣陝西延綏鎮總兵烏爾
納

平生若懦戰則倍勇雖屢受傷進不旋踵功
成事定賊寨火延沒于弗值實可嗟焉將軍等既
平從逆賊巢掃蕩數日後嚊喇依寨內忽火
起延及火藥局烏爾納督兵往救不意藥轟
石飛傷腦而殞爲之悼惜
因勅部照陣亡例議卹
原署福建建寧鎮總兵敦柱
披堅破銳突將無前衆志成城而各力宣威
頭等侍衛札卓穆巴巴圖魯額爾特
震印筰拉朽摧枯宜喜已克惜哉捐軀
七校護衛無殊衆人及至臨敵其膽包身地

道深入木城起躍遂克勒圍厥功允卓
頭等侍衛揚達克巴圖魯托爾托保
每戰俱前三遇三克勝彼忠嗣王耀武漢北
漢北可馬此步而攀氷巘萬仞所以爲難
二等侍衛拉布凱巴圖魯泰斐英阿
一木昌支衆擎易舉嘉我諸臣心同力努人
自爲戰各有所成攻康薩爾直進賊營
二等侍衛崇錢巴圖魯柏凌
于戰可觀人之立志或挺而前或退而避受

傷雖多其節弗渝如柏凌冬壯矣丈夫

原二等侍衛額依巴爾巴圖魯達蘭泰

或仰而攻或俯而擊仰以鷹抄俯如馬蹋么麽迹遁鬼蜮魂銷追奔逐北處處功高

原二等侍衛善巴巴圖魯薩爾吉岱

賊之長技在於善守反而用之弩栅進取滴博蓬婆威名遠服惜哉陣亡於阿穰曲

索倫佐領舒克丹巴圖魯特爾悍澈

賊之所懼勁弓長箭飛鋒蝟集對則色變索倫捷手射番衆多每據要害其功弗磨

貴州副將額特陳巴圖魯興奎

驍武豈願詰戎敢忘因弗得已曉夜傍徨良材總總為國宣猷寫圖表績永示千秋

御製文二集卷之四十四

贊

馬和之畫如來贊

坐青蓮華結金剛手天上天下非空非有面如滿月直鼻横目不事莊嚴相好具足三乘演教法被大千汗牛充棟即此默然侍郎文筆務去藻飾較詩經圖彼烏鍘墨

宋人十八應真贊

第一阿迦機達尊者

見佛時少成道時老（畫阿迦阿機達像或老或少不同咨之章嘉國師乃知見佛時像為少成道時像為老）事有弗同故殊厥貌（叶）阿迦機達如水乳投冠冕應真法界優游

第二阿資答尊者

宴坐松陰念珠在手念則不無佛於何有僮子持鏡宛見其背斯有義哉明不如晦

第三拔納拔西尊者

堂堂之貌漠漠之意合掌當胸義具十諦知有不有知空不空如是演教明月清風

第四嘎禮嘎尊者

金剛鈴杵左右分持杵寓智慧鈴寓慈悲如鳥雙翼去一不可設曰進之莫要無我

第五拔雜哩逋答喇尊者

袒腹露胸具大人相語黙兩忘何卷何放僧鸞拉法力無邊一以度萬如月在天

第六拔哈達喇尊者

方石為屏嗒然晏坐一履一跣無可不可趦目獅子拊如貓貍猛尚不用而況於慈

第七嘎納嘎巴薩尊者

手執熏爐持香欲炷試參箇間孰為能所能既不立所亦安託徧四天下香雲漠漠

第八嘎納嘎拔哈喇錣雜尊者

身披七條肩倚九節垂足坐石黙然禪悅白梅青竹秋月春風離即兩忘同乎不同

第九拔哈沽拉尊者

平石如牀乂手跏趺眉橫鼻竪非有非無猿呈其果受之亦可鏗乎沁齒何爾何我

第十喇乎拉尊者

擎其雙手作供養印廓然無聖供養奚進盤承桃子師其受諸破顏微笑如飲光乎

第十一租查巴納答嘎尊者

傴僂比邱髮白骨青於四者相示幻形將欲閱經手開經筒不識其間滿字半字

第十二畢那楂拉拔哈喇錣雜尊者

駐東勝洲拔哈喇錣雜得上士稱登如來榻眷屬一千皆具聲聞茲惟見一是合是分

第十三巴那塔嘎尊者

三十三天現身度世隱几而坐手持如意天女擎盤其中滿花散耶著耶自取訛差

第十四納阿噶塞納尊者

白石爲欄肘倚而坐孰實孰虛非彼非我手持淨瓶甘露活活白鹿仰之亦可解渴

第十五鍋巴嘎尊者

合十雙手為接引狀受一切物渡迷海浪弟子斯睡入無何有聖乎凡乎離否即否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葱嶺五山住以行道是何心慈而示忿貌叶智慧相塔兩手高擎喻一芥子孰重孰輕

第十七納答密答喇尊者

舊傳十六後益以二是為降龍神通游戲大雲容容見其之而納於鉢內無礙無遺

第十八嘎藕巴達瑪尊者

尊者伏虎俯視若貓何不可度戀此皮毛宋人傳像弗留名字是謂得之六如義諦

宋人應真渡水贊

坐席亂流躡戴雙履名則弗留像乃如是石渠舊藏馬遠之水與此相同寫或出彼萬法一如孰我孰爾笑謂應真多斯渡矣

觀音像贊

梵像西來其數無萬無萬即一非一非二佛妙察智是謂觀音大慈大悲普門普度此浮玉山獨峙揚子往來瞻依恒資護佑風恬浪靜福德無涯

玉達摩渡江贊

在南弗契因北渡江若履平地一葦為艭神通如是而我疑焉法門不二何有於遷

和闐玉釋迦牟尼佛贊

天上天下世出世間跏趺而坐化被大千相好金聲琢磨玉體金固金非玉斯玉是梵銅示現西藏頻來曰奉班禪球琳宜哉法本無為化乃萬億如是皈依不稱功德

班禪額爾德呢所進古佛像贊

班禪喇嘛親來震旦宣揚黃教並祝七旬以此功德呈來梵像歷代所奉攝受無量恰因南巡驛貢適臻爰造寶龕供養行齋永恬江瀾福國佑民

梵銅綠衣救度佛母贊

觀音大士萬億化身萬億即一非合非分示現救度稱曰佛母綠衣白衣而為上首是綠衣像貢自班禪來京祝嘏法喜無邊云此金身達賴喇嘛累世所奉利益孔嘉製為檀座

虔奉莊嚴香雲法雨琴鼓花拈以此功德心空迴向普濟衆生吉祥無量

寫娑羅樹壽班禪喇嘛並爲讚言

梵域娑羅震旦交讓生同大椿其壽無量毘舍浮佛七佛之三樹下得道心境示衆（毘舍浮佛偈曰前境若無心亦無）亦曰初祖修道樹下直指心傳即六波若聖僧西來宣揚黃教恰值壽辰慧日普照寫此靈根用延遐算七葉紛敷千齡曼衍泥日法會荼毗應身非一非二化被無垠

昨寫娑羅樹爲讚因用李邕娑羅樹記成語泥日法會荼毗應身二句書於圖矣既而陡憶荼毗字爲佛家以衆香爇送滅度者之語弗宜用之於呪壽然思有荼毗然後有應身班禪喇嘛原自荼毗中來者而應身之來去原不關法身之常住也遂不易其語未數日而喇嘛真示圓寂則此二語又若讖有爲之兆者然蓋余詩文內往往有於無意中而爲讖語者斯亦大奇因並識於後

天然石大士相贊

似玉非玉似石非石如隱如現普門示迹相好具足水月遊奕豈描豈畫匪雕匪刻謂有有形謂無無色是真是實弗離弗即法寶天然六通十力稽首慈雲妙觀察德

丁雲鵬大士相贊

身依白雲脚踏青蓮現自在相容容海天尋聲救苦香光所說謂當反心仍屬饒舌手持楊枝灑甘露水度盡衆生成佛如是

朱偘文殊贊

現童子相爲萬法王雲中獨立如寶日光問維摩疾衆辭不能承佛旨往妙演三乘乃至默然方契本旨滴露研朱胡爲乎此

法螺贊

洪海之螺梵天之器以鳴唄唱滿字半字釋迦拈花迦葉鼓琴十方三際異音同音罝則

寂然奏則亮爾以演大乘溥皈佛旨

趙雍無量壽佛贊

阿翁畫馬勸之寫佛（趙孟頫工畫馬其妻管道昇嘗勸之寫佛雍蓋習聞家教云）勸者未知如來轉物（楞嚴經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盖如來能轉物衆生被物轉詳見正定大佛寺碑記）有子克家繪茲相好趺坐青蓮堂堂了了紛落天花脫然不著四智三身我淨常樂華蓋珠旒慧日祥雲於無為法如是習薰

趙孟頫釋迦牟尼佛贊

獨坐堂堂是相非相無藉莊嚴風清日朗未來彌勒過去威音如鏡中現諸如來心三乘豈多四句豈少先天弗違後天不老松雪于北粉遇梵僧故其寫像傳神檀能（孟頫自言曾見盧楞迦羅漢像得西域人情態余嘗友天竺僧于像自謂有得云見孟頫古羅漢跋）自謂有得未識妙理豎窮橫亘奚關彼此

繡線如來海會極樂世界圖贊

華言極樂梵兜率陀一大圓鏡非此非他界道重重寶樹種種大則須彌小則鍼孔而彼大小皆如來心如是海會如是梵音白毫相光於佛頂放無央相間現佛無量相好堂堂慧日法雷海會衆生胥如其來池蓮花中合掌而坐謂見佛乎猶有者箇繡線為圖縷縷絲絲是說是默三藏槩之

和闐玉釋迦牟尼佛讚

盡恒河沙其數為言讚佛功德不能畢宣知是義諦弗讚可耳而弗能默交蘆倒起相三十二好八十種叉手趺坐堂堂洞洞如是具

足玉人弗知現前調御是孰所為金身而玉玉即金身百千萬化刹刹塵塵無分別心皈依法寶清淨供養永以為好

和闐玉觀世音菩薩讚

具佛大悲而以度世三千大千遍無窮際普世之音胥入妙觀孰為良玉孰為和闐如是現相泯色與聲彌陀灌頂楊柳淨瓶隨感示形化無定所檀龕結趺亦何不可曰是即非云何作讚海印發光如來指按

鄭重無量壽佛贊

一大圓相調御現中三身四智卍字當胸不色中色不空中空如如堂堂而非神通天花繽紛法雲滃濛跏趺叉手萬有歸宗欲人著筆齋沐致恭幻中福緣詎曰心逢

五代馮翊大士像讚

一大圓相中現法身神鬼欽仰滄海卿雲珠幢華幔寶座蓮茵胥示有為慈悲善因具廿四臂慧劍法輪無所不持幻幻真真妙觀察智救度天人和南相好是即能仁

元人毘盧遮那佛讚

有元敬佛延請梵僧支那正傳法演三乘作繪相好手印心燈毘盧遮那現此仁能須彌前峙寶幔上騰慧日法雲珊樹珠旌平等性智不減不增普度衆生道岸是登

和闐玉釋迦牟尼佛讚

非有而有非空而空堂堂示相雙法俱融如是雙法而實不二維摩無言第一義諦淨梵王宅忉利天宮弗移跬步度世無窮無為真佛乃在旃檀視此良玉豈曰不然

和闐玉十八羅漢讚

第一阿迎阿機達尊者

成道雪山應真領袖一千三百聲聞左右薰鑪右持蠅拂左執示無所示如是合什

第二阿資答尊者

菩提知慧夙稱無勝聲聞百一前後恭敬叉手趺坐入三摩提如老者相壽火劫齊

第三拔納拔西尊者

七葉寶扇持坐林下一千四百聲聞結夏右豎二指左以扇拂既云無物何曰有佛

第四嘎禮嘎尊者

南贍部洲示法度人手持金鈴聞乎不聞聲聞一千而更一百誰與聽法曰有頑石

第五拔嚨達答喇尊者

住僧伽洲法爾金剛相好具體默默堂堂聲聞千一而恒相隨設有諮議以拂拂之

第六拔達喇尊者

尊者所住鴉穆吞水廓然無聖亦復無已一千二百依侍聲聞示慈善相羣而不羣

第七嘎納嘎巴薩尊者

嘎納嘎巴住喀伽國聲聞五百同欽大德左擎梵帙右持以繩無縛無解是為上乘

第八嘎納嘎拔喇鐵雜尊者

西牛賀洲住示鐵雜唐云梵幢衆勝僧臘聲聞七百前後圍繞於中跏趺漠如弗曉

第九韈法拉尊者

北具盧洲上士所住聲聞九百而為法護撫摩善鼠口吐七寶如貧人珠仍向他討

第十喇乎拉尊者

喇乎尊者是為佛子一千一百聲聞肅侍七寶之冠雙手虔奉將以奉誰空空洞洞

第十一租查巴納答嘎尊者

住鷲峯山默坐書經所書何部一字三乘一千六百聲聞聽法一亦不見是為普說

第十二畢那楂拉拔喇鐵雜尊者

於東勝洲而示解脫右持貝帙左捧金鉢聲聞千一為其弟子食法無空念經有死

第十三巴那塔嘎尊者

三十三天持經說法是有是無須彌芥納聲聞九百日居其側色見音求了不可得

第十四納嘎塞納尊者

住廣脇山稱云龍部一千二百聲聞相晤淨瓶在掌左執錫杖曰有曰空兩邊齊放

第十五鍋巴嘎尊者

曰鍋巴嘎住必呼拉有說無說一開一闔一千四百聲聞相從撫經默坐眼盲耳聾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常住雪山金身不壞聲聞千一肅承法派晏坐道場手攀窣堵即佛身手覩以弗覩

第十七納答密答喇尊者

降龍尊者而弗見龍是為真降豈在形容玉人琢玉初不盡知和南法侶度世慈師

第十八嘎沙鷄巴達喇瑪尊者

納達喇傳梵傳十六震旦十八實異西域諮之章嘉（十六羅漢見梵經納達喇傳及漢經法住記其今之所稱十八羅漢者不見梵典向當諮之章嘉國師云西域本止十六益以納答密答喇降龍尊者嘎沙鷄巴達喇瑪伏虎尊者即為十八是刻玉尊者未刻龍虎之形以限於玉耳）曰有伏虎傍無於菟實泯我汝

和闐玉三世佛贊

佛說法界曰有三世過去未来及現在是三一一三非是非非曰燃燈佛稱過去之其刦久近不可數紀大圓鏡中消一彈指火傳於燈度世無量玉以肖體稽首好相

右過去燃燈佛

善會菩薩應念降生淨梵王宮弗染世情雪山行道鹿苑說法曰丈六身曰廣長舌有說是非無說非是三乘六度如是而已色見聲求無能見我球琳寫之亦何不可

右現在如来佛

賢刦如過星宿當来問其時日久矣悠哉其佛何號曰惟彌勒以大慈力度衆生厄未来孰知曰出佛語殷因夏因百世如覩世出世間夫豈有二不二法門第一義諦

右未来彌勒佛

元人大士像贊

卓立彈指指間出水水中生蓮蓮承足趾曰現神通入鬼窟裏大士默然如是如是

臣等竊惟文以載道而道出於學道之顯者謂之
文而大學之道其極致在乎治國平天下蓋功用
不足以立治平之極不可以言學其言之不足以
裕治平之理其見諸事不足以措治平之業不可
以言文我
皇上握治要究道樞以發之為文自
御製文初集告成以來數天之下是
訓是行靡不仰
暉日月被
潤江河凡識字解文義者共知
聖學之崇深
聖心之宥密
聖人立言之法所為理明識卓氣盛詞達者相與口沫
手胝二十餘年於茲矣即臣等獲直
西清皆在
初集成編數年或十數年之後服膺之日亦已久矣及
幸遊門觀海爭先快覩每
一篇甫成傳宣下逮欲窺

文中之義理則求古人之說而未之前聞拓下學之胸
而何嘗夢見或偶
徵引典實採拾原委臣等披尋累日而始得厓畧并有
窮於蒐稽而猶煩
指誨者更何能仰贊一詞以冀有當萬一顧就藩籬之
見求迹象之麤竊欲抒悉聽以申贊頌者蓋
御製文二集與辟雍同年而觀成也尚書載自堯以來
虞夏商皆史臣所紀而非帝王自作舜有歌而無
文帝王之文始於文王之彖辭自有虞氏米廩以
下二代皆有學至周四學以為辟雍亦始於文王
故文之極盛而學以成
皇上復古制建辟雍
親臨講學二論具載
集中仁敬孝慈信乎天下之道也行健不息乎天下之
本也凡
二集四百一十一首之文按揩鑽仰句窺字測無一不
關於
治法無一不關於

心法皆
聖人所以平天下也故辟雍成而一四學
二集成而六五經也詩之詠辟雍曰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說經者以爲東西南北四學言化之
自近也注孟子所引爲天下之東西南北言化之
被遠也其說雖殊其理則一今讀
睿文而無思不服者臣等與圜橋人士横經鼓篋忭舞

教思無窮中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極大章竪亥之所步
講習於
觀文成化之盛更曷有涯涘也夫臣梁國治臣劉墉臣
咸仰流景鶩於
曹文埴臣彭元瑞臣王杰臣董誥臣金士松臣沈
初拜手稽首恭跋

御製文三集目錄

卷之一

經筵御論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
爲樂之至於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大禹謨允執厥中
君子思不出其位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至誠無息不息則久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
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顯諸仁藏諸用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卷之二

論
論趙簡子齊威王事
伊尹周公諸葛亮論
蘇軾御書頌論
蘇楊論
四得論
四得續論
脩德脩刑論

卷之三

論
慎建儲貳論
說
卞和獻璞說
風馬牛說
圭瑁說
搢圭說

卷之四

說

反蘇軾超然臺記說
復古說
像設說
卜筮說
喇嘛說
十全老人之寶說

卷之五

諭
命諸皇子及樂部大臣定詩經全部

樂譜諭
乾隆五十五年八十壽辰普免天下
錢糧諭
通飭各省督撫學政嚴禁坊刻經書
刪本諭
上丁親詣
命普免六十年各省應徵漕糧諭
文廟釋奠諭
釋奠禮成廣各直省入學額諭

普免嘉慶元年各直省地丁錢糧諭
再舉千叟宴諭
允皇太子率王公大臣等進乾隆六
十一年時憲書備內廷頒賜諭
卷之六
詔
紀元周甲建立皇太子以明年元日
授寶爲嘉慶元年詔
訓
命歸政後諸皇子孫曾元輩仍在尚
書房讀書及應用冠服訓
申示皇太子及內外王公大臣等弗
允請緩歸政訓
卷之七
記
重葺盧溝橋記
顏真卿祭姪文藁記
避暑山莊五福五代堂記

四知書屋記
戡定安南復封黎維祁爲國王功成
班師之記
書安南始末事記
再書安南始末事記
卷之八
記
八徵耄念之寶記
嘉靖玉印記

墨雲室記
正陽橋疏渠記
十全記
卷之九
序
開國方略序
補詠安南戰圖六律序
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
清文繙譯全藏經序

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
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序
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
卷之十
題辭
王禹偁待漏院記題辭
再題樂律全書
識語
大宛馬識語
臨吳琚尺牘識語
重定元搨石鼓文識語
五代胡瓌番馬圖識語
書命館臣入吳三桂擒桂王由榔諭卷識語
歷年上元鐙詞識語
書後
書宋孝宗賜曾覿書冊後
書韓昌黎答李翊書後

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唐風圖跋
重訂熱河考跋
卷之十一
辨
絲竹辨
夢辨
碑文
重脩萬山隆福寺碑記

平定臺灣告成熱河
文廟碑文
勅建永福寺碑記
卷之十二
書事
書宋劉清之紀左傳叔向之母事
書孟子對萬章焚廩浚井事
書光武大破莽兵於昆陽事
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

卷之十三
書事
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
書揚雄法言
書晏嬰叔向論齊晉事
書隋文帝改元事
兵部奏凱旋兵丁至京由驛各歸本
地營伍紀事
卷之十四

雜著
讀史
讀洪範
涇清渭濁紀實
筆誤識過
卷之十五
硯銘
宋端石三祝硯銘
舊澄泥夔文壺硯銘

宋端石辟水硯銘
宋澄泥倣唐石渠硯銘
倣唐澄泥蟠虎石渠硯銘
錢惟善玉堂硯銘
宋硯銘六首
宋端石方圓規矩硯銘
宋澄泥石函井田硯銘
宋端石雲根紫玉硯銘
宋澄泥伏虎硯銘

宋綠端石龍池硯銘
宋王應鳳紫端石井田硯銘
舊青綠澄泥石渠硯銘
硯銘三首
舊澄泥天祿石渠硯銘
宋端石長宜子孫鑑硯銘
元迺賢五老蜚星硯銘
宋寶硯銘
舊澄泥石渠硯銘

米芾玉堂硯銘
趙宧光倣宋澄泥石函硯銘
贊
莊豫德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真
贊
西番古畫十八應真贊
卷之十六
贊
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
呢瑪寧波噶布拉贊
古噶布喇供椀贊
西番古德噶布拉贊
平定廓爾喀十五功臣圖贊
右旋白螺贊

御製文三集卷之一

經筵御論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安仁利仁朱子解之謂安其仁利於仁葢引而未發也雙峰饒氏謂與仁一故曰其仁其者謂己也與仁猶二故曰於仁於者有間也亦即發之矣然曷不於顔淵子貢觀之乎予以爲顔淵安仁子貢利仁簞食瓢飮回不改其樂是安仁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是利仁

也回之安仁易知而難行玆不贅論若夫賜之不受命非富貴貧賤之命也葢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性卽安仁也不受命卽未能安仁也貨殖者見有利於仁如貨殖之生財耳若謂子貢爲貨殖生財之倫則孟子尚不言利而謂孔子以是論賜且與回相提並較乎史記直以子貢爲好廢擧轉貨貲是誠牟利之爲甚矣其不知孔門之道矣程子以爲子貢之貨殖非豐財然亦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矣然未明言子貢之貨殖爲利於仁葉氏則云或者不喩乃謂子貢眞好利而亦未明言子貢之利於仁是二子之論胥爲近之而於子貢之利仁尚有未達一間者玆故申而明之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六府三事皆養民之政而惟修惟和則各有其序有由己有不能由己者焉何言之五行之相克相生皆一定之理洩其過補其不足

皆可以由有養民之責者之修之也若夫三事之正民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雖由於養民者之和之而和豈易言哉正德在於利用利用在於厚生厚生何在乎在乎使有菽粟如水火耕九餘三或可由善政以致之而時若雨暘綏豐錫屢不可由人力以致之也故惟修可以由己而惟和不能由己必在陰陽之和雨暘以時則此和豈易致哉亦惟祈年愼德飢溺在懷而尤重於察民隱不諱災

或庶幾其致和此勸歌勿壞之意乎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斯二語也以爲答萬章之前問從而爲之辭則可以爲示後之繼業爲萬世法則則不可蓋自啓賢繼業之後但有與子無與賢之事矣其有託與賢而攘竊者皆亂臣賊子之流非唐虞之所謂禪也且

天何言哉與賢與子將命者誰以予論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與即天之所與然與子雖爲萬世不易之規而其敗德類行恃天之與已而不知凜艱諶靡常之義存如保赤子之懷則民必不與之而天亦厭之而不與斯不大可畏乎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豈非恃天之與已乎吾是以祇申難諶靡常之義而戒負扆者慄慄畏懼以敬天愛民愼守其器而前此之與子與賢胥不必論後此之與子與賢胥不可恃故曰

斯二言不足以示後之繼業爲萬世法則也至於較年之多少及地之遠近所爲愈去愈遠而更甚之乃曰故仲尼不有天下予又以爲斯言也仲尼必不爲之仲尼而爲斯言亦非仲尼而已矣蓋孟子嘆王道之不行萬民之受害未嘗無已欲得天下以施號令行王道之意然而仲尼無此心也人非孟子更不可有此心也嗚呼此孔子所以爲至聖而孟子祇可稱其亞者乎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乾剛健而艮篤實此言各具其用而相資以成其德也蓋剛健而無篤實或失之躁篤實而無剛健或失之固躁與固則不能日新其德矣然乾元之體無所不貫八卦之德何一非乾德哉故在大畜言大畜則曰剛健而濟之以篤實以日新其德耳夫日新其德非所謂自強不息乎解大畜者或謂畜之者大或謂能畜其大至於不家食則率謂人君大烹

養賢而其臣不食於家乎以爲家者私也不食於家去私也君與臣胥無私以勑幾協民有不日新而輝光者乎虽夫九二爲剛中之臣六五爲柔中之主此正剛柔相濟不失其養亦日新其德之道也若必訓二以說其尤戒五以防其惡是君臣之間先自猜貳矣獨占其一爻者或可曲解然非大畜全體養賢之義玆故申而論之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朱子解此以爲靜就心說安就身說夫靜就心說是矣安就身說予以爲就意說非就身說也夫不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乎盖靜在心而動在意由靜而動則心正而意誠意誠則安也由是而慮則知致而物格內外交養本末兼施胥止至善之道也是故正心誠意爲聖經之關鍵心靜不可見意動有所施施出於誠則脩身齊家治國皆由是而推而明明德於天下矣其所得不已多乎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周公訓成王此二語不惟爲政之方抑亦脩身之要也盖明作乃施爲之末惇大則涵養之本施爲而不出於明作則涉晴而終怠矣涵養而不出於惇大則近逸而寡爲矣爲學爲政內聖外王胥不外乎此至於有功成裕固其自致之效而非預期於其間也是則周公之意豈徒訓王以用其舊臣乎

予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咸池六英有其名而無其樂非無樂也無其言故不傳其樂耳若夫舜之韶則自垂千古何以故舜之言垂千古則樂亦垂千古夫子在齊偶聞之耳必曰在齊始有韶夫子聞之之後而韶遂絕是豈知樂者哉司馬遷增之以學之二字朱子亦隨而注之則胥未知樂且未知夫子矣盖言志永言依永和聲舜固自言其韶矣然此數語徒擧其用而未紀其

實則又繼之以勑天之命之歌皐陶颺言賡載君臣交儆是非樂乎是非韶乎是非夫子所以感其誠而嘆其極不知肉味者以此乎且夫子天縱之聖何學而不能而必於韶也學之以三月而後能乎蓋三月為一季第言其久耳而朱子且申之以九十一日知味之說反覆論辨不已吁其去之益遠矣然予以為夫子不圖為樂之語亦有二義焉至於斯者至其極也樂之感人為最深而亦有善不

善之殊非樂之罪也在於用之者之人耳樂之善者至其極則惟時惟幾君明臣良世有不治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樂之不善者至其極則紂之北里之歌靡靡之舞唐明皇之霓裳羽衣世有不亂民有不遭其荼毒者乎此夫子埀訓後世之深意所以有放鄭聲之言也而注書家總未言及之予故表而出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不圖為樂之義已具前篇玆更以夫子之論舜武以申夫子之聞韶庶乎其有合於聖人之言樂乎夫樂者何律聲言志而已無志則無言無言則無聲無聲必無律依與永則行乎其間而不具體者也是則樂之本在乎志知在乎志則知舜之盡美善而武之未盡善矣何必費辭蓋舜性之者也武反之者也舜之勑命時幾何如其盡美盡善武之度德度義亦盡美矣謂盡善可乎若以聲容節奏論

舜武之樂則武去夫子之時已遠而舜更遠矣其聲容節奏必有所失且徒究聲律而舍志與言非知樂者故予謂韶樂至今存以舜賡歌之言證之然則武之未盡善將何以證之曰雅之下武頌之耆定是其盡美者也至其未盡善者則夫子反魯定三百之時或者有所刪乎予故申其說如此而要以合志與言無宮商而泥謂有聲無詩者定乎其非知樂者矣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解是二語者率以栽傾屬之人物培覆屬之天是猶視天與人物為二也予以為天與人物呼吸相通本為一體夫春生夏長非栽者培之乎秋收冬藏非傾者覆之乎四時代運貞下起元天何容心於其間乎我人與物胥在乾元一氣之中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則所謂因材而篤之者也天之栽培傾覆一歲所必有人之栽培傾覆一生所不能無是則栽

傾由自取培覆亦由自取惟當順天之常克己之私或庶幾乎若必求其栽而避其傾是猶有吉凶禍福之見於其心者吾見其不能知四時之運矣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此教人以聖希天之法也夫士之去賢聖且遠矣而況天乎然而不可無希之之志若不希之是自畫也昔為三希堂記略見斯義且天之行健日日在人目前予以為較聖賢之

去人為尤近耳君子以是為法自彊不息焉不庶幾可希天乎蓋所謂自亦有二義一曰自己二曰自然自己尚覺有私自然則無為也無為而不息此天之所行健而人之所當以為法也該曰何以不息則注之曰克己復禮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朱子注此以為一與十數之始終一與二數之相對回與賜之高下以是而定夫既云數

矣則自一而數至十回將何以歷而知至十哉即二為一之對則所謂始終正相對之二也且善惡高下是非賓主之類其相對者不可屈指數是賜亦可稱盡知且與回同矣予以為十者上下八方也其數既合其理亦備是回之知舉一而無不知也夫子示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正謂此也謂回為即始而見終則尚有見者存焉蓋一以貫之無所為知而無不知正可為聞一知十之證賜之聞一知

二則實自用其知推測存焉與夫子之所以與其弗如回也若以朱注視之則其所知亦不過賜之流而已其去一貫之道遠矣未必似曾子之能聞諸夫子也

大禹謨允執厥中

允執厥中乃二帝三王所傳之心法心法即治法也心蘊內而治施外舍執中無二道也蔡沈注書以爲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厥中蓋取論語之言今堯典內無是語也然舜之詳

言人心道心之公私必當精以察一以守亦不見堯典也舜之語非堯所授乎精察一守即所謂執中也其下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後漢苞氏注以爲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蓋以爲吉言矣而宋朱子注則以爲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似以爲凶語而予則以爲朱子所注得理且非凶語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爲人君者誠念四海民之困窮法文王之視民如傷則必思所以濟民之困

窮雖不能博施濟衆而民之困窮者究不無少救亦可保其君祿之善終即洪範九五福之考終命豈不善乎若爲君者不思四海之困窮而自恣其樂思欲保天祿之永終得乎因經筵略繹經義故簡而言之以戒萬世之爲君者

按洪範九五福之考終命自來講家皆主壽終之說予則以爲其說未備蓋終者謂終其事非終其壽也若謂終其壽則人生

胥有之事且既終矣何有於五福舜典言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即始終其事之謂也堯授舜而堯之事終舜授禹而舜之事終人君受命於
天能終其事即所謂考終命之福也且以人臣而論受一職能盡其職復膺遷擢是即能終其所受現在之職也人君能終其事豈非能終其天祿乎至漢儒苞咸注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語謂爲政信執其中則

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似有規避之意朱子所解似爲凶語然實非凶語也人君自警知懼不自滿假即易所謂其亡其亡繫於苞桑非吉語乎予是以謂之得理爲君者長存此四海困窮之念則必敬
天愛民孜孜勤政雖以四海之大民物之衆不能家給人足而物力則常存愛惜偏災則優予賑恤亦何至有民不聊生儳焉如不終日之象而兢兢業業守位聚人天祿可以長終福莫大焉此非遷就苞氏之說正與洪範所言考終命者互相發明爾因作經筵論略而未詳茲復申論之

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雖曾子重述夫子之言以無舉良大象之語然其義各殊朱傳所引程范均未道及焉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過盡己之職無越思耳若夫思不出其位則有二義焉盖位者職也一爲不越職一爲盡其職不越職猶易盡其職甚難譬之侍郎不思尚書之職尚書不思大學士之職易也然平心自問果各能盡其職哉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皆其位中之事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皆其位中之事果皆盡職乎爲人君者協和萬邦闢門明目實皆予位中之事也不能身體力行兢業惶恐之不暇尚何敢有出其位之思哉且出其位亦更何之乎然而今實有四年後歸政之期則亦所謂過望之思出其位矣然在耄期倦勤者或宜餘不可也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上章明言極深而研幾極深即所以研幾非二事也盖深爲蘊於中幾乃發於中本祇一原不過微有動靜之別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斯豈有內外先後之殊哉靜所以通志動所以成務此聖人所以闡易理也易之道通天地貫古今自虞翻解此章分屬之蓍與卦而朱子遂以易爲占卜之書視易小矣其

然豈其然哉予之遲速論中略見之昔用以成功今復以自勉然而見幾而作克己立誠其難其慎亦惟自知其苦而已敢為侈談也哉

至誠無息不息則久

此應與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並觀之蓋不息即無息而行健亦無息之行也夫何有為於其間哉然惟天地能之至誠之聖即天地之不息而行健也其久徵以至博

厚高明之用雖由至誠以顯天地仍即天地以即至誠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朱子以無虛假間斷注之予以為視至誠為小矣試觀天地四時之運有虛假乎有間斷乎至誠之無息亦如是而已矣然而至誠豈易言哉必其致曲之功形而著所謂無虛假也變而化所謂無間斷也則朱子之言未嘗無見但以此注無息之至誠則尚未造至誠之域耳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天擇人以為君君奉天以治民治民無他術曰安之而已矣夫以民視天遠矣然而不遠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所謂至愚而不可欺至弱而不可勝呼吸相通照臨有赫人君畏天當知畏民畏民莫若安民而安民又在愛民其道多矣豈語言所能盡哉惟日孜孜克己復禮或庶幾乎

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載物者莫如地覆物者莫如天然天地未嘗自言能覆載也惟其不言是以終萬古而無不覆無不載至誠之功用亦如是而已矣夫豈有所謂博厚高明之想乎不息之誠久徵悠遠胥在是矣然而至誠之明性也自明之誠教也非生知之聖必當盡思誠之教教豈多乎哉亦曰無息而已矣其博厚高明之效豈可捨無息而以意求之乎

顯諸仁藏諸用

顯仁藏用鼓萬物而不與向曾屢言之玆特以顯藏仁用朱注有所未概者申而論之其自內自外之言吾以爲末臻蓋德之發於外外即內也業必有所本本即內也其顯與藏內外如一方能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豈有所謂藏於此而顯於彼乎不臻此不足以知陰陽不測之謂神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此應與易象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並觀之蓋天地之德無所爲大小也以人觀之以錯行代明者爲小以並育並行者爲大孰知天之行健以敦化者在不息而錯行代明即在其中且錯代仍一行健之所敦又豈能外行健而別有所謂化者哉朱子注中庸言聖人與天地合德以明天道予以爲聖人法天行健原無大小之分而君子法之自強不息不息者誠也未能如聖人與天地合德者皆可以自勉豈可自畫謂不能同錯行代明更謂先識其小後習其大斯則與天地在人心之中以及天地人一體之道去之遠矣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武王此言即申虞舜明目達聰之意也夫聰明非耳目之所能爲必如舜濬哲溫恭之德具於內而執兩用中之公施於外則足以作后矣且亶者信也誠也必如是而後可以作元后作民父母洪範所云作威作福亦如是而已矣且聰明出於誠信然後可謂之聰明

若作聰明而不出於誠信必有偏私亂章之事又何以作元后以臨民哉

御製文三集卷之二

論

論趙簡子齊威王事

近書向所題養正圖解以向所題語猶有未臻者玆故申而論之

夫此二事讀書者所咸知亦咸以爲英舉者雖然纍激阿大夫非簡子與威王所用者乎進過求譽者固有罪則用而聽其進受其求者獨無罪乎而沈之河烹之鼎亦所謂牽牛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罰亦重矣蓋簡子威王以爲必如是然後可御已過邀人譽而置人命於不問斯亦狠矣斯亦不足譽而已矣

伊尹周公諸葛亮論

輔少主而能格其非終成令辟者伊周尚矣諸葛亮有伊周之能而未成其志斯可哀焉是以敘而論之

夫千古之君孰非受
天之祿者哉然錫祿在
天而能否承之則在爲君之人不惟其人之身尚視其祖宗之所以基命宥密制治保邦之深淺有以荷鴻庥而垂永祚如太甲成王是矣太甲去湯弗遠成王去文武亦弗遠成湯文武之澤未斬也是以伊尹幽王復辟克終厥德然孟子已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矣若夫成王之過未如太甲三叔流言起自近親周公天子之叔衆所仰望若如伊尹營宮之事則天下歸心成王不得

爲王矣周公豈肯出此亦惟有避之而已不忍爲伊尹之爲也孟子所云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蓋求其說而不得強爲之辭並伊尹之志亦失之矣終以雷電示警親迎公歸稱守成之令主者首數成王非周公之德有以感天而格王乎且成康之後今何在焉而元聖之祀千載東魯其百倍之勝於有天下者爲何若予獨惜夫諸葛亮之有伊尹之能而未成其志遇劉禪之昏

足以亡漢則亦有説焉盖光武明章之德不及成湯文武遠矣不惟五世而斬而又加之以桓靈之殄德

天之厭漢久矣諸葛亮一人其能挽漢已隳之運哉且其時外有强隣自救之不暇使亮而爲伊尹之事蜀中先自亂安能尚存乎予讀出師二表實矜亮之心且憐亮之不能爲伊尹之事而終於責爲人君者當識

天難諶命靡常兢兢業業以永保其祖宗之基或庶幾乎

蘇軾御書頌論

蘇軾此頌盖因仁宗爲太子時書賜張士遜而作也其文其書固美而其事則有大謬者是以敘而論之

夫太子者儲貳之君易所謂潛龍勿用也茲公然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夫日新其德猶可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則真天子也將置其父於何地且仁宗固爲天子矣士遜亦爲丞相矣即位之後書以賜之則可未即位不可爲此言亦不當存此心也夫蘇軾固通古今達時務之人幸其時無江充李林甫之流設有之則太子危矣尚何德之可頌而軾乃頌之乎然考仁宗以十二歲即位則在東宮時甫十歲十一之間亦不能知此文義書以賜人若果知此文義出於自爲則是志大言侈昧勿用之理更爲不當其即位之後必大有更張見長之事仁宗無之也

盖仁宗不過溫柔忠厚之人亦不能爲此予以爲此事出於士遜之僞爲欲以榮耀眩世彼固依違曹利用之流耳但考軾爲此頌乃因士遜之曾孫欽臣之請作於元豐七年去仁宗時六十餘年矣其真其僞皆不可知抑亦如昌黎諛墓之爲乎是以君子立言不可不慎也

蘇揚論

蘇武留匈奴十九歲而還楊重英留緬甸二

十一年而還念其事相類作蘇楊論
武在匈奴餐氊齧雪勢不能久向已有說然其娶妻生子漢書章章可考重英在緬向其誓死不降與武同而無武娶妻生子事今呼路人而詢之曰重英與武孰優必曰武而乙重英彼故不知武之爲何如人何如事徒以殫鄉久而耳食孰耳則司馬遷所云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語誠不爽緬向之歸順也總督富綱猶責其弗獻重英予以爲過

於羅索既而其長隨以重英及其時被遮之兵并自暹羅所獲粵民致之邊及入邊重英謂同歸之兵曰今生還本朝即伏國法亦瞑目是可哀矣問其在緬有無易衣娶妻生子事則皆以爲無而重英本抱病來因遂故以其志可憐憫命給道員銜仍將錄其子夫重英究爲在緬偷生兹仍加薄恩所爲仁義兼施教忠之道也若武之爲典屬國漢之恩爲過優矣而猶有嘆其被賞薄者是何耶且以重英所爲較武有過之無不及武乃奉使而重英則不過從軍被拘留也若曰因附青雲而得名之傳則其傳與不傳固不足爲貴耳

四得論

昨自避暑山莊迴至御園之作有慙愧德無稱四得之句盖引而未發兹乃敘而論之

夫子思引孔子之言以爲位祿名壽胥因德而得之則知有德而得之者爲實無德而得之者爲虛若予無其實而得其虛其慚愧可

勝言哉盖予之位
天地之所命
祖宗之所授無是二者予因何而得之亦惟栗栗危懼虔緜厥官遑敢自詡其得以傲物哉至於祿則九寓所同仰萬民所共奉豈啻十目十手之視指哉豪釐之失謬以千里威福玉食一涉私欲之作必致越其始而隕厥終能常保其得乎若夫名爲實之賓實則賓之主也居九重之上臨百辟之尊孰不以虛

言壽之即今八旬大慶之獻詞頌者不可僂指數則此名也豈其實乎雖文治武功微有實蹟之可稱然無一不由兢兢業業中所出且恐具其始而失其終得將不保敢自怡乎茲逮八旬不可不謂之壽然此壽乃
天地默佑
祖宗延禧予一人幸逢其會敢強顏以為有所致哉且予五十五年之間無一日因微疾而不理事者求仙素所鄙即醫理並不識亦惟慎起居節飲食以為養生之常道耳則又有何術之可得凡此四者皆予所得而實皆非德之所致也非德之所致則所謂有其名而無其實忸怩之不暇又何能肆然自居而不疑方將慎半九十之懼孜孜矻矻以待五年之歸政可稱全人則惟敬待
天恩而不敢或必者耳著論自警並以示羣臣之獻詞頌者

四得續論

近作四得之論非自謙也蓋紀身之鮮實德與己之所實見耳然尚有未盡意者前論切乎己續論公天下抑亦有所獨重者耳

蓋中庸第十七章子曰至子孫保之而止所以戒為天子者保其位而已此皆夫子之言其下四得之繹意謂子思之語非夫子之語也以位言之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君子之位也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則聖人之位也豈必曰天子之位乎堯舜禹有天子之德可謂得天子之位其餘皆不可謂得天子之位孔夫子有聖人之德可謂得聖人之位其餘皆不可謂得聖人之位也孟子所云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其心未嘗不兼天子之位雖欲行其道之意耶然非至言也蓋益得益之位伊尹得伊尹之位周公得周公之位非不得也若孔子必無是語而朱子注子思此章直以為必受命為天子是亦孟子之遺意耳予以為後世之亂臣賊子未必非此言

有以啓之然此言非予言之他人不敢言也且自古至今無一代無天子是皆得其位者乎予不敢以得位自居實因德不勝而滋懼耳至於禄則自天子以至百辟卿士皆食禄者也盡其職乃可謂之得鰥曠官不可謂之得而其本均不出於修德也王禹偁待漏院之記微見其端矣若夫名乃實之賓實者德之謂也無其實而有其名不滋愧乎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予謂此語亦未臻而清流操

室中之戈者非因名有以害之乎壽則秉來之氣數所不可強盜蹠壽而顔淵夭盜蹠果得壽乎顔淵果不得壽乎古來盡節以終者謂之不能得保其壽可乎茲故中而論之以戒後世之不務脩其德而徒慕四得以反致敗其德且以靖天下後世之託聖賢之書以安與其欲有所得之位之心有位與無位之人可不深思所以自處哉

作是論時引用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蓋亦斷章取義耳予之意則以天子有天子之位聖人有聖人之位分而言之然亦非始乎予意也盖中庸上節孔子之言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已區而二之矣既而思之繫辭本文下即繼以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則天子之事也似繫辭所指聖人即天子也然按諸經從無予當時天子爲聖人如後代所稱聖君聖主聖上者大禹謨乃聖乃神

爲益對舜稱堯之辭微子之命克齊聖廣淵爲成王對微子稱湯之詞皆非稱當時天子也三代上君臣之際情親而語質無取乎頌語惟莊子華封人祝堯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爲當時語堯固聖人也然則稱天子爲聖人起於周秦之間亦如朕之字專爲天子自稱乃昉自秦也十翼爲孔子作不應繫辭有是語且上繫第十一章莫大乎富貴莫大乎聖人又

分著矣歐陽脩以擇之不精繁衍叢脞近於戰國後語疑十翼爲雜取後世講師之說非孔子所作亦不爲無見論成偶思及此并按於後

修德修刑論

管子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斯言也千古以爲至論而予則以爲未臻何言之爲人君者無時無刻無不宜修德與修刑必待日月之變而後修之不已遠乎設遁其辭曰日者陽

之屬遇變則更宜修德月者陰之屬遇變則更宜修刑不知日變恒少月變恒多日行一歲一周天月行一月一周天日月近交則食雖入交而非朔望則同一緯而不同經當朔望而不入交則同經而不同緯皆無食必經緯同度而後食月行速與日近交次數較多故月食多於是有一歲兩食者日行遲與月近交次數較少故日食少於是有闕數歲一食者此求日月食一定之法也或隔數歲或隔數月遇其時更當修之不遇其時可以不修乎且視德與刑爲二事君之修也有可急可緩之時是大不然矣

御製文三集卷之三

論

愼建儲貳論

予踐阼默禱之事言之屢矣玆仰沐昊慈克符初願因十月朔例應頒時憲書特於九月初吉宜立皇太子用貽付託前此不立儲嗣之由亦節經降旨申明至爲詳盡夫建儲立嫡三代以下無不遵行朕讀書稽古豈於此名正言順之事輕議其非昔我

聖祖仁皇帝曾以嫡立理密親王爲皇太子並特選正人輔導如湯斌徐元夢皆係公正大臣非不盡心匡弼乃竟爲宵小誘惑不能恪共子職終致廢斥後遂不復册立夫以堯舜之聖而有丹朱商均之子可見氣稟不齊即聖君而兼嚴父日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面命耳提尚難期其遷善改過孟子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蓋實有見於此何況一二輔翊之臣安能格其非心變化氣質乎是則繼

體象賢惟賴
天心眷佑篤生哲嗣及嗣子之能承受與否
耳予自即位後亦何嘗不欲立嫡嗣初以皇
次子爲孝賢皇后所生循照雍正初年
皇考親書朕名緘貯乾清宮正大光明匾上
之例亦將其名親書密緘匾上不意其早年
無祿曾同大臣等啓緘閱看贈爲端慧皇太
子後以皇七子亦係孝賢皇后所生原擬書
名緘貯因其年未長成遲而未果旋亦早世

嗣於癸巳年
南郊大祀敬以所定嗣位皇子之名禱於
上帝並於盛京恭謁
祖陵時敬告
太祖
太宗在天之靈是朕雖不明立儲嗣而於宗
祏大計實早爲籌定特不效前代之預行冊
立務虛名而無實益耳今荷
天恩申錫周甲紀元壽躋八旬開五計丙辰

歸政不過數月始將密緘嗣子之名名對皇
子皇孫王公大臣等公同閱看宣布諭旨明
示中外來歲大廷親授錫慶延釐實從來史
冊所未有若未經頒旨以前設臣工中或有
建議立儲者其人必非眞懷忠愛不過託爲
讜論陽附正人君子之列實則冀徼後福陰
爲夤緣干進之階非爲名即爲利而名利兩
收終歸爲利者多似此莠言亂政之人自當
立予重辟然國家儲副極非小事彼既託爲

正言而抵之罪究非美舉今朕躬行上儀親
爲付畀中外僉然臚歡交慶皇太子體度端
凝仁孝夙著克肩負荷新正授受之間實爲
盡善盡美天下後世公論以朕爲應位乎不
應位乎設朕於此稍有不欲歸政之心又何
妨不行此典且皇太子及內外大臣皆具摺
籲請至期頤始行歸政情詞懇摯出於至誠
朕亦何難俯俞所請乃朕於御極初年即以
紀年六十傳位嗣子之意齋心默禱近年屢

於諭旨内諄諄述及是朕籲
天歸政之語不肯繫戀天位之心
上帝鑒之天下臣民亦無不共見之今賴
昊蒼默佑諸吉備臻欣慶之餘實深欽感迴
念
聖祖大漸授位
皇考其時係内大臣隆科多宣傳
顧命遠
皇考傳位朕躬宣示審緘倉猝之際朕不敢

自行啓封名同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當面
展緘敬閱茲朕躬享大年懋膺多福明頒詔
旨親御殿廷付授神器以今視昔吉祥善事
孰逾於此此實
上天保佑申命有加無已之
洪貺朕今壽望九秩精神康健視聽未衰若
來歲歸政遽思自暇自逸竟置天下重務於
不問則非所以敬承
天眷亦非御極初年定期歸政不肯戀位之

初心矣夫天下至大神器至重儲副之寄運
祚所關方今綱紀肅清外無攬權怙勢之臣
内無婦寺倫寵之事朕親裁庶政鉅細無遺
宮中府中皆為一體雖不明詔立儲實無絲
豪流弊若如前代權奸柄國女謁公行黨援
門户秕政百端而書生迂見惟斷斷然争持
國本之論甚至君臣父子不免猜疑如前史
所載唐宣宗時裴休請立太子帝云若立太
子則朕遂為閒人宋太宗因太子廟見還宮

都人擁道喜躍帝聞之不懌曰人心遽屬太
子欲置我於何地又明神宗因挺擊一事名
文武諸臣責以間離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
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
早更置等語此由唐宋諸君繫戀天位以神
器為私靳而不予而明神宗又因内寵固結
覬覦非分以致盈廷聚訟骨肉生嫌前事具
在可為殷鑒我朝
家法相承乾綱獨斷惟期慎簡元良從不稍

存私愛而朕紹承統緒首以付託得人爲重無一豪繫戀天位之心無一息非凝承
帝命之念用能黙通呼吸感召麻嘉實朕御極以來六十年如一日也總之儲貳一建其弊叢生不特僉壬依附易啓嫌隙而名分早著日久必致流於驕佚而不知我國家不明詺立儲燕翼
貽謀慮至深遠即緘名密貯務當慎之又慎不可預爲宣露如朕現在舉行歸政亦必俟

爲期至近始行頒旨宣示此實萬年無弊之法我世世子孫若能敬效
祖宗及朕之用人行政於以欽承
昊眷祇迓
鴻庥亦如朕之躬躋上壽再立太子踵行歸政典禮禔福延洪用貽億萬禩無疆之慶此朕所深望於方來者也特將始末緣由再行申諭此旨著於尚書房內閣軍機處各鈔錄一通敬謹存記永爲法守

說

卞和獻璞說

或問卞和獻璞之事爲有乎爲無乎曰無何以見之曰以今和闐之玉見之和闐之玉有二一曰山玉取之山一曰水玉取之水取之山者其質大或至八九尺然間雜石性者有之取之水者其質小至大者不過尺餘光瑩弗雜石性蓋受水性潤故也故恒以水玉爲良此歷年貢自和闐人所共知者若和氏所獻應爲良玉必出自水者既無雜石性之理

安用玉人相之以爲非玉兩被刖繼之哭以血而始明其爲良玉哉此之誤必在璞之說矣蓋玉未治爲璞見玉篇或山玉之雜石性者而決非良玉之産水中者也亦決非璞包玉不見必待剖而後知其爲玉也若玉皆有璞包之必待剖而後得則今和闐之玉多無萬誰爲一一剖之乎此不待辨而知玉之不在璞中必待識者剖之而後得也且卞和之目

亦與人同耳玉人攻玉久矣豈不能識玉而和識之即以爲誑其罪亦不至一再刖足也夫以雜石性未治之璞去其石性理而爲璧亦恒事耳奚至艶稱千古乎蓋韓非自嘆己之不遇時人之不識已設爲此謬悠之說以自喻耳然非非不明敏達時務者觀其說難之文反覆論辨曲盡人情旣達時務盡人情則應薄世高蹈以全其眞又何必爲此謬悠之喩以惑後世乎余故曰無此事也

風馬牛說

齊桓伐楚楚子使與師言唯是風馬牛不相及孔頴達正義注以爲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嗟夫是何言耶直以淫俗語誣經傳且於齊楚之遠不相及何涉引尚書以爲證其去益遠蓋乾爲馬馬性剛坤爲牛牛性柔馬性剛故其立與馳悉迎風牛性柔故其立與馳悉順風一迎風一順風是不相及也注疏家本不曾習見馬牛之性不得其解遂引尚書馬牛風逸爲之說而不知其逸正所謂迎風順風之不相及也偶閱左傳故申其說如是及博閱諸書見宋俞琰席上腐談頗於予意有相合故並載之

俞琰席上腐談曰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遡逆風而行則健書費誓云馬牛其風春秋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馬牛奔逸則各自從風而行也

圭瑁說

圭之名見於夏書之禹錫瑁之名見於周書之王受權輿於此而虞書之輯五瑞並未明言其圭之名各別及其短長與瑁底之邪圓也注疏之家多耳食口傳愈聨愈不明曰近曰更遠予近爲石刻十三經序以爲以注疏解經不如以經解經者以此也夫虞至周周至漢率數千百年其唐宋更無論矣後人據圖作圭自鄭康成邃於禮學始圖三禮厥後阮諶夏侯伏朗張鎰梁正楊傑俱有三禮圖至宋初尚有存者聶崇義採諸家之說爲三禮圖現入四庫全書今玉圭流傳於

世者甚多宋製者皆在聶崇義之徒即漢器亦不過因鄭圖而傚成之非必係三代時古物也已屬贋鼎而瑁則雖有圖三禮圖六經圖玉海中俱有瑁圖畫作四式近馬驌作繹史其瑞玉圖則依孔安國書傳邢劉之說作四式就禮家已屬參差俱不過臆為之即偽據圖作瑁亦未見其器也並偽作其器者亦無也今據其可考者言之鄭康成云鄭康成周禮注名玉曰瑁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蓋瑁古字作冒易繫辭冒天下之道書君奭丕冒海隅出日詩鄭風下上是冒皆取覆冒之義雖不言其制而其理為近何所纂三禮義疏中正義係曹引其說名玉曰瑁者言德能覆天下此猶近理而賈公彥曰見則覆之以齊瑞信公彥周禮考

工記玉人疏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又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云云前說出尚書大傳後說出孔安國書傳而定周官義疏存疑係下載此亦因其說之者多故未之發其實未足為據也時馬端臨遂增之曰有不同者即辨其偽馬端臨文獻通考王禮門引舜典下注云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冒有不同者即辨其偽乃沿孔穎達尚書疏之文夫諸侯既受圭於天子焉能有偽更託其傳以為有過者留之三年六年九年之說此不過竊孟子一不朝則貶其爵云云之語尚書大傳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

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則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云云端臨槩括其說又引程大昌演繁露舜典謂輯五瑞即此執圭而朝者輯者斂而上手天子也又謂班瑞於羣后即此復與其圭以歸者也第有過留之三年不見所出于嘉所謂留之三年六年九年者不過剿孟子緒餘而端臨以為大傳此言頗有理乃蒙識之尤者夫不朝是其罪也留圭而不許來朝復以六年三年為別其間有何罪乎真成讛語矣又王搢大圭祭天其圭長三尺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宋陸佃曰王執鎮圭以祀天以朝日以饗先王王十朋周禮詳說明王應電周禮傳並於朝日之下注云言朝日則郊天可知按考工記大圭

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康成注王所搢大圭也惟既曰搢又曰執未知一時並用與否宋林希逸考工記解曰搢一而又執一非專若所宜云云則古人亦許及搢圭之未使矣夫玉至三尺重物也古之帶最寬鬆不似今時帶之緊束搢重物於腰間必至落地反不成敬且天子祇雙手既搢大圭又執鎮圭以祭其於獻奠之際將何以行禮權付旁人持之更非所以式威儀也圭之說既明則瑁之形之制可想而知不過寓意覆冒天下而已然總以德為要德不能冒無其器實可

有其器適足增愧瑁之形制既不可考以冒圭首辨詐偽其說更不可信至取義於以德覆冒天下則古聖人精義不在乎制器而在乎慎德若有其德即不執瑁亦可若無其德雖日執四寸之玉對之適足增慚而已更有因圭首有邪有圓之殊而圖其形者諸圓瑁下圓刻邪刻之不同總或於以冒圭首之說公侯伯之圭有瑁以辨其偽而子男之鋒即無庸辨其偽孝且三等之圭共此一瑁雖有詐偽焉從而辨而璧徑五寸輪廓正圓又安能以四寸之瑁冒之況弁與有執瑞而無執瑁之文周禮春官典瑞亦不言瑁考工記玉人所載鎮圭以下十餘器與典瑞相合而獨惟言瑁之書後出亦殊不足信總之數千載之下必欲錄許討度數千載以上之物愈致膠輵柎鑿而已遂有瑁底圓鈌邪鈌之異實為入海算沙將何適從不值一噱矣眼著是說以杜千古之衝口

搢圭說

圭瑁之說既明則搢圭之說應繼盖搢者插也以大圭之重插於寬衣博帶之間必致落地前說已詳茲復閱考工記又有中必之說鄭康成以為約其中央乃傅會以繩繫之不令墮地之義耳即使約之腰間亦礙所謂周旋中禮之度也因命翰臣博稽唐宋以来之

制則自唐至明五代禮儀志皆有搢大圭執鎮圭之文五代之制因列書於後以備考夫唐宋明漢人也襲其漢儀且不必論至於金則我滿洲何必襲其謬且尚偏安亦覺僭矣元實蒙古將以其一統中華而謬為襲漢之舉耶然予總以為其事涉虛誣未必實有也何言之夫名以物徵物以實証唐宋金元遠矣明則本朝所繼統者郊祀重器不藏於內府則藏於太常猶憶乾隆初間曾命太常查舊庫物得蒼璧四黃琮一命貯之乾清宮至今存無所謂大圭鎮圭也遍查內庫亦無此二器然則明時皇帝所搢之執之者為何物耶以為流賊之亂被擄掠失之乎夫流賊賊也所重者金銀圭璧不值其擄掠且太常寺庫之舊璧琮具在而獨無大圭鎮圭亦其一証即果失之其器必在人間國朝百五十年太平天下其器早出世市當有人售之以為貢獻之物矣則知唐宋以来之禮志率出虛文無實事耳然

予之意更有所切要於是事者不可不明言
也唐宋明無論矣金元乃襲漢之謬且未必
實有其事則何為耶惟本朝獨無此事後世
迂儒必有議本朝之疏略者試讀此文則知
搢圭執圭之合禮與不合禮祀
天之在敬德與不在大圭及鎮圭矣且大圭
長至三尺（出周禮冬官考工記玉人）不易得也今臣和闐
乃易得唐宋金元明何以得之若謂必搢大
圭執鎮圭以申祀然後中禮獲

宥則本朝無是禮而
四朝繼繼九寓乂安擴宇拓疆中外臣服蒙
天貺為獨厚遠勝彼五代（謂唐宋金元明）斯亦薄海
所共知也是知總在敬德而不在器名不正
則言不順亦夫子之志也予之子孫其尚思
所以務實哉

周禮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康成讀必為
紳謂以組約其中央（按此祇言有組而不詳搢法）
唐開元禮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搢
大圭執鎮圭升壇搢鎮圭禮畢出中壝門
殿中監受鎮圭大圭（按唐書輿服志亦不詳搢圭用紳之制）
宋政和五禮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
外執大圭盥手搢大圭盥畢執大圭升壇
搢大圭執鎮圭至神位奠鎮圭執大圭俛
伏興又搢大圭詣太祖神位執大圭宋史
輿服志仿大圭中必之制製約圭繅藉搢
之紳帶之間政和二年宦者譚稹獻古元
圭長尺二寸中一小好可容指為受組之

地（按此亦圭中有好穿組搢之紳帶之間）
大金集禮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執
大圭盥手搢大圭盥訖執大圭至壇上搢
大圭執鎮圭至座跪奠鎮圭訖執大圭進
玉幣搢大圭奠訖執大圭還次釋大圭又
進饌搢大圭者四（按此不言搢法）
元史祭祀志祀昊天上帝皇帝至西壝門
外執大圭就小次釋圭出次執大圭盥手
搢大圭盥訖執大圭至壇上搢大圭執鎮

圭至神位奠鎭圭首訖執大圭還次釋大
圭又進饌搢大圭者四（按此亦不言搢法）
明史禮志郊祀皇帝搢圭者六一盥手二
上香奠玉帛三奠俎四滌爵五上香奠爵
六飮福受胙輿服志玉圭長一尺二寸剡
其上刻山四以象四鎭之山以黃綺約其
下以囊緇之（按此無大圭鎭圭之分其搢圭用象）

御製文三集卷之四

說

反蘇軾超然臺記說

蘇東坡超然臺記千古奇文也而予反其意其亦有說乎盖此記之語以遊於物之外爲最要而予政以此語爲未臻夫天地大矣而人立乎其間以配之人之在天地之間大而言不啻恒河之一沙小而言不啻太倉之一粟然人能配天地者豈不以一心乎而一心之在一身又不啻一沙一粟矣夫此一心在内乎在外乎遊於物之外者目而已目更心之所使孟子所謂萬物備於我非備於身乃備於心且遊於物外者物以萬稱豈能一一窮其理天地亦物也孰能遊其外乎況内本也外末也遊其外不遊其内是捨本而逐末捨本逐末爭民施奪其爲物有以益之（用蘇軾記中語）不已甚乎故予以爲應遊於物之内者謂遊於心也天地我心萬物亦我心也心一而

已矣無殊無同無人無我而要之亦無所謂遊夫如是則天地萬物一氣一理又何用其放意肆志無所往而不樂哉六齡讀大學稍識正心之本長而見東坡此篇喜其識高而詞雄玆耄耋矣乃悟雄高之無用不如求正心之本以會天地萬物爲一體勤學七十年然後爲反東坡此篇之文以待後之勤學者反予此篇之文也

復古說

予近作圭瑁及搢圭之說亦既申論史家謬傳之不足信與古之不易復矣然圭瑁不過禮器之一端無關國之大政與禮之要義也禮之一端不易復古無所恭繫若夫大政要義葢關天理民生之正道實不可復古者今雖無思復古之人恐後之迂而泥古者陷於耳食口傳之弊尚有思復之說故爲是論以明之

夫所謂國之大政者井田封建及公尸之說是也井田之說董仲舒已知其難封建之說柳宗元論之最悉且自秦漢至今卒無行者其或行之無不立敗見漢與明玆不贅論若夫公尸之說最爲失義非正道自周末已不行徒以其類於孝竟無人敢議及而朱子方以爲氣與質合散者復聚乃爲教之至彼明理之人也亦爲是謬論問彼曾行之乎否乎況以已之子爲父尸而拜之斯爲顛倒彝倫之甚與兒戲何異且其子爲三四歲無知識者耶

若以衣冠而坐之位彼且哭泣跳仆不成儀矣爲七八歲略有知識者耶善性者必不自安惡性者將嬉戲恣食或以其父爲宜拜已者有之將不用其子乎則其弟其姪非其父之子之孫乎設以遠族叔伯之子孫用之則益遠矣與氣脉相屬有何關涉然此尚以一家言之若夫宗廟昭穆之序不止一人將何以行之止爲一室立尸乎抑各室皆爲之立尸乎扞格不通有所必然而大小雅公尸皇

尸竟公然以爲宗廟大典不誠可笑乎夫此猶託於氣脉相關之說而曲禮蓋已知其不可行遂曲爲卜筮之說曲禮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鄭康成注尸者尊者之處爲其失子道則尸卜筮無父者孔穎達疏尸代尊者人子不爲尸也是曲禮亦知其不可行而鄭康成乃曲爲卜筮無父之說卒皆遵敘況古亦正理耳大族人多尚可小族人少將何以行之至白虎通竟云周公祭太山用名公石渠論謂周公祭天用太公此誠讖語不已褻瀆神明而誣周公大失禮乎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曾言尸也夫此褻瀆

大失禮之事而以訛傳訛傳會辯論不已載之經史傳之千古而總無實據乃後人無敢言其非者豈不以其謬託於孝乎孝詎可以僞爲哉漢之賈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明理之人善於論古而皆未言及此余而不言實自歉爲不讀書不明理矣遂不顧橫去聲議敘而論之

像設說

公尸之非禮既明則像設可以申其說焉至詩稱公尸嘉告鄭箋一以爲公尸以善言告之是謂言出於公尸矣詩大雅旣醉篇公尸嘉告鄭箋公尸以善言告之是謂□皆當爲公尸之言公尸以少者爲之則其言不能自爲故款之言盡不成事一以爲公尸嘉告謂嘏辭也似又出於祝史孔穎達註云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爲嘏辭也此即楚茨詩工祝致告鄭箋所謂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之說也二語皆出於鄭已自相矛盾然既明尸之非禮則其嘉告乃緒餘可以弗論茲特論像設之義云

像設之義余以爲賢於公尸何言之蓋像者

金木土皆可爲之金木土則無知者也公尸者以人爲之人則有知者也以有知肖有知彼亦一知也此亦一知也如水之與火其能合一乎以無知肖有知則其所祭有知之靈或附於無知之像設而享其祭尚可謂之求於慌惚思慕僾聞愾見耳然總不如神板書位之爲得正相傳像設之說謂始於離騷楚辭章句宋玉招魂云像設君室王逸註爲君造設第室法像此不然也孔子觀明堂見堯舜桀紂之象或謂出於家語之

傅會越句踐以金鑄范蠡則實出於宋玉之前也(自離騷有像設君室之文後人遂謂設像始於戰國時其言未足爲據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以與后稷廟堂三緘之金人相類焉殆諸儒謂家語一書乃王肅傳會而成固難盡信然吳越春秋紀越王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國語亦云越王命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是爲確鑿可據則設像春秋時已有之不始於戰國也)諸家入主出奴各是其是之說祇可以理度之而不可以奇信之若夫國學

孔子之神位書板自合

聖人之正道而

閭里之塑像亦所謂有其舉之不可廢(孔子設像始自漢文翁石室唐開元後乃有塑像雖不如開元釋奠禮臨時設位之得正然朱子答錢子言白鹿洞塑像書但辨席地趺坐亦不言塑像之非今國學 孔子位設神牌而閭里之有塑像亦推有舉不廢云爾)然亦頗合吾所謂以無知肖有知之義或致憑依受享乎是爲說

卜筮說

圭瓚封建井田以及公尸像設之說既陳則卜筮亦有類於是者不可不中其義而爲之說夫以上六事余可以直指其非理不可行而卜筮則古聖人所以幽贊尚占開物成務之爲奚敢輕措之辭然而古今異宜能行與不能行亦不可以不辨何則今之時非古之時今之人非古之人也洪範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蓋古時必有習卜筮者讀其書通其法今其書其法何在而讀而通之者又何在且讀之通之之中尚當擇而建立之其亦

難矣夫所謂擇者必擇其明通公溥無適無莫之人使其卜以靈龜筮以神蓍然後能通天地愜鬼神定吉凶居今之世能得向之所謂乎如漢之京房唐之李淳風宋之邵雍明之劉基或類其人矣而閒(去聲)世一出且無靈龜與神蓍安可以卜筮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其間有疑焉以有疑定問疑(謂問所疑之事也)原無一準故余不敢云古聖人卜筮之說爲無而實謂今之無卜筮之人與其罷(謂靈龜神

著則亦可無卜筮之事也且舜之命禹曰卜不習吉可知古之時已有不用者矣至於盤庚之卜稽大誥之卜陳所謂世治聽人世亂聽神神道設教以安衆志耳豈如大舜之志先定而詢僉同哉且國家大事動資卜筮以定吉凶則言吉凶者紛至將何適從豈不同待議論定而敵兵早過河乎即如去歲廓爾喀賊匪侵擾至後藏扎什倫布有濟仲喇嘛羅卜藏丹巴者於吉祥天母前占卜妄稱不可與賊打仗以致衆心搖惑牙將派出諸寨賊匪之吞喇嘛番衆全行撤散於是賊匪毫無畏忌遂至廟中搶掠金銀供器及塔上鑲嵌松石珊瑚等物因令將軍查明後即將羅卜藏丹巴剝黃正法既令衆番知予保護黃教若遇教中敗類亦必明正典刑不似元季之過於崇奉轉成虐政亦以示占卜一道適足惑亂衆心不可不加懲誡耳兹故明言卜

筮不能行於今而以大舜不習吉之言為準然舜豈無所本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具此德則通天地愜神明動罔不吉又何卜筮之足藉乎

近作數篇似有意與古論異然胥非新奇可喜之言而皆平易據理之論聊附書之以待後世通儒之究正耳

喇嘛說

佛法始自天竺即厄納特珂克部其地曰痕都斯坦東流而至西番即唐古忒部其地曰三藏其番僧又相傳稱為喇嘛喇嘛之字漢書不載元明史中或訛書為剌馬陶宗儀輟耕錄載元時稱帝師為剌下同作註毛奇齡明武宗外紀又作剌麻音殊誤書對音故其字不同予細思其義蓋西番語謂上曰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即漢語稱僧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稱黃教蓋自西番高僧帕

克巴舊作八思巴始盛於元沿及於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元世祖初封帕克巴為國師後復封為大寶法王並事之曰帝師明時又有丹巴者亦封帝師其封國師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國師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至永樂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外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間益不可勝紀我朝惟康熙年間祇封一章嘉國師相襲至今我朝雖興黃教而並無加崇帝師封號者惟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土克圖為灌頂國師示寂後雍正十二年仍照前報號為國師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號不過沿元明之舊換其報勅耳黃教之興始於明番僧宗喀巴生於永樂十五

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羅倫嘉穆錯世以化身掌黃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錯三世曰索諾木嘉穆錯即明時所稱活佛鎖南堅錯也四世曰雲丹嘉穆錯五世曰阿旺羅卜藏嘉穆錯我朝崇德七年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遣貢方物八年賜書達賴喇嘛及班禪呼土克圖並仍沿元明舊號及定鼎後始頒給勅印命統領中外黃教焉

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

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問如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

專席於坐隅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怙勢恣睢氣燄薰灼為害四方不可勝言甚至強市民物搒掠留守與王妃爭道拉毆墮車皆釋不問並有民毆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斷舌之律若我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

其呼土克圖之相襲乃以僧家無子授之徒與子何異故必覓一聰慧有福相者俾為呼必勒罕

即華言轉世化生人之義

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此亦無可如何中之權巧方便耳其來已久不可殫述孰意近世其風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

則與世襲爵祿何異予意以為大不然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土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從前達賴喇嘛示寂後轉生為呼必勒罕一世在後藏之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後藏大那特多爾濟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對龍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寨地方六世在裡塘地方現在之七世達賴喇嘛在後藏托卜扎勒拉里岡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況一族乎自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爾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圖皆以兄弟叔姪姻婭遞相傳襲以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親族幾與封爵世職無異即蒙古內外各扎薩

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近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內料世化生者即如錫呼圖呼土克圖即係喀爾喀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叔達克巴呼土克圖即係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子諾尹綽爾濟呼土克圖即係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塔卜諾們汗扎木巴勒多爾濟之呼必勒罕即係圖舍圖汗車登多爾濟之子似此難以枚舉又從前哲布尊巴丹呼土克圖圓寂後因圖舍圖汗之福晉有娠眾即指以為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圖之呼必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更屬可笑蒙古資為話柄以致物議沸騰不能識心皈信甚至紅帽喇嘛沙瑪爾巴垂涎扎什倫布財産自謂與前輩班禪額爾德尼及仲巴呼土克圖同係弟兄皆屬有分唆使廓爾喀滋擾邊界搶掠後藏今雖大振兵威廓爾喀畏憚降順闡商請命若不為之剔除積弊將來私相授受必致黃教不能振興蒙古番

很猜疑戰視成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隨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誦經將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書簽貯於由京發去之金奔巴瓶內對佛念經令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同駐藏大臣公同簽掣一人定為呼必勒罕雖不能盡除其弊而較之從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間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將所報呼必勒罕之名貯於雍和宮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內理藩院堂官會同掌印之扎薩克達喇嘛等公同簽掣或得真傳以息紛競去歲廓爾喀之聽沙瑪爾巴之語劫掠藏地已其明驗雖興兵進勦彼即畏罪請降藏地以安然轉生之呼必勒罕出於一族是乃為私佛

豈有私故不可不禁茲予製一金瓶送往西藏於凡轉世之呼必勒罕衆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掣籤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後可予若不習番經不能為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為過興黃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且後藏煽亂之喇嘛即正以法上年廓爾喀侵掠後藏時仲巴呼土克圖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濟仲扎蒼等遂托占詞為不可守以致衆喇嘛紛紛逃散於是賊匪始敢肆行搶掠因即今將為首之濟仲拏至前藏對衆剃黃正法其餘孔蒼及仲巴呼圖克圖等俱拏解至京治罪安猶較元朝之於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服致使妨害國政況敢執之以法乎若我朝雖護衛黃教正合於王制所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裁衆亂法者仍以王法治之與內地齊民無異誅間自悔克巳剿教以來歷元明至今五百年幾見有將大喇嘛剃黃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後世豈能以予過興黃教為譏議乎元朝曾有是乎蓋舉大事者必有其時與其會而更在乎公與明時會至而無公與明以斷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斷而非其

時與會亦望洋而不能成茲之降廓爾喀定呼必勒罕適逢時會不動聲色以成之去轉生一族之私合內外蒙古之願當老近歸政之年復成此事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予幸在茲予敬益在茲矣

十全老人之寶說

十全記既成因選和闐玉鐫十全老人之寶並為說曰十全本以紀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實則不啻此也何言之武功不過為君之一

事幸賴

天佑劼劬蒇局未加一賦而賦乃蠲四弗勞一民而民收無萬（今收伊犂及回疆戶口豈止數千萬）祇或免窮黷之譏耳若夫老人之十全則尚未全也蓋君人之職豈止武功一事哉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官者何職之謂也君之職不能盡言況敢云盡其職乎未盡其職則十全老人之實不亦涉自欺與誇而增慚愧乎然老人之十全實更有奢望不敢必以敬待

天佑者十全之武功誠叨

天佑矣則十全之盡君職或亦可以希

天佑乎夫適百里者半九十里予今三年歸政之全人不啻半九十而且如三十年之久矣是以逮七十而繫猶日孜孜以為箴至八十而繫自強不息以為勉則此可必不可必三年中敢不益勵宵衣旰食之勤益切敬

天愛民之念虔俟

昊貺或允臻十全之境視三年誠如三十年之遠幸何如之企何如之惕何如之是為說

御製文三集卷之五

諭

命諸皇子及樂部大臣定詩經全部樂譜諭

朕向披閱明朱載堉樂律全書所載樂譜內填注五六工尺上等字並未兼注宮商角徵羽而於雅頌烝民思文諸詩以時俗豆葉黃等牌名小令分譜未免援古而入於俗又所著琴譜一絃之內用正應和同四聲長至十

六彈不勝其冗而一音之中已有抑揚高下是徒滋繁縟而近於靡曼有類時曲曾經降旨交樂部皇六子永瑢及德保鄒奕孝等將朱載堉樂律全書內疎漏歧誤之處詳晰訂正分列各條載於本書提要之後以垂永久而貽雅正因思詩三百篇皆可歌詠者也魏晉時尚有文王鹿鳴等四章但未著宮調學者茫然不知耳而朱載堉詩譜又固執周詩不用商聲之說以角調譜國風徵調譜小雅宮調譜大雅羽調譜周頌而專以商調譜商頌夫商調乃宮商之商非夏商之商也此其穿鑿拘墟不待辨而自明豈足與言五音述三百哉且古樂皆主一字一音虞書依永和聲雖有清濁長短之節合之五聲六律祇於一句之數字內分抑揚高下不得於一字一音之內叅以曼聲後世古法漸湮取悅聽者之耳多有一字而曼引至數聲此乃時俗伶優所為正古人所譏煩手之音未足與言樂

也從前朕親定中和韶樂細繹
皇祖欽定律呂正義考訂精審皆主一字一音實為古樂正聲永當遵守現在朝會大典鐘虡鏗鏘備極莊雅朕前於經筵之典令歌抑戒之詩於瓊林鷹揚兩宴令歌棫樸干城之詩皆親為指定而三百篇全詩三代而後未有全行譜定者朱載堉所譜又復襍以俗調或自行杜撰不可為訓所當詳加訂正叶之宮商俾操縵安絃之士皆得矢詩遂歌更

足以昭復古著派皇子等會同樂部大臣悉
心精核其詩篇內應用某宮某調者俱着詳
審文義定爲某宮調仍於各譜駢注七音字
樣彙成一書俾四始六義之文皆可歌詠分
刌節度悉符正始元音庶幾考古而益進於
古以副朕條理集成引俗入古至意將來書
成時即名之曰詩經樂譜全書並將此旨弁
於簡端亦不必重爲之序矣特諭

乾隆五十五年八十壽辰普免天下錢

糧諭

朕賴
昊蒼眷佑既逾古稀欣開八袠幸得小康時
懷大惕自乾隆十年以迄四十二年特布恩
綸普免天下錢糧業經三次矣今歲屆朕八
旬壽辰仰荷
天
祖貽庥率土稱慶以至梯航重譯祝嘏來庭
從古史牒實所罕覯是宜廣宣湛闓敷錫兆
民用叶崇禧荅
嘉貺着將乾隆五十五年各直省應徵錢糧
通行蠲免其如何按年輪蠲之處着大學士
會同戶部即速核奏遵行

通飭各省督撫學政嚴禁坊刻經書刪
本諭

山東學政翁方綱奏其科試情形稱考試士
子經解默經時却於坊間所刪經題內出題
其有未讀全經者概不錄取等語閱之不解

何謂夫孔子刪詩書之後更有誰敢刪者問
之習場屋者乃知近有刪其不祥諱用之語
以爲入場考題之捷徑怪哉士習之日下一
至此乎夫不祥諱用語句不便出題迴後世
過於迴避之陋習朕所不取茲公然竟有刪
去者豈不可鄙是亦學術式微之一證也爲
學政者應令承學之士全讀經義身體而力
行之茲翁方綱明知坊間刪經之不可而不
能去不過調停其間且相沿陋習形之奏章

將定為例乎則朕為不讀書之人矣著傳旨申飭山東一省如此各省當亦所不免而各省督撫學臣知而不言則更方綱之不如矣朕甚愧之著通諭各省督撫學政務須實心查察嚴禁坊間刪本以正士習俾各通經以振文風毋負訓迪之意特諭

命普免六十年各省應徵漕糧諭

粵予御天下五十有九年仰蒙昊蒼眷佑

列聖貽庥薄海昇平梯航向化重熙累洽惟日孜孜無時不以敬天勤民為念行慶施惠錫祜延禧普免漕糧者二地丁錢糧者四偶遇水旱偏祲隨時蠲租賜復賑貸兼施不下帑金數千萬所以涵養生息予愛黎元亹亹於茲明歲正屆六十年稽諸史冊前代帝王享國長久者未可多得即有一二或係沖齡踐阼用能多歷年所其春秋二十有五始踐位逮今八旬開四康強逢吉五代同堂似予者蓋少是皆上蒙昊貺駢蕃克膺備福感荷之餘彌深兢業昨經欽天監推算六十年元旦日食上元月食古來史傳所載有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之說固因上天垂象理宜修省其實君人之道於德刑二事平日本宜刻深兢勵亦何待日月薄蝕始懷寅戒之心應天以實不以文與其託諸空言寧若見諸行事之實修德莫大於愛民

若再數恩澤加惠閭閻俾海寓子民共臻樂利則所為修德孰大於是所有六十年各省應徵漕糧著再加恩普免一次其應如何分年輪免之處仍著該部核議具奏至以修刑而論則停免勾到即所以恤刑但赦非善政利於宵小而不利於善良昔人即有此論明年係六十年國慶後歲丙辰為嗣皇帝即位元年俱應錫慶施仁矜恤刑獄若今年停勾則三年連緩莠民恃有寬政作奸犯科者無

所儆畏轉非辟以止辟之意是以本年仍照
舊例到明年元旦著照五十一年之例不御
殿不受朝賀是日午後向有諸王暨皇子皇
孫內庭家讌之例五十一年元旦日食復圓
後曾經舉行明歲雖係六十年周甲年分所
有內庭家讌亦著一併停止朕於是日亦不
御禮服照每年例恭詣
奉先殿
堂子及

先師各等處依舊行禮過日食時換常服以
示寅恭而寓脩省日月薄蝕躔度本屬有定
數千百年後皆可推算而得所謂千歲之日
至可坐而致但元旦上元適值日月虧蝕究
為
昊穹示儆之象幸
天恩垂佑適在明歲為朕即位周甲告成之
年自應祗承無斁設在丙辰正月為嗣皇帝
即位之元年於吉祥盛事轉為未慊是即日
月薄蝕一事而
上天之篤祜藐躬以貽我子孫萬年無疆之
庥者至優至厚朕惟有益感
天恩倍深乾惕又明年乙卯為朕臨御六十
年本欲於萬壽節前由熱河回京受賀今春
因中外臣工懇請舉行慶典適以上冬雪澤
未獲優霑春間又復缺雨業經降旨宣諭令
將明年慶典停止舉行若仍照庚戌年八旬
之例於萬壽前回京則王公外藩以及大小

臣工等必又再四懇請舉行慶典則似今春
所降諭旨轉為不誠是以明年仍定於熱河
駐蹕過萬壽後再行回鑾俟至丙辰正月歸
政嗣皇帝以符正月上日受終文祖之義彼
時備儀授受盛典光昭嗣皇帝率領臣民以
天下養介禧祝嘏慶洽數天尤為千古罕覯
盛事實我大清億萬載無疆之福也
上丁親詣
文廟釋奠諭

朕自臨御以來恭遇
郊
廟大祀無弗祗肅躬親卽
中祀之禮亦多親詣舉行嗣因年屆八旬曾
經降旨所有
中祀典禮如
先農朝日夕月等壇俱於八旬前兩年內以
次親祭一周原因年壽日高恐筋力或有不
逮是以

中祀之禮於五十五年以後不復親行今思
先師孔子道集大成師表萬世朕自沖齡服
膺
聖教久而無倦凡行政典學悉皆得自心傳
況丙辰年卽係歸政之期本年爲朕御極六
十年二月上丁允宜展禮
宮牆用申企慕此次
文廟釋奠朕親詣行禮以昭崇儒重道之誠
其應行典禮著該衙門照例預備

釋奠禮成廣各直省入學額諭

朕臨御今六十年於二月上丁親詣
文廟釋奠禮成並閱視辟雍新刊石經瞻仰
宮牆彌深景慕自惟沖齡肄學服膺
聖教迄今八袠開五猶日孜孜誨學無倦舉
凡行政念典悉皆虔奉心傳今晨辟雍展敬
祗肅躬親風日暄和典禮咸備景仰之誠
先師靈爽式憑自必默垂鑒佑當兹郅運增
隆慶臻耆壽莫非仰邀

錫貺允宜施恩黌序嘉惠士林以光盛典所
有各直省歲試入學名數著交該部查照向
例分別廣額其太學肄業諸生並加恩免其
坐監一月用示重道崇儒壽世作人至意

普免嘉慶元年各直省地丁錢糧諭

朕自臨御以來勤求民隱日有孜孜惟期藏
富於民家給人足仰荷
昊蒼眷佑
列聖貽庥寰寓昇平重熙累洽行慶施惠闓

澤頒加節經普免天下漕糧三次地丁錢糧四次其餘遇有偏災隨時蠲賑不下千億萬兩近將各省積欠錢糧概行蠲免又復數千餘萬兩所以子惠元元休養生息者至周且渥今朕紀年慶符周甲丙辰元旦舉行歸政典禮爲嗣皇帝登極初元大廷授受篤祜延釐實爲千古吉祥盛事允宜廣沛恩綸俾薄海羣黎共霑湛愷本於新正傳位後降旨但思二月間即屬開徵之期恐遠省接奉稍遲

著將嘉慶元年各直省應徵地丁錢糧通行蠲免以示朕與嗣皇帝愛育閭閻錫恩至意其如何按年輪免之處該部查照向例核議具奏施行

再舉千叟宴諭

我國家重熙累洽景運昌明綏萬屢豐中外禔福所以涵濡休養咸登仁壽者實爲史冊所罕覯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沖齡踐阼統馭寰區仁漸義摩煕煕皞皞康熙年間曾舉行千叟宴與

天下臣民躋壽寓而迓蕃禧爲千載一時之嘉會朕誕膺丕緒敬紹鴻圖夙夜孜孜勤求治理仰賴

昊蒼篤佑

烈祖貽庥海宇乂安人民樂利曾於乾隆五十年乙巳恭照

皇祖千叟宴舉行盛典迄今已逾十年逢吉康強精神純固明歲丙辰紀元周甲躬舉授

受上儀尤屬曠古所未有天下臣民歌詠太平期頤衍慶者此十年内又不知凡幾允宜再啟耆筵以紀重光之盛著於明年正月初吉再舉千叟宴盛典惟是前次乙巳壽七旬有五是以六十歲以上者俱令預宴明年朕壽八旬開六若仍照前次六十以上即准入宴年齒皆如兒輩長幼懸殊轉爲未協此次應自七十歲以上准其入宴用示朕介景延祺申錫無疆至意

允皇太子率王公大臣等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備內廷頒賜諭

皇太子率同王大臣等具奏恭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以備內廷頒賞之用覧奏具見悃忱朕登極初年默禱

昊慈事言之屢矣不復贅言明歲丙辰改稱嘉慶元年舉行歸政之禮茲皇太子及王大臣以朕歸政改元為曠古未有之盛典雖現在頒朔以嘉慶紀年而宮廷之內若亦一體

循用新朔於心實有未安特進獻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臚詞籲請出於至誠朕亦俯從所請用備頒賞內廷皇子皇孫及曾元輩並親近王大臣等俾得遂其愛戴之忱其分頒各直省外藩可以不必竟當用嘉慶元年時憲書以符定制因思來歲歸政朕為太上皇帝歷稽前典有上尊號之文殊屬無謂太上皇帝非若太皇太后皇太后因母儀而崇上徽稱者可比況朕御極六十年來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及拓土開疆諸實政彰彰可考又何藉聖神文武文字虛示尊崇且以臣子而稱揚君父本屬後世沿用虛文於禮原未盡協我

聖祖仁皇帝平定三藩及恭遇

慶節從前臣工等屢有以上尊號為請者

聖祖皆却而弗許

訓諭煌煌實可為萬世法今朕特預降此旨

將上尊號一事停止即朕效法

皇祖之心亦即御極初年齋心默禱不敢上同

皇祖紀年之初念也嗣皇帝及臣工當恪遵朕諭不必復有瀆請朕惟敬祈

昊貺精神純固康強逢吉嗣皇帝秉承指示克肩負荷海宇熙和治臻上理此即國家吉祥盛事況太上皇帝稱號已極尊崇嗣皇帝躬率臣民以天下養尤為古今郅隆盛軌又

何必徒尚繁文務為虛美耶從前太廟尊謚列朝冊寶乃隨時鐫造玉之色質長短本未能一律壬寅歲特命精選和闐良玉裝製五朝冊寶全分以奉太廟而將舊奉之冊寶命恭送盛京太廟尊藏又將來鐫冊寶各分親加釐擇凡玉色與太廟相同者定為廟字號以備後來朝廷祔廟鐫用其色質不同者為喜字號以備國家慶典鐫用並申諭內府大臣敬謹藏弆若所用玉新少致衙門應奏明取用永以為定制至朕歸政後應用喜字號玉寶鐫刻太上皇帝之寶玉冊即將近朕製十全老人之寶說鐫刻作為太上皇帝寶冊以彰熙朝盛瑞將來嗣皇帝亦能如朕之

緜承
天眷壽屆期頤再舉上儀一切典禮皆可敬謹遵循實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也將此
通諭中外知之

御製文三集卷之六

諭

紀元周甲建立皇太子以明年元日授寶為嘉慶元年諭

朕寅紹丕基撫綏方夏踐阼之初即焚香默
禱
上天若蒙
昊眷俾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
上同

皇祖紀元六十一載之數其時亦未計及壽登八旬有六也自臨御以來仰荷
昊蒼垂佑
列聖貽庥寰海昇平重熙累洽御宇之年慶週甲子敬念維
天維
祖宗所以付託在予者至重且鉅於繼體授受之際曷敢不倍切兢兢朕前此不即立儲之由節經頒發諭旨反覆申明蓋以歷觀史

冊三代而下由漢迄明儲貳一建其弊百端
前鑒具在我朝
太祖
太宗
世祖俱未預立儲位惟
聖祖仁皇帝曾以嫡立理密親王為皇太子
後竟為宵小誘惑兼患瘋疾不克祇承其時
大臣中曾有以國本應行建立陳請者仰蒙
皇祖聖裁獨斷
訓諭特頒不復冊立迨傳位
皇考十三年勵精圖治內外肅清雍正元年
皇考即親書朕名貯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
額之上又另書密緘常以自隨朕纘紹洪業
六十年間景運龐洪版圖式廓十全紀績五
代同堂積慶駢蕃實為史冊所罕覯此皆仰
賴
皇祖
皇考貽謀燕翼用能啓佑後人綏茲多福朕

欽承
家法踐阼後亦何嘗不欲立嫡以皇次子為
孝賢皇后所生曾書其名遵
皇考之例貯於正大光明匾上不意其早年
無祿不能承受曾同大臣等啓緘閱看贈為
端慧皇太子此中外所共知者嗣於癸巳年
冬至
南郊大祀敬以所定嗣位皇子之名禱於
上帝並默禱所定嗣位皇子倘不克負荷請
降之罰俾臣得另簡元良以為宗祏延遠無
疆之福又於盛京恭謁
祖陵時敬告
太祖
太宗在天之靈是朕雖不明立儲嗣而於宗
祏大計實早為籌定特不效前代之務虛文
而貽後患耳夫建儲一事三代以後建立嫡
嗣儲制相沿具載史冊若以此等歷代踵行
名正言順之事為非則朕亦非讀書稽古之

入矣設名分未定或致如前史夜半宮中出
片紙之語其弊更不可言方今紀綱肅清宮
府一體歷代權奸婦寺諸秕政絕無其事斷
不致因儲位未早宣示致滋他慮我子孫果
能效法
祖宗及朕之敬
天勤民勅幾親政即不明詔立儲實可萬年
無弊然此言即朕自問亦不敢自以為是千
萬世後必有以為非者且令其平心觀我
祖宗及朕所行與國家之得實益政治之享
太平與否可耳朕誕膺大寶今六十年矣迴
念踐阼時默禱
上帝之語幷追憶朕年五旬後曾於
聖母皇太后前奏及歸政之事彼時蒙
聖母諄諭以朕躬膺付託之重天下臣民所
繫望即至六十年亦不當傳位自逸次晨朕
即以
聖母所諭默奏

上帝若能常奉
慈寧壽躋頤慶朕亦何敢復執前願乃自丁
酉年以來所願既虛於是仍冀得符初志茲
天恩申錫竟獲週甲紀元壽躋八旬開五精
神康健不至倦勤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
外藩屬國實皆不願朕即歸政但
天聽惟聰朕志先定難以勉順羣情茲以十
月朔日頒朔用是諏吉於九月初三吉日御
門理事名皇子皇孫王公大臣等將癸巳年
所定密緘嗣位皇子之名公同閱看立皇十
五子嘉親王　為皇太子用昭付託定制
孟冬朔頒發時憲書其以明年丙辰為嗣皇
帝嘉慶元年俟朕長至齋戒後皇太子即移
居毓慶宮以定儲位皇太子生母令懿皇貴
妃著贈為孝儀皇后升祔
奉先殿列於孝賢皇后之次其應行典禮該
衙門查照定例具奏皇太子名上一字改書
顒字其餘兄弟及近支宗室一輩以及內外

章疏皆書本字之永不宜更改其皇子王公
臣下之名清書缺寫一點以示音同字異而
便臨文至朕仰承
昊眷康強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卽一日不敢
懈弛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
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
朝夕敬聆訓諭將來知所秉承不致錯失豈
非國家之大慶至
郊壇

宗
社諸祀朕年當望九於登降拜跪儀節恐精
力稍有未充不足以將誠敬自應嗣皇帝親
詣行禮部院衙門並各省具題章疏及引見
文武官員尋常事件俱應嗣皇帝一同披閱
效朕所為以副天下臣民之望所有冊立皇
太子典禮一切虛文俱不必舉行其明年歸
政一切典禮儀文著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
門敬謹條議以聞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訓

命歸政後諸皇子孫曾元輩仍在尚書
房讀書及應用冠服訓

我國家重熙累洽
列聖相承敬
天愛民海內昇平梯航向化朕春秋二十有
五御極踐阼初卽拈香叩祈
天恩設能如
聖祖仁皇帝之享祚綿長仰邀

昊眷克繩
祖武壽祚延洪享國六十年卽當歸政不敢
更冀有所過算今荷
天恩篤佑八旬開五康彊逢吉五代同堂撫
御寰區卒周甲子明歲丙辰卽屆歸政之期
大廷授受景運增隆實為史冊罕覯惟念諸
皇子皇孫以及曾元於子皇帝嗣位以後一
切章服儀制例有一定等差不可僭越但朕
為太上皇帝而皇子皇孫不能照諸皇子皇

孫之例遂與宗室等倫於親親之誼似有未協著於明年歸政後所有諸皇子皇孫以及曾孫元孫仍在尚書房讀書應用冠服韁纓等項俱著仍照現在之例不必更改朕年登九秩即可得六世來孫亦當視元孫一例豈不更為千古未有之吉祥盛事我子子孫孫纘膺統緒倘亦能如朕之享國綿長舉行歸政典禮為太上皇者其皇子皇孫等亦如今日朕加恩曾元輩之服物禮秩照此永以為

法光昭奕禩衍慶徵祥實我大清億萬斯年之福若無太上皇之稱則當照國家宗室舊例不可僭越有紊成憲用是特頒訓諭交尚書房敬謹存記俾我世世子孫知所稟承以示惇睦而昭法守

申示皇太子及內外王公大臣等弗允

請緩歸政訓

皇太子及王貝勒貝子公暨內外文武大臣蒙古王公等各具摺籲請俯順羣情俟朕壽躋期頤再舉行歸政典禮朕遂加披閱見其情詞懇款實皆出於至誠敬念維

天維

祖宗所以付託在予者至重且鉅臨御以來

仰荷

眷佑海宇乂安康彊逢吉勤求治理惟日孜孜朕亦何敢稍存自暇自逸之念惟是朕紹承大統踐阼之初即焚香默禱

上天若蒙

昊蒼垂佑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

皇祖紀元六十以次增載之數且實未計及歸政之年朕壽當八旬有六也迨五旬後甫經念及歲月舒長倍深兢業初不敢以此自必茲幸

天恩申錫竟獲週甲紀元壽躋八旬開五始願克償此皆仰荷

上天篤祜

列祖貽厥躬舉授受上儀實爲曠古所未有
用是特降詔諭冊立皇太子於丙辰年改元
歸政令皇太子及宗室蒙古王公內外大臣
以朕八旬行袠以來精神純固仍請躬攬庶
政皇太子及臣工等日侍禁廷渥承恩眷臚
誠籲懇愛戴依戀朕未嘗不深鑒其誠悃即
天下臣民外藩屬國飲和食德久沐涵濡實
皆不願朕即歸政但朕齋心默禱之意精誠
孚格久荷

昊慈垂鑒歷數十年如一日今若因羣情依
戀勉遂所請則朕初心焚香告
天之語轉爲不誠是實難以聽許毋庸再行
瀆請況朕仰承
天眷純固有常一日不致倦勤即一日不敢
懈弛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
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勅幾體健躬親指
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諭可以知所秉承不
致錯失而大小臣工恪恭盡職亦可謹凜遵
循迨朕壽臻頤慶之後優游無爲豈不更爲
亘古未有之盛事將來嗣皇帝紹膺大統若
能如朕之敬
天愛民勵精圖治景祚綿長上躋耆壽亦如
朕之舉行歸政明彰典禮大廷授受尤爲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庥此則朕所至願也

記

重葺盧溝橋記

文有視若同而義則殊者不可不覈其義而辨之也余既覈歸順歸降之殊於土爾扈特之記辨之矣若今盧溝橋之重脩重葺之異亦有不可不覈其義而辨之者葢今之盧溝橋實重葺非重脩也夫脩者傾圮已甚自其基以造於極莫不整飭之厥費大至於葺則

不過補偏苦弊而已厥費小夫盧溝橋體大矣未脩之年亦久矣而謂之葺補費小者何則實有故葢盧溝橋建於金明昌年間自元迄明以至國朝葢幾經葺之矣自雍正十年逮今又將六十年帝京都會往來車馬雜遝石面不能不弊壞行旅以為艱而橋之洞門間聞有鼓裂所謂綱兜者請下垂也司事之人有欲拆其洞門而改築者以為非此不能堅固爰命先拆去石面以觀其洞門之堅固

與否既拆石面則洞門之形畢露石工鱗砌錮以鐵釘堅固莫比雖欲拆而改築實不易拆且既拆亦必不能如其舊之堅固也因祇今重葺新石面復舊觀而橋之東西兩陲接平地者命取坡就長以便重車之行不致陡然顛仆以搖震洞門之石工而已朕因是思之渾流巨浪勢不可當是橋經數百年而不動非古人用意精而建基固則此橋必不能至今存然非拆其表而觀其裏亦不能知古

人措意之精用工之細如是其亟也夫以屹如石壁之工拆而重築既費人力又毀成功何如仍舊貫乎則知自前明以及我朝皆重葺橋面而已非重脩橋身也即康熙戊申所稱水囓橋之東北而圮者亦謂橋東北陲之石隄而已非橋身也以是推之則知歷來之葺或石面或橋陲之隄胥非其本身洞門可知矣夫金時鉅工至今屹立而人不知或且司工之人張大其事圖有所侵冒於其間焉

則吾之此記不得不揚其舊過去之善而防其新將來之弊是為記以詳論之

顔真卿祭姪文藁記

內府所收顔真卿真蹟凡四入石渠寶笈者一（真卿書建中三年朱巨川告身）待續入者三（真卿自書告身卷又書建中元年朱巨川告身卷又裴將軍詩卷）別有一爭坐位帖似屬贗鼎列之石渠次等不以為珍也茲乃得其祭姪季明文藁真蹟披閱一再嘆其一家捨身盡節而為其君者如不知也又嘆其經千

年滄桑之變而故紙宛存誠有所謂神物呵護者也昔張旭觀公孫大娘之舞而悟書法得端莊流麗之妙若自書告身帖及朱巨川告身帖所為端莊者也若裴將軍詩帖所為流麗者也合端莊流麗為一而更出以無心其在此祭姪文藁乎此卷之顯晦流傳王項齡徐乾學論之詳矣茲不複贅獨是二人者皆本朝世家亦嘗叮嚀其子弟善守希珍矣今其子弟不能守而鬻之鹽商榷鹽者從而貫之以登之內府撫卷三嘆知忠烈之可以永存而聲華之未必恒保更思時有忠烈之臣則其世必多喪亂之事是可畏之甚也且此數卷獨非宣和書譜中所有之真蹟乎其輾轉流落民間又將六百餘歲矣然則弆此卷於禁中胥足以為殷鑒之警是不可不記

避暑山莊五福五代堂記

五福五代堂之扁既額於寧壽宮之景福宮茲復額於避暑山莊者何故敬維本朝

家法於凡內殿理事處御書之扁莫不歷代撫勤以誌繼繩殷志故正大光明自世祖至今四世勤政殿自聖祖至今三世摹額諸楹是訓是行章章可考（自世祖書正大光明四字懸於乾清宮嗣是聖祖書之觀德殿世宗書之圓明園予又書之避暑山莊勤政殿凡三在瀛臺者聖祖所書在圓明園者世宗所書予於香山靜宜園及茲避暑山莊亦書之）予因是而繹思之正大光明脩身正心之要勤政則治國平

天下之本也內外交勗本末相資觸於目而
儆於心敢不以是為棘乎若夫五福五代之
堂則自予始予蒙
祖考之佑
昊天之眷古希有七曾元繞膝是宜題堂以
鄉其事而勵其欽然五福之名實亦
皇祖昔年所賜
皇考之堂名也（皇祖 御書五福堂扁額賜我 皇考敬謹摹勒懸之雍和宮及圓明園乾隆丙申予葺寧壽宮內之景福宮以待歸政後居之因

為五福頌書之屏間至甲辰予得元孫五代同堂為古今希有之瑞因即景福宮增書五福五代堂之額誌慶）五福之義見於景福宮之記記不
複綴茲特舉
歷世所為正大光明勤政之書以申寓脩身
正心治國平天下之訓蓋守此訓然後可以
保五福是則相需殷而相得彰我子孫曾元
敬承
天貺世世書此必思
祖宗垂訓之意慄慄危懼永保

天命可不懼乎因用此例書五福五代堂之
扁以額於避暑山莊勤政殿之後殿蓋此山
莊即予十二歲時受
皇祖教養深恩之處也今得五代同堂
神御咫尺有不愉悅而慶幸者乎則予所以
慕
含飴而懼隕越又豈言辭所能宣述者哉設
子子孫孫不負
祖宗垂訓惟日孜孜正心脩身治國平天下

或邀
天錫亦得若予五代同堂而重書五福五代
堂之扁以額各處又予所永望而不敢必者
也是為記

四知書屋記

楊震四知千古以為名言而予以為書屋之
名者非躬其迹也彼其卻王密之賄廉則廉
矣然而小哉為人君者亦無其事乎之所謂
四知者蓋引孔子繫辭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之義內以正心外以勑政而更慎於用兵之際朱子疏此以為釋豫六二爻義且文王繫卦即曰利建侯行師周公繫六二之爻則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是三聖人之意胥示以明慎用兵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義可不審乎予昔著遲速之論雖約略言之而未闡三聖人之訓行師貴知幾親切著明若是也蓋微柔陰也彰剛陽也陽動而陰靜動無不由靜彰無不由微剛無不由柔然而柔能制剛

微能揜彰靜能勝動此又聖人扶陽抑陰之本義正心勑政以及用兵者不可不深知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宜何如其凜凜哉

因思避暑山莊正殿後室
皇祖題之為依清曠於楣間者實理事名見羣臣之所去歲籌畫臺灣諸務日或三四覲
軍機大臣於此茲幸賴
天佑彰國威定海澨實因先事知幾得以有成不可不識其事且

御筆祇題屋內楣間其外檐實無額名因即以四知書屋之名額之檐間更思依清曠似寄情山水之意無涉熙政詰戎之為而予則亦有說焉夫水澄然而清故明山廓然而曠故公公與明非熙政詰戎之本乎由知幾而推為四知又豈外清與明曠與公乎是則奎文三字非亦萬世以熙政詰戎之大法乎則予題四知於書室之檐不亦宜乎

戡定安南復封黎維祁為國王功成班師之記

安南內訌始末及命師為之復國重封之故已見聯句之詩之序茲不贅記記功成班師事宜曰

安南雖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且奉本朝正朔稱外藩者百餘年其邦遭亂興滅繼絕禮亦宜之是蓋奉
天道也然彼邦之遭亂豈無所由且其據黎城而擅號名者原非一姓也安南自宋封丁部領為王其後

黎桓李公蘊陳煚黎季犛黎利莫登庸黎維潭遞相篡奪六百八十餘年國非一姓則
自古至今主中華而稱正統者率可知矣雖
秉除有命而興亡在人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吁是不大可畏乎黎城既復嗣孫重
封其陷於阮之土地以次傳檄而定孫士毅出師由諒山一路進兵直克黎城復封黎維祁為國王阮惠等已逃回廣南舊巢所有安南境土除大兵攻克之太原諒北宣光興化外其餘如海陽山南山西安廣各道俱經傳檄收復現在阮惠等所居之廣南原為占城國地並非黎氏境土二阮窮蹙竄歸

廣南去黎城又二千餘里是役也官軍裹糧
以進設臺站以運不資安南一艸一木而安
南荒亂之餘亦不能供軍儲也官軍纔萬餘
而臺站運糧之夫將用至十餘萬則勞內地
矣因護外小邦為之掃穴執醜而勞內地是
大不可也且既已為之興滅繼絕則彼之竄
寇應付彼平之夫以國家之力抵廣南執二
醜亦優為之但權其輕重知止不紿佳兵不
祥且安南亦一小邦也黎氏近代以来鮮有

能為自強之君或者
天將厭其德乎夫
天厭其德之邦而予助之則予豈敢出師以
定亂班師以知退或者不違
天道而有合於王者之師乎是為記

書安南始末事記

春日齋居敬觀
皇祖御書心經張照等跋錄
御製戒之在得之諭憬然有悟因憶安南始

末事為之記曰我
皇祖戒之在得之訓孫臣固建堂於避暑山
莊其義其事已見之前後之記矣昨歲夏居
山莊因有緬甸歸順之事不無為之喜無何
而有孫士毅復黎城封黎王之奏則又不無
為之喜夫喜者懼之對也懼則若有所失喜
則無所更慮若有所失心不敢放無所更慮
心或放乎緬甸歸順無過宴賚山莊事則已
矣安南之事雖云復其城封其王而其兇首

未擒弗屑費中國之力為藩國掃蕩擒渠因
降旨班師使孫士毅速遵旨班師卽逆兇復
擾黎城則固外藩之事變亂無常亦不屑每
問之乃孫士毅駐彼逾月以待或有所擒獻
而又未曾謹設防以致逆兇席捲而来我師
倉卒與戰遂有所失而提鎮三臣同以致命
幸而孫士毅全師以歸尚不致有傷國體然
而赫濯威重實不無少損焉夫興滅繼絕弗
利其土地臣民此非欲得也然而得其名與

得其實同之安南之事予果無得名之意乎
喜而忘懼謂之能戒可乎故予不咎孫士毅
之貪功久駐失防致損威重而自咎予之未
能體
皇祖訓戒之在茲書以誌過抑亦慎守此志
於永久弗替云爾

再書安南始末事記

今春書安南始末事記者不在悉自昔安南
事之成敗而在識予晝安南事之喜懼大端
已見前弗贅茲因孫士毅陛見熱河而此事
亦去歲駐茲所經理也故誌其詳而書之
蓋黎維祁之庸昏孫士毅之失算以致阮惠
復據安南向固言之詳矣黎城初復使黎維祁果奮發有為自能力敵阮惠使孫士毅早遵旨班師或預為設備亦不致阮惠率數萬衆忽至黎城而據之事固有相因而至者詳見向所作書安南始末事記然使孫士毅卽
早遵旨班師而阮惠亦必復来是不過無傷
我官軍之事耳但甫經興滅繼絕之藩國視
其仍滅絕而弗救可乎則是師猶無了期也

茲黎氏實因
天厭其德而自喪其國而阮惠以獲罪王朝
震慄悔過求降并請詣闕乞封阮惠復據黎城自知罪過重大再三於孫士毅處悔罪乞降孫士毅不為轉奏亦屬得體及福康安到彼阮惠知為威望重臣事必問罪益加震慄遂遣留滯之兵願求來歲詣闕恭祝八旬萬壽因以乞封並先遣其姪阮光顯於今歲萬壽前來山莊乞加恩宥權其輕重既於國威無損且於事機有合不為已甚予宿志也蓋黎氏既為
天所厭而中朝與其再興兵役何若允其
請封以成此息師安衆之美然此皆
上蒼眷佑予躬不期而殊此大順耳斯則
不勞師而寧衆與封黎氏無異若夫一提二

鎮捐軀行陣國家酬庸自有恒典朕且責其
於安南立廟崇祀亦足以表國家有勇烈之
臣而自古死綏者或鮮其匹矣壯士臨陣非
死即傷領兵之臣所弗諱也若孫士毅則總
督而為帥臣也設亦如三武臣所為則所繫
國家威重者其事體大將不可止所嘉者許
世亨左右其間必令督臣全師而歸孫士毅當阮惠復來時帶兵身銜行陣聞許世亨力為勸阻且使武臣控騎遠行必令督臣全師入關無損國家威重世亨原捐軀異域實屬深識大體賢臣以此倍加嘉憫孫士毅原
不欲生還既而納許世亨之正論寧全師振
旅歸關請罪是皆以國為重予嘉憫不已不
啻不以為非而且以為是也夫予臨御五十
四載經大事屢矣每以危而復安視若失而
乃得即予自問亦不知何以臻此所謂非人
力也
天也
天之眷予者獨厚不忍言報惟恐弗勝即此
納降安南一事恐後人未識輕重久長之至

計故復敘而書之

御製文三集卷之八

記

八徵耄念之寶記

予年七十時用杜甫句鐫古稀天子之寶而
即繼之曰猶日孜孜不敢怠於政也蒙
天眷佑幸無大隕越於茲又浹旬矣思有所
以副八旬開袤之慶鐫爲璽以殿諸御筆蓋
莫若洪範八徵之念且予夙立願八十有五
滿乾隆六十年之數即當歸政今雖八十逮

歸政之歲尚有六年一日未息肩萬民恒在
懐庶徵之八可不念乎念庶徵即所以念萬
民曲禮八十曰耄老而智衰之謂茲逮八十
幸賴
天佑身體康強一日萬幾未形智衰不可不
自勉也如至果不能自勉則亦不敢曠職以
待六年之期何則
壇
廟之祀不可不躬親雨暘之時不可不常驗

中外之政不可不日勤民物之養不可不心
存苟失其一叢脞隨之則吾豈敢是則耄而
敬念庶徵仍古稀猶日孜孜之意也亦五福
五代堂之說所謂皇極斂錫之志也亦即近
讀洪範著論所謂六極中不能去其三曰憂
之義也夫漢唐以來古稀天子纔得六六之
中至八旬者纔得三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
可稱賢其二則予所鄙也（三代下諸帝登七十者僅六見予向所爲古稀說而六帝之中惟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年登八十梁武帝自貽傾覆宋高宗

忘恥偷安皆所素鄙惟元世祖乃創業大有爲之君然踐阼非早建號元僅三十五年傳孫成宗其諸王世系元史雖無表可稽但計其世次訖順帝不過四傳亦不能如今五世同堂之盛是則予之仰荷天眷至爲深厚不特古稀且自古所未有如是而不祇承鴻貺愛養黎元則予罔敢抑亦有所不忍也）即元世祖亦未如予
之五代同堂是予沐
昊乾鴻貺爲獨深而予之所寅承
錫羨當何如亦曰體
天愛民誠心勤政與洪範五之斂錫八之念
徵九之三憂孜孜惕惕日進无疆云爾予之

子孫能心予之心政予之政惕予之惕憂予之憂或得仰邀天眷有年至七旬八旬者繼用此寶則又我大清國億萬斯年无疆之休所不敢必而深願者也是為記

嘉靖玉印記

内府舊藏玉印一刻為一[illegible]文因非所識問之内廷翰臣知古篆者皆稱不能曉更命西竺唐古特回部及西洋人識之亦皆不知因

思道家通符籙者或解其義問之法官劉元斌周元定則稱是其道家心印用於醮籙上章等事上之一畫為心字乃通用者其下則各從其欲為之彼此不通知亦不能曉如劉元斌之一[illegible]上文為心下文則五岳朝天也周元定之一[illegible]上文為心下文則一朵紅雲也彼二人向亦弗相知則古玉印亦惟識其上文一之為心而下文實不知其為何義也此印既刻以玉而其紐復用蹲龍非道家方士所敢用者知為嘉靖好道乃其脩醮飛章之所用耳夫天子宸章擇言鐫璽以示自警正也如皇祖之戒之在得皇考之朝乾夕惕朕之繼日孜孜莫非寓戒慎之意即偶寓意別裁然近玩物不足為訓若趙宋之君皆有御押已屬不正何至嘉靖效道家心印之為是較秦皇漢武益可鄙矣故記之

墨雲室記

畢沅進古墨一方長盈尺博二寸厚十分寸

之二匣刻晁氏記以為僧法一所藏南唐李廷珪之物夫既為物矣玩物喪志一言皆可以概之而有不然者蓋古之物樸於今今之物華於古尚樸屏華孰謂蹈喪厥德之失而況文房之翫繼往貽來漱六藝之芳潤視其珍他玩者為有間矣墨之形之膚之款之價晁氏言之詳矣茲弗贅獨其體刻為雲而晁則未言及之夫雲能致雨墨生筆花發為文其與春膏之澤被萬物何以異哉予搆築養

性殿於寧壽宮以爲倦勤後寢興之所其義
已見向年之什而其淸溫室宇一如養心殿
之式養心殿西暖閣之溫室昔名之曰三希
堂未可移之養性殿而名之也玆適得此古
墨即可以墨雲名此室蓋三希爲內聖外王
之依仁正符養心墨雲爲含英咀華之游藝
適合養性爰紀其實如右並爲之圖命諸臣
各以己意和之不必拘體賡韻亦西淸一段
佳話也

正陽橋疏渠記

正陽門外之石衢抵正陽橋橋之左右市廛
櫛比允帝王都會萬方輻輳之基也橋之南
爲天橋其南石衢直達永定門則答陽黃道
蕩蕩平平會極歸極之宗也衢之左爲
圜丘
祈年殿之西外圍垣右爲
太歲壇
先農壇之東外圍垣各有石衢二橫接圍垣
之南北門爲詣
壇輦路蓋地勢東高而西低故石衢之西恒
積水而東之沙土常因西北風吹壅西垣之
半每詣齋宮怵弗愜觀今年
上辛祭畢爰命司工於天橋南石衢之左右
自北而南各疏渠三第一渠長各一百六十
餘丈寬北各三十餘丈南各二十丈第二渠
長各一百三十丈寬各二十丈第三渠長各
五十五丈寬各二十丈深各三尺其四達

壇之橫衢命各闢土道寬二丈以爲往來車
路並各去其向禁人行之木柵（東西詣　壇之橫衢四舊設木柵以禁行人往來蓋地近壇垣理宜嚴肅而重車皆由正石衢以行易致石弊今石衢之左右既開廣渠且各留土路是四橫衢之南北皆有界限木柵亦可以不設矣）疏
渠之土即資爲渠岸之山遍植以樹兼培行
車之土路於是渠有水而山有林且以禦風
沙弗致堙
壇垣一舉而無不便向來南城井多苦水玆
胥得飲渠之淸水爲利亦溥而都人士之遊

涉者咸謂京城南惬觀瞻增佳景然予之意原不在此也潔壇垣而欽毖祀培九軌而萃萬方協坎離以亨既濟都城南為離位今開濬水渠六坎為水卦是為水火既濟之象亨之道也奠經涂以犨皇圖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故不待考工之請而為之記亦合向之知過論所謂不可已者仍斟酌為之之義值此耄齡復得蕆一大工作孰莫非
昊蒼鴻貺欽承開國家萬年有道之長也哉

十全記

昨准廓爾喀歸降命凱旋班師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蓋引而未發茲特敘而記之

夫記者志也虞書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之志乃在事旅獒志以道寧則兼心與事而言之然總不出夫道得其道乃能合於
天以蕆承乎
貺則予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於斯而可志以記之乎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其內地之三叛么麼弗屑數也平準噶爾者二乙亥年以達瓦齊篡奪諸部瓦解朕因其部落投誠內屬乘機致討以成前志未半載逆俘達瓦齊不意阿睦爾撒納潛逆欲占伊犁於是復命進勦逆賊竄入俄羅斯以患痘身斃俄羅斯傳送其屍伊犁遂平定回部者一當大兵西伐時逆和小和卓木背恩反覆因命兆惠等統兵追勦傳檄拔達克山縛獻於是其弟兄大小和卓木一擒一雙掃金川者二先是金川莎羅奔構釁鄰番戊辰歲命傅恆厚集諸路官兵將搗其中堅而逆酋稽首請降至壬辰兩金川聯結作亂命阿桂統師進勦至丙申逆平其全境靖臺灣者一丁未逆民林爽文莊大田創立天地會名目煽誘匪徒謀為不軌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統兵過海將二逆悉行擒獲就誅降緬甸者一因緬匪侵擾邊境命傅恆為經略前往屢破賊壘而彼即詣營請降因而罷師至戊申其國長孟隕奉表入貢乞恕前罪遂允其請降安南者一初黎維祁為阮光平所侵命孫士毅統兵為之克復黎城復封黎維祁為王乃阮光平再至而黎維祁即棄國奔內地更命福康安前往勦除而阮光平備陳情事再四額懇乞降並請於庚戌年親來瞻覲祝釐朕既先有
天厭黎氏之語而安南又無人可付亦即允其歸降凡此八次用兵皆非得已而俱荷
天佑成功今并此廓爾喀兩次降順蓋已十蕆大功我武既揚實屬厚幸至於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殲田五三事則係內地亂民旋即撲平第蕆其事

並故不剋於武功云

前己酉廓爾喀之降蓋因彼擾藏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等未宣我武巴忠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復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使長此以往彼將占藏地嚇衆番全蜀無寧歲矣

戊申歲廓爾喀滋事之始命鄂輝成德統率勁旅往勦彼時因巴忠素曉唐古特語令往會同籌辦詎意巴忠諸事遷就竟與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私同沙瑪爾巴定議每歲令藏中許給廓爾喀元寶三百箇退還侵地並立大小合同二紙鄂輝成德為其所愚隨同附和未曾示以兵威是以廓爾喀去歲復敢侵擾既將丹津班珠爾等裹去為質並搶掠札什倫布廟財物猖獗已極不得不命將興師聲罪致討且廓爾喀年來侵佔附近部落兼并巴勒布三部與後藏之聶拉木濟嚨宗喀等處毗連不大加懲創必至搶佔前後藏地蜀中打箭鑪一帶將無寧歲矣

是以罷庸臣選名將勵衆軍籌儲餉

去秋於木蘭圍場中聞廓爾喀復來侵擾之信朕謂不過與唐古特因錢債啓釁初未有發兵之意而巴忠一聞此事旋即自戕始疑此事必有弊端諭令鄂輝查奏始知有許銀贖地之事駐藏大臣停留渾當廓爾喀搶掠之時既不帶兵勦敕又欲將班禪額爾德尼及達賴喇嘛移駐泰寧等處幸而達賴喇嘛未從其言是竟欲委棄藏地本應即行正法令其又那木札爾曹紐陣亡從寬令於藏地枷責雅滿泰同係駐藏大臣停留渾之奏竟與聯銜因令一併枷責以示嚴懲旋念事關重大福康安謀勇兼著足堪倚任因命同海蘭察

等率領巴圖魯侍衛章京及索倫屯練兵丁前往大張撻伐福康安自擦木進兵之後連次克捷隨時發賞軍糧軍械尤為緊要去冬即命孫士毅馳往籌辦今春更命和琳馳抵藏中辦理其濟嚨以外令惠齡往來專司轉運數月以來宵旰籌謀實未嘗一刻置懷也

福康安等深感朕恩弗辭勞苦於去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寧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復藏邊攻克賊疆履線險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恤七戰七勝賊人喪膽

福康安等到藏於今歲閏四月廿七日自第哩浪古帶兵起程五月初六日至擦木地方即乘陰雨連夜發兵分隊進特海蘭察等由正路直攻賊寨福康安暫率官兵攻克碉座賊人即已驚怖初八日行拔碉噶爾轄爾甲地方峭壁深林內藏賊匪三百餘名官兵擊殺數十名福康安又派兵埋伏半山故留一路誘賊上山及山半伏兵橫衝賊衆奔竄直逼至邦杏地方沿途剿殺無算初九日直抵濟嚨官寨令遣兵丁攻撲使賊人處處受截不能相顧初十日丑刻同時並進搶上東南山梁攻克喇嘛寺屯聚擒匪又將石砌碉座立時焚燬官兵等冒雨攻圍賊與賊衆殆盡亥刻遂攻破官寨藏地全復十五日至熱索橋過此即屬賊境福康安等一面連兵由上游峩綠山下紮筏程渡直撲賊卡而正路官兵乘勝搭橋一時並濟將士無不人人奮勇痛加剿殺十七日復行前進深入賊境一百六七十里地名協布魯克處當路有橫河一道水深溜急而橋座賊

已折敗福康安等於二十三日帶兵繞至橫河上游偕接祐樹捞稱賊匪錯警不絕因於日暮大雨時佯令各兵撤退至夜半賊匪回寨趕緊接續大木過河分為三路於二十四日黎明併力壓下盡行焚燬賊寨痛殲賊眾二十四日攻克協布魯後自噶多正路至足木古拉巴載山梁山下有橫河一道對面大山即係東覺福康安與海蘭察分為兩路福康安探得上游噶多普山上樹木茂密可以藏身因繞行於六月初六日下至山麓涉水渡河官兵奮勇勦殺將近河沿卡木城盡行奪據而海蘭察亦連日潛伏冒雨步行初六日黎明徑登博爾東拉山巔繞至賊卡之上將木城石卡全行拆毀旋與福康安會合一處併力追勦於初九日至雍鴉地方因官兵等冒險登陟辛勤已甚暫令休息而賊酋遣人乞降經福康安嚴行駁飭惟是該處大山層疊而堆補木與甲爾古拉兩山之間又有橫河一道福康安等將官兵一分為數隊左一路由橫河上游繞道進攻右一路由帕朗古攻橋進撲甲爾古拉賊匪排鎗連環不斷我兵乘勢趕進奪據碉座勦殺更倍於前奮自擦木邦杏濟嚨熱索橋協布魯東覺帕朗古前後凡七戰皆獲全勝共殺賊目二十餘名賊匪三四千名生擒二百餘名雖山徑險仄河溜湍急福康安等鼓勇直前如履平地如破竹時賊勢甚為窮蹙前已屢遣頭人詣營納款至此狀益加哀摯哀懇乞降無不惟命是從

及兵臨陽布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謹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賊人經官兵屢戰屢勝之後其力實不能支卑辭乞命心膽俱痛凡福康安等檄諭之事無不一一遵奉先將擄去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送出隨又將上冬搶去扎什倫布廟之金銀器皿悉數繳還並沙瑪爾巴骨殖及前私立合同二張亦俱呈出不敢再提唐古特錢債一事且書從前為沙瑪爾巴所唆實已悔之無及惟乞大皇帝憐憫全部生靈續開一面其畏懼情形似屬真誠其賊首拉特納巴都爾與其叔巴都爾薩野不敢親自來營自謂從前誘裹噶布倫等一事罪愆已極懼于誅戮故不敢出此亦真情無怪其然也我武既揚必期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體

上天好生之意即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將付

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蕆斯事昔唐太宗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番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籲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事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並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向著土爾扈特歸順記云始逆命而終係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言土爾扈特之投誠

乃歸順非歸降也若今之廓爾喀畏威悔罪雖屬歸降然其悔罪之懇極爲真摯並請定期五年一貢永遵約束又將邊外扎木地方獻歸西藏是則誠心嚮化不但歸降而且歸順矣

迺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

天貺然

天貺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難承兢兢惶惶以俟

天眷爲歸政全人夫復何言

御製文三集卷之九

序

開國方略序

粵昔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斯誠大聖人昭德垂裕萬世之訓而非漫爲謙辭也蓋世之治亂猶日月之盈晦四時之周序治極必亂亂極亦必返治此守𢫃者所宜保泰而嬗代循環所由有開剏也湯之後爲武王其於處桀紂則武已不如湯矣三代以下武之不如其餘又何足屈指數故以開剏論之實不如有元之與我

大清也夫中國之嬗代莫非其祖宗本其君之臣子也有元興於北漠我大清興於東海與中國無涉雖曾受明之官號耶究不過羈縻名繫而已非如亭長寺僧之本其臣子也況乎戴不共之讐秉自壞之勢我朝始基居長白山北之俄朵里城國號滿洲越數世至肇祖居赫圖阿拉在俄朵里城西一千五百餘里地當明境邊徼之外本非屬國傳至景祖顯祖爲尼堪外蘭搆釁於明貽害

二祖我太祖以不共戴天之讐又秉明季紀綱廢墜閹宦弄權之勢乃奮志復仇於天命三年以七大恨告天遂親統師征明撫順招降守將擊敗全軍師於薩爾滸破明四路兵二十萬眾神武布昭克定遼瀋我國家億萬載之丕基逆釋於此至我太宗雖亦躬擐甲胄臨陣決戰然既得盛京規模已定較之太祖斯精易矣

撫定中原建基立極以武王于湯有
光擬之則實於漢明有光而唐宋在所弗論
矣故茲開國方略之著不重於繼明定中原
而重於自俄朵里以至赫圖阿拉因十三甲
篳路藍縷得盛京而定王業若夫興王之始

長白朱果盖猶簡狄元鳥姜嫄履跡
天生
聖人治四海必有祥符與眾不同而更在於
聖人之奮智勇受艱辛有以冠人世答
天命夫豈易哉予小子受
祖宗之業每於讀
實錄觀我
太祖開國之始躬干戈冒鋒刃有不忍觀不
忍言而落淚者繼思不忍觀不忍言之心為
姑息之仁其罪小觀至此而不念
祖宗之艱難不勤思政治以祈
天永命慎守神器其罪大故令諸臣直書其
事以示後世即明臣之紀本朝事蹟如黃道
周之博物典彙之類不妨節取以示證信實
然予此為非啻自勵而已也欲我萬世子孫
皆如予之觀此書之志其弗動心落淚深思
永念以敬
天命守

祖基兢兢業業懼循環治亂之幾則亦非予
之子孫而已矣此開國方略之書所以作也
嗚呼可不敬哉可不慎哉

補詠安南戰圖六律序

詢孫士毅安南戰事縷晰以陳因命畫院各
為之圖補詠近體而序之曰
安南戰圖非如伊犁回部金川臺灣之始以
戰而終以成功也非以戰成功則可弗圖而
圖之者實緣我將帥之臣軍旅之士涉遠冒

險攻堅破銳更有抱忠捐軀者不為之圖以
紀其績則予何忍且阮惠之悔罪乞降原因
有征斯亦未嘗非始終一事耳夫有征無戰
尚矣戰而有成功次之予自定伊犁平回部勦金川以至近日戡定臺灣之役皆經指授機要戰無不克攻無不取以成此數大功豈戡亂伐暴雖言偃武則雖不能有征無戰而俱獲成功要皆天心佑順乃克臻此成而復變
又終於不戰而成功其事當較於戰而成功
者為勝焉阮惠復至黎城黎維祁仍棄其國可謂變出不意然予調福康安為兩廣總督仍特集兵聲討追阮惠再四籲懇又遣親姪阮光顯詣福康安營齎表求降福

康安察其情形實出至誠然後據情入告予因思黎維祁不能立國既徵　天心厭棄而中朝又不利其土地即使集兵聲討亦不過歸於降服而究未必即服其心則何如此之不戰而屈者發於中誠戴功穿衆轉為大順之幾是更足以見　天心之佑予躬實為至厚耳
是豈人力所謀乎
天也藐躬臨蒞五十四載受
天之祐不一而足而於安南之事復不戰而
成功則予之所感激
鴻貺益深敬畏者當何如間嘗論之使孫士
毅收黎城之後即能銳師至廣南獲阮惠乎

又如孫士毅遵旨早班師雖無許世亨等三
將之捐軀將未至我境而黎城復失其能不
旋師以救之乎又如孫士毅亦同三武臣之
捐軀沙場則士毅乃督戎重臣傷國體為大
不得不興師問罪是誠佳兵無已時矣且許
世亨委曲護令孫士毅振旅而還使己亦同
歸則更有說乃仍捐軀疆場其知方有勇為
常人所不能每一道及為之落淚嘉尚至孫
士毅非不知朕之獎勵功臣賞延後世設亦

捐軀則其公爵必世襲罔替人誰不死且本
欲衝鋒致命迨聽許世亨之言以國事為重
寧歸而受朕之罰而朕豈肯不諒其心加以
罰哉是二臣者其事不同而心則同茲事機
之會總戎振旅以歸三將令藩國立祠酬忠
且阮惠因有此過而畏罪求降不勞一旅以
定海邦是皆
昊運旋轉默為呵護豈予一人思慮所能及
哉自茲以後益深敬勤靜待

天恩六年歸政夫何敢更生別念乎此補詠安南戰圖之什所由作也

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

凡舉大事者必有其會與其時而總賴昭明天貺以成其功武成九次無論矣即如四庫全書及以國書譯漢藏經皆始於予六旬之後（自癸巳年蒐輯海內遺書並於永樂大典內採集散篇命館臣依經史子集薈繕四庫全書四分又佛經本出厄訥特克一譯而為唐古特之番再譯而為蒙且之漢其蒙古經則康熙及乾隆年陸續譯成而未有國書之佛經先於三十七年亦命開館譯定茲二事卷帙浩繁俱非易於觀成者乃皆在予六旬後始命舉行初亦不覺其遲也）既而悔之以為舉事已晚恐難觀其成越十餘載四庫全書則早蒇攷裝潢畢以貯之閣而所譯漢藏茲亦將告畢就此非天恩垂佑俾予雖老而善成此二事乎近因閱石鼓文惜其歲久漫漶所存不及半夫以國學與賢述古之為使千萬年之後並此僅存者胥歸無何有之鄉有治世之責者視之而弗救予且不成為讀書之人矣斯事體大

千古讀書人所不能任亦從無道及者予故不怍不文及此未至耄耋智昏爰蒇此事蓋石鼓之為宣王時作與夫宜置國學為萬世讀書者之津逮自以韓昌黎之見為正韋攻吉日之章班班可考也（後人議論紛出如董逌程大昌據左傳成有岐陽之蒐以為成王鼓鄭樵據殹丞二字見秦斤秦權以為秦鼓馬定國據後周書以為宇文鼓陸友仁隸比史以為元魏鼓至楊慎之為作全文為尤謬甚總不若韓愈之見為正蓋即本鼓之文政誣小雅可信也若歐陽修集古錄云韋應物以為文王鼓宣王刻今韋應物石鼓歌具存明以為宣王何曾有文王之說近者尚誤況與論三代以上哉）夫昌黎有其見而無其力且未思及存其詩則予較昌黎為勝矣茲用幸翰苑之例（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親臨錫宴以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四十字為韻予賦東字及末音字二韻其餘飭諸臣各分一韻賦詩）親定首章截其長以補後數章之短即用文中字並成末章自第二至第九命彭元瑞按餘字各補成章非因難以見巧實述古以傳今於是石鼓之文仍在十鼓井井有條而不紊矣舊鼓舊文為千古重器不可輕動但置木柵蔽其風雨以永萬世而

新為十鼓以刻十章並列國學以公天下惠
後儒則仍周宣之文也熱河
文廟為歲歲惠遠詰武之地則亦命置之以
詔来世庶乎宣王中興之烈不泯
宣聖牖世之道恒昭而予及耄耋之年尚得
箴此崇文之舉孰非會之萃時之合深蒙
昊貺之所致哉希周家卜世之久望皇清重
道之規後世子孫尚慎念之是為序

清文繙譯全藏經序

為事在人成事在
天天而不佑事何能成人而不為
天何從佑然而為事又在循理為不循理之
事
天弗佑也予所舉之大事多矣皆賴
昊乾默佑以底有成則予之所以感
貺奉行之忱固不能以言語形容而方寸自
審實不知其當何如也武功之事向屢言之
若訂四庫全書及以國語譯漢全藏經二事
胥舉於癸巳年六旬之後既而悔之恐難觀
其成越十餘載而全書成茲未逮二十載而
所譯漢全藏經又畢蕆夫耳順古希已為人
生所難致而況八旬哉茲以六旬後所剏為
之典逮八旬而得觀國語大藏之全成非
昊乾嘉庇其孰能與於斯而予之所以增惕
欽承者更不知其當何如矣至於以國語譯
大藏恐人以為惑於禍福之說則不可不明
示其義夫以禍福趨避教人非佛之第一義

諦也第一義諦佛且本無而況於禍福乎但
衆生不可以第一義訓之故以因緣禍福引
之由漸入深而已然予之意仍並不在此蓋
梵經一譯而為番再譯而為漢三譯而為蒙
古我皇清主中國百餘年彼三方久屬臣僕
而獨闕國語之大藏可乎以漢譯國語俾中
外胥習國語即不解佛之第一義諦而皆知
尊君親上去惡從善不亦可乎是則朕以國
語譯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茲以耄耋

觀歲事實為大幸非溺於求福之說然亦即
蒙
天福佑如願臻成所為益深畏滿怵惕儆戒而已耳是為序

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

前歲集石鼓文而為之序有曰凡舉大事者必有其會與其時而總賴昭明
天貺以成其功信弗爽也石鼓不過周宣王之事列於

文廟之門以寓興文尚俟其時其會若夫十三經則古聖先賢出諸口以傳道授教其重於石鼓文奚啻倍蓰哉則今之石刻十三經是矣蓋此經為蔣衡手書獻於乾隆庚申者其間不無少舛譌爰命內翰詳覈以束之懋勤殿之高閣至於今五十有餘年亦既忘之矣昨歲命續集石渠寶笈之書司事者以此經請乃憬然而悟曰有是哉是豈可與尋常墨蹟相提並論以為幾暇遣玩之具哉是宜

刋之石版列於辟雍以為千秋萬世崇文重道之規夫經者常也道也常故不變道則恒存天不變道亦不變仲舒之言實已涉其藩矣蓋石經之昉自炎劉一字曹魏三字石經之刻所以考定聖賢經傳中文字同異歸於一是使天下萬世學者有所師承遵守蓋考文為三重之事也昉自漢時經籍大出白虎觀講論之積素平中以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書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詔蔡邕等正其文字刻石鴻都一時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事具後漢書至魏正始中更立石經並刻魏文帝典論六篇見戴延之西征記其一字三字之分宋洪适本朝朱彝尊俱以漢為

隸字一體魏為古文篆字隸字三體盡石經自王彌劉曜入洛殘壞之後雖晉裴頠北魏崔光俱請修補訖未完工迨北齊乃自洛陽遷之鄴都隋復自鄴還至長安屢經移徙散夫及嘗造用為柱礎十不存一見隋書經籍志至唐時內府偶得一二遺字即鈐用開元小印列於法書名畫以為珍玩其流傳亦已僅矣訖不可攷李唐北南宋雖曾有刻或乖或不全唐太和七年勅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至開成二年告成其地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經石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用幕吏尹玉羽之言遷置唐尚書省之西隅至宋時地雜居民窪下霖潦隨立隨仆腐壞折缺呂大忠領漕陝右始移置府學至明時又補刻孟子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

字別刻小字主於碑旁以便摹補今在西安府學劉昀舊唐書請石碑九經字乖師法本朝顧炎武作金石文字記亦刊其訛誤乃知唐石經未為善本劉昀之言未誣也其後孟蜀時亦刻石經北宋刻而體石經今片石無存金燕京廟學有九經石刻見王惲秋澗集明時尚存二碑今亦無考南宋紹興九年刊石六經論語孟子成歲久殘缺明宣德中送按御史吳訥收拾碑折補綴傳碑百片置仁和縣學宋廷依復移之杭州府學今存然當時所刻春秋僅左氏傳禮記僅大學中庸學記經解儒行五篇又無周禮儀禮孝經爾雅非其全也茲則出一人之手經諸臣之目視歷代為加詳矣蔣衡後改名振生江蘇金壇恩貢生乾隆五年以所書十三經進賜以國子監學正銜其經冊貯懋勤殿今以之上石視唐石經所列銜有書石官書石學生

體例殊為不倫特命大學士懋勤殿翰林校勘予自六齡入學堂讀易書詩三經所為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二典三謨為王道始正變風雅不知無以言及長而涉獵三禮覺與三經為有間去歲頒易書詩枕葄麟經愼正統偏安之必公春秋大一統尊王黜霸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予讀之有年心契聖人筆削之旨纂定通鑑輯覽一書祛後代操筆之自私示萬世守統之宜愼分注系年皆取春秋之義是自謂讀書有得耳孜孜饜飫耄耋荐衰雖自愧學之未成迺今刻諸石列諸辟雍應時舉事以繼往聖開來世為承學

士之標準豈非厚幸也歟蔣衡一生苦學之勤亦因是酬矣若夫歷代注疏入主出奴紛如聚訟既冗且繁衡祇書諸經正文餘槩從刪是也或以為不觀注疏何以解經予則以為以注疏解經不若以經解經之為愈也學者潛心會理因文見道以六經參互之必有以探其源而晰其奧者是在勤與明而已且予重刻木版之十三經注疏頒布世間者不少也舉辟雍以五十年勤石經又越六載凡

所以待其時而逢其會八十老人復得成斯大功者何莫非賴

昊天之鴻貺乎昔者知過論以為其不可已者仍酌行之斯之謂矣蓋凡物有其成必有其壞所謂石鼓石經者皆是也然向不云乎經者常也道也

天不變道亦不變依聖人之門墻示萬世之楷則孰謂滄桑幻化能移我

夫子不朽之道也哉是為序

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序

補詠戰圖之什逮斯凡六（伊犁回部第一烏什第二金川第三臺灣第四安南第五及今廓爾喀第六）歷數成功之全即今乃十（平定伊犁二次回部一次金川二次臺灣一次緬甸一次安南一次及今廓爾喀二次共十次）予幸在茲予惕更在茲蓋予受
祖宗付託之重度德量力尚恐守成之或虧敢懷開擴之奢望且予自少讀書即欽
天地愛物之心深知窮兵黷武之戒是以繼
位之初即謹遵

皇考之訓許準噶爾之求和罷兵寧人將二十年矣乃準夷內亂歸降者踵接思我喀爾喀之地不能容爾許人於是乘機撫衆有甲戌之師自是而兩定準夷一平回部再靖金川緬甸安南各歸順臺灣一舉轄海洋及此前後收廓爾喀遂有十全之武功使予自問亦不知何以成此則實賴
上天默佑每以險而獲安常值危而得勝較古之英君賢將赫濯樹勳者雖不敢云過之而自審實無不及所云予之幸人或知而予之惕則人或未知也所惕者何自古為天子者孰非
天之子既為
天之子
天孰不愛之而予獨承之深受之屢詎有失德違
愛則所以罰之者亦必重此予所以業業兢兢不遑刻安者也且前此八功之成雖云絕

域外洋皆人力尚可施之地若斯廓爾喀則在萬里三藏之外更數千里陡辟線路下臨深川不能容馬人皆踵跡而行我將卒胼手胝足雖情痳疲弊而氣愈鼓心愈壯突將無前賊人駭為天降鹿塤隴種傷生實多而憐之乃致彼魂落膽喪匍匐求降此而弗圖其勞予心又何忍適不云乎自少年即深知窮兵黷武之戒乃四十年之間自甲戌始十成武功非用兵而何幸而蒙

天眷佑得以劼劬蔵事於民無一賦之加於事有十全之美則予之所以早作夜思弊精勞神者庶可少逭窮黷之譏耳觀斯圖也不啻共將卒之辛苦實並切心膂之恫瘝詩以言志其志亦不外乎此爾

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

秘殿珠林編自癸亥成於甲子石渠寶笈編自甲子成於乙丑逮今均四十餘年矣二集以

三朝宸翰為宗而歷代所弆古人及本朝臣工之書畫分門別類精覈無遺胥內廷翰臣張照梁詩正等所為今視其踨無一存者亦可慨也自乙丑至今癸丑凡四十八年之間每遇

慈宮大慶朝廷盛典臣工所獻古今書畫之類及幾暇涉筆者又不知其凡幾無以會輯日久或致舛譌且二集章程具在續纂亦非甚艱因命內廷翰臣王杰等重集一如前例若

三朝宸翰已備錄前集茲不復載其有石刻之未入者仍敬錄各類之卷首然予之此舉實因誌過而非誇博古也蓋人君之好惡不可不慎雖考古書畫為寄情雅致之為較溺於聲色貨利為差勝然與其用志於此孰若用志於勤政愛民乎四十餘年之間應續纂者又纍纍若此謂之為未害勤政愛民之念已且愧言之而況於人乎書以誌過後之子

孫當知所以鑒戒去取矣至西清古鑑可以類推更弗贅言

御製文三集卷之十

題辭

王禹偁待漏院記題辭

待漏院記理正言明膾炙千古無可雌黃然彼在臣言臣知一而未知二故題之辭記中歷箴相臣賢者一邪者一庸者一列爲三等亦旣彰往者規將來可以爲執政者之龜鑑矣但所謂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則吾不能無疑焉夫此三等之人豈能自

用用之者君也若爲君者不能自用其臣而或資於人焉則賢者不成其爲賢邪者益肆其爲邪而庸者且將自喜其爲庸矣是則一國之政萬人之命不懸於宰相而懸於爲君者明矣然而識此三等之人豈易易乎必存於心者克己而復禮接於物者大公而至明苟不如斯三等之人紛陳於前而無所主張去取天下之政將日壞而不可收拾非相臣之罪乃爲君者之罪也禹偁所云君逸於上臣勞於下當與王褒所云爲人君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之語並觀之然亦終無可逸之時則其義見於周公無逸之篇玆故申繹其義而題之辭以戒後之爲君者且以自戒也

再題樂律全書

朱載堉樂律全書之謬已見前論玆一再閱其以曲調譜古歌者立我烝民之歌乃調寄豆葉黃而合康衢童謠與老人擊壤歌爲一

章者其思文后稷章乃調寄金字經附以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八句爲金字經之二皆襍輳而成至南風歌爲調寄鼓孤桐先以古琴操返彼三山兮十六句而繼之以南風之薰四語更屬狂誕考舜歌南風見於樂記有篇名而無其辭韓非子淮南子史記皆是秦及西漢人未見其辭也鄭康成禮記注云其辭未聞是東漢亦尚無其辭也解慍阜財四句始於家語及尸子孔穎達正義云家

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亦斷爲此詩今無是則南薰一曲漢唐人尚疑之惟輔廣以爲家語必有所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爲得聖人之意云云尸子爲六國時人家語乃孔氏所傳且歌詞尚髣髴熹起之遺未可定斷爲非虞廷雅奏若返彼三山兮十六句出自古琴操乃晉孔衍所編其書今亡惟見於諸家類書所引唐吳兢謂琴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

朱子曰琴操一書載堯舜文武孔子之詞尤謬知者可一覽而悟也是琴操之紕繆古人早有定評今細核其辭首所云三山即尚書之壺口雷首太岳孔安國傳以爲三山是也漢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均以爲地近蒲坂故緣舜都而附會其名其下文鋪敘五老及黃龍負圖之事則出於論語考比讖春秋元命苞皆緯書不足爲證其語如後世侈陳符命者所爲豈堯舜授受而出此且明云禁圖

觀讖讖始於秦盛於東漢三代之書無讖字也擊石拊韶鳥獸蹌蹌鳳凰來儀乃尚書益稷篇句凱風自南下同衛風其出於魏晉人僞作不辨可明凱風即南風見爾雅使舜果有此句郭璞注雅何以不引而獨指衛風且凱風南風不應連舉解慍阜財何返悲喟宋郭茂倩樂府雖引之尚爲兩章載堉不但不知決擇且妄以贋詩冠於南薰之首以合於俗樂曲牌名實爲昧古義而侮聖言矣若秋

風章乃調寄青天歌雖全用漢武帝辭然漢代歌辭見於漢書樂志及諸籍者不下數千章載堉何以獨譜秋風辭考明徐學謨識餘錄稱載堉之父厚烷以進壽表失稱臣及翔二仙廟育才等館皆上僭無狀降發高牆且謂其好爲詭故不情之事欲以釣譽取名載堉或因其父獲罪不無怨懟之意漢武求仙嘉靖好道載堉或竟寓意於此亦未可知也夫援古入俗固載堉之謬樂記云君子於是

語於是道古載堉不知古聖人致治之道又乏考古之識鹵莽滅裂真無知妄作之尤者是於樂理已失豈足與言正始之音哉因載明其謬並命以其四譜如宮商三百之例以一字一音譜以正調其載堉杜撰所為之四章亦按其宮商勒為一編俾知音律者一覽而知其妄庶亦復古之一端耳

識語

大宛馬識語

歲乙亥準噶爾平越明年左右部哈薩克以次內附又明年使臣入覲隨獵有詩紀事並加按定哈薩克為漢之康居又越二年哈薩克來貢馬因以成歌仍謂之大宛者以自古相傳大宛產善馬也夫西域諸國何地不產馬而大宛獨擅其名漢時人足未履其地僅聞其名阻閡貿昧遂以為大宛所獨耳不寧惟是即我朝西極未定之前準噶爾所貢馬率謂之大宛向按大宛部落殭盛附庸者多哈薩克當是其部中之一國非臆說也史記載康居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則康居固他人之屬國耳張騫使月氏為匈奴所閉及亡抵大宛而大宛遂能為發導驛抵康居是康居本聽大宛役屬也唐書載石國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漢書所謂康居小五王之一而唐顯慶中以為大宛都督府亦其一證故哈薩克以漢語言之則為康居自其服屬言之則原大宛近三十年來軍吏塗經貢使踵

接汗血之馬服阜獨樹之蹟寄題非如前代鑿空者比此歌與丁丑按語固相印合不得以異同致疑矣幾暇重書是卷因識之

臨吳琚尺牘識語

右臨宋吳琚尺牘內有襄州之行非所憚也不謂以常式辭免就降改命云云按宋時授官後率多上表辭免迨朝命再下乃始就任甚至有數次及十數次者殊可鄙笑且空缺既久固不曠官爭夫上之行政用人下之服

官陳力胥當以誠意將之庶為各盡其道可以正朝廷而化民俗彼隱居高尚者無論已如既受祿於朝則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安得為循例具文以示謙退而博虛譽且一代相習成風豈非上下相率為僞其政事有不叢脞者哉教廉興讓固不在是也予是以臨御以来於凡大小臣工無不量材器使隨時黜陟以期有裨實政即如向来京察大典三品以上大臣俱親加察核而諸臣例須自陳求

退以俟上命夫既隨時黜陟奚待自陳待自陳而後黜陟則平日之曠厥官者不知凡幾然較之宋時似此常式辭免猶非盡出虛飾而予尚停格弗行從不肯務此等具文之舉蓋人君以至誠率下猶難還淳返樸況導之以僞耶至如宋之詞臣行制逞私意而快恩讎致啓門户黨援之習尤為粃政如蘇軾之賢尚不免此況他人乎我朝一切無之實足超越前代向於詩文中屢辨之茲閱琚書重

臨此本並識

重定元搨石鼓文次第識語

周宣王獵碣十今在太學戟門下旁音訓一碑元國子司業潘迪撰依施宿序次者也歲己巳曾搨本題長句匣貯乾清宮越癸卯得此元搨本趙孟頫音釋乃依薛尚功序次者也復題長律並命儒臣跋於後茲幾暇無取舊藏太學者相校則甲乙參互檢閱為艱思折衷以定一是夫石鼓之聚訟久矣蘇勗竇

泉張懷瓘韓愈蘇軾以為宣王鼓韋應物以為文王鼓宣王刻董逌程大昌以為成王鼓鄭樵以為秦鼓馬定國以為宇文周鼓然自元至今定為宣王鼓無異辭者以車攻馬同合於小雅故也則避車既工避馬既同為第一鼓無疑矣其下曰避車既好避馬既駐即小雅之田車既好四牡孔阜也蘇軾詩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舉第一第二鼓之文也鼓在鳳翔荒野人方取以為白孰

從壁齊而行列之宋在稽古閣金在王宣撫宅誰能摩挲而排比之元皇慶始移國子監至元間潘迪作音訓孟頫在迪前故取薛說當南宋偏安舉中原而棄之淳化閣帖購自榷場定武蘭亭輦歸金府薛鄭諸人徒於紙本想像髣髴各以意為之何如潘迪之親見玆石為審也因準迪所次改訂前後并於孟頫注中標明今定第為幾鼓俾石墨相符校讐更易不沒其舊不戾於今斯善耳石鼓三

代法物還取三代雅詩印之況十鼓具存顯顯如是薛鄭何取焉即儒臣舊跋之敘而不斷亦泥也不寧惟是事毋蓄疑政貴崇實倣井田封建之制且取未見井田封建者如劉歆王安石所論說以治天下其可乎哉乾隆己酉長至御筆重識

五代胡瓌番馬圖識語

右五代胡瓌番馬圖高寒澗逺筆墨雄偉非近代畫家苶弱纖屑者所可幾及的是神品後有郭雍跋乃倣昌黎畫記句調成之夫古文之道主之以理行之以氣徒規規橅倣得貌遺神究何取焉近題瓌卓歇圖詩即以重僮斥之矣又有兀顏思敬跋亦於蒙古有貶詞考之輟耕錄金人氏族兀顏曰朱夫完顏烏古論之類自係金源人之本姓譯以漢字已失其本又何有於曰王曰商乎此輟耕錄之衡言也且思敬身本金源入元從明當洪武六年距順帝歸應昌僅五年北元猶行宣

光年號而心忘故國口多微詞士品至如此又何以為文章之本哉予非詡鑒別之精蓋示古文之法與作古文之本因端以發其蘊俾學者共窺一二云庚戌初冬重閱再識不欲書其後命董誥書之

書命館臣入吳三桂擒桂王由榔諭卷識語

偶覽所書命館臣入吳三桂擒桂王由榔諭以吳三桂之擒桂王由榔與阿睦爾撒納之

欲滅達瓦齊事適相同至彼時洞見逆賊蓄心竊據已久然非藉天朝聲靈兵力必不能速成功以逞其私故其為我宣力正所以自為謀古來奸雄類皆如是總在人君有以燭其隱微不事億逆而狡獪技倆自無所施耳因命將阿睦爾撒納所奏二摺繙譯清漢並其本文附錄卷末以示萬世之馭遠夷者乾隆甲寅冬八十四老人御識

歷年上元鐙詞冊識語

歷年上元鐙詞冊識語之作乃識過非識佳也夫清平之世上元佳節為君者幾暇之餘摛詞以紀乃事之宜何過之有而予以為過者非遜語實誠言也總計予六十年之中得詞四百一十二首已涉杜甫之譏然予自以為過者尚不啻此蓋詞冊之書共成三十二冊始於于敏中手蠅頭小楷以進者辛未以前章之數原不論然其時尚有奉

懿歡事巡方撫新降諸盛典至敏中不能書命董誥繼書以後在辛丑則外歸者益衆而侈節者增繁是非予過其誰之過哉為人君者一倫於喜事好功增華飾盛之念未有不黷武事而詡昇平者予雖慎未至此而不得其志幸灾樂禍之人保無為此論者乎思及此而予之過更不待人言且自以為甚矣且伏羲六十四卦分詠八章以為成數則始自戊申為予七十八歲之時七十八歲可謂老矣要平聲以八年於可必不可必之間茲竟與廿

五歲期滿六十年之在位同荷

天眷以成符望則予之感

恩勅已懍懍危懼豈言語所能盡者哉則此識語所云識過者允出於誠而識過即所以識佳且即所以識幸觀此文者庶有以諒予乎

書後

書宋孝宗賜曾覿書冊後

宋孝宗所為乃庶人之孝匪天子之孝向已

論之詳矣玆觀其賜曾覩書唐太宗與張元
素論隋主好專之事益足以知其無有爲之
志徒恃臣下之盡職以便己之高拱圖自逸
則所謂匪天子之孝豈吹求哉夫自專細務
不任羣臣固無致治之理然居君師之責者
一任羣臣爲政不明察以專賞罰又安能率
作興事以熙庶績哉書之稱堯曰欽明稱舜
曰文明蓋必明察以照物然後能專以斷信
賞必罰於以董正百官致治四海也然所謂

明察者豈易言哉蓋欽者敬也文者達也敬
於心而達於物堯舜之所以爲明也如日月
之明容光必照而無所用其照若其以苛爲
察以刻爲明必致寄耳目於宵小適足以自
蔽此堯舜之明出於欽文則其專也更必有
私以間之隋主之失實在於此唐太宗張元
素並未論及亦可謂失言矣雖然更有一說
蓋明者爲人君所必當勉而爲臣者所深畏
者也皐陶之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爲

臣者能如皐陶者有幾則可知不欲其君之
明者多矣則可見張元素之言唐太宗有所
被其誤矣太宗爲明君尙如此不及太宗者
可不愼哉近巡經直隸處分滯獄一事頗有
類此近因巡城御史穆克登額等奏緝獲王二等三犯供出隨同馬十等行劫建昌縣錢鋪一案事閱兩載有餘已獲正犯十餘人而尚未審結殊堪駭異隨將馬十擬至行在交軍機大臣等審訊始知案犯於上年十月內已提至省城而臬司並不親訊僅委之首府首府又委之首縣該縣又未全訊各犯僅抄撮原供具稟以冀搪塞了事總督亦未飭催置若罔聞似此劾貸重案任意延挨此豈尋常玩誤可比不得不將劉峨等分別降革拿問以示懲創並傳諭各省督撫共知警凜毋蹈前車之轍而此冊適隨

行笈幾暇偶覽爰申其說如此不欲書曾覩
冊後故命董誥書之

書韓昌黎答李翊書後

昌黎平生得力處在此一書而其撮要示的
又莫過氣水言浮物數語然有引而未發者
焉是以申而論之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
者何氣也道者何理也器者何物也道存斯

理存理存斯氣盛氣盛斯物之大小必浮昌黎但言氣貴盛而未言理貴存是故理以率氣氣以運物化而裁之推而行之匪啻為文天下萬事萬物無不備於是也然昌黎雖未言及理豈氣之外別有所謂理乎蓋氣實有正有邪理之氣為道心正也欲之氣為人心邪也孟子云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氣何由塞理運之也理何由運道貫之也惟精惟一養氣即養道

心也昌黎因文見道庶幾在是夫豈論文而已哉

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唐風圖跋

唐風十二篇高宗書馬和之畫俱全張丑曾載之清河書畫舫馮銓摹其書入快雪堂帖予嘗再臨且為補采苓篇名者也近始得之則二字具存後更有唐國十二篇五字鐫者脫之耳溯學詩堂彙藏作記二十有二年續得周頌閔予小子之什亦已七年神物必合仍歸之堂詎因恩此皆晉詩也本其風俗儉而用禮有陶唐氏之遺風故謂之唐風高宗在臨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徒以西湖為銷金窩罔知蟋蟀山樞之義矣不務返晉為唐而乃錯杭作汴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也晝長幾暇撫對真蹟今歲年豐人樂予將推恩益下歲聿其莫好樂無荒願與吾億兆共之辛亥長至御識

重訂熱河考跋

右熱河考乃乾隆戊子秋駐山莊時所作內云黃河之源自星宿海蓋據康熙年間侍衛拉錫等所窮但至星宿海而止即指為河源是以

皇祖御製幾暇格物編亦以鄂敦（漢云星宿）他臘（漢云海）為河源也迨壬寅歲命侍衛阿必達往窮河源親履目覩復命詳奏予始知星宿海尚非真源其西南上游一河蒙古語名阿勒

坦(漢云金)郭勒(漢云河)其水黃色迴旋三百餘里入星宿海合流而下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蒙古語名噶達素(漢云北極)齊老(漢云石)其崖壁黃赤色上為天池醲流百道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斯為中國黃河之真源也至羅布淖爾(漢云蒲昌海)伏流地中至此復出是又為阿勒坦郭勒之上源於是考詢始明確因著河源詩文並命館臣詳訂前史載記之訛輯為河源

紀略一書刊行頒布以決疑而傳信然茲事體大理博彼桑欽酈道元輩拘墟耳食無足論已即元史有星宿海為河源之文亦失之疎而誤譯鄂敦為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之故耳使非若今日之版圖式廓予之精通蒙古語及漢文更詢之親履目覩之人卒欲正千古之訛傳得其確實不亦難哉因閱舊考河源未臻更誌續得真源梗概如右乾隆甲寅孟秋御識

御製文三集卷之十一

辨

絲竹辨

桓溫之與孟嘉徒以聽妓而論絲竹之不相及世且傳以為佳談而不知其不知樂之甚者也夫樂者何天地之常經人物之正理也咸池大章之法後世失傳其僅傳者虞書言志永言依永和聲四事而萬古為樂之法無不該蓋絲之出於手竹之出於口其遞不相

及理固易明至所謂不如肉之說肉者人也絲竹皆和聲依永之物其不如永言言志之人亦已明矣而溫乃因聽妓以較其長短嘉遂以情欲之私言其遠近是媟褻好之私失古聖之旨靡曼之歌委隨之舞皆由是起矣桓溫奸雄固不足齒孟嘉稱名士其論樂乃卑卑出此反致一座咨嗟爾時世道人心率可知矣

夢辨

幼讀論語至孔子吾不復夢見周公解之者咸以爲孔子盛時曾夢見周公老而衰則無復是夢未嘗不疑之然不得其說則亦置之今老矣於學於理頗有所進不忍置此疑而不明作夢辨

夫夢者無何有之事也眞人不夢尚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如孔子兩柱之夢非夢也乃前知也類乎是者亦不一而足吾悉以前知概之若夫高宗版築之夢吾固已疑之而著

論於通鑑闡要之書蓋二典三謨無所謂夢之語至周禮乃有占夢之官而其說始紛周禮非聖人所作也以予論之夢雖無何有而總不出於思思者情之遠也眞人無夢蓋不牽於思也然思有有涉者有無涉者若飛而行水而履火之侵崖之墮獸來噬鬼來搏龜之毛兔之角幽漠渺泪覺則皆無不可紀極此則觭夢而已豈實有哉其有涉者必其所宿識如父子親友之類設非宿識無夢之理

見其祖者夢其祖至於高曾則不能夢也此則思由於心想其形然必宿識其形者耳若孔子之夢周公蓋由心想乎而吾以爲必無之事亦在此耳夫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肩二肘是雖出於想像者言然尚有形之可擬也若夫周公之容爲皙乎爲黔乎其貌爲妍乎爲媸乎身之直爲長爲短體之橫爲肥爲瘠是均不可知其爲何形然則孔子何以夢之蓋孔子自嘆至老而終不能行

周公之道故曰不復夢見而已不復夢見者不能復行其道是即衰而已是即俗所謂非夢想所及而已是即嘆道之衰而非嘆身之衰而已且身有盛衰心豈有盛衰乎凡人尚如是而況聖人乎若因身之衰而並道亦失之非聖人之事也楊簡撰易傳於无妄之九五直引以爲孔子實不復夢周公此誠不值一噱若倪瓚自詡其畫以謂非王蒙所夢見則尚近之 宋楊簡易傳於无妄之九五以爲孔子不夢周公不知其幾年矣云

云是實以孔子曾夢周公此與膠柱之見何異內府有倪瓚獅子林圖其自跋云與趙君善長以意商榷真得荊關遺意非王蒙所夢見此雖尋常習熟之詞却與論語不復夢見語意較為近之蓋謂非其所能即為非其所夢見也
所謂孔子嘆道之不能行亦如是而已矣即
如言今之政治余以為不能夢見堯舜豈余
曾夢見堯舜乎因並識之以俟明於夢者

碑文

重修萬山隆福寺碑記

萬山隆福寺當
昌瑞山之坤方或曰龍福或曰隆福其傳不
一而今以隆福稱亦已久矣寺始於唐葺於
遼修於金明其興廢見於前人碑碣而特詳
於乙丑汪由敦之記然不過宂居緇流棲處
而已非大刹也癸卯秋往
盛京瞻謁
福陵
昭陵見實勝寺在前處以喇嘛默思其義蓋
以國家定制中外蒙古諸王公凡過

陵者無不瞻拜而蒙古敬佛用以起敬延福
奠安洪基意深遠矣歸而命內府就此寺用
盛京實勝寺之例拓而新之以為
昌瑞山前屏而由喜峰口赴京諸蒙古視若
盛京之實勝寺以之闡黃教綏遠人何一非
勉繼繩卜永基之爲哉夫此
山陵乃我
世祖行狩于田
親臨所相度也雅頌所稱高山
天作陟巘晉原蓋扶輿清淑之氣鍾靈毓粹
用兆丕基以建萬國聲靈之極以貽我子孫
奕禩無疆之庥非若前代陵寢委之將作聽
之堪輿者比寺距
兩陵各十餘里傍有行宮展謁先期必駐此
澄心齋宿質明將事永惟我
世祖
聖祖經綸締構之艱繼序紹庭之重佛時仔
肩覲

光揚
烈將於是乎僾見愾聞焉於是乎儲精希
佑焉其敢不欽乎敢不惕乎寺之緇流白足
弗稱國家體制則虞之村野別寺甲辰春鳩
工庀材丙午秋竣事莊嚴佛宇審邇
鼎湖大廈雲構靄乎見穆清之宇淵乎登肸
蠁之庭所謂隆也吉蠲孝享詒爾多福羣黎
百姓徧爲爾德所謂福也夫不以一人之福
爲福而合億兆人之福以爲福此名與實之

所以副而非侈罔陵松柏之頌爲也然則承
是隆福者其亦唯一日二日兢兢業業以無
忘我
祖櫛風沐雨之勞丕顯丕承之緒以勤恩中
外億兆生靈託命之重庶幾隆者益隆而福
亦垂裕萬年矣是爲記

平定臺灣告成熱河
文廟碑文

昨記平定臺灣生擒二兇之事亦既舉平伊
犁定回部收金川爲三大事旹文勒太學其
次三爲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洗田五以在內
地懷慚弗鄉其事而平定臺灣介其間固弗
稱勒太學然較之內地之次三則以孤懸海
外事經一年命重臣發勁兵三月之間擒二
兇定全郡斯事體大訖不可以不紀因思熱
河
文廟雖承德府學耶而余每至山莊必先展
拜廟貌秋仲丁祭常遣大學士行禮則亦天

子之庠序矣且予去歲籌臺灣之事曰於斯
天佑予衷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巳圖魯以
行及簡精兵近萬亦發於斯而諸臣涉重洋
冒艱險屢戰屢勝不數月而生擒二兇且無
一人受傷者是非
上蒼默佑
海神助順曷克臻斯則予感謝之誠兢業之
凜亦實有不能已於言者籌於斯發於斯臻
於斯

文廟咫尺我
先師所以鑒而呵護者亦必在於斯記所謂
受成告成正合於斯地也則平定臺灣告成
熱河
文廟所為禮以義起非創實因且予更有深
幸於衷而滋懼於懷者予以古稀望八之歲
五十三年之間舉武功者凡八七胥善成其
一惟征緬之事以其地卑濕瘴癘我軍染病
者多因其謝罪求罷兵遂以振旅是此事究

未成也近據雲南總督富綱奏報緬甸謝罪
稱臣奉貢之事命送其使至熱河將以賜宴
施惠是則此事又以善成於斯矣夫奉
天治民百王誰不為天子而予以涼薄仰賴
祖宗德施受
天地恩眷獨厚近八旬之天子蕆八事之武
功於古誠希示後有述使一事尚留闕欠予
之懷慚終不釋也自今以後益惟虔鞏持盈
與民休息敢更懷佳兵之念哉夫

天地天子之父母也子於父母之恩不可言
報中心感激弗知所云已耳繫之辭曰
瀛壖外郡閩嶠南區厥名臺灣古不入圖神
禹所略章亥所無本非扼要棄之海隅朱明
之世始闢中國紅毛初據鄭氏旋得恃其險
遠難窮兵力每為閩患訖無寧息
皇祖一怒遂荒南東郡之縣之闢我提封一
年三熟蔗薯收豐漸興學校頗習生童始之
畏途今之樂土大吏忽之恣其貪取臺灣遠隔重洋

風濤冒涉其始陞調之員原以為畏途既以該郡物産豐饒頗獲厚利調任之員不以涉險為意轉且視為樂土知近日福康安等參奏文職自道員以至廳縣武職自總兵以至守備千總巡查口岸出入船隻於定制收取辦公飯食之外婪索陋規每年竟至盈千累萬而督撫大吏輒婪之耳目難周不能詳查於是益無忌憚茲據實奏不可不分別嚴加懲治以儆官邪而申國憲
既嬉其文復恬其武匪今伊昔
叛亂屢覩向辛丑年昨丙午歲一貴爽文其
亂為最地方文武既皆習於恬嬉則文員祇知飽其槖壑豈復以撫字為心武員甚至縱兵離營牟利並自總兵以下各衙門設立四項聽差名目多者三百人少亦三十餘人存營之兵無幾又豈復以操練為事以致奸民既得糧口更無畏心煽誘愚民屢形

拔亂其甚者如康熙辛丑年之朱一貴及昨丙午歲之林爽文糾衆戕官據城僭號更為
罪大惡極水陸提督發兵於外夯相觀望賊益張
大林爽文滋事之始水師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一同帶兵渡海謂可即時撲
滅不意南北互相觀望遂致賊勢日益披猖
天啓予衷更遣重臣百巴圖魯勇皆絕倫川
湖黔粵精兵萬人水陸並進至海之濱上年正月
雖竭於鎮先命李侍堯代常青為總督而以常青為將軍身司征勦常青究未經行陣祇
能保守府城不能奮加勦賊幸　天牖子衷六月内即諭令福康安入覲熱河繼而常
青亦請旨另簡重臣代己隨於八月勅命福康安為將軍海蘭察為參贊帶巴圖魯侍衛

章京等百人並即調四川屯練二千廣西兵三千湖南兵二千貴州兵二千水陸並進以
待福康安至彼領勦至海之濱崇武略駐後兵到齊恬
波徑渡一日千里以遲為速叶百舟齊至
神佑之故福康安至廈門於十月十一日自大擔門開舟連次遇風阻回復在
崇武澳守候適旬適四川屯練與廣西之兵先至而風亦轉利遂於二十令日中刻放洋
至二十九日中刻兵船共百餘隻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日而達其始似覺遲滯而既
渡之後所向無前特傳送旅大功信非　神靈佑助何以至斯
馳救諸羅羣賊蜂擁列陣以待不值賈勇如虎搏兔紊角
隴種頃刻解圍義民歡動雖時賊匪久圍諸羅間大軍既至亦

蜂擁迎拒福康安海蘭察及巴圖魯等即日統兵前進勦殺無算立即解圍義民等無不
歡欣踴躍出城迎師斗六之門為賊鎖鑰大里之杙更
其巢落長驅掃蕩如風捲籜夜攜眷屬內山
逃訖斗六門為賊門戶最稱險要官兵乘銳立抉隨即擒其大里杙巢穴林爽文胆
落連夜攜其家屬逃至埔裏社埔尾一帶遂成釜底游魂矣生番化外然
亦人類怵之以威賚之以惠彼知畏懷賊竄
無地遂以成擒爽文首縶先聞林爽文計窮即欲逃入內山而
生番徂循未必能翦利害成將逆首旅匿則難速歲預命福康安既怵以威復賚以惠生
番等果即傾心効命協同官兵杜丁人等竟於正月初四日在老衢崎之地將林爽文生

擒解京俾元惡不致漏網可知凡有血氣無不各知自為頓所以經理者得當否耳狼
狽為奸留一弗可自北而南居上臨下叶海
口遮羅山塗闢鎖遂縛大田略無遺者叶林爽
文逃入內山勢已成擒莊大田在鳳山一路窺伺府城意其事急遁海石逸乃福康安悉
心善畫預令烏什哈達帶水師兵丁絕其去路而分巴圖魯等為六隊各自山梁挨次排
下四面合圍適值順風烏什哈達水師之兵逃擒而至沿海密佈莊大回逃竄無路立即
就擒并其頭目四十餘人無一脫者又縛賊衆二千餘名又有逃入柴城瑯嶠各番社者
三百餘人被生擒等立即擒獻伏誅於是股匪一時殲戮殆盡合郡頓輯平定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曰福康安智超謀深曰海蘭

察勇敢獨任三月成功勳揚古今既靖妖孽當安民庶善後事宜康安並付定十六條諸弊祛故永奠海疆光我王度此次臺灣用兵其始不能滅賊非盡由士卒怯懦之故亦由領兵者不得其人遂至稍延時日若福康安之智謀算無遺家海蘭察之勇敢所向披靡可謂一時無兩而又同心共濟以此士卒用命勢如破竹未及三月而大功告成洵能不負任使至於平定之後不可不亟籌善後之方以為永靖之計嗣據福康安奏定祛除積弊十六條俱能悉心籌勤切中肯綮已令大學士九卿議行以俾地方文武實力遵守海疆庶可永慶安恬矣凡八武成蒙佑自天雖今耄耋敢弛惕乾如曰七德實無一焉惟是敬勤勵以永年

勑建永福寺碑記

永福寺例隆福寺而建也寺在良各莊行宮之西有山磅礴蔚然而深秀曠然而坦平土厚泉甘若拱若衛於淨境為宜舊有寺一區誌不載其所由始制頗庳陋爰於乾隆五十二年丁未春命將作撤而新之即山之麓因勢高卑崇閣傑峙複殿連屬繚以周垣翼以廣廡寶坊彤樓對屹矗起薰脩之室守視之所固不咸具門前流八功德水虹梁亘度宛然祇林王舍之區也屋凡八十楹費帑金十八萬九千有奇五十三年戊申冬落成寺之所以建者以其地近
泰陵每遇祇謁
橋山先憩於此齋心攝神以夙嚴對越之敬亦如隆福之於
景陵也兩寺之俱以福名者厥有義洪範之九嚮用五福衆人之所同也乃先於其五建

用皇極斂時五福言乎皇極之福不與人人同至於錫厥庶民又無不與人人同之也故自一人以推及於九族百姓下至億兆黎民而其福始大自一身一時一事以引之世世萬子孫而其福始長洪惟我
皇祖御宇六十一年
聖德
神功上蟠下際備祥錫羨崇鴻峻極亦既與
天並隆矣我

皇考有作而述之有堂而構之凡所以創制
顯庸貽謨垂裕若
實錄
聖訓所載
諭旨所頒予小子所聞安視膳見知而欽承
者皆有其量百世其量萬世之規焉此斂福
錫福所爲永永而無極也大雅之詩曰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而歸本於世德作求世德者
永福之源也抑玆地佛氏之宇諸佛經典每

言福輒曰福德亦洪範所云予攸好德則錫
之福也予仰承
祖
考篤祜福集藐躬將躋八袠矣幸際五代積
慶四海綏和而夙夜兢兢惟好德是亹所藉
以攄
弓劒之慕展水木之思慎德永圖以爲福基
者其曷敢有斁是爲記

御製文三集卷之十二

書事

書宋劉清之紀左傳叔向母之事

叔向之母賢母也能訓其子爲正人又能知
叔虎之母美而惡入聲將生敗子惡去聲之而不
使見羊舌職劉清之記此事而所注又不明
幾不成句令人不可曉宋劉清之戒子通錄記叔向之母一事引左傳云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敝族也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欒盈嬖之故

羊舌氏之族及於難云云所注殊不明晰按左傳注不使謂不使見叔向之父羊舌職也又左傳汝敝族也下有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三語爲劉清之刪去爾後文義幾至不可曉亦著述者之過也然此誤不在劉清之而在左
邱明夫妬婦人之惡德也叔向之母蓋能預
見叔虎之母雖美而惡將生惡子以儆羊舌
氏之宗然從子之諫使往視寢果生虎
而羊舌氏之族遂及於難是誠仁人能惡人
而有先見之明者矣左氏歷謂之惡去聲而不
宜謂之妬是誠其浮夸而不實也以致千載

之下謂叔向之母果妬焉余不可不正其誣

臣等謹按左邱明謂叔向之母妬後之耳食者遂靡以惡名歸之此不覈其實也夫知叔虎之母美而將生敗子此好而知惡先見之明也非妬也能訓其子為正人可不謂之賢乎從子之諫而使往視寢可終謂之妬乎由前之言則為知幾而能見患於未萌由後之說則為聽諫而亦自明其不妬乃左氏不曰惡

之而曰妬其美是沒其先幾之哲而誣以娼嫉之名此韓愈所以有浮夸之誚也臣等伏讀

御製於千古是非賢否剖析精微以叔向母之一善足稱必為之覈其實而正其誣使數千載後幽光潛德歷久彌彰所以存人心世道之公為萬世褒貶之法臣等曷勝欽仰悅服之至臣梁國治臣董誥拜手稽首恭跋

書孟子對萬章焚廩浚井事

辨古人之事而不折衷於理雖有懸河之口炙轂之智徒皆踳駁而無當於事如舜之焚廩浚井是矣夫此事始於萬章而成之於司馬遷遂令後世咸以為必有而余則以為必無亦惟折衷於理而已夫舜大孝者也烝烝乂不格姦是瞽瞍與象亦有所回心矣於是帝妻以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則是時瞍與象亦不能使之完廩浚井矣且捍笠而下匿

空而出是舜預有防矣有所防非孝子之心也申生且弗為而謂舜為之乎使瞍象果有其事舜亦惟叩首泣血求之於瞍而已求而弗得舜亦必不為申生之勇於從而順命將陷父於不慈所為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舜亦必有以處此矣孟子之對咸邱蒙不曰齊東野人之語乎然則萬章之問亦當以齊東野人之語折之而不答何必費辭後世若劉知幾蘇轍羅泌雖皆見及此而未嘗折衷於理

以謂必無其事且費辭余故詳敘而斷論之

書光武大破莽兵於昆陽事

古今鴻戰以少勝衆遂以定天下之基者有三黃帝誅蚩尤於涿鹿尚矣遂古荒略莫可悉紀我
太祖殲明師四十萬於薩爾滸別有著論其一則光武大破莽兵於昆陽也獨范曄所記欲張大其事反有未達事理者是以敘而明之

夫莽兵四十餘萬號百萬是誠勁敵也諸將逡巡無定志光武為之圖畫成敗以十三騎出城召兵自將步騎千餘犇敵此其神武勇略為何如既又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誅王尋遂以大潰敵兵追奔百餘里解昆陽之圍海內響應而漢家之業遂大定然光武所以能如此者亦惟求是於
天立志不移用能見大敵以賈勇合衆志以成城耳而曄未言及此也乃稱莽軍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以助威此語則失之不經矣蓋自益烈山澤犀象非中國所有雖有虎豹其去人亦遠終不可如牛馬之類畜而馴之驅而使之戰也曄蓋誤謂黃帝教陳熊羆貔貅為勇銳士之號而遂以為實有其事耳路史之注率已明之或曰田單之用火牛非此類乎曰以田單之火牛益足證虎豹之烏有蓋牛六畜之一束兵於角束葦於尾可聽人為之穴城出牛燃尾使犇牛必向前奔而敵駭

此事之所有也虎豹野獸也柙而畜之或可其能如牛之聽人束首束尾乎一出柙必亂奔橫跳或且噬啟柙之人而已叅上軍先自亂其尚能威懾前敵乎予故笑范曄之不達事理而猶效司馬遷之怪誕紀事嗚呼作史可易言哉

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

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是三事皆關大政各有崇文勒太學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洗田五

是三事雖屬武功然以内地懷慙弗鄕其説
至於今之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則有
不得不詳紀顛末以示後人者向之三予惟
深感
天恩蒙厚貺次之三予實資衆臣之力得有
所成若茲臺灣逆賊之煽亂乃卒然而起兵
出於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
蓋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臺灣之後歷雍正
逮今乾隆戊申百餘年之間率鮮卅歲寧靜

無事而其甚者惟朱一貴及茲林爽文朱一
貴己據府城僭年號林爽文雖未據府城然
亦僭年號矣朱一貴雖據府城藍廷珍率兵
七日復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雖未
據府城亦將一年始獲首渠平定全郡則以
領兵之人有賢否之殊故曰事在人為不可
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際一總兵率千餘兵
滅之而有餘及其蔓延猖獗全郡騷動不得
不發勁兵命重臣則予遲速論所云未能速

而失於遲予之過也然而果遲乎則何以成
功蓋遲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籌策之予心
故始雖遲而終能成以速非誇言也蓋紀其
實而已若黄仕簡任承恩初遲矣而予於去
年正月即命李侍堯速往代常青為總督辦
軍儲常青往代黄仕簡藍元枚往代任承恩
司勦賊之事而郡城與仕簡弗致失於賊手
是幸也是未遲也（黄仕簡任承恩既至臺灣南北互相觀望而月餘逗至與賊以暇日以滋蔓幸予於正月初自值李侍堯入覲即命往代常青為總督而命常

青代黄仕簡又隨命藍元枚代任承恩是以郝壯猷於三月初八日自鳳山棄城敗歸立即置之於法常青遂於初九日到郡坐頓兵威廣狃賊鋒郡城得以無失使常青不即到則郡城必失守仕簡或被賊獲皆未可知是始雖遲而實未為遲也）既而常青
祇能守郡城藍元枚忽以病亡是又遲矣而
天啓予衷於六月即自甘省名福康安來熱
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蘭察率
百巴圖魯及各省精兵近萬往救諸羅是又
未遲也（常青雖固守郡城未能親統大兵往救諸羅藍元枚正籌會剿旋以病亡又幸予於六月內早令福康安來覲熱河即命於八月初二日同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

章京百餘人馳赴閩省並預調川湖黔粵精兵近萬人分路赴閩雖時諸羅被圍日久糧餉火藥道梗不能運送若非天啓予衷及早命重臣統勁旅前往幾至緩不濟事是常青等救諸羅雖遲而予所辦亦未為遲也

福康安等至大擔門開舟阻風風略定而啓行又以風遮至崇武澳不能進是又遲矣然而候風之際後調之兵畢至風平浪靜一日千里齊至鹿仔港是仍未遲也

福康安到廈門於十月十一日自大擔門開船被風打回十四日得風駛行半日又以風轉逆至崇武換泊似覺遲滯然當此候風之際四川屯練二千廣西兵三千俱至而風亦順利遂於二十八日申時放洋至二十九日申時兵船齊抵鹿仔

港千里洋面一帆直達其餘之兵亦陸續配渡福康安率此生力之兵旬日內預解諸羅之圍繼克賊巢生擒逆首是未渡以前若遲而計其成功又未可謂遲也

夫遲之在人而

天地神明護佑每以遲而成速視若危而獲安有如昔年閑氣論所云者予何修而得此於

天地神明之錫祉哉如是而不益深敬畏勤政愛民明慎用兵則予為無良心者矣予何敢抑又何忍乎夫用兵豈易言哉必也凜

天命屛已私見先幾懷永圖方寸之間日日如在三軍前而又戒掣肘念衆勞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尚健不肯圖逸以遺難於子孫臣庶藉以屢成大勳此非

天地神明之佑予亦豈非弗失良心得蒙

天鑒乎福康安等解圍殲賊以及生擒賊渠諸功績已見聯句之詩之序玆不贅言獨申予之不得已用武又深懼用武之意如是以戒後世占驗家以正月朔旦値剝蝕為兵戈

之象遠者固無考自漢至明屢逢其事然亦有驗有弗驗

元旦日食自漢迄明有四十七其本係政治廢弛及僭竊偏朝無論已如唐之太宗宣宗元旦日食其年俱寧靖無事至宋仁宗四十餘年之中元旦日食者四景後嘉祐四年亦無事此其弗驗者也惟寶元元年元昊反康定元年元昊寇延州皇祐元年廣源州寇儂智高寇邕州又元代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元旦日食是年廣西上思州土官黃聖許結交趾為援寇陷忠州江州及華陽諸縣此其有驗者也

若昨丙午可謂有驗矣以予論之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剝蝕亦可筭而定也既定矣其適逢與不逢原在依稀懞恍之間且亦乏計預使之

必無也若使之無是爲詐也不惟不能避災或且召災故史載宋仁宗朝第二次康定元年春正月朔當日食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夫日食必當在朔可知古稱月晦日食者多移閏曲避之術耳至於不得已而用兵惟在見幾而作先事以圖遲不失於應幾速不失於不達惟敬與明秉公無私信賞必罰用兵之道其庶

幾乎夫行此數端甚不易矣知不易而慎用兵又其本乎凡軍旅事必當有方略之書目成即以此語冠首篇亦不更爲之序矣

御製文三集卷之十三

書事

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

昨生擒林爽文則勦滅逆賊事可稱蕆大端茲生擒莊大田則肅清臺灣事方稱臻盡善二逆狼狽爲奸得一而不得二餘孽尚存慮其萌芽且彼既聞首禍被獲則所以謀自全而倖逃生入山固易追赴海則難捕矣是以先事周防屢申飭諭莊大田在南路距海甚近不慮其入山而慮其

入海則逃捕甚難因屢次降旨令福康安等慎防其入海之路思慮所及隨時預勅茲福康安盡心畫策凡港口可以入海者無不移舟設卡因聞莊大田帶同匪衆俱在柴城初二日欲往蚊率社經番衆極力抵禦復行退回初五日黎明官軍由風港發兵越箐穿林遂有賊匪突出拒敵我兵迎擊海蘭察率領巴圖魯侍衛奮勇齊攻殺賊三百餘生擒一百餘追至柴城賊愈衆多然恐攻撲過急莊大田或臨陣被殺或乘間竄逸轉不能悉

數成擒福康安分兵數隊以徐合攻自山梁佈陣抵海岸適烏什哈達所率水師得順風連檣齊至沿海進圍水陸合勦自辰直至午刻殺賊二千餘羣賊奔潰投水屍浮海如雁鶩而獨莊大田伏匿山溝以致生擒是豈人力哉

天也二逆以么麽小民敢興大亂殺害生靈無慮數萬使獲一而逃一未為全美斯皆生致闕下正國法而快人心反側潛消循良樂業福康安海蘭察等盡謀奮勇不負任使固

不待言然非

天佑我師俾獲萬全豈易致此耶更查康熙六十年四月朱一貴於臺灣起事提督施世驃總兵藍廷珍於五月由澎湖進兵至六月收復臺灣府城計閱七日於閏六月始擒獲朱一貴計閱一月餘至雍正元年四月而餘黨悉勦盡自朱一貴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閱兩年茲林爽文於五十一年十一月

起事其黃仕簡等前後誤事經一年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由鹿仔港始進兵其間解諸羅縣之圍克斗六門攻破大里杙賊巢至本年正月獲林爽文計閱四十二日繼獲莊大田計閱三十二日自林爽文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共閱一年三月是較之藍廷珍等成功更為迅速矣夫逆賊入內山生番非我臣僕性情不同語言不通其導我軍令與否未可知也福康安示之以兵威使知畏給之以賞項使知懷其經畫周密賢於施世

驃藍廷珍遠甚又得海蘭察率百巴圖魯攻堅陷銳遂得前後生獲二凶且李侍堯悉心董理軍儲毋誤行陣使不以李侍堯易常青之總督則軍儲必誤不以福康安易常青之將軍則成功必遲茲盡美盡善以成功於三月之間則

上天之所以啓佑藐躬俾以望八之年而獲三捷之速則予所以深感

昊慈豈言語之所能形容也哉自斯以後所願洗兵韜甲與民休息保泰持盈日愼一日以待歸政之年庶不遠矣雖然仔肩未卸必不敢以娛老自怠所爲猶日孜孜仍初志耳

書揚雄法言

偶觀法言用智之句喜其有卓識可謂明哲矣夫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迫不及待安用其智然不有未奔沈之先乎是誠明哲者所宜思也旣而笑雄之能爲此言而不能行夫劉

棻爲車航之小而莽爲車航之大劇秦美新爲在奔沈之先乎抑在奔沈之後乎雄何不思於奔沈之先以致生而有投閣之驚死而蒙莽大夫之謚則是雄之爲言仍虛飾之車有繫之航耳吾於是知言顧行行顧言之爲難也且以知立言之不可不愼也

書晏嬰叔向論齊晉事

晏嬰叔向齊晉之賢大夫也其論齊晉爲季世將不廷厭祚而爲異姓所有如燭照數計

而龜卜後之讀是篇者無不以爲題而吾獨以爲非非非其論之不中（去聲）而正論其論之中爲不題也夫齊之將移陳氏晉之將分三家兩國之存亡繫焉君棄其民以樂慆憂是自取其亡也大夫者與國同存亡者也不知者愚不足誅旣知之矣不亟諫其君思所以防患存國是不忠也諫而不從死其職爲上辭其職爲次二子不聞有此也徒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且私議其君國大事於異國之

大夫是可謂之與國同休戚之人乎子爲父隱臣不當爲君隱乎有識之人將鄙之二子自居爲有識者乎無識者乎故吾獨以其論爲非亦責賢者備之意云爾夫叔向之言獨重於其私宗而晏嬰所謂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雖市惠之意耶實亦難爲繼也（世之好名者固不樂施惠之心然亦必量入爲出爲其可繼陳氏以私恩小惠籠絡人心家有其事若必如左氏所云齊舊四量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按杜預注陸德明音義解公量豆四升四豆爲區一斗六升四區爲釜六斗四升釜十爲鍾六斛四斗家量登一豆五）

升積至於鍾為八斛則多一斛六斗是家量較公量加十分之二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貸者如歸入不憤出勢必難繼陳氏先自貧矣是左氏欲蓋飾其詞而不知其出於情理之外浮夸之訓有由來也且嬰向私議誰則聞之此或出於左氏品藻浮夸之為是則嬰向之語並不能不疑為邱明之衍言或非實出於嬰向者矣

書隋文帝改元事

隋文改元之事昔於通鑑輯覽但評其好祥貢諛及加課工役之非而於袁充晝夜短長之妄至引京房所說闕之尚有未盡茲故申而論之

夫晝長則夜短夜長則晝短堯典所載千古不易之定論也天不變日月亦不變豈有因世道之治亂而因之有長短之殊哉如其所言則堯舜之時當何如其長桀紂之時當何如其短且自上古以至於今又當有幾多長短殊節挈壺之士當何以考之此其貢諛無勞更辨矣又所引京房上道次道下道之說

更屬囈語夫治易以無私為本京房以有私而治易故其師焦贛即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京房分卦直日以風雨寒温為候其說踳雜且佚其本而被他人假藉以入者又不知凡幾漢室公卿以為煩碎不可行是也至於其後乃專言蒙氣以為蔽己之賢之兆此非私意而何蒙氣之說治歷之家不甚解

至我

皇祖考成之書乃明言其故蒙氣即地中遊氣上騰於太陽未出之前日出後漸次散去日以為常我皇祖御製曆象考成書內所言清蒙氣差一篇最為詳盡清蒙之氣有厚薄高下由於地勢之殊於人事無關若京房云係賢人閉塞之徵已屬牽附而且專指為蔽己之賢更為用私可鄙矣萬古有日月即有此氣與人之賢不肖為隱顯何預蓋略通陰陽天道之人不得志舒其憤懣幸灾樂禍中己私害公道似房者不少矣符其師言不亦宜乎然此等言世治則少世亂則多亦不可不知

兵部奏凱旋兵丁至京由驛各歸本地

營伍紀事

古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為制兵善策其不及者更役流民使之戰戍皆所謂毆犬羊以飼虎豹殊可笑耳惟我朝用禁旅及東省旗兵以張撻伐是以所向無敵莫不成功茲之征廓爾喀七戰七勝致其畏威降順即明驗也若夫兵部所司不過設驛安頓送往迎迴茲以歲事奏聞亦循例而已豈似明之本兵哉明之本兵以庸儒登科甲洊久至司馬不

知兵為何物何事幸逢無與戎資芑苴以飽囊橐不幸有敗衂受攻斥以喪首領其亦可哀可鄙而其國家亦隨以衰滅是不大可慎乎有明自中葉以後諸帝率多怠荒不親政事凡遇軍務委之樞臣至末季疆場多故尤重本兵之權是以其時國法敵兵薄城則誅大司馬如丁汝夔王洽等皆以備禦疎忽調度乖方寘之於法蓋維時本兵既多庸闒闒冗動掣遣帥之時而其君又間於知人委任失當欲求國事不誤其可得耶即今之平定廓爾喀自前秋以至昨夏凡遲速之機進退之宜內而軍機大臣外而將軍參贊皆與一心一力日夜籌畫不為掣肘任其攄衷且沿途之督撫又復屢命繼儲餉供廩給並禁兵役之滋擾勒索是以民不知兵行若無事豈如前明之所為哉若夫地方官以兵行辛勤捐給勞去聲銀每兵不過二三兩此亦大員以己既弗躬荷戈敵愾以申同仇之誼非行賄也雖弗過而問之而亦未嘗不知但於其與者不嘉其揮霍弗與者亦不責其慳吝而窮兵遠涉邊荒既屢受官賞更得此資助積少成多亦其宜

耳若尹壯圖之流又且以為非出官捐皆害民力蓋彼若當茲定出於是庸人豈可與言政哉

雜著

讀史

陸賈對高祖語今古以爲奇談而予以爲賈有所未臻也夫高祖之言在重武輕文而陸賈之言在重文輕武乃兩失之豈可獨以彼爲賤乎蓋創業之君無不以馬上得之而敗業之君無不以忘其祖之馬上得之以致覆宗絶祀豈不大可畏乎周公之訓成王曰其

克詰爾戎兵與卽馬上治之之義周公之智顧不如陸賈横議之士哉後世侈言太平文恬武嬉以致有創業馬上者乘其敝而得之是非陸賈之言爲之作俑乎予之是論作於木蘭行營卽向年平伊犂定回部勒金川軍書馳至亦未嘗不以馬上治之何曾礙於理政哉且人之身舍勞就逸易去逸服勞難重文輕武是就逸重武輕文是服勞也設躭逸而厭勞寬衣博帶論安言吉動引聖人幾不失其所據而爲武侯所譏耶茲故以身之所歷叮嚀示戒後之人其尚思開創守成興替之機以毋忘周公訓成王之語或庶幾乎

讀洪範

洪範一書爲箕子衍神禹之言以誥武王者不惟姬周一代制治之源卽萬世帝王制治之源也九疇之敘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蔡沈之言盡之矣而予獨以爲萬世帝王制治之源者何蓋

君者民之本也辟之木乎本正而枝自隨故疇雖有九無一不關於爲君者之一身一心可不愼乎然予之所以有會心者固在皇極之建九疇之省而原始要終則在乎第九之嚮用威用矣予蒙
天篤祜得建五福五代之堂其說已見前記茲以六極自省幸而無其五而不能去其一所謂憂也春憂雨之不足夏憂雨之或過秋憂歲之不登冬憂雪之未降無不先時忖度

切切於懷至於古稀說之八弊（庚子年作古稀說數說前代之弊政有八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倖幸曾無一時彷彿者今又閱八年隨時省察不敢自恃其無猶慮或萌其漸未嘗不日惕於懷云）憂其或萌合寰中之萬民時憂其失所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不可究極而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曾無幾希是則此憂不能去而亦不忍去且更不敢去也夫季世之君但知其樂而不知憂以致受大憂而不可救藥者多矣余幸於六極中免其五而得其一則此憂

也將拳拳守之而惟恐其失之或者遂昊貺符宿願得歸政之後庶可免此憂乎然更當教子孫體余之憂為憂方將萬世守之庶幾永承

天眷是則臣民或可去其憂而為君者終無去憂之道萬世為君者其尚勉守此憂庶幾不致大憂而保後樂尚敬之哉

涇清渭濁紀實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嘗不疑其言蓋彼以隱居放言之人則可稽古考經之人已不可而況作君師司政治者乎故於勅幾熙績必不肯置疑似兩可其間而於考經稽古益必求其至當近賦心鏡詩因用邶風涇清渭濁事以詩義觀之則涇清渭濁也而朱註則以為渭清涇濁大失經義夫以者何因也涇以渭濁可知涇本清而因渭濁如左以右累是左者因右而受累賢以邪累是賢者因邪而受累也伊洛以河渾是伊洛本澄入黃河而

為渾流也如是者原不可僂指數而朱子則讀書明理何乃顛倒涇渭之清濁一至此乎然此非獨朱子誤也蓋鄭康成箋本謂涇清渭濁（鄭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是康成明言渭濁不言涇濁其以為涇清可知）（自唐陸德明孔穎達諸人因之紛訛而細意遂失）自唐時始因誤解鄭箋而顛倒其說其後入主出奴紛如聚訟益不可考朱子因訛傳訛後人更不敢議其非余細繹以字之義定當為涇之清因渭而濁為是然余亦不肯遂以為是爰命陝西巡

撫秦承恩身至二河自甘省入陝省之處辨其清濁今據具摺貼說呈覽實涇清渭濁於是余之疑始解而心始安因命附錄承恩之摺於後以誌其詳設有人議承恩遵旨為遷就曲說者可親至承恩所至二河自甘省入陝省之源視之則是非顛倒立辨朕當治承恩之罪不怙過也

臣秦承恩上言謹查涇水發源甘肅平涼縣笄頭山東流至長武縣入陝西境又東至高陵縣入於

渭渭水發源甘肅渭源縣鳥鼠山東流至隴州入陝西境又東至高陵縣與涇會其地即禹貢之渭汭今名上馬渡臣遵奉

諭旨即馳赴該處幷泝流至長武隴州等處確加察視查得涇水一道約寬一二十丈不等入陝後幷支流一十有四現在桃汛初過水勢漸澄其流與江漢諸川相似渭水一道約寬七八十丈不等入陝後幷支流三十有三現在桃汛雖過水勢仍渾其色與黃河不甚相遠至合流處則涇水在北渭水在南涇清渭濁一望可辨合流以後全河雖俱渾濁然近北岸數丈許尚見清泚過此七八里外清濁始混而為一隨傳兩河船戶及傍岸居民詳細詢問僉稱涇水係石子底四時常清惟春日雪消冰泮及夏雨暴漲時各處溪流匯集衝激奔騰以致河身渾濁遂與渭水無別十數日水退泥澄仍復清駛如故至秋冬間更為澄澈水底石子一一可數又問過渭水盛漲倒灌入涇涇口內六七里亦皆渾濁然傍岸處仍係清流渭水係沙底水挾

沙行四時常濁從未見有清澈之日並據稱涇河當水靜時可以隨汲隨飲渭河則無論四時必須澄淨然後可飲等語臣隨遣人探試涇水實係石子底渭水實係沙底並於二水急流處各取水澄之涇水一石澄滓三升許渭水一石澄滓斗許臣查勘既確復又恭讀

聖諭並取詩意繹之在作者明以潔清自喻言涇水本清自入渭以後不得不合而為濁然其清處自在故下句接云湜湜其沚許慎說文湜湜水清底見

若本體既濁安所得湜湜者耶謹按毛亨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語意渾融初未言二水孰清孰濁也鄭康成箋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雖語意不免與曲然明言渭濁不言涇濁也是漢以前本無涇濁渭清之說唐初傳本乃以鄭箋內故見渭濁為故見涇濁始欲以濁屬涇陸德明釋文定為後人所改而又云涇濁水渭清水殊與箋意未合孔穎達因之直解為故見其濁而經義愈晦矣然竊揆其致誤之由蓋亦有故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

其泥數斗夫一石之水至有數斗之泥誠不得不謂之濁既以濁歸涇自不得不以清屬渭是以潘岳西征賦即有清渭濁涇之句而唐人解經亦多因此而誤不知漢書謂其泥數斗者特舉當時所利而言言其沖激之一時也谷風謂湜湜其沚者專取潔清自喻言其澄澈之本然也凡水皆暴漲時無不立見渾濁江漢且然何獨於涇而加以濁名乎今陝西通志載明李修廣惠渠議引古碑云四月閉涇口防濁水淤渠七月啓涇口引清水灌

地等語可見涇水當四月後七月前始間有濁時餘則恒清秦漢時河高渠下引水甚易故利其濁不取其清唐宋後河下渠高防有淤墊則又引其清而拒其濁渠水為民間衣食之源以時啓閉垂諸貞石千萬人所共遵守以視經生之曲說雷同文士之陳言剿襲者洵為確然可據至渭水之濁前人固罕言之然蘇轍詩如袞袞河渭濁外尚有渭水帶沙渾之句轍少遊秦中其明言渭濁見於吟詠者不一斷非率爾操觚又寶雞縣志有云邑

南諸川半發源於秦嶺其注漢者清則同清注渭者濁則同濁又渭自隴州石門來遷縣南入岐山境尋其原委無所謂湜湜其沚者而詩顧云涇以渭濁何也等語雖一邑專志未能於涇渭清濁之閒詳加考正然以守土者紀其本邑山川亦明指渭水為濁則其言益足徵矣伏思唐人說經類多拘泥總因墨守舊聞遂致有乖經義今就臣所目驗參考碑乘博詢土著居民涇水實清渭水實濁毫無疑義但谷風一詩佔畢者童而習之率皆因

仍儒解莫有知其非者哉

皇上萬幾餘暇偶一

指示遂正千古相傳之誤臣學殖淺陋無能仰贊

高深紬繹再三不勝欽服所有臣查看過涇渭二水合

流處所實在涇清渭濁情形謹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謹奏

御書紀實卷附錄

讀書明理豈易言哉適書此卷至鄭箋云

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句恍然有悟設如

於渭字下增一而字或以有字易為入字

明曰涇水以入渭故見渭而濁何等直截

則其本意易明亦無唐宋以來之紛如聚

訟矣千載注疏家似此者亦多矣豈能一

一正之擲筆躍然附錄於此

御製西安巡撫秦承恩覆奏涇清渭濁實據

詩以誌事一韻二首附錄

近因詩中用邶風涇以渭濁事玩以字義

自當作涇水為渭水所濁解乃朱注則以

為渭清涇濁心疑其誤而泥其說者不免

耳食因命秦承恩親履二水由甘入陝之

源究其實在情形茲據覆奏辨析甚明果

為涇清渭濁既詳著紀實文并附錄承恩

原摺因再成是什以誌考古訂譌之意

撫臣親履勘二水別分明秦承恩奏稱涇水發源甘肅平涼縣笄頭山東流至長武入陝西境又東至高陵入於渭渭水發源甘肅渭源縣鳥鼠山東流至隴州入陝西境又東至高陵與涇會其地即禹貢之渭汭也遂自馳赴該地并泝流至長武邠州自甘入陝之源確加察視二水入境及合流處所實在涇

清渭濁繪圖具說覆奏涇暫有時濁又稱涇水係石子底四時常清惟春雪初消夏雨暴漲之時各溪匯集衝激奔騰河流暫致渾濁十數日後水退泥澄清駛如故至秋末更為澄澈渭水則係沙底水挾沙行四時常濁從未見有清澈之日等語渭恒無日清暫實自非實涇清也恒主合當名渭濁也格物致知要問朱可力行

絜矩於為政益當衡鑑明僞清乃識濁袪

濁始真清兩可寧為實一成要正名那能

不求解惟是勉躬行

筆誤識過

昨朝考之題於三月即擬定親書封識清晨連封發交監視王大臣以試諸士可謂謹密之極矣乃今日閱卷諸臣定等呈覽視之其疏題則積古也積古不見於經文乃憬然而悟曰本擬稽古而予筆誤稽為積監試諸臣見不及此而未請旨是諸士子之誤皆予一人之誤也夫試題一字之誤亦何關要然使政之是非人之生死亦如此誤書可乎且予誤而無人敢言則諸事叢脞其弊將不可勝

言矣書以自責用戒後此硃筆之慎也予更思之稽古固出於典謨但稽者考也稽在人而古在古猶有彼此之分焉至積則聚也積而聚古於心施於言行播為政治而非徒資博雅之為不亦宜乎諸士子並未言及此是以申而論之然總類飾非文過之辭益重吾過而已耳

御製文三集卷之十五

硯銘

宋端石三祝硯銘

端溪老石宋坑果側理為之平不頗渾含墨銹池深妥有龍之而勢掀鬣活眼惟三柱承朶刻作竹形枝葉婆娑名曰三祝喻則臣堯猶辭之何況我

舊澄泥夔文壺硯銘

唐乎宋乎難辨近久剝蝕弗全數百年有與

墨為受與筆為授 叶 形肖壺缾夔守其口仿佛勒銘其人曰富 叶 硯雖無言兮摛文則傳兮

宋端石璧水硯銘

黝璧一握中規圓也如月滿輪望逾弦也週以碧水印百川也受墨處凹而未穿也是誰汲古耕斯田也而我何為置綈几間也憶東坡言不覺靦然也

宋澄泥倣唐石渠硯銘

漢之名唐之式宋之倣三而一潤出堅文入
質物聚好来不翼居其北增惕息
倣唐澄泥螭虎石渠硯銘
螭爲子虎其變象大人合成硯綈几絲綸出
朶殿勅幾省成慎宵旰古訓是式遑耽玩
錢惟善玉堂硯銘
池若眉受不欲多也受而畜百祿是荷也（此語槩括惟善硯銘意）畜斯田其耕必穫也穫而食弗藉
其他也

宋硯銘六首
規矩方圓之至乾坤易簡以宣萬物弗出乎
此四時不息而遷聊示象耳實一理焉用注
周易可默會兮韋編
右宋端石方圓規矩硯銘
泥久成石亦其理也剖而爲函誰所始也窪
中者蓋硯在底也閱世無分是可喜也覆手
井田復古古也行之實難愧在此也
右宋澄泥石函井田硯銘

宋端石今弗鮮矣雲根紫玉識其善矣吉璁
所用彝尊姻亞矣詞見賜書附青雲展矣物
聚所好西清蓄將滿矣泚筆著銘欣以爲報
矣
右宋端石雲根紫玉硯銘
青綠如銅脆而堅矣陶乎琢乎泥而石已虎
伏伏虎文經武緯（叶）池作太極渾然易理擬
虎變之大人用豹變之君子
右宋澄泥伏虎硯銘

奪朱非紫勝藍殊青斐然綠色端溪石生製
出宋代而無製者之名神龍變化圍以滄溟
水物鱗族出沒瀰漭各得其所寧吾於是知
愛其類而繁滋其屬者乃龍之所以爲靈
右宋綠端石龍池硯銘
硯田之語聞之孰矣菑畬經訓心沃身淑矣
兹肖井形有志古復矣古其易復哉瞠乎蒿
目矣
右宋王應鳳紫端石井田硯銘

舊青綠澄泥石渠硯銘

銅與泥本非族也合而為一是誰所倣也泥已如石銅乃蔚青綠也想入佳城伴其用者孰也製肖石渠或子政青藜之燭也硯譜已成斯則後新之續也其好（去聲）可弗愼哉不以為慽而以為恧也

硯銘三首

舊澄泥天祿石渠硯銘

天祿石渠炎劉之名李唐趙宋製為硯形或

石或泥色紫聲清澄泥歲久堅如石誠或校書乎或製誥乎供儒林之美稱茲為綈几之用吾惟愼乎綸綍之情

宋端石長宜子孫鑑硯銘

銘之鑑宜子孫也刻之硯仍其言也思彼意欲永存也歷幾人筆墨閒也斐君子不可諼也

元迺賢五老峯星硯銘

聚奎之後化為五柱萃此墨池目光如炬咨爾拈毫不可輕舉津逮六經道耀千古

宋甓硯銘

甓之治本澄泥也漢之瓦（世傳銅雀臺未央宮瓦琢為硯最佳以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絡漉過而後埏埴之故與他瓦異）或庶幾也不見脩內宣和何關斯也歲久如玉視玉堂澄泥猶或遜玆也物聚所好不能不於此而恧思也

舊澄泥石渠硯銘

泥為石石如銅三一合一三通是義與理堪

窮天地人寓其中用斯者愼勑躬

米芾玉堂硯銘

紫端舊石為質本良米（芾）錢（良輔）陸（右之）項（元汴）經四家藏其真璧乎其贗鼎乎奚必刻求其詳獨是顚翁不衫不履人也何歆羨乎玉堂

趙宧光倣宋澄泥石函硯銘

澄泥石函數（上聲）不屈指斯實倣為亦剝蝕矣銘十六字署宧光子別其寒山伴我棐几坐北摘詞鎔經鑄史

贊

莊豫德摹貫休補盧楞伽十八應眞贊

第一阿迎阿機達尊者

十八應眞楞伽所寫今祇存六佚其餘者盧楞伽畫十八應眞僅存其六因命莊豫德摹寫其餘十二幀並命摹石渠所藏貫休畫本補之成貫休全本傳神如活摹以補之首阿迎阿機達

第二阿資答尊者

往阿斯仙見梵典是用渡海兕負枯槎如張騫在昂首注睛似有所望童子酣睡却忘諸相

第三拔納拔西尊者摹盧楞伽原本第二頁

拔納拔西盧圖所有趺坐匡床合掌雙手學人膜拜若有所咨三藏浩如以何示之

第四嘎禮嘎尊者

是比邱者是居士乎聞世尊法如飮醍醐住僧伽洲而無所住情與無情磬聲普度

第五拔雜哩逋答喇尊者

學佛出家帝子瞿沙扶筇獨坐默演法華現壽者相無相可尋眉長拖地度世婆心

第六拔嘎達喇尊者

諸第一義仰指示之會則不無問會者誰會若爲能指則爲所是野狐鳴非獅吼語

第七嘎納嘎巴薩尊者

上人本住曰摩伽陀棄而弗居學佛禪那棄者何捨學者何求擎鉢進步如是優遊

第八嘎納嘎拔喇鐸雜尊者摹盧楞伽原本第一頁

傴僂曲録扶杖坐床是蜀地竹是法王幢波斯獻寶長跪乎前曰舍曰受僉在汝邊

第九拔嘎沽拉尊者

無始以來具此衣縷既有其形破則須補奚奴嗜火石猴擎拳異類同行法爾如然

第十喇乎拉尊者

忍痛爲易忍癢爲難養和自爬不禁粲然侍者擔經重若弗勝謂且放下可識三乘

第十一租查巴納答嘎尊者摹盧楞伽原本第六頁

是婆羅門親受佛教於首楞嚴而悟其要七處徵心八還辨見同阿難聞不殊一貫

第十二畢(那)楂拉拔(合)喇鍛雜尊者

數(去)摩珠百八雙手數(上)摩之有誦無誦惟師自知有則為色無則為空空色色空究竟何窮

第十三巴(那)塔嘎尊者

曰禪教律佛之三宗初學進步持律為宗是巴(那)塔嘎(那字隨巴合音則為班音詳見同文韻統)傳律居首而不執律如意在手

第十四納(阿)噶塞納尊者

塔寓佛身擎之以手然則相好為無為有兩邊俱非中亦不立視此窣堵弗出弗入

第十五鍋巴嘎尊者(舉盧楞伽原本第五頁)

晏坐寶床漠然無為右持拂子左拖其絲侍者於前擎佛王相是絲是拂非背非向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磐石掌平結跏而坐軒如非如無可不可番王長跪持鉢惟欽其從睨視若不繫心

第十七嘎鴉巴達(喇)瑪尊者(舉盧楞伽原本第四頁)

於菟弭耳伏臥於前卓錫眡之如褐貓然爾忘爾猛吾忘吾慈設曰神通義非道師

第十八納(納)答密答喇尊者(舉盧楞伽原本第三頁)

十六十八數本無定諮之章嘉乃得明證(阿羅漢之說十六十八傳聞異辭向書詢之章嘉國師詮以法住記及納達蒙傳而以同文韻統合音字正其名定為十六應真增二則世所謂降龍伏虎者一為嘎鴉巴達喇瑪伏虎尊者一為納答密喇降龍尊者以二尊者具大神通法力故亦得稱阿羅漢則為十八應真矣詳見題唐貫休十八羅漢贊跋語中)楞伽貫休香圖降龍橫杖俯睇內空外空

西番古畫十八應真贊

第一阿(阿迦)機達尊者

於耆闍窟聞法最先聞者何法不落言詮右持寶鑪左執拂子鼻根香塵拂之而已

第二阿資達尊者

叉手宴坐異類圍繞有見無見默然了了善

名如来空中影現曰一曰二日面月面

第三拔納拔西尊者

豎二指相空色合分毘婆尸佛説揭如閒閒

則不無佛於何有侍者接經夜叉稽首

第四嘎禮嘎尊者

住僧伽洲而来鹿苑聞佛真諦得大安穩手

持金鈴而弗作聲合掌傾耳學人共聽

第五拔襍哩達答喇尊者

曰色曰空可該萬法以拂拂之水乳浹洽俱

那年尼示相印證一月千江光光相映

第六拔達喇尊者

鴉穆奈水尊者所住雙手當前一横一豎豎

窮三際横遍十方是無是有宴坐道場

第七嘎納嘎巴薩尊者

佛母現空護法立侍如如不知書經而巳借

問尊者所書何經一字不有而括三乘

第八嘎納嘎拔哈喇鍐襍尊者

鍐襍尊者建立法幢弗降外道外道自降用

何神通曰無所用七百聲聞恒為侍從

第九拔嘎沽拉尊者

手擎善鼠吐珠若泉於護法中如財寶天一

即非一二亦弗二有佛印之即彌勒世

第十喇乎拉尊者

本来佛子從佛聞道可道非道聞豈易曉示

少年像持七寶冠一千一百聲聞繞環

第十一租查巴納答嘎尊者

金剛趺坐法爾堂堂光風霽月語默兩忘於

鷲峰山閒楞嚴義辨見徵心似乎餘事

第十二畢那楂拉拔哈喇鍐襍尊者

鉢以貯食經以示法法若可食是謂一合聲

聞一千侍者何往乃有二兒獻花供養

第十三巴那拔嘎尊者

學人求示示以三指曰禪教律一而巳耳從

漸入頓則律為先度世無量三十三天

第十四納阿噶塞納尊者

無著天親惟弟與兄授法龍部畢得其精一

千二百聲聞晉度住廣脇山而無來去

第十五鍋巴嘎尊者

大士所住曰必呼拉退蔵於客家亦弗納龍女獻珠香象擎蓮拈絲弗顧法爾如然

第十六阿必達尊者

梵阿必達華阿彌陀於尊者頂佛灌而摩雙手擎塔法華所開曰見像否活物死灰

第十七納納答密答喇尊者

應真變相原無定蹤喀然忘我奚必降龍童子圍繞色聲香味一一是法共爾遊戲

第十八嘎哷鵝巴達喇瑪尊者

負經於背䍐拂在手云何震旦面壁年九牛哀跪伏撫如花猩何不可度稽首大慈

按梵經納納達答喇傳及漢經法住記所載應真止有十六而無十八之號後諮之章嘉國師云西域本止十六益以降龍伏虎二尊者遂為十八即震旦所謂達摩彌勒是也向嘗考之同文韻統以阿哩嘎哩字書應真法號定第十七嘎哷鵝巴達喇瑪為伏虎尊者即達摩第十八納納答密答喇為降龍尊者即彌勒自丙子以來所作應真各贊或題幀軸或鐫玉石無不以是書之今製西番古畫十八應真贊疑有訛舛因諦觀圖中結相供具並證以番經漢經乃知以十七為降龍即彌勒十八為伏虎即達摩而阿哩嘎哩字名號之切音漢字亦有不合為之詳晰訂正即依新定字音於幀端並將丙子以後所作各贊於黃綾文本及御製文初二集刊本一律改正焉至秘殿珠林所儲古人圖像原本與夫西湖所摹以及玉石所鐫刻臣工所繕錄不下數百十本難以一一易書則命仍舊貫而無事改汎嗣今有作胥當依此書之並附識如右

御製文三集　卷十五　贊　十三

御製文三集卷之十六

贊

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有序

近著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以為伊犂回部金川三大事各有專文王倫蘇四十三田五次三事不足鄭其功若茲林爽文之勦滅介於六者間雖弗稱大事而亦不為小矣故其次三說未紀勳圖像而茲福康安海蘭察等

渡海搜山竟成偉勳靖海疆吁亦勞矣不可湮其功而弗識故於紫光閣紀勳圖像一如向三大事之為然究以一區海濱數月底績故減其百者為五十而朕親製贊五十者為二十餘命文臣擬撰一如上次之式夫用兵豈易事哉昔漢光武有云每一發兵頭鬚為白況予古稀望八之年鬚鬢早半白而拓土開疆過光武遠甚更有何冀而為佳兵之舉誠以海疆民命不得不發師安靖所為乃應兵非佳兵也然亦因應兵非佳兵幸邀

天助順而成功速此予所以感謝

鴻貺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又不能已於言者也昔人有言滿洲兵至萬橫行天下無敵今朕所發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幾百人已足以當數千人之勇綠營兵雖多怯而無用茲精選屯練及貴州廣東湖

廣兵得近萬人統而用之遂以掃巢穴縛逆首是綠營果無用哉亦在率而行之者為之埋根倡首有以鼓勵之耳若福康安未渡海以前臺灣綠營已共有四萬餘兵何以不能成功則以無率而行之者豈不然哉且臺灣一歲三收蔗著更富朕若微有量田加賦之意以致民變

天必罪之不能如是成功速也後世子孫當

知此意毋信浮論富國之言愛民薄斂
明慎用兵庶其恒承
天眷耳近日以宮商三百逐章賡飫其義覺
如幼年書室學詩之時然彼時但知讀
其章句而今則究其義味因思采薇出
車諸章乃上之勞下其義正斯爲正雅
祈父北山諸什乃下之怨上其義變斯
爲變雅夫上勞下可也下怨上不可也
何則下之怨上固在下者不知忠義然

亦必在上者有以致之斯則大不可也
我滿洲舊風以不得捐軀國事死於牖
下爲恥其抱忠知義較祈父北山之怨
上爲何如是則綠營之多恇怯思家伊
古有之無足多怪矣然爲上者不可不
存采薇出車之意更不可不知祈父北
山之苦如其一概不知而但欲開疆擴
土是誠佳兵黷武之爲望其有成豈非
北轅而適越乎故因爲功臣圖贊而申

其說如此以戒弈葉子孫並戒萬世之
用兵者

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

勘外守中素恒亮功馳咨軍務志每予同歸
朝襄贊翦逆除兇三登紫閣福厚功崇（去歲在山莊籌辦臺灣軍務其時阿桂留京辦事七月間又命往河工會辦堵築事宜是此次軍務阿桂並未辦理惟聞有指示方略前令閱看復奏每多意見相同及後報捷之時阿桂甫得差發回京是以一體予以議敘且以班次在前故列爲功臣之首云）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珅

承訓書諭兼通清漢旁午軍書惟明且斷
薩拉爾亦曾督戰賜爵勵忠竟成國榦

大學士王杰

典學七閩肅正士風臺灣民俗頗悉心中山
海險夷參畫具通有佐樽俎圖貌紀功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陝甘總督一
等嘉勇公福康安

金川領兵已著偉名幾處封疆吏肅政成解
圍擒逆能人不能崇封殊錫嘉爾忠誠

領侍衛内大臣二等超勇公海蘭察
勇弗知書諳勝智士四馬彎弓賊不敢視欲
致活口射勿令死進爵錫服言難盡美
工部尚書福長安
父兄及己胥國勲親英年習政其心孔純承
旨參議有見敬申忠良之報並得圖麟
户部尚書董誥
舊例軍務多用清文兹或用漢綠營海澨治
以馬上亦頗效勤堪同福將閣表書勲

閩浙總督李侍堯
以恒入覲命往閩疆戰固老矣謀猷允長渡
兵濟餉并并有方不悞軍儲其績孔臧
兩廣總督一等輕車都尉孫士毅
粵閩接境脣齒相依賓鄰守己均合時機向
任部員曽隨出師文武幹才超錫允宜
福建巡撫徐嗣曽
宣撫之任守土安民一應軍務責成督臣佐
之贊之竭慮攄勤渡海籌疆亦可稱勲

成都將軍法式尚阿巴圖魯雲騎尉
鄂輝
無前出力屯練之兵將軍鄂輝實率以行覆
穴摧壘到處功成勇而有謀尊國之英
護軍統領穆騰額巴圖魯雲騎尉舒
亮
金川之役已爲領隊事定功成統軍歸内搜
捕逸賊不遺醜葉生致逆渠其能弗昧
護軍統領沙爾瑪海巴圖魯三等奮

勇勇普爾普
隨父入都甫十餘歲既長上肄能勇曉兵有制
同救諸羅通路府際先登拔柵圖容兩逮
福建水師提督健勇巴圖魯蔡攀龍
臺灣戰將巨擘惟兹向嘉大紀乃被所欺上年因柴大紀在諸羅被圍日久曾諭令酌量如實不能支不妨保護義民全師而出另圖進取而柴大紀覆奏不忍將數萬生靈委之賊手仍督率兵民忍飢固守以待援應覽奏為之墮淚是以特沛殊恩封伊伯爵並賞銀一萬兩以示優眷嗣據福康安奏其為人狡詐予倘不忍以空言遽加之罪其後德成自浙江呈坡復命細詢之遂將伊居官婪名狼藉

之處逐一面陳因命福康安李侍堯琅玕各據實查奏則其貪劣釀成逆案種種竟有理據且當賊匪起事之初柴大紀正值巡察彰化不即帶兵勦捕轉託稱派兵回郡及聞彰化失陷仍復觀望不前遷延至數日始行以致逆匪蔓延其罪尤不可逭因即令革職拏問其水師提督員缺即以蔡攀龍調補並前此未有人摘發其私予焉肯為逆詐億不信之見近既經敗露則不得不明其賞罰以示勸懲是然大紀之前後功罪予惟協於至公更無所容心於其間也

賞罰各當弗濫弗遺惟明克允奉三無私

福建陸路提督奮勇巴圖魯梁朝桂

金川勦逆埋根進首鹽水恒瑞未免掣肘及

防蘇旦禦賊堅守受創力戰嘉哉鮮偶

浙江提督堅勇巴圖魯許世亨

黔省之兵素稱勇敢率以赴軍半天衝險嬰之者斷當之者斬不愧丈夫一身是膽

四川松潘鎮總兵奮圖禮巴圖魯穆克登阿

斗六里杙排竹為城直砍而入大敗賊兵隴種鹿埵內山遁形搜擒首惡林林衆英

四川建昌鎮總兵扎敦巴巴圖魯張芝元

金川隨征超熊羆旅茲領番兵以通番語賊屬生縛賊路嚴禦卒獲生俘厥功允巨

臺灣鎮總兵沖傑巴圖魯普吉保

攻克笨港本有微功未解諸羅賊衆難通賁勇賸過奮不顧躬扼科仔坑逸賊路窮

散秩大臣贊巴巴圖魯四川土副將穆塔爾

金川降番功難屈指茲領軍隊有進無止衆

志成城妖氛淨洗晉秩中朝同仁一視

呢瑪寧波噶布拉贊

呢瑪（番語謂口）寧波（謂心）噶布拉（謂頂骨）捨身為清淨供養博袞（博地名袞謂人其山即以此得名在察木多碩板多之間）山洞忽出現二千餘歲傳至今五德七寶重莊嚴

據駐藏大臣和琳奏稱查沙瑪爾巴陽八井廟內有呢瑪寧波噶布拉因遞京送命達賴喇嘛查其根源達賴喇嘛奏言釋迦牟尼佛涅槃後千餘年嘉噶爾地方出一呢瑪寧波呼必勒罕呈第七世後一有道行僧名博嘛桑已者獲其噶布拉藏於博袞山洞五輩達賴喇嘛時又一有道行僧名多爾濟者夢中見一神女告其處依所言尋獲之後沙瑪爾

巴之呼必勒罕多從博容地方轉世將此噶布拉世世供奉至今已二千餘年色澤古潤洵屬有道舍利實為罕見供養不作供養觀色見聲求一切非是謂如來之本智

古噶布拉供椀贊

我聞在昔佛月光明以頭施檀晋度衆生左旃檀塗右利刀割於此二人不分別撥五印三藏古德多有用是義例自施其首十方十色一以化之同凡悲仰共聖慈悲是真供養無供養者作贊饒舌波羅般若

西番古德噶布拉注見前供養椀也贊

西番古德閲百餘世凡身既棄聖跡仍示曰阿番文本ཨ曰吽番文本ཧཱུྃ隱現二字西藏吉隆呼圖克圖所進古德噶布拉一具隱隱有文現出如阿吽二字非人工所作惟深得秘密正道者方能有是異蹟阿寂靜源吽安樂義有為無為色空非二作是供養允第一諦

平定廓爾喀十五功臣圖贊 有序

廓爾喀畏威乞降歸順武成平定功臣効力宜有圖贊例應論爵以軍機大臣為首而大學士阿桂以此番絶域歷險實異常之勞當以大將軍福康安為首因嘉許之為之序曰

武成圖功逮此凡四紫光閣圖功臣像各為之贊自平定西域兩金川臺灣逮此凡四次夫用兵豈易言哉必出於不得已而不出於貪得恃強審時應機既明且斷信賞必罰仍總賴天貺助順捨斯數者未有不見其敗而資窮黷之譏者也伊犁回部金川既受俘蕆

事余已不復萌用武之心無何而臺灣叛福康安等渡海勦賊不久生擒賊首故此戰圖仍依例以阿桂為首今之廓爾喀又在西藏數千里外絶壁衝天急湍臨峽捨馬單步非福康安海蘭察二人同心鼓勇身先士卒斷不能成此七戰七勝之功首圖其像允合予心而符衆望也西師金川功臣各百予親為贊者各五十餘命儒臣為贊各五十以成

百數臺灣功臣予親賛者二十餘命儒臣為賛者三十以成五十數今平定廓爾喀之功臣予親賛者十五餘命儒臣為賛者十五以成三十數蓋以西師及金川歷年久而擴地廣故人數多臺灣成功速而地非廣故人數次之若廓爾喀則又速於臺灣地雖險而實弗廣也故予親為賛者不過十五儒臣為賛者亦秖十五然以總數較仍勝凌煙雲臺之所表也此實

昊蒼護佑國家

祖宗教養所貽賢材接踵為邦家光予兢躬欽承惟謹盛滿是懼且歸政年近老而畏事遑敢復有他圖哉

大學士一等忠鋭嘉勇公兩廣總督福康安

百戰久經兩功近成近之險絕前聞未曾七戰七勝度索乘桴舊勲新讓此番督討廓爾喀福康安身先

將士履險臨深無戰不捷大功克蕆其忠貞實蓋等倫若以爵論阿桂本應居首而阿桂自以此次未臨行陣奏讓福康安為首功實為公允可嘉遂俞其請嘉許首圖

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

七旬以上身體康強從不言功黃閣賛襄戚克安久此次用師必大彰國威而後允降庶幾可以久安不致再生事端唐太宗所謂示之必克其和乃固正合朕意福康安固能仰體此意力贊殊勳而阿桂源有協謀之功亦不可掩曾亦協謀亶一个臣有容休休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珅

國家用武帷幄絲綸事殊四朝謂漢唐宋明清文漢文蒙古西番頗通大意去歲用兵之際所有指示機宜每兼用清漢文此外頒給達賴剌嘛及傳諭廓爾喀勅書並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曉西番字者殊難其人惟和珅承旨書諭俱能辦理無訛勤勞書旨允稱能事

大學士王杰

司學閩疆臺灣事曉海洋進退頗亦了了短詩長記晝夜謄章每軍營奏報捷章皆有詩文誌事隨時謄寫至西藏番地情形實未能知悉也無暇賛策人各用長

大學士孫士毅

安南之役體國還軍安南之役初以黎氏臣服年久不忍坐視惟是天厭黎德朕已先見及此使孫士毅既為復國之後果即遣旨班師何至後此有傷我官軍之事然孫士毅身為帥臣彼時設亦如武臣等捐驅効命則將繫國家威重臣小事而全師以出事師關請罪是尚知以國為重者也削功寬罪孫士毅克復黎城朕原賞以公爵追失事之後彼亦自知罪無可逭朕削其功而寬其罪懲獎悉本至公盖亦嘉憫能臣之意也懲獎能臣征廓爾喀命理軍儲

盡其心力亦堪入圖

原任領侍衛內大臣一等超勇公海蘭察

勇而有謀侍衛游公乙亥征討準噶爾時海蘭察方以索倫馬兵從軍先是輝特台吉巴雅爾率屬來降已封為汗及阿睦爾撒納復叛後巴雅爾旋亦從逆以大兵追急逃入塔爾巴哈台山中海蘭察奮力窮追射之墜馬遂生擒以歸以此立擢為侍衛嗣後每遇出兵無不奮勉爭先而料敵策應究若素嫻韜略者然屢以戰功洊封公爵以次為參贊功成後晉封一等超勇公實為索倫之傑出者矣索倫巨擘

黼衣錫龍圖形四番福祿鮮比旋終於家矜

惜無已

戶部尚書福長安

戚畹閥閱家國一體兄勤遠征弟贊近理鴻

邱之隔樽俎之間無不同心弗稱已上聲人已之已

闗征廓爾喀之役予與軍機大臣等籌畫機宜福長安盡心襄贊悉合予意伊本以國書為重詎稱閣已而已哉

戶部尚書董誥

儒雅搢紳本不識兵樞機久參習以盡誠地

官掌賦軍中儲餉皆從內地撥往及凱旋後銷算事宜一切皆戶部掌之度

支是司軍儲萬里調撥合宜

兵部尚書慶桂

所謂故國賴有世臣量去聲材授職非早踰尊

用孟子語本兵習政明代最重本兵之職凡遇軍興悉以委之自中葉以後其君不觀政事又無知人之明而肩斯任者率多庸懦腐儒動皆擊附更恣苞苴此其國事寧復可問近作凱旋兵丁各歸營伍紀事文曾指其失以略德戎至我朝用兵惟任將軍參贊相機攻取是以所向無敵而兵部所司不過按驛安頓送往迎來諸事而已元

長上聲之子慶桂為尹繼善之子繼善字元長踐寵是乎從前西域用兵惟傅恒與予一心主必辦之說其時尹繼善為陜甘總督頗不欲用兵此亦習於書生拘守之常談不足以識事機彼時並處辦理軍務非其所長因令黃廷桂調任陜甘晉司其事是以西師藏功伊雖為世臣未待列入戰圖今慶桂以軍機大臣遐思待此崇遇特覺跨竈矣

圖形始爾

工部尚書和琳

二庸駐藏諸務推諉侍習渾雅滿泰二人同爲駐藏大臣乃平時於廓爾喀之事置若罔聞藏中一切委之噶布倫等任其安爲迨廓爾喀侵擾藏地又不能帶兵拉勘轉欲將達賴剌嘛班禪額爾德尼移至內地竟甘心素置藏地不知是何肺腸因令將伊二人於藏地枷責以爲推諉國事者之戒選良代之條條有理和珅之弟責難觀成和琳先爲御史屢命巡漕於河道漕運頗能認真挑濬嘗俾因諳其才具優長並知爲和珅之弟去藏令往代傳習渾等爲駐藏大臣沿途撻妥催趲烏拉立定期限屆中賞罰軍裝火藥源源運送不致違誤及到藏後辦理糧餉事宜整頓藏中諸務一切井井有條初不料其竟能副朕委任而國家得一良材

光塔魁兌喜得世臣爲國之楨

四川總督惠齡

和琳督糧至藏之西濟嚨以內糧運烏拉專任和琳往來督催可以無誤然亦僅至藏之西界其大兵所到地方之後路亦難兼顧師進賊境繼運留資初命惠齡爲四川總督即令同至軍營授爲參贊大臣既命大兵深入賊境師行糧隨最關緊要而惠齡於調度既不能知福康安戰陳亦更不知海蘭察用其所長其若竟以後路糧運專責其成其在拉子地方致滋遲運糧石軍械及僱覓商民長運諸務悉爲周妥並不貪得戰功希冀懋賞此處亦爲可嘉餉械不匱用濟武成功亦懋式初被圖形

原任都統銜護軍統領喇布凱巴圖
魯台斐英阿

首攻擦木繼克濟嚨身先士卒奮勇成功遂至帕朗逼甲爾古台斐英阿自擦木進兵以後無不身先士卒往來截殺最爲奮勇及攻東覺山梁尚用礟轟斃紅衣綠衣賊目其後進攻甲爾古拉復直前射斃紅衣賊目不意中鎗殞軀深堪痛惜直進殞身痛惜心楚

護軍統領和隆武巴圖魯額勒登保

石碉木柵鱗壘賊防勢如捲籜捷似頹牆將軍所示無不領略額勒登保時爲翼長司軍前各隊營務及調遣諸事

故能領略將軍意指此番前後七戰率領精兵攻碉奪柵所至無不克捷率領精兵埋根卓鏃

原任副都統扎努巴圖魯阿滿泰

遇有絕險莫弗身先詎惟力勇實必堅攻推補木奪橋命殞馬革未能官軍攻奪濟嚨官寨及搶奪熱索橋由戎綠大山繞至上游紮筏渡河又攻克協布魯賊寨阿滿泰無不身先鼓勇痛殲賊衆惠恤賞屬超羣乃至攻噶勒拉堆補木過河時見賊匪將徹橋板直前搶奪兵丁乘勢競進而伊適以在前中鎗落河水深溜急當爭先進擊之際不及撈覓並不得裹馬革以歸益堪憫惻更切哀憫

副都統銜駐劄西藏協辦事務大臣

賽尚阿巴圖魯成德

曾爭巴忠前次廓爾喀侵擾藏邊巴忠授意噶布倫丹津班珠爾許銀贖地成德未嘗不知然聞彼時曾力諍其非而巴忠特在御前行走諸事擅專雖爭之不得而心膽尚壯尚有雄心克聶拉木賊人佔據聶拉木官寨成德與穆克登阿率兵乘夜前進距寨里許穆克登阿由西南伊由西北進攻拋入火彈燒斃賊匪甚衆其逸出者復諭官兵截戮二百餘名寨中尚屯聚賊匪令我兵四面圍困無一漏網者頗見勇略亦見韜襟重進剿賊別分一路既而大兵由色連木一路深入賊境福康安令派成德由咯鄉衮本山一路進攻既同阿尼雅布等將札木攻克又聞前途有鐵索橋即潛行樹林內奪據大河東岸賊卡乘夜奪橋並將西岸賊卡攻克沿途殺獲甚衆復由江各波遍山梁直趨隴岡與彥吉保會合兩面夾擊佔住能岡所有賊卡盡被焚燬此次成德分路攻剿功亦可錄頗有所克圖形表故

右旋白螺贊

螺多左轉希有右旋孰謂生海而能從天天右旋日月左旋其向西行則以天行速而日月行遲天帶之而行似右旋耳古人以蟻遲行磨上為喻甚精螺為海中一微物而或有右旋者涉海者攜帶於舟則吉祥安穩最為靈異所以梵帙標奇著編西番藏大遊戲經載釋迦牟尼佛初入母胎時淨飯王家示現一切勝福吉祥成有金銀如意寶珠琉璃玻瓈珊瑚一切寶篋以及增壽右旋白螺簧自然開放寶際淨無垢盈滿其中云云來丹書呈瑞每年歲中剌嘛於新正及萬壽節進丹書所陳供路時有獻右旋法螺者以為奇寶而不多見弗恒遇焉寓聲於寂三乘提全吹則有聲置則寂然聲為有寂為無有無一合而於螺之空體現之實寓三乘法也

欽惟
太上皇帝天亶聰明生知濬哲本諸宗深之
典學發爲
天地之大文富有日新高厚悠久麗觳娥而共辰樞建
極敷言以是彝是訓者琳笈卷充珠囊貫積固
已顯懿朗融久矣迺
傳寶之三年
申命臣等恭編
御製文三集並自
御極之丙辰至癸未凡二十八年計文五百七篇爲
初集自甲申至乙巳凡二十二年計文四百十一篇爲
二集茲
三集之成又得文一百九十四篇則自丙午至乙卯十
年之
作也此十年中
天苞
地符嶽輸川效以丕應元會運世之昌期光昭漸被㬉諧
之盛軌實大衍成數之後洎挽紀

週甲之辰
八徵耄念五位十成易之賁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其恒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慶逢
聖壽益高
聖治益淳
聖功益巍
聖文益煥蘊之則居安資深而逢原發之則根茂實沃
而
言謂斯更進於
初二集者則有稱
八旬之觴鎸十全之
寶闡四得之
論是爲
壽身壽世之文冉躋賦鋟普免漕粲下
詒弛道
臨雍廣嶺是爲
惠民惠士之文勒臺嶠之石摩廓喀之崖安南歸降之
國緬甸効順之蹟是爲

者功柔遠之文
開國方略之序辟雍石經之編全藏譯經之弁言石鼓排
章之音訓是爲
念
祖述聖之文而其中介憮販釗以億萬世莫與京之事爲
億萬世始一見之文者立
儲之
詔愼建之
論繹孟氏與子之義衍禹謨執中之傳定時憲紀號之
規卻期頤
歸政之請禕鑠哉
聖父
聖子際盛唐虞遠躋堯舜溯
初集不立
訓諭二門
二集有
諭而無
訓而諸篇獨登

三集者誠以其典綦重綦崇而其慶郅隆郅遠也臣等
授簡編輯祗奉
聖諭以文有運會辭尚體要自乙卯以前爲
天子之文丙辰以後爲
太上皇帝之文分年爲限則訓立而理益彰
文之三集與
詩之五集同義臣等跽聆心悅竊惟堯有典而堯之言
多入舜典舜有典而舜之言多入禹謨上日受
終元日受命不在放勳重華之紀益言無窮而
義各有當也方今
聖齡望九祿神純固析理粹精
訓政之餘又已積成卷軸
天行健而不息日月得照而長新惟鼓舞忭祝於後之
成集其數更未有艾云爾臣沈初臣彭元瑞臣金士松
臣周興岱臣那彥成臣吳省蘭臣阮元拜手稽
首恭跋

御製文餘集目録

卷之一

詔

丙辰元日傳位子皇帝並却上尊號詔

諭

重舉千叟宴加恩百歲壽民等諭
授受禮成申示撰進頌冊諸臣諭
再免湖南湖北明歲應徵錢糧諭
蠲承德府屬明歲地丁錢糧諭
命蠲免湖北被擾州縣及附近之湖南龍山四川酉陽地方本年應徵錢糧諭
命蠲免四川達州陝西漢中興安府所屬被賊地方來歲應徵錢糧諭
命蠲免貴州南籠安順貴陽所屬地方未完銀穀及本年應徵秋糧諭
再免貴州興義永豐等處一年錢糧及獎賞兵勇諭
命蠲免四川夔州府屬明年應徵錢糧諭

記

運衍記
觀瀑亭紀實記

序

補詠平苗戰圖四章序

卷之二

識語

上元前一日家讌親藩及曾元詩識語
二月朔日作詩識語
詠和闐白玉椀詩識語
題文津閣詩識語
詠荷一律識語
安眠口號識語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詩識語

嫵偽詩識語
題四朝選藻冊詩識語
閱授受禮成示撰進頌冊諸臣諭識
語
上元日詩識語
問津處口號識語
鑑遠堂詩識語
題和闐玉筆筒詩識語
題韓幹畫馬詩識語

戲題眼鏡詩識語
直隷總督胡季堂奏報二麥約收九
分有餘詩以誌慰識語
口號識語
鑑始齋題句識語
含德齋詩識語
牣魚亭得句識語
石城詩識語
雜著

書虞書舜典集傳

御製文餘集卷之一

詔

丙辰元日傳位子皇帝並却上尊號詔

朕纘紹丕基撫綏函夏勤求治理日有孜孜
仰賴
上天眷佑
列聖貽謀寰寓乂安蒸黎康阜聲教四訖中
外一家御極以來平定伊犂回部大小金川
擴土開疆數萬餘里緬甸安南廓爾喀以及

外藩屬國咸震慴威稜恪修職貢其自作不
靖者悉就殄除功逮十全恩覃六合普免各
省漕糧者三地丁錢糧者五展義巡方行慶
施惠蠲逋賑貸不下數千萬億振興士類整
飭官常嘉與萬邦黎獻海隅蒼生同我太平
躋之仁壽朕持盈保泰弗懈益虔勤念雨暘
周諮稼穡於庶言庶獄庶愼靡不躬親宵寤
單心時幾交勑用膺上副
祖宗付畀之重下撫億兆仰戴之誠日愼一
日六十年於茲矣迴憶踐阼初元曾默籲
上蒼若紀年周甲當傳位嗣子不敢仰希
皇祖以次增載今敬迓
洪釐幸符初願朕康強逢吉九旬望衰五代
同堂積慶延祺光於往牒非
昊慈篤祜申命用庥曷克臻此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爲司牧授受之際敢不
兢兢淵自癸巳
南郊即以嗣位皇子之名默奏

上帝並於盛京恭謁
祖陵敬告
烈祖在天之鑒昨冬頒朔屆期特宣布諭旨
明定儲位以丙辰爲嘉慶元年預勑所司敬
議歸政典禮皇太子秉性謙沖臚誠固讓率
同内外王公大臣等具章請朕至百歲始行
斯典但
天聽維聰朕志先定再四申諭勿得懇辭皇
太子仁孝端醇克肩重器宗祏有託朕用嘉

爲已諏吉祗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皇太子於丙辰正月上日即皇帝位朕

親御太和殿躬授寶璽尊稱朕爲太上皇帝其尊號繁文朕所弗取毋庸奏上凡軍國重務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門及各省題奏事件悉遵前旨行履端首祚禪授上儀宜沛新綸同敷愷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諭

重舉千叟宴加恩百歲壽民等諭

本日舉行千叟宴京畿及各旗籍兵民踴躍偕來相預盛典龎眉皓首矍鑠盈廷實爲吉祥盛事業經分別加恩普加賞賚並各加賞緞疋銀錁外所有老民熊國沛年一百六歲邱承龍年一百歲允屬昇平人瑞俱著加恩賞給六品頂戴其九十以上老民鄧永玘梁廷裕閑散覺羅烏庫里步甲文保舒昌阿馬甲王廷柱內務府閑散人田起龍王大榮俱著賞給七品頂戴以示引年養老敷錫壽祺至意

授受禮成申示撰進頌冊諸臣諭

本年舉行傳位大典大小臣工撰進冊頁朕幾餘披閱多有稱頌功德揄揚盛美其辭未免過諛實甚慚愧朕御極六十年來敬

天勤民用人行政一切實心實事天下臣民所共見共聞今將諸臣所進各冊遴其措詞尤雅者以備觀覽自宜酌加獎賚特將內庫藏貯蟒袍緞疋荷包等件分別頒賞以志一時賡颺之盛惟冊內間有稱乾隆六十一年者雖係臣下頌禱之詞但朕自御宇初年即焚香敬告

上蒼若紀年周甲當傳位嗣子不敢仰希

皇祖以次增載之數節經明降諭旨宣示中

外令敬迓
洪釐幸符初願新歲大廷授璽鉅典爲皇實
史冊所罕覯朕仰邀
昊眷精神純固於臣細政事仍當躬親綜攬
弗懈益慶至於授時頒朔已書嘉慶初元若
於乾隆六十年後復以次增紀轉非朕當日
籲
天不敢同
皇祖之初志即嗣皇帝於年前率領王公大

臣等恭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百本朕亦
祇令於宮廷陳設及頒親近王大臣而各省
頒行仍俱係嘉慶年號內外章奏亦一體令
書新元可見朕志先定積久弗渝今自元辰
授位時序均調現屆中和節已沛春膏優渥
視往歲更爲暘雨應時此皆朕誠意久孚於
默禱初心不敢稍有踰越用能懋膺
景貺篤祜延釐而諸臣獻冊臚忱既過於頌
禱又無懷觀望未能深喻朕志特此再行明
白宣諭用示朕凝承
天命永矢敬誠至意

再免湖南湖北明歲應徵錢糧諭

湖北教匪滋事肆行劫掠焚燬邨莊業經官
兵屢加勦殺而該省紳士百姓等能知大義
團練鄉勇隨同官兵打仗殺賊實屬可嘉湖
南省勦捕苗匪現在首逆就獲官兵即抵乾
州指日大功告蕆第念附近苗疆地方多有
被苗匪蹂躪占種田土民人不免失業即軼

逮各州縣運解糧餉軍需等事亦不無有資
民力朕心深爲軫念宜加渥澤以示體卹除
該二省被賊擾累地方業經加恩分別蠲緩
外著再加恩將湖南湖北二省来歲應徵錢
糧俱行豁免俾被擾失業者得以復其生計
而急公出力者亦可更資溫飽並著該督撫
速行謄黃宣示務令鄉邨僻壤咸使聞知用
示朕惠解勞來有加無已至意

蠲承德府屬明歲地丁錢糧諭

本年係朕傳位爲嗣皇帝元年仰蒙
昊蒼眷佑累洽重熙朕同皇帝駐蹕山莊雨
暘時若秋成上稔景象恬熙允宜特沛恩施
行慶敷錫但承德府及所屬今歲本係輪免
之年秋收又屬豐稔所有該府及所屬州縣
明年應徵地丁錢糧俱著加恩晋行豁免俾
駐蹕地方小民益臻饒裕以示施惠邊氓有
加無已至意該部即遵諭行知務使窮鄉僻
壤咸諭朕意

命蠲免湖北被擾州縣及附近之湖南
龍山四川酉陽地方本年應徵錢糧
諭

前因湖北賊匪滋擾業將枝江宜都長樂長
陽東湖當陽遠安七縣降旨緩徵續據畢沅
等奏歸州興山南漳穀城宜城光化均州鍾
祥竹山竹谿房縣保康來鳳等州縣並湖南
之龍山四川之酉陽州均有賊匪搶掠雖指
日大兵雲集無難尅日蕩平但念各州縣當
賊匪蹂躪之餘未免流離失所且各處鄉勇
人等義切同仇守城殺賊奮勉出力甚屬可
嘉著加恩將前經緩徵之枝江等七縣並續
被賊擾之歸州等十三州縣及湖南之龍山
四川之酉陽州本年地丁錢糧均即全行豁
免以示優恤而昭激勸

命蠲免四川達州陝西漢中興安所屬
被賊地方來歲應徵錢糧諭

現因四川達州並所屬之新寧太平東鄉地

方教匪滋事並闌入陝西漢中府所屬之西
鄉及興安府之安康平利紫陽等縣業經官
兵痛加勦洗不日自可撲滅淨盡第念各該
處被賊滋擾召募鄉勇堵禦並運送軍糧耕
作不無失時殊堪軫念現在已屆歲底本年
應徵錢糧自已全完所有四川達州新寧太
平東鄉並陝西漢中府屬之西鄉及興安府
所屬之安康平利紫陽等州縣明年應徵地
丁錢糧俱著交該督撫查明晋行豁免以示

朕惠愛良民格外恩施至意

命蠲免貴州南籠安順貴陽所屬地方未完銀穀及本年應徵秋糧諭

南籠狆苗滋擾安順貴陽所屬州縣邨寨多被焚掠不特麥收無獲即秋成亦屬失望該處本年地丁錢糧改徵等項均奉恩詔輪應全免惟上屆嘉慶元年錢糧各款例應於次年奏銷以前徵解現在被難民人尚需接濟撫綏力難完繳所有南籠通府屬地方安順府及所屬普定郎岱鎮寧並貴陽府屬之廣順定番長寨等處各廳州縣上年應徵錢糧改徵米石除已經報解外其未完銀穀等款著加恩與嘉慶二年應徵秋米正耗全行蠲免以紓民困

再免貴州興義永豐等處一年錢糧及獎賞兵勇諭

據勒保奏官兵攻克普坪後乘勝渡河進擊殲斃賊匪無數孥獲緊要賊目餘俱潰散官兵至南籠城內難民男婦數萬均來迎接當將裹帶糧食及連日所獲賊糧按名散給並即派員賑撫一摺興義府城受困半載城內紳士民人等深明大義晝夜備禦捐助薪米得以同心協力固守無虞今勒保解圍到郡見城內難民口食不敷情形已極疲憊實堪憐惜所有興義應徵錢糧著該督查明蠲免一年其餘被賊滋擾地方如永豐冊亨捧鮓黃草壩及粵滇邊界被擾各等處亦均著該督撫查明各免一年錢糧俾閭閻元氣漸復民力寬裕用副軫懷其守城兵勇均著加恩賞給一月錢糧口糧以示獎勵

命蠲免四川夔州府屬明年應徵錢糧

諭

前因達州及所屬東鄉太平新寧等處賊匪滋擾上年冬間降旨將該州縣本年應徵錢糧蠲免今夔州府所屬地方復有教匪闌入經官兵分投勦捕諒可即就撲滅但念各該

處運送軍糧及名募鄉勇堵禦耕作不無失
時本年業已開徵錢糧自已陸續輸納所有
夔州府屬之奉節巫山雲陽萬縣開縣大寧
等六縣明年應徵地丁錢糧著該督查明概
行豁免用示朕軫念閭閻猝被兵燹施恩體
恤至意

記

匣衍記

匣衍記有三一以誌

交泰殿所藏御用國寶一以誌

端凝殿所藏御用朝珠乾清宮為正殿東西兩廊為長廡東廡中三楹為端凝殿取端冕凝旒之義是以御用冠袍帶履俱貯於此
列聖所御冠服朝珠均恭貯其南三楹盖因貯藏香及西洋鐘表等項是以沿稱為自鳴鐘實仍統於端凝殿也詳見國朝宮史其西廡中三楹為懋勤殿取懋文勤武之義故以貯典籍文房其南三楹則每日所進閱本批本之處皆係內閣侍讀中書等官入直者司其收發仍係內閣大學士所轄不似明季一任秉筆太監高下其手此我朝制度之善所以迥越前代也一以誌

壽皇殿所藏御用諸璽予即位之初承

三朝所貽御物頭緒紛繁中使無斯理明文
之人屏當或致顛倒初政無暇及此也乾隆
十一年春始因交泰殿舊藏國寶記載流傳
其數失實爰取周易大衍
天數二十有五之義定為二十有五之數詳
見本殿記又於乾隆十七年春閱乾清宮東
廡之端凝殿恭貯
列聖禮服所御朝珠更定為二十五層之匣
以俟弈葉按代遞用亦詳見本殿記復於乾

隆四十六年冬敬將
聖祖
世宗常用諸璽及朕自青宮至御極以來數
十年中所用諸璽製為寶藪匣並豫裝空冊
亦定為二十五層藏於
壽皇殿以備將來依次存貯簽用世為法守
右此尊藏三大事予皆定以
天數二十有五者其義亦有說乎曰有說蓋
天子所重以治宇宙申經綸莫重於國寶而

涉筆記事之璽即其次也我國家禮服飾以
朝珠
祖宗所御典禮攸存定實數之時容用姬周
故事默禱
上蒼祈我國家若得仰蒙
慈佑歷二十五代以長斯亦題矣此實侈望
然郟鄏定鼎卜世卜年已著其例敬思自古
以來未有一家恒享
昊命而不變者此意恒存於心而不敢言茲

予以難期八十有六歲之侈望而得符願傳
位授政實賴
鴻眷或者侈望我大清得享號二十有五之
數亦可
俯賜符願乎夫卜世卜年固在人而
賜世賜年則在
天叨
天之佑非敬
天愛民無別道而此敬愛之心若一時有間
欲希
昭鑒弗可得此不大應懼乎予所以因
昊貺而愈侈望愈憂惕虔為是記以示弈葉
之聽聽者

觀瀑亭紀實記

按亭仰對石壁俯臨溪水石壁名為
湧翠巖亦
皇祖御題也其上三間佛宇傍有池瀑水瀉
自池擘石壁而出飛流落長溪溪上構亭觀

瀑所以得名也但瀑之源乃出佛宇傍之池
而池中實無泉源康熙年間於茲寺西歷數
谷壑尋得一山泉接木板匣為溝渠沿山邊
谷壑引流至寺池乃擘石壁而下則誠飛瀑
矣飛瀑誠真飛瀑乎以
皇祖聖明無微弗照不過藉司工者之巧為
託綴景之虛名而已其後朕視木板匣為溝
渠置山邊不雅且每費脩飾因循其上山逕
側果有一小泉命建一亭名曰瀑源 事在己卯年

鳩工疏山邊為溝渠越壑過谷引流曲折以達於湧翠巖之寺池則真有瀑源矣茲又閱數十年往來山徑中覺其泉細而石罅噴乳實處復低於寺側之石池且越數層谷壑之遠無論木石之渠溝胥不能引細微且遠之泉以達寺池為飛瀑則所謂飛瀑者不過人舉置水滿寺池使洩而為飛瀑耳我

皇祖不名之曰聽而名之曰觀或亦知其假借而

寓有深意乎且予命以石溝易木亘之時未曾深知此事而司工之大臣三和必當知此乃隱而不言以遂朕過則為君者之過人臣不敢言以遂其過者多矣是不大可懼哉茲

命皇帝率御前大臣及司工之人攜儀器步步測量乃知泉果低於寺池且其流細不能引至為飛瀑而自泉之下至寺池有山池九疊疊皆置閘積雨後山水放流由谷山邊石溝以至山寺則誠真瀑矣山池在泉下雨多水漲亦未嘗不流至池則命泉為源庶亦可耳然三和終未明言及此也夫瀑源誠細事積數十年之久而茲乃得其實事之久遠文之委曲心之操縕意之好實惡假皆不可以不記序而書之後之人或有以識吾志也矣

序

補詠平苗戰圖四章序

平苗後蕆於丙辰之冬既於丁巳春聯句以紀其事因命仿舊日西師金川臺灣之例繪

為戰圖圖凡十有六內十二圖舊有紀功之作即命書於圖上其四圖無詩因補成之夫苗疆自康熙雍正年間陸續戡定改土歸流食土踐毛百有餘歲實與民無異乃乙卯之春楚省石三保石柳鄧吳半生等互相煽脅劫掠鳳凰乾州永綏三廳地方其時福康安在滇南一聞此信即帶兵馳赴貴州松桃正大一帶勦辦並有闌入四川秀山境者適和琳已放四川總督自藏回川得報不待諭旨

即馳往會勦節次攻克賊寨擒獲渠魁功屆垂成而二臣因勤勞軍務先後病逝良可惜也是役自始事訖蕆功凡閲二年苗疆悉就底定今則田田宅宅各安作息久矣溯自用兵以来籌筆之焦勞決機之次第以及將士之艱辛胥於詩乎見之撫斯圖也惟勤思止戈爲武之義益慎撫綏而圖安輯非云侈功績也既補成四詩爰序其梗槩以示来兹

御製文餘集卷之二

識語

上元前一日家讌親藩及曾元詩識語

按大雅行葦之詩所以讌父兄耆老示慈惠而敦親睦也予每歲元旦及上元前一日家讌近支宗藩自壬戌年始有詩紀事戊辰以来上元前日宴必有詠已成例事令入座者皆子子孫孫曾元之輩若蒙

天

祖眷佑再閲四五年即可望得来孫之喜而今歲元日授璽歸政爲千古第一全人明年慶節曲宴爲子皇帝之事予但當隨意拈吟似此例成之什可以從簡矣并識

二月朔日作詩識語

上年二月初四日據湖廣總督福寧提督劉君輔湖南巡撫姜晟貴州巡撫馮光熊馳報貴州銅仁府大塘苗人石柳鄧勾結湖南苗匪石三保等滋事不法迫脅各苗寨聚衆搶

掠焚燬民居經督提各臣帶兵進勦因即降
旨令福康安往辦而福康安於未接諭旨之
前即自雲南馳赴銅仁不待所調之兵到齊
先將正大營之圍解散節次又將嗅腦松桃
一帶賊匪勦殺開通道路其時苗匪有竄入
四川秀山縣境者勾結滋擾亦被官兵截勦
適和琳新授四川總督自藏來京入覲行至
邛州地方聞有此事即一面馳奏一面帶兵
兼程馳赴秀山將賊匪痛勦其晏農炮木山

川河蓋一帶所屯苗匪亦節次殲戮殆盡於
閏二月內福康安和琳會兵一處自黔入楚
軍威大振將黃瓜寨蘇麻寨大烏草河等處
攻克節次擒獲賊首吳半生吳八月漢奸諸
人賊勢已極窮蹙又續據奏攻克金嶺沖攻
破吉吉等寨而相率歸降之苗寨亦有數千
百戶現在將石柳鄧石三保等擒獲後即可
直抵平隴收復乾州大功告蕆此事本由逆
苗自作不靖曲直之理

天鑒昭然惟因地勢險峻雨雪滑濘賊苗得
以負嵎抗拒致稽時日今已閱一年事迨垂
成盼望益加殷切亦惟仰籲
昊佑指日成功捷信即至經理善後事宜俾
萬民永久安居樂業耳

詠和闐白玉椀詩識語

按玉之美者為瑜其疵為瑕禮記聘義云瑕
不揜瑜瑜不揜瑕又左傳云瑾瑜匿瑕予以
為此有二義所謂不揜者蓋其質美處多而

考類少不可以小疵而棄其大醇傳所云不
以一眚掩大德即此意也至匿瑕若乃大舜
隱惡揚善之義若玉之材質大段果屬精純
即微有瑕玷亦尚可包容含蓄不至棄捨是
以辛巳賦得詩有隱之略一玷揚矣獲連城
之句夫全材希有用貴取長因詠此盌復絜
矩及之并識

題文津閣詩識語

乾隆辛酉舉秋獮之典因來此駐蹕壬辰以

後每過夏至大祀即來避暑率成恆例如含

德齋在清舒山館內額為皇祖御書予辛巳題什有書齋額含德每總緬堯戳之的鑑始齋予年十二時蒙賜居於此處讀書因以名之不忘始也文津閣是閣與紫禁御園盛京之三閣均仿范氏天一閣之制以貯四庫全書者詳見閣記戒得堂皇祖聖壽望七時曾命鐫戒之在得四字小璽予庚子七句萬壽前作是堂於清舒山館之左因以戒得名堂詳見前後記中永恬居額亦皇祖御筆于甲戌年續增山莊三字名之三十六景此其末一景也招涼榭在遠近泉聲之旁予題曰招涼榭每年避暑來此必有題什懸楯間上年已遍即有題滿罷詠聽其常之句蓋以上年已滿六句今歲即可不必例詠矣諸處積年之

詩張壁已滿今幸紀元符願授璽觀成似此例作之詩原可停吟惟今年子皇帝掖奉安輿駐斯待獮亦千古未有之盛軌即景抒懷又有不能已於言者但八句望九歸政養閒之老人誠宜一切從簡且五集已盈四萬餘首亦自厭其多矣意將大減拈豪因書題閣之什並識如右

詠荷一律識語

每歲駐蹕山莊塞湖菡萏舒英例有題句書懸觀蓮所檐壁至上年乙卯四圍已滿因命董誥將歷年之詩彙書一冊陳之硯左並識明丙辰歸政後可不必依例題句但予仰蒙昊眷紀元周甲心願符初今歲元正大廷授璽稱太上皇帝幸為千古全人而子皇帝掖奉安輿莅斯待獮情景與每年無異又不可不摛詞以誌千載一時之盛復成七律一章即鐫冊匣之面明歲來此竟當如前約簡詠武列君子亦必知予意也御識

安眠口號識語

按不怨不尤之語出論語予以為不怨不尤未免仍存二字之意在惟應自思己過知過而改乃益善然言之易而行之難無意書此成語以為口號亦紀近日學詣之境耳

上元後一日小宴廷臣詩識語

向例上元翌日掄廷臣小宴以示寵眷必有詩二律書懸勤政殿東之飛雲軒壁間以誌歲月至六十一年丙辰軒中四壁剩一而過

再無隙處且上年元正授璽後似此依例成吟之什原可從簡但訓政如常是以上年宴畢復成二律用紀符願順成之盛迨今歲則已閱二年竟可罷詠聊成此什令懸殿外嗣後當不必依例復題矣

嫌僞詩識語

聖學在乎存誠非是則為僞是以作聖之功去僞為最要予臨御六十餘年毋論用人行政諸大端必出至誠即尋常一言動無不由中而發一秉大公至正之心絶無虚飾所以推已及人甚惡人之作僞以自欺欺人者午夜偶思及之即成是什無非述經書語亦欲人人深維聖人垂教存誠去僞之旨時自警惕始不虚予此願耶邇年每失睡鮮寐近漸佳矣昨錄是什後仍安寢較之常日更贏數刻是亦心逸日休之一驗乎

題四朝選藻冊詩識語

右四朝選藻四冊乃乾隆庚戌夏所鑒定者其時勅內廷翰臣纂輯石渠寶笈續編因出內府所藏唐宋元明集繪冊命擇其尤佳者得唐人一宋人二十九元人三明人七釐為四冊各十幀以時代先後次其甲乙非於畫品有所軒輊也裒成後名曰四朝選藻以元亨利貞分標之緣就所有之幀為去留故四朝惟取其人之備而其多寡之數則不能均焉次年辛亥清和各題以詩分書幀中首冊五言律二冊七言二韻三冊五言二韻四冊七言律攦體分殊非以見異騁妍庶每冊各從其類弗致有參互淆棼之失耳石渠續編中此冊已著錄閱今數年矣而尚未登黃綾詩本蓋辛亥以後所成各詩或述政事之大端或寫性情所偶寄與夫問暘雨課耕斂即事摛毫均非無為而作每歲詩本已盈無贅以此補空逮上年丙辰大廷授璽初願幸符仰荷

天

祖眷詒精神純固予亦何忍遽圖自逸是以
籌幾訓政猶日孜孜於事之重且要者仍如
常年見諸篇什雖理宜簡詠而結習未忘洪
歲所吟亦已足百篇二帙於是此詩復存篋
中茲遊盤山以籌軍務思捷音之故雖來散
悶而悶乃日增故即景拈辭亦少於往歲既
撿斯舊稿錄登詩帙用補每年三春百篇之
數仍於本畫冊末識其緣起如右乾隆六十
二年丁巳季春御識

閱授受禮成示撰進頌冊諸臣諭識語

前諭既申明朕即位之初焚香告
天紀元周甲當傳位嗣子不敢仰希
皇祖用舊年號以次增載及授受禮成後遂
命內外章奏一體令書嘉慶新元用示凝承
天命至意惟乙卯頒朔之時因嗣皇帝率領
王公大臣等恭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朕
不欲重違所請祇令備進百本陳設宮廷及
頒賜親近王大臣等不令徧行中外而勅旨
須發書太上皇帝者自應仍以乾隆紀年亦
體制不得不爾敬思朕自十二齡時受
皇祖恩眷即有福澤較厚之
諭今果荷蒙
昊蒼洪貺於六十年舉行傳位大典朕年躋
望九精神純固日勤訓政親見五代元孫來
年即可冀得來孫之喜諸福具備此實受
天之祜過於
皇祖當日

眷顧深衷貴至今日朕疊受
蕃釐益深敬凜於凡朕之御旨御筆紀元仍
用乾隆敘年亦體所當然於朕初元籲
天不敢仰希
皇祖以次增載之意仍並行不悖益以徵國
家景祚龐鴻延庥龢慶為千古以來未有之
盛軌也因披覽前諭復申識語如右乾隆六
十二年仲秋月

上元日詩識語

予自授璽後擬將每歲依例成吟之什量為酌簡屢見之題詠惟丙辰丁巳上元前一日家讌親藩及曾元輩仍俱有詩章懸之奉三無私殿辟其後一日小宴廷臣二律向懸勤政殿東之飛雲軒至丙辰而四壁已滿再無隙處昨歲丁巳因成五律一首懸之殿外其上元節日詩章向懸同樂園殿壁今又屆元夕風月清佳余自揣精神純固訓政如常實為髙年盛事但望九之年吟咏原宜從省兼

以近日盼捷縈懷吟興稍減是以將年例恭宴聯句停止其上元前一日後一日之讌但依例舉行不紀以詩此後節日例作亦似可簡吟矣

問津處口號識語

假山上三間樸屋額以問津適
皇考御書也其聯用歸去來辭語則予有意所題下小嶺有彙芳書院在内盖其時即有歸政來居於此之意因循四十餘年其間復

建長春園於圓明園之東茲偶過此因思予二十五歲登極至乾隆二十一年書此聯時已四十六歲矣而望六十年則壽當八十五歲在可必不可必之間今蒙
上天垂佑竟符初願傳位子皇帝予仍日勤
訓政康健如常實千古僅有之事回憶書聯時歲月堂堂舊題如昨爰笑而識之

鑑遠堂詩識語

是日趨坐之際適接德楞泰奏言齊王氏姚

之富大股賊匪由陝省山陽石河舖一帶東竄先經派令賽沖阿溫春等分帶官兵在髙垻店漫川關堵截明亮德楞泰督兵由黃隴舖寛坪等處兜勦賊匪分三路竄逸德楞泰明亮等亦分三路並進賊衆排列左右兩山分投抗拒我兵搶上山梁奮勇擊殺殲斃千餘賊匪力不能支紛紛逃竄德楞泰明亮等乘勝追擊賊匪復分兩股欲竄往東北俱被官兵截殺折回向西南甘溝一路逃遁該處

路通楚北鄖西地界官兵晝夜追擊一百七十餘里殺賊二千有餘賊勢披靡惟首逆尚在逃竄德楞泰明亮等帶領滿漢屯土官兵由鄖西縣之上津堡一帶兜勦隨勦隨進逼至三岔河地方擒獲賊犯詢知齊王氏姚之富俱在左首山梁德楞泰明亮賽沖阿阿哈保温春達音泰阿穆勒塔德寧等督率奮勇官兵將山梁四面圍住逆匪等猶滾石放鎗抵死抗拒官兵一湧直上齊王氏姚之富二

犯逃至險峻處所棄馬奔越吉林黑龍江官兵亦皆下馬同步兵上緊擒拏齊王氏率婦女十餘人投陡崖姚之富亦向懸崖跳落官兵飛馳擒捕姚之富已經跌斃齊王氏尚存餘喘均即齎割斬梟傳首示衆並擒斬大小頭目二十四名殲斃夥黨三千餘名又於山梁溝内搜捕勦殺四千餘名生擒者一千餘名此三月初六日事也楚匪滋事以來蔓延日久皆由齊王氏姚之富二犯首先集衆

焚劫到處逼脅良民抵拒官軍實為罪首罪魁今同日殲除雖未得生擒解京而首逆俱經伏法餘匪實已喪胆亡魂此時陝境之賊惟高均德與李全張添文兩股奔竄稽誅經德楞泰等帶領勝兵及額勒登保泰承恩王文雄等分路兜捕不日即可擒渠蕆事其在川境者如徐添德王三槐冉文儔羅其清諸首逆自皆聞風震慴尅日亦可成擒勦捕教匪大功已不啻過半矣披閱捷章因成是什

並詳識如右

題和闐玉筆筒詩識語

國家威德覃敷無遠弗屆外藩屬國歲時進至表章率用其國文字譯書以獻各國之書體不必同而同我聲教斯誠一統無外之規也我朝國書增損蒙古書而成書寫自左方直下成行而右漢書則自右而左朝鮮安南琉球諸國皆用漢書西番天竺緬甸暹羅南掌西洋俄羅斯廓爾喀苗疆皆各有書橫行

自左而右惟回部及蘇祿國書橫行自右而左夫疆域既殊風土亦異各國常用之書相沿已久各從其便正如五方言語嗜欲之不同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也偶題和闐玉筆筒因及回疆文字復思今日溥天率土各國之書繁夥而統於一尊視古所稱書同文者不啻過之爰即文房題詠觸類引申益凜持盈保泰之念非曰貴遠物詡珍異也并識

題韓幹畫馬詩識語

按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繹杜甫詩意顯抑韓而譽曹考歷代名畫記稱幹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後乃獨擅名唐元宗好馬御廐至四十萬匹時有沛艾大馬西域大宛之種命幹悉圖其駿遂為古今獨步後世稱韓畫者至以為通靈感神趙孟頫云唐人善畫馬者甚衆而韓曹為之冠是幹聲譽不在曹霸之下或青過於藍亦未可知少陵丹青引本以贈曹譽其師自不得不排其弟子則畫肉不畫骨之說或未免過苛且代遠年湮曹畫絕少流傳而杜詩則意存軒輊若據此以定其師弟畫品高下恐未為確評也偶題韓幹畫馬因及杜甫詩附論於後

戲題眼鏡詩識語

眼鏡古無此物自元明始來自西洋今則其

用寖廣有玻璃水晶二種玻璃出於冶鍊不若水晶無火氣為良余向以其資人巧而失天真從不用之詳見辛丑辛亥舊作計辛丑作詩時予年逾古希辛亥則已過八旬今且將望九矣雖目力較遜於前然披閱章奏及一切文字未嘗稍懈有以眼鏡獻者究嫌其借物為明仍屛而弗用因戲成此詩示意並以識歲月

直隸總督胡季堂奏報二麥約收九分

有餘詩以誌慰識語

予自御極以來於各省雨暘歲收刻縈懷抱六十餘年如一日每值收成豐稔惟益增虔惕或間遇一隅歉收必再四馳詢各該督撫不得稍有諱匿其稔收地方或所收之數浮於所報之數率置之不問誠以豐不可詡而歉不宜諱惟願各省大吏體此意以子惠黎元庶不負牧民之責即如此次直隸所報麥收分數蓋因宣化承德二府屬向來不種秋

麥所報分數較少通省牽算衰多益寡尚得九分有餘此實上稔之占允堪欣慰即所收已逮十分亦寧存戒滿之念不敢稍涉誇詡也爰識此以明予志

口號識語

前戲題眼鏡詩以其借物為明屏而弗用曾有識語示意茲更引而申之余以望九之年披閱內外章奏未嘗稍懈即經書刻本亦仍照常展視且多係誦習之文背讀庶可節省目力若蠅頭細字不見固自無妨又何必借資他物為明耶因口占此作以廣前意并識

鑑始齋題句識語

余十二時蒙
皇祖賜居萬壑松風之側因名之曰鑑始齋自沖齡佔畢至今八旬有八仰沐
昊慈
祖佑精神康健訓政如常實從古帝王未有之事因憶予少時即喜作詩不屑為風雲月

露之詞自御極以來雖不欲以此矜長然於問政勅幾一切民瘼國是之大者往往見之於詩計丙辰至丁卯編為初集得詩四千一百六十六首戊辰至己卯編為二集得詩八千四百八十四首庚辰至辛卯編為三集得詩一萬一千五百十九首壬辰至癸卯編為四集得詩九千九百二首甲辰至乙卯編為五集得詩七千七百二十九首合計五集共四萬一千八百首亦云富矣古之詩人年高

而詩多者在唐為白居易在宋為陸游居易以太和開成編年分四集為卷僅二百有二為篇僅千有五十六陸游之詩初編祇四十卷再編通前祇八十五卷本朝輯全唐詩一代三百年二千二百餘人之作纔得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今予詩五集釐為四百三十四卷總計四萬一千八百首而樂善堂全集在潛邸時所著者尚不入此數是予以望九之年所積篇什幾與全唐一代詩人篇什相埒可不謂藝林佳話乎然予初非以韻語一事與文人學士絜量多寡也夫詩以言志言為心聲非僅絺章繪句如詞人東塗西抹之為且為人君者若專以吟咏為能亦即溺情之一端自古有戒予曷肯出此實因予臨御六十餘年中間大功屢集鴻儀屢舉兼以予關心民事課雨量晴占年省歲數十載如一日而關事既多析理尤審即尋常題詠亦必因文見道非率爾操觚者比乃質言非虛語也

今春秋八十有八自丙辰授璽以來猶日訓子皇帝政自維耄耋之年吟什原應從減擬將每年依例之作量為簡省而事之有關大體者仍不能不涉筆成章以昭紀實計丙辰至今又閱三年復得詩數百首此後應於五集外另編餘集若更叨

洪貺算衍期頤復得裒然成帙匯為別集鉅觀豈不更為史冊希有之隆軌乎偶題鑑始齋迴溯髫齡以至今日即詩集之多亦皆

眷貽之厚爰綜其全數並抒夙志附識於此

含德齋詩識語

予於戊申曾命補圖己亥年木蘭射鹿得雙畫幅黏於含德齋壁其時予年七十有八披閱展玩覺少壯時挽強命中雄心猶在是年距獲鹿時已及十載正值平定臺灣生擒林爽文莊大田二首逆恰符中必疊雙之兆曾題以詩並命皇子近臣屬和自壬子以後數年或因節候早寒或因雨水較大未舉行圍

之典令子春秋八十有八精神康健日勤訓
政豈尚復以射藝矜能然結習未忘究未免
見獵心喜偶來齋中覩舊日黏壁圖畫輒為
神旺且年來籌勦川楚教匪雖屢殲賊衆其
起事之首逆齊王氏姚之富二犯亦已雙擒
殲戮但奔竄餘匪尚有李全高均德王三槐
徐添德冉文儔羅其清阮正通等皆屬渠魁
稔惡刻下大兵四路攻圍計此數逆首亦當
駢連就縛疊符得雋之喜或此時捷音業已

在途早晚即馳至山莊尤所欣願也因觀齋
壁舊題復成是什並識此以紀歲月

　　朷魚亭得句識語

按大雅靈臺之詩以詠歌文王德及於民有
臺沼之樂而民樂其樂然細繹詩辭曰經之
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猶不能不資於
民力蓋古者力役之征聖王不廢周禮所云
公旬三日及二日一日即當時役民之法詩
人以文王用民之力而民忘其勞為頌揚歸

美之辭顧予思之用民之力以供遊覽何如
不資民力之尤愈乎我國家偶有工作皆弗
用正帑惟以關稅盈餘及内帑節省者物給
價工給值絲毫不以累民而貧者轉受其利
即歷年駐蹕山莊亭臺點綴間事添葺從未
嘗少資民力向年所著知過論已詳言之是
予所引為已過者視大雅所云或猶可無愧
乎偶題朷魚亭附識數語以示意

　　石城詩識語

山莊石城乃康熙年間噶禮罰貲脩築者噶
禮歷任山西巡撫屢被劾控婪贓等事俱經
辯釋嗣任兩江總督經巡撫張伯行劾奏噶
禮通同攬賣舉人向主考官索銀五十萬兩
噶禮亦列款劾張伯行並奉
旨解任交張鵬翮赫壽查審僅將主考官等
抵罪張伯行誣參議革職贖徒噶禮免議蒙
皇祖嚴飭諭諸部臣及九卿詹事科道等公
核以噶禮張伯行互相訐奏玷大臣職均議

革任皇祖念張伯行居官清正仍留原任嘗禮操守難信依議革職事在康熙五十一年此石城之脩當卽其時罰彼所為我國家無力役之征一切工程皆發帑給值從不累及閭閻至園亭偶有興作則並不用正帑率以內府餘項為之或貪官污吏罰令出貲使貪谿壑者知所儆玆偶詠罰築石城一事特檢查嘗禮原傳為之仰見皇祖保全清官懲創墨吏實為仁至義盡不特慎重工作愛惜勞費而已誠可奉為萬年家法也謹識

雜著

書虞書舜典集傳

偶閱集傳舜典而知蔡沈之未明道也夫沈既自稱述晦翁其序集傳又屢以明道言之其於而難任人一語何乃求之深而注之舛也夫此四語乃古今一貫為君之道蘊要率服則其效可蓋為君之道莫難於任人首三語皆任人之端且其下益曰任賢勿貳禹曰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其注難於任人不亦切乎其近章乎其明哉今沈以難訓拒絕任為平聲訓包藏凶惡之人蓋本朱子及時瀾之意（按書經傳說彙纂引朱子曰柔遠能邇柔遠却說得輕能邇是伏之帖服之意又引時瀾曰難任人難之一字甚嚴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謹恐懼之意當時旣無任人何難之有蓋此心不可以不常存也少不戒謹恐懼則任人或得乘其間矣云云沈之集傳必取義于時二家之說言之抑亦陋而疏矣當日舜咨牧之語本自明顯何嘗有此深意沈本說深意轉失之相蓋其所訓殊不足取耳）不亦求之深而失之遠乎余向謂以訓疏注書不如以書注書暇觀此篇率成數語用識昔言之未誤也

恭跋

皇考詩文餘集

洪惟我
皇考御極以來勤政之暇每以詩文紀事鉅細畢該天人理貫誠囿治之權衡臨民之準則也自乾隆元年丙辰至六十年乙卯
詩成五集共得詩四萬一千八百首
文成三集共得文一千三百五十五篇富有美備不可殫書滿望
壽越期頤長瞻
天藻與日月同輝昭垂不朽顧未能遂痛莫能伸今夏宮中守制敬於幾暇校閱黃綾
詩文本計自後丙辰至戊午三年中併已未正月復得
詩七百五十首
文三十六首謹編成餘集命尚書彭元瑞侍郎戴衢亨敬司其事顧餘集之名非予小子所敢聽造恭撿戊午避暑山莊鑑始齋
御製詩附識內云
計丙辰至今又閱三年復得詩數百首此後應於五集外另編餘集煌煌
聖諭敢弗敬承餘集中諸作
訓政居十之七八不倦於勤孜孜以
誨予小子為先務方期日聆
庭訓永侍
慈顏得所遵循免致失措況近年邪民弗靖塗炭黔黎
示以行軍勝算勉力籌幾雖逆首連伏憲章餘孽未能盡淨已未正月二日
力疾成望捷之詩執意此章竟為絶筆嗚呼痛哉天下臣民讀
殘亦不勝戴之句亦可知予

皇考愛民之一念直流傳於億萬禩亦可知予承皇考之訓誨除邪安民之苦心實出於萬不得已也餘集既成敬跋於末頁系以銘曰

文以傳心詩以言志日月麗天江河行地六十四年實心實事萬有畢該衆理咸備法祖敬天臨民圖治文德武功良猷薈萃顧予藐躬欽哉後嗣若凜淵冰持盈恐墜憶昔承歡膝下日侍捧爵依筵隨鑾攬轡莫覩慈容昕朝揮淚倏過小祥邪氛猶熾望捷未酬憂懼叢積願鑒寸忱速昭靈異佑子佑民遺謨早遂庚申孟秋拜手敬誌

嘉慶宸翰

嘉慶五年夏
上恭輯
高宗純皇帝聖製詩文自再丙辰暨己未正月之作敬遵
先志編爲
御製詩文餘集越秋告成
親系跋語於是
高宗純皇帝之文章廣大配天地照臨若日月昭垂於億
萬世者
詩五集
文三集賛之以
樂善堂全集定本茲振之以
餘集而十全具足允集大成矣臣等竊惟二極彝訓莫大
乎書而斷自唐虞以二典三謨冠首所紀者授受
之盛封山濬川之功命官敷政之績敬時齋政之
規巡狩觀象之制武則征苗振旅之化文則明良
喜起之歌猗歟顯鑠懿美矣而其開簡曰若稽古
帝堯曰若稽古帝舜帝以表尊古以誌代左氏傳
於地平天成賦納明試戒休董威失不經邁種德

成允成功令茲出茲等語引典謨者凡九見皆謂
之夏書雖伏生以爲唐傳鄭康成以爲虞書而左
氏在三代時舊說如此然則典謨雖堯舜之言堯
舜之事而其成書則後之人仰思追慕繼序不忘
之所纂述也我
高宗純皇帝貫道成化立
聖人之言載前
八集者已爲生民以來所未有茲
餘集更有不可階者自
傳實以來三年有奇股股
訓政即亹亹敷詞凡
勅幾主敬實晨昏而
體驗之
誨吏型民實
綸綍而奉行之致宮中之
齋肅則
承祭必達恪誠侍
蹕路之詠吟則

按欒先窺
色笑至於
對時育物考古證今皆趨
庭之立禮言詩
聰聽
彝訓也抑更有盛者恭讀
聖製詩中有
合
帝鑒沐德馨斟福酒喉御論諳清溫兼愛敬君難父難子
福予福之句
至愛深仁情肫言藹又敬讀
恭跋中名集述
鑑始之詩絕筆愴
望捷之作捧
爵隨
鑾旂朝叢積凜
心傳而懷
手澤綿閱衣德懿著愛存盛矣大矣孟子謂聖人人倫之

至而道法乎堯舜倫盡乎君臣猶未足以稱道我
聖
聖相承止慈止孝之郅隆也臣等幬昧墟拘莘覲見編
輯之成
頒行海宇傳諸宙合俾咸誦
聖謨明訓仰瞻
至德要道謹以管窺錐指之見綴言簡末臣朱珪臣彭
元瑞臣戴衢亨臣周興岱臣趙秉沖拜手稽首恭
識